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七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七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七九册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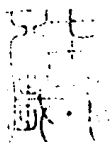
集部・別集類

雅宜山人集十卷

〔明〕王寵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六年董宜陽朱浚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雅宜集十卷》提要

[illegible]

雅宜山人集序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前吏科都給事中王守撰

余弟履吉氏弱冠攻古文辭才情俊逸川至雲起垂二十年著述蓋千餘篇余幼共席硯交師友蓬蒿環堵彈琴咏歌响响朝夕相樂也中歲慕禄仕散遊四方嗟乎遽意遂棄余而逝耶余悲夫才哲者之夭傷顧余蹇劣以獨存每讀其文未嘗不呼天而泣也乃選其詩八卷文二卷因年編次庶可考其進云

明嘉靖丙申七月一日

王履吉集序

嗚呼覩今滃然雲興爍然星燿豈不有美於當世之士哉然性緣情汨志以習乖者之溫仁成德固已鮮儔矣姑畧言之自視有餘者驕視人有餘者妬驕妬所終敗于人國烏用士爲也得夭猶辛若吾友王履吉氏適發鄉國早聞四方龍鳳爲章山海爲蘊不謂有餘既甚者乎然逡巡若處女俯詘若蒙士自余所覩未嘗失色於人及其遇一善覩一才若饑渴之於飲食不厭不止故年殆強仕而海內勝流什五齒交矣乃抱痾長終王毀牖下嗚呼慟乎人皆曰履吉之才不可再得也余獨曰履吉之清純不可再得也蓋傷人國焉其兄太常履約氏刻其詩余得而論曰古體五言沉鬱有色可憤可樂蓋類曹植鮑照七言跌宕瀏麗號幽吹而靄春雲蓋類杜甫岑參近體亦步驟杜岑而自攄神情殆與盛唐諸家相雄長可謂詩人也特非其致也謂所取於履吉者非以此

嘉靖戊戌孟秋望日姑蘇顧璘序

王履吉文集序

文無論世代遠近人士先後惟雅爲至二典三謨詞旨渾噩三百篇意興敦厚其至矣哉先秦郁郁西漢渢渢亡愧于三代後之工詩文者代趨奇與人務艱深而文不秦漢君矣纘宗前守吳課士而見王子履吉作而嘆曰江左有奇士君是是不可追軼秦漢乎而吳大夫士謂纘宗曰吾吳有大雅士子得之乎曰得之矣信乎其才不下徐昌穀盧侍御來校士纘宗進曰是吳有大雅士公得之乎曰得之矣信乎其致不道高季迪然履吉以文行重江左蓋自弱冠至于今矣纘宗與之友也益見其文渾類賈傳類枚賦類司馬詩古體類曹近體類岑參之簫韶既陳琴瑟洋洋鸞鳳雝雝春容之聲沖和之容翕爾而作鏗爾而闋無復濃豔侈麗之態絢爛華靡之習風神氣格自爲虞廷一雅調足式天下士乎夫調難乎其雅也履吉大篇傳永短章麗則粹然金輝瑩然玉潤其于秦漢蓋已升堂矣加之以年不可進之以三代也哉初予行古鄉射禮舉以爲賓行古鄉飲禮約以爲贊履吉雍肅肅咸中矩度望之者起敬惟養之厚造之深故澄之不見其淵探之不見其涯而不出戶庭名動海陬也嗟乎有士如履吉乃不獲售一第以卒其命也夫古人以不顯仕爲百世士如孟浩然如陸龜蒙其名等山岳奚以售功名爲哉伯氏奉常履約輯其詩文若干卷門人朱浚明輩壽之梓曰知履吉者子也子其序之纘宗有感于履吉也不容辭

嘉靖戊戌至日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翰林檢討　國史官天水胡纘宗撰

雅宜山人集序

前進士承德郎兵部武選司主事翰林院庶吉士友袁袠譔

雅宜山人集十卷文二卷詩八卷上海董宜陽與其門人朱浚明校刊厥兄太常少卿王守選友人袁袠序之曰雅宜山人者名寵字履吉吳人也自稱曰雅宜山人故以名集云山人負高志逸材弱冠即博涉墳籍沉精篇翰下筆綺辭壯思滔滔不休補郡學弟子員督學者最其文試必首山人然非其好也試于鄉輒弗利乃貢入太學山人由是得北游燕趙觀廟朝制度與

四方薦紳先生游上下其論議而文益奇歸而嘆曰夫神龍升于赤霄尺蠖伏于泥淖黃鵠一息千里而斥鷃終日不過蓬蒿此其志大小懸絶何如哉且夫屈信者時也利鈍者命也夫儒者握寸管挾方牘而揚聲名於億載彼得志者曳紱垂朱高爵豐禄以炫燿一時不知駒馳電滅雲浮塵僨後世無稱焉此其與蠖鷃何異哉由是買田石湖之旁築室其上臨流賦詩益窺古作者之奥而山人病矣乃養痾于虞山之白雀寺洩其精於聲詩而病乃大作歸不逾月竟卒卒之前一日夢兩蝴蝶入袖箬所嘆曰吾殆巳矣夫莊叟之言殆謂我也嗟乎亦異矣山人詩初宗李白既乃宗杜故其詩才力雄濶辭篇麗贍去輕靡而就沉著尚鋪綴而略陶鎔及白雀集諸篇則又興寄冲玄思調清逸遂窺陶謝之堂幾入王孟之室矣惜乎天抑其進有志未就故所著僅此然亦足傳矣山人長余八歲特相友善自山人之亡而嘆古道之日替也憶與山人兄弟啣杯論文竆日達旦謂古人之庶幾大雅之可作而竟巳矣獨恨夫天之忌材不少

假也昔魏之文考唐之勃賀咸以才夭近代如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沁水常倫閩鄭善夫亦不享年何天之忌材若斯豈天既畀之才乃奪之年耶嗟乎山人古之稱不朽者不以年也又何憾哉

余師雅宜先生講業楞伽山中浚明從遊甚久師志好山水故游樂多在石湖浚明無何日離侍側師亦過爲獎愛每聞論文必曰文不法孟氏詩不法陶謝未也噫可以覿師之所趨矣辛卯歲游南雍得疾東歸竟不起嗟乎茲實天奪之速也逮將易簀顧浚明惓惓語曰白雀集可傳矣諸藁爾藏之石湖草堂浚明因收拾遺逸次其歲月緘寄于奉常涇峰先生將付之梓人傳諸海內奉常公令裒選成帙命浚明重加讐校刻之山中以示將來焉白雀稿爲張月鹿氏刻于松郡今散見集中云

丁酉七月望日門生朱浚明頓首謹書

雅宜山人集卷一

明吳郡王寵撰

嘉靖稿

四言古詩一

贈涇府長史沈先生詩六章

帝啓寶籙迭授三正明明我　祖配天作聖躬秉白旄犬羊遐屏再宅九隩重光七政本支萬年永膺駿命其一逮我　憲皇六紹龜鼎磐宗愈固諸王秀挺建涇于沂天弓爍炳青土苴茅儀章有等太野既荒海岱維迥其二於昭涇王玉裕金相河間雅樂詠歌洋洋釆磬泗水斵桐嶧陽載闡孔訓玄化遐新介圭袞冕穆穆皇皇其三帝嘉明德惟艱遴相允矣我師值茲明兩我師伊何夙陪天仗虎節能軬再膺州將駿譽四馳仁風以颺其四我我宗藩翊亮惟傅如彼夏屋棟隆斯固如彼金鼎玉鉉有度畏天之威儗邕綦祚寶祏承休柯條枝附其五我師名宿諤諤骨鯁佩玉鏘鳴方𨶮禮整正士在朝碩士思儆君臣一德天祿終永有羽有棠世爲　明屏其六

五言古詩一

正德稿

贈別家兄履約會試七首

吾宗素貧賤被褐垂百年哲兄自振揚尺水了
龍淵懷玉不得掩譽命逮九天車馬爛盈門勸
駕以周旋辭親邁覲國撫劒遠游燕

其二

燕昭昔愛士縹緲黃金臺我　明懸日月北極
自天開左抱遼海臨右指雲中廻龍翔眞寓縣
虎視下賢才河馬叶羲至岐鳳鳴文來

其三

騫騰丈夫志姚變骨肉情辟彼完山鳥羽翼今
已成一飛摩天游一返顧巢鳴昔也同胞戀今

茲萬里征蕭蕭聽班馬悠悠瞻去旌

其四

去旌日已遠我思鬱以紆冥鴻西北舉離獸東
南趨父毋憐我獨友朋慰我孤眷彼多露言揮
涕想長途故鄉眇何許異姓乃爲徒

其五

徒旅各風氣語笑若爲親道出齊魯郊相逢燕
趙人山川日非故城郭屢經新驅車太行麓飲
馬濁河津日暮黃雲合誰當想苦辛

其六

苦辛浮客歎悽惻留子心連裾二十載茲晨方
判襟疑義誰與析樽酒誰與斟茫茫江湖去徊
翔棲故林吞聲一以別霄漢限飛沈

其七

飛沈各有時天命良不疑古人重千金徙倚戒
堂垂遠行越山川能不令我悲努力加飡飯慰
我長相思揮淚贈言邁辭盡意不披

侍燕大學士守溪王公作

鳳凰翔千仞覽德自委蛇哲人洞玄象約已澹
無爲天倪亮有適好爵非所縻周公睠東洛疏

廣辭皇師綬章曳靈羽命服交文螭赤舄乃几
几肅穆君子儀我公在朱堂式燕臨前墀吹萬
天下澤樂育宫墻私既醉湛露泥有滄青雲披
列癃華榱下吐論光陸離傾心佇飢渴日入迴
忘疲

席上贈顧參政華玉

滄海渾元化樓臺與天通使君赤城主五馬翔
雲空鳴玉朝紫皇弭節咸池東仙人候羽蓋霧
裏飛金童漢室列千石淮南參八公蓬萊戲清
淺吏隱誰能同揭來浮客星掛席上北斗乾坤

鼓洪鑪日月光　我后天人操玉衡龍吟鬱叵
首維南有會稽　帝曰汝茲守轄內十諸侯肅
肅趨紫綬黑髮杖節施功名豈為後簡書迫王
程登龍偶瑤席耆然解金龜呉酒傾琥珀上陳
黃虞風下感興替迹指麾顧紫扇落落當世畫
猶是　先帝郎名在弘治籍努力率　三朝願
贈秦人策

寄贈陳翰林魯南

孔鸞有危巢玄圃三珠樹翔集無可依冥冥但
雲霧悵昔蓬萊官獻賦五不遇一擊搏九天清

朝陪玉輅寵列歲星臣光受　龍顏顧丈人揚
馬流戈劒森武庫春容儼儀刑灑落寓風度詞
林有根柢銜勒歸善步王良範馳驅同文肅皇
路前輩多名公升絡星辰聚九棐際重離白虎
金輿駐日旰侍談經片言豁天悟古來功名會
多在齒髮暮風雲忽騰驤崇朝展平素豈學濟
南生白首徒章句洋洋雅頌風作者固有數
天子錫彤弓諸侯歌湛露載筆忻有人商周足
馳騖

秋日侍蔡師宴湯二子亘

我師發林壑五夜翔天帆衣裳動雲氣猶自桃
花島爭迎白鹿車冠蓋道相徇李邕傾後輩甩
岸識虬髯湯也寔同社登堂秩交把觴座得文
翁（徵仲在座）琴瑟調大雅昔別春復秋心事一披寫
麒麟已翔空吾道猶在野　聖人奏雲門江湖
白蕭灑商飈薄炎赫亭午雷破壁崩奔三峽流
危聳四座客賓跪請聞觴玉饌轉很籍平生狂
奴態醉舞拓金戟回頭指葛強何似銅鞮陌

鄭博士自毘陵來酌酒贈言

蘇常百里間把袂苦不數子猷自何來矯矯雪

山鶴薄宦多風塵官長自束縛十年一儒冠裘
馬頗零落數口糴太倉金冷作糜薄王色不受
條吾道付玄漠帷中寫瑤琴堦下斵紅藥府披
古河圖乾坤炳參錯濟濟文翁肆沉沉馬融幕
吁嗟俎豆風南斗挿雄郭丈夫苟有成豈必在
巖闔背卿三祭酒白首秉禮樂小人競腐鼠君
子糜好爵持杯各披心古義豁寥廓

寄贈王憲副欽佩

鍾山表天闕紫翠摩荊揚長江走其下河漢森
七襄精靈炳人傑樂只邦之光明廷蒖大呂絲

鋖𩑶豫樟卓哉丈夫特朱鳥相徊翔憶昔都下遊白馬南宮郎清溪映甲第古木羅堂皇蕭踈楊雄宅羞怙陸賈裝五陵豪俠窟朱門擁貂璫夫子抱遺經玄草滿空床時從高陽侶斗酒換鸘鷫彈棊夜寥閴撫劒天蒼茫顛倒尚方履氤氳官署香自顧草間人摧眉愧琳琅斗柄忽五轉旌車限河梁洛邑天下樞維麗古帝疆人文圖書窟地軸嵩少陽絃歌億萬户章甫三千行吾道有盟主中州耀星芒六經貫宇宙日月懸穹蒼維持藉公等湖海漫摧藏

答顧閶餘之

嘗聞公與侯子孫必復始天開忠孝門有美揚麟趾猗昔先大夫伯仲列旌棨腰懸朱雀符對秩古刺史五馬翼華輀聮綬拖金璽風流儼至今合沓才華起餘之千里駒汗血雙瞳紫總角驚老師豪氣食牛兕筆倒三峽流胸蟠五雲綺揷羽志先登拔劍湏天倚獵精揚馬源極目屈賈壘文章我輩事古道薄如砥精靈含元氣渾沌後天死百年沉與浮洩雲無定止矧予方少年雹邁絶九軌清廟鳴天球東旁列垂矢日日高峥嵘契會青冥裏蹇予骯髒姿擊筑吳門市昨枉繹志篇琦瑶安足擬蛟龍動長吟相顧鬱斗水

贈劉太僕元瑞

江漢國之紀南嶽涵春容金晶走月窟大澤蟠人龍劉公豈易得旁礴秀所鍾本家江東將銅虎冊帝封奇才握鋭頴弱冠摧文鋒射策上玉堂　天子維孝宗龍姿古堯舜千春會其逢一麾出郎署再歷粵與雍豈惟甘棠茂坐見俎豆龔名高貝錦織褫帶還山農張敞起亡命馬援

鎮蠻邛東山夢猿鶴西徼來奔衝窺圖伯禹穴眞玉茅君峯玄牝抱虛一瑶華掇丰茸重離炳大角衮職思彌縫公望允葎屼台階佇升庸權奇甲在腹硠磖星羅胸朗朗百間屋森森千丈松天閑萬騋牝肅穆大輅從衛文秉塞淵和鸞舞噰噰秋高鐵騎疾猛士乗金墉黃河控鳴鏑青海沉邊烽經綸在名手田野庇踈慵

晨興

中宵雨衝黒晨興慨知秋空庭戌葛𦅸落葉辭梧楸冥冥白日翳淰淰玄雲浮鵾雞劃起舞戀

岵嘯其儔端居覽物化六御無停轍悠然眷卒歲蒙茸思我裘若華不可折注目崑崙丘總髮未聞道忽忽甲子周赤霄有天驥窮路多疲牛古人去我久日月成阻修豈無萬里志蹇足空夷猶浩歌激宇宙烈士痛年遒

雨

大火聿西流驕陽反爲雨青天斬頑龍空山劈鬼斧雷霆劃爭門一足商羊舞甘霖不擇地灌溉及瀉鹵枯禾月再甦欻忽華滋吐寧知眞宰力廻斡玄功補百里交青熒沮洳膩膏土翻思朱炎赫湯火煎肺腑溝渠盡揚塵桔槔空傴僂天下皆王民何事農獨苦但求終歲餐焉能惜肱股我苗鬱盈疇我米粲在釜擊鼓吹笙竽蠻歌賽田祖生死一帝力中不識堯舜禹

會文與湯珍子重郭邵漢才

弱齡事丘索雅志涉文淵十步幾九躓百慮靡一全踽踽獨淪蹇倀倀疇扶顚永懷麗澤兊時歌角弓篇中路值世括華珠爛相駢峩冠講黃虞著論闡太玄不以封菲賤不以訾蒯捐散帙恣所質披胸結纏綿龍翔爾方滯鳳附余何緣

授分寄二子管鮑可賢賢

還山作三首

久欲歸西山顚諳漫軼掌青陽麗江皐玆焉諧所賞巖餘白雪停水接紅霞上地軸隱墳夷天池匯泱漭鮫人静安流玄牝遺清響秀色浴層巒虛光涵萬象川原信沃膴景物初駘蕩曠化自靡窮適性非外奬彼美丘園賁眷言與我想

其二

恭承休明日九軌今一家進則綰龜玉退則蟄龍蛇吾道苟不虧安用事咄嗟山川日開曠土風頗清嘉躡步陵絕峴流目翫歸霞鳴嚶鶬以豫陽林美漸花風光枝上汎日采水中華感物眷彌結悟空理巳遐永言詠玄寂聊以遣紛拏

其三

環洲信瓌瓏灌莽何葱蒨中有方丈室聊以酣清讌對嶺乇白雲旁林繞碧箭薪闡樵採音日覽湖山變淥蛾歡獨持道書慵不卷玄言謝冊轂散髮郁瑣弁頗懷康樂游幸之子牟戀寄言賞心人歲晚同玆眷

侍燕宗師安福張公分韻得平字

群流赴大壑列宿環天樞道以宗盟重義將君
父俱我師秉斯文遭時佐黃虞清風振寶鐸翔
鑾縣氷壺曰余抱蹇昧濫彼孔庭趨升堂慚由
也闚道愧參乎清觴侍文讌琴瑟諧以娛金塘
拂藹蒻瑶川秀菰蒲風光麗遊艦雲鳥狎前驅
去矣宮墻戀落日佇踟躕

贈邢山人麗文

羣鴉啄腐鼠飛蛾競明膏鷄鳴啓朝市宇宙紛
如毛寧知爰居鳥鐘鼓觸悲號咼食非所性排
蕩秋天高客有邢夫子玉立冠人曹環堵隘六
合長嘯凌九皐讀書洞元化眺酒宜風騷劉伶
豈必醉與世餔其糟顛倒紫綸巾淋漓白雲袍
歸來四壁立叱咤羞錢刀寶劒匣中吼精光射
巻條端木結車駟原生翳蓬蒿百年一蕭灑萬
象同秋毫却哂飯牛人哀歌俯何勞山中有叢
桂招隱日忉忉

旦發胥口經湖中瞻眺三首

瀛壖委菹藪地嶮隘山川渟泄自太古決漭開
吳天仰飲咸池津俯灌東南偏龍宮嵽嵲巃嵸
寶閟幽玄孕化嚴陽吐涵虛霄象懸洪流既淵
沛列嶂亦迴延雲標海上闕石秀鏡中蓮開冬
春肅氣落木浩無邊黃鵠有奇翼八表恣周還
儻遇浮丘公欻忽蓬萊巔

其二

夙有丘壑尚緬懷鸞鶴蹤揚帆忽天矯赤水驂
亂龍五湖寫杯掌三州滿雲胸金屛匝地軸玉
鏡開天容秩則四瀆亞浸維百谷宗丹丘駐日
月瑶草連春冬絳氣恣紫薄青霞何複重仙人
蛻化處千載空芙蓉咄哉委腐鼠絶頂巢孤松

其三

遊子戀清暉舟師詭高浪水宿濟前湍濤食凌
窮嶂雲帆詫多奇霞石非一狀龍性巳難馴鷗
機彌悦蕩靈妃曳翠旗川后搴綃帳蒼茫天外
殊傾洞風濤壯安流伯禹功長嘯鴟夷放昔人
巳摧頹宇宙空俯仰感往不復朝追來胡弗暘
總轡萬壑巔振衣三島上彼美戢勝賢辟蘿遥
在望

過石公山

島嶼屢崩奔石林突參錯朝雲正吐秀冬水亦
漸涸槎牙能豹蹲蹩曲蛟龍蟠波濤激中洞嵐

霱紛上薄金膏赤日流石鏡青天霏表靈徵名
圖延賞詁幽諾蒼鼠不驚人丹楓時自落茲焉
可投綸畢志甘場藿

入銷夏灣

千山蔬廻轉僂闕開嶙峋園作玉鏡潭流水桃
花春雞犬自甲子衣冠乃秦民表裏重湖阻丹
青四望匀孤峯表日觀群嶂摩天垠波光別駘
蕩霞采相鮮新疑觴西王池誤攀織女津海鷗
戲蘭薄游儵縈心神牙檣悲昔年玉聟寵今巡
榮華無常玩山水有天真塵纓聊以濯慚爾櫂

歌人

登縹緲峯一首

宵夢昇天行明登縹緲岑圜海湧鯨脊大漠冠
鰲簪吳粵倦周覽乾坤滯浮沉千巖逝拱帶萬
頃逼侵淫歊蒸塞靈灝氣侯異陽陰寥寥躡雲
磴落落捫河參鵬霄邈靈嶽鳳野閑煩襟偓佺
空中語蒼虬煙際吟天衢非阡術超駕有遐音
覽化自靡足懷仙傷我心臨風寄瑶草遠爾崑
山林

入林屋洞

白鶴已仙去碧山遺宵府齋心扣靈闕企石履
清都雲堂梟撐拄百人可跏趺白玉斲隆棟青
蓮綴流蘇昔人鍊液處床笫鬱金鋪石乳纍而
長交錯如珊瑚蛇行屢廻互磬折窮有無恨之
秘生識烏篆空模糊時聞神鉦鳴地底越江湖
冥濛翳日月窈窕通蓬壺悠然遂雲卧心將天
與徒羽毛如可就千載有龍徂

丙洞

天傾霞石開日映雲門敞芙蓉秀絕壁菡萏排
仙掌下窺黯無垠側眡紛有象丹藤蔓氷壑蒼

苔蝕銀牓野鹿浥飛泉寒兎逃平莽攀蘿眷仙
靈折麻私嚮往訪道空名山前途浩渀渀誰令
濁世憂扣我凌雲想

曲巖

乘雲欻先登攀崖紛廣眺孤峯上寒日平楚騰
餘燒天高風物緊地迥山川窔饑鼯乍陸梁哀
鴻相叫嘯企石捫雲帆披霞迎海嶠空水共汎
瀾虎無自奈照林深養谷神偓佺園景曜光風
爛芝苓玉髓滋蘿蔦樵隱自夷猶末路多崎峭
懷哉甪里公千春可同調

毛公壇

石門有道營澗道時屢揭山廻谷籍長地逈琳
宮閟近峯鬱交青逬岑湯虚翠丹井周前除雲
堂儼昔位毛公颯羽翼白日翔鸞轡白非山水
靈胡爲異人至石髓不盈握圖經滅餘字樵人
引蔓行鹿子啣花戲孵蹶不崇朝浮生滯如寄
荷篠斸青精終矣丘園賁

蔡疄玄秀樓與諸友燕集

人龍来逢時林卧觀元化抗館碧山隈伏檻滄
浪瀉連巖象雲構嵌空紛石架明霞歷壁璢濺

瀑翻甍瓦其陰肎縹緲其陽展銷夏山川慫擬
流乾坤淋高下端居慰營魂散帙豐逸暇觚管
間時操觴酌巡筵逕我公坐忘疲樂客窮玄夜
時哉秉燭歡合坐同所藉

唐文伯虎桃花庵作

海内幾詞伯當筵逢酒儔娟來桃花塢披草成
獻酬夫子嵇阮輩皺弄天地浮閑闢嚼泥滓袒
裼參王侯或時舞長袖廻拂陟九州神龍不自
惜勺水甘垂頭蒼蝇顧營營一日千里游蕭踈
竹林聚窅窕柴門求形骸几土木辨踠森戈矛

貫穿窮百氏驅馳歷千秋氣酣劃感激雪涕慓
伊周老鶴志霄漢雄劒奔兕蟄惜哉功名會徉
屼日月遒痛飲師古人談玄恣冥搜是時大火
中假息冝林丘松蘿在高戸菡萏拔長流沉冥
我輩事河朔同悠悠

楞伽寺

雲竹素所愛山林道難忘荊蠻屹水府五湖瀉
湯湯連峰秾其腹翠壁森開張流峙兩參錯南
斗廻文章絶境閟蘭若金天建旌幢嵯峨古楞
伽颯沓開雲堂星河掛北戸日月經其陽法雨

不斷灑檀櫬紛成行時時吐虹霓下飲平波光
風帆日如織寶筏度迷方道林更愛客文燕依
松篁脫屣石苔滑科頭飛雪凉朱炎久蒸薄卧
踘兩月強掃除洞虚白盥浴披天香廻思隔朝
市執熱眇相望

麒麟行

天王建巳年尚秉正德朔聖人斆乘龍仁獸驚
代作泰吳官中原靈氣萃貴薄山海天地藏華
夷散脉絡兹焉各效靈元化恣磅礴卝法按古
圖碨礧冠一角鱗甲團玉雲紫焰赤金鎧良毛

強記事彷彿徵永樂煌煌　九葉孫王璽　帝
所度柱史儼載筆盛事光執削吾聞王者瑞秉
哲士諤諤夔龍在巖廊圖像畫雲閣丹心日月
傍星斗參磊落努力望諸公洗目青天霽

哭孫太初

叔夜天人流龍章混七木太初關中來髮鬈騎
白鹿恢恢天網外玉立青山獨倒着蓮花巾虹
霓恣成服腰頭虎鞶囊自詫神仙籙高食太白
雪屢憩車箱谷曾雲蕩其胸溟渤空兩目雄談
谿古寺饑鼠窟深屋賦詩聲殷殷月黑魍魎伏

鏗鍧鍾律應突兀崖嶂矗斯人則云亡古調竟
誰復昨者去苕溪札翰一再讀百年付浮菲萬
事驚轉轂天馬不受銜孤星墮南陸安石竟頹
雞賈誼終遭鵩草堂淋何在落日玄猿哭三嘆
豪士風淚掩高離筑

陳氏南樓宴集

荆吳古都會樓堞亘勢堅奔流自天目下與震
澤連股引埭雉門金湯樹華旂山川麗繡錯斗
野鬱星纏霸氣雖闇歇豪俠爭喧闐名家列鼎
食珠履肅初筵重堂隱歌笑複閣雜神仙冰

形勝地一一指掌間寒暑錯氣候雲霞媚人天
掌中車渠盌凛栗氷雪拈微風沁菡萏香度舞
衣前海內諸名公題詩斑琰鐫鄭莊特置驛山
簡時廻鞭鳴鏜日高會飛纓爛相駢乃知南陽
孔不徒守金錢素封炳青史高義到今憐

雅宜山人集卷一

雅宜山人集卷二

明吳郡王寵　撰
嘉靖稿

五言古詩二

送錢太常元抑祠祭　顯陵

江漢朝百靈絳節集鄢郢　興園眞其陽虹蜺
熠光景象設開天庭環衛森五嶺齋房産靈芝
玉醴出金井神游駕虛無劒舄存遺影灑埽祠
官虔七鬯　皇情耿太常典秩宗精白一心秉
龍顏授玉冊殿上親祇領玄端佩衝牙陟降瑤
壇静風清靈旗翻天赤御氣冋宗禋日煇光松
栢載崇整山河扶棟梁虎旅肅藩屏還軺告成
命弭節爲俄頃備聞古藝龍容布金華省彷彿
弘治風廷論多骨鯁我輩飽藜羮散髮從箕潁

紀變

皇帝紀元年嘉靖秋七月盲風白晝號酣鬬亘
明發勢從西北來突過東南蹶一鼓江河翻再
簸海嶽拔黃沙暗中原白浪高觀闕古樹斬十
圍夔罔逃百魁淮揚旣澎湃吳楚轉突兀蚩尤
掣長旗天吳竪危髮中宵抱屋柱股栗不得歇
三儀莽蒼蒼色亂玄黃汩飛廉憑南箕崇緜伏
金鉞神聖方膺圖地紀胡嵲屼元老滿歎厭懷
理諒匪忽翻然萬家邑漂蕩魂惝怳蚪龍怒磨
牙何處收爾骨翹首叫帝閽終思答天罰

贈邊丈太常庭實

趙舞罷七盤齊瑟掩雲和丈人坐華屋賤子按
節歌寵也結髮時誦法丘與軻寒門寡墳籍長
者希經過窮鳥閉樊籠舉翮摧四阿弱冠遂無
成行吟粤江沱西游入金陵高闕排銅馳王侯
爛星月　帝業侔山河雲臺儼曾峻天人鬱森
羅豼搢立道旁劒珮聲相磨赫赫太常公駿馬

金盤陀秀準象山嶽腹庫開干戈雄名壓當代
參列李與何中州兩龍奮東魯一鳳摩雕蟲旣
掃蕩大雅旋琢磋天球及寶玦宗匠揮斧柯煌
煌我　明室典述業以莪五緯貫中天四瀆揚
其波後進聿雲興回斡良已多顧我凡馬姿九
折長蹉跎孫陽謬剪拂浪費玉山禾詞場若可
繼舞首爲鳴珂

奉同東橋顧丈夜宴賞菊之作

中歲無所成飄飄慕長生未諳鍊玉法采菊餐
其英腰佩紫芝囊冠垂翡翠纓霜中三秀苗石

上九華棨明公挺鸞鶴翻飛辭玉京重此瑶草約遺彼濁世名玄夜共逍遥攜手游泰清折花竟誰贈俯仰千古情安得凌風翰一舉遂遐征

月夜登上方絕頂四首

五湖湧青蓮削出千丈壁空中構寶殿珠光相蕩射明月海上來照見牛山赤千林似竦動鳥獸夜辟易飛馳入中天萬里掃空碧吳粤何茫茫俯視一氣白身列星辰間絕頂布瑶席舉杯酌銀河誤觸支機石回首招王喬吾亦成羽翮

其二

吳山直牛斗豈必五嶽奇飛梯入青天虎視東南陲海水涌我旁太湖化爲池波光蕩寶月萬頃堆琉璃魚龍百處現吞吐珠陸離歌嘯生雄風草木四山披腰佩豁落圖手掣蚩尤旗遨遊五城上極宴不知疲

其三

人道無端倪人世如蟻蝨泠然馭風行天路非阡術望舒稍西傾東海已吐日山川兩照耀金波中蕩潏仙人夜行游巖坐汎寶瑟吐故餐晨霞乘露采芝术嶢嶢金庭山中有煉藥室却笑

尚子平寧須婚嫁畢

其四

乾坤一銀海萬境羣動滅狂殺王子猷疑是山陰雪披襟當雄風酒後覺耳熱山精忽夜嘯谷響崖竹裂惝怳非人間身世殊陡絕結束昇天行星斗爲珮玦倒窺山河影嵯峨鏡中列始知飛仙人五嶽視丘垤紫霧何濛濛入口皆玉屑幾時丹砂成白日翔鸞節

乙酉送家兄履約會試二首

富貴別離易貧賤去住難游子起蓐食盡室悰不歡高堂有老親雪涕何汍瀾征馬爲躊躇僮僕皆辛酸薊門莽蕭蕭嘶水流桑乾朔風旌旗裂胡雁愁羽翰念我南中人疎理不耐寒累夜絮征衣猶覺輕且單五雲夾重城　聖人在金鑾日月儻垂照挾纊何足嘆

其二

古人貴逃名今人學干禄豈無遐舉心鞲鷹不充腹夢寐在山林苦追鼷與伏飢來不待驅燕趙莽馳逐所悲骨肉離不及雙黃鵠貽爲兒女仁長歌以當哭努力休咄咄時望子光五族毛生

捧郡書篛子夾牛轂大道有屈信達節非衘衒
慰此堂上心日夕千里目

贈曲巖山人蔡師古

嘗登曲巖頂犂壁凌兢行下屬帶林屋上千森
太清崎崟兔狐道斗絶芙蓉城天衢太湖小日
上東山横奔濤激林響飛霧驚人聲雲光寫石
鏡天籟摩風箏蹔駐浮丘鶴長吹子晉笙坐來
握玉髓饑至餐瑶英當時山人輩金策相支撑
前身蔡經是師受王方平結廬古巖下桃花滿
前楹麻姑復千歲指甲猶自輕丹書拂蘚讀王

女披霞迎親傳步虛唱彷彿鸞鳳鳴笑我脫學
道碧山許藏名相期荷長鍤石上斵黄精

送陳子齡會試三首

隋掌有明月郢握本荆璆光華一曜世逝矣不
復留中夜忽自驚絶壑失藏舟止者如蝸旋去
者若雲流昔爲輔與車今成沈與浮彈劍作微
聲颯颯寒風遒丈夫貴意氣豈在同衾裯

其二

夙昔卧林壑與子多緒言方軌共行遊遊彼竹
素園古人不可作忠節照當年垂爲日星文流
爲河漢源中夜撫枕嘆思與比翼騫龍淵不在
握壯志成煩冤日月忽我遒荃蕙寧久繁努力
愛光景及子朝陽暾鳥飛不厭高獸挺各爭先
策足據津要慰我孤窮魂

其三

黄金錯盤劍結束千里裝驅車向燕趙日夕見
太行天寒繁霜雪層氷阻河梁疾風沙礫奮落
日人馬僵原野何蕭條旅鴈正南翔男兒當努
力所願馳四方咄彼乳臭子尸居戒垂堂投袂
從此逝中情慨以慷

分得滕王閣送盧駕部師陳

江漢紀南服衡廬奠朱方河山阻襟帶表裏望
荆湘列雉鬱參錯樹羽盡飛揚風清彭蠡瀨雲
起昭丘陽帝子握龍節磐石荒楚疆中天抗瑶
榭倒景垂虹梁鳴鑾謝千載遺構想靈光夫君
徵王事流覽恣方羊霜淒百卉素日落千山蒼
悼古志惝怳遭時氣騰驤北首朓辰極東指窮
扶桑伏檻藐寰宇觀風歌吉祥言歸報明主端
笏拱巖廊

送屠秋官文升校文還朝

哲匠握衡鏡南國叢楚材遭逢　聖明世推轂
黄金臺衡巫劑璟穴彭蠡折珠胎光華曜覽軫
卓犖超塵埃言旋告祇命拜手賛康哉　帝御
萬年觴紫氣溢三台進賢膺上賞緝袞須良才
江南草正緑塞北花應開及子春服麗翔舞入
蓬萊

石湖秋泛同叚戸部子辛文太史徵仲

濩落類莊瓠沿洄依孔桴冥心委江海屏迹逃
人徒鶴厲申獨往蠖屈謝當途持此百年操居
然山澤癯兩賢顧同調右轍臨家湖騁筵屆秋

序嘯侶邁元夫初旭洩雲翳落景鮮霞鋪重霖
豁朗霽商氣集高梧雨陂絢丹碧北渚月菰蒲
瑶覽迹隱見羽節時有無陟峴禮精室乗峰眺
名邪神超禮自逸世往迹與徂吊古指游鹿歔
今懷過駒請君謝天伐畢慮收桑榆

同白下諸友燕東橋顧文家園四首

潦水蒸神淵泰條變秋幹矜已諒有窮思齊乃
無畔日余早迷方學道徒漫漶戴盆以望天寧
識河與漢哲匠擅斧藻不遺滞中斷展席非故
惟披文賞新觀汪汪千頃流煒煒三英粲慙對
非金蔽志年昉鶵貫俛仰愧良知當座興累歎
願以皓首期從君詠文瀾

其二

金陵信都會壤麗表　帝疆大江自岷峨入海
匯荆揚嶪嶪石頭壘列峙鍾山陽觀闕摩蒼穹
翔舞金鳳凰形勢扼九州賢豪傾四方今夕復
何夕躧履上朱堂影纓無醜士結珮皆人良綺
思若霞飛玉度諧鸞翔碎彼脩侯室錯落晝夜
光何必絲與竹清言間華觴投分寄諸子聊與
爲太康

其三

束髮志典述臨文多慨慷思得千金駿竦轡當
詞場先民日以遐宿草蔓周行大雅豈不懷轍
迹浩縱横　昭代自天啓娓娓蘉龍翔赤霄無
短翼玄績有奇章煌煌華我　明姬姒相頡頏
伊人各乗運風起雲飛揚濩落乃無成念之熱
中腸眷我同心友摩厲不可忘

其四

悠悠水中魚飄飄天際蓬魚行逐江海蓬慱隨
西東聚散無定端清尊難屢同如何千里各集

此一室中蘭鐙吐華啖瑣闥窺靈瓏棲烏數夜
驚談麈自生風銀河綴網户玉露溥高空羽觴
行無筭釂飲靡不充肅穆嘉容儀初筵逮有終
滄海不厭深華岳不厭崇努力樹明德庶以慰
我公

渡江望金山

肅舲泝洪濤掛席展奇蕚頗懷濟川人復羨臨
濠樂兹山絶地脉江海秀磅礴突起無曼延中
流自漩澓太華巨靈擘龍門神禹鑿嶮峭由代
工位置非天作仰干斗牛精俯枕川藪絡中虛

醲靈閟外觀表封略樓宇盡騫騰嵐翠紛沃若
潮音雜鐘梵人語怒蛟鼉陽侯戲其涯五采忽
乘蹻趫捷若飛猱夌厲憐孤鶴余本水鄉士夙
負滄洲諾一丘可棲遲萬事甘零落

贈家兄履約應召

駿命無遐遺荒服有嘉招伊昔投海甸解籍辭
中朝緦緦遠臣慮悽悽去都謡炎州屢經復島
邑窮招摇嵐煙化衣素瘴靄拂行軺佐郡豈不
崇注心傾九霄恭承簡書召采秀備王寮承華
際日月建禮集金貂游龍無異沼巢鳳必同條

生逢軒虞后玉几正垂紳饔和酌玄醪舞象協
英韶亮懷隨和寶入握彌光昭丹轍非所榮期
在令名勖君子闓噐勒宵人志棲鷀長歌擁耒
耜聊以耨吾苗

宿龍江

促柱多危絃勞歌無緩調遊子倦風湍羈人苦
奔峭昨泝楊子津今宿龍江徼天高寒露溥夜
迥哀鴻叫爛爛金波翻耿耿玉衡照淅瀝蒹葭
渚微茫煙水嶠川后戢澄瀾海童舒遠嘯臨深
念畏途鑑止希要妙百年何嘐嘐恐貽静者誚

緬懷鴟夷遊側想任公釣解我樊籠役將窮山
海眺

宴徐子仁宅

金陵豪俠窟樂遊鳳凰原青門臨上路爛若朝
霞鶱歡侶共行遊窈窱窺楊園神飈集珍木泫
露被芳蓀蘭池夏氣爽桂棟秋雲屯嘉花既羅
户密篠亦植援蹊林抗北砌激浪飛南軒粲粲
芙蓉披離離椒芷繁中堂理絲桐後檻樹旌旛
初疑游龍翔忽訝驚鴻翻色授神已交禮防心
詎煩主人卿雲流標勝儷璵璠已羅西園彥復

注北海樽縱橫逸藻會契闊佳期敦徦鶣相錯
陳釵纓互繽繙肴來乃缾罄觴至若川奔睇畏
夕月馳宵忘朝日瞰平樂諒虛侈高陽亦徒喧
縟麗安可悉商確歌此言

與王工部玄成游泛分詠橫塘

疊鼓發橫塘浮鷁在中央秋棠正靡靡曉岫復
蒼蒼遠樹藹墟落平川趨石梁江南采菱調吳
娃浣紗妝日華波的皪霞采天蒼涼魚戲縠紋
亂鳥鳴山籟長雲旗稍搖裔羽蓋亦悠揚傳卮
巳側弁徙樂更調簧上客金閨彥時飄仙署香

弭節逗枉渚稅鑾遵近疆纏綣瑤草約逍遙采
真翔臨筵奉嘉藻願比雙明璫

牛首山

終南望咸陽少室邇京洛神宇壯維藩佳氣鬱
環嵑茲山何酋崒川嶺麗繡錯撩屬亘千巖縈
紆盤萬壑星辰互翻動雷雨或解作谷候異凉
溫峯形殊今昨瑤草雪中華紅泉風外落江翻
映組練日照輝金雘游衍多聖仙翔舞集鸞鶴
循山搆累榭嵌空結菌閣飄飄曳靈旛窅窅鳴
天樂　寢居棨泰清長揚亘五柞登祇警神衛

方望肅王略弱齡躭名山雅志涉丹籞招隱栖
淹留采秀憐沃若秉我上皇心排筌入玄漠

陪宴孟中丞有涯作

青鳥顧嶰斯神龍延尺蠖大觀乃遺形采士及
葵藿捘予懵浮賤擔簦游宛洛情同過江枳化
異入海雀謁詵青雲居朝寺麗綺錯肅穆棲天
人森沈響鈴索孟公中州彥逶迤象山岳逍遙
氷井臺時傳臨海作解帶沐華園開樽睇蘭薄
朝與山人期日晏褰珠箔縱橫飛爵歡下上論
文樂玄纓非蘿帶朱門豈丹壑中飲獨彷徨念

我東皐穫

上方月夜與殷子子辛

棄世吾慕巖薄游君類邴寘心懽調同煙駕肅
塵屏游衍倦平皐遐思集秋嶺頹陽隱半規纖
御曜圓景稍稍林霏交沉沉谷神靜仰攀星七
襄俯弄波千頃歌翻雲外音舞動天中影野曠
羈鴻號露下棲鶴警巖岑巳嶇嶔吟嘯復孤永
疑從靈圃游燕此華胥境若枝巳堪折雲裝爾
須整遺彼弱喪情消搖任所秉

金子懋仁過宿越溪莊

卜築山水隩懷痾松桂林雲卧有超思天游無
近尋歡友念孤賞撰此丘中琴萋菲既文瀾玄
邈亦道心甜憩石牽樂卷班荆息蘿陰嫋嫋夕颸
急瀰瀰秋潦深丰茸已揺謝嵐靄轉蕭森西疇
刈穫語北嶺樵蘇音景晏渚煙合天空靸氣侵
攀翻寄眞想敷奏攄幽襟燃薪繼以夕羅縷窮
古今雅道久彫落佩子球與琳

秋日山齋

動息無並歡榮寂有交戰理來神以超物往性
可繕寢瘵潛山樊逃虛賞清燕高齋瞰瑶宇伏

檻散林甸庭翠集近巒天青森遠巘迥焱遒哀
響鮮雲飄皜練秋容尚餘妍好鳥時遺囀萸菊
娫蕨蕤楓柟被丹絢紫蕈聊可釆綠蟻慨獨觴
庚矣日車乘彼哉魏闕戀遁邇玄月陶因書布
親串

飲顧淄川榮夫

昔掌淄川徭今躭竹林賞解龜豈年及秉曰非
外獎偶會窩尚心彌肆雲蘿想經始中園廬蘭
橑蔭閑敞清池過庭激紫蔓綠籬上蕙芊抽新
萌蒲蒻牽宿莽差池喧鳥翾瀠瀠鶩魚嚮息陰

聊舉爵臨涯時抱杖英英白雲浮纚纚鮮颸蕩
輿遠集蕭晨蘊眞愜吾黨彈翫迹已冥鸞翔意
俱往方敦霞外交言稅區中鞅

穫稻

拙政期農扈肆樂慕歌豳鄭鋤既已揮陶車寧
憚巾耆力望卒歲息饗報升新恭承羲唐化束
髮業王民進陟寡周器退畊甘隱淪先疇在南
山蘭野錯龍鱗桑竹被廣隰葭菼夾脩津秋風
奮隴首肅氣浩無垠翔陽遹隱曜流靄瞀窮旻
惻惻無過客睢睢後時人千念攢永夜萬感與

蕭晨亮矣固窮節薄言寄松筠

過毘陵訪鄭博士于濵段郎官子辛

吾慕鄭子眞谷口揮其鋤吾希段干木偃卧梁
王都富貴如浮雲天壤相與徒擊節千古下慷
慨懷此夫聿來游名邦世哲頗同符博士既
屈郎官亦鴻徂鍛翮摧九天騎驢宦三吳道存
神彌王時蹇德不孤被褐握瑀玉纓冠講唐虞
典文粲成篇鬱若春華敷蘭陵多美酒觧取貂
裘沽舉觴望青天傲嘯丹陽湖翩翩雙白鹿倒
載長糢糊寵也落魄生興在黃公壚左眄復右

莘觸目瑘琳株謬忝本州役獻策金門趍野兕志長林豈備王者驅媸變二夫子握手不忍殊理棹待明發援筆書鬱紆

秋征二首

我行涉秋首整駕游　帝關迅商薄陰谷有渰興鍾山霖雨成江河四顧迷術阡潛斛失故穴黒蜧濯重淵林木紛偃仆饑獸更我前轅馬爲悲鳴徒御皆慘顔黃鵠振羽翼盤舞自翩翩而我獨何爲辱在泥塗間

其二

脩途錯昏晝曜靈匿朱光鳥雀夜各歸游子獨迷方征途迤隱見落落參與商前驅入谷底後乘趍山陽沮洳見虎迹詰屈鷩羊腸洪流屢崩岸欲濟無津梁徒懷千金瓠未享五饋漿娟娟繁華子鼎食坐高堂王生驅九折臨路獨慨慷

贈袁補之計偕得北字

竹箭美江南驊騮空冀北駈蛆饒鼉奇之子百夫特念爾羣伯仲高陽堪動色有珠皆駢胎有鳳皆聯翼朗朗天骨張斐斐文錦織汪汪清渭渟嶠嶠朱絲直翔飛逐後先翬采儀上國彈冠

入承明躡武跨丹闕休問隨風翔雲臺與年陟大人聿龍興多士肆陳力驅馳功名會炳煥彞鼎勒時哉古所崇勗子以明德援子抱樗朽植根鄧林側結綬期華顛夙昔剖胸臆鉛刀冀一奮躧步慚郤克獨坐揮五絃飛鴻杳何極無爾金玉音願言長相憶

金陵遇朱子振之作

握蘭心悄勞停雲思延佇積此彌年慮居然邁逆旅羇鳥懷故匹潛魚念舊侶含情諒有慕欽賢詎無與伊人淮揚俊騁奕鵷鸞舉輝光寔映

隣意氣夙所許鶴鳴子敦余緇衣吾好汝火旻麗朝陽金氣肅闌暑雲起蒼梧陰波翻洞庭渚及爾嬿婉辰凄風薄涼芋年芳忽已遒蟋蟀鳴西序把袂猶鬱紆臨岐更酸楚遲爾南飛翼無俾音塵阻

飲餞二孔周宅桂花下

嘉樹蔭團團團團露華白本自招摇山植君青霞宅不意凌寒姿占此瑶墀隙高枝挂珠網卑條敷綺席萋萋布葉陰茸茸吐花積風飄遠近香月映盈虧魄既集佳麗人亦招隱淪客幸承

金樽薦親勞玉腕摘歌曲出瓊蘢舞袖隨寬窄
條繁每向釵花落常點額戲羽必成雙棲禽無
單隻及此芳非時荷君千金惜不醉且淹留看
朱已成碧

寄朱子价

我有蛟龍劒一飛渡海東大江隔雲霧精誠何
由通紫氣入斗野薄蝕星與虹祔物雖異處炯
炯乎黄中所願比翼翔絪緼播玄功惜哉時不
遇甘與蓬蒿同君子挺鸞鶴小人化沙蟲志節
苟不虧尺土升喬嵩閑居覽遺編仰彼達士風

飄飄青雲端千仞安可窮茲意疇與亮思君日
憧憧

分題天竺嶺送陸給事中浚明

竺嶺挺名崿澄湖漾淪漪山川麗繡錯列觀何
參差壯哉古帝疆江海爲湯池昇平盛歌舞雜
遝水陸嬉使君建華斾輕輦乘風移采士盡瓌
寶覩澤靡所遺載覽東南秀發壤多靈奇廼知
大藩地文獻疇與夷

宿京口

三雄昔龍鬭江介表吳京長沙孤憤奮大帝跗
足撑築城鐵甕峻選士髥胡纓強弩臨江守先
鋒誇漢爭石頭踞哮虎北固吞長鯨壯哉山河
麗樹羽摩太清崩騰魏晉事周折理亂情寧知
樗蒲人嘯咤風雲生赤手扶紫極朱旗掃攙搶
陰符草間讀擊劒腰頭鳴時來雄圖騁地古霸
氣横宵征睇壁壘灑淚悲豪英金湯有遺構衮
舄無常榮彈鋏歌此曲月落天旋衡

杜氏桂子讌

江南本佳麗列邸復華滋陽林氣候暖秋木散
柔荑飄飄揚清芬分彼月殿枝上枝鳴好鳥下

枝拂華池飛英泛羽觴行座雙逶迤嘉肴充員
方玉鱠饌蕈絲朱方出皇柚大谷進名梨主献
屢磬折賓酬亦佩垂論文悵日晏度曲窺雲遲
傾賢自靡已我懷如渴飢眷言今日驩千秋以
爲期

計偕別友生作

伊昔家江南少小漁藪澤酣歌吳門市經過避
仇客提攜弄箜篌日宴卜以夕此歡殊未央百
歲期浪迹頗懷箕濮情踈宕王霸畫顧非偶世
姿州里見推擇攺服髥胡纓首路千里適衡慭

辭容親撫劒遵廣陌踟躕生平愛離思崇朝秋
樂爾同林羽彌傷孤逝翮夏首期來旋東皐刈
麰麥

登焦山作

農山與孔志疆臺試荆遊憑高易以愾樂勝令
人憂挂席淜湍險振衣陟浮丘威紆隱百疊澎
湃經四周江形繞成帶海氣隮為樓天吳几下
舞若木窓中抽遥窮島夷界近覽東南陬蕪英
冒芳甸春色藹神州凱風嘯晨鴿青陽喧渚鷗

雲類魚鱗集潮湧桃花流隱淪既已逝偓佺亦
空求悢悢千古心忽忽百歲遒願垂任公釣聊
謝張衡愁

寓興隆精舍作

夸士崇朝闕靜者依山樊榮衰各戰勝流止非
同源夙懷縣眞趣林卧探化元溥游儲胥觀假
息旃檀園清陰匝夏屋幽響激檽軒開階獨鳥
下淨院踈花翻玄津為解瑁碧篠可辭煩朝餐
雲霞色夕諷楞伽言焚香振寶鐸作禮揚華幡
道存豈累物神遠自遺喧寄語山林子眞心誰
與諼

秘省召試作

子眞屏巖石曼倩狎金扉拘方道未廣虔順天
何違曰余少支漫叢集曲士譏雕蟲竊自醜大
雅謂可睎玄珠冀象罔嘝帝寧是非浩蕩江海
間胡復解天飛雲羅匝四際不以翮鸞徵踉蹌
入閶門仰睇日月旂中擁滋朱組列從森綴衣
神靈邁軒窓下采盡封菲醯鷄游甕盎豈識衡
與璣湯湯流辟雍翔泳荷所依方愧綠水薦還
反滄浪磯

郊遊與諸公作

洛中曲水讌西京玄灞遊由來盛簪紱蘭藻麗
皇州紫掖鳴珂散青郊結伴投三三騈玉勒兩
兩方華輈地擬河陽谷池穿太液流金張雲毋
憶許史鳳凰樓細柳金遮埒新荷欲礙舟厭逐
豐貂飲還從卓錫遊雲峰猶辨夏谿語似鳴秋
梵樂紅樓奏天香紺殿浮賓疑馭風至思以采
珠求名理山陽勝談天稷下道於嗟江海客躑
躅且淹留

海印寺閣眺

茫茫平陸野鎮以醫無閭東臨指樂浪西亘接

昭餘冀土昔塵沸兵戎屢紛犂三后寶玉徙千
載山河虛天旋昇緯應地拱海岳舒蔦軌肅王
會百雉壯宸居蒼龍翔玉闕玄武伏金渠絳氣
溥浮景青氛銷故墟祥飈協律奏卿雲太史書
飛游已寥廓周覽亦威紆我行睇神寓兼得陵
浮屠且窮上國勝歸荷南山鋤

西苑

翠鳳翔文囿黃龍戲禹舟乘雲暢　皇覽御氣
蹕宸游上聖豈耆轃玄功惟委裘青霞冠玉嶠
碧海溢金溝東出祈年館西望五城樓虹梁像

漢徙芝蓋儼星浮帝女呈機石天童豎采斿神
魚五色現琪樹萬年稠竹殿迴鸞駐椒庭降輦
留圜形圖貝宇方折寫瑤流望幸傾三島時巡
聳十洲流觴洛水日張樂洞庭秋不及天池鴈
年年奉藻旒

贈何太華納言許少華太僕

二華表秦望仙掌振河津下屬帶崤阻上干溥
金旻巳奠黃帝鼎亦棲王女盆發祉篤　皇輔
孕靈開異人何予如虬龍蟠矯孰能馴時來吐
風雲意若無崑崙許予瑞世珍玉鑾金麒麟摛

藻麗春葩抗節屬秋鶚彈冠際景運珥筆服王
臣即事事齊軌爲德德並隣婉孌承明闥容與
皇王墳晨風翻北阜感物戀所欽纓牽既耴累
千里不及塵慙無握中璧何以遺嘉賓

贈鄺吏部子京

嬀后握璣玉夔龍集天階黃軒受魚圖吹律鳳
凰來風雲邇玄感天人由化裁鄺子穆以𢘆熙
若春登臺璀璨中所涵球琭皆瓊瑰揚暉及當
年明兩燭天開出入平津邸雲冠切崔嵬洗沭
晏郊園蘭逕羅蒼苔澄陂既難淬惠風亦遺埃

蹇余困微禽無用充海淮將隨桂水遠安馨平
生懷

古意三首

軒騰鬭雞客妖麗賣珠兒珊弓玉貝劍綠幘繡
紋綦昨戲千金堰今遊鳳鷟陂蹀躞桃花馬爭
轡溢中馗半醉上河梁紫燕若鶖飛西望甘泉
宮落日映紫罳青雲邇甲第熊虎晝門楣少婦
理鳴瑟哀響沸重帷歡樂未渠央伏檻臨曲池
却笑衛霍貴論功沙漠垂

其二

幽并游俠子本自重横行被蒙龍顔顧知深
命輕居庸一以眺千里黄雲生朝授龍驤璽夜
揭休屠營星飛湛盧劍風怒招揺旌鳥翼舒還
卷魚麗縱復横叱咤陰山動崩奔瀚海驚一矢
天狼滅再矢旄頭傾銘功金作字奏凱馬毛纓
意氣中朝羨賓從一時盈子雲殊未達方侯太
玄成

其三

壯父朝上書夕召甘泉宮公孫棄東海欻起如
旋蓬王猛三秦豪賣畚洛城東馬周起徒歩驤

首虬鬚公達人貴憑化一蛇而一龍碌碌不如
玉落落非石同老氏得其眞喜應入無窮長嘯
出鼎門高歩躡華嵩儻遇王子喬攜手入雲中

贈張山人子言

梅生隱吳市班子遯西京閉關抱霞想解梏恣
天行龍潛即人境道存豈華名之子巖壑秀浪
迹長安城作賦擬左思慢世類長卿雲裝時獨
往煙駕屢遐征非山看對爽綴嶺聽吹笙握髓
浥飛溜餐霞屑璚英高藻激文瀾素風飄飛纓
詩歌泌水樂文值幽人貞雜珮欲有問七襄媿
無成

酬別許太僕東侯

嘗聞道士説夙慕餐霞侶終朝采芝秀不盈筐
與筥窺洞企丹經披雲遡靈圄惝怳二十年婆
娑未輕舉蹻爾嬰世羈訟牒鶩千里瑶光正紫
甸神寶燭蘭時峩峩通天臺粲粲當塗子遂首
厠玄纓鶡衣簉珠履稟性良巳鶩雲情獨何取
朗然邁世哲祕寶琢璜瑀大隱銅龍門冥心紫
霄羽爵以名教崇道由虛無主拂軫欣調同披
領覺塵洗余徃諧山林于留限旌斾別促魂周

章途毋忠迢遞何以喻悲懷恭苦猶如擣

出京獻家兄履約

首夏謁承明季月旋舊疆晨發警徒御啣悲登
河梁引領望宮闕中天麗瑶光羣龍儼齊轡驂
駕北斗傍小生愚在野大來賢者昌明明握玄
鑒物理固其常念與親愛辭痛結迴中腸奈何
同巢鳥不得雙翺翔羽翼既差池睠彼東路長
別時思鬱紆別後魂飛揚濁河激湍險日夜流
湯湯終風暴且曀臨川念垂堂逝者日以遠止
者日以望迢遞千里餘河山兩茫茫儻君詒素

心歲晚南山陽歸當擁吾鋤爲樹杞與桑

臨淄行

虛危下流精𣵀沂泗東峙樂謝爽鳩墟勛崇太
公履山河控十二海岱錯表裏亡人忽龍翔豐
因遂鵲起名垂天壤俱世往陵谷徒談餘鄒衍
風飾慕魯連恥市藏陶朱俠路曜姬妾子喧闐
鬪鷄道烏夾鳴鐘里雄豪八方湊聲利三川擬
寶表發東謳流黃織文綺大澤饒萑蒲濁河足
鱣鮪欲歌泱泱風請自臨淄始

庚寅七月一日道中作

昔往日遲遲今來露凄凄金風警素節火旻謝
朱光茧鶴離海渚白雲翔帝鄉我行倏俛仰逝
節煥以涼常恐歲月晚彌嗟蘭蕙芳志士惜年
駛征夫怨路長攢集千念端廻轉一日腸迴流
觸湍怒弭棹遵河防臨川誦宣尼避雨景文王
邅廻不得進坐使鬢髮蒼東山悲不歸蟋蟀戒
無荒勞歌哀以促君子慕周行

晚步行春橋

瀰瀰泛星渚翩翩躡虹橋青山正落日霞采散
層霄天吳靜不發廣川無纖飈蒼林起長煙千
文纍米納紫翠杳無端姿態欻橫逝南嶠稍花
叱北渚荷香飄禪室隱森當湧塔翔峨嵯傲然
睨天衢鸞鶴紛相邀寢潦屏中園煩心劇旌搖
茲辰散輕策萬象同逍遙了得養生理長歌白
雲謠

登伏龍岡

千金誠垂堂胥靡狎登高人命豈不寶重輕乃
殊操褰予抱宿痾浹歲屏犀蒿清秋志覽眺躋
阜紆轡陶霞嶺杳繡壁風湖渙文濤山川列失
衛南紀信滔滔陽林未隕卉繆示被冷皐鮮飈
拂迴泛輕雲薄空翳日窮天際颯掌弄鏡中冊
飄飄曳蘿帶楚楚搴荷袍嵐霧翠欲滴光爛手
可挑我黍粲我田下澤種腴膏維兹雨暘若臥
耕眞罕遭山農式歌舞披草白盤桓傲游聊卒
歲永與鹿麋曹

文表諸子夜宴山齋作

對墅足秋爽書齋依灌林共來山水地了得羲
皇心紫蘭散幽馥丹桂敷夕陰鳴皐鶴愈厲抱
葉蟬無音微雨集荷響疎風引松吟蒼煙羃林
岫玄靄沉可參翩翩羽匝匝粲華詞森江海

散鶯鶯階除橫古今願紆塵外軫屢會丘中琴

李原承兄弟至

風灑北窓蕉筍簟波文緑白雲映遥天千片空鳴玉蹡蹡松欲舞莬莬藤如束山空鳥言静雨沃苔錦縟楓楠翠猶譪茵蓓紅相續秋晶晃秀林霽色澄遠緑主人亦何事瑶琴奏幽曲意得在高深理遣齊榮辱棲遲一丘中廻薄天地足晚與静者期開樽命醽醁

月夜與補之子任日宣登閶門城樓

列雉森海甸麗譙屹中天山川振襟帶方位周

幅員華月鏡千里覽見東南偏蒼蒼寶玉氣靄靄都虚煙霸跡幾興伏徂運悲逝川惜哉萬夫雄墮彼往化遷唯有烏棲曲哀怨至今傳

王子稷吉病起家兄弟往越溪莊相看

袁泰

南湖新水緑仲月天桃落輕舟焉所如有客卧山郭憂虞曠故歡言笑諧今諾憐君體虚羸况苦煩痾作兹晨喜無恙共此花下酌園桑巳抽條徑竹初含籜溪清數游鱗場廣睨舞鶴舒散欝抱開佳賓勝良藥燕豫勿苦辛

文史可娛樂願保金石軀聊來慰寂寞

養痾山莊袁氏伯仲過訪永之有作奉次一首

垂簾閟神馳凴几觀花落養痾卜中林移孥棲近郭久違西園讌亦乖北山諾是時春向暮傾家事田作歡友欸柴扉抂榼携茗酌野服初製荷山冠始裁籜憐君佳伯仲翩翩集鸞鶴對此群玉林餌我萬金藥巳諧伐木期更賞臨濠樂願君敦久要古道今寂寞

越溪莊畜有四鶴作四鶴篇

山人挾四鶴來自滄溟隈丹頂爛璀璨羽衣颭毰毸奇形應圖相靈化乃仙胎月林同晃曜雪壑更徘徊托巢本玄圃飛響聞瑶臺玉鑾神仙騎金籠鸞鳳媒嘗傾吳市舞曾駕衛軒來雷鼓變飛出遼陽千載回蹇予浮海志愧爾凌雲材偶集南澗沚同翳北山萊夜宿松龕共朝遊竹嶼陪鏗鏘九皐和掩抑孤琴哀我願駕此鳥三清朝上台冠將星斗綴衣以虹蜺裁肅肅紫宮啓峩峩閶闔開雨師遥灑道風伯爲澄埃王喬爲影至嬴女簫聲催始識鈞天樂還泛瑶池杯

寧效逃名子林間方鑿坏

寺門望虞山

禪門吐雲氣前與虞山通大海蒸巨壑煙嵐日籠葱蓮花挺秀壁繡障羅高空飛泉四時雨福地千年宮蛟蜃時出沒青天乍舒虹是節屬夏首灌木敷丰茸鶯啼紫巖曲鹿鷲青林中薰風蕩蘺蔦沃雨鮮篁叢寒予抱沉瘵未得窺靈瓏還期覽日出夜半千崖紅

四月八日

釋迦產西海李耳降東周聖人闡宗教吹萬羣

生休傳言佛誕日供養溥十洲白雀古道場千載閟神丘左抱虞山陽右枕滄海流大士見毫光青香樹旌斿鱗翰總蹌舞人靈聿皈投日月經緬戶雲霞粲朱樓建此靈山會浩蕩人天游我師拂淨水廣陌香塵浮普施一切衆士女塡道周而我抱沉瘵龍堂願精修津梁儻有悟永作逍遙游

憶故園作

山空鳥聲樂日晏病客眠甓甃白雀院輟耕石湖田遙想蠶事作桑者日閑閑綠竹粉猶膩紅樓爛欲然游鯈詠綠水戴勝鳴高天飛絮乘風颺新荷貼水圓故園風日好嘆息此芳年

雅宜山人集卷二

雅宜山人集卷三

明吳郡王寵撰

七言古詩一　正德稿

陽春詞

春到江南春可憐東郊西郭得春先初飛蛺蝶猶疑夢忽見梅花各問年鸚鵡洲邊芳草積鳳凰樓下百花然王孫拾翠爭相問美女尋春總獻妍千金買得飛龍馬八寶裝成軟玉鞭啼鳥亂羣還自對游絲爭繞暗相牽勾吳樓閣如天上別有紅妝笑相向雲屏珠箔正昭回錦樹瑶

花次第開傾國能誇神女賦凌雲還有茂陵才欲移角枕鮫綃帳先挂冠纓翡翠釵春色年年歸有期勸君須惜少年時春去春來人不見花開花落日相思昨日朱顏渾似玉今朝白髮已如絲年年暗受傷春病不與楊花燕子知

九日過唐伯虎飲贈歌

唐君磊落天下無高才自與常人殊騰驤萬里真龍駒黃金如山不敢沽秋風日落嘶長途我亦垂眉下帝都終軍錯棄咸陽繻鯨鯢失水鱗甲枯仰天擊劍歌烏烏男兒落魄日月徂相與把臂揮金壺滿堂賓客照珊瑚江東落落偉丈夫千年稽阮不可呼後來豪飲非吾徒氣酣爭博呌梟盧四座飛觴傾五湖人生長若今日娛何用錢刀衣紫朱坐茵未煖行已晡得不取樂窮須臾君不見少陵不保千金軀醉後仔細看茱萸

觀李太白像

秋月出海珊瑚明槩眼忽見太白精雲光錯落照顏色草堂拂拭蛟龍驚修眉玉頰桃李春亂鬢如戟真天人屋梁落月想像真彷彿猶得交

其神我聞王孫帝子皆如龍天然不與凡骨同江湖落魄黃金盡昂霄吐氣成飛虹蓬萊閬苑在掌上長覺兩腋生清風天子不能屈四海不足容飄飄九華山自有青芙蓉獨留神采照天地令人萬古如相逢

題文丈衡山所藏趙子昂畫馬圖

神馬來從渥洼窟王孫貌得真龍骨天池洗出霹靂聲恍惚似與蛟龍爭奚官廝養不敢近騰驤蹴踏久乃定朱衣輕拂照紫雲五花隱起生龍文黃帕高封碧玉鞍紫絲未挂千金勒九逵

一笑獨當御天閑萬馬無顏色我聞漢武騋龍
媒又聞唐家師子花常思此物在天上何乃匹
素開風沙騂騮自是萬里足豈應流落天之涯
嗚呼天地變化兮雲霧晦冥吾知此馬之爲龍
兮終當飛入於滄溟

寄贈顧懋涵

少年落魄無所成碧山猿鶴聊藏名舉世於我
如浮雲喜君意氣偏相傾雄姿逸態江東英秋
水照曜珊瑚明胸藏萬卷禮樂笛筆倒三峽詞
華驚君家世擅文章伯海內長句推李白騂騮

騄耳不虛種龍駒騰騰汗溝赤楚天直謁蒼梧
帝梁園笑傲鄒枚客紅顏白面纔二十江海蒼
茫久蹤跡石今門對長江開讀書遥住鳳凰臺
五湖舊業生青苔胡不長歌歸去來

石湖中流酌酒酣暢

總道金門隱方朔何如東山臥謝安青雲萬里
絕鳥道凌競側足千峰攢巉㕸磨牙走其下飛
蛇接翼相勾盤平生蕭散不經事清湖縱酒哀
絲彈羅屏合沓出煙霧金鏡混漾生波瀾孤洲
斷岍疑畫出裴湃荷花俱已殘百觴自喜鸕鷀

舞九月不忝貂裘寒丈夫未用頗適意長房
愛壺中寬君不見翠華搖搖滄海西長揚羽獵
闘旌旗子雲勞獻河東賦正是君平賣卜時

都下苦得佳藕彭進士寅甫夢啖特異
明日三汇毛學士出講筵所賜設客寅
甫徵夢賦詩邀予和焉

秋風初入蒲萄宮天池秀出雙芙蓉玉雪爲根
下鋪錦清波百尺窺𤫊瓏宛人跪獻列時品玉
著光憂金盤中　至尊愛坐石渠閣皐夔退食
常從容御厨絲絡走中使一體厭飫君臣同長

卿奏賦頻消渴夢得江南藕堪折三年困頓京
洛塵一夜快嚼陰山雪翛然落筆潤肺肝五色
雲霞吐奇絕揭來示我目睛亂野人迹賤中徒
熱何時高議金馬門待君一鼓張儀舌

酒酣贈王仲回歌

斗牛之墟眞陸海河伯獻寶朝元宰珊瑚火齊
光燭天百年吐翕精靈在仲回突出尤崛奇著
書擬學樊宗師殷盤姬誥洞五內灝灝噩噩謇
陸離閬風浮游拾瑶草赤水罔象搜玄珠人文
浩蕩躔今古日月環行江海紆我今淪落抱鉛

斬羨爾快斫生蛟螭酒酣瞠目兀相向乾端坤倪恍摩盪荊蠻落照孤懷壯揚眉擊劍歌聲上泰階奕奕魁三象石渠虎觀排銀牓萬里風雲欻俯仰如君豈得終疎放

七言古詩二　嘉靖稿

七夕戲作白紵詞二首

舞衣初裁如白雲滿堂香氣吹氤氳游龍驚燕迴不羣朱顏微酡酒半醺銀箏促柱斜斜分鸞吟鳳語未始聞秋風蕭蕭水沄沄玉杯澹瀉青霞文餘光翻映桃花裙高陽酒客心如焚珵釵挂纓日欲曛邯鄲才人何足云

其二

雙旗欲度河熒熒長空萬里倒列星玉簫聲斷錦瑟停七襄宛轉雲冥冥美人飄颻翔紫庭中宵露坐羅圍屏舉觴屬君君試聽願爲枝上雙鵁鶄當筵一笑千黃金高堂燭滅風不寧衆賓已醉淳于醒今夕何夕諧百靈

伍疇中所藏畫山水歌

伍侯愛畫有奇癖驅走江山入胸鬲堂上遥飛禹穴雲空中欲墮芙蓉壁遺縑斷紙總神妙粉墨蕭騷見標格此圖盈咫新得之下筆依稀宋人迹老檜如蛟欲起舞洪波噴箭何崩迫天寒野陰風怒號萬里雲不動黃雲高蓮花之峰却倒立龍門積石如秋毫馮夷獻寶出紫貝金人捧劍纓蒼縧侯也即今驂仙鸞璘趙茫茫濁河隔月窟長流太白精落星或化支機石此圖毋乃鬼神忌元氣晶光蕩相射嗟予潦倒甘藪澤手持珊瑚調鮫客他時儻憶滄浪吟蓬萊應見安期舃

病起對鏡作

閉戶十日病骨僵手龜髮絲面色蒼朱顏綠鬢不相待俯仰天地爲凄涼男兒勲業竟何在鏡中摸索求亡羊古來相馬失之瘦龍文虎脊空騰驤憶昨結客少年場呼鷹走狗勢陸梁金盤賭酒爭五白銀燭嬌歌彈陌桑謂言富貴唾手取吹毛插翼森開張十年獻賦不得意貂裘贅玦無晶光平生酒徒漸零落巖澁陰符垂虎囊學書無成學劍晚岐路側足心周章百年冰炭滿懷抱萬里鴻鵠方翺翔明朝散髮武陵去夾岸桃花烟水長

方巖歌

武夷山高高入天南斗錯落迴星躔聯峰沓嶂總萃海門平界華夷巔方巖特出羣山前金屏九疊銀漢邊絶壁橫開甲乙帳天池倒映芙蓉園靈芝煌煌餌白鹿古樹裊裊啼清猿虹蜺噏欻雜蜃氣雷雨搏激驚中原地靈人傑理則有郭侯昂昂氣衝斗年纔三十叅列宿金印蟠螭繫之肘長洲委迤古會稽百里清風扇江右驥足猶淹羆統才鸞刀已露庖丁手當時自是巖下人素心久與煙霞親東山一出落塵網天閑紫厩銀麒麟比窓宛在烏皮几古洞猶挂蓮花巾時時夢度三山月丹崖石柱遥明滅巖中之仙笑相招整頓六合須英髦丈夫勳業貴不朽雲臺藏薛摩天高相逢未可談巢許解佩還應贈寶刀

五憶歌 有序

丙戌病暑城居如鼫伏枕書空游神六合戲作五憶之歌以解煩蒸亦猶執熱者之思濯乎

我所憶兮匡廬泉飛空直下香爐巔銀河爲源彭蠡委萬古騰沸東南天左潨右渊五老封[illegible]霎濡足愁攀緣厓傾石走霹靂鬭枯藤怪對亂龍懸丹青洗出屏風疊跳珠濺玉聲鏘然誰能置我巖石間仰面落雪水底眠酒酣戲作五里霧山精嘯雨空中旋嗚呼我歌兮歌始放九江茫茫日在望

其二

我所憶兮泰山松秦皇避雨駐六龍根如鐵石皮青銅千秋萬歲枝蒙茸瞳曨挂日扶桑小隱隱叅天翠黛濃鸞雛鳳鷇不知數和鳴下上如笙鏞潮聲直與東海應絶頂正見蓬萊峰金膏玉液散入地茯苓芝草生隆冬采而食之可不死雲車何日來相從嗚呼我歌兮歌正長黃河日暮流湯湯

其三

我所憶兮峨嵋雪六月陰崕凍欲裂仙人赤脚翠巖行鶴氅飄飄玉光潔迴飈吹散五溪去落絮飛花滿城闕滴博蓬婆西海頭陰風慘澹旌竿折萬里黃雲凝不流層冰皓皓冬夏結我思仗劒游其巔石棧天梯殊斗絶六龍迴日不敢

過寒光凛冽千丈鐵嗚呼我歌兮歌益豪大白
不動金天高

其四

我所憶兮渭川竹大澤深山千畝緑氤氳上接
函關雲離訂錯嶠藍田玉琴鳳歲蕤振其羽蒼
龍天矯羣相逐哀聲陰森白日寒長林高下青
山矗野老都迷釣玉溪山人失却王官谷石上
蟲書繡古苔空中匹練懸飛瀑安得清狂似子
猷挾策西行騎兩鹿嗚呼我歌兮歌且舞長袖
褊襬臨環堵

其五

我所憶兮黃鶴樓瀟湘洞庭生素秋登高決眥
極萬里烈風震盪無時休九疑連綿似屏障白
日黯慘蒼雲愁東攀若木枝龍從西望雪嶺寒
颶颶朱簾繡柱九天上倒影却射滄江流仙人
坐弄紫玉笛往往飛花鸚鵡洲青蓮居士莫擲
碎便須縱飲成糟丘嗚呼我歌兮歌愈急鴻鵠
冥冥楚天碧

壽大理少卿上海董公

上卿磊落當代儒曾陪時龍躡九衢峩冠鳴玉
德之隅法從侃侃皋陶謨抗聲槐棘樞
翛然逸興懷五湖歸來散髮林壑徒彈棋擬槊
歲月徂詩篇散落錦繡鋪放懷傲睨天壤俱王
喬美門行可呼相期汗漫千春娛

天駟行送裘博士赴召

天駟奕奕北斗傍元精變化爲乘黃人間豈合
有龍種王勒金羈須帝鄉先生自是人中龍蘭
筋權奇方兩瞳三年薄宦飽苜蓿已見千里霜
蹄空絳帷蕭颯青氊冷長纓飄飄曳方領安定
能移吳下風賈生湧汲長沙幷宫中　聖人常

仄坐羣公推轂時相和玉詔頻煩勅使傳金鑾
舞蹈稱觴賀萬里青霄一日騰三台入座從此
升關西夫子終扶漢莫使前賢專美稱

徐將軍第牡丹障子歌

長安甲第如雲起千門萬戶煙花裏玉砌朝朝
拆錦叢碧窗夜夜添珠蘂中有名花出上林不
數姚黃與魏紫赤日蒸成海嶠霞香雲亂颭秦
淮水濃妝淡掃各不同腰支朵朵如游龍似向
沉香亭北見遥疑姑射嶺頭逢狂蜂游蝶紛雙
隊舊恨新情劇萬重公子王孫俳惜春秪愁黯

骨隨風塵生綃畫出窮殊態總是當時絕世人風神已寄丹青外筆法難將形似論横斜向背意自得暗想春光錦屏側紅燭高懸舞袖翻銀箏促柱歌聲急張顛草聖應露頂淳于先生可一石不嫌狂客吐車茵花時來醉長千陌

可泉歌贈胡府君

秦中自昔稱陸海太乙終南鎮常在飛泉僅出卦爻山千古靈源鑿真宰狀流直與河洛通龜龍蟠結巢其中圖書已出更渟蓄日月相盪空冥濛英靈特降天水公文章五色今詞宗深山大澤得銀甕明堂法座懸金鏞起家東觀致身早承恩獨視明光草署金傳龔出尚方銀鞍襆帕分天阜歲星浮沉紫微側宦游隨意天南北三峽秋濤楓樹林五湖春水桃花色興酣落筆龍蛇走藻翰江山氣衝斗風采遥凌白傳前循良豈在文翁後平生久與泉石隣朱圉鳥鼠相嶙峋飛流濺瀑時入夢清風颯颯吹綸巾重爲歌曰泉兮泉兮清可以濯纓濁可以灌園縈廻卻抱碧山麓浩蕩疑接天河源佇看霖雨遍六合此泉將與皤谿渭水終乾坤

楞伽精舍同宿東橋顧丈賦歌

干將鏌鋣世罕得虹光熒熒日月側騰躍萬里浮雲空秋水鵜膏淨如拭天生奇器貴斷神龍變化聯兩翼丈人胡爲臥空谷白飯黃精鍊顏色憶昨朝 帝蓬萊宮豸冠繡斧超拜崇太行以北黃河東十郡負弩旌旗紅男兒建節控全晉崤陵白日生雷風挂冠却出金馬門奏書承明辭至尊鹿車手挽載圖籍公卿觀者如雲屯人生一龍還一蛇邵平歸種青門瓜秖今對宿東山下寧知豹藏麞高牙籠也江湖隱淪客窮途骯髒俗眼白乞鉢長依蘭若林吹竽恥入王侯宅中宵獨識少微星百年喜遇文章伯功名富貴亦何有鴻鵠冥冥薄南斗丈人不惜解金龜明朝還醉山中酒

楞伽山夜同何吳二子掃雪烹茗作

楞伽一夜三尺雪疾風項洞茶磨裂五湖粘天凝不流虎豹咆哮萬木折短衣蠟屐荷長帚絕壁巉巖力抖擻支撑桃竹杖兩莖快劚藍田玉數斗何吳二子皆好奇山僧顛倒袈裟披十步回頭五步叫複磴懸崖相把持歸來急試煮玉

法夜半紅爐炙天熱中冷惠麓浪得名金液璚漿果奇絶嵇康自是餐霞人管城食肉骨相屯且須痛飲盡七盌鏟鼎山林安足論

池州章汝愚家九華山之陽邇來游學吳中盛談峰巒之勝慨然長懷作九華山歌

平生寤寐九華山不謂今逢九華客上談絶巘下瀑泉已覺風雲生兩腋蓮花之峰九十九江海爲池插天碧合水皆千里連荆吳嶙峋四面開旌戟神光絶頂最上頭傳是金仙此蜕骨至今白日虹霓生青天倒映五色石飛流挂磵不知數雷聲霹靂歘龍格散作銀河下五谿東走長江西七澤六月陰崖雪不消三冬琪樹花猶白齋房乞鉢餼紫芝古洞朝元奠瑤席笙鶴嘈嘈空外音麋鹿隊隊雲中跡嗟予濩落無所成狂心時夢升天行名山或有異人遇跪受寶訣求長生浮名詡詡何足戀斥鷃騰躍蒼蠅鳴青鞋布襪已結束桃竹胡藤相柱撑遨遊五嶽從此始他日寧嘶尚子平

午谷山人歌贈周別駕

終南太乙開咸京丹崖繡壁如削成白谷橫通子午道黃河吐洩金天晶高垂鐵鎖猿鳥窄倒插屏障蓮花傾青林漠漠山鬼嘯紫雲隊隊仙人行中有太古巢居人披霞散髮攜道經時窺古洞獲竹簡獨荷長鑱斸茯苓形骸骯髒雜土木胸次錯落羅辰星邇來強起爲赤子飄然乘霓朝　帝庭會稽山水聊佐郡騎驢高嘯窺東溟壯游欲躡子長跡探古快讀秦皇銘當時巖壑依然在芝草琅玕幾樹青興酣叱望長西北眼中簸蕩涇水碧皇子陂邊落日明藍田關外秦雲白谷口子眞謾招隱淸廟明堂須杞石他日功成更拂衣相邀福地燒金液

漢東太守行送沈師感齋先生

漢東太守青瑣賢手持三尺玉案前臯陶筆削蕭相律王法象魏江河懸邇來外補出蘄沔蒼蠅飛飛羣刺天量移自是天子聖槃錯彌彰利器堅汝鄧山川接鄢郢隨州百里桑麻境洛日中原士馬閒青天粉堞旌旗整丈夫腰紱領方州朱幡皂蓋迎新侯長卿昔日行吟處乳燕飛花喧郡樓漢東小兒齊拍手使君下車家灑酒

五馬驕嘶不動塵神龍蟠結耶回首卽今臺閣
羅英髦蕭生雅志歸本朝天球銀甕豈虛擲佇
見明公登九霄

月夜臥湖梁之上詠蘇長公赤壁賦諸
子和而歌之樂也㑹人適致白魚乃遂
觴于松下而賦是詩

長公胸中足磈磊橫歷江山發長慨一時感遇
迹已陳千年古月今猶在古月今人代不同欻
忽浮雲日千態我曹高臥石湖梁髣髴赤壁江
流長長公不死倏來往風馬雲車游帝鄉琅然

夜詠窈窕曲驚起沙上雙鴛鴦四山草木蝟毛
竦星河爲之久低昂綃人無聲老蛟泣水面金
躍蝦蟆光氣酣風急月正午便須一飲傾千觴
白魚出水如人長鸞刀飛割猶倔強三三五五
坐松下倏然落雲陰山涼古來賢達皆如此何
必山林減朝市嵇康不厭黃公壚酈生放誕高
陽里人生有身貴自適枉向侯門躡珠履君不
見夫差宮勾踐壘狐兎紛紛嘯山鬼

上方觀月出歌

南州溽暑醉不醒思臥倒景窺滄溟葛裙兩鬌
跨白鹿直上東山行翠屛翠屛迢迢幾百尺一
幅平湖月東出驪龍弄珠吐復吞橫抹萬里玄
雲屯劃然一躍忽千仞青天掃盪懸金盆巖鳴
谷應海水涌星河射人森欲動翠旗金支交蕩
摩貝闕銀宮光澒洞茫茫塵世愁我心便欲蛻
却蜩蟬形蓬萊方丈在何許驂鸞馭鶴多仙靈
四筵賓客爲起舞禰衡特善漁陽鼓人生反覆
何足憑龍或爲蛇鼠變虎清風明月鎭常在山
川似與人相待勸君滿飲吸金波河橫月落柰
君何

題陳道復谿山障子

天台秀出鴈宕峰削壁飛泉如白龍跳珠散落
四時雨偃蓋反走千尋松陰崕複洞絕地脉明
湖玉鏡開天容山深或聞虎兕鬬日落但有漁
樵逢陳郎不減阮嗣宗雲霓蜷曲蟠其胸黃公
壚頭枕麴臥蹶起掃出金芙蓉高山流水有深
意却思荷蕢還山農

送祝大參遥緒之嶺南

鐃歌鼓吹發吳門玉節牙旗殷粵游總道旬宣
光乃命更傳文采出仙垣仙垣昔日徊翔地鳳

雚宸游簮筆侍嶺南争識歳星臣海外鰲看
玉皇吏尉陀城上望神京秪見台階北斗横桄
榔樹暗玄猿挂荔子花深翡翠鳴丈夫黒髪擁
朱輪出入明廷報　主身慚余偃臥滄江上老
作明時梼散人

流螢篇

熠熠流螢度草堂耿耿銀河秋夜長縈廻拂棟
光難定窈窕穿花𦦨更藏山人書劍黯生塵憔
悴年來白髪新枉將艶采投虚寂却似餘輝借
比鄰流螢流螢殊可憐琉璃甲帳水晶簾映看

寶靨千金笑照看蛾眉百倍妍合徳宫昭陽殿
天人親撲桃花扇幾廻邀得九重歡鳳輦淹留
傳夕箭今日胡為溪水頭風篁烟柳共新秋不
歸天上瓊樓隊却伴山中病客愁

去年此日

去年此日雞籠山臥病禪林長掩關今年此日
越溪上窈窕銀塘楊柳灣孖劍行遊多苦辛何
如只作灌園人東巖桂發露華白北渚荷翻秋
色新秋色盈盈動秋水一片琉璃澄見底雙雙
鸂鶒隱蘆洲隊隊鯈魚戲蘭沚復有秋山千疊

青穹窿靈巖羅畫屛繚繞如圍謝公墅虚無涵
對楊雲亭少年枉汙洛京塵費盡黄金季子貧
乃知窮達皆由命負却山莊薜蘿春

送李別駕之楚雄

含香久列尚書署按節俄題別駕輿江左提封
呉子國滇南夷落楚人墟兩地山川踰萬里王
陽嶮巇天外起王陽叱馭輕千腸諸葛懸軍渡
瀘水王臣出入總賢勞腰間寶劍纏蒼絲紅旗
問俗蠻溪繞翠幰行春瘴嶺高齊雲樓下促離
觴絃管聲中別恨長佇看西南傳異績早囊飛

奏入明光

雲間何元朗暨其弟叔昆過訪山中作

雲間二何豈易得鳳毛鸞翮輝五色少年已驟
曹劉場建安風骨森開張昨來臥病長干里東
呉顧老中丞第瑶窻時得伏枕窺菡萏芙蓉出
秋水空山忽枉李膺舟海帆乍落越溪頭風神
逈覺人如玉林叡兼憐月似鈎清夜論文更漏
永露下時聞羣鶴警當今作者誰騰騫正德嘉
靖追開元李何已擅文章伯斗正指寒光奕奕
憐余衰颯老馬頹捕魚織葦滄江隈騂騮緑耳

却迴顧萬里絶軼無纖埃二何二何眞逸英金鏞球玉自元聲當令雅頌伴姬姒清廟朱絃奏九成

李[illegible]陸叔平冐雪過訪贈歌

山人夜擁蒲團坐萬木風翻鳥巢墮吳山雪暗天嶺迷笠澤水堅虎豺過故人忽動王猷興孤舟力與風相競柴門泥濘一尺深落葉都迷蔣生徑病中把袂喜欲舞登堂一笑春風溫紅爐炙手茗杯熱高談中夜舒琴樽人生離合那可期歲月不待浮雲馳孟公高會投車轄山簡沉

酣倒接䍦古人清狂總如此身外浮名安足齒蒼蒼木石支離生粲粲纓冕當路子乾坤漭蕩萬物均高鵬低鷃皆天眞當年行樂貴適意豈在貂珥丹朱輪與君共醉山中雪梅柳風光已潜洩他日來聽湖上鶯與盡春衣爲君設

山莊多鶯秋來轉劇空堂獨坐悠然有感作

越來溪上柳翩翩無那秋鶯千囀喧繁笙已協銀簧奏鳳𦒖俄驚玉指繁鳳𦒖繁笙曲曲新山堂獨坐黯傷神幾編玄草衆書竊十上烏裘積

旅塵野人那解識宮商忽聽流鶯却斷腸上林死裏花光滿太液池頭柳浪長此中鶯語更嬌妍唱徹新聲入九天宮中百伎停仙樂馬上千官駐玉鞭天上人間總是鶯人生哀樂自多情從今掃却浮名累鎮日鶯歌濁酒傾

顧貞叔冐雨夜過山莊作

憶昨共醉金陵酒酒狂走馬章臺柳趫捷自擬幷州兒雞山武湖入吾手白下清秋一分袂回首龍江傾雪涕君留還弄長干月我歸却抱齊侯瘍偃臥空山春復冬孤雲野鶴對衰容荒村

夜雨雞聲寂絶壑寒颷㵎水淙豈意扁舟下剡溪登堂秉燭思悽迷芙蓉灘上鴛鴦宿篁竹叢中鼯鼠啼昨夜君從銅井來太湖萬頃波濤迴奇峰秀壁一一入耳令我久病心神開與君只訂遊山約萬事悠悠付玄漠老作江湖一散人還勝金門隱方朔

題王叔明仙山障子二首

韓衆騎白鹿松子棲金莖青崕煉玉液紫洞餐晨霞飄颻九芝蓋欻忽五雲車瑶水烟中術蓬山海上家蹇予學道慕長生聞之怛然心膽驚

黃精未花白髮長緱嶺悵望空巒坐登堂忽見仙山障千巖萬壑森相向絕磴巉巗有異人手持靈草彌猴狀松間道士抱犢眠斑麋四五游其前茅齋瀟灑在雲際上有瀑布垂青天對此不覺心神開恍然坐我丹丘隈空中似見青鸞舞耳邊已聽玄猿哀我生我生胡墮塵胡不棲我五嶽之上十洲之濵狂來漫有凌雲氣徒似相如賦大人

其二

廬山五老臨鄱陽上有九疊屏風張香爐籠葱

吐雲氣瀑布矯若驚龍翔層巒複嶺不知數絕頂晴明下烟霧根蟠雄據千里紆襟帶橫開九江注此中靈異多仙跡瑶草琪花冬夏碧琳宮梵宇散其間或有當時避秦客十年欲往心如焚舉翮四觸籠世氛石梁洪井長在夢空中暗禮匡廬君開圖想像名山狀千丈芙蓉插堂上古寺森沈桱柏林平湖滉瀁桃花漲黃鶴山人諧我心丹厓翠壑蟠胸襟從茲拂袖雲林去苔澗冷冷揮玉琴

王子元肅有精廬在虞山下去白雀不數里緘書報之不遇返棹悵然寄以長句

昨來棲臥虞山雲撫枕中宵苦憶君荒涼白雀古蕭寺鐘聲呪梵空林聞朝雲吐呑較蜃氣旭日滉瀁波濤文佛樓岌嶪列峰抱海甸蒼莽孤村分棟花風動雪乍捲麥秋氣爽天無氛緘書報君君不遇孤皇躑躅求其羣聞君山中有精舍面勢正直蓮峰下修篁萬挺球玉鳴懸泉百道飛龍挂房櫳窈窕閒且清花木玲瓏秀而野清風滄蕩堪揮麈白日陰森可銷夏此中廿六爾

靜談玄快讀數過逍遥篇林間飽啜蒼耳飯石上一枕青苔眠不知塵網在何處翩翩自謂瑶臺仙差池萬事總難料振衣欲往空茫然我今暫返溉來溪抱甕山中還灌畦秋高更禮虞山頂期爾縱躡青雲梯

雅宜山人集卷三

雅宜山人集卷四

明吳郡王寵撰

五言律詩一　正德稿

立春日酬蔣子雲寄贈之作

忽此陽春候懷君白雪歌江山孕靈氣鸞鳳吐天和文體中朝變才華此日多長揚陪羽獵賦或寄乎何

陳道復舟訪遂攜同泛二首

我家濠水上落日嘯清流鼓枻慚相問傾杯忝共遊江空時影鴈風蕩半扶鷗恣意乾坤闊蒼橫醉眸

其二

碧海孕明月天河倒列星光從波面湧清逼酒顏醒遠岸依沙白長林卷霧青百年渾得幾行醆莫教停

雪夜宿王祿之書閣

江湖頻甲子雪霰集陽春潦蕩年情迥團欒酒伴親簷花吹卷燭角枕絮連茵處處拈杯戀狂歌愧此身

湖上

望向故山去雲披心亦開蛟龍元不擾木鴈本非材赤日氷湖動青天雪嶂迴百年餘戰勝鷗鷺莫輕猜

隱

心與跡俱隱目隨雲恣行江湖元自闊籠檻任須爭山意猶含雪林歌稍變鶯天涯望春色醉倚越王城

登靈巖絕頂二首

鳳刹翔天外龍宮倚日邊君王罷歌舞我輩白山川翠壁琴臺傍丹楓石洞懸紛紛見麋鹿惝怳梵輪前

其二

氣肅秋如洗山高輿不羣太湖紅浴日林屋翠蒸雲河漢杯中瀉荊蠻掌上分下方鐘磬晚半嶺隔氤氳

錢孔周設燕病不與

菊花傳新酒蘭亭游上才酔吟彤管弄起舞綵屏開獨有楊雄癖空懷袁紹杯紅梅消息近歲晚重裴徊

子重設燕亦不與

長卿聊臥疾芳宴一何頻翠管新迎臘金盤巧闘春插花應笑我舦酒更何人落日南山望蕭蕭頭上巾

雪後石湖與諸友同泛二首

共有丘中好而揚江上舲花潭氷漾綠松嶺雪含青霽色廻銀漢鮮雲卷畫屏子眞歸舊谷爲報北山靈

其二

多才自潦倒孰謂古人無雪照王恭氅雲開范蠡湖故山饒酒伴修竹有行廚且逐林中鹿安能轅下駒

懷蔡師二首

不到碧山久搖心禹洞林江形雄楚粤地險控高深水落魚龍遠天寒橘柚陰巖棲有安石時動白頭吟

其二

牛驥非同皁高賢自絕羣啣杯林屋乳拂袖洞庭雲詞賦山精泣樓臺海勢分侯芭如可教欲受太玄文

與湯子重游虎丘作

武陵不在遠人事故相違雀舫多君興鶯花日夕稀翠憐平水樹紅指麗人衣江山與歌舞一見一魂飛

袁氏新堂成

瀟灑楊雄宅維新君子堂暉光晴日麗高敞夏雲凉上客誇鸚鵡香雛宿鳳凰棟梁君不愧廊廟意難忘

雨

霖雨能催夜窮冬恐不勝高城悲斷角寒楚下饑鷹青海聞傳箭黃河憶度氷龍庭須遠遁神略武皇能

雪後登道山亭

初日散瑤臺丹青雪際開高深分兎死向背寫蓬萊天外峰巒近雲中磴道廻鶯花日夕至莫負此啣杯

歲暮燕諸友

吾黨慕自然狂歌春酒前青氊聊卒歲紅燭樂當年身外皆芻狗杯中有聖賢此生何必問漂泊任皇天

戊寅歲立春日

濩落竟何成江湖春復生百年談笑去萬感物
華驚杯酒青絲送鶯花綠勝迎人生渾得醉安
用爾浮名

病

長卿復何望祗守茂陵田玉曆梅花外春心藥
裹邊聲華渾似夢水月欲窺禪鼎鼎百年内千
金誠可憐

端居

端居何所事盡日對花枝曲院人稀訪輕袍帶
緩垂雲霞幽處得日月靜中私莫笑愚公僻悠

悠興所之

懐顧台州華玉

總道天台守能迴寒谷春島夷通鳥道海市泣
鮫人雲木吟蒼珮山河擁絳輪千年重領郡康
樂是前身

幻住菴作

春水抱林流緣源曲逕幽石牀喧鳥覆霽宇法
雲游寶思虛空發玄機罔象求馮將百年計長
此托靈丘

虎丘東閣

春色馮高望山河指掌開半空環緯象絕地湧
樓臺法雨迎風盡香雲拂霽來登臨千古勝把
酒氣雄哉

送湯二子重遊茅山

餐霞懐往哲采秀歷名山五嶽披雲近三花拂
洞閒鸞歌飄象外鳥篆落巖間日夕望真氣青
牛應駕還

錫山舟中對月

春水無邊闊揚帆月窟遊煙花迷四顧杯酒謔
中流川勢分襟帶檣標犯斗牛平生搖蕩興長

嘯下滄洲

鄭博士官舍夜集

久別情何限相逢各惘然夜堂人影寂春夢燭
花燃縱飲杯無算重臨月正圓百年萍梗迹四
海鬢毫連

登昆陵城

際海通喉舌環都切股肱乾坤危堞倚花柳麗
譙登北拱黃圖壯東來紫氣凝三吳元直斗文
采識飛騰

白氏園燕集

金谷王孫燕名園選日開地藏南國岨花借上林栽峯勢三台象賓遊四海來玉杯淹坐久深媿鄴中才

晉陵夜泊懷鄭博士

入舟渾不樂追憶轉蒼凉帆帶春鷗没汀迎夜雨長百年雙旅鬢一日九廻腸憑藉闌門水西傳淚幾行

望至惠山適雨霽

旭日開春霽殘雲變午霞登臨如有待山水更重華石乳初懸溜流嬰復滿花林中有肥遯吾欲傷生涯

惠山作

鼎食非吾事冷冷氷雪腸煮茶師自得斫展興偏長花氣熏泉竇山形拱石堂江湖自有樂高詠和滄浪

還舟望亭與諸友夜集

叙遊方歷歷惜別更茫茫湖海誰投分雲霄幾鬬行不眠從秉燭忍淚竟霑裳易得窮途感無嫌阮籍狂

還舍作

頗愛嵇生嬾嘗高司馬遊圖經隨意讀山水與神謀舉世悲籠鳥全身學海鷗此生知得遂天地漭悠悠

上巳燕劉復孺

公子娛賓日山陰祓禊朝石欄紅藥并香饌紫芝調茶乳先春鬬雲英弄水嬌世途那可測杯酒漫逍遥

南峯

四月鶯花去重遊似逗春磴危青靄濕郊霽綠苗匀表石天爲闕凌霄地阻塵秋毫臨萬象高處太傷神

一雲寺

古寺傷修篁瓏瓏谷韻長空青搖水殿虛白閟雲房嵐氣山椒潤苔花石筍蒼坐躭清淨樂身世益茫茫

天平山

萬嶺遥蹲伏天平勢自雄翠屏藏洞穴紫霧盪虛空戈戟龍門拱風雲鳥道通蒼蒼殊不极長此鎮吳中

金山寺

山雨踈踈點藤花滿寺門天香披畫室靈影湛
清樽磴接丹臺古碑殘綠字存可憐春草意早
晚遲王孫
枉過諸友
上客光盈座清言北海樽謾勞車結轍深媿席
為門竹雨滋新翠江濤長舊痕百年知已在落
落任乾坤
郊外
萬物總浮寄胡為車馬間雲將心不染川與影
俱閒沮溺自遺世巢由寧買山風光處處好隨

意不知還
寶帶橋
春水桃花色星橋寶帶名鯨吞三島動虹臥五
湖平表裏關形壯東南海勢傾當知題柱者猶
是一書生
畫馬
天上飛龍廐闌西白鼻騧承恩披玉鐙弄影浴
金沙舞獻甘泉酒驕嘶内苑花丹青流落處駑
馬尚堪誇
尹山精舍作

古殿深巖曲朱門碧水開鈴聲衝鳥落幢影拂
雲迴阸入斜丹檻賓迎滑錦苔東來車馬道聊
爾滌浮埃
宿郭漢才舟中題贈
郭泰君何忝同舟愧李膺亂星翻疊浪宿鷺起
迴燈鐘鼓沉沉酌烟花澹澹凝英雄知不數前
路看飛騰
寄題楞伽新竹
問訊楞伽竹東風吹滿林鳥巢春谷暗龍嘯夜
湖深石壁看雲氣山堂坐翠陰平生嵇阮興高

醉聽浮沉
午日
病中聞令節惆悵把榴花碧氣清琮宇朱陽散
錦霞虎形齊佩帶簟影薄籠紗緩酌無妨醉悠
然領物華
懷故山
暮看高士傳夢繞北山棲翠竹搴雲幄丹藤飲
澗霓湖平吞海若谷響和天雞萬事何勞問行
藏志已齊
湖中作

久爲樊籠累彌深山水情風帆凌噴海雲口蕩
虛明塔湧三天近湖高萬象傾秖凝臨海嶠遙
望石梁橫

楞伽竹下

林中開枕簟蒼翠畫屏圍山鳥時窺座榴花乍
點衣清風吹洞越殘露滴霏微依依鶴依然在幽
人胡不歸

聽張二琴

銀燭然清夜瑤琴御上賓鸞皇翔意表山水澹
天眞舞榭窺明月歌梁冪素塵丹心如可寫高

奏暗相親

水

吳國已成澤茫茫雲夢吞山河衝盪激日月感
崩奔積氣翻坤軸長風嘯海門三江神禹跡疏
鑿更誰論

虎丘作

平楚江河漏炎方霖雨繁排雲攀古磴倒景躡
飛軒靈氣通丹穴天風弄綵旛清虛自無暑吾
道貴丘樊

白貞夫舟燕

長沙無那濕河朔好銜杯落日歌鍾發輕風舞
袖迴金塘披菡萏冰鑑出楊梅處處燃紅燭仙
舟未擬回

雨

把酒臨江雨披襟當楚風簟紋搖水際帆影落
樽中赤電騰餘照青霞劃半空新涼殊可醉蕭
灑淨房櫳

送孫太初卜隱苕溪

梅福藏吳市子長游會稽客星南逼斗劍氣上
干霓山水圖經選鸞皇椅竹棲乾坤自無限隨

意草堂低

西山歸汎

川氣晚生涼荷花樽酒香沙明雙鳥白峰暗九
龍蒼斜日睎縣郭輕雲逐去檣傲然如有得高
詠獨揚揚

夏日集徵仲宅

翠竹彈棊處華堂命簟時清虛同志樂蕭灑任
情爲弄水銀牀瀉調冰玉盌滋東林有新月應
得好風吹

子重園亭

溽暑醉如酒薇花喜照人玉盤臨竹洗香饌雜
冰陳紫燕窺雲幕丹霞拖日輪三杯還露頂跣
嬾任吾真

道山亭避暑二首

天上應無暑虛中自御風石林飛結搆金澗泥
𤫊瓏南火朱光歛西山碧氣通劃然長嘯發仙
鶴下崆峒

其二

共賞憑欄樹俱憐嵌石雲挂衣巖翠落欹枕夏
鶯聞湧刹龍宮直翔帆雉堞分高明時可處浩

蕩興難羣

咏徵仲齋中竹

虛心氷雪幹香葉孔鸞巢素壁餘雲氣朱甍卷
露稍風清金石奏節重歲寒交會見昂霄漢誰
能混草茅

溧陽史㳟甫遠致陽羨茶惠山泉

夜發茶山使朝飛乳竇泉況逢春酒渴轉憶竹
林眠鍾鼎非天性煙霞入太玄百年江海癖何
幸賞高賢

黃太倉汝爲宴天妃宮二首

巖邑表東海名侯握篆符自公豐逸豫延賞溢
文儒島日林間吐潮流天外紆平生慕靈氣高
嘯入蓬壺

其二

首夏霽清暉琪花應未飛廻鑾披玉館列桂肅
金屏琴作鸞皇語雲飄龍虎衣山公殊戀賞不
醉且無歸

送吳三敬方之京

季子之上國南冠獵曼纓秋風高隼疾江館候
蟲鳴紫闕天爲帶黃圖玉作京早逢揚得意知

爾賦先成

王侍御敬止園林四首

杜韋天尺五歸臥海東偏玉麈開蓮社金貂貰
酒錢園居馮水竹林觀俯山川竟日雲霞逐冥
心入太玄

其二

共有王猷好同酣修竹林山光雲几淨水色晝
堂侵斷續冬花吐𤫊瓏好鳥吟輞川如有待那
得戀朝簪

其三

郎事罕人力林居常晏然天青雲自媚沙白鳥
相鮮徙倚隨忘返風光各可憐洞中淹日月人
世玩推遷

其四

薄暮臨青閣中流蕩畫橋人煙紛漠漠天闕敞
寥寥日月東西觀亭臺上下搖林深見紅燭側
徑去迢遙

過故友吳嗣業東莊二首

濁世佳公子東林舊飲徒死生俱契闊陵谷重
荒蕪賢聖同芻狗乾坤閱傳符平生醒酒石醉

裹一跏趺

其二

短褐竟長夜青山空玉頹酒杯元水次茶竈只
林間別葉驚秋早歸花點石斑西州門外路今
日誤追攀

秋望

南紀望不極蒼梧秋色來風清炎海沸天決瘴
雲開日月唯高枕江湖對把杯南飛有黃鵠亦
苦塞門迴

袁尚之兄弟山居燕集二首

諸袁挺鸞鶴築館象蓬壺畫閣排雲峻朱堂[illegible]
石蘚傍巖犀玉局倚洞讀靈符日夕琅玕長清
風儼畫圖

其二

留歡方卜夜弄月喜登樓石壁金波動霜天采
暈浮人如剡溪興山作洞庭秋笑殺高陽伴淋
漓倒着裘

端午日

梅雨冥冥墮其如佳節何曉寒欺麗縠香霧鬱
輕羅拂鏡榴花落垂絲縷采多土風觴此日子

亦醉而歌

荷花蕩

解纜芙蓉岸飛觴綠水涯狂悲金縷曲醉隱玉
壺天織女宵期逼銀河浪靜偏挂帆逢七夕若
個是張騫

寄衲衣曉上人并往四韻

金池泉凍石琪樹霰成花人世徒形役雲門自
歲華負齋甎補鉢寒討乞袈裟莫笑縣千結毫
光五色霞

贈唐伯虎

舉世皆羅網憐君獨羽毛百年渾醉舞萬象總
風騷長袖嬌紅燭飛花灑白袍英雄未可料朕
下呂虔刀

寄王儀部欽佩

千年江總宅流水祗依然文物今重見光華逈
出前鳳凰春望外鳷鵲雪殘邊日夕凌雲思新
篇白下傳

月

片月出河漢纖纖新畫眉關山纔辨色烏鵲莫
驚枝玄武光芒爛勾陳指點疑浮雲高不動孤

夜忍相欺

歲暮

茲歲復幾許繁陰鬱不開銅池常捧霤玉礎半
侵苔杳靄日頻晏蒼茫春又來陽烏那可見黃
鵠有餘哀

天界寺

帝里紅樓院翩翩舞轡來江山窺隱見雲物指
昭回石竹開棋局天花送酒杯秋光滿吳楚萬
里一登臺

碧峰寺

慮澹已輕物逍遙唯賞心斷雲留古嶠鳴水[illegible]
空林鳥弄珠旛影秋生玉殿陰翠微經百轉長
嘯有遺音

酌酒與林職方志道

漢署含香嬾匡廬卜社頻碧山兼吏隱秋水照
風神雲幕連修竹輕袍狎故人當杯應爛熳海
內幾陳遵

觀音門

石頭元作壘江海瀉為池百二河山在東西日
月窺雲中悲鼓角天上立旌旗萬歲蓬萊闕無

勞伏數移

觀音閣登眺二首

落落乾坤眼茫茫江漢人名山勞夢寐絕壁掃
嶙峋海氣蒸衣析巖花落酒巾憑闌莫長嘯波
蕩伏龍津

其二

鐵鏁懸崖窄朱甍卷浪流荊吳渾水窟天地亦
浮漚窓湧蓬萊日雲連白帝秋盪胸開萬古吾
道付悠悠

盧龍觀

秋林醼繫馬古洞看彈棊淮海青天瀉鍾山玉殿披鹿塲雲影淨鶴徑石梯危處處飛仙接簫聲不斷吹

三宿巖

山斷雲根露江淘水竇空九疑虛背向八解縱靈瓏日月苔紋古煙嵐屢氣通無由具袍笏空憶米南宮

渡江

漠漠開帆色飄飄犯海雲乾坤流不息今古劃中分倒日窺鮫室晴霄數鶴羣還瞻鳳臺嶺佳氣正氤氳

舟中望焦山

獨折東流勢須知地軸尊山虛蒸日氣沙淺露潮痕玉柱扶天闕銀屛障海門百川勞計會萬古正乾坤

陪顧台州華玉宴虎丘二首

畫刹三秋望朱旗五馬來雲扶閣道出天傍斗城迴氣暖山重霽花迎蒳斛開庾公殊不淺高眺更登臺

其二

置酒臨芳甸調絃出五雲層樓披日觀過雨歛峰文作賦秦公子臨池晉右軍獨慚流落羽叨入鳳凰羣

餞二孔周宅桂花下同酌邢麗文

欵曲傳杯酒參差隱桂叢花繁秋自媚香滿意俱融雲日當軒麗風光別院通淹留嘉樹賞酣暢故人同

張十二子饒山亭二首

野性山林僻高人水竹居焚香躭燕寢臥病習玄虛秀嶺迎賓座閒花落道書逍遥雲物賞人世上皇餘

其二

水作園流寫山飛斷壁來海中三島並天際九華開玉髓窺玄洞清風倚嘯臺習池秋更好頻進菊花杯

海雲寺

名山時訪道絕壑愛觀泉徑隱千重竹林窺一帶天踈花遲候發好鳥洞音傳悟得無生樂行瓶不離禪

第四峰登眺

絶壁巳天半廻峰猶翠微磴危尋蘚迹風引入雲衣野燒孤烟直川光落日霏樵歌渾自好應飽北山薇

月

半暝坐西嶺青天摶月華長林輕捲霧疊浪逈生霞落落山河影飄飄星漢槎漁師下前瀨吹笛遍天涯

酌悟道泉

名泉眞乳穴滴滴滲雲膚白石支丹鼎青山調水符靈仙飡玉法人世獨醒徒長嘯千林竹清

風來五湖

望卞山懷劉元瑞

落日賦招隱懷哉劉伯倫卞山雲不斷苕水色相新鸞鶴諧眞賞瑶華贈美人樵風吹未穩空隔武陵春

上方寺

山水雲門會林篁石道微毫光空翠落花雨瀑泉飛麋鹿參金鏡每皆積寶衣浮湛竟何益轉覺此生非

巖上人房

巖棲三島隔林臥五湖流吐納雲霞逈空濛天地浮鏡機紛入象寶思溥窮幽萬事徒龍蠖無生安所求

鹿飲泉

山似屏風疊谿流鹿飲泉緣源疲磴滑掃石愛雲鮮香雨諸天灑芳林百道穿清風激天籟心賞忽泠然

玄秀樓

山川覽不極日夕庾公樓貞觀虛中揭玄心物外游十州何處所七澤逈同流把酒渾忘我飄

飄只海鷗

毛公壇往包山寺茂林曲塢山水逈互

吾慕飡霞子高高卧翠微五雲翻石壁三秀鬱金扉禹穴藏符近包山擁錫依氤氳亘十里牵葉挂蘿衣

包山寺

石嶺自廻合天開寶樹林雲藏靈影曳風竹磵泉吟白石參龍象青山習道心網羅空繾綣吾意在高深

雪窣

宇宙開澂霽山川泥太虛玄陰時噴薄春色已吹噓鏡徹明河外花繁落木餘梁園今已矣蕭索病相如

雪夏竹堂寺

遠公偏愛客高會兎園才畫室香貂滿天花寶樹開林端迷塹谷象外徹樓臺對此復能醉長歌廿芷萊

雅宜山人集卷四

雅宜山人集卷五

明吳郡王寵撰

嘉靖稿

五言律詩二

和黃勉之懐五岳之作

嵩岳

嵩山有瑤草白玉如膏流何日攀縱嶺相携臥石樓吐雲騰斗極飛翠滿神州笙鶴飄飄去青天子晉遊

泰岳

五岳視侯秩無如東岱尊六龍開御道三觀捫天門舉手蓬萊近盪胸齊魯吞安期煉玉處唯見五雲屯

華岳

每憶仙人掌兼聞玉女峰兩崖夾日月西海出芙蓉窈窕黃河曲蒼茫白帝封手中九節杖恐或化為龍

衡岳

衡峰七十二側出祝融孤秀色浴江海神光照楚吳石開金函笞芝長赤珊瑚何日登真籙腰懸朱雀符

恒岳

玄岳倚北極翠屏千障廻山寒太始雪地閟單于臺石室金膏閟玉華仙掌開儻遇通微子騎二青龍來

首夏同吳文次明湯君子重家兄履約看竹石湖草堂作四首

掃竹天花墜看雲石鏡摩百年渾浪迹一月幾酣歌詞賦雕蟲拙山林習氣多角巾全不整長日臥藤蘿

其二

盤谷藏修竹虛堂吐白雲映空搖水碧面勢坼峯文露頂參龍象冥心入鳥羣金繩如有覺寶地會平分

其三

烏皮聊隱几紫籜漫裁冠曝髮雲門嘯澄懷法界觀風花時點點竹對靜珊珊直作匡山社金池繞絳壇

其四

酒聖能齊物鶯歌解損神雲霞千梃竹江海一畸人淺落遲聞道浮游得采真故山芝朮在終不誤風塵

送陳子魚游齊雲巖

東南饒暑濕宣歙獨高寒秋色千巖競江流一線盤傳香歷金闕掃石拜天壇道氣如君少真堪躡紫鸞

聽琵琶

紫塞傳胡語崑丘學鳳鳴春風吹白雪總是斷腸聲司馬千行淚明妃萬里情當杯愁側耳天外暮雲橫

天王寺竹林

雅志愛雲竹相看如故人璁瓏動風色瀟灑見天真枕簟開新夏鶯花逗晚春欲將疏懶性一問遠公鄰

南峰往北峰

南北峰相直中蟠萬石林諸天飛采翠衆壑異晴陰竟日烟霧拂長風虎豹吟此身飛鳥外散落步虛音

一雲寺

龍宮已灰劫櫺檻自垂檠合沓山形抱璁瓏石筍生流鶯穿葉語老鶴護巢鳴把酒松門坐林

泉無限情

支硎山

支硎特峻秀平地插芙蓉面面開霞壁層層折劍鋒白鵰巢野竹蒼鼠戲長松遠憶道林輩低頭禮數峰

紅蓮盛開漫興二首

藹藹照碧水芙蓉開紫房婥婥倚秋色冉冉下雲光意態風前劇腰支掌上狂芰荷高日影雙浴采鴛鴦

其二

秀色不忍見朝雲疑有無湘妃行拾翠天女笑投壺日映霓裳舉風廻玉袖扶若耶溪更好轉憶向江湖

與諸友賞蓮酣飲達旦

酒思亂花前留歡蠟炬然齊歌綠水曲總是紫霞仙江海逢今夕星辰聚此筵聽雞還起舞誰着祖生鞭

甲申七夕楊子任携酒花下

共結蓮花社相携竹葉樽高枝楨玉盬密蓋翠雲屯大塊吹秋氣明河過雨痕今宵漸不寐閑

道看天孫

同諸公泛石湖遂登草堂燕集二首

秋水何人愛清狂我輩來山光浮掌動湖色盪胸開黃鵠輕千里蒼鷹下九垓平生濟川志擊楫使人哀

其二

五嶽未能去一丘還可棲山童調白鹿野飯射斑雞竹懶宜高臥花狂欲醉迷明時棄巖谷聊得葆天倪

月夜同酌吳祈父

長風吹古月突過海門來桂子帶星落荷花承露開江湖多白屋霄漢有瑤臺寂寞談玄所侯芭共酒杯

即事

漢庭方禮訟魯國自儒冠肉食雲臺議山居世態看斗斜天駟病江迥蟄龍蟠不願論朝市秋風理釣竿

月

月色太無賴高樓應斷腸乾坤靈影外河漢徒星芒歷歷白榆種冥冥烏鵲行中宵更牢落縣

韓近西堂

秋

吳會總秋水江淮多白雲粼粼麴塵色片片雪
峰文浩蕩蓴鱸興飄飖鸛鵠羣青天一長嘯吾
欲訪茅君

臥病

臥病淼牢落高天月倍明清秋萬感集白髮此
時生老驥窮途擬饑烏子夜城胸中足磈磊澆
酒未能平

得顧憲長華玉書高譽吳中文士然皆

輱軻未達感賦此

長嘯宇宙內何人解愛才海門吞百瀆斗野燭
三台玄豹江東霧黃金天上臺前賢重推轂慚
媿獨駑駘

瘧

病怯齊侯瘧秋生宋玉悲藥囊淹甲子酒盞負
花枝江碧鳥頻浴天青雲對垂登高還幾日搖
蕩北山期

送王子美

帝室五雲外子行如轉蓬關河秋水闊驛路菊

花叢風急盧龍燒霜高碣石鴻金虀調玉鱠還
復念江東

雨

黑入滄江雨紅催碧樹林秋聲楚塞闊殺氣海
門陰鷹隼翻鞲急龍蛇徙宅深壯心慚日月擊
破唾壺吟

雨過

江雨夜來過長空洗更青雲光任錯落鷗態足
娉婷西陸團金氣南山擁翠屏端居羨鴻翼萬
里正冥冥

曉

城烏猶未起吹角滿江東星月秋山白雲霞夜
海紅蠻歌舟檝動野哭井閭空世事催虬箭生
涯只鳥籠

夜酌

久病樽無綠吹燈花吐紅今宵一開盞細雨正
鳴蟲宇宙醯雞似行藏木雁同醉歌齊萬物轉
覺興冥濛

秋髮

秋髮不盈把霜容怯鏡臨形骸真土木骨法合

山林酒興黃公肆悲歌泖首吟紫萸顏色好秋
絕不勝簪
九日病坐江樓二首
早起候雲物秋光渾可憐江山如自喜風日更
相鮮霜薄青楓外天長白鳥邊登高筋力減未
付酒家錢
其二
無限碧山興移時獨倚樓天清五嶺瘴雲結九
疑愁急急南征雁茫茫東逝流壯懷空萬里極
目海門秋

九日聞諸公竹林宴戲簡一首
九日逢秋霽羣賢集酒徒雲林千挺竹玉饌四
腮鱸日落山河淨風高雁鶩呼茱萸都插遍還
少一人無
寄山僧
病起轉不樂南山思舊巢彌增阮籍放休解子
雲嘲枕上百泉響窓中千嶺交題詩道門侶絕
壁為誅茆
送泉上人住持西山天王寺
建幢開福地飛錫下青天呪嶺紅泉出縣燈白

石然太湖航寶筏林屋扣金仙為訪毛公在相
攜入紫烟
寒食
細雨作寒食山風吹李花年光隨燕雀吾道只
龍蛇雲薄三江渚春闈五柳家無官居騎省有
鬢已生華
寓大雲菴贈苡公
趺坐長眉老稜稜插五峰池開通寶筏巢古挂
雲松拄杖胡籐斷袈裟金縷縫經行那出戶堦
蘚自蒙茸

登望湖亭
寶塔孤撐日華亭逈冠山禹功饒震澤吳服拚
荊蠻今古悲歌裏乾坤落照間雄風高處急莫
放酒杯閒
湖上觀晚霞
赤城恥何在標出海雲端寶氣三天湧金沙五
內餐騰光衝白兎散影遂青鸞更憶蓬萊殿仙
人掌上盤
渡江
秋水百川灌雲帆隻翼飛大江雄地紀𢀖日射

天扉表裏黃圖壯東南紫蓋非英雄徂落盡霄
漢仰垂衣

夜讌方山人質父館

短燭謀文讌寒芒炳客星名流酣白社絕翼會
青冥今古誰詞伯江湖只草亭太玄聞已就問
字日盈庭

再次質父韻一首

方也有道士雲臥無窮門不擾蚪龍性渾忘桃
李言大才甘濩落短翮媿飛翻尚怍蒙莊吏栖
栖吏漆園

宿雞鳴山

昔誦北山文今棲鍾阜雲秋林時夜嘯天樂忽
空聞弟子胡麻薦頭陀罽席分那知江海客不
亂衲衣羣

登塔望玄武湖

曉日雞鳴塔秋光玄武湖石鯨吹灝灝天馬浴
虛無太液金溝瀉鍾山玉壘紆載歌 皇祖烈
永寶萬方圖

江夜

江海夜突兀人烟時有無潮聲喧鼎沸月采爛

金鋪地勢中分楚天形半倚吳哀歌撫長劍注
目客星孤

龍江關

荷戟一夫守懸旌千仞餘風雲開壁壘山海護
儲胥御蹕交黃道危譙切紫虛遥憐棄繻者何
日策高車

江中望鍾山

地險雄千古 天王守四夷水當銀漢落雲遶
畫屏移野曠貔貅竈風閑龍虎旗西游有狂客
擊楫大江湄

雞鳴寺

帝城廻北斗古寺冠東山晝剎人天外紅樓日
月間宮花逐吹落死鳥聽經還借問乘車者何
如此閉關

徐將軍園林三首

當代麒麟畫先朝肺腑親鑿池分太液開閣咸
平津羽扇談名理鶡衣列上賓信陵高宴會日
暮擁朱輪

其二

禁城還水竹華館別山林肯信金貂貴能調野

鶴心巖花相映發雲木自虛吟劃對仙人掌翻
疑華嶽陰

其三

夏木成帷幄秋崕駮錦文池翻江外浪亭宿海
東雲客醉分巖散鶯歌隔塢聞鄴中賔從集飛
蓋擁夫君

雷

九月霜氣緊南山中夜雷聲蟠萬嶺下勢劃九
天開突兀蛟龍鬬馮陵風雨來野人錯料事偷
眼望三台

燕徐將軍園林

西第觴公子東園屬上才秋光禁籞接紫氣夾
城開淮水穿林寫鍾山擁座來祇疑天樂奏促
柱送霞杯

江上

客子貪利涉開帆爭暮潮山廻北固壘霞作海
門標怒浪排風立神魚映日跳秦皇竟何在鞭
石未成橋

林屋蔡師衡山文丈偕計北征軺車齊
發敬呈四首

北極開黃道南星占少微大才元瑞世　明主
正宵衣策射麒麟枋天廻日月旂兩賢終特達
窟穴借光輝

其二

海國雙明月天山兩鳳皇南冠誰領袖吾道重
行藏覩閣徵文草虹蜺插劍裝平生寸心赤持
此報明王

其三

對塵青蓮社傳杯修竹林江山摛藻思風雨動
龍吟鄴下偏雄傑周南久滯淫雲門陳古樂清

廟待遺音

其四

祖帳桃花水征旗楓樹林山河千里目師友百
年心舉世誰相假離羣自不禁南飛有黃鵠側
翅一哀吟

夜憩行春橋

夏夜煩林莽星橋躡太虛市朝眞翁狒江海一
蕭疎白露橫空下金波滿意舒王喬殊可挨騰
蹋五雲車

新築石湖草堂二首

山枕五湖水堂開千尌林棟梁天下任鸞鶴野
人心獨揷南峰秀平臨北斗侵吾生嚴邴慕濯
酒一披襟

其二

蘿帶還初服山樽落草堂獻書長不達招隱得
相將勤字芙蓉壁緇經紫翠房百年何自苦袁
劍欲摧藏

劍池

伏檻觀奇壑輕身搏翠屏山虛雲裊裊石闘水
泠泠錯落金凫影翔翔鐵鳳翎風胡去已久神

劍泣精靈

酌陸羽泉

曾甘惠麓水今酌虎丘泉石乳疑飡玉茶經似
草玄登臨悲代謝著作總流傳扶醉下山閣千
林落日懸

瓜步山

瓜步臨江出鍾山不隔雲風濤吹浙瀝沙鳥拂
氤氳北控淮徐阻南瞻斗極分輕帆移過穩把
酒玩峰文

石頭城

玉壘疑連漢牙旗總插雲樓船橫海出斧鉞自
天分龍虎中原氣山河大地文　我皇開日月
萬古淨妖氛

白鷺洲

芳洲多白鷺晴雪點青山翻弄桃花色翩翩故
不還雲霄唯鶴侶人世自鷴班子亦浮游者論
交江海間

入金陵首晤淮海朱振之酌酒作

平生江海氣淮上得朱雲浩蕩天雞舞冥濛野
鶴羣英雄那鼎食宇宙屬人文斗酒長安市蕢

騰擊筑聞

雞鳴山話家兄涵峰

旅食京華邸猶能卜竹林諸天花雨外一逕翠
巖陰風土思歸嘆雲霞出世心鶺鴒飛自好不
覺動長吟

携友生登馮虛閣作二首

鍾山當日月表裏見神州魏闕摹天構長江映
漢流風烟三輔晚雲氣五陵秋恥作窮途哭馮
軒嘯酒儔

其二

山人難偶世大觀一登臺盡核天花綴青林若木栽傳杯河影落拂鏡海圖開會上高峰頂焚香禮上台

席上贈錢二孔周二首

堂上起秋色堦前迷橘林鷃冠將老世鹿柴與寘心點筆風花亂藏書洞壑深鯤鵬與斥鷃寧解問浮沉

其二

共卜淮南隱相逢桂樹留停杯黃葉下鼓瑟白雲流鳥思簾櫳夕天清梁棟秋對君殊廓落江海一虛舟

山中送袁子邦正兼寄永之秋官

二月鳥嚶嚶山家花滿林那看南浦別愁動塞門吟渤海紅雲近居庸紫氣侵惠連應憶我腸斷北來音

奉和少宰崦西徐公省中藤花之作

列殿鈎陳座鳴環玄闥仙詞凝咏紅藥調已入朱絃靈木千年壽繁英四照妍上公垂顧拂長托紫雲邊

阻風白馬湖簡朱振之

白日狂風嘯青天退鷁翻浪高湖色怒鄉近客心燔烟火迸淮甸雲霾滁海門故人一水隔愁絕浣花村

泛湖同蔣子雲作

湖水淨如拭山嵐青滴衣鈎簾畫圖展把酒晴霞飛孤笛烟中起片帆天際歸知君棄金鼓從此擅漁磯

湖雨作示日宣

萬木黯成雨千崖殊欲秋魚龍呈水戲蝦壁亂雲流蓬累棲窮士天心共海鷗侯生居語汝吾道在滄洲

自石湖至橫塘山水廻合可賞二首

山水繡相錯清暉如可餐峰形分塢塢沙曲擁灘灘西蕩荷香拂南屏秋氣寒嘯歌終日裏懶散不簪冠

其二

人家叢水竹厥土沃塗泥澤逕菱花覆霞莊稻葉齊漁人千網集閘士五雲栖草屩長林下持編且牧羝

山院荷花並開作

一艷絶世立雙嬌入鏡開眞堪金屋貯疑是鈞
天來院静似欲語風回如更猜綵雲空錯落流
恨遶陽臺

溪上

日落半天紫秋高千嶺蒼巾裳淨水碧桑竹檠
霞光鷺散鶩巖雪虹飛恍石梁毿毿一溪柳園
覆野人莊

雨坐石湖草堂

坐對南山雨高棲北院雲堂虛飛竹翠霧暗失
峰文谷響嵒中應濤音天外聞名香散寶冊浩

思歪氛氳

午

日午閒關臥白雲空院幽鶯啼不離竹山氣忽
横秋簷宇清虛入軒窗紫翠浮巖端有桂樹此
地可淹留

客至

客至纓冠懶堂開拂薜幽池荷紛歛夕巖竹競
鳴秋藻思飄霞外青錢挂杖頭寒余江海士言
挨鳳皇遊

春日山中

水綠天澂霽山青花斬新薄衣初試屐駞酒任
欹巾　聖世支離客泥塗甲子春放歌林木動
巖臥有眞人

觀水漲二首

翠浪欻然涌石湖千頃開氣呑具區數掌弄吳
王臺山向鏡中出帆從天上來曾逢問津者河
漢幾年回

其二

手持秋水篇散髮對平川日出海門近天低象
緯懸人行石鏡裡鷗舞浪花前余亦挂帆去蓬

山朝列仙

次韻馬司成賦孫中允松江園居三首

園接九峰翠池分三泖波青嵒隱叢桂白日臥
高蘿林曉霞光粲窗寒竹蔭多金華榮侍從那
得戀漁蓑

其二

潮落門前浦雲連海上山丹崖觀化静紫洞著
書閒松雜瑶流響苔生錦石頬蓬壺在几席窮
日任躋攀

其三

層臺披日觀複館淨霞居石室讐編暇庭闈戲
綵餘池翻逸少研璧隱馬遷書盡遺區中累來
觀濠上漁

寺游

秋色滿諸天秋湖蕩梵筵香從霞外落思入定
中玄芝饌延狂客松龕兀酒禪欲知清淨賞萬
竹映飛泉

雨後集諸子

雨聲催木葉秋序迫桒萸林吼風傳谷山蒸雲
起湖客題幽澗竹人老故山蕪不盡窮途恨狂

歌擊唾壺

文内翰徵仲攜秋蘭過山齋作

美人涉秋水結我紫蘭心雜佩耀奇服幽香披
道襟窓虛山翠積石古澗藤陰坐對忘言久臨
風揮玉琴

上海董子元夜訪山莊作

遠客舟初繫田園菊正開古堂秋霧集幽壑夜
聲哀花豔驚燒燭山空靜舉杯草玄吾豈敢應
媿問奇來

楊虞部子任過山中

愛爾羽儀好慰吾江海思新銜題粉署初命出
彤墀野墅芙蓉發山堂菊蕊遲丁寧一卮酒莫
自負明時

張子月鹿自海上遠訪越谿莊觴之芙
蓉灘作

挂席翔雲海看山到越谿千崖肅秋氣一塢靜
霞棲鶴舞山人醉花繁坐客迷臥痾經歲久爲
爾強扶藜

丘中二首

沙際一羣鶴丘中獨隱家川明霞散綺巖馥桂

交花山愛秋嵐紫人憐霜鬢華將隨勾漏令學
道訪丹砂

其二

竹覆愚公谷鶯啼謝客巖秋華粲禾黍晚霧沐
楓杉列岫蹤高館垂楊拂過帆焚香北牕下危
坐讀仙函

晚過竹院

竹院迷青靄祇園橫翠微松門晚霞抱雲壁秋
花飛湖迴習池似臺荒吳苑非蒼茫暝蘿合還
趂漁樵歸

霽

獨鶴舞空院明霞齋逐天林踈秋色淨野曠曉
風鮮巖樓交香桂窓低透瀑泉山樓成偃蹇孤
貞自冷然

中秋對月懷長公作

林壑清輝夜巉巃白露秋湖翻珠吐斗天迥玉
成樓一鏡千山徹孤輪萬里周不知王子晉何
處鳳笙遊

十六夜對月

玉魄當空滿銀潢拂迥流山河靈影動今古鏡

光道萬壑星翻彩千林對嶺秋今宵駕玄鶴遊
徧五城樓

秋曉

花露曉猶泫鶯歌秋轉繁白雲舒四望朱槿照
中園晶瑩天光徹悽清野聽喧唯應待鸞鶴玉
洞去朝元

碧峰禪師葺雅宜行窩作

祇苑湖音接旃林海氣虛花餘春鳥弄山變夏
雲舒大地鷗鶴隱清時水竹居樓霞處處好隨
興是吾廬

霽

林霽鳥聲樂池平魚藻繁南原一以眺詎諳參
花翻靜讀高僧傳閒書大士旛何如謝康樂養
疾在中園

午

午篆轉桐日山齋飄楝花飛塵綠水隔俗駕碧
山遮臥看盤空鶴飢來出海霞翛然清五內秖
待長金沙

曉

曉日明鮫浦晴雲拂鸛巢天清飛澗響閣迥亂

峰交海對龍荒戍墟烟澹遠郊行藏摠蘭若一
任子雲嘲

雨

香雨濕金沙輕陰澈日華山蒸飛殿霧海潤簇
樓霞地僻喧啼鳥林深尚落花載窺清淨理畢
志梵王家

寺晝

綠樹陰陰合清池湛湛平繙經談孔雀抛卷聽
流鶯日映金輪轉雲依芝蓋生冷然慧門賞玄
覽自虛明

河陽良上人饋松英

蜂房攀蜜髓彼壁掃松花遠饋餐霞子猶餘春
露華泉香石鏄乳鼎熟雨前茶不羨朱門肉還
來就釋迦

晏起

野淨露光沃簷虛池影瀰幽人日晏起好鳥窓
中言遶舍對如幄當門山作藩孤村隔流水何
異桃花源

種豆

捨身白雀寺老作灌園人土裛黿湖潤山藏曲
塢春日高榴發采風暢豈惟新濁酒荷鋤倦長
歌滄海濱

雨夜日宣正上人集寺居

微雨潤虞麓空霓出海雲散花窺戶入清梵雜
濤聞嵐重香凝濕林昏鳥喚羣共來修淨業讀
盡馬馳文

雅宜山人集卷五

雅宜山人集卷六

明吳郡王寵

正德稿

七言律詩一

上大學士守谿王公四首

淮海維揚數具區咸池靈氣括人俱題輿入座
璣衡轉端委　三朝日月扶志決皐夔勤袞職
學宗姬姒翮文謨石渠金馬從容地玉几憑虛
聖眷殊

其二

昭代文華七葉光天人鞶會冀　先皇河圖啟
琰台階列大呂黃鍾閟廟揚千古晶英躔斗宿
萬年禮樂盛明良橋山玉殿松楸拱元老儀刑
肅典常

其三

威鳳冥翔萬里毛青山閒曳白雲袍五湖下上
大池迥一柱東南日觀高玉洞朝霞飡石乳璜
溪秋水弄漁舠謝公不倦林泉賞無那蒼生屬
望勞

其四

天上縣車秉哲尊星移右嵋龍門泰山不動

羣峯迭滄海無倪萬壑奔台來提携𩲡淬礪草茅淪落帳乾坤車堂曲讌旌旆倚滄蕩春風煦酒樽

寄贈劉按察元瑞

銅柱參天高掛冠五湖龍蟄去漫漫井南流寓嗟王粲吾道行藏卜謝安白晝豺狼人立鬬碧山猿鶴笏支看雲飛玉峙輸公輩笑爾冲冲行路難

彭蠡四首

彭蠡當年勤我師　高皇親秉白旄麾荆人久已共王祭劉濞翻然扳漢旗海內河山朝北斗帳前龍虎殿南維爾曹撲滅須臾事不動綃衣萬古垂

其二

匡廬扳翠對南昌赤土苞茅削尚方王庶故應雄楚粤殿親曾見錫琳琅金縢自足安天下寶玦空憐泣路傍骨肉相離非浪計忠良努力在諸王

其三

褰帷杖鉞中丞寄秖甲分旄守令趨殺氣横衝昏翼軫羽書飛急颭江湖臨川取道朱旗閃安慶勤王玉壘孤巢穴已傾師未捷千年劉李笑兵圖

其四

江左羣龍萃吉安指揮能事氣衝冠吾儒未必皆籩豆門閫于今盡綺紈天下安危公等在殿中台衮史書看獨憐孫許今祠廟永夜丹心貫斗寒

南都三首

萬年曆服開基地入業龍顏有道孫玉輦乘春迴日月朱方修瑞式乾坤寢園恰及櫻桃薦天府猶看御甲存鐵馬汗趨争草昧袗衣端拱奏雲門（五鳳樓有高皇御甲）

其二

錦纜牙檣萬里遊天吳海若翼王舟襄城七聖空迷轍弱水三山未穩流塞北風雲連朔漠周南節鉞自公侯兩京角立分形勢居重還須扼九州

其三

虎旅龍驤捕漠貂飛騰誰數霍嫖姚金繩寳校

超天駟赤羽盤囊射海鵰北虜只今頻欵塞總
戎應得數趨朝仲山吉甫男兒事麟閣雲臺傍
九霄

立秋日

南紀清秋殺氣遥扶桑銅柱峯高標風悲畫角
關山迥雲去蒼梧畢斗搖正憶郊迎虛玉輅卻
愁邊守醉金貂黃河白草蕭蕭去胡馬千羣出
射鵰

夜酌與吳文次明

季子清狂老鶡冠興來把燭過盤餐星窓淡沲

銀河影雨檻霏微玉露團帶索懸衣窮日醉隣
雞野哭萬家殘未聞麾仗抛金甲玄武蒼蒼直
北看

簡文二丈

淪落衣冠尚典刑苦心劇向獨傳經祇今羅網
彌天闊肯道江湖有客星金石風流傳藻翰蓬
壺雲氣逼丹青詞林根抵歸能事人世背騰笑
獨醒

秋懷五首

南紀風雲接素秋淮揚中斷大江流鍾山秀拱

蓬萊殿海日低懸鳷鵲樓羽騎驂驔交扈仗朱
衣呵引翼華輈五陵鞍馬金張籍出入銅龍捲
栔游

其二

露下天清秋氣凋　孝陵松栢葵蕭蕭山河勢
遶朱旗列寢廟神遊絳節朝寶劍夜飛雲氣閃
玉衣晨舉日精搖璿心璣思謨千古只任重華
協聖堯

其三

鳳管龍簫清且悲南徐北固自逶迤海門直指

聯三象日馭巡行逼九疑入討衣冠刓璽綬防
秋兵馬失旌旗長卿諫獵無消息悵望江湖有
所思

其四

澒洞風塵葵未休淒清江漢仲宣樓摩天鴻鵠
終辭網跋浪魚龍岌舟黃竹冷冷連楚澤白
雲冉冉接昭丘金輿玉座千年跡流恨荆揚古
帝州

其五

白帝風高萬古吹百年鼎鼎獨何爲炎方雲霧

乘天逈絶塞星河倒地垂袁紹沉冥應累月長
卿消渴亦多時金莖玉屑飡靈氣碧水丹山結
漫期

新葺草堂簡二三鄰曲

清狂自是躭風竹大隱何須倚市門背郭堂虛
聊習静浣花溪遶卽成村久拚江漢支離臥莫
訝蛟龍窟宅尊北里南鄰供酒伴衹應身世老
清樽

六月十日諸袁攜酒相過

堂上書生擬槁梧一樽衰肺覺全蘇從知袁紹

逃河朔更賞王戎懸酒壚涸轍難忘頻煦沫此
身無賴衹江湖不妨久坐論肝腑紅燭淋漓清
夜徂

虎丘北閣登眺

霽雲斜日晚暉暉開盞山樓坐翠微閣道逈臨
千嶂出海門平指百川歸丹青臺榭還今古錦
繡山河接杜韋佇望快瞻龍虎氣狂歌聊拂芰
荷衣

荅子重枉過草堂兼攜酒肴之作

清夏茅堂霽色鮮紫薇修竹淨娟娟陳平巳愧
淹車馬陶令何須乞酒錢鸛鶴摩空終遠去燕
鶯交語劇相憐閉關不解人間世露頂同參醉
後禪

袁氏山堂雨坐

六月虛堂雨氣浮翠巖卅壑逈生秋雷霆破地
時酣鬬河漢經天却倒流古木蒼藤森自得斑
鳩黃鳥坐交愁羣峰更覺烟嵐外指點陽臺最
上頭

紫薇盛開率爾遣興

江館薇花也解紅玉堂金署五雲中山林鍾鼎

從吾好露蘂風枝訝許同旋有狂蜂縈下上故
臨修竹隱房櫳丹霞赤日心傷麗文章清樽興
不空

酬文丈徵仲寄題草堂之作

周南流落淬無成獨抱枯魚愧此生白日縱酣
遺暑瀑碧天高嘯盪雲行蒼蒼苔竹逃中散片
片飛花病馬卿枉沐瑶篇相問訊草堂蓊起夜
光明

陳氏遐矚樓作

連山大壑赳吳門高閣臨衝紫翠屯河鵲南飛

斜北斗天雞宵舞動朝暾萬家城郭朱甍迴千里風烟碧甸昏愧我難登徐孺榻揭來時倒孟公樽

暑憶故山

炎蒸三伏醉龍鍾湖上青天夢雪峰絕壁上干雲忿吐古巗中洞浪交淙千林皆日藏修竹萬壑披衣倒碧松偏袒科頭時大叫狂來眞欲躡飛龍

紅蓮

紅蓮綠水色相鮮承露金莖婀娜邊霧氣半籠香冉冉日華初傷意娟娟衆中特立分明見掌上陽狂太劇妍却憶驪山行樂秘金鋪玉甃瀉溫泉

雨

七月七日雷雨作三江五湖龍出門機石熒熒天漢濕白榆黯黯晝霾皆清商應律乍蕭灑暑氣蒸雲俄吐吞閣道流虹尋掃霽雙旗中夜度天孫

夢銷夏灣

萬山迴合太湖心玉鏡沉沉天地深鸞鶴難馴

雲螯性蛟龍時動海門吟咸池滉漾扶桑影絕壁冥濛楓樹林千里峭帆驚掣電夢中親指巨鰲簪

懷顧台州華玉

朝天旌斾隔年行迢遞經秋旅鳳城幕府簪纓瞻使節諸侯玉帛後王正龍文五色雲虛遠虎旅千屯月正明賈誼憂勤心獨切庾山蕭瑟賦須成

石湖作

勾吳山水秀西南雲白天青萬嶺含峭壁摶風時捲浪中流濕日忿成嵐金支翠節虛無見貝闕銀宮縹緲參湊湊乾坤祇自役草堂長枕百花潭

楞伽精舍詰子重

精舍橫開千竹林翠微隱瞰石湖陰隔窓雲霧窺青壁入戶山泉寫玉琴向秀眞爲攀鳳侶孔明聊作臥龍吟草衣木食吾徒事江海冥冥進暮心

厚祭師寄詩悠然有懷

高才落落動雲霄采蕨飡芝臥聖朝玄草萬言

林屋閱少微中夜洞湖揺麥風散落䜌皇引度
海虛瞻烏鵲橋解道東山足雲霧肯窈窕石[illegible]
漁樵

伏軛

伏軛長途日月驚雲閑水落澹秋清數聲悲角
麥霄語百丈浮槎犯海行金馬銅駝甘臥病山
雞野鶴解藏名一杯已足黏中散五嶽終期尚
子平

夜飲袁二尚之

檢書燒燭成高宴奪雉呼盧縱酒狂江左英雄

還蹭蹬天南星斗鬱低昂彈歌易下清秋淚燕
寢初凝午夜香萬事無端渾得醉側身天地更
茫茫

子重久不相過奉簡一首

原生當日翳蒿萊端木親曾結駟來總道難淹
佳客座不妨頻喚隔林杯塞門霜霰廻鴻鵠天
下風塵暗虎豺扣角狂歌徒自苦百年襟袍向
誰開

寄鄭博士于漢

氷雪崚嶒把臂時銅盤吐日夜何其銜杯每恨

當年別伏櫪長懷國士知羸馬敝車遭謗怒巨
川喬嶽見襟期漢庭閒却尚書履滄海蕭蕭兩
鬢絲

石湖

石湖秀色那可奈蛾眉掃鏡丹青開飛浪九天
跳牛渚落霞千里臨高臺吳王醉臥不復曉西
施東去何時來當杯未足轉愁夕霜露沾衣鴻
鵠哀

蔡師西山草堂

震澤波濤天地廻百花潭水草堂開只同康樂

披雲臥時許侯芭問字來南極客星浮禹穴中
宵海日見徂徠山林鍾鼎渾何礙白石長歌空
自哀

夜酌與諸公

湖海茫茫雲外迹乾坤落落夢中身浮沉憺世
更懷古出處驚心森會神杜曲委蛇草玄客山
陽酣嘯竹林人百年吾道同盟在達曙狂歌應
自眞

林屋道中

海嶠雲霞虛翠屏閬風吹袂采眞行壺中樓閣

天齊動石上瑶華冬自榮遂有浮丘來馭鶴似
聞子晉解吹笙金庭玉柱千年閟日月崢嶸悵
此生

樓中覧古

帝子樓船天上來渚宮巒殿海中廻山河錦繡
千年觀歌舞風塵萬塋衰澤國魚龍吟落日荊
蠻雲物悵登臺茫茫今古渾無賴直北長安首
重回

縹緲絶頂

絶頂親攀日月行五湖如帶自廻縈山川歷歷
分南服今古茫茫混太清萬里風煙臨海嶠百
年身世悵浮萍未驂鸞鶴雲車遠允坐松杉濁
酒傾

月夜寄城中諸友

白沙翠竹淨江村草閣虛無對海門絶壁金波
湖上下中天珠斗浪崩奔蛟龍隱見林光動島
嶼沉浮水氣吞忽憶高陽諸酒伴劇憐風月限
清尊

玄秀樓雨坐

空濛樓閣淨仙居風雨冥冥鬱太虛浪鼓魚龍
時叫嘯氣蒸山澤恣吹噓茫茫帆色渾無際片
片鷗羣適自如曲檻疎簾雲霧裏浹旬高臥散
琴書

辛巳書事七首

枯庸碣石控胡門玉几由來比極尊閣道逶迤
經海岱天河隱見出崑崙斗間遂識三階列日
下從知九軌奔奠鼎卜郊非浪事萬年圭卣保
文孫

其二

泰陵松柏五雲高再見姬康握赤刀南斗龍文
占王氣中原馳道擁旌旄委裘不亂遺謨遠磐
石相維諦搆牢弘治名臣天憗在元功應數舊
蕭曹

其三

龜食庚庚夏啓光龍顔日角映扶桑　九朝瑰
琰陳東序萬國山河覆職方總道翊麟傳寶籙
卽看天馬度銀潢軒虞落落洪鈞轉矯首滄溟
望八荒

其四

漢水東流夢澤開雲蒸龍變劃爭廻襄城七聖

翔空下少室三花拂駕來河伯寶圖森地軸上公玉冊自中台千秋萬歲應恩沛帳飲歌風擬築臺

其五

明光甲仗下金雞中使星軺降紫泥三殿絲綸垂象麗九霄日月覆盆低雲扶寶鼎黃風穆天遶璣衡舜政齊更青求賢溫語切龍光長指釣璜溪

其六

內侍傳宣總插貂虎賁絲絡迤乘軺爾曹肉食終無賴天下軍輸半巳凋朔雪炎風歸紫極銅駝金馬鬱青霄萬年曆服超三五努力夔龍翊帝堯

其七

曉仗彤雲拂羽旗大行重引漢官儀紫衣簪筆鉤陳肅白虎譚經刻漏遲卽喜春王傳正朔似開天樂奏咸池南星錯落江汜遠北斗瞻依藿食私

答文二丈徵仲見寄之作

偪側乾坤只蟻封短衣觸熱日憧憧山林掃迹

虛雲氣河朔藏真冗酒容顧我遲迴甘尺蠖郎今高臥有人龍踈簾玉篳開臺素瀑水懸崕夢雪峰

山中答子重見贈之作

土木形骸時所賤山川襟抱獨須開卽看氷雪溶溶瀉巳覺鶯花逐逐來海內風塵頻縱酒天涯兄弟幾登臺高陽失侶勞相問谷口揮鋤且未迴

黃葵

雲白天青秋可憐黃葵弄色尤相鮮楚妃結束迴殊衆姑射逢迎疑是仙承露金莖餐沆瀣凌風玉袖鬭嬋娟蕭踈獨映揚雄座物色年華解入玄

七言律詩二　嘉靖稿

夜燕石湖草堂

風竹冷冷虛草堂春星歷歷淨琴張冥棲自許專丘壑痛飲寧辭典鷫鸘歌曲玲瓏花鳥恨舞衣飄杳蘼蘼長十年獻賦頭垂葆明發天台度石梁

山居

山鳥羣飛多好音蒼苔白石浄中林前峰麋鹿窺人過半壁藤蘿礙日陰萬里冥冥黃鵠羽百年落落紫芝心未論戰勝遺朝市遮莫狂歌任陸沉

楞伽山樓

山樓朝日盪雲胸坐見桃花映遠峰黃鳥弄音晴靄靄碧天生媚水溶溶脊梁殿閣丹青古吳粤山河錦繡重謾說平生飛動意十年空聽上方鐘

春半

南山吐氣朝氤氳萬樹桃花和白雲縈空蛺蝶已無數穿葉流鶯凡幾羣獨客琴中哀鶴操野人衣上采霞文天涯兄弟勞相憶春半音書竹未聞

竹

愛汝南墻竹千挺碧巖高下風琤琤羣飛好鳥似人語一片春湖如掌平蒼苔濁酒已忘世落花遊絲空攪情猖狂頗慕蘇門嘯踞石時爲鸞鳳鳴

清明日寄家兄涵峰

清明野寺春風顛忽憶曲江花滿烟燕雲朔雪音書外粤女吳兒蹴踘邊捧日長瞻天北極荷鋤新上瀼西偏五陵豪俠如相問豐草長林只醉眠

夜話金元宥楊子任吳祈父

月白山青花夜明斗斜人語鵲枝驚虛空不住雲霞思落魄相期江海情萬里驍騰秪自笑百年潦倒向誰傾他時儻憶山陽社爲問窮途阮步兵

郊臺

酒酣更上吳王臺却憶霓旌萬騎來閱世浮雲千古盡麗天春色五湖開平原細草游麋鹿落日陰風嘯虎豺跋扈飛揚總黃土當筵須罄掌中杯

暮雨登上方

昏黑焉陵到上頭諸天風雨颯高秋千峰楚粤微茫見百瀆東南浩蕩流寓世形骸須縱酒盪胸雲霧幾登樓端居不爲明時恥浪迹將騎黃鵠游

雨

紫薇村邊暮雨急茶䕺嶺上春雷行湖中風浪忽黯慘天畔花枘獨分明當門銀杏總舒葉隔竹班雞時雊鳴忽憶王孫遙萬里山中蘿薜解含情

送袁斯正游茅山

句容削出三茅峰上有三仙騎玉龍華陽洞口瑶華滿貞白祠前春草濃石壁烟霞迎海日天人笙鶴下雲松憐余為采千年藥與子相攜九節笻

憶金陵寺游卻寄劉中丞元端

孔雀壇高落日黃鳳皇臺迥萬山蒼漢家城闕天中起法界雲霞海外翔紅樓石院調仙樂碧澗秋花禮道場卻羨中丞投紱去欲將彤杓附慈航

寄王侍御敬止侍御吳人產于燕嘗使朝鮮賜麟服後以直道謫崖州今老于吳

宮袍錯落紫麒麟曾是 先皇法從臣海外文章傳諫草天南魑魅識星辰荊蠻流寓真吾土燕趙悲歌見古人綠水名園春更好挈壺花下件垂綸

寄徐錦衣君叙

今代麟臺誰第一中山王業照乾坤小宗尚覺貂蟬貴巨室從知德義尊翠竹碧梧光戚里回琴點瑟奏朱門腸斷雞山玄學社萋萋春草憶王孫

曉

日高風細林中眠乳燕斑鳩鳴半天傷春老去怯花鳥痛飲朝來中聖賢流水高山心不競白雲飛絮夢相牽當門柳色青無賴誰為淵明乞酒錢

送郡伯胡公入朝二首

朱旂玉節朝元會金馬銅龍侍從年天上五雲新日月禁中三島舊神仙風塵荏苒周南滯郡邑謳歌洛下傳出入兩朝今仲甫中興九棐在周宣

其二

兩岸旌旗東海頭中流簫鼓使君舟手持絳節朝 天子腰佩銅符亥帝州御柳欲迷鳷鵲觀宮花應繞鳳皇樓 先朝侍從皆伊傅況復

今王夢寐求

寄題袁邦正白蓮草堂

白蓮草堂涇水頭出郭光有林塘幽西山爽氣足遐眺虎阜流雲堪卧游錦軸牙籤春燦爛青藜玄草夜精修江湖已識風雲器壁上龍光看佩鈞

山堂

過雨山堂蒸翠雲四簷藤竹鳥聲聞青天不動峰文圻錦石相鮮澗道分流水桃花眞隔世草衣木食自爲羣籠鵞爲帖闌幽興却憶風流晉

右軍

飲顧貞叔

看竹時過顧辟疆玉盤氷盌出華堂呼盧當識江東俊脱帽寧嫌草聖狂列嶂谿山雲朶朶四筵歌舞月蒼蒼山公自信能騎馬不道城南歸路長

溪上

白鳥青谿蘆葦林日光雲氣晝陰陰江湖已得儵魚樂霄漢空懸鴻鵠心結髮入山非慢世放歌沿瀨有遺音吳宫越舘皆灰劫漁子樵夫自

古今

夏日草堂撤去窓戶肆設簟几清風洞越藤竹交蔭悠然有得作

錦石疎花暑氣清翠巖丹壑夏雲生巳添海燕梁間語直看湖帆鏡裏行四壁驚風弦索響千林修竹簟紋明令人却憶王車騎更覺西山爽氣横

諸友夜燕山亭達曉

白鶴青巖秉燭游石湖星斗映天流多才潦倒如河朔此夕山川即庾樓殿閣鍾鳴蒼靄散海門日躍赤光浮栖栖寧戚何爲者長夜哀歌獨

飯牛

横山下種瓜作

山田犖确苦多沙學種東陵五色瓜激澗即看穿石竹插籬偏自愛藤花囊中未得餐霞法谿上時菑泛海槎長日輟耕無一事只須牛角挂南華

伐竹

空山伐竹聲丁丁恰有黃鸝相和鳴前峰雲起思俱逸滿座風生身欲輕支遁買山非遯隱季

胥耽酒不須名平生浪迹思江漢欲作天台遊
暑行

端陽過錢二孔周

爲愛堂前嘉樹林脩然如坐翠微陰閑門丘壑
堪忘世觸目禽魚總會心縱酒尚憐豪士態擊
壺休詠白頭吟榴花艾葉催時序甲子泥塗已
陸沉

還山作

臥病擁塞夫差城却如野鹿麋長纓荷花菱葉
已秋色白鷺青山非世情竹裏僧廚蒼耳飯江

東客思紫蓴羹葛巾不蔽蕭蕭髮高臥長懷漉
酒生

岳公房古藤石壁清陰可憩

石壁橫開蒼玉屏古藤蜷曲似龍形林篁背日
寒蕭颯洞壑興雲晝杳冥采葛時聞歌隱隱枕
流長愛耳冷冷支離不願論鍾鼎白日山中煑
茯苓

立秋

黃竹白雲淒巳秋中天大火欲西流著書自信
山林拙躭酒都忘日月遒鵾鵬翮騰荊楚闊魚
龍湲瀲洞湖浮清風似減文園渴荷策將期廬
霍遊

題元賔書齋

書齋白日有雲氣臥看參天雙杏林布衾陶器
甘鼎食流水高山鏘玉音簷下鹿麋時寓宿洞
中鸞鶴幾招尋西鄰濁酒荷鋤倦與汝賡歌梁
甫吟

湖夜

水月蒼蒼相蕩摩四天風起碎星河狂來直欲
呑雲夢老去寧辭着芰荷綠酒濃斟時嘯傲青

山作伴夜行歌金輿玉座千年事腸斷吳江東
逝波

晚

翠竹紅霞霽景鮮週天日月見雙懸解衣槃礴
龍鱗石露頂蕭疎玉屑泉多病馬卿真慢世長
齋蘇晉欲逃禪江湖何處無魚稻休問唐生躍
馬年

得維揚朱大参升之暨其弟振之子
价書賦寄

鄴中父子總超倫謝家兄弟尤翩蹮德星一族

射淮水琅玕幾尌生藍田鏗鎗恰中清廟瑟博
雅宜抽金匱緗鷞鶵鸑鷟當江海我輩且泛鴟
夷船

甲申七夕予任携酒賞蓮迄今丙戌三
七夕矣予任臥病獨坐花下悵然有感
而賦是詩

憶昔秋携花下樽草堂白晝雨翻盆多情却臥
維摩榻國色猶誇處士村三伏炎蒸稀見面百
年離合幾消寬雄飛雌伏須臾事擊劍悲歌強
白吞

送顧介臣入南雍

雞山下瞰玄武湖碧水如玉流金鋪彤宮紺殿
日月麗冊府儒林江海紆羨子飛騰鵬鶚急嗟
余濩落蛇龍俱圖南萬里望努力入關便棄終
生繻

和文待詔懷昭慶寺之作

明光起草五雲邊猶憶同參雪竇禪花雨石牀
聽說法竹林茶鼎愛談玄拂衣未許還廬社飛
夢時能墮輞川借問　玉皇香案吏何如兜率
鍊形仙

七月

七月流火雲英英渚青沙白湖水明炎氣掃蕩
日月朗風物蕭疎天地清萬里飛鴻時目送一
杯鰕菜足生平秋山木落見東海若個從余攀
赤城

雨

秋堂雨坐竹千林空谷琤琤哀玉音宿霧籠
園合沓吐雲山壁映蕭森花枝沾濕鷺交坐水
國蒼茫龍或吟咄咄書空無限意潘郎今已二
毛侵

山中

西山木落秋已分千峰萬峰新霽交望中澹澹
入無色空外泠泠如有聞白羽低翻碧湖水蒼
松靜度青天雲茹芝采蕨有高士擊節長謠鸞
鶴羣

登吳山作

叢篁古檜陰萋萋斗然一道青雲梯太湖杯傾
兩山小一水線曲千峰齊林端風色怯虎豹石
上泉聲逢鹿麛誅茅絕壁吾有意耶與山翁時
祝雞

題山人家

山人抱甕石湖陰苦竹藤花客作林顧汝眞成麋鹿性令余消盡市朝心遶門流水禽魚得入座東山巖壑深漸喜浣花成近局短衣高笠白浮沉

病起還山諸友崇酒相慰

閑雲飛鳥一身輕却笑嵇康論養生累月竹林跡酒伴新秋石壁尚流鶯廬山結屋狂司馬江左逃名醉步兵寄跡乾坤何足問玉杯銀榼為君傾

諸友携酒餞過越溪

子雲宅邊時載酒杜老墻頭多濁醪風流迥集高陽侶衰颯慚非北海豪病起漫扶蒼竹杖醉中相把白雲袍柴門不斷青山屏坐看千崕秋氣高

衡山内翰許舫過越溪奉問一首

焚魚學士往不返㧞垣空瑣梧桐陰青簾白舫蕩秋色菱葉荷花懷好音今日碧山眞不負何時丹壑辱相尋荷鋤自理蔣生徑高樹嚶嚶黃鳥吟

夏日錢二孔周瑛上人過集

丈人晚就招提隱支遁還添名士流訪我桃花嵓下客攀翻天鏡閣中遊楑林風細琅玕簟雪片氷敲白石甌鶴盖軒車還自熱科頭箕踞乃吾儔

三伏懷家兄作

三伏炎蒸醉如酒十尺荷花高可憐火雲射日轉相亢裂壁含風時灑然多病不堪河朔飲沈冥還憶竹林顛征西旌節翩翩遠腸斷中原羽檄傳

雨

高山吐雲雷出門翻却玉女洗頭盆草堂颯爽動秋色病客穩臥忩朝飧潄潄溪廻五柳拂蒼蒼峰暗九龍蹲蕭條兄弟抛天末空對芙蕖悵消尊

晝寢

青山索居堪永世白日高臥久亾年百年將半未聞道一壑幽栖眞祿光豐草長林獸爭挺清谿錦石魚相忩秋高肺病可消減還上振衣千仞岡

蔣大參子雲文內翰徵仲王祠部直夫過訪山中作

空山臥病披白雲荆扉忽集鸞凰羣客星炯炯在河渚傲吏翩翩遺世氛落日風清玄谷籟平湖雨濯繡峰文野人惟有東林月今夜清光分贈君

諸友攜菊載酒至

菊花滿叢酒滿觴嘉賓奕奕森琳琅蒼松白雲秀絕壁玉凫金雁喧廻塘自疑豪宕類北海轉覺村墅如柴桑齊觀大小總天地且與斥鷃相

翺翔

袁子尚之文子壽承毛子九疇過飲作

高秋爽氣嵐霞新青山入座開嶙峋虛舟川上本無繫濁酒林中還自眞百尺垂楊停燕舫一羣啼鳥變嘉賓諸公自是烟霄侶肯憶支離江海人

臥病書事懷左給事中家兄履約時監軍關西

江湖病客最可憐碧篠紅渠相映鮮長卿偃仰薄宦秋陶令清狂無酒錢未見高褋祠五柞似聞烽火達甘泉繡衣使者銜龍敕日暮關山何處邊

簡袁五永之

翠壁冥濛日吐雲湖中雨色未全分清時自覺山林逸野性偏於鷗鷺羣小艇廻谿期泛鷁夕陽高柳遲論文衰容已謝當壚子他日同阪滄海君

雨後泛湖過楞伽寺

湖上羣峰環翠屏雨餘泉壑杳瓏璁鷗凫故傍山人艇江漢誰占處士星野寺松杉叢古殿竹

林風日淨虛廳空山自結荷衣侶石榻來繙貝葉經

閑居

迷舍扶疎千樹林古堂鶯語晝沈沈山童佐舞調雙鶴病客閒居戲五禽阮籍倡狂讐禮法仲長樂志薄朝簪憑高更覺青冥遠弋者徒聞黃鵠音

席上贈天池山人陸采

天池山人氣宕奇擊筑同酣湖水湄紫髯灑灑飲無算白眼茫茫知是誰門對西山霞日爛坐

臨秋壑澗花垂呼鷹走馬長千里却憶徃遊白
下時
立秋日病起作
病客朝來梳葛巾柴門今日秋風新英英雲朶
白於雪靄靄山光青近人静列圖書千捲竹老
甘溪澗一杯華遠期拂袖名山去玉洞金堂寄
此身
宗伯昭過訪作
盛世徒嗟麟在野空山喜見鳥求聲巖平總葉
人間世郭泰終懸海内名石壁寒雲蒼栝秀霜
林落木紫芝榮相看歳晚堪携手轉見江湖浩

蕩情
山中荅顧中丞華玉見寄之作
湖上秋風吹錦林丹青巖壑逈蕭森鏡中魚鳥
忘機久象外雲霞觸思深濁酒蒼苔頋嬾性高
山流水愧知音清時投紱誰能侶贈爾冥鴻萬
里心
秋日
木落風高征鴈歸渚青沙碧石湖濆山堂颯爽
翛黃菊石磴巉巖掃白雲賈卜君平非辟世閉

門玄晏賓䠒文深林絕壑高眠穩不道雞聲中
夜聞
尚之過飲菊下有作奉同一首
菊花爛熳開滿堂白雲翠壁揺秋光管寧榻静
坐終日陶令籬疎時一觴野鶴向人紛自舞浴
鷗喧渚澹相忘老農餽客唯麄糲秖賞南山萬
疊蒼
壬辰歳至日諸友過飲作
柴門病起逢陽生雲晶日采揺虛明桃花蒸暖
劇欲吐楊柳籠烟殊有情看竹已應憐子敬當
筵總復似公榮越溪春色渾翻動次第風光把

盞迎
九日衡山内翰燕集溪堂有懷涵峰伯
氏
十日風雨今日晴秋湖倒映千峰明溪堂烱烱
德星見㠌壁冥冥嵐翠生風花節序轉姿媚人
物山川稀合并手把萸杯獨惆悵天涯鴻鴈想
南征
劉司空南坦自呂山遠寄松英藥餌
當朝曾插侍中貂步履星辰上紫霄忽憶故山

還拂袖閒臨流水卧吹簫坦林晝雪園松蓋弁
峯春陰長藥茁寄我遠從丹洞口報君惟有白
雲謡

雅宜山人集卷六

雅宜山人集卷七

明吳郡王寵

五言排律一

正德稿

虎丘東溪漾舟

獻策未能遂春山數展遊兩行花對發一鏡水
平流似得桃源去何慚剡曲幽高枝懸幕下落
翠把盃浮擁棹波紋亂迎檣燕語稠雲光披石
磴霽色滿汀洲山簡何辭酒知章况有舟機心
吾已矣舞袖拂沙鷗

石湖作

自得名川勝沿洄殊未窮秋高千嶺出地闊五
湖空古堞雲横雉縣梁影卧虹樓船催畫鼓野
寺落丹楓綺席波光蕩紗牕霧氣通山人何惜
晚歸路使樵風

五言排律二

嘉靖稿

文二丈内翰過山莊作

蔣逕薜蘿合仲園山水園憐君棄金馬數爲訪
荷衣酌醴枯魚爨調羹菰米肥溪溪水華争嶺
嶺秋霞飛林茂鳥聲樂山空人事違静知覲槿
暇歌識采菱歸寄篠盈丹壑高花落翠微相招

桂樹隱共息漢陰機身世杯中物生涯湖上磯
洋洋泌之曲客去掩荊扉

山居即事

静鍊齋心後焚香清燕餘鮮雲常抱石垂楊半
拂渠蘿壁夏陰合槿園秋氣初巖花枕上落山
翠鏡中舒余秉棲霞性頼茲脩竹居人如叔夜
懶道奉老聃虛室有盈觴酒門無結駟車石壁
莓苔古金塘菡萏疎瑶琴山水奏竹簡鳥魚書
陸生卜好畤陶令愛吾廬庭擾冲霄鶴溪翻樂
藻魚不鳴還學鴈全生本類樗巳矣銜茅下眷

言終荷鋤

新秋夜坐

流螢乍拂棟明河初亘天空山今夜坐秋思獨
娟娟衆壑流清響千林迷白煙草蟲喧石壁海
鶴唳芝田默默撫玄化潺潺聞暗泉朱華行巳
矣金氣肅無邊乆叶馬卿疾彌催潘令年浩蕩
風塵裏蹉跎江海前黃金臺縹緲白壁涕潺湲
巳謝先容木徒贈繞朝鞭生平紫芝戀果協青
山緣明發懷禽尚臨風意慨然

遊覽與二三子作

芳挹北山桂飢茹南澗芝悠悠二三子空谷[illegible]
雲期淨業青蓮宇澄懷秋水陂閒來展玉冊興
至引藤巵自取山人適而將玄化窺朝隨野麋
出暮與落霞之龍性誰能擾鷗機本不疑形骸
元土木悔吝延磷緇是節方流火涼飈清我肌
露華盈北渚月采耀前墀松作笙簧聽川將縞
練披酣歌似河朔清燕類南皮若問窮通理蒙
莊吾所師

山居簡湯二子重

山空更秋雨人嬾復懷痾悵矣采芝暮悠然伐

木歌鏡窺潘鬢改室暗范塵多哀響疎櫺度殘
鐘夕靄和峰當蘿戶列泉繞蘚堂過倚樹調玄
鶴臨流弄白鵝崩楂橫斷岸急溜瀉圓波林芳
坐銷歇歲晚將如何

酬張子言寄遊西山之作兼呈王子美

朱子价

茲山拱帝州聞爾麗春遊北枕居庸塞東馳遼
水流金屏障魏闕玉壘壯神丘海日呈仙掌霞
天映石樓龍輿曾此駐鳳吹至今留香刹千巖
起珠林萬壑稠懸泉飛噴玉空樂亂鳴球紅慰

桃花磴青依蘭葉洲九仙芝蓋集三日羽觴浮夜宿星龕靜朝攀霧洞幽采眞隨白鹿望氣識青牛寶思名山發璚章下里酬羊何應共和秥阮本同儔獨有南冠客年年滄海頭

曉

綠荷遥挺蓋紅蕉半卷書秋風一蕭瑟簷影散扶踈宿雨澄氛靄朝陽翔太虛人煙雜魚鳥山翠滿庭除碧委梧桐始紅催菡萏餘天心察羣卉貞性在幽居峰態隨霞變瀾光與日舒莫將憔悴色貽笑楚江漁

雨後

林園過雨後澗壑淙潺潺靜院霞光落虛簷翠影還夕陽時滿竹秋聲併在山銀塘荷葉晚錦石蘚花班壁挂秋琴淨人同野鶴閒傍崖流石乳臨水秀松顔只此自怡悅那知人代閒

七夕與朱子日宣正上人

河橫見機石月靜敞針樓山人不乞巧風物自觴秋衰響激林箜肅氣警衣裘姚孌邑子集清爭野僧留湖練光初動煙綃揲未收停巵聽鶴唳褰幌看螢流有客歌商頌聲如金石遒

五言絕句　　嘉靖稿

秋夕四首

秋風日夜清房櫳有佳色悠然東窓下落落羣松直

其二

山月照石壁爛熳舒金波颾颾梧桐委孤鳳其如何

其三

白露警秋鶴哀音中夜聞瑶琴爲掩奏飛響入青雲

其四

巖扃夜犬吠寥寥人境空羣動皆已息孤嘯深山中

山中折杏花寄元賓

山中杏花開上有黃鸝語折寄同心人相思渺何處

堯峯十二咏　二

半峯亭

孤亭倚翠微青青四山抱期與鹿皮翁石上餐瑶草

清暉軒

康樂戀清暉徘徊碧霞裏而我愛名山學道終巳矣

碧玉沼

山中百道澗噴薄落金池倒見芙蓉碧洋洋堪療飢

觀音巖

攀崖釆石髓躡磴訪金仙鑿鑿香花滿秖疑兜率天

白龍洞

白龍卧巖洞霧雨長冥冥或化白衣老空山來聽經

多景巖

群峰翔龍鳳效奇多景巖道人勞應接長日倚風杉

寶雲井

月照前山寒夜半汲深井鏘然古銅瓶投盡千尋綆

偃蓋松

蒼松偃巖皆屈曲如蟠龍有時風雨來天上聞笙鏞

鐵塔

鐵塔翔雲表飛從海上來瓏瓏七寶碎面面毫光開

玅高峯

獨立峰之巔群山伏在下遨遊青天中雲螭爲我駕

東齋

旭日散高齋離離檀槭影焚香對寶冊古院蒼苔靜

西隱

結菴西岩中落日丹霞爛群峯闇將夕紫翠交麦亂

六言絕句　嘉靖稿

楞伽之麓有堂三楹堂前有竹數百挺竹間有泉余與諸友所游憩而藉以遺世者也掌之者僧方正遂謂之曰古泉上人余倡爲短歌二章諸友和歌之云耳

我輩慚非玄度羡君不減支林古木修篁道院

清泉白石禪心

其二

清夜泠泠琴筑春風片片桃花洗耳直超千古
臨流共演三車

七言絶句一　　正德稿

春盡二首

榮華夢想今何在江海飄零未有涯可惜少年
留不得東風二十五廻花

其二

花枝酒盞獨無因兀坐騰騰過九旬百歲韶華
金不換若爲狼籍此番春

詠馬三首

支公櫪上憐神俊漢武關西產渥洼笑我騰驤
何處用齊雲樓下醉穿花

其二

紫勒紅纓雪色毛可憐驕態點頭高能窺新月
藏朱閣慣惹花枝罥白袍

其三

春色平臨雪際開山河如錦馬頭廻垂鞭杜曲
看花去下鐙臨邛貰酒來

送伍主事疇中

仙吏朝天畫鷁催石湖飛雨錦帆開謝安強爲
蒼生出還戀東山酒伴來

宿龜山三首

海嘯湖傾天日黄片帆指落龜山陽長年三老
遥相問公無渡河且徜徉

其二

湛湛長江楓樹林仙家遥住翠微陰舟中指點
屏風疊天上璁瓏山水音

其三

浪打天門蹙百川風雲澒洞渺無邊未騎白鶴
三山去猶伴沙鷗一宿眠

歸途覽勝追懷遊事八首

雲飛玉立恣奇遊海上三山十二樓此日圖經
窺禹穴他年雞犬卜丹丘

其二

十日窮憔辭碧山片帆輕拂五雲還桃花流水
仙門曲回首重迷銷夏灣

其三

雲作樓臺石作蓮青天不動畫屏鮮棹歌一道

滄浪去指點虛無范蠡船

其四

一柱支撑高浪中丹房石室閟𩇕蘢即看天目雲門對更取峨嵋雪嶺通

其五

千里蓴羮縮項鯿黃甘朱橘不論錢柁樓把酒山川滿高嘯何如李郭仙

其六

東南流水蓄三吳浩蕩排空砥柱扶日月高懸騰寶氣山河長拱衛靈符

其七

七十二峯森插天丹青畫出劇堪憐蛟龍伏窟湖如掌獨掛雲帆向日邊

其八

塹往未償山水志機心慿愧孔鸞群飡芝餌朮他年計睛向空中禮白雲

七言絶句二　　嘉靖稿

湖上八絶句

石湖春色太可憐却似美人明鏡前錦甸平鋪鴨綠水白雲飛動蔚藍天

其二

星橋北掛瀉春流朕出黃山水面浮霞石天青飛練鵲桃花氣暖醉輕鷗

其三

春山面面翠屏開盡繞吳王百尺臺一代霸圖憐燼滅五湖流水恨東廻

其四

越來溪上柳千絲畫鼓游船晚更移一曲紫雲歌越女雙鬟白雪舞吳兒

其五

三月暮春春服成含風疊雪越羅輕生憎乳燕撩春色轉遣飛花蕩酒情

其六

數松㵳落千尺強恰如天際羣龍翔吟風嘯雨中琴瑟大澤深山藏棟梁

其七

登山臨水春將歸獨樹桃花猶未飛玩世繁華亱欻忽後時顏色轉霏微

其八

古木朱藤踈着花淡雲斜日净江沙黃金臺上

無推轂白石山中有歲華

題文待詔山中詩卷

康樂流傳臨海作一時文采媿羊何只今寓直
金鑾裏還憶東山舊薜蘿

丙戌春寓楞伽精舍杏花盛開忽雪霰
交集山僧折枝作供戲效白體賦二絕

山房昨夜杏花開惡霰狂霾橫妬來折取一枝
禪榻畔紙屏聊當避風臺

其二

十載空門苦行深銷除不盡惜花心一枝傾國
渾無賴老衲狂來擊鉢吟

散步楞伽諸院口占短句

高下禪房依碧山花枝纍歷鳥間關風光處處
能牽惹野鶴孤雲不記還

草堂新製紙屏燕坐悠然作

紙屏合沓白雲圍無數風花蹴燕飛縱有道書
拋不讀北山長日閉玄扉

江上望海門雜歌五首

海門日出天蒼涼翠壁紅霞奇錦張羣仙夜飲
西王母清曉雲中騎白羊

其二

手持金策振鈴鈴背插龍泉湛七星累月清齋
餐翠柏數千文字寫黃庭

其三

帝里嵯峨鳷鵲觀仙家律兀金銀臺九天光彩
亂撞射五色雲霞時往來

其四

金山山下龍門開白日波濤萬里雷三老嘯風
輕掣過天吳罔象劃争廻

其五

鞭石仙人去不返青天欲渡愁無梁我今飽掇
金光草耳後生風一日翱

丙戌歲家兄履約釋褐南宮歡喜口號
八絕句

彩帖泥金日下傳蓬門花柳鬭雲煙十年破篋
長楊賦草褐宣呼玉座前

其二

高懸日月黃金榜對列星辰白虎宮即喜今王
頻策士須知江海有孤忠

其三

北極長安廻北斗南天雲樹引南枝曲江風日
渾如錦可遣池塘春草知

其四

天上五城十二樓龍翔豹變玉京游中興九葉
重瞳主黃甲當朝第一流

其五

御柳春風想玉珂宮袍新剪內家羅他時戲彩
高堂上不數山人着芰荷

其六

騄耳驊騮天下奇十年伏櫪幾摧眉騰驤不羨

黃金勒要識龍駒千里姿

其七

平生自許赤心存謂　帝真趨金馬門海日朝
鳴南岳鳳天池春化北溟鯤

其八

磊落衣冠報主身酒壚風竹浸藏真古來麟閣
峥嶸客多是江湖骯髒人

送陳太僕德英歸省閩中四首

三千騄牝蹴天閑光射房星北斗間總道君王
賜顏色特教洗沐武夷山

其二

武夷靈山天下聞曲曲峰巒生紫雲萬疊摩空
將獻壽一星南極正垂文

其三

金魚象笏孔鸞袍御月青天度嶺高孝子忠臣
今豈見山林鍾鼎與蕭騷

其四

南歸應上越王臺繡壁金城一面開莫道浮雲
能蔽日燕闕紫氣正東來

庚寅歲九月廿六日寓治平寺高齋紀

事

高齋盡日看雲生枕上平湖一片明二十年來
長嘯客山中松栢解知名

新築越溪莊薛與忠過訪喜賦三絕句

復領重湖錦繡中翔龍舞鳳下虛空倚天一劍
風雲壯指掌全吳氣勢雄

其二

萬壑千巖當我門風流寧啻浣花村浴鳧飛鷺
停書舫草服黃冠啜瓦盆

其三

桑者閑閑竹嶼深春風蠶月柳成陰黃鸝紫燕
鳴相和此是雲山韶濩音

古泉新齋對丹楓作

紙窗棐几竹間房一樹丹楓倚夕陽啜盡茶甌
猶不去野人偏自戀秋光

秋日過千上人山寮作

石菊菖蒲淨小寮跏趺相對篆烟消冥心久入
空門侶不記人間有市朝

途中作

春盡官河春水生兩行垂柳欲藏鶯離家一月
腸千結解道梁園病馬卿

雅宜山人集卷七

雅宜山人集卷八

明吳郡王　寵　撰

嘉靖稿

七言絕句三

贈錢光祿元抑掛冠還山十首

春明門外王河橋軒騎如龍半下朝總道群公
餞光祿山林鐘鼎各逍遙

其二

太常曾奏數行書野鶴山雞只自如玉冊金章
光使節赤墀青瑣夢蘧廬

其三

美殺漕湖即鏡湖桃花流水入虛無南歸不向
君王乞元是滄浪舊釣徒

其四

芙蓉關下解朝衣白石山中長蕨薇借問季鷹
思玉鱠何如方朔隱金扉

其五

漢主龍飛乘紫霓嚴生苦憶桐廬谿錦袍不易
羊裘暖一壑應將千乘齊

其六

濁酒一杯琴一曲圖書千卷竹千竿江東自古

多高逸不見吳門梁伯鸞

其七

天下山川數會稽千巖萬壑使人迷黃冠敕賜雲霞主別有仙書降紫泥

其八

稜稜骨肉稱山林流水閒雲淨道心芝草琅玕能久壽洞天福地合投簪

其九

玄晏先生好著書懶心久與市朝踈君看黃鵠冥冥去肯羨群鵶腐鼠餘

其十

寵也江湖落魄生玄心時夢釆真行何時共隱屏風疊騎二茆龍朝太清

虎丘送許仲貽

旗亭卮酒送君還去鳥流雲信宿間日暮銷魂此爲別望君重上虎丘山

偶題

飛花一片逐行雲三月韶華忍見君恨殺越來溪上柳萬絲難繫鳳皇群

送叅政可泉胡公五絕

東望海門多五雲牙檣錦纜日邊分仗鉞乃知牧伯貴賜袍新出孔鸞文

其二

虎符連鎮浙西東千里山河錦繡中漢代文宗讓司馬河南治行有吳公

其三

吳門車馬若雲屯看送關西胡使君曾是玉皇香案吏名山處處勒新文

其四

文釆風流天下傳中流蓋鷁仰神仙千篇詩草遺吳郡百里棠陰盡海壖

其五

五嶽七星瞻我公摳衣賓難數趨風百年志業宮墻外千里雲霄涕淚中

桃源縣見桃花作

桃縣桃花千樹新西風惡浪大淮濱故園春色穠於錦腸斷天涯旅泊人

贈丹泉子二首

丹泉上與銀河通百道飛流元氣中複洞懸崖雷隱隱玉蕤瑤草雨濛濛

其二

大滌山人餐紫霞不須勾漏訪丹砂倚天翠壁猿垂飲噴壑銀濤鳥戲花

雪

姑射仙人衣鶴翎空山行雪思冷冷平沙歷亂開銀磧削壁嶔崟掃玉屏

阻風清河寄日宣

誰解清河是濁河出門旬日倦風波越溪柳色重重翠憶汝臨流弄白鵝

憶山莊舊事作

素業湖邊十畝桑柔枝沃若競提筐黃鸝紫燕相將語應識山人舊草堂

寄元賓祈父時二子館于陸墓

長蕩遥連齊女門春來花柳似雲屯羈人枕上江南路昨夜相逢陸墓邨

清明

湖上千家插柳枝清明風日落花時鞦韆蹴踘無情緒禪榻茶烟有鬢絲

寄題袁尚之齋中合歡葵

舞衫疊翠雙廻影宫額塗黃兩鬪新寂寞揚雄玄草室合歡花笑獨眠人

歲暮

青山釀雪長陰陰歲暮蕭條棲北林朱門獸火炙天熱不動袁生高臥心

夜

空山欲雪夜燈孤敗絮蒙頭擁竹爐斗室團圞翻耳熱不知窓外有重湖

月

娟娟霜月夜寒侵宿茶澄湖入望深白笑山中雲卧客一床林影類棲禽

越溪莊作

翠竹黃花湖上村西風喬木撼柴門誰人解識支離子草屩牛衣自牧豚

雞鳴山夜聞笛寄日宣

雙笛飄飄入紫雲空山哀調不堪聞可憐明月人千里摘得梅花特寄君

歲首諸子撫集

歲首江湖雪霰來柴門野客物華催相過莫厭杯千匝此是春風第一迴

初夏

夏木沉沉綠蔭濃後峰鶯語應前峰石床曲几
閒調息消盡浮雲意萬重

夜

山腰小閣夜焚香烟滿平林月滿床十里春湖
明滅外竹枝歌散一天長

新茶

吉日分蜂穀雨晴乳茶芽筍試新烹五侯甲第
誇鑾鼎不識人間有大羹

三月十三日晚霽與日宣侶上人循吳

山麓徐行看杏花作

漠漠春陰睡思慵興來扶策過前峰日斜更倚
風篁磴試望誰家花正濃

其二

宿雨初收麗晚霞江煙涾涾薄籠紗山家翠壁
園春色野客敲門看杏花

雨

南園踈雨看移橙石逕蒼苔舞鶴迎一片笙簫
聽漸遠畫船歸盡晚川平

上巳

錦繡山河碧玉天傾城士女簇花鈿年年祓禊

春湖曲解道江南樂土偏

雨過

軒窓雨過綠交加山鵲羣飛噪晚霞爛熳一番
春夢覺東風時掃日南花

弁公房看牡丹

水瓶香鼎晝垂簾一樹名花繡佛前不似洛陽
姚魏色太清宮裏玉華仙

還山

十日春城醉牡丹酒痕狼籍舞衣殘今朝還入
空門侶白拂徐揮講涅槃

同王子美湖上看月二首

百尺星橋卧綵虹青天飛鏡水涵空憑君看盡
人間月誰似湖山枕簟中

其二

酒榼茶鐺步步隨春江花月夜何其故人明日
京華去任說山公倒接䍦

鶴窩

紅杏花東理鶴窩短墻踈竇護雲蘿百年丘壑
憔悴汝萬里煙霄可柰何

晴

山齋晴日煖蜂遊撲地飛花點點愁隔塢緋
鶯一簇却疑春在水西頭

春夜醉卧偶公房口號

酒後參禪最上乘空山獨夜思騰騰分明記得
前生事曾是楞伽寺裏僧

越溪莊十絕句

湖上堂開參竹林山人日坐翠巖陰百年落落
皇王事一壑冥冥遲暮心

其二

山水廻環隱者栖丹青畫出越來谿千重柳色
鶯難見夾岸桃花客到迷

其三

勾吳名山如錦屏百里合沓廻青冥龍翔鳳跱
盡奇態日夕嵐光朝戶庭

其四

星橋南挂象天河春水桃花湧漫波一曲漁歌
江海調不知淸廟有雲和

其五

翠栢丹楓參政祠衣冠寘從想當時唯餘天鏡
樓中月還與山人照酒巵

其六

古丘盤屈卧龍長何似藍田華子岡落日登臨
一長嘯却驚空谷有鸞凰

其七

吳臺越壘屹相參錦繡山河幾戰酣千古霸圖
狐兔穴野人長弄百花潭

其八

草堂正面湖之陽白日千帆明鏡翔丹崖繡壁
芙蓉圻錦浪文鴛杜若香

其九

茶磨楞伽倚翠微雨花長共白鷗飛東林爲設
淵明酒任客時過舞衲衣

其十

越王城邊高柳陰中有幽人涵道襟酒杯書卷
林間樂煮石餐霞塵外心

冬日二首

列岫盈窓紫翠屯孤烟時起瀼西村日長幽鳥
如琴筑院院松蘿靜掩門

其二

媚眼風光恰似春白沙黃荻水粼粼軒窓遍啓

拋書坐鸞鶴襟期土木人

臘月二十四夜觀野燒二首

山頭野燒似星攢羸得兒童動地歡歲暮風烟
江海思越城橋畔一憑闌

其二

千家然火照田蠶翠壁丹厓燭影含旋喜春風
催節序不知身世老江潭

昨與袁與之談荷花蕩之勝與之云未
識遂賦六絶句呈覽或可當卧遊耳

荷花蕩裏采蓮歸九龍山頭暮靄微輕身倚檝

下前浦花氣人香逐浪飛

其二

青山如屏碧水廻萬朶菡萏參差開歌船舞枻
垂楊畔十里繁華錦繡堆

其三

藕枝如玉翠蓮房白白溪魚紫荇香落日舵樓
傳玉斝掌中平列萬山蒼

其四

蕩裏人家齊賣蓮十五女兒工數錢柴門一片
花如錦野老風前高樹眠

其五

吳王城中十萬家赤日搏空煮紫霞山人散髮
弄秋水自狎鵝羣兼看花

其六

蔣福山瓜賴玉如氷盤削出錦筵舒持杯忽憶
東陵子昨日王侯今荷鋤

春日吳子雨過山居作

雨重烟濃山更深半窗樓閣晝陰陰道書一卷
香凝榻巖翠千層鳥噪林

湖上逢曹子繩之

童子論交二十年舊游淒落已茫然石湖三月
鶯花雨忽漫相逢野寺前

西陲告寧喜家兄還朝五絶句

五月神京喧出師　天王赫怒勦獯夷近臣拜
捧金龍勑大將高懸白虎旗

其二

我明赫赫雷行天萬里折衝香案前半夜胡兒
鳥獸散邊人馬上髑髏懸

其三

紫微舍人尺五天西征書記何翩翩即看玉節

臨闕右旋喜朱衣朝日邊

其四

自古咸陽稱帝州終南萬疊黄河流使節方羊
覽形勝書報山人聊盱遊

其五

秦中魁壘多竒夫深山大澤蛟龍徂籌邊儲將
正今日還有封囊薦剡無

曉起飲蕉露作三首

紅蕉含得金莖露翠葉疑擎仙掌盤一勺靈凝
和玉屑清風颼颼擬騎鸞

其二

毎羨靈仙握石髓嘗聞丹洞吸朝霞我亦山中
餐沆瀣他時五内發金砂

其三

倦城知非食肉相主烈嘗逢石乳流山林鍾鼎
亦何意玩世總作逍遥遊

石民望朱日宣正上人雨集草堂摘芙
蓉作二首

名花綽約映彤簾一院苔痕翠雨霑野老過墻
桑落酒山家留客水精鹽

其二

玉箸流膏紫蟹肥山堂開酸白雲飛柴門静掩
無塵到舞鶴當皆弄雪衣

董子元宅有牡丹名舞青娥賦詩奉乞

見說名園多異花春風春日鬪妍華若爲乞得
青娥舞分取巫山一片霞

張子月鹿彭子孔嘉金子元賓吳子祁
父過越溪莊命酒芙蓉灘作

千朶芙蓉開錦屏長林暮靄青冥冥嘉賓映坐
鸞凰集野老扶藜土木形

秉燭花下再賦一首

銀燭紅粧相映輝美人嬌醉舞羅衣一林香霧
空濛合恰似巫山行雨歸

湖上

群峰合沓錦屏圍樹色泉聲帶晚暉盡日拏舟
無一事平川十里看鷗飛

西齋雨坐與日宣三首

西齋晤語静焚香寂寂山家秋晝長千朶芙蓉
映修竹一聲沙鳥浴迴塘

其二

屈指重陽只三日無那風雨喧秋江茱萸滿枝
菊半吐况復新篘香滿缸

其三

肺氣秋來覺漸蘇此生無志甘江湖左手持螯
右把酒仰天擊缶歌烏烏

越溪芙蓉盛開病不可風童子日摘三
花作供二首

美人縹緲欲凌波日對三花可奈何爲爾多情
更多累紅妝惱殺病維摩

其二

紫薇花花曉露新天姿奇艷絕風塵還疑金谷
園中種何似昭陽殿裏人

冬日過高齋

暫住常爲竟日留此身無繫只虛舟青山百疊
湖千頃肯易人間萬戶侯

蚕忌

鶯老花殘不記春閉門蚕忌動經旬窮簷盡閣
鳴箏女墮地粧成錦繡人

草堂作

紫端新浴墨波香竹覆南軒翠蔭凉一縷爐烟
凝不散數聲鶯語晝偏長

戲簡補之與之

伏枕聞君樂事偏細嬋金鴈捻堪憐何時共醉
桃花塢解盡春衣當酒錢

落花

花枝瞥眼又闌珊誰乞黃金反少丹一院殘紅
堆不掃春風開落兩廻看

課農

風雨冥冥花未濃野人湖上課春農酒酣不見
高陽侶愁殺山齋獨聽鍾

踏青

茶磨山前水似苔紅粧隊隊踏青回衣香花氣
熏人醉蛺蝶蜂兒撲面來

嘉靖癸巳三月晦日將往白雀寺與碧
峯禪師虞山泛舟二首

層巒疊壁映朱簾風軟塵香四月天十里山塘
看不足翠屏合沓午雲鮮

其二

遠公相對靜移舟山似芙蓉水似油白雀白蓮
堪結社送余還過虎溪頭

宿白雀寺二首

木魚聲起梵音長子夜焚香禮道場病客齋心渾不寐萬緣都拂掌空王

其二

繙遍華嚴幾卷經殿堂突兀帶春星此身已習禪林侶破衲枯藤野鶴形

王翁竹泉過訪頗談仙莊之勝贈五絶句

白髮瀟灑葛巾長可愛仙翁鸞鳳章十里相望雲不隔丹泉綠竹午橋莊

其二

短棹經過荷茗爐荒村古寺訪潛夫仙莊自秘長生訣笑我青山調水符

其三

丈人折行意交傾伐木丁丁山鳥鳴玉塵徐揮風骨爽碧瞳相對道心生

其四

偶隨白鹿下仙莊衣上猶餘竹粉香見說萬松森絶壁清風終日奏笙簧

其五

人世分明有洞天野人逸興忽翩翩嵇康久願從王烈石上同餐玉髓泉

白雀返棹李王二子送余過虞山下作六絶句

遶郭圍屏十八里尚湖華蕩舒其前山明水麗照斜日一片天池千朶蓮

其二

芙蓉疊壁錯奇錦琉璃千頃搖青空把酒掀簾一長嘯真堪狂殺米南宮

其三

隨山高下野人家春夏林深不斷花可奈流鶯千百囀陰陰綠樹映紅霞

其四

朱樓紺宇鬱相參倒影斜飛墮碧潭落日畫船搖曳處上風還自樂江南

其五

晴空飛雨灑輕帆倚棹遙臨拂水巖十里煙嵐翠欲滴令人思卧桃花嵒

其六

故人相送且夷猶煙渚微茫起白鷗他日更期

徐孺榻今宵還醉李膺舟

送陳九皐遊金陵二首 臨終作

鳳凰臺高高入雲一匹素練長江分腰間紫氣
動牛斗倚劍長歌遥送君

其二

金城王壁帝王州對起雲中鳷鵲樓看君草就
三都賦遲爾同爲五嶽遊

雅宜山人集卷八

雅宜山人集卷九

明吳郡王寵

賦頌序扣

迎春賦

欣陽和之迴馭穆上皇於東方睠山河以占氣
矠朝霽而蒼蒼澹萬里之風煙靄容與而含光
何芳春之乍臨而膏沐之滂汪也於時皇風載
夷長吏崇規矧三吳之靈境表都會於南陲山
川環帶風氣華靡百花洲上春雲麗烏鵲橋邊
春日遲春雲春日共交輝無數樓臺向景披紛
九衢之紆直貫金城而交馳抗飛梁於螭首跨
綠水之逶迤若個陌頭無擁面若個遊人不解
眉共傳春色天涯至爭道春光今日見龍啣寶
勝飛雙隊鳳吐流蘇拂四垂絫綵花之歷亂紛
羅葉之葳蕤窮前緣於萬態絢丹碧之陸離玉
釵弄影娉婷女紈袴棲香輕薄兒高調遏雲而
羣奏繁絃應手以逞奇莫不目眩神竦耳觸心
悲則有王孫接騎公子交嬉千金換馬尾揺絲
入寶裝鞍光照地飛鞭誤觸綺雖車敲鐙誰知
臺府吏慕鴛鴦之野偶願鸂鶒星而接翅弄袖妝

姸傾身佯醉異目成之我與又恍惚而靡遂雲開朱閣對芙蓉日躬形簾藏翡翠芙容翡翠一時新總是江東絶世人動館娃之春思慕西子之芳塵蟬髩新傳宮掖樣雲光恰似洛波神每嬌羞而掩態或搖曳以呈身翩翩飛燕能輕舉嫋嫋遊龍不可親默含情而未吐恨鬱思以何伸祖道春歸春意濃寧知春到春心亂嘆佳期之寂寞悲年華之屢換朝朝璚圃愛花開夜夜蘭堂看月滿花月娟娟能幾時榮華冉冉嗟將半信春思之飄揚亦春愁之瀰漫年年風景倍

傷春歲歲彫零無故伴於是僕本賤人沉淪江海見沙際之春歸驚天南之歲改紫禁春光不可攀朱顔春色那能待悵日月之易遒撫功名之安在齊雲樓下幾逢春祖是當年原憲貧差池春羽甦黄鳥憔悴春衣懸紫鶉吁嗟乎弱柳絲絲拂建章宮花朶朶艷長楊人生不及春花柳長得天池繞鳳皇

觀物賦

家兄有金鑪朱几各一予觀而愛之因命賦焉其辭曰

信茲物之佳麗超羣美而莫當液金精以鍊質騁寶刀而呈祥文章並發規矩齊良爾其委蛇甲帳燕寢洞房或玄談於素室亦雲會於朱堂隨宜不滯應用無方薦右座之錦席飄南海之奇香丹轂掩色紫蘭罷芳瑶華之器君子之光

參差賦

余聞王卿子美文子壽丞皆善吹簫賦以贈之曰

彼江南兮紫管洞竽節兮條遒掍會介兮象牙爛朱脣兮金鏤承公子兮光御發宮商兮清秋

兔明月兮翔東美要眇兮雲中攜佳人兮燕後宮臨曲池兮伏丹櫳吹激楚兮順揚風霓裳飄飄兮鸞皇若逢紛余去故而就新兮四海焉窮蹇誰留兮中止忽婉孌兮聲靡春寶結兮同心矢偕老兮君子終嘽咲兮縱所之朱顔倏忽兮能不悲人生幾何兮朝露晞歡樂不常兮日月馳安得千秋兮永若斯亂曰繁音促薄兮蕩人心罔象相求兮窮高深神歸來兮勿罔章彷徨四出兮恐弗勝聊逍遙兮澹容與哀中則兮樂不淫

士官侍御史出按遼陽以不阿法抗中貴謫上杭丞再丞崖之都許驛徙知永嘉判高州竟致官歸吳焉公疏朗峻潔博學能文辭遇事踔發當
孝宗朝峩冠簪筆儼然柱下有古直臣風一不當當路意三投炎海折翼而下可畏哉戒途之難也公則茲焉若遺逍遥以嬉乃築室闔閭之城背廨市面水竹斬蕪糞莽取勝自然頗愛潘安仁閒居之篇附于拙者之政寵遂賦之以詡厥事焉其詞曰緊蹇蹇之王臣秉靖恭於爾位企遐風於往哲干青雲而高議際明時以

自奮謂諤諤其無忌冠切雲而直指惟一人之余媢鎮鄙利而鈆刀揮毛嬙都而嫫母恚信人情之翩翻冤愛龔其奚自睇天門之遙遙臣得罪而遠去信犬吠而掉尾虎磨牙而蹲踞怏一斥之不復瀕炎荒而窮馭占巫咸兮則胥决唐生之猶豫爾乃稅鞅故國徊翔首丘豈宇宙之迢遥何余栖栖而倦游我蔭有廬我耕有疇彼季子之奚人逃卷衣於長洲洵伯通之不覊賦五噫而聿適經山川之故墟眷君子而夷猶撫嘉木之蓊翳接吳會之長流羅以為囿言旋于休乃有滄浪之池夢隱之樓臺以遐觀堂則若墅竹栢得眞橘柚皇封郁李張梨櫻胡棠棣蒟蒻荼蘼丹爪緑芊華實駢羅溝塍錯互於是風妍景熙六合澄朗時鳥變聲鮮雲如掌曳山簡之接䍦披王恭之鶴氅良儔言集恣意偃仰修山陰之故事和蘇門之遺響朱果在摘頳鱗挂罔醽醁載浮圖書弘敞信巧拙之何居澹玄心於天壤眄鴻飛之冥冥知下上之决漭彼爰居之逍遥奚鐘鼓之為饗吸元化以潛神漱瑤津而獨往永寤歌於聖明錫萬年之鳩杖

送大學士延陵吳公展墓還　朝頌

遥遥延陵千禩篤祜有聿其興作我　明輔我輔伊何畯德以升維鼎有鉉　天子所馮維北有斗元氣酌斟掌制代言式玉式金臣拜稽首籲天而呼臣則何能先臣是謨龔訓蹈方以幸無辜祿弗代養臣心如劉有最者原交走兎狐乞臣之身我糞我驅　帝曰咨嗟若痌在余汝往欽哉遄而來而璽書煌煌相臣啓行其從如雲東南干征祖考咸喜孝孫歸止神旗豹尾六轡耳耳天平之阡其氣鬱葱翁仲石馬有光如

虹日吉辰良協于著龜鳩我祝宗麗牲于碑考
孫來享載弁球球肩臑胉骼邊鉶以羞有玄有
清其酒思柔降登受胙賚爾思成翼翼孝孫維
王之楨錫之萬年秉國持衡爾駕爾車　天子
爾思孝孫稽首握𥁞涕洟豈不永懷畏此簡書
肅我徒旅敢遑寧居前驅舉燧後乘抗旌注心
紫闥結慮承明如渴如飢軫我皇情胡不夙夜
僕臺倍程維我相臣既孝既忠秉心塞淵以奏
膚公孰不有君孰不有父允矣哲人萬邦作矩
昔周之宣爰有吉甫燕喜孝友載歌于雅於赤

我明主聖臣良穆穆皇皇于周有光小子作頌
誕告多方

方齋袁君六十壽頌

嘉靖丁亥方齋袁君年既六十其子袞與寵同
學書相愛徵所以壽君者於寵君少時與家大
人同學於張先生氏絶相愛也家大人嘗言君
之雅馴自童已超儕輩遠甚同學生不下數十
百人獨君爲高第弟子巘巘巽巽同學生皆嚴
事之惟謹稍長即把握門戶以儒行飭賈業與
專廢舉操奇累羸乘時變化有計然之畫以故

貲用鼎盛而君獨晏如雍容談詠不礙圖史中
歲仕爲崑山監學訓科即謝去事毋極孝與弟
懐雪君雖白首猶如童時下上出入怡怡也可
謂敦嫺孝友篤行君子者矣有子二人從子四
人皆畯挺奇拔鶚峙鸞翔古之八荀五竇莫可
儔焉維君蘄立夙成劫劫自尌葆光蓄祉以庥
後昆天之所以申錫於君者焉可涯已是宜頌
頌曰
河流經天岷嶓吐之有粲琳琅藍田沃之天錫
袁宗維君鍾之君鍾維何亦既孝友奮自童髫

要于白首姁潔好修握我璚玖玉立而頎野鶴
昂昂魁殊秉哲百夫之良如墉斯崇如棟斯強
載拓高門閎譽騰翔翯髦挺發振振麟趾神啓
其冑享有多子駿躍天衢一日千里袞袞公侯
爰卜其始緊君之遺碩大廼延辟彼良農麃蓘
寔先食報于德於萬斯年彼蒼可徵燭微洞玄
豈曰難諶仁者獲焉小子作頌敢告司筵

泰漢文序

嘉靖癸未天水可泉先生來剌我邦憲古振文
式崇化本數進諸生館下追琢礱厲範以矩矱

越明年出所編次秦漢文授之讀旣受卒業寵跽而請曰是編何居先生曰五經其炳矣日月宇宙弗可湮已近古而閎麗者其秦乎其漢之西京乎今士以文進古之制也而業之者弗古是程吾惑焉擿摭經傳苟以儌于有司其尤疵者口耳乎帖括剽裂乎佔僤秦與漢無庸及焉吾怪其涉之流而不飲其源也將浚之使邃闢之使廓而毋用是譾譾促數也文其有倡乎寵曰然則左傳國語尚已何遺焉先生曰左傳國語其旨奥其辭簡其爲書也聯屬而成章經之翼也小子識之爾烏得而選諸寵曰然則西山眞氏之所輯者不既韙乎先生曰夫文也終始有體節奏有變繁簡有裁經緯有章辟之樂焉一音弗備樂弗諧矣吾竊疑其析而不屬也離而不理也懼學者之窺其一而遺其二也寵曰然則東京以後不亦有可録者乎先生曰氣未見其渾也體未見其雅也間有之吾懼學者之作法於凉也故略而僅存焉寵既聞命爲之刋其訛而是正之郡人湯氏愿而好修請以梓梓成寵敬以所聞者載諸首

送大司寇莆田林公還閩序

正德辛巳、今天子旣嗣大歷服曰咨宰臣天旣命予有家亦賚予良弼越在閩粤之野兹惟共工乃諧僉曰休哉則使傒自京師東南馳數千里起家拜公爲工部尚書嚴督之駕公疏辭天子弗允再疏辭再弗允連三疏辭黼席益亟使節交至越明年嘉靖壬午公力疾驅道遷刑部尚書俾帥若屬以掌邦禁居無何公謁告入乞身于朝　天子挽之益牢公弗克起又明年癸未七月上可公行於是天下之士相與議公之出處臆決唱聲各持一談曰方今天下皆進而公獨矯之以退天下皆圜而公獨斲之以方要亦異夫人而已矣則又曰君仁臣恭禮之經也一龍一蛇時之化也公何心哉其視天下如浮雲之飛揚往來於太虛也而天下望之如鳳皇之翔于千仞搏扶揺而弗下也公何心哉之二者皆非也公之心天下之心也夫自結髮入朝弼亮三世德邵功焯屹爲元臣旣巻而懷王鼎重輕彷徉海隅以俟其清旣而際明君覆文石斡旋天機經緯六符調之齊之大羹其和迪

我　高后繼明緝熙千載一時也而公豈自失厥會躭高尚之名而薄金匱之業哉故曰之二者皆非也繄公之行殆必有掣于事而局于時者矣掣則肘不可以運掌局則道不足以廣謀孔孟其猶病諸而獨今之君子乎此所以不得已而行而不能以三年淹也寵不佞何足以窺公而衆言淆亂敢以是折衷焉謹序

送天水胡公序

叙曰自秦郡縣天下而有郡縣吏秦吏大抵皆酷也漢良吏爲盛班固氏傳循酷而吏道備矣余讀循吏傳論考其世未嘗不喟然嘆也葢鉤姦擿伏取威尌聲菸菸乎若揭日月而行者世所稱良也至若風學敦禮植本培化使民回心而嚮道漢吏亦無幾焉夫以循名者猶然而況其下乎我皇明受命溥將疆理萬國循吏如林然窘於期會書牒者繁焉故聖人作而化窒禮樂衰而風微薦紳先生所扼腕也嘉靖癸未吾師天水胡公自皖守徙吳吳啓於泰伯春秋時有季札子游輩與故其民以廉讓文學相高猶有先王風也然瀕海下濕土浮而民惰卒難帖服亦其地然也公下車葺泰伯之宫崇子游之祀廣厲學宫躬帥諸生習射鄉冠祭之禮飭匏絃管祝金玉之器磬折盤辟示以揖讓執經講解與相問難酬荅褒其異者降爲主客之儀不朞月而吳之風泱泱矣夫吳號難治以金穀溢騰賓𠋣狠藉吏隸舞法譸刺叢興也而敎化獨闕焉豈非隆本抑末顛倒無當哉公超然遠覽獨追古之人而與之上下𦹼畫奮以泰伯子游爲必可師而進我吳于三代之列故化易行而功則倍信道不惑之驗彰明也使吏天下郡縣者皆如吏吳之吏王道成矣迺夫廉以遠利明以讞獄詳以理賦嚴以督姦儉以節費恤以柔民皆炳然爲天下稱首而求所以綱維鼓運回斡轉易則唯古之道也故略而弗著焉乃丁亥之秋　聖天子擢公爲山東左參政吳民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公去我乎民將安歸於是其門人王寵識公爲政之大者以序其行以爲他日傳循良者告也

送王子禄之會試詩序

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員折者有璣也

蓄寶之淵必異常流彼漫渙而崩奔者是礫石也已故寶彰于蓄士見于㡬豈待登清廟綴玄冕而後窺其晷曜坐明堂鏘紫幄而後挹其風槩哉王子祿之產于名家胚胎前光出遊鉅人斧藻令德羈貫隷學官弱冠舉于鄉聲華漸起顯庸可俟王子方挾冊從諸生講受偘偘翼翼矩折規旋濯纓清流掃軌塵雜汎濫羣籍操追古人視世之穢汗洪溷不啻鵷鶵之騰于九霄而下睨鴟鳶也即使王子服官盛時鵲起當路其必爲矯矯激揚玉潔珠光而不爲脂韋突梯

自混瓦礫斷斷明矣歲巳丑天下士羣試禮部王子以戊子嘉平月先事北征告別于嘗所來往各爲歌詩以贈之余與王子有一日之長僭引首篇易不云乎素履往無咎王子慎之哉

送給事中陸君浚明校文還朝序

嘉靖戊子　皇帝履大寶之七載也天下士當羣比于鄉廷臣建議以人才國家所急而忝自有司匪明匪慎畯良曷登請以京朝官典文衡便制曰可于是工科給事中吳郡陸君浚明承命典潮之試事事竣還朝其游王寵揖而祝之曰給事　天子肘腋臣也典文重寄也潮天下名藩也是三者世所華豔焉而萃之于君君自諸生卓犖淵偉巳隱然望東南旣連起危科讀書中秘天下想聞其風聲以是握鑑而照操衡而度潮之士無留良矣休哉乎陸君寵竊聞之上臣事君以人其次以身以身者一世之臣也以人者百世之臣也然惟宰相爲能以人唯有司爲能以人有司羅天下之才以致之宰相宰相度德程能以詔王廢置而布在庶官庶官以和百揆以序是宰相與有司之權鈞重也即有

司非明且慎焉天下之才不必盡得相雖聽聽於上無能爲也則有司綦重譬之棟明堂梁清廟楩楠豫樟千尋之名材羅于肆下而工師可擇即所采者皆液樠空中輪囷離奇規矩弗能經斧藻弗能施工師亦柰之何哉夫能取者必能用陸君今日爲良有司能取天下之才矣他日履台握斗進退庶官以弼成我　聖天子之治將不爲賢宰相矣乎是又可占已詩曰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陸君以之又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原缺第十五葉

五扣贈別袁子永之

嘉靖乙酉吳郡袁子永之年二十有四領薦應天第一旣而偕計北上客有觴于道者曰子行矣應龍天飛飈雲爲翼憺怳欻忽摩于無極余焉測子之所際邪願扣子之志況觀流示華實殊軌秦粤異轡久要之言徵于遠詰可乎遂言曰夸夫徇權曲士射利鷙擊鵲起濁世一致取樂當年奔慾逸駟窮靡極曼以明得意子其避諸袁子反視仰臍若無聞者

客曰奮跡南紀悲聲紫闥　天子仄坐羣公扣謁躬策彤墀爛若星月雄壓九服縮頸吐舌高步玉堂致身巘嶭履台踐斗唾手可掇請爲子祝炙手附熱袁子曰遐舉乘風顯宦待時余何心哉

客曰星緯曜天川嶽炳地哲人含靈金精玉思總統前聞妙握能事虎觀增光石渠長價掃蕩雕蟲力振大雅一言九鼎百代夌跨茫茫周秦高視不下淵雲之徒鎔冶渾化願子登壇取威定霸袁子色喜曰華矣雖然僕願食其實也

客曰經緯六符均調八氣大厦構天寰海仰庇玄澤滂流仁風遐被翊我昌明勒功金匱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君子樂之是謂得志辭未及終而袁子曰善

客曰太山峩峩蔚彼孔林載登其堂石磬瑤琴欲往從之道阻且深東望徂徠實勞我心願子停輸爲我躊躇竹簡壁書庶幾啓予勿謂聖遠人抱玄珠袁子奮然曰美哉言乎歲以加矣山有木工則度之我有心客則獲之請綴厥詞以爲我規投文一囊而車騰馬馳矣

雅宜山人集卷九

明吳郡王　寵　撰

雜文

明故承直郎應天府通判祝公行狀

曾祖煥文贈山西布政司左參議
祖顥山西布政司右參政
父瓛

公姓祝氏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祝之先出古太祝以官氏或曰武王封黃帝之後于祝蓋以國氏也春秋時稍見於鄭衛漢有九江祝生歷唐宋多名士而江閩之祝最著其籍長洲也自元大德元祐間有碧山府君者由松江來為漕府經歷陞平江路總管有五丈夫子季九鼎因家焉生子潛潛生景彰景彰生煥文煥文生顥明正統間起家進士官給事中累陞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生瓛娶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武功伯徐公有貞女生公生有殊質絕倫五歲作徑尺大字讀書過目不忘九歲病瘍寢處有古詩一編因偏和之名已隱起稍長益閎肆博洽其于書自六經子史外玄詮釋典稗官

小說之類無所不通旣天才卓踔橫從四溢重以內外二祖咸當代魁儒龍錯夾持浸漬穠沃覃思發藻虎躍龍翔蔚然名家超追百代太僕少卿李公應禎風裁峻整慎與可人時以中書舍人奉使過吳妻之子焉弘治壬子王文恪公典文南畿公遂膺薦文恪以得公為華累試南宮輒不利然聲實益恢典述崇積閉戶掃轍萬言騰湧儒林傳譚寶于隨和當道奇其才將特薦預史事公以獵資僥榮不屑也又數年選知廣東興寧縣興寧民尚譁訐訟牒旁午公至懲其一二尤無良者姦黠斂迹故多盜竄處山谷時出焚劫為民害公設方略捕之一旦獲三十餘輩桴鼓不警土俗婚姻喪祭多違禮疾不迎醫而尚祈禱公皆為條約禁止暇則親涖學官進諸生課試講解嶺之南彬彬嚮風矣嘗攝令南海治之如興寧丙子己卯再鄉試公皆參典文衡得士之盛與有勞焉在嶺南幾五年以當道剡薦陞應天府通判專督財賦公悉力經總民不擾而事集居無何乞身歸築室吳城日華里益事著述洞觀天人或放浪山水間翛然樂

也書法上軌鍾王下視近代晚歲益出入變化
莫可端倪酒酣縱筆神鬼怪幻墨客塡門購之
厚直以嘉靖丙戌十二月二十七日卒距其生
爲天順庚辰十二月六日春秋六十有七妻李
氏封孺人子男二人曰續由進士官給事中累
陞陝西按察司副使次側出幼未名女一人嫁
潮州府經歷王轂禎孫女三人公爲人簡易佚
蕩不耐擬擬守繩法或任性自便目無旁人然
默而好深湛之思濡毫展卷游心玄間窅衆雜
遝凝神反視川奔雲爛捷若宿搆殆天所殊畀

乎生平雖湛浮不覊亦以濩落難偶大觀逍遥
傲睨當時軼出塵壒非可與拘方之士道也毋
徐夫人歿事繼母陳極盡誠孝與人交坦坦無
他腸延奬後進不憚折行尤不喜蓄藏咄嗟揮
霍糞土金帛若其經緯術略局于薄宦曾不僅
試莫能殫述端可慨已所著有祝子通若干卷
祝子罪知若干卷祝子雜若干卷蠶衣一卷浮
物一卷成化間蘇材小纂若干卷野記若干卷
語怪若干卷語怪四編若干卷江海殲渠記一
卷金石契一卷興寧志五卷詩文集六十卷後
集若干卷寵不佞辱公知愛最深輒與其子
副君參摭遺行一二以備采擇辭不詮次莫可
發揚功德惟大君子賜之銘以傳世信後幸甚
謹狀

方齋袁君室韓孺人行狀

君諱鼒字臣器吳邑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
某母俞氏生母趙氏君少警敏授書史輒不難
背誦師里儒張南伯先生同游者無慮百輩獨
嶄出不羣家素儒伯氏教諭君尤踔厲自喜乃
弗售君計門戶支拄棄去即賈服甫冠失怙殖

滋落君與其季懷雪君兩肩相持拖掃地赤立
侮訌日沓枯据有無外彌內縫茹荼履葛矢以
亢宗奉趙氏尤謹毛瑣事弗咨弗敢行善先意
色養母子洩洩樂也久之益厚蓄堂構整秩里
中誦之然弗與弟析白首彌驩中歲諸子挺發
皆童丱絶姿珠駢玉列驚異長老君禮謁鉅人
名師益廣蓄古圖書傳記羣之閈館豐之鼎儀
息游肄讀各有次所君所居爲吳利區率皆買
角逐鶩其奇贏不大競禮讓文術君獨楚楚好
修矩閑尺檢儼以典雅自將數過從四方賢豪

士人稱述名言故實慷慨急難繩纚弗能休人
有過輒面折不作淟涊態人故目之曰方齋子
好吟咏頗識奇字嘗仕爲崑山醫學訓科壽謝
去晩歳結里社以道義相勗月一再集雅歌投
壺雍容醞藉方意其遐享而遽以死也悲夫孺
人諱某姓韓氏父彦哲官德州同知母蔣氏年
十九帰于袁生而凝厚愷祥稱名家女事舅姑
孝處妯娌和方齋君與其季友愛雅稱吳中㩗
柔將美孺人與有力也體素羸多疾内政斬斬
弗少弛教諸子慈不徇義初方齋得瘍疾危孺

人憂之五日不食以嘉靖庚寅二月十七日死
方齋疾益篤以五月二十三日亦死兩喪相繼
婚友匍匐驚赴皆哭之出涕曰二善人亡矣嗚
呼痛哉方齋生成化戊子二月廿二日享年六
十有三孺人生成化乙酉十月廿二日享年六
十有六子二人長即衮領應天府戊子鄉薦娶
盧氏次裘吳縣儒學生娶陳氏女四人適周孝
洸山范相一尚未字孫男二人蘷麟蘷鯉女二
人尚幼寵與衮同閈兩家世相驩家大人視方
齋君兄也於寵爲丈人行諸子辱朝夕游往來

門屏甚狎悉其行不誣君與孺人雖不究遐齡
高朗令終逝矣同帰子姓駿發咸抱國器何憾
矣衮裘崩裂摧頓痛毒彌結豈爲二老人勤一
生以迪子迄享其成而連以不禄卽鍾鼎之養
奚何逮焉此其心殷殷莫解可哀矣衮裘卜以
辛卯十二月十七日葬寶華山先塋之次以孺
人祔惟先生憐而賜之銘以揭二老人之懿行
以慰衮裘之悲使永永托不朽卽衮裘亦何憾
焉謹狀

太學生吳君墓志銘

嘉靖二年九月十五日太學生吳君卒歛之三
月得其年十一月六日葬薦福山感慈塢之原
先是君顧言曰以王寵銘寵與君居同閈也君
齒列大行寔子弟畜我晩更折年輩取下日亟
過從訖數年雅相驩甚君生平名能交鉅人偉
儒自結髪游悉琅琅可數天下有聲者也寵孱
稚懼爲君羞而獨以其死累余其曷敢辭君諱
懼字次明世吳人也高祖可安鳳翔府同知曽
祖伯經太醫院醫士祖澄父朴字世文母周氏
繼王氏盧氏世文君無子選羣從中立君爲後

幼而朗澈受易於賀其榮先生弱冠進隸學官
爲弟子部使者㝡其文餼之廩食數薦京師卽
數弗利以年資入貢太學未卒業而死君綜博
信古耻齪齪事經生佔畢爲文簡奥精深剗去
枝蔓弗以媚時詩清越可誦書法宗顏魯公尤
善鑒古器物書畫飲酒博謔輒纚纚談所經見
奇譎瓌麗有味乎其言之也聞佳山水奮袂導
往嚳狙猱肉顚指而撰雖老以儒窮而賔筵很
藉謡舞擊舁乃有豪貴人態娶李氏繼錢氏子
男二人長增娶賀氏先君卒次封聘楊氏皆錢

出女一人嫁聞詩李出孫男一人文才五歲距
其生爲成化丙戌十月九日春秋五十有八君
任曠不拘酒貲外未嘗問家人生産死而弱息
纍纍無以朝夕天旣嗇其身而忍不豐其後乎
則弟爲之銘銘曰
德則孔嘉而命弗加而年弗遐灝天乎累嗟覍
呱婦嫛孿彼靈車天曷劉斯尚綏有家

序班湯公合葬墓志銘

龍與湯君儒暨其子盤均隸博士爲弟子湯君
雅馴闇闇内修人也盤駿踔父子並著名字乜

是儒喪其父鴻臚公卜葬堯峯未有銘后十年
喪其母鄭碩人將合葬乃自爲狀謁銘於寵寵
讀其書則喟然而嘆曰夫文猶水乎水無源潢
潦爾矣文無自謬悠爾矣夫文猶水乎湯氏再
世𧹞文朗秀而斐則先鴻臚之自也鴻臚公世
吳人諱珪字文潔別號素軒雅善詞翰嘗以詩
謁徐定國定國異之　純皇帝時定國推轂爲
鴻臚寺序班直　文華殿光顯矣居文華以親
老弃其官歸性篤孝親没尤嚴烝嘗享年七十
有七碩人冑長洲諱安字玅安婉若而嫕相鴻

臚公爲好逑亯年八十有七生子一儒吳縣學
生娶陸氏女二嫁賀放計昺孫男一盤領應天
辛卯鄉薦娶陸氏孫女一嫁陸鏜曾孫男一元
曾君子謂鴻臚公於是乎君子矣以親故靡戀
纓紱翛然卷懐卒以遺其後人詩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鴻臚公有焉鴻臚之父濵號順菴大
父彦祥贈大興縣尹母袁碩人公本袁出卽袁
碩人之猶子也順菴翁乞以爲子生正統甲子
閏七月十六日卒正德庚辰十二月二十四日
碩人父信母盧氏生甲子八月二十日卒嘉靖

庚寅十月二十日葬之日爲壬辰十二月廿九
日銘曰
業業文華三光紫微載筆入侍璆珮朱衣亦既
華止言遄其歸有懷二人寧躭瑣闈發不盡藏
殖社彌昌延昌厥胤球玉琳琅烝烝鴻臚淵畜
流光我作銘詩勒之玄堂尚後有徵千禩考祥

張君汝益妻李孺人墓志銘

嘉靖己丑四月庚寅上海張君汝益喪其妻李
孺人卜以卒之年十二月甲申葬曹烏涇之原
祔先姑氏兆謁銘於寵維汝益與寵世雅善寔

耳悉孺人之賢不誣延按其兄祠部君宗文所
爲狀叙而銘之孺人諱素明世松之華亭人曾
祖謙祖常父東封祠部主事母戴安人幼則凝
重寡言笑父母特愛之選所歸得少叅張公家
子鳴謙汝益氏既歸事姑陸恭人及少叅公之
母潘孺人肅有婦道時少叅公令鄱陽潘老弗
能俱留孺人侍少叅公喜曰吾弗能躬養吾母
得吾婦侍無憂矣無何陸卒哭之盡哀獨奉太
孺人操家斬斬有節法少叅公宦遠無內顧心
繼陸以孔孺人事之如陸侍潘凡十載潘卒孺

人哀之亦如陸少叅公歷宦澤潞湖湘間孺人
問訊饋遺使道路相望公既歸老孺人益專意
養及臥疾夫婦相與悲號醫禱無不至踰一年
衣不解脫夕不假寐公卒奉孔恭人尤篤孔得
疾侍婢莫敢嚮邇孺人親爲洗滌弗猒孔卒孺
人以勞遘疾越七月竟死哀哉孺人平居有禮
事少叅公之弟與其妻皆如舅姑禮相其夫事
可不可多所贊决處夫之弟與其妻歷二十載
無忤言其賢類如此寵結髮與汝益交汝益種
學績行高自樹立以丙子領鄉薦將顯名當世

寵每恧焉退見其子仕才弱冠也補博士弟子
尤俊朗可念則孺人之所以相厥夫迪厥子其
賢又可徵也已孺人生成化丁未十月三日年
四十有三生男五人長即仕次化儲引歲燕貽
女一人受姚蕃聘銘曰
婉婉有儀高門于嬪事我三姑傴僂屈身左右
君子爲時聞人亦既多男有瑶有珉胡命弗遐
汔顯而屯尚有褒貽賁爾幽窀

從母朱碩人墓志銘

吾從母朱碩人嫁于梁爲氷溪君之配年七十

有七而卒吾毋同産兄弟五人皆出我外大
翁妣陸氏碩人最長吾毋季也吾毋年三十有
七而亡吾時童髫未甚哀也稍長始知悲慕毎
自痛生平不知有毋子之樂見人毋子慈戀嫗
煦相保持未嘗不慘然心摧也獨時時見碩人
儀容聲咳髣髴吾毋之存而今又已矣吾痛曷
有旣耶碩人初歸梁方莊盛賓客鼎食氷溪跅
弛自便不甚事事碩人襄之外內斬斬有理累
乳皆女不宜男側室竟生二子晩歳氷溪君卒
碩人依季女以居益精內典日掃一室焚香禮

佛口不茹葷足不闞戶如是者數十年二子長
乾娶某氏早卒次子坤娶某氏生子某碩人愛
之如已出坤事碩人如所生毋子雖析處慈孝
訢訢如也女二長適劉某次適顧言碩人所依
以居者甚得子婿禮其等將以某月某日奉碩
人柩安厝于某鄉合氷溪君兆竁爲之銘銘曰
莫莫葛藟施于樛木洵美碩人綏此百福克有
令子亦旣有孫本支蕃昌以亢梁門我銘其幽
以詔後昆

弔吳嗣業文

弘治間故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謚文定吳公
以　天子宮師掌制內閣道德文章伏天下天
下縉紳士大夫之欲銘功德忞聲光者踵交躡
于門然其家一如未貴時不翕翕熱雖文定之
教使然乃子弟之賢可徵已嗣業視文定爲伯
父尤名能守家法而文采醞藉弗墜益彰稍束
髮即屬其碩士秀民以嬉磨礱浸灌務敦儒素
視聲勢烜赫一切掃刮絕去簡夷混同無賤貴
皆可詡詡逮文定卒不覺有絲毫異嗚呼亦賢
矣哉世以氣力相取下席有尺寸之廕雖平居

故散比反眼若不相識撞搪凌轢以爲快樂者
皆是也及一旦失勢奪怙則更竄縮避毒迺不
若齊民焉嗚呼是特反覆手耳日相環於天下
而人不悟顛蹈襲爲常何哉聞嗣業之風亦可
以自媿矣嗣業美風儀倩盼而髯鬖鬖停玉立儼
君僊輩然性逸曠喜自便飲酒舞歌履舃交錯
梟盧叫嘯罰籌如蝟連日夜不厭卒以此得疾
死死時年四十八余少交嗣業茂嗣業則爲余
盡哭之過時而悲弔之以文曰握手醉言肉肺
肝以相示也簡禮任率恣謔調以爲樂也挾日

必合合乃忘其所之也斯人則亡疇復得夫此類也二孤纍纍孰撫其遺也偉矣簪纓孰振其宗也落嵬浮沈嵇阮爾徒也蛟龍炭纏頡斯爾逼也腥鱐腐鼠臭穢彼類也嗚呼嗣業何日而忘也

吳增哀辭

吳增吳人也父爟字次明吳爲吳望姓業儒醫次明種學績行能文辭所與游盡名人偉儒增其冢子也初次明生子連弗育幾數乳乳增輒育稍長晳白而豐蔪然見頭角望知爲名宗兒

也既家世流風厥父更踔厲弘肆賡言溢座狼籍文采增則内師外沃浸耳注目勿訓以迪秩秩自將朗潔娟好稍離保媪弗弄弗媮人咸舉手賀曰次明子後後乃秀無慽也同閈賀博士放薦以女吳賀居共堵且睦貧無子强增以壻授室一年而死遺孫甫七月嗚呼哀哉余悲次明之始于艱而終不得其倚也痛增之洵慧而天折也余視次明丈行次明折年輩以相取下故得驩父子間而今又交傷之也作哀辭以遺之以舒其悲思以昭增德云𪄳皇皜皜兮巢有雛毛羽㹪㹪兮五色敷嗚呼增兮抱繡襦髮漆黑兮眉目殊婿友嘖嘖兮振爾吳瑤環瑜珥兮庭下趍一日不見兮將誰呼有兒在室兮泣呱呱爾父爾母兮獨何辜十有七兮即長途顯天靡從兮五内刳修短舛錯兮罔賢愚福禍無端兮理則迂魂飄飄兮竟何徂骨肉在茲兮將誰徒死者其已兮不可俱劃哀忍痛兮善自扶庶亦不亡兮視此孤

張先生傳

張先生者吳閶門里人也吳爲東南會閫則扼

要據便輻湊天下水土百物其丈夫習化居罕文而多薄先生長于市人獨深藏好書不耐闤里浮沈故亦高貴縱不問生産作業坐一室左右篋篋而校摩之假易所無輙手自謄寫攻苦食淡洋洋如也家嘗治蠶工騎縈糞掃先生筆于檐下坐自如子適來請之𨓍愕起其沈精弗撓類此居無何或挾之商于蜀先生奇其行心獨樂之起東陲西遡岷江幾萬里往來登覽悉論纂其山川風土之勝橐中裝空無一錢還尤篤孝友垂白饗祭未嘗不淚霑衣也弟頗驁時

作許言輙解以和兩人終不得盛氣語大抵朴
茂醇篤類古之長者以其學教授里中門下積
十數百人有疑難走往質之即剌剌語弗能休
或抽其架上書指示無不滿意去峩冠褫纓蓋
儼然稱師者幾十餘年後生小人亦頗嚴憚焉
年七十九卒先生名翼字南伯云
贊曰自周官法壞而閭師之職廢率桀驁無耻
者充焉豈其人哉豈其人哉若先生者殆古所
謂三老孝弟者與明王在上可以籩豆于庠矣
余故摭其行義著于篇

張琴師傳

張琴師吾同閈人也楠其名大本其字大本無
它長獨於琴則專握門戶浙東西之操縵者咸
奔走之名琅琅聞江湖間也然不大業家年五
十四以窮死悲夫大本嘗謂余言始習琴於陸
墓張氏陸墓張氏吳之冣名能琴者也大本羈
貫而操張氏師年巳七十餘矣遽曰孺子繼我
孺子繼我遂倒其譜授之既乃涵精揉思窮幽
析微宵吟晝揮手與心維儼乎其若幾詎乎其
若迷積之三十年而汪洋恣睢窅眇希夷濁清

疾徐惟我之施鸞乱鏘鳴若或鼓之鬼神嘯啼
不可端倪蓋於是而陸墓之傳益恢以奇也豈
韓子所謂造其堂而嚌其胾者耶嗚呼琴亦藝
也古聖人兼焉今之君子不暇焉然其磨礱游
至有類夫學道者之爲吾是以有感也而大本
坎壈困躓纍其身以死若造物者尤焉吾是以
重有感也今天下名都沃區侯王胏腑游琴其
門者如麻出則陪輿入則交舃突梯滑稽軟媚
脂韋以私其金錢以席其寵靈而藝不必大本
若也聞其名皆嘖唶縮恧即遇之差不敢露下

乃大本則弛置自便都不識覘伺人飲酒呼歌
揚揚如也唯其獨得於中而與世抹殺其窮而
死也則宜
贊曰雞鶩爭食靈鳥不顧有喈其音爰合韶濩
泱彼天和師曠往矣洞庭斯張帝聿其怒于博
于鏃棲之故伍琅玕之林崑崙之圃

張鼎用字說

吾師古閩先生張公以明經與學閩德夷量流
聲當道來範我邦三吳秀民㳄至雲蒸咸願服
儒衣冠肄業館下感道懷和千里風動厥子鉉

玉質象賢歧嶷蘄蘄旦夕在門昵我兄弟禮冠
三加爰字鼎用命寵作説以章祝規乃不獲辭
而爲之叙曰夫鉉之於鼎以貫耳也引重致用
非鉉不舉鉉可忽乎哉周公曰鼎玉鉉貴之也
今夫鼎有耳其隆有腹其容有足其崇嚴廊之
下清廟之旁天子省犧宗伯視滌以饗上帝以
養聖賢我后之靈上格于天穆穆賓師肅秩禮
避乾坤清夷九土晏然阿衡元臣扶日察璇匪
唯鼎功鉉有勞焉故黃帝采銅于首山文王奠
位于郟鄏萬禩永寶神明相之張君鍾武夷之

靈秉巽德之晶敬承我師蒙養以貞不出戶堂
而屹乎重器矣既乃磨礱乎日月根柢乎仁義
濡浸乎典墳鑢鍚乎英傑奮發乎文章時則有
烏獲孟賁扛之明堂軒姬之主有不肅以袞冕
歌以樂章禋郊假廟永爲我光者哉吾固爲張
君願之也是爲祝

四子述壽論

天水胡博士先生吾師可泉大參公之尊翁也
先生嘗宦蜀爲博士挂冠還山若干年矣今茲
歲在戊子齒躋八袠門下士吳郡黃生省曾表
生聚王生穀祥文生彭允數輩圖獻萬年之觴
于堂下而閔以遼邈也乃相與揚搉讚述各吐
胸臆黃子曰維州之域土厚水深古稱陸海表
以大華終南朱圉鳥鼠之山帶以濁河涇渭之
川表裡經緯阨塞險巘其丈夫多魁碩頎山
立而都顛實揚休俁俁弗撓先生亶靈含和尤
擬厥英詩不云乎終南何有紀有堂君子至止
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先生以之是宜
壽袁子曰荓荓駿命物畀之幅嗇取有餘淫用
不足優哉優哉可以卒歲先生抱王佐之略蓄

曜世之寶韜其景炎弗登于朝浮沉下庠鳴鐸
一隅暮出蚤歸養之脩如深耕而廉穫閟積而
薄發天之畚錫吾不知其所屆是宜壽王子曰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江河之潤浸淫九里玄功
冥冥匪人覩聞先生廸成哲嗣作王之楨文惟
國華德寔士程累典大邦出殿雄藩循良之風
扇于東南慕義者謳吟飲德者尸祝考績論烈
烏乎無自哉聞之對陰德者必荷顯祿其先生
乎是宜壽文子曰西北神明之隩厥多僊靈窟
處林棲呼噏吐納蒸之以靈芝潤之以醴泉煦

神練色千歲童顏揔轡乎瑶水之陽弄景乎仙掌之巔無爲自得體玅心玄先生其蟬蛻塵埃之外皭然與日月齊光者乎烏可以常算紀裘哉於是有王生寵者顓蒙偪塞文質無所底聞四子之論莫能贊辭遂撰次而書之以爲先生祝

山中荅湯子重書

昨奉教誨鋪揚偉麗怵心劌目信文之爛發者也且高叙山林之樂推奬不肖似欲趍而納諸風騷之域自顧惡劣展卷發汗然僕之逃窮伏

陬越在草莽心自樂之足下果余亮否也揔髮以來連不得志于有司樊維檻束動觸四隅似亦可憤然惟喜曠蕩不耐齪齪身世浮沈其拒而不受于懷也若隄之障水莫能暴齧我生不有命在天戚何益也但家本酤徒生長鄽市入則楣柱塞目出則跡足攝履呼籌握算之聲徹晝夜每一焦煩心腸沸熱以故山水之好倍于儕輩徜徉湖上樂而忘返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雖日羣鹿豕壤斷徑絕愈覺心神俱爽耳且生平無他好頗耽文辭登臨稍倦則左圖右書與古人晤語縱不能盡解片言會心莞然獨笑飢而食飽而嬉人生適意耳須富貴何時誠日夕私賀恐後之不如今也尚安望哉子重乎非足下誰則知者頃來放浪無似日增騃戇漸不覺有官司城府時行村野間閭閻師里胥行談途議則怛然驚疑他日雖欲衣冠揖讓更從諸君之列恐踉蹌羸率重爲執禮者譏笑矣神志散漫言不詮次剌剌覼縷耶酬來訊不宣

文内翰天池浴日硯銘

毖彼湯泉膏於若木有韡其光羣龍屏伏守谷

抱玄琬琰在匱於文仲子提携天祿

硯銘

紫玉㕞玄津流吐繢藻翔龍㪷燭昭代垂元休矢余志無爾羞

圭墨銘

錫爾玄圭荒彼黑壤

題聞德齋壁

古人謂一丘一壑可以忘世夸者監之然使醇白離人機勝焦然坐馳若係逸駟雖彷徉四海

意愈感矣君子內蓀而顛實反鑑而天玥解梏
而神全虛游而我得斗室千里也奚其監奚其
監袁子掃軌靜涵圖史溢棟昆季友朋一時鸞
鶩余嘗游袁子之齋曠焉塵釋方以爲莽蒼之
間也世乃以尋丈度廣監豈余與子之所廣監
耶

王履吉墓志銘

嗚呼悲哉王君已矣不可作矣君文學蓺能卓
然名家而出其緒餘爲明經試策宏博奇麗獨
得肯綮御史按試輒褎然舉首一時聲稱甚藉

隱爲三吳之望三吳之士知君者咸以高科屬
之其眞知者謂能肆情詞藝非直經生而已然
皆非君之極致也乃君之志直欲軼古人而逾
之自非通古今周一世不足以充其所受也是
可以一時一郡論哉君資性穎異將以勤誠於
書無所不窺而尤詳於群經手寫經書皆一再
過爲文非遷固不學詩必盛唐見諸論撰咸有
法程余年視君二紀而長君自丱角即與余遊
無時日不見見輒有所着日異而月不同蓋浩
乎未見其止也而豈意其遽疾而死也嗚呼惜

哉君正德初與其兄履約並以儁造選隸學官
嬿聲儷迹翹然競爽既而履約舉應天鄉試尋
舉進士而君每試輒斥以年資貢禮部卒業太
學又試又輒斥蓋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卯凡
八試試輒斥而名日益起從遊者日衆得其指
授往往去取高科登顯仕而君竟不售以死嗚
呼豈不有命哉君高朗明潔砥節而復方一切
時世聲利之事有所不屑偎俗之言未嘗出口
風儀玉立舉止軒揭然其心每抑下雖聲稱振
疊而醞藉自將對人未始言學蓋不欲以所能

尚人故人亦樂親附之性惡喧囂不樂居廛井
少學於蔡羽先生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
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侍不數數入城遇佳山
水輒忻然忘去或時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含醺
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迹其所爲豈
碌碌尋常之士哉是其志之所存必有出於言
語文字之上者曾不得少見於世而僅僅以文
傳而其所傳又出於文場困躓之餘雅非其至
者嗚呼豈不重可惜哉君孝友天至居常能愉
悅其親而順之於道與兄履約少同筆硯食息

起居未嘗少離既各授室而緇裍共食視室屢之時恒倍也君卒時履約方官京師及是以都御史出鎮鄖陽便道過家以徙君原俾徵明爲銘君諱寵字履仁後更字履吉别號雅宜山人父貞以履約貴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毋朱氏繼毋顔氏贈封皆恭人君生弘治甲寅十一月八日卒嘉靖癸巳四月三十日享年四十娶徐氏子男一人子陽太學生娶唐氏鮮元伯虎女孫男一銘曰　維慧而明亦藝而貞胡不潰於成而卒困以衡吁嗟乎其名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着并書

雅宜山人集卷十終

雅宜集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王寵撰寵字履吉自號雅宜山人長洲人八舉不第終於諸生明史文苑傳附見文徵明傳中是集詩八卷文二卷詩分體編列而各以正德稿嘉靖稿字繫標題之下猶約畧編年之意以自記所造淺深大抵才力富贍而抑鬱之氣激爲亢厲亦往往失之過猶文則非所留意姑附存詩後云爾

十嶽山人詩集四卷王十嶽樂府一卷

〔明〕王寅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程開泰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十岳山人詩集四卷》提要

十嶽山人詩集序

詩文之有聲韻者也即古之樂章奏朝廷薦宗廟者也虞之賡歌周之雅頌太和之世治世之音也蔑以尚矣世至春秋而詩亡夫子刪之取其合於治世之音者三百篇名之為經以立萬世法其後至秦而詩多散失漢儒搜拾附會以足其數今觀國風多淫佚蕪褻之詞疑非夫子舊本不然則夫子當時以放鄭聲告顏子而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亂亡之音夫子既放之而垂戒矣乃又取之以為經此理所必無也先儒乃從而為之辭曰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若果云爾則今之淫佚蕪褻之詞亦皆可采以為經乎漢晉詩人多不逮此惟唐李太白不讀非聖之書其言多天仙之詞雖未必盡合於大雅而其天資俊逸真千古之詩豪也哉吾鄉十嶽山人王仲房高才奇氣屢試不第而迺暢不平之情以工於詩平生所嚮惟太白故其詩俊逸雖有太白

之風而理趣更多玄解渢渢乎追古之大雅矣予嘗慨大江以南號為聲名文物之區而晉唐詩人如曹劉鮑謝王岑李杜諸人多産于岱華伊洛襄樊之間江南故未有名家如諸人者豈江南為澤國迺不及巉嵒曠宕之區所産者哉新都界在萬山中地勢之高古稱天上而黄山白嶽直與岱華爭雄長故今仲房之詩則可與太白相伯仲孰謂世之産才有不關于山川氣化者仲房性跡狂骯髒多忤于時縱縉紳先生折節與為知己者稍不合則飄然拂衣而去不復顧予與仲房為知己之深恐其詩篇久而散失也遂取其素所見者梓之以備後來删述者評焉軍旅之暇為題數言首簡云

嘉靖癸亥年中秋日績邑梅林胡宗憲

十嶽山人詩集序

十嶽山人者吾友王仲房別號也仲房有詩名在海内徃游塞上過淮安余時守淮遣人追之廣陵江上而仲房回自中矣報書曰公有向子平游五嶽之興乎不佞當為禽慶交焉又數年余客瓜州汪司馬伯玉以書薦仲房于不佞而仲房不果來矣報書曰不佞有王子猷山陰之興乎公當俟異時雪夜焉又數年而仲房長逝矣余入金陵登孫楚酒樓酒樓久廢而仲房修之余登斯樓念仲房不休為文記之海内同志謂余于仲房有生死交情之感焉有甥項思賢者高雅士也持仲房詩集而請曰徃吾舅存日愛明公之文不啻山斗倘借一言弁諸首則舅氏死且不朽矣余取而讀之寄先大夫河上及懐余蜀中詩皆余所未見者吾恐序仲房詩耶吾恐不序仲房詩耶竊嘆古今詩人衆矣獨李杜以氣勝太白之豪邁不群少陵之深沉有致所謂光焰萬丈長歷千古而不朽者也仲房師供

奉而得其逸師工部而得其雄如集中所刻近體歌行是也大都仲房爲人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其胸中駕陵一世往游塞上歷覽九邊有鞭笞匈奴之志少過夷門謁李獻吉之詩有李杜之遺者遂匹馬訪焉而獻吉大奇之以爲天下之士莫仲房若也今讀其所作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趣㸌爍前古昭彰後來如百貨流蘇千絲鐵網倚客瓌姸要非適用又如淮陰將兵百萬蒙沙背水

愈出愈奇俊逸如孫太初秀雅如張子言未有若仲房之氣也汪伯玉司馬曾爲仲房作傳言仲房博學而無所成名嗟乎仲房其節俠之流可名後世者耶昔太史公嘆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其親屬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士脩行砥名聲施後世是爲難耳余觀仲房生平詎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寧獨

詩之可傳哉項生起謝曰布衣之徒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何可傳哉請書爲舅氏詩序

萬曆辛卯秋日五嶽山人沔陽陳文燭識

十嶽山人詩集序

新都人王子與武林人方子友也二子嘗異尚王子喜俠嘗義氣自許把酒說劍談兵託是爲樂樂之終身不厭也方子抱拙嘗游方之外閉關逃塸據梧託是爲樂樂之終身不厭也及二人樂而爲詩王子起而操觚則方子辟易退舍不敢舐筆既而方子拂楮則王子訢訢嘖嘖輒加擊節二子私相謂曰子書成予序諸子書成予序諸一日王子裝其篋笥充然滿也謂方子

曰此非敝帚與予將投諸鑿攸氏可乎方子勞之曰嗟嗟王子耻以一藝名世乎顧序而布之在我王子曰序謂何方子曰詩象物者也奚謂言志哉昔人嘗曰少陵聖乎太白仙乎長吉鬼乎元厲乎白俗乎言此數子象玆數物者才之謂也非志之謂也予嘗覩子其氣豪是俠氣也其語壯是俠詞也其調縱放而弗拘是俠風也子既以豪氣鑠予以壯語怖予以逸調炫予宜予之辟易退舍也王子唉曰聞子之論予誠拙與予誠俠與予方事據梧而瞑而予獨以俠鳴予其獲已諸

嘉靖癸亥年仲秋二十四日武林八社友人十洲山人方九敍禹績

王仲房傳

邑人汪道昆著

余家食業已聞王仲房比釋事歸乃益相習王仲房者吾郡中俶儻人也父賈淮北納高氏姬舉仲房於淮仲房名寅命曰淮孺少年英氣勃勃自負具文武才時李獻吉居大梁以著作傾當世士而少林諸僧習兵杖則扁囤最精於是仲房馳一騎謁獻吉大梁會獻吉留關中不至居大梁一月則之少林扁囤遂以其術授仲房

什得五六及還歙補縣諸生頭獨攻古文詞不喜舉子業時處士程自邑從獻吉受詩詩名大起仲房則以自邑由獻吉重其人易高乃約客賦詩黃山白嶽間仲房爲約長郡中善詩者悉多仲房諸少年且北面之矣太守余公入郡蓋夙知仲房名將授室仲房遣其二子受業仲房不欲也謝曰毋在寅未能從公子游於是余公過仲房於家遺之金供母肉帛部使者劉公行縣試諸生詩得仲房乃大喜引居門下從劉公

太平太平守請以郡役青山田餉仲房凡數百畝仲房不可終不以諸生困故受他縣人田乃著別青山賦留舍中竟拂衣去劉公聞之自喜曰存德奈何從海內得王生將言王生於朝請得以布衣召用會劉遷去不果聞督學使者黃公合試七郡諸生則仲房舉首且超格授廩仲房固辭黃公笑曰此何辭他日洪毗上書廣得超貢如　嘉靖初法貢且及子會黃遷去又不果聞仲房歎曰人生駒隙耳奈何以是儳然者

受命造化小兒吾將爲采真之遊矣乃求異人冀得不死之藥然卒無驗即其家益貧海陽令林君急仲房屬邑中富人奉百金爲壽明日仲房往謝卻其金令私語富人仲房義不受金爲之置蒸嘗之田十畝其後仲房棄諸生籍周游吳楚閩越名山遂覽眞搜不遺餘力得當意居旬月而後返不問家所至則縉紳大夫爭致仲房惟恐不既而滁陽胡莊肅中都劉晉初廣陵朱子份晉人喬景叔泰人馮汝強馮汝言浙人

蔡子木徐子與童元功方禹績蜀人毛元喜相
結甚驩仲房獨出入諸沙門不喜就館穀即不
自給務傾身振人之窮中年喜談禪習內典嘗
執弟子禮禮古峰禪師長跪請曰寅往往遇異
人無如師者師將安之師曰吾徧游海內五嶽
者三乃今將歷海外五嶽而後出世仲房愈益
留慕因自號十嶽山人云及海上用兵仲房客
督府尚書胡公所諸客率諂事督府仲房以諤
諤獨閒督府多戢節又不納仲房言竟以敗仲

房西入歙家稍故貧就里中營佛子軒好佛愈
甚會鄰省賊起數窺近關仲房客項氏家卒聞
警諸項皆走匿不者貲踞自如仲房誓之曰即
賊乘夜至公家爲墟第聚族爲先聲毋自及也
賊知其有備乃引去項之賊復起土人匪不以
聞仲房馳書告有司屬郡從事縣簿二人部民
兵往賊且近按兵不行仲房入軍中讓曰公等
不扼賊於險逗遛里中脫賊踰嶺長驅是以險
予敵也他日簿責公等其將何辭弟勒兵鼓行
賊且望風卻矣從事簿皆曰善乃乘連嶺賊聞
之卻如仲房言會浙兵追賊及之遂殲盡里人
語曰山人故喜子房畫策乃字仲房使果在行
間於緩急何有仲房笑曰非吾事也吾逃儒入
老逃老入禪乃今無所逃矣汪道昆曰人言仲
房才高獨達巷黨人稍有遺論夫名者實之賓
也有道者逃焉古人不得志則龍蛇無用名矣
世鮮知仲房者顧獨知仲房詩仲房嘗言知我
者希則我者貴由是則可以成名而有不屑也

隆慶元年長至日

十嶽山人詩集卷一目録

樂府

五言古詩

十嶽山人詩集卷二目録

七言古詩

道上逢李季宣　金陵逢趙學甫
雙七首
南岳歌爲姪孫公亮賦
銅章歌　貧交行贈吳正之
鬪雞篇贈孫元質　買刀行賦謝孫君瑞
癸未除夕偶讀韓愈寄盧仝詩有懷古人
醉賦三百言　東津橋歌
題陸時達隱園老松圖
瑠上留別吳維敘　爲邵格之賦墨隱歌

吳交甫雨中携酒錢偕陸長卿來訪王潭
倪廣文席上
尺木樓爲宗姪永和賦
過吳伯榮家東園
登程天錫借月樓
十松歌寄程子方
寄孫汝庭雪上

十嶽山人詩集卷三目録

五言律詩

醉賦　送鄭信之游大梁
詠鸚鵡
劉晉杓户部邀飲觀音閣
逢宗兄元勲溪上談禪
寄兄福大宣城
留别沈錬師子高白雲窩
偕真上人尋句曲葛仙錬丹處暮還崇明

寺　姑孰訪關西張尚德
送方生子瞻遠遊　贈諸葛魯儒
奉荅郡守東臺余公
過盧恭甫上基庄　贈朱伯仁叔仁兄弟
句容逢金子坤
皇甫華陽邀余泛舟石湖
姑叔逢吳立夫　白下贈金子坤
燕子磯謁關將軍廟
贈王世華

歲暮過姑蘇懷皇甫僉使子循金陵長干
寺
雲間訪董子仁廣化寺
留別雲間守沂東劉公之姑孰 二首
贈吳之仲
過何禮部叔毗官舍談禪
送人從軍閩海　過崇化寺觀梅花水
金陵送隱上人印大藏經歸關中因懷喬
參政景叔 二首　贈當塗簿李君

善權寺別僧　贈本楚
括蒼留別二守皇甫子循遊雁宕天台
三嵒寺
余遊雁宕天台謝括蒼郡博鄉人李維德
送酒錢　伏虎菴書留菖上人
宿龍湫菴贈湛上人
雁宕靈峯菴贈病癱僧
武林八月十二日留別禹東遊閩
蘇君楫席上聽單歌兒彈箏

青田留別陳洛夫
武夷懷傅丁戊住南華
大王峯謁徐張二仙蛻骨處
曹德祥游淮索予佩刀
雨夕訪汶上范氏
送程尚特之池陽　道逢李遷之
程若虛過訪
汪中書子登募兵救吳邀余佐行賦詩辭
謝　荅方定之户部

法會上人古佛菴　過汪古矜湖上草堂
寄主客朱子价兼懷廡使廖東雩
寄鳳原張都諫山陽
劉惟明來訪王潭　過張濟之園居
落第後過張子德山居
華亭倭亂喜得董子仁書
金陵留別楊伯海之淮南
亂後訪宋子明明府六合
六合留別宋子明　贈魏千户

金陵月夜訪毛太史起
虎洞菴贈僧
祝户部訪尋吳山道院邀過寶石山居留
飲　　送劉安元苕溪秋穫
席上謝徐太守子與解贈佩刀
過靈妙菴訪明源上人訊其師玉芝上人
贈歸安少尹徐升之
弁湖池禪菴同元慧明源二上人看月
訪玉芝上人天池山值生辰

龍井試茶同程巨源　贈時行
白雲堂茶話
送吳潘二君提兵出鎮瞰海
冶城宫聽孫伯諧吹簫朱子价主客適至
方山尋葛仙翁丹井便過定林寺
宿馬佛菴贈歡上人
武林送莫公遠　過高光州池臺
送唐啓潛作伴汪元蠡游大梁
寄傅丁戊　送姪正麟之吳門

臨安秋夕　武林逢張德卿
錢塘江上贈别沈敘甫落第歸四明
訪葉應涵武林驛舍
寄丁明府青田
送宋子明明府攻教漢陽
訪郎仁寶題壁
沈晉卿送余錢塘江上留宿舟中
有客金陵歸談金子坤
送伯魯遊金陵　武林訪唐啓潛禪館

張太初劉茂先月夜過訪吳山雷院
訪潘象安病後　送無壊上人游武林
正月三日福田寺逢立春
江信州民璞過訪二首
送廣上人還金陵長干寺
送慧先上人之天池訪玉芝上人
東山樵舍　贈戴郡博
入城逢易子仁誦劉三老梨花月落酒初
醒之句偕訪城南山居

金陵送汪仲嘉落第遊維揚
荅鍾嶽方侍御寄書
送方晴瀾之塞上訪舊
寄金兩峰萬安卜肆
送鮑彥卿赴南都武舉
送汝見之會稽
送龔少尹舜遷楚府歸黔中
送項仲連之晉陵因懷郡守佘公
留别孫從儒游大梁
赴約孫汝庭荆園
過黄源吳氏訪宋遺壘
竹里館
訪伯可醉後賦贈

五言排律
入越　階下蘭
過陳紹莬城東圃
武戎第二曲訪白玉蟾舊隱
送惠光上人之金陵長干寺閲藏經
吳山白㾗泉　聞江廷瑩臥病

十嶽山人詩集卷四目録

七言律詩

戚都護約遊塞上留別社中諸友
淮寧侯李惟寅席上
薊門馬上望長城　出關遊榨子菴
燕市送吳子化之三屯營
燕京蛟門沈太史見訪
燕京劉念菴席上留別社中諸友
悼燕姬王蕋仙
燕京月夜劉念菴命女樂讌社中諸友余
以出城負約賦謝

飲陳子野邀笛閣
余伯祥席上賦夾竹桃
金陵趙姬席上
北遊還家過城西逢吳虎臣羅伯符留飲
酒家　寄淮安守陳五岳
寄唐甥鵬卿燕都　夕陽紅樹
寄西亭王大梁　喜得燕京諸故人書
席上對友人有懷胡少保
管將軍督餉北上豐干社八子賦詩餞別

余亦有賦
送江師晦游吳門兼問岳東伯
懷寄五岳陳副使蜀中
題方元素燕臺驟首送別卷
劉婆磯望廬子國　答安慶二守蹇公
讀潘象安秋懷詩爲懷縉紳諸知已之作
汪司馬省親南歸詩先約訪
壽松驛別梅禹金與叔時甫兄思振兼懷
沈君典未至　寄汪仲淹北歸臥病

隱園菊殘姪以德君佐至賒酒賞之
寄丁從吾邳州
寄沈蛟門朱金庭二太史
武林送潘象安北遊
寄黃肖獒臨安
臥病武夷宮詩報徐廉使子與
送蕭訓導鵬攻教蜀中
過陳達甫酒星亭　城東遇戴長倖
寄陳蘇山副使沔陽兼懷子五岳副使蜀

五言絶句

六言絶句

寄定之方方伯
送伯玉汪中丞赴鄖陽 四首
再送象安北遊
臥病武林寄冶城沈道士
宿沈仙洞懷碧嵓真完老衲
友人孫山甫索草金元樂府
西湖過孤山林逋祠有感
別徐伯臣
送詹玄象訪舊之魯 二首

詠檀板 二首
寒食東山拜祥師墓塔
戲呈友人
送大兒讀書山中 四首
大梁却寄寧陵李明府
留別西亭王 二首
留別貝山賈戶部 二首
潘家口墩樓望月
送伯玉汪司馬巡邊 六首

燕市逢沈小霞
燕市仲冬望日留酌毛平仲
燕京留別程汝秀伯仲 二首
彭城寒食弔范增墓
送汪仲淹遊燕 二首　真州贈楊鏡
有感　與太真夜飲酒家
寄張晉陽戶部彭城
寄方景武薊門 二首
寄楊參將太平寨

寄維揚友人繆江厓
寄劉念菴副使
答舊令可山熊公寄書 二首
寄歐陽禎伯國子 二首
武林送石汀殷司徒北上 四首
誤信　胡兒貢馬圖
過休陽訪查八十不遇 二首
送李文仲遊燕 二首
見程太真家奴黎囝

大鄣郡王寅著

少海程開泰九川項仲連校刻

詞文

樂府

東門行

出東門朝露晞相逢諸少年承恩耀金緋我獨貧賤行歌都市無光輝 一解

生若衰草長望春陽周公去云遠豪士多皇皇神鵰沮大風徒用羽翼垂雲長 二解

入門拔劍出門遨遊明珠寂寞不如暗投妻子牽衣裳勸君且自舒煩憂 三解

勸君且自舒煩憂有命在天而實招尤富貴豈磐石珍名乃良謀共妾守飢渴故鄉暫淹留 四解

棄婦吟

傷哉貧家女父母共餔糜素笄無明璧素裳無華絲當户勞機杼那暇理蛾眉新粧世所艷婚姻失良時感君千金意白首矢不移讒言勿蝟興對面生多岐朝爲同根草暮作拔心枝中情耿誰訴蘭室空長悲含啼出門去四顧寒風吹妾命固有定令德君勿虧

關山月

落日收風色遶城望月華年年隨漢將夜夜到胡沙貂帳流光冷龍旂捲影斜此時正愁絕那忍更聞笳

折楊柳

春朝出錦帷長條當户垂又堪攀折日還是遠

游時風花欺舞袖露葉咲顰眉雙鳳空團鏡凋顏羞自持

易水歌

天寒易水上兩岸黃蘆多昔時燕太子置酒送荆軻所俱不肯待速發將如何水嗚訝擊筑風響疑揚歌壯夫傷往事忍向此中過

短歌行

人生滿百壽命云長滿百亦迅我心孔傷松栢尚摧芝蘭易霜仙人不見孰授丹方豈如飲酒

手不釋觴飲酒有道風義相當匪狎異類沈湎作狂伯倫執手元亮牽裳裸形挈缶歌咏羲皇掩耳鹽曲閉目名倡繼日秉燭神怡氣昌隨順大化蟬蛻龍翔繁華勞瘁賤彼糟糠

綈袍吟

魏齊殺范叔遯信須賈疑入秦逢張祿正當報讐時不識英雄人寧暇憐一寒綈袍意實賤怒宜髮衝冠七尺不足惜厠溺難忘恥反感綈袍贈得縱以不死馬食莝豆夾黥徒堂下見戲胡

爲乎獨余咲此不平事酒酣挈劍歌嗚嗚

蘇小小墓

結心在西陵埋香鄰北浦墓上碧草長春風羅帶舞青驄往來人誰是多情苦

悼虎篇

舍爾林谷狎我路傍舍爾麋鹿懷我犬羊路傍有穽不如林谷犬羊有餌不如麋鹿昨日胡爲乎藜藿可衛今日胡爲乎乃縛乃噬嗟乎孰使喪其勢猛哉翻爲人所制

大堤柳

友人買妓爲妾婦不能容妾復爲妓予傷之乃賦大堤柳

大堤有柳翠條初繁君憐嬝娜移入君園灼灼夭桃入園見妬還抛大堤君不能顧君恩無奈何肯忍辭君傍不受春風榮憔悴死亦芳向人何事猶攀折損盡容華誰爾傷

修城謠

歙邑附郡古未有城邇因倭夷流犯境

上邑令史君始築城城以速成多圮邑令熊君復修之倭夷浸消鄰寇間起邑民幸得恃城爲安矣乃爲民作修城謠

史君名桂芳熊君名秉元皆豫章人

榮陽令立學校汝陰令鋤奸暴我令少年先此二要美政次集民誦叢興新城告圮憂心如焚速雲績壁求爲完城二雉盛民寇警可守前有史父後有熊母衆所歌舞天福爾厚

鄰賊謠

嘉靖末年鄰瀋之賊犯境上乃作鄰賊

謠歌之使守令聞之知所警也

賊穴百里間執執竿以至暮載金以還乃驅婦女去哭聲徹蒼天天乎天乎善良寧不憐 一解

昨日賊來林谷潛伏今日賊來白日殺戮火欲燎原撲之在速條枚不伐廼成拱木 二解

賊犯我境戰兢畏思我民未敢言守令安得知徒然田野上虚聲樹黃旗嗟嗟守令安得知 三解

外賊之勢盛不可長内賊之應發速其黨相今之禍孔易養守令守令方催租賊不滅民將逋 四解

門前路

昔人割田以爲路後人奪路而復田予不忍使昔人之名隱没而不傳故作門前路

昔讓田兮路公人行今奪路兮田私耕吁嗟兮路雖奪名尚在田雖耕有主代

有所思

朝有所思有所思兮思古人夕有所思有所思兮思古人夕思古人望日之出朝思古人苦日之没朝夕相代我思不竭古人去何速我生來何遲上下幾千載不獲生同時古人敢盡思紛紛多雄豪所思風調合三五惟吾曹思之不可見白首心徒勞

塞上曲三首

策馬出薊門一望風沙愁高山限華夷孰謂非天謀大河西北來東入中原流流爲塞垣口結石難爲浮旌樓臨清波將士此防秋朝朝戒修築勞勞何時休

誰知大漠外山勢中天横犖木積蒼翠北面歷長城清川照馬影流入長城渾山川羨奇秀何事天驕生三衞號屬夷入貢乃虚名伏禍日當警況爲鄰

帝京

犯塞歲息兵仰關屢通使納款非來歸豈容遂

所覩
聖恩本汪洋由、今恐驕恣不如飽戍兒養成干
將器勿緩嚴廊謀早消犬羊志

任俠行

古人好任俠任俠皆豪雄今人好任俠亦竊欽
流風君不見在貴雖容接布衣向人終自負金
緋薦達肯爲生羽翰片言尚惜解急難又不見
處賤日望公卿門誤信通名即受恩折腰低眉
爭取媚敢使恭承道傍戀今人任俠非古人本

無俠骨俠非真王生王生本俠骨攬劍吁天心
矶硉四君侯薛呼重泉生平難逢空白髮

懷俠行

君不見平原信陵兩公子折節輕財能禮士趙
魏封疆自此尊秦楚之強何足倚又不見朱家
劇孟起閭里聞名歸者如歸市借軀重諾急孤
窮報讐讓德真遺屣爲俠孰易其孰難公子寧
當布衣比予生本腐儒抱氣多憤怒世路賭不
平出門向誰訴常懷古俠布衣人匕首時逢夢

裏親牽衣一問當年事覺後徒勞轉愴神

結客少年場

余家宣平里寄生周瑜鄉少年氣豪宕憧趣結
客場擊劍悟盡術彎弓賭穿楊江淮隘所覩匹
馬游大梁大梁識從來其人尚風義侯嬴問夷
門朱亥訪屠肆呼吊信陵墳醉哭灑雙淚歸來
廼折節爲儒希致身苦窮伯王畧屢上不逢辰
公卿稀憐才薦達有何人悠悠歲云暮兩鬢霜
華新青紫志已違荷鉏甘老圃俗世賤披裘自

慚不足數應悔當少年爲儒不如武生命一擲
輕長纓繫驕虜丈夫重聲名豈爲封萬户往事
胡能追徒然毎憤怒

飲馬長城窟

我年始弱冠即欲覽長城一朝喜都護尺書來
相迎我從薊北來飛霜八九月仰登長城臺俯
視長城窟馬飲窟中水水寒割人骨宿臺老卒
向我言往年胡兒過石門胡馬亦飲此窟水犬
羊十萬如雲屯長城高高上北斗胡兒安得向

南走聲勢佯爲關路攻移兵潛破偏坡口巖廊
雄畧亦不稀報國誰爲揚
皇威奪來近地無容牧一望陰山一哭歸

惡少行

紅顔誰家子生託富貴場披褐賤羅綺下筋厭
膏粱終日坐㕓㽞百戲喧高堂只此足懽樂而
復肆猖狂有時出里巷車從何煌煌未嘗識章
句意氣疑侯王家常匿亡命燕幷多善良金挑
每桑野豈暇論名倡快志正壯歲含怒多道傍
知名已長吏盈惡終爲殃法言爾宜聽速悔謀
自臧

將進酒

君不見喬松挺秀無冬春龍鱗眼見摧爲新又
不見高崖削石浮雲齊崩頹眼見爲沙泥二物
堅貞亦易毀吁嗟人生非所擬華艶俄驚老醜
臨百年波流旦暮耳仙人家在崑崙樓渡海眞
訣焉能求不如床頭醉緑酒日日休辭三百甎
笑彼富貴人紛紛倚聲勢不知造化盈復虗焦

勞徒爲身後計彼非無酒任斟酌鄉里小兒狎
戲謔歌舞自謂善歡娛翻使精神易蕭索我曹
飲酒有大道萬事一勺消懷抱何須酥酪得醍
醐不用還丹多壽考從來酒德孰爲可揚雄陶
潛猶瑣瑣劉伶李白斯達神天地塵埃況有身
大招安得招魂起共作佯狂醉酒人

行路難三首

女旣不能取宦乘驄縶華組女又不能滿載黄
金爲大賈羸馬長年好遠遊七尺昂藏犯塵土
妄負胸蟠濟時策敝帚徒誇乃何益世變公卿
異古人朱門連雲不延客亦有能延者終自傲
靑紫折節傾片心而非古人比四君事業本吾
曹更于何處求賢豪焉毛虞辟逢今日懸河之
口爲徒勞

緼袍可爲衣采薇可爲餐一身保暖安足計恐
見豪士之飢寒緼袍不足共采薇不足分豪士
雖云重意氣結交何以通殷勤安得丹藥燒九
還黄金待出高過崑崙山信手輕揮贈豪士如

斯方得怡心顔曾逢仙人授玄旨龍虎猶封丹
竈裹到此琅玕長未成使我閉關愁欲死
蜀道尚可捫千盤瞿唐亦可凌波瀾嗟哉古今
之交道視彼瞿唐蜀道爲尤難貴交好諛惑自
誤賤交競私每相妬我生無僞惟有真誤剖肝
腸付與人可憐輕此等鴻羽轉眼浮雲稀所親
絶交廿爲一時棄掩耳紛紛不平事臨水依山
僻定居伴狂蓑笠混樵漁沙鷗麋鹿忘機狎交
道從前總不如

寄遠曲

我所思兮在錢塘青樓自恨抱幽芳别來遺贈
有何物寶簪金鈿翠錦裳寶簪勿拋折金鈿待
子開翠錦裳兮勿輕着向他人舞春風臺别君
未三月相思度三秋今將一掬淚灑落清江流
淚珠灑落水片片黏花鮮五日結作鴛鴦字流
到君家青樓邊非雕非織重如石君其取佩當
胸前此字堅不滅君心堅勿移效彼蔦蘿草託
予松栢枝青青貞性凌霜雪千歲纏綿無解時

斧氷曲

昨夜北風虎豹吼堅氷凍合長河口吳機織得
素綃成鴛鴦翡翠雙雙行船子貧竹綆少婦船
頭坐鴉鬟撲朝霜纖手斧氷破氷破寶鏡分菱
花飛箇箇鴉鬟低垂纖手冷流波照見可憐影
此時妖妓青樓眠夢在巫山十二前錦衾麝蘭
薰未滅小衫汗濕春情熱

隙憾歌

烈女汪賜兒本新都人父客居巢生烈
女時年十五鄰有狂童隙壁窺之烈女
憤欲死期以斷髮終身不字焉父母許
之烈女竟縊死予烈而哀之作隙憾歌

灼灼夭桃花十五香閨春從來人不識託根乃
失鄰一解
早行宜多露折柳圃可樊深居隙何生傷哉命
誠艱二解
視彼烈女心貞身白于璧一聞青蠅聲即如黐
其白三解

白日隙方照紅顔身可無願言死如蘇孰用生
如荼 四解

平夷大合鼓吹十五首

我

明治安已久武備浸弛倭夷勾連內逆深入

東南撫臣受

命當事者每見挫辱胡司馬宗憲以御史憤

激身冒敵鋒百餘戰五載而成蕩平之

績余恨未得從司馬草檄軍中知始終

之詳姑就所聞大戰鋪陳頌之以振威

揚勲風敵勸士名平夷大合鼓吹十五

章廼竊取短簫鐃歌之義俟後來為樂

志者庶有所采焉

石塘酒

出柘林嘉善來斷髮朱衣震驚霆與雷御史憤

越位思餌毒酒謀何奇旨且多湛樂斯兵內攻

禍自貽乘勢截截如芟夷

出自嘉禾北門

保靖兵氣未鼓在昔畏敵如畏虎將令再中不

敢前公怒上馬坐銀鞍諸吏留諫叩馬言出自

北門矢不旋行伍胥激擁飛煙旌旗蔽日如從

天須臾獻馘盈五千

截柘林

巢穴震思東方望日出發海洋挂長綃候風揚

柘林先機賊莫識浮梁鐵鎖已四塞火石交無

羽翼天殄宄颶風力

掠龜山

樂清賊來破州縣我兵連截十二戰戰千里未

大克至龜山賊轉力龜山得勢可制人諸將要

地分兵屯戰日久兵不撈失此不克夫何望激

家兵自騰驤雷轟飆擊賊莫當墩堡呼奔閉關

藏延頸受屠馴牛羊剖賊心斷賊首啖心捉首

酌斗酒偏裨伏賀媿且驚公咲命酒歌賊平讓

言何功赫赫

天威成

克南麂

石塘有酒南麂有食不知其讐反以爲德德我者死亦寧未德我者嗟嗟亦何逃其生毒餌雖免動足機陷成嗟嗟亦何逃其生

克後梅

閩中賊來越上越中賊兩相向兩賊勢成不可量公騎親逐擐甲麾旌賊遠見之心膽驚賊稍却隔洪河嚴號令速凌波賊堅壁山之阿挑閂戰夜奈何同將士雨滂沱待明發雨而霧賊潛犇幸脫免嗟哉伏機巳先布兎兮雖狡旁窟無路

北關敵臺高

浙東賊勢如雲蒸浙西賊勢如雲蒸揚言北向擁金陵公含憂心殷殷鎮臨安日分兵北關築敵臺高衛臨安城臺上按劍怒神謀内縱横城門四邊啓金皷一無聲賊疑畏民不驚妖氛浸散待清平

圍桐鄉

宗將軍勇莫當貪深入衰戰亡賊乘勝圍桐鄉兵正寡誠徬徨惟間諜謀斯臧宣皇威結衷腸唇齒相倚令自傷孤邑圍解殃反祥

蕩乍浦

陳東擒麻葉縛二兇不還誰宰部落振虎旅約青旂四擣巢穴泣以馳泣以馳海波難劈望何爲鯨鯢三萬殞同時

圍沈庄

徐海張幟驅倭夷東南流血腥風吹中丞帷幄心傷悲發獨謀冒身危賊兮唇亡齒誰衛却罪貪功志不細辟彼猛虎一鐇繁不決蹯尚吞噬沈庄合圍復能逝悔泣無及就人斃

焚舟山

蘆花嶴新巢穴木石壘入雲列時出没禍難臧向歲臘天雨雪一炬焚海爲熱樓船沉刃不血

叛賈降

叛賈夷爲家兵爲利勢久成益驕肆招之十年不肯至司馬謀渡海使感靡疑化兇志一朝自

縛伏轅門納欵泣哀希
天恩雖死尚作中華魂
克烏沙
岑港舊賊高脩潘烏沙新賊期爲援定齒響焦
水陸分布舊賊東來斷其路佯爲舊賊招招其
友新賊望㣲從涉罔否叛賈殘孽從今復何有
閩海平
破鎭東挾閩藩王中丞望來援司馬憂給糧餉
浮海分兵亟南向一傳先聲魄已喪售策交攻

即平蕩
江北平
浙之平閩之平民安堵樂更生公憂淮南尚未
寧懸金健卒徵徐青果然賊入北海口先謀巳
負良弓手長箭星流敵遑走運河一線通要害
貴嚴守嗟哉斯地賊可久非公孰能善其後
邑侯陳公禱雨謠
侯昔北覲憂留山甫　衮職無闕還我父母還
我父母我憂巳釋旱適時逢侯憂戚戚 一解

有驕旱魃滌滌山川烈若自焚朝夕遑餐星符
亦召土龍非靈百神徧舉神孰有聞 二解
侯兮謀困仰呼蒼蒼民其何辜若斯降殃白茅
犧牲持㕯以祀我思何人敢不益篤 三解
行彼周道仰呼勞瘁蒼蒼乃高潸然隕涕蒼蒼
終惠感侯素誠商羊一舞沛然甘霖 四解
黄臧炎壓綠同枯畝不饉不饑秋臨大有束晳
元城石卿洛陽侯兮能禱永稱三良 五解
孤兒行

古人孤兒行歌爲兄嫂苦欲寄泉下書慾失恃
與怙 一解
古人思親操歷山感烏飛父母日云遠自將安
所歸 二解
不誦孤兒行頗理思親操我父先背未盡子道
罔極之恩無時報 三解
我生孤何早尚未堪提携問父形容聞母悽其
思極徒爾夢見之 四解
賢節吟　賢節鄭氏邑人涂淮婦也

毋早于歸家運中落黽勉有相何誠卑弱一解
孝事舅姑後姑罔間胡天良人天不佑善二解
豈惜死殉孰託遺孤忍生延祀蘖以甘荼三解
子兮孫兮中運復振蒼〻有知佑善終信四解

毋早于歸家運中落黽勉有相何誠卑弱一解
孝事舅姑後姑罔間胡天良人天不佑善二解
豈惜死殉孰託遺孤忍生延祀蘖以甘荼三解
子兮孫兮中運復振蒼〻有知佑善終信四解

節孝吟

節婦張亢芳婦莊氏也寡居而撫訓六子立矣母病醫莫治六子爭相割股以活母後鋤竹見金上題曰賜孝子金四字予聞其事而神之迺為作節孝吟

卷十二 又文十七

毋抱奇疾醫聖稀逢毋寡代父訓罔極恩尤隆醫聖難賴呼蒼穹一解

蒼穹呼之呼良苦徒然呼之計割股股迺毋之遺方寸暇忍惜即圖毋股愈毋疾二解

一子割股諸子以隨諸子股念皆毋遺爭相懷刃歡一割孰知兄弟有靈藥和糜次進疾速却三解

竹林栽鋤中何瘞金金迺上錫孝子金天雨金憐孝子厚雖厚孝子亦彰節婦四解

節孝吟

程母汪氏歙程檀婦也檀有兄久遊忘歸檀往訪汪氏實相之行檀至燕不見隨以殲死遺繼母及孤必建汪氏寡養繼不異親姑姑病死猶卧汪氏懷中建亦賴汪氏撫之成故其節孝傳郡中久矣予深嘉其事廼爲賦此

兄遊燕久忘歸弟懐歸兄毋相之出門矢不顧中閨一解

棠棣獲遘連枝喜兄尚貪游弟亡矣中閨駕鸯翼一分難復比二解

夫以兄亡婦怨罔興節孰能奪為保孤存辛苦忍為未亡人三解

遺孤日立繼姑日痛養姑之篤篤猶撫孤婦兮一身三世圖四解

五言古詩

廣情詩二十八首

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李獻吉謂陳子昂三十五首李白五十九首咸祖籍詞咲宋人知宗陳李而不知宗阮豈其未見阮作耶江淹亦有十五首庾信亦有二十七首獻吉何不言也予亦祖阮爲廣情詩以有遠游僅得二十八首志再有作于將來續焉

端居披載籍徃事欽古人我生何太晚不與生同辰追思不可見夢寐時相親多爲燕趙士稀有魯諸生恍若顔面識盡將肝膽陳覺來失所在戚戚傷心神

聖人洞萬物凡洞信能神夫何六合外不論惟云存唵哉莊生言亦非達觀人六合即目前勿謂遠無垠常者固能論異者不足驚咸池越九萬難遘宛渠民乃于混沌始問見天地生

紛然塵世人羣生天地内小大各任謀迷茫失

利害孰非千歲憂詎免一朝悔辟彼田野雀啄食胡用多充腸意忘飽逝飛逢網羅全軀落人手哀鳴其奈何

陽春棄絶調甘受巴人傳西子失國艷爭云嫫母姸聲色有定賞聰明本天然聞見在衆人胡爲多反還有心各難測從來無足憐

子桑上呼天若哭還若歌莊生以貧乘忿色向監河覽事千古後一哄疑傳訛二君尚若此他人其奈何

末世日以降下士風寥然守令棄巖穴於勢固宜然平生桑梓交矢許膠漆堅一朝駕四牡意氣殊當年貴賤何所忌形迹自懷嫌羊裘豈易傲龍袞尤難譙萬古尚交道漢武誰能肩

丈夫縣弧志寧甘棲舊鄉弱冠事遠遊匹馬紫絲韁南國臨吳楚中原邁齊梁結交盡名流識面投肝腸逝來多泉臺宿草如人長一望道云遠絮酒未陳觴新逢寡所惟懷舊歌慨慷餘生縱百年知巳那能忘

聃氏尊大道而乃病仁義焚符與破璽莊生亦流裔斯言敢云非惟在上皇世後來民僞滋仁義尚難治徂公愛養狙家口食以匱三四同朝暮喜怒由變異僞滋不可極聖人寧無防牢籠豈私智大道爲通方曲士徒信古信古非經常

端居一室內謾言覽無窮予生半百後撫膺感流風賢豪漸淪沒世路今難逢紛紛負萁比邪佞各相從倘變孰猿崔螺蝸多沙虫造化虛還汚願言盈復隆

寄生大江北十五即明經日誦萬餘言落筆驚縱橫俗學厭章句而乃嗜談兵強弓彎月滿長劍磨霜新時時憂塞垣已賦出門行親嚴志莫遂干用逐諸生十上苦難售破產漸家貧徒然七尺身兩失至無成壯夫氣徒在靦顏向時人命也其奈何仰嘯呼蒼旻

大鵬垂雲翼志惟在天池鷦鷯聊然羽巢林安一枝余也好遠遊生違上古時不得臣穆王八駿萬里馳爲御佐造父七萃同追隨攀陟玉山

巔長呼拜王母虎齒豹尾垂善嘯驚龍吼願乞
戴勝歸用延千年壽五嶽尚難去局促徒白首
室中無陂澤井中無大魚五世廟始怪萬夫謀
斯奇范氏客已老力弱面還黎曲河珠能采高
臺投若飛犂叢遂驚異後復誰敢欺少年紅顏
子矜誇競一時冥冥不自識寧免傍人嗤
勃鞢衣羽毛無翼淩風起因胥善嘯人笙竽響
百里世人隔方隅聞言皆掩耳辟若醯雞微處
甕即四瀛告以曲池水胡然能不驚鄙哉俗世

士休令大道開
憶昔弱冠餘舊京事遨遊泰淮奄棄渡繫馬倡
家樓日日醉絃歌紅錦費纏頭早覺繁華非翻
抱浮生憂鼎中丹砂烹海上琅函求藥與火俱
誤五氣失真脩神盛乃爲宰能握即仙流陰符
揣摩術鬼谷言良優
陽烏翔即落顧兔死即蘇句芒今始握玄冥駕
復徂晝夜與歲序迭代胡爲乎丈夫失功業俗
世何足娛奮當學久視要待滄溟枯變化齊龍

德仙爲上仙徒功業何足道終恐斯言虛
得志則大行丈夫聲名垂失志則龍蛇蟠曲斯
爲宜鬱鬱自抱憤混處徒妨時分當遠世間鱗
角甘沙泥治亂非所聞無勞出位思終歲對妻
子嬉笑神情怡蔬食衣薜荔寧憂寒與饑
披裘行帶索擊壤歌嗚嗚交游漸契濶吾亦自
忘吾道途徙來者盡指佯狂徒任呼牛與馬隨
應色愉愉呼者或能識應之開若無悠悠宇宙
內心與浮雲俱

蚤歲負高義齷齪卑風塵迂踈不自量揮擢咲
家貧賣賦名既賤躬耕力不任衣食倍上農老
大勞謀生靜思何所謀惟可學嚴遵百錢日亦
足下簾謝時人著書亦云倦高臥怡天真欲託
城都市無能隱姓名
鄭新失蕉鹿迴以夢自疑夢鹿得他人爭之訟
士師華子病大忘徒然覓巫醫既寤怒妻子操
戈逐魯儒夢忘豈真覺二者誠足嗤哀哉今世
人足嗤盡如斯

有客扣我户履穿衣敝垂誇言不少讓爲恨憐才稀聞言一變色掩耳仍大唤君縱萬夫秀今異四君時骯髒無淑貌邪媚多諛辭方軸與廣幅爲輿阻驅馳南山有荒畝不如早言歸

狂生不解事一一躭師求不獨兼二氏還思問九流學焉無所用于人如贅疣志願徒汗漫日月迅以遒勞勞鬓易白難免貧賤羞擾擾當途子何術能身謀

鵬以横天翼一扇乘風雲龍能具神化金石入無形自古學仙者誰知有往因今人迺何人妄欲希長生始皇與武帝況乃萬乘尊宜居九五位難容十二城無益迎王母何勞求羨門天王徒授訣徐市阻蓬瀛

我

皇都北極親爲鎮胡疆黃雲薊門接紫氣燕山翔公卿集軒駟冠蓋何輝煌我乃漫游人短褐時氷霜雖有報國心誰能識中藏燕趙多感慨欲訪醉千觴邇來亦稀逢寥落託交場將軍還

有約明日過漁陽

故鄉别吳越匹馬策翩翩揃緌繫短劍萬里秋風天渡江望齊魯從此入幽燕往代多雄豪遺迹覽依然相逢道上問追思千古前有志功莫遂哭爲淚潸浣神魂定不散抱憤臥重泉未暇一觴奠長歌大招篇招之無術起欲去還迍邅

執簡受章句志即在疆埸矢敢請長纓短衣事戎行南越不足道繫頸單于王明經世所棄老大棲故鄉有約赴都護鞍馬去漁陽大呼望長城高高入雲翔西北萬里餘黃雲接蒼茫秦家始皇帝天胳斯謀臧雖唯自云誤求賴中華防廟謨重九邊

帝京在燕幽胡虜切比鄰牧馬時來遊士卒三十萬不獨急防秋甲胄生蟣蝨終歲抱干矛暇則修墩堡飢渴偏坡頭沙埸力已盡薄餉功難酬將軍醉歌舞休戚誰知求一旦捐軀死龍廷迷故丘

五嶽西北偏往來萬里路傷哉裹糧難忽忽歲

遲暮向平乃何人不能續高步婚嫁畢易期徒
草五懷賦少室與大室爲彼五嶽尊比鄰即緱
氏丹岧間尚存吹笙騎寉處余其子晉孫終當
遊一嶽手可青天捫
貧士恒趖薄十畝惟荒田藏名欲躬耕村里多
人煙僻家命妻子載書入南原有樵讓山居種
茶頼供餐學惟孫登嘯嬾草楊雄玄木石與游
息麋鹿相周旋矢言徃來絕任此全天年還愁
似畏壘爼豆賢人間

七懷

新都多佳山水以古人遺迹甚罕故山
水無所託以知名於世若許宣平有南
山有洗脚塘聶師道有興道院有浴丹
池金良之有金仙坦鄭八郎女有仙姑
洞李太白有望仙橋俱在郡城之南内
外相隔只數里耳金仙坦浴丹池久莫
可尋仙姑洞閉于民居洗脚塘築于官
署鄉人鮮探奇而仕遊絕訪古以致遺
迹湮荒没矣予每愴然有感乃賦七懷
詩七首使後來或有探奇訪古者庶有
所考也

南山

栖隱南山巔藏名翠微裏託爲樵采人負薪入
城市得錢即沽酒醉後狂歌起一徃百年返老
嫗石上逢分以一甆食疾歩躡高松丹鱗遺曲
沼時時白雲封

洗脚塘

姑孰道上池樵女曾洗足太白過亭中詠言美
素王宣平亦樵叟亦有洗足池清波失所處遺
迹良堪悲千年舊城郭駕寉願歸來風雷見池
裂仙術斯神哉

興道院

早歲服松脂夜半聞空樂南嶽遊久栖彭蔡授
玄學歸來虎豹狎蟬蛻躡飛霞伯礽復遺命神
仙有世家興道院尚在寥寂依雙松常戀幽真
訪黃冠未一逢

浴丹池

遠懷南嶽遊深入雲霞穴三逢仙翁師長生授真訣歸來買丹砂九還水火週出爲成大藥石池浴寒流化身見衡陽至今未千歲靈迹寶無人嗟哉失壓世

金仙坦

萬鍾尚難羈小尉辭奉新祖跣形自穢佯狂玩時人服藥非丹砂蟬蛻若微塵胡然先期命四大惜其焚多栖南山藏宣平託爲鄰仙壇立巳沒半畝惟松雲

仙姑洞

碧山城南曲石洞雙扉開鄭姑鍊真處神解不復回洞前蔽灌木逕上封層苔市喧近雞犬遺跡埋塵埃棄置訪何人俗世稀仙才託鄰恨無因得築乘風臺

望仙橋

宣平傳舍詩太白誦驚訝知爲列仙人來訪南山下頻訪胡不遇菴以野火焚徒然橋上望惟見南山雲宣平仙能詩太白詩亦仙樓當橋上結事永無窮年

任公釣石

釣石乃梁新都守任公彦昇遺迹也公爲從來郡守之最賢者且没於郡况釣石亦奇而郡志不載何耶

民安郡無事曳杖時徙行聽訟隨在野雙溪從姓名溪上遺釣石繡織苔花生斯石非數仞高與峴山爭豈碑無人紀爲之揚德聲拜石足墮淚惻惻心難平

詠要離

予蚤歲讀要離傳大壯其節爲從古稀有復思讀之而忘所在矣晝寢夢一人呼予曰君不讀吳越春秋久矣何不再讀驚起開篋披而讀之則要離前席予矣噫是固予之精思自發而英雄之靈其尚未滅而相感耶

勇哉要離子其軀稱細人伍胥薦高義吳王尊

客卿椒丘衆中辱慶忌座上擒詐罪出奔衛傷哉妻子焚殺讐㗋何難三惡自能悔羞見天下士言訖沈江水左右救何爲張目伏劍死伯鸞墓託鄰泉下慰知己

圯上

蚤歲盡破産報韓氣何雄誤擊博浪沙抱志幾不終匿名來下邳幸有圯上逢一見識孺子進履披褐翁嬴秦快即滅炎漢資成功荒祠今尚在九曲黃河東寂寥訪往迹感慨懷高風

豫讓橋

北遊向燕冀午過長河橋橋聞賣瓜婦振策驚回鑣四顧意悽愴炎天變蕭條一刺不見縛再刺報愈堅雖受義士憐誓死心斯安馬亦識余意戀戀不肯前繫馬買濁酒臨風奠一斗環立道上人長呼泉下友豫讓名常存智伯賴有後

詠陶潛

終歲勞耕植一室恒苦飢廼就小邑令醉酒聊自怡印綬未百日遂動田園思託以督郵至折腰何所爲達人進退間龍變或難知常懷田子春慷慨有餘悲豈在荊軻詠然後露襟期

過任城登太白酒樓

繫馬任城下振衣任城頭太白往已久依然舊酒樓樓中記片石俯視濟河流任城令難逢誰能醉我酒狂謡呼太白買奠酒一斗英雄呼不來奠罷還自壽謝山爾埋骨墓門莽荊榛欲結謝山社恨少同心人我家天都下况與近相鄰

石耳峯上雲

崔巍石耳峯氤氳峯上雲形狀變旦暮蒸鬱逐陰晴金銀錯爛熳丹碧疊鮮新繪素失匠巧屏障成天真至趣㗋流俗獨賞怡心神當軒揖長嘯醉酒供豪吟中有仙姑嵓上可呼王京何時命鸞隺期我來相迎

濠梁

昔讀南華篇濠梁結遐想我來臨高隄風塵暗蒼莽黃濤無遊魚莊惠何以賞獨覩廼據今寓言徒信往古人不可招策馬一悽愴

售寶刀

家貧售寶刀壯士非良謀世俗無具目重價誰
能收市門且歸來咲向妻子羞東鄰有美酒典
將散貂裘悲歌盡一醉拂拭丹虹流鍔上酹酒
誓結好終白頭惟事靖國難不須瑣細讐志達
苟已矣埋匣同山丘

游仙詩七首

余雖塵世者厭隨塵世蹤握手期黃石牽衣慕
赤松徒然勞白首雲蓋悵難逢二仙訪軒冕或

過天都峯長跪乞丹訣終身矢以從敢云生六
翮惟願駐衰容

舜華何鮮妍照日僅崇朝蜉蝣何楚楚至夕隨
風消萬類出與入由機亦已勞一日常戚戚百
歲豈遼遼何術脩元始機能出入超來信瞻青
鳥仙車下赤霄

自余當弱冠即喜慕仙真五嶽仙真窟期游物
外身嗟哉上古後巖洞萬餘春恒華尚幽渺衡
岱漸凡塵邇來廻翠鳳無一駕斑麟吾祖嵩高
別吹笙亦不聞

求仙在寥廓混迹豈塵埃逍遙定員嶠遊戲復
蓬萊八方風作御五色玉爲臺沆瀣餐能飽雲
霞服以裁羲和能逆挽閶闔一呼開不識乾坤
裏能經幾刼灰

海外有五嶽崑崙難與肩千畦芝作圃百畝蕙
爲田天風吹香露島日蒸祥煙精靈由自化種
耨豈羣仙二物塵根異餐之亦永年無由滄海
寄水火洗腥羶

紛紛俗世者慕仙乃何爲天池鵬許徙緣嶺雀
容棲視彼鳧與鶩短翮宜凡卑猶難學夸父半
道無能追金石盡尾鑠導引豈神奇唫唫良足
惜徒被丹經欺

昆虫至柔質屈信求寸長本生闇情識亦得化
飛揚昆虫翻見媿塊守有形亡日日燔情識時
時去故常乾坤萬物祖造化費森張運竆歸刼
火好生終見傷

留竹軒

旅寓臨安早監塵俗砌下有地弓餘乃乞竹數竿種之因題留竹軒賦詩紀事復問答六章終之

旅居既早監塵俗復相煎砌下理荒翳移竹當窻前數竿小成林秋雨滋娟娟翠色濃欲滴映我古人篇市沽對斟酌攀歌興悠然自是野寉性難忘丘壑緣更生爾方暢浮迹孑流遷去住且勿道主賓暫周旋

問竹

美哉孤竹君與君豫言别結交不得常誰爲重高節

竹荅

難以小草賤報德重千金願隨君子去而無懷土心

荅竹

感君戀貧交携君媿無力毎被清風吹相思歳寒色

竹再荅

暫以我爲悦知君恩不終惟願日枯槁安肯隨春風

再荅竹

君矢枯槁心我今敢相棄百爾思携君不辭同心累

竹三荅

君素重然諾虗中不復疑與君至黄髮歳歳繁孫枝

送王德仁侍御謫盱江四首

少年迅天歩繡服被光榮簪筆侍 龍衮補闕持忠貞權豪一以震名譽桓張并行高衆所忌讒言忽縱横憂傷寡儔侶寸心誰爲明從玆下丹霄遠邁盱江城

賈生達國體漢主遷長沙才高昧沉實少年似浮誇往事不自鏡君行復何嗟道窮在末位時惟龍與蛇大行戒勿亟堅壁無終瑕

盱江靈異地展矣麻源岡羣峯競廻合松桂鬱青蒼紫芝長天路石磴流丹漿麻姑與華期駕

鴻失雲房君徃惬素賞公餘肆相羊千秋後康
樂安得聯衣裳
晨起絡清酒佇立河之涯霜華被原野蕭瑟寒
風吹馬鳴望君至寶劍懸青絲握手不盡言抗
揖從此辭一飲當連觴須叟若雲馳雲馳豈足
嘆會面非遐期

松花唫贈鮑子尚

種松滿谷口花開春可憐草際落常掃擣作黃
金錢醉餘出座上清風生灑然斯物有靈氣功

并丹砂傳慎勿貽世人世人皆腥羶

詩寄吳惟善山中乞松花

偓佺服松食追馬馬並馳夫何乃多事授堯堯
見辭異哉蒼生聖不與丹霄期松實旣靈異松
花因可知遙乞山中人爲采黃金貽春風易飄
落早使慰相思

送江民瑛北試三首

與子結綢繆辟彼雙鳳雛旦暮比文錦丹穴恣
歡娛六翮先我成翩翩橫雲衢延頸以遠望萬
里不能俱天寒獨栖息臨風發哀呼
行人急前路願言今夕留展燕極歡咲還同幃
與幬明發列星没鞍馬如雲浮弦筈去日遠耿
耿徒含憂羣居豈無侶洵非心所求
對面立岐路執衣淚從滋豈爲别離故乃效兒
女悲交道古所難處貴情多移知子心匪石白
首如一時胡越安可論遼遼若連枝

寄董仲良侍御

李耳官柱史方朔亦大夫游戲

紫廷側君其大隱徒少年耀繡服危言懾奸諛
湌瀹𦗏來茹玄玄懷道樞暫辭下雲霄獨行避
崎嶇黃金聚鉛汞九還鍊西湖我乃子喬孫家
復邇天都上有軒皇迹千載未虛無美哉靈氣
窟徃徃飛仙舄招君結霞契玆焉築丹鑪

寄東雩廖廉使

澗松移崇岡仰覲拂雲天皐蘭披迴風清芬遠
聞宣託勢物亦爾元叔諒其然羊陟就柴車譽
爲京師延嗟哉乃狂激胡若君侯賢慚予抱尪

磔中路尚迍邅剖璞辱謬賞泣血誰希憐捫心感知遇論迹非夤緣願終保堅白敢使平生愆

姑孰留别巡按沂東劉公三首

古人多愛士勢位如雲浮形骸一顧畧禮意何綢繆斯道久云亡明珠抱誰投求售豈不急按劍徒自羞願言斂光彩寂寞甘丘林

金紫據顯路巍峩若雲天下交匪自屈上交何因緣感君達人意垂余賤士憐嗟哉異西施誰獨辨其妍譽聲好雷同從古亦已然

烈士生季世撫心含酸悲貧賤未足嘆乞憐寒與飢調僻自寡和所志在相知相知苟不逢胡用彈朱絃伯牙山水閒神聽惟鍾期

雨中盛仲交過訪冶城宮

帝城黯秋霖仙宮倦朝起擁衾驚扣扉獨駕過停軌豈伊異調人邇我同心士入座對名香談禪究妙理澒洞相外觀勿迷圜中視世染恐益深性靈患彌累窮達猶煩煎況能齊生死

陳情提學翠巖黃公

少年不自料弄翰登詞場潛心但騷雅希步惟班楊欲發胸中奇裹糧適遐方乘興嚴子瀨海潮觀錢塘耶溪攀會稽禹穴未荒凉鏡湖接蘭亭曲水誰流觴晴雷鳴雪竇天台過石梁石梁下五湖參法金焦傍從玆遡淮水訪俠彭城裏基没漢高臺空歌大風起大風塵沙驚還作大梁行夷門抱關者刎頸憶侯生殺身苦何易售誠魏無忌彈劍不盡傷長歸秣陵戀秣陵古皇州羣士競來求五上經時策迂疎未見收黃金

快意散零落黑貂裘窮廬卧寂寞猶難飽徽藿伏謁無通津躬耕無負郭妄采鉛汞精草創三還蘖我公振古賢一見即相憐謬以巴人唱翻爲明月篇我本甘顦顇已謂時人棄朝夕織幽閨雲鬟斷珠翠春風漸遲暮看花眼中淚德耀固愆期獨繫伯鸞思妍媸久無定好各懷真知自能結連理何用画蛾眉矢以蓬蒿質常將白璧持

彈琴篇贈王元靜

錦囊閉云久向君發哀思不遇同心人雅調誠
見唉真知古已難況復求今時鍾期一以逝絕
絃固其宜知希則我貴老聃乃吾師陶潛抱素
琴寂寂宮商遺淵揮獨要妙俗耳何能為與君
矢勿彈淚落花前卮

建陽舟中

五石瓠為舟長謠弄秋水飲食絕腥羶世塵忘
泥滓有如戴髮僧安禪一龕裏夜月懸寶珠蓬
窻白毫起六合包山河環流何殊此善識能超

方大小總玄旨

偕項思湯入雁蕩憇能仁寺日暮尋渡錦
溪觀大龍湫返

越嶺日欲暮入谷力已綿載訊九折澗爰戾萬
仞泉錦石涉清淺綠篠穿夤緣迴峯閟絕壁垂
虹落中天返景不緩駕須臾暝寒烟胡為事促
賞形役徒煩煎懷遠恨睽阻迹邇能遷延明發
縱奇矚躊躕且言旋

武夷七詠

束髮訪名嶽天路勞攀緣武夷九曲邃十里清
溪穿徧尋雲峯側隨意蘭舟前逌怪蓬瀛境夫
何邇人烟幽荒闢秦代裡封表宋年金龍瘞壇
坎玉簡敷皇虔有時廣樂度杳貌中宵傳
魏王友八客斷粒學長生如何四少女亦解來
同盟一朝谷神就欲舉青天行逌招鄉里宴為
言離別情四面幔亭敞萬仞虹橋迎曾孫呼滿
座石髓斟盈觥人間可哀曲高唱和瑶笙宴罷
戢雲景何處攀鸞軿

秦時十三仙脩真大王峯自漢路已阻千載白
雲封攀援逐猿狖峭削躡芙蓉平原入石户環
嶂開金鏞方臺宮已廢旁峽梁猶通藥臼繡苔
蘚丹泉覆蟠松徘徊瞷倒景安得逢驂龍
青天橫翠壁下照澄潭湄半壁啓洪洞繞洞生
玄芝如何列仙人寄骨多于斯朱函積相向紫
氣輝常時從來學仙術蟬蛻定無疑象形仍佳
毀虛朗本神奇嵩恒尚飄燼江海猶成岐金石
徒自鍊雞犬焉能隨余惟帝先守詎受丹經欺

昔有神仙侶沙棠造爲舟度世記靈異崇崕架千秋扶搖風乃下縹緲雲與浮我欲携觴豆酣歌坐兩頭遥從滄海泛虚上赤霄游水哉邁大刼色界盡漂流孰使斯舟固神仙寧免憂

仙掌峰頭路別有蓬來鄉洞門入窈窕田園豁鋪張疊嶂映修竹流泉積澄塘犬吠驚世人犢卧依丹房寞寂垂髮叟童子侍其傍歘然揖我入芬矣飲瓊漿許我鸞隺姿終當雲霄翔出視雙函帖一一九還方願言畢婚嫁鄰搆同相羊

寒林佳瓊館寂寞披道衣左有飛泉洞萬縷珠簾圍右有通天嵓一帶銀虹垂展轉入宵夢起坐待朝暉餘幽迹已徧斯游願無違須叟物外遯奈促塵中歸玄流慘今別丹芝訂來期清溪渡延佇遥遥綠雲微

嘲友人

白龍戲清泠屈身乃自誤豫且射中之歸向天帝訴問言孜神靈乞憐返逢怒斯事君罔規矧作貪餌射一絲制漁人胡謀免所捕明達實其身貧賤守能固

乳虎辭贈汪奉謙

乳虎尚雌伏時人偶見羇調笑閭閻下錦服損威儀徒有食牛氣割肉聊充飢英雄豈尋常後來誰可知一朝奮咆吼走上南山隅林谷天風振從今能邇窺

園居除夕喜程師道至二首

園居背村僻友朋日翱翔今夕各自媚惟君登我堂荊扉照華燭貧家乏供張大裹且雞黍小

婦治椒漿稚子解敬客跪進母辭觴

客有君子至春色生寒林慚予本薄劣由之揚德音斯事未成昔高蹤方耀今坐久里巷寂起視星河沈一朝豈足戀畏彼流年侵

謝程太真贈豹皮

南山有猛獸奇毛發輝光散滿黃金錢解向君子堂知予懷五嶽去覓神仙鄉不惜咲相贈持歸割爲囊佩之萬里去中秘法瑯章丹砂倘有遇報爾壽無疆

得新交程巨源書

偶獲清溪魚鷩見尺書寄不題亦不緘草草數行字迺是新相知報我即西至上恨結交遲下陳平生事釀酒命中閨花前待同醉咲問彼何人君今苦相媚其人海陽狂爲有節俠意

早春程師道來訪

偶從高僧遊十日返空谷稚子候開扉有客在茅屋客乃平生懽遲予已三宿咲脫漉酒巾新春釀初熟觴行依古梅歌聲上修竹朗此甕頭

乾告别莫云速

贈姪孫守貞

宗孫負異氣於世多不然有時入城市攢眉畏腥羶獨嘯攀林巒洗耳弄嵓泉邇年費生產而復求神仙常言五嶽去囊無褁糧錢予藏丹砂訣乃是真師傳九還果終驗相挾乘雲烟

過宣城不遇汪中丞廷德留題翠微禪庵

君向故鄉去我從故鄉來如彼浮空雲南北各悠哉獨攀敬亭山石逕生秋苔苔中尋屐迹懷君酌金罍天風落松下吹我愁心開還期選幽處共築青蓮臺

寄邢慶元

二疏一朝去千載榮其名處盛始戒止達識何足驚淵明酒狂人爲令聊適情斗祿不待飽飄然浮雲行早晚登君堂五柳已成陰重見柴桑叟久别披胸襟素琴撫相對余獨能知音

送方子揖游武陵

憐君逸調人與隨早春起遙思武陵游浮舟雪

消水玆游君勿遲須在桃花時歲久遺紅霞洞口香風吹晉有避秦家仙蹤寂如掃雞犬亦登天田園莽荒草近聞曾遊客晝見精靈逢邑侯斷鳥道不但白雲封知君佩寶劍肯畏訪幽蹤

草創大還贈青城毛太史

古今人皆稱太白仙才乃就其詞章不凡論之然不知太白龍性鴻情真仙流也余每誦其草創大還贈柳官迪詩又知太白果有所授至于晚年依託宗人

流落江左雖有所授其鉛汞真機乃未
有所竟與予遇毛太史金陵相與一談
大還即見契合遂賦草創大還詩贈之
兼以繫想太白耳

予本王喬裔早覓長生方遠遊探海嶽混迹託
文章因緣即有遇洞府受青囊五氣自盤結六
書異尋常直洩丹砂性知為大藥鄉杳冥露津
液倏忽易騰驤懽伏誘何巧苦老制非良剛柔
交主客水火㷭琳琅日魂先布德月魄對承光

朱鳥失權宰白虎縱猖狂中途謬勝負末路定
災傷和調基可立神妙質須亡太始真機竊羣
生大化昌黃金賤世寶白髮變秋霜羅酆籍遂
落南斗錫無疆斯乃上智謀下士徒皇皇鉛汞
亂名字凡類妄倩量哀哉費日月匍匐背周行
羨君峨嵋秀亦是歲星祥秣陵一邂逅官署若
雲房安爐戲玩弄大藥試徃茫清嘯返天都定
約肯相忘春風鍾阜巔桃李待春芳與君終律
數服食鞭紫凰携手朝閶闔高居眺八荒

飲同甫梨花下

爾為好博徒囊金輕一擲名落少年場窮愁守
空宅學圃當村西繞墻梨花白甕頭餘濁醪無
殺愧留客余迺太狂人索醉花下石何用羅八
珍隨時在意適爾歌紅錦袍予按黃鍾拍醉罷
歸潭東竟忘日云夕

大梁喜鄭子陽宋中至

欲㷭汴上車喜適宋中至猶及他鄉逢一話故
園事十年客王門胡為色顦顇君本素心人隨

場肯相媚臨行探錦囊餘堪買沈醉千錢贈非
多迺見丈夫意俗世千黃金視此真足愧

贈倜儻生　伯可

孫生當弱冠意氣何雄豪偶讀魯連書自謂乃
其曹一朝別閭里吳楚遠遊遨寶鞍照驪馬錦
帶絡霜刀吳楚古王都鶯花迷酒壚追隨盛交
結直欲傾千壺酒後起相干然諾寸心丹黃金
世所貴揮攉笑非難生來任俠身何遂倦風塵
浮雲速變幻俗態覷能真歸來雷溪曲孰與扣

闚覩典籍勞披覽時躭接古人

武林城東園月夜童希皐送酒至

避居城東園地偏寡車騎花鳥春陰時徙倚盛幽事落日卧繩床香煙儼山寺新月惟鑒帷驚誰扣門至尊豆命雙僮見我故人意故人尚微疴燕言之中饋乃慰羈旅愁寒霜苦相媚安得對持觴勸酬縱深醉

寄陳天錫括蒼

昔尋幔亭遊逢君括蒼道探囊百錢餘買醉結

交好百錢豈足多貧賤見懷抱烈士期勿忘令終各自保咲彼輕薄兒背面良草草別來今十年顏色成招稿所藏古仙書豈不肆探討水火合元符鍊之當及早黍米千珠成惠子長壽考

病起走西湖探芙蓉留醉酒家

旅園卧病起庭前桑葉黄方知秋已暮湖上來翺翔花信探芙蓉何處多紅芳先期乃空歸咲人雙鴛鴦乘興未云盡野市沽清觴高髮當壚婦楚楚羅衣裳娟秀識粉年猶画蛾眉長未見芙蓉花得見芙蓉粧胭脂待爛熳還約醉千場

顧瀛梁文憲從胡司馬西征附書信州守江民璞

我生本侯嬴二客結來久燕趙出良家節俠近稀有司馬今西征紫騮黄旗後心事十行餘勞奉信州守頗屈千里尊俸錢爲沽酒飲非瑣瑣徒一吸盡一斗醉歌長城篇上君萬年壽

送項思湯北上

世降士彌賤今代益堪嗟近聞公卿間漸動古

人思開閤雖養士而猶禮節衰負劍四方至亦寡抱才奇君去萬里道驥足展驅馳定空薊北羣錦韉黄金羈傾都駭龍種弄影矜天池嗟哉奄李樹欲向何門垂根株慎所託一植不可移當杯記斯言丁寧故交私微軀難與偕自顧慚無資白頭伏草莽飢采南山芝

武林逢程來鳳自括蒼來

翩翩紫髯翁學仙歲將暮昨游括蒼山丹訣咲云遇赤水卬易凌手攀三株樹羽翼晝夜思中

心苦馳鶩濁世寥真仙勿爲僞所誤夸父志信宏虞淵亦空赴

稚子釣魚

稚子日已長不解攻文辭常剪後園竹把釣門前池遊魚伺香餌玉鱗出漣漪紅肥切作鱠奉我堂上慈汝父貪饕人乘槎東海涯神物竟難得還家負心期圖大不如細視女良自嗤

婚嫁詩

余生弱冠時即繫子平想婚嫁畢雖遲綠髮始

蒼莽五嶽望非遙胡不遠言往本無富貴謀尚難解塵鞅豈有黃霍呼爲接雲霞上謫世界列仙八翼自應長

解憤

射策竟無成躬耕東山址蕭颯髮已蒼報國心未死鄰省見妖民昨來過予里三百橫戈矛殺人如戲爾雞犬連萬家大怒呼不起四塞失隄防長驅恐茲始況乃畿輔間豈容犯天紀致禍還有因自甘叛桑梓徒爲腐儒憂敢云國士恥

七夕園居懷方時文

雲端破玉鏡挂我青桂叢洞簫戛孤調佳人安可同一居銀漢西一居銀漢東相隔三百里欲見須長風豈如牛與女一水鵲橋通

臨安逢蔡士英大梁來

君本溫恭人相逢覺英爽問自大梁來故令意氣長夷門今若何通衢未蒼莽侯王豈絕無公子竟長往朱轂接聯翩賤士孰能養末俗稀憐

才天地徒爾廣世事且勿言沽酒醉撫掌

題岳東伯秋山圖

東伯吳門高士也平生寡交好而獨有契于余今秋傳東伯死矣余不勝哀悼焉除夕之日有書來寄兼以秋山訪友圖喜若更生慰余晚歲遂賦數韻書于圖之下方使余子孫知有今日交道也

治城道士館一別十餘霜丹砂論秘訣攜手期鸞翔世交獨君契何人報云亡舉首憤青天疑

信推肝膓今夕當除夕緘書至茅堂十行見心
素大唉喜如狂遝披秋山圖游神入微茫命兒
垂北面萬疊煙雲光貧家歲計乏柏酒尚盈觴
呼君壽東向願言保無疆

燕京再送伯王司馬行邊三首

朝命旦巳下軍令夕不停荷戈三十萬勞勞望
前旌司馬神且武願聞苦樂情赫赫怒宣
皇威諸將皆震驚籌邊盡掌畫舉廢如雲興所
重在本固何用貪奇勳

桓桓三司馬捧
命甘泉宮西北符各授君其邁言東漁陽邇上
都況乃天險崇遼陽紫塞外一望沙漠空今秋
尚胡虜羽書過盧龍籌策運帷幄勿讓前人功
公卿祖都門旌竿拂雲高北風生寒霜落葉飛
瀟瀟叱馭速
王程劍光瀉鳴濤富貴何足艷奇節歸賢豪一
身置遠塞片心報
三朝經營在求逸行役忘近勞

東阿道中見杏花

北來巳春深碧草猶未見一枝開杏花紅粧艷
如茜幾樹王潭上片片花亂飛稚子戲花下計
我將南歸先有南歸人曾題尺書寄山妻釀濁
醪甕頭待沈醉歸途尚云遠歸興良翩翩紫騮
勿辤倦揮斷珊瑚鞭

呈邑侯李公三首

去古日益遠士賤日益悲金紫里閈交夙昔尚
睽違況乃當路者于勢阻崔巍明經數擯落螻

曲甘窮居草賦工莫售笑以聲名微一朝孰能
薦而使賢侯知逢人不惜問翩自懷驚疑
蚤歲尚遊覽伴狂都市閭公卿偶同調折節傾
交懽舊知歎零落新知寡豪賢我侯識賤士媒
母誰稱姸斯風久矣衰于今胡爲然自顧抱甕
人巳與編民肩感知懷一剌欲進仍迴旋
下車未云久問士胡難忘乃知尚奇節豈獨稱
循良微賤未遑言兩鬢飛秋霜違時愧桃李何
用樹門墻我本燕趙流聞言生慨慷衰老不足

使名猶結客塲黃金買馬首侯信懷昭王

送邑侯李公北上四首

干旄導翩翩日照嚴霜明四牡鳴蕭蕭道上壺漿盈高車不得挽北面寒風征新命在久任即見旋郭城兩耕一朝別戚戚傷民情

開邑萬山險民習稱獷剛從來號難治爲令宜急張反爾戒烹鮮簡易仍慈祥胡能學鷹鸇願言希鳳凰文法何足尚儒術飾紀綱

才智不自耀神鍔藏龍泉下車詢民俗折節勞求賢今復見長孫郡内無董嚴賤士世久棄數召臧疑嫌應介重狂僻時分俸餘錢

我侯雖循良負氣猶豪雄本爲霄漢佐謬置枳棘叢訟閒富蹠草憤欲振頹風出位且勿陳帝恐留貞忠仁恩希正渥日望憂冲冲

五游篇贈姪士龍

女爲魯諸生低眉事章句終年臥蓬窻未一縱遠步狂興忽翩翩而有五嶽慕斯慕余太早已在弱冠時恨爲靑紫誤還愧累糧資幾過中原遊半道回馬首長望重含悲白髮今衰叟女言何太易雲霞萬里餘須奮搏翼志出門休躊躇五嶽眞形圖授女肘後繫三天太上文相隨百靈術圖始西王母漢宮乞武皇至尊尚嚴禁女當珍自藏歸來還授余終封錦霞囊愼勿示世人腥羶圖見殃

子時樵居東山得伯章書報惟順臥病定光寺賦詩寄慰

學樵在東山暫與里社避時時松杉間衣裳染蒼翠忽見入林僧衲繫一書至爲報洪伯子臥病城隅寺勢路俗競趨寂寞孰相媚女亦逃禪流自負出人智煩惱須斷因色相本爲寄順逆總浮雲造物任兒戲欲訪逼歲除持贈空囊愧斗粟與雙魚一見故交意

謝江王卿贈石

訪君家岙源一石道傍覩蒙茸覆霜草勢蹲猛如虎撫摩繡紫翠苔蘚千年古知我憐幽心移

贈村西圃初禮揖冠裳長歌莫醴脯無錢買珍奇窮居合賓主免學平泉庄遺鴈咲何苦

獨坐隱園舊日燒丹處有懷兄惟敘

蚤歲好仙術日望攀飛霞羡君亦同志築爲太玄家九還燒大藥黃壤成丹砂君胡別余早紫髯疑上征對此丹砂處春草敢後生蓬海無音問猶牽塵世情

送姪琬遊魯

余家老宗子氣岍何崚嶒獨行過任性結交厭時人仲秋去東魯漸喜消炎蒸匹馬渡江淮從此入風塵酒錢百文餞匆辮席上醺世俗日益非願君且浮沈請觀尼父言鳥獸乃不羣斯人盡當容視之良巳輕惟余達妙旨佯狂穢其身牛馬呼尚應堅白在自珎

戒酒詩贈何叔度

古昔躭飲者爲託佯狂名志士快鬱憤漫客怡天真君乎何所託躭飲入沈冥恨不徙酒泉自云謫酒星白眼失天地一臥連朝昏四大損假合五內傷神明休學荷揷隨早築糟丘墳酒頌豈足信常來伴獨醒

覩南原嶺北飛泉

我生泉石癖逸入雁山雲三月戀龍湫歸猶夢中聞今偶慰遐想雙耳洗塵氛雖異千丈雄九道派多分行行泉一逢一逢神一奕素練爭青崕銀濤亂蒼莽慨自渾沌來世人孰能賞余謀隱南原三芥數來往

金雞石

嶺半飛泉西一石廣方丈隱隱字幾行白雲照晃朗洞憶初暘遊重見仙人榜此爲太上書點畫超法象渡泉奮攀蘿峭絕不得往聞有金雞栖令人縈遐想

入南原五首

有蘭秀深谷而與衆草衰有玉未離璞重價翻謂欺負才苦貧賤舉世棄如遺今復臨晚歲老醜還見唾黃金孰買賦衡門稀問奇豈無成言者况乃亦睽違拂衣合龍蛇何必從蓍龜甘隱

憤自釋佯狂神始怡

余生性英蕩海外欲馳騖破産學飛仙徒爲藥所誤婚嫁已過時五嶽尚難去南原雖一區于焉寄杖屨徑仄松杉穿山疊雲霞聚蕨薇采可餐金芝時或遇鑿石九畹餘藝茶一千樹重刪陸羽經還續盧仝賦

崔巍青山麓麓有一畝餘物豫足窺覽超曠面東曦今託隱者迹昔乃樵人廬無勞結搆攻帷使荒穢除蒼翠蔭叢木清淺臨雙渠渠中立怪

石激響勝朱絃終朝藝茶倦坐此戲爲漁鮮鮮偶有得濁酒呼盈卮

南原有古寺相望煙雲深茸廬比鄰託東西即雙林茶間荷鉏立並傳鐘磬聲谷應何悠然往者洗塵心興來扶白崔入寺搜遺經遠師慨難遘蓮社結無因麋鹿狎來往樵獵期招尋世交謝漸絶

聖代甘編民

經世已云久泛觀慨漸異託迹敢自奇畏途乃當避晩遇無所希虛名徒爲累泣玉咲昨非寶真悟今是攜帷太上書言或一家著招隱孰可偕獨栖得玄契士以寡合尊道以希知貴義皇即周旋天地足游戲

贈鮑正卿彥卿憲卿兄弟

明時倡大雅文運開關西登壇霸中原九子握旄麾希聲振南北響應爭來歸君家世游梁似尚流風遺運隆久自降浸各求旁蹊君本豢軍裔靈秀豈終衰夾持匪他人兄弟相驅馳東武

與薊門而皆樂府詞俊逸美工部憲章慎毋渝

讀蘭亭詩視桓叔

山陰蘭渚上小亭澹雲煙暮春修禊事正愜晴和天一時盛王氏乃先倡羣賢流觴任曲水音樂遺管絃取飲不惜醉分詠競成篇兮曾訪陳迹披詩見依然羲之復可咲遷變胡足言大化自終盡痛哉執君憐彭殤總非異達生斯真詮

期孫子真遊鄭仙姑洞

吾鄉寡仙跡懐仙者亦稀最傳鄭姑洞兮昔曾

探奇亂石如青羊羣然草間栖別來苦難忘欲結燒丹爐紅霞照洞口正是𦬼花時塵事且暫解杖藜惟君期

託金修之寄漢芝山靈之作

四皓藍田隱和歌紫芝詩貧賤足肆志富貴良羈縻白首老終南高皇詔常辭瑠上漢芝山山名自何時定有尚隱人徃哲思與齊兩度訪君家幽勝偏獨遺子今寄山靈先爲暮秋期曄曄如可采試療狂生飢

耕野詩爲姪仲昌賦

女本家潭東潭西就畒畒藏名耒耜間浮雲世何有耕稷息林陰慰勞饁子婦禾黍慶秋登百斛富濁酒有時具雞豚同心召鄰叟醉後禮法忘放歌擊瓦缶貧乎倦為儒餘生願求耦

送程士元遊梁園蕪寄揚德閏

春暮遊梁園飛殘𦬼花片長揖即云辭難緩壚頭餞直北三千里有約新知人一諾可能忘匹馬勞風塵新知負意氣亦乎神交者尺書寄後時先訖寸心寫此去與同盟佩劒談縱横惟憂酒錢乏終朝不解醒放歌驚市上名重兩狂生夷門常願訪為我酹侯嬴

十嶽山人詩集卷二

大鄣郡王寅著
火海程開泰九川項仲連校刻

七言古詩

五嶽歌五首

我懷在泰嶽躋蹬天窻上黃河下如帶長安會稽兩相望金篋玉簡開尚傳欲訪披之知壽年雲中二童逢偶然靈芝分贈應孑憐

我懷在華嶽二華近相鄰仰攀百尺崖總仙洞口常青春千葉蓮花開滿池服之即見羽毛垂子先去日真可嗟何事還呼酒毋隨

我懷在嵩嶽二室相低昂宜臥有石床銅銚如存温玉漿吾祖遊栖常此中道人接上浮丘公有孫今日願相從學弄鳳笙徹碧空

我懷在衡嶽上踞祝融峯朱陵洞可息九池九井中相通沅湘洞庭望中至浮天一片波光翠重朔仙人匆飛去一紙爲問鳥形字

我懷在恒嶽雁門來朔氣玄泉灌神草廣漠之野亦靈異祠傳圭璧今尚存乞寫神符太上文昌容采服遂藥根問彼胡爲可長生

劉將軍席上贈画師方痴

東南画者誰其師耳中久矣聞方痴君乃天上酒星魄岸幘一吸空千巵半酣仰咲倚藤床素綃百幅分兩行抽毫潑墨有神鬼須臾風雨翻高堂將軍園館邂逅識把臂當筵吐胸臆貌我塵埃骨法真飄飄五嶽煙霞色君乎雖是画者流長揖濶步傲王侯雕軒駟馬迎不去蓮廬壁立時偏投與君結交恨何晚武夷九曲休思返我家門對蓮花峯紫崖青洞堪棲偃軒轅黃帝採靈詮藥臼鍊竈今依然玄芝春塋滿窪徑丹砂夜彩浮湯泉吁嗟人生若朝夕留此君先掃磐石我欲北獻封禪書後期同作驂龍客

送許德先遊楚

送君西上武昌遊黃鶴樓前鸚鵡洲好吊含冤禰處士緑酒呼灑長江流今人亦多抱才異俛首低眉色憔悴佯狂誰敢傲公卿韜光還以龍

泉忌處士謀身不世情曹黃猶是重才名招魂爲語今人事遺恨休隨芳草生

過訪張濟之觀唐伯虎松陵圖

先生懶入城中路閒擬張衡四愁賦我來曲巷扣園扉草堂綠蔭梧桐樹家徒壁立何有乎大誇一幅松陵圖孤城橫接長橋臥裊裊青虹飲大湖此圖乃出唐伯虎妙筆堪爲画師譜爲贈知音不重錢當時自覺良工苦吳門画派喜宗元棄置唐宋不復言惟君獨異鄉邦派上追二

代窺真源吁嗟乎唐伯虎生不辰爾之画事何足珍少年腹飽三萬卷倚馬千言如有神射策金陵冠多士露才傲俗人皆忌北上幽燕白璧寃才高一旦翻成祟揮金信手泥沙然東歸畫賣洞庭田窮愁託興丹青裏豈欲聲名四海傳吁嗟乎唐伯虎後來見画誰識君流落殘編別有文俠骨英魂招不起一尊何處吊荒墳

揚州酒家贈趙二王賓

翠鬢青衣高唱籌爐頭送酒厚如油滿飲腰間古玉斗乃爲情真不因酒酒酣催君挑數錢貧交百錢過十千富交酒泉通北海何足王郎澆磊磊况猶懶謁平原君布衣只合逢朱亥出門倒着白接䍦明日與君還有期長途莫謂囊羞澁典却貂裘報所知

謝汪德弘画松

騎馬來尋北關口呼童西鄰爲沽酒勸我東籬況菊英画松君自臨虛牖淋漓水墨三尺長孤勢直上干青蒼蘚皮活鱗太凌亂雲葉怒錢何

森張一枝下走刷星尾漸欲倒地仍廻翔揮筆縱橫只兒戲反覆玩之轉奇異宜護玄元仙客壇恍愁風雨翻濤至我家園松手栽長陰蓋茅堂過十丈佩劍經秋遠別離旅夜難忘夢中想對此家園如見之章偃雙松恐被唆醉餘再拜珍藏去稱報慚非杜二詩

謝吳汝復秀才送黃山佛面竹栽隱圖

黃山有竹佛面奇杖林或自婆羅遺一竿移植王潭上丈六金身日相向慈風遠竹何蕭森慧

耳偏能悟梵音不勞貝葉聲聞裏塵世消除毒熱深早看三逕連蒼翠老去皈依多佛地摩詰重來住輞川王潭欲捨淸源寺

時客長干寺謝姚光虞贈古松圖

我家隱園手種之松高百尺託根近倚靑羊石遠遊一別經年餘松下茅齋鎖道書扣關忽傳匹綃至滿眼千重起蒼翠拏蓋蟠龍奮欲飛不覺煙霧淡霏微最憐孫枝多幽折女蘿霜枯垂糾結市門画者何足誇筆意稜稜健精銕大咲披玩維摩軒此日何殊在隱園南望鄣山阻淫雨遊人歸興轉翩翩

三神山歌爲楊伯海賦

余聞渤海之東大壑歸墟深無底九野天漢之流皆注此五山爭秀峙其中環向分盤三萬里五山吞吐隨波潮晝夜搖搖無定止金銀臺觀爛雲霞樹垂珠實開瑤花采而服食可不老比鄰盡是仙人家仙人羣邀謁帝訴帝乃赫然振大怒遂命禺彊役巨鼇舉首戴之山始住二山一旦遷因龍伯大人化爲泥沙然至今惟有三山傳三山雖傳未嘗見秦皇漢武空樓船君何人有三山想幾年褁糧奮欲往望海汪洋迷問津一哭歸來老塵鞅吁嗟世人多爲促謀身煩煎苦不足五嶽非遙棄若遺三山之想何所爲十嶽之想子尤切夢裏徒常覔寉騎

夜夢寶刀行

子家西畨刀俠士結交留千金纒錦囊終歲藏床頭夜來醉酒夢遠遊拔刀三尺雪花浮砍地地裂上射血刀忽解語向子説汝旣失路那能蕩風塵又無讐死可報之讐人常憤眼前不平事拂拭叱咤徒傷神聞罷夢醒山豹叫靈異足驚蹼冷咲刀兮刀兮難汝容延津終去從雙龍

海嶽尋仙歌贈唐啓潛

唐生廣額仍大顴秀眉修目鬚翩翩少年披覽飽經史千言落唾揮雲煙骨相文章逈人異致身本是公卿器折腰懶上
明廷書迂狂苦慕神仙事爲愁日月凋朱顏林

居謝客常閉關燒鉛鍊汞費生産草創三還待
九還九還之功猶渺茫凌空安得羽毛長元符
恐誤流傳訣真藥期逢面授方昨來手執遠遊
賦海嶽追尋恨遲慕仰哄青天即別離婚嫁留
君不肯住海嶽君誰作伴行布袍斗笠獨縱横
蟠蚕去竊千年實閶闔低臨十二城神仙倘逢
羨門子王女相隨弄瓊蕤君或前身周羲山姓
名久在丹臺裏我祖吹笙王子喬暫將踪跡泥
漁樵煩君一過嵩高上白寉還家早見招

金陵寄許絳州

平原信陵已塵埃公卿貧勢誰憐才投刺朱門
尚隔絶推讓況肯先折節絳州太守有許詢生
平交結愧無因忽訝殷勤尺書至字字傾心古
人意敢期世路獲相知撫劍感慨還自悲此事
于今越三載日夜思君寸心在首陽虞坂夢中
尋對面何曾識光彩秋暮懽逢北使歸臨風直
欲與同飛爲子道向無多語猶是佯狂一布衣

公子行贈汪子登北上

今年七月秋信早凉風細雨炎蒸掃白苧輕衫
公子行垂垂黍稷幽燕道平明出餞城之東祖
筵四列官亭中玉觴隊隊爭勸酒放飲要使離
顔紅君家貴盛昔無比諸父盈朝耀朱紫綸閣
肯視舍人榮懐親即返尚書里遂貪行樂惜芳
辰園館裝成剩貯春讙懽不斷梟廬客歌舞多
教如花人只拚常此度流年南北時逢事可憐
胡虜塞垣連羽檄倭奴江海接烽煙倭奴徑深
入桑麻盡戰場珍綺載樵蘇子女驅牛羊文儒

濫鉛刀一旦失干將國讐民難英雄恥君乃憤
怒大呼起累世難忘寵眷恩散金廣募貔貅士
倡義援吳氣炙雲中丞翻仗引前軍犯險何嘗
避矢石斬首誰爲策功勲南北勢正洶我
皇望澄清上書伏天門經署陳縱横便殿召識
面知猶憶姓名倘蒙賞奇節賜鉞得專征骨相
君果異方額鬚蟠虯稜稜拂冠眉烱烱突星眸
豈拘燕頷飛食肉如君定是終封侯公子行留
且遲亭前馬馬爲騏錦裁韉金飾羈汗迸血尾

剛絲杓買長鞭試千里仰噴驕嘶只欲馳壺乾
馬馳留不住日高城頭鴉亂樹上馬執手丁寧
言肝膽臨行向君吐生平為儒志未適仙洞玄
壇徧蹤跡我亦
明時張子房曾于圯上逢黃石干用無資貧所
圖塵埃空自老潛夫惟學躬耕甘隴上咲從肘
後贈兵符

游石岣山仙嵓

有洞有洞村之東瑤扉常堂開半空只今短髮
已蒼莽輿狂長嘯始獨往洞表三石何其奇儼
然仙侶肩相隨碧桒家茸綠蘿蒲翩翩羽服凌
風垂氤氲洞口煙雲護廼是白日虎豹路陰林
山鬼撫掌藏咲予攀游乃何暮眼前福地尚若
無徒按真形五嶽圖三石從今三結友百年日
日訪提壺

金婆樓行

金婆垂兩髩當年茗水邊因緣久斷絕一朝遇
回仙玄詮遂解餐瓊蕋縞衣蟬化風塵裏築臺

何用擬秦娥騎鸞不異隨蕭史往來常經錦城
陌青鞋曾寄同鄉客兒童尚解說奇踪舊栖舍
作蓮花宅至今此地多酒樓釀法猶是金婆留
樓前少妓爭招飲咲數青錢買醉休

相逢行贈閔大

十月十日金陵陌千門曉日飛霜白相逢匹馬
垂鞭來驚看乃是同鄉客按轡下馬揖我東飄
摇短髮如秋蓬離家報仇志已遂腰藏寶劍光
生虹桃葉渡口吳姬閣邀君斗酒圍壚酌當筵
一撲敝貂裘紫茸颯颯黃塵落連觴大醉君不
辨擊案長吁意轉悲錦囊蕭索誰知已萬里艱
難只自持從來交道多如此往事悠悠赴流水
戢鱗暫且泥沙蟠捕翼須奮雲霄起君年三十
尚青春虎目鳶肩七尺身丈夫莫學蹉跎者老
大猶為失路人

華亭馮御史席上

蒻冠千世用意氣亦何迂典籍窮搜覽專經羞
小儒行郡君來駐驄馬萬言面試長河瀉品第

諸生羨獨奇謂余即附風雲者從兹轉戀朝
紫宸直諫齧觸
天王嗔　聖德寬仁赦骸骨放逐生還東海濱
別離須史二十載入門各咲容華改感舊今宵
若夢中青燈綠酒相知在咲予老大尚棲遲衰
馬佯狂走路岐鏌鋣繡澁鉛刀利富貴茫茫那
得知

王子新席上贈馮汝強

下馬何人趿珠履大面高顴低垂耳上堂賓主
咲爭呼問之乃是馮公子公子有弟守雲間八
月樓船迎母還金陵故舊久相憶重來　龍闕
瞻鍾山丈夫一見心膽露向予即誦金焦賦詞
爛雲霞織女機氣森劍戟將軍庫樓船明日遲
邗溝公子離別那能留主家有酒縱沈醉不覺
新月懸銀鈎聚會良難樂未足聯歌踏月秦淮
曲朱箔青樓半已非十年回首流光促倚門少
婦顏如花通宵莫倦聽琵琶須史嘶馬揚鞭去
江北江南空悲嗟

金陵苦雪簡金子坤

江南北風吹裂石長安萬戶梨花白須史往來
車馬稀九衢積雪深三尺城中甲第多公侯貂
裘重擁登朱樓氈帷金爵縱歡賞美人趙舞還
吳謳蓬門爾亦袁安臥高枕圖書擁衾破遶床
稚子啼飢寒悲聲滿耳愁能那省郎馮何稱好
賢二君交結今有年豈無餘粟爲貧乏對面相
視心茫然王郎旅食風塵久青錢錦囊足邀酒
與爾同尋賣酒家一酬一酢三千斗吁嗟乎王
郎醉後拔劍起舞光陸離從古英雄偏數奇此
日徒吟白雪調何時再賦陽春辭

席上謝馮戶部汝言

殘年匹馬金陵陌落日來過馮唐宅夜久簷前
凍雨飛痛飲梟廬賭千擲自慙老大未成名況
復踈狂甚䌫衡散裘醉舞華燈影不覺悲歌感
慨生君不見
帝城朱戶高入雲憐才誰是平原君又不見公
侯賓客接流水座中誰是夷門子人生樂在真

相知世態交游何所爲輕投白璧無能報惟有防身寶劍隨

贈汪大元蟊

七尺長軀白面郎雙睛决眥射星光袖間短劍磨秋水雕匣纒龍八寶裝五花更學蛇矛術縱横掌上飄風疾挽日狂呼山欲摧虎突鷹揚萬重出江南江北久遨遊抗揖投交傲列侯買歡只恐年華擲夜擁妖姬醉酒樓片言赴難必快意不藏姓字讐家忌黃金賤視錦囊空寂寞窮途理歸轡躬耕剩有城東田小樓古木青雲連折節下帷苦藜藿詩書滿架牙籤懸聞君如此乃驚詫抽毫即見文濤瀉披褐須求抱璞真逢時終信酬稀價丈夫踪跡何太奇變化尋常那得知請看他日鳴珂者却是從前任俠兒

鼎湖行

孤峯萬仞摩蒼天地軸不與諸山連丹青恍似浮圖湧浩渺疑同瀑布懸時時一半煙雲籠跳丸日月妨西東晴空寂雨忽飄灑上有湖波銀

漢通春風菡萏年年長五色花開過十丈朶朶香生玉女盆洗頭勞捧仙人掌莫云塵世誰得知花片時隨下界吹相傳曾是軒皇宅靈根乃自當年遺我聞此事亦已久南幸龍駿忽真有寶鼎黃昏陰火然至今山鬼殷勤守四壁陡絶何能于恨無錢鎖千迴蟠鼎中丹藥還思竊安得攀游挾羽翰

丈八矛贈樊大

赤睛紫面卷鬚黑咲舉千鈞盛旅力江北江南只獨行貂裘來自天雄國萬人圍賭戲登場爾矛巍巍丈八長矛頭風生火旋熱叱咤縱横電光掣氣欲推山山可頹勢欲挽日日可迴荷矛上馬何太易不異置身在平地縱轡奄花貼草飛直追巧中蒼鷹墜年今半百鬢未絲相逢稀見敢相持始知神藝人間少暗裏調矛每自喚斯矛之法爾誰受乃出楊家令公後變化機關有道存精練須經十年就我雖爲儒良不腐弱冠攻文猶好武錦囊探贈愧黃金交結虛君寸

心剖羽書夷虜報紛紛憂解明王正賴君烈士定應圖不朽早期一戰立功勲

朱子价禮部席上分贈滇南檳榔十口兼長歌二十六句率爾成篇謝之

省郎強子甕頭緑玉山欲倒誰能扶咲言錦囊貯至藥即化曲蘖成氷壺聞言爭乞鷩滿席探囊還驚聲嘖嘖從來嶺表何足誇滇南之產眞堪惜入口試嚼訝茫然細味漸覺通其玄香凝

蘭芷仍清遠色吐胭脂分外姸業穗華房亦太奇碧雞金馬一春時向陽已著陶弘景舉主先歸俞益期省郎翁宦滇南久士女風流見稀有美景相邀握貝游四庄一口勞纖手爲託常傳暗裏盟却於連理更多情肯教交甫當年遇枉殺江妃解佩輕國是摩耶阿育地靈秀宜鍾物產異菩提樹共媚炎荒移根誰向中州寄殷勤十口爲子分兼費珠篇伴此君相思腸斷滇南俗夢度今宵萬里雲

謝劉山人画贈黄寉

我生塵埃世自知乃謫仙束髮從來一有識衆人混處疑腥羶形骸苦相累顧影心煩煎墨池欲買黄寉養時騎萬里飛翩翩朝遊歷五嶽暮宿崑崙巔劉山人鏡湖濱百鳥毫端太逼真吴州大絹繪黄寉殷勤贈我交情親白寉鬲鬲尋常得可憐淡曳葵花色竦身傲立青松枝仰視如鳴展雙翼相經此鳥無青黄土木二氣中潛藏浪傳浮丘幾千載遺文石室嵩山陽開封即

挂雲房東不貴鸞鳳輕冥鴻六月披襟正炎暑對面忽怪生長風丹訣蒻冠曾逢授鉛汞將燒九還就黄寉通靈呼下來命同稚子衡門候幻化仙術本多奇聞我狂言君勿嗔越臺早晩音書寄定約朝天與共騎

元蠡來別潭上

君來別我潭上居買得黄金雙鯉魚老妻生斫白玉塊滿澆濁酒歡何如醉問東遊何所佩西番小刀錦囊内拔出青蛇吹日寒爲君遠祝提

壺酹祝言爾刀爾刀良有神水斬波浪陸辟風
塵報仇好爲窮途士投贈須逢抱義人

恒山歌送曹掌教之真定別駕

代郡有恒山位當北嶽雄鎮州有恒山其名何
相同鎮州恒山闘亦奇玄泉上湧開天池有草
環池十九種五采參差若五芝每草盡異人間
味乃含陰陽混元氣服之即可得長生九流空
覓丹砂貴君去名藩別駕榮丹砂舊鍊幾還成
雖饒仙草何須服千里懐余寄一莖荅言仙草

非容易倘逢仙島斯嚼寄渡海猶宜勿憚求穿
雲攀石君親至平生五嶽興來恣徧當遊代郡
下北嶽歸途過鎮州兩恒較取何山勝飽服仙
草來淹留知君雖尚長生事予言終是公卿器
離歌醉酒緑尊乾面熱光盈赤玉盤大眉虎盻
蚪鬚拂七尺豐軀仰首看只今夷虜驕堪怒蜂
蠆中原恐爲蠹循良瑣瑣何所爲豪士要當靖
國步請棄青氊換錦袍黄河九曲泛秋濤休咲
廣文惟注述贈君解佩呂虔刀

過胡丹丘藥室題呂仙圖

誰知躭吟者乃是列仙流塵世去已久騎寉重
來遊蓬萊縹緲非不戀塵世繁華非所羨爲惜
浮生夭折多懸壺賣藥人家徧我來訪君相携
手笑坐長林即沽酒試問王喬與偓佺曾傳青
鳥音書否東壁呂仙垂一幅長劍在肩羽爲服
熟視還疑貌似君煙霞不覺生茅屋梁園張路
何其神當日因君豫寫真百年方許蓬萊去留
得丹青與世人

武林梅雨留孝甫

黄梅雨多江水漲歸舟高灘挽難上勸君維纜
慎勿行且待雨霽江水平臨安青樓雖寂寞歌
喉舞袖聊歡謔何必白下秦淮邊錦囊方擲纏
頭錢安得當時蘇小小一代鉛華矜窈窕人傳
有塚西湖西珠鳳金蟬芳草迷欲起香魂招楚
些緑楊腸斷乳鴉啼

訪楊斗門城東書画樓留酌有懐詹伯章

丹砂漢代之舄素練陶成之菊卮出洛川之波

石鑿廣州之谷石生蘭室之雲氣危濿竹葉之
椒漿菊黴東籬之霜色蚪焚南海之名香四物
作供娛王郎寒天坐覺短日長主賓對面絕俗
侶傍有袈裟共禪語上界神仙只如此佯狂恨
少詹伯子賢愚醉咲皆蜉蝣塵世清福休久留
放歌且揶持螯手早晚重尋書画樓

漁人徐文練網得赤鯉贈予爲賦赤鯉行
以謝

丹砂大鱗三尺鯉化身本是神龍子蹴刺中抱

滄溟心羽翼欲待風雷起斗水且向門前池泥
迹凡鱗那得知况余亦有琴高術謝爾相招與
共騎

賦朱允恭川上桂

君家老桂樹影落清波上盤旋十丈神猶王葉
葉濃翠煙霧生枝枝怒作蛟龍狀日披桂下丹
篆篇風搖桂上一壺縣行人爭識門前桂乞藥
紛如在市廛君不聞雖妻公象林叟仙方元從
上皇授桂長百木誰敢先服食通靈壽遐久君
家桂異人間桂歷朝至今巳千歲乞將服食合
仙方剪伐還愁鬼神衛南望何時定訪尋結茅
分息半株陰桂實栗垂時可竊倘令白髮變黃
金

贈東林老人項應衢

老人七十好容顏背村深住東林間雲垂屏障
護茅屋麽代稚子司柴關展練丹青暫不釋把
酒吟哦常不閒婚嫁之願不足累此外况計浮
生事置身直在羲皇前碎俗如過腥羶肆富貴

華豪浪矜喜老人咲之等敝屣獨憐我亦同襟
期數訪王潭弄秋水宣城皃山雖清幽老人歲
歲休貪游賓家仙訣空石室惟餘野草荒煙愁
故鄉天都近栖託多少芝壇與珠閣軒轅丹竈
尚依然竊靈早燒九還藥老人道骨蟬翼輕自
然相法合長生待予謫限王喬滿雙宦相期返
玉京

夢白堂爲汪仲淹賦

爾本酒狂者昨飲甕浮百斗榴花春醉夢攀紫

胥閭闔覲帝宸覲罷美丈夫自稱謫仙人仙人頭戴烏紗巾足蹴赤豹履身披素女所織般君所贈五雲裘片片照日新入門上堂南面立舉手呼爾命爾揖延生真籙壽盂還持贈柚藏七寶笈再拜苦留不肯留出門長嘯風颸颸鞭蒭黃寉大如馬導引雷吼雙蒼虬弱冠我從金陵游金陵城西孫楚酒樓不可求懐昔翫月擢歌訪石頭亦夢謫仙人問客維揚事散金三十萬揮權怪太易咲荅猶恨未稱意此夢于今四十年爾我之夢相後先謫仙人勞遐思何獨爾我偏夢之丁寧勿向時人道俗耳紛然翻見疑

古爵吟爲汪蔚宗賦

君家書齋有古爵首尾形象取諸雀雙柱翼張氣欲翔三足𥇍立勢將躍千尋沈藏煙水裏歷年幾見蛟龍死一旦馮夷倦所司神靈復戀人間起大冶元精肇自商猶存銘篆半微茫横舟立斧摩挲辨翠羽丹砂片片光市上相逢君大訝萬錢肯惜酬高價胡爲寶此不釋手世人咲之皆掩口爭貴金尊與玉斗賤棄何如一瓦缶勸君胡不贈狂生常爲胸中澆不平隔歲大梁行吊古夷門醉哭奠侯嬴

贈劉画師同源

王郎久愛名山走長路紅顔易衰醜江上重逢越十年画余試借丹青手玉冠上覆烏紗巾雙屐緇袍七尺身玄寉隨行劍在臂俗眼一見驚仙倫劉君筆端妙無比土木形骸究相似骯髒踈狂神更真不徒牝牡驪黃裏揖别携歸潭上廬爲余萬卷護圖書焚香日對嘉賓主盡謝時人户外車

亞父墓

彭城城南縱閒步八尺殘碑亞父墓墓傍荆榛萬鬼鄰墓前車馬行人路清明杏花生寒煙惟君寂寞無紙錢英雄獨爲不食鬼一壺酹酒呼重泉舞劍當筵早不容秦𢌿入㪉翻令失玉斗之獻亦可唉謀臣何不留侯羈從來成敗豈足論自是炎劉天授時

恩怨唫

睚眦怨必報一飯恩必酬二者恩怨只瑣瑣古人重視如山丘今人與古人胡爲心相異報怨酬恩多不然七尺雄軀徒墮地報怨酬恩且勿論以恩爲怨怨爲恩令余冷笑仍大怒忽結愁雲白日昏

謝吴秉之寄贈玉圖書

于闐白璧半寸方良工小篆琢仲房書云懷藏五經歲今日何日拜君惠開緘入手爛雪花封侯金印不足誇長呼西向壽斗酒雜彩吳絲繫在肘結交滿眼多豪賢胡爲置我狂徒前珍重萬錢非所直丈夫相知見胸臆躊躇無物堪報君即挂飛帆九曲雲延平倘遇雙龍劍定許雌雄與共分

三醉圖

城東逢詹伯章程元放同飲酒家大醉歌道上元放之叔大丘爲画三醉圖乃賦此歌

我非不好飲飲稀同飲者陶潛與劉伶久矣臥泉下招魂難復起酒杯向誰把世路紛紛良可悲不飲無奈攢雙眉幾廻獨飲意不適邀月對飲終非宜老來二子惟相遇百年相期吐心素壚頭笑罵乃佯狂見者那得知其故凡夫飲酒只飲酒酒之外彼何有性靈自隔醉鄉真白骨早付糟丘朽吾徒飲酒異凡夫程君好画三醉圖添得胡姬雙錦袖琵琶半面玉山扶

邑侯中齋林公枉駕隱園失候

偶逐西鄰獵翠微合錢買酒割腥歸荒村日落喧行客傳説千旄訪布衣醉裏聞言一驚詫乃爲王符稅高駕池柳添教氣色新空留轍迹衡門下入門稚子向予歎捧出循良尺牘看感激悲歌耳雙熱挂壁還將寶劍彈早託守令聲名起各信春風長牋李草賦無媒數累奇甘心伏櫪雄心死老大塵埃鬢已絲于今枉眄復何爲自慚終絕酬恩地志士從前負所知

謝烈婦斷石吟

烈婦邑人謝繼縉妻蔣氏也夫死絶粒一旬縊刃俱敍竟以首墜樓而石斷以死其死之烈可謂烈之甚矣邑人能言者有銘有傳余與其斷石而死乃爲賦

斷石吟亦爲石幸也

相如抱趙璧西入秦庭内睨柱髮上衝首願璧俱碎虎狼之秦心亦寒歸璧尊趙首可完烈婦夫死無術起首與石俱碎斯已趙家傾國讓相如烈士烈婦良可比石今爲重璧爲輕論價休言十五城常時定有靈光吐不知星化落何度石兮石兮宜題烈婦墓風雨青林山鬼護

寶劍篇贈邑侯南沙熊公

我本魯諸生寶劍藏來久明珠飾劍匣古玉粧劍首錦絛纓束挂床東夜夜悲悽詫龍吼此劍乃自童御史佩之十年事

天子上疏幾欲誅佞臣晉陽曾斬匈奴壘結交相贈託心期黄金十千那足比我愧窮經志未償致身無術鬢驚霜有才無命終寥落異物空藏恐不祥君侯年少明時彦又况豐城是鄉縣延津潭上復飛還慣識干將莫耶面可憐三尺棄蒙塵轉贈逢人乃有神雙鳧換得乘驄去新佩重看覩紫宸天子聖智益英威年來放逐佞臣稀匈奴遠遁陰山北烽火全消戰馬肥帶海倭夷尚餘孽閩廣桑麻日流血願言按劍憤國讐東南要使鯨鯢滅出匣摩挲愛白虹公堂六月吹陰風腹飽韜鈐初一試奏功循吏邁元戎

病夫吟

天地大造非不仁翻累假合七尺身何不四大作金石陰陽淫邪攻無隙腥羶殺戮口腹資日使臭腐傷神奇世人忘苦乃爭快四大由斯速以壞請看枝上秋鳴蟬惟飲寒露意仙仙可憐世人蟬不若百年稀見早溟漠我學絶粒即大藥太虛六氣任斟酌羽翼乘雲化黄雀看盡人間變城郭

醉隱歌爲姪孫莘老賦

巢許高風日漸微後來眞隱嗟哉稀移文旣有北山誚捷徑還見終南譏女隱乃眞隱其謀爲良謀浪混塵世迹何用棲深幽醉鄉誰云遠中國百年日日能尋游無勞隨荷鍤不惜挂杖錢生平頗醉不願醒曳屣墮幘常頹然黃金斗大不如一杯酒聲名身後空爲傳醉鄉當與達者友滿眼小兒不足偶女家自有白髮叟好來狂歌擊瓦缶

紫雲庄贈二樵山人洪汝方

吾邑稀仙風惟見邑南里唐有許宣平荷薪賣城市此後邈邈千載遥喜君二世繼爲樵林泉足跡絶城市何用宣平肩上桂花之酒瓢我來相尋以君約山半薜蘿葺高閣留醉狂歌栖雀驚紫雲片片當窻落秋深石壁靈芝肥煦日蒸霞五色輝長生秘受餐芝訣乞我千莖潭上歸

訪宣允則河上樓

城南河上樓西練走淸流片席高張武林至長揖登堂憶舊游舊游年光幾更變相思久斷雙魚便把手驚看顔色蒼邂栖尚惜聲名賤物理盈虗各有時何須局促徒含悲君家東鄰昔全盛曲檻雕簷綺幕垂轉眼荒凉空四壁狐鼠黃昏走瓦石園荒無復咲春花風霜惟見揺秋麥吁嗟物理君自明盈者反虗虗者盈君才豈得終坎坷會見雲霄羽翼生感君留連飲君酒泉瀉鯨吞三百斗酒酣耳熱發狂呼落日丹霞映甕牖牖中隔岸即倡家寶髻峨峨立絳紗渡水嬌歌渾失醉明朝還約聽琵琶

贈星士周若水

君家海上東甌城少年早已有聲名秘訣因從異人授五行幾卷窺玄精盤上星辰指躔度縱口高談無一誤四座人如百堵圍長揖每受公卿顧東甌太守君知己歸田三載黃山裏訪舊君來邂逅逢誇余不久泥蟠起昔也天門期易入轉眼年華當四十裹糧欲擬尚平遊獻璧羞還卞和泣君言君言如不移通籍鳴珂亦未遲一朝偶附風雲便得志成功會有時君不見漢

家飛將空白頭部尉紛紛次第侯人生有命乃天定從古英雄可自由聞君揚眉且快意爲賒斗酒西鄰肆酒盡狂歌須更賒勸君莫惜花前醉

薛家墩酒家贈詹子儒

載書久作姑蘇客孤館閉門絕車跡故里惟君忽訪予定交一見情如昔牽衣即出城西遊薛家墩邊新酒樓樓前種菊十餘畝錦繡爛熳開深秋賞花沽酒各爲伍談笑諠譁人满圃嬌羞

少妓學登場徧向遊人賣歌舞王郎意氣真豪羸衡筵上座呼提壺持螯傾酒驚衆覩誰人能識高陽徒平生知已良不易盡懽肯惜千鍾醉不久他鄉又別離須臾翻是相思地斜陽三丈猶在天欲行爲君且留連倒巾歸路迎明月來日還期鋪酒筵

毘陵官舍送余伯誠德升兄弟還龍城

羡君兄弟才何殊早年鄉薦雙明珠王門幾上鐵長裾賈誼憂時空廟謨北下燕臺渡京口省親稱壽毘陵守骨肉天涯情更歡彩衣舞獻霞觴酒相逢官舍即相知把臂論交恨已遲明朝西望龍城去萬里風塵又路岐海内相逢良不易離亭欲灑青袍淚駟馬君來會有期蹇予欲遂躬耕志丈夫意氣如不忘訪予姑孰謝山陽少微光燭封禪藁太白祠邊一草堂

莊玄育席上贈楊子充

王生年弱冠名聲起江東遠游破產重交結白頭未易逢英雄紛紛盡揮霍擾擾皆醯雞縱橫

縫間術日月甕中迷瑣瑣如斯豈足顧肝膽平生向誰吐空山只合閉關居座右因題絕交賦喜聞崔唉來華亭邂逅逢君眼便青舉酒高談入幽杳大醉十日不願醒聯手翩然行道上满道回頭驚骯髒有時忽動萬古愁不覺當人哭相向我爲北海鯤揚鱗扇波潮君乃南溟鵬振羽遮雲霄我今待變尚泥滓君已脫化尤嚣嚣二物真能出世塵與君交結本通神試讀南華經第一知音惟羡漆園人

金陵逢吳子充

昔年相逢西湖上天台雪竇君杓訪乘興難忘九曲流武夷取道還南向今年相逢石城下貂褐方歸北來駕狂叫惟誇恒嶽遊休言日觀無嵩華恒嶽盤盤鎮朔方清幽不比雲霞鄉白草蒼茫瀰萬里蘆管吹沙四邊起李陵臺前殺氣橫明妃塚上愁月明常聞胡虜傳兵令駝馬旌旗近帝京茲遊氷霜良亦苦帶劍彎弓犯豺虎結伴隨行大將營題書赴約中丞府新詩滿篋百篇富格力因殊出關後直將椎渾變繁華風流似在吳人右羨君平生遠遊樂買田已遂餘年託躬耕早臥却公卿九還好鍊丹砂藥我愧談經未見收閉門藜藿度春秋三山五嶽頻勞夢空咲泥蟠老一丘

登石門絕頂

石門雙闕陡如削毿花曲澗通幽壑謝客嵓邊百丈泉直疑倒瀉銀河落傳聞上有三天池拳蘢躡磴忘險危雲波翻向空中俯却咲從前下界窺環池平衍多煙霞願携雞犬即爲家因可躬耕飲黃犢還宜鍊藥浴丹砂湏史颯颯風雨至雷電奔轟晦天地若非潛臥蛟龍驚定是探奇鬼神忌虎嘯猿啼不可留泉聲遥聽轉生愁回看依舊千峯霽日暮芙蓉紫翠浮

王工部西園席上

六月羈旅東甌城飄揺淫雨未逢晴俗傳因有毒龍住海潮故挾升天行日日階下水盈尺綠苔封遍門前跡長戈無計逐驕鱗臥聽簷聲閉空宅君忽約我西園遊對使欣然一破愁衝泥那畏勞雙屐不待銀鞍跨紫騮環垣百畝見幽曠竹榭松亭遠相向爛熳奇花照錦屏參差怪石堆青嶂雕闌綺幔几席開高髻隊隊送瑶杯正當爲雨爲雲日彷彿陽臺神女來鶯歌燕舞嬌珠翠蘭漿入手休辭醉浮生聚散不可期回憶金陵昔年事君爲水部尚書郎邂逅識面俱茫茫淮南即鼓渡江楫徘徊未暇披肝膽羨君

本是文章伯意氣還能結賓客聯鑣接軫盛如雲懐刺求通竟朝夕無忌田文希等倫偶然片諾重千鈞傾橐揮攉黄金賤散作窮途處處春解官君已歸田久五株新種西園柳舊家賓客各星分誰稱烈士知恩否佯咲洛嗟君不聞勸寻擠欲惜離羣從來翟氏交情論世事傷心何足云

贈鮑一鳴

圍棋有師代不乏我

朝趙范稱亦精二君已逝不可作嗟哉誰是真傳人鮑君崛起二君後比量公然出其右絶技雖由學力成慧眼機心本天授況君抱性復䠶遊吳門直下大江流金山焦山湧京口金銀照耀如瀛洲

武宗當朝楊相國歸休瀟灑情無極年少如君訝一逢時師笑殺無顔色頓令四海擅聲名公子王孫處處迎有時使酒彈珠鋏每日看花倚玉箏快意繁華君已倦往迹重過幾更變求嘉百畝郭西田老去栖栖故鄉戀我遊雁宕東海涯訪君暫得慰相思開枰怯與當鋒敵按譜惟談拂塵棋我於攻守聞亦久不識能攻不如守主客還將虛實窺丁寧勿制他人手君不見倭寇今年犯

天紀官軍連結波濤壘蹈險難爲矢石場取勝終無萬全理閩越堅防帶海城妖氛風掃自然清平蠻今日中丞府安得聞君解用兵

宿吳次魯巢雲軒

君家東軒遠塵氛啾唧無容燕雀羣環垣遮棟秀梧竹日日氤氳惟白雲白雲宜在青山裏巢君東軒胡爲爾或接稚子茶爐煙還染詞人硯池水白雲白雲本無心無心似覺相知深朝去青山暮復至終歲豈待君招尋訪君喜逢白雲見一片邀醉瑶觴面寒月蛾眉照老狂東軒從此勞思戀

老竹嶺

老竹嶺高插天縹緲浮雲連青峯丹嶂遶寻戟

石鑿鳥道羊腸懸道上蒼藤不挂之峭壁道下白日不照之寒泉此嶺之險乃如此不異蜀道難攀緣昨朝忽傳海冦至兒戲長軀太容易斷髮朱衣五十人推倒藩垣作平地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從古已然今獨何哉其險雖可恃守禦或非才良家子弟奮咆吼村社黃旗各稱首分兵爭逐陳網羅乘間殘生一宵走三年海上俱戰塲蔓延又見山中殃么麼豈真不可當爾曹爾曹恣猖狂休云腐儒滿嵒廊亦有虎視與鷹揚螳螂蠢粉誰哀傷爾曹敢比匈奴強牧馬漸自遠邊疆我

明曆數歌正昌購得寶劍雙龍藏時時斗次騰晶光無由出匣獻

天王直欲斬枯海水肯使隻艦還東方

答海陽林明府騰蛟登凌歊臺

青山崔嵬鸞鳳翥西北直向黃山去大江橫截勢却廻怪石昂藏虎豹踞石上苔繡點畫埋乃是宋帝凌歊臺三千歌舞浮雲散翠華輦跡惟蒿萊行苑離宮廢何有塔廟禪關亦衰朽僧樵猶護舊遺松鴉聲幾換新栽柳海寧縣令眞仙才昨始登臺醉酒杯聯鑣席野偕誰賞作賦臨高只自裁玆臺從來富作者後出憐君獨風雅李白五字趣偶凡許渾七言調愈下平生獻策金陵走布衣慣渡姑溪口登臺無作愧諸賢年少紅顏將白首長篇小吏忽尋傳北望微吟與渺然茅堂恍置斯臺畔牛渚天門落眼前

相逢行贈盧次楩

都城殘臘陰雲浮凍雪載道風颼颼爛銀不畏赤脚踏懐里聞君歡且留訪尋薄暮叩禪房虯髯誰識是王郎大呼盧君漫長揖視君驚訝何茫茫君才亦可誇鷦鷯履虎幾危脫黃祖此事相傳今十年礌砢常橫爲君怒立談方喜乃同調再拜悽然句子咲邂逅乾坤始訂交朗月披胸兩相照探囊出錢即沽酒滿瀉清芬肯停手龍劍雌雄久別離豐城靈物終當偶九月葵黎陽銅鞮過大梁諸王競招致歌舞戲千塲兎園

沒榛莽平臺上牛羊梁孝已徃邪復作後來賓客多荒凉南到長江渡揚子海潮忽障金焦峙近瞻　王氣標鍾山盤空五色如虹起

先皇定鼎九關開甲第烟花錦繡堆公卿車馬揚鞭接折節傾心執愛才雖混塵埃性仍僻低眉懶俟公卿宅未路難求知巳真虛竊聲華果何益與君獻策志未伸拖紫紆青讓別人角巾短褐愧老醜烈士微軀湏自珍子家黄山松桂迷春風芝朮秀丹梯君家黄河沙浩浩秋霜雉兎驕白草荷鑱射獵代躬耕孤負明時畢此生文章遺得雕虫技一任悠悠死後名

送潘象安讀書之采石

少小客金陵徃來采石山老大臥鄉國夢遶天門間天門横夾長江起巧作蛾眉宛相似翠黛無勞画自濃盈波雙鎖常如此蛾眉小亭山之巔佛宫仙觀相接連我乃三月徧栖息朝暮無盡變態之風煙君亦讀書愛此處褁糧定向何時去聞言如對蛾眉愁使我相思歷亂成飛絮狂哉太白輿夜與宗之遊身着宫錦袍寒露坐輕舟采石直下金陵去一片皓月江心流唐家豪士崔與李風韻千年滿人耳我輩本是崔李徒却讓誰能繼芳軌古人之事不足驚秋暮期君采石行孫楚酒樓生蔓草琵琶醉聽石頭城

寶刀篇贈汪仲樂北遊

春風吹柳花萬朶送征袍酒酣望燕薊解贈腰間刀此刀乃自何方來金精鑄在邪馬臺前年航海寇吳越戰場失手泥沙埋仿倭將軍定交結贈時尚是一條血血洗海水鏽巳深迸珠盤絲磨不滅刀頭零落七寶粧遂使此刀氣不揚塵世紛紛寡識者三尺盡視爲尋常隱隱白虹亘蛇腹光侵寒栗生人肉我昔提携大澤中山鬼奔藏入林哭勸君百金裝刀頭靖亂當爲烈士儔還將武備承文事南北烽煙報未休

送管舍人子謙北試

舍人行年始三十承家尚未官將軍身長七尺

面頳王姓名廊廟公卿開往年倭夷勢正大豗邑桐鄉圍欲破羽書難募客兵援烽火不容飛鳥過司馬奇謀誰可使爾獨揚眉寧顧死商歌縞服餞韓門輕舟閒暇銜鋒壘爾膽非止渾一身斗血盈腔腸別人神色不逐風雲變咲談去誘鯨鯢親徐海頓忘孱菌縏狡賊聰明天所閒麻葉陳東翻助擊臨期罵敵徒垂涕隻艦追截歸海東掃蕩吳越巢穴空司馬且綬封侯印爾何敢望酬其功

天王秋詔開武試抱策彎弓四方至入選稀逢霍衛才利時爾是千將器鳴鞭走馬去燕山將腥流輝箕尾間定擬公卿多薦達思歸無用看刀環

謝按察使胡公柏泉送酒錢至

我愧平生未得意蕭颯青衫色顦顇醉鄉常逃不願醒白眼怕見繁華事經時窮旅杯中乾彈劍空歌行路難小吏驚持酒錢至不覺遂破愁眉攢酒錢入手肯停手盡付壚頭買春酒嫩碧邀同烈士傾一杯遙拜呼君壽千金之贈等微塵即此真為感激人早晚還期清夜讌狂歌面吐使君茵

武林留別沂東副使劉公

古人最重逢知己所以士為知己死投與明珠不見倩誤信門墻得遊李一廻攀謁一凄其咲殺劉蕡數獨奇藏名韜迹風塵下憐取疎狂只舊時歲暮懷親白雲處主家抱病那能去病起催余西向歸持杯醉酒戀依依贈余還言不稱意聞言耳熱覹令愧黃金百鎰視亦輕身在難忘是高義感激從前較轉深青衫長揖淚沾襟

平生圖報無能報惟有乾坤烈士心

送張公子孺穀落第還四明

驕馬須騎龍食肉須食虎交結須擇英雄人瑣細尋常何足數張家公子英雄人骯髒多招世所嗔臨安逢余願交結把臂遂與忘年親交結豈緣公子故眼前誇君有高步逸民千里載同舟窮士片言薦當路君况平生最好武床頭寶

劍青光吐七尺長軀玉面方憂亂時時向予怒
勸君落第且東還卧枕陰符海上山承家靖亂
翩然起醉酒伴狂未許閒

席上吟贈汪襄陽伯玉

丈夫雌伏在草野毋逢知己眞知寡短褐佯狂
客武林邂逅長揖神交者神交本是故鄕人弱
冠結綬爲王臣窮達升沈各異迹大咲始叙平
生親壯歲君仍四十下腰横黃金未足詫海內
文章獨數君翕然公讓登壇覇妄自寶魚目君

誤賞夜光雷同俗世態使我名愈揚今日乃何
日彈劍君之堂再拜定交義隨時命壺觴君守
襄陽來且問襄陽事習家高陽池訟閒幾場醉
大堤珮者俱依然蘇嶺石廩空雲煙峴山峨硯
天作合思君墮淚同前賢論今訪古正云樂小
吏驚傳騶使約諠呼車馬候門前恨殺持螯與
蕭索君曾翻出白銅鞮花月多情聽亦迷明日
新詞還乞唱一拚舞袖醉如泥

題洪守貞家藏張路椿萱圖上有左國璣

詩

丵業椿下萱枝枝萱上椿椿萱翠色爭煦耀雲
光露態何津津椿萱之圖早晚得匹練垂垂挂
堂北况兼長句百言餘常對朝昏歌罔極張路
画品師吳偉落筆縱横有神鬼國璣詩格宗太
白出口鏗鏘裂金石二君一時生大梁詩画中
原各擅場壓視珠玉肯易售嵩嶽高價凌侯王
張路武林曾邂逅長揖相投即故舊國璣乃是
神交友鯉魚尺素王潭削二君詩画且勿論丈

夫意氣何其眞俗世紛紛指皦日白首咲殺依
然新二君雙雙在匹練今日何日如見面先逝
泉臺四十年一拜衰顏淚如線大梁曾訪城西
墳無處殘碑灑酒尊英雄身後多難料賴有聲
名不朽存

維揚留别虎臣

余從結髮始抱志躭遠遊挂帆渡京口十度過
揚州不逢賢地主一度未淹留今喜來逢君延
我登高樓高樓南城肩女墻貯書萬卷排兩行

商彝周卣照四壁黃藤榻子懸中央開門銜觴
五日醉醉中細問隋家事開河錦纜翠娥牽南
巡萬乘真兒戲遺蹤徧尋與君往亂山十里平
如掌施寺惟看禪智存離宮迷樓盡蒼莽秋水
九曲滿雷塘一抔之土飛龍藏牛羊樵牧無官
禁豈有麥飯供蒸嘗亡國之君不足吊忽憶英
雄業狂叫李白散金三十餘萬等輕煙城中旅
寓恨殺無人傳瓊花臺上弄明月楚些徒費招
魂篇邇來有約青山下買田十畝親禾稼李白

祠邊築草堂
明時倡結青山社編户願作姑孰民雞鳴桑柘
谷家鄰異代知音託流寓豈羨功業圖麒麟知
章宗之世稀有此輩三五方足偶若使雕虫濫
社盟李白泉臺咲揮手明日長江南北分霜天
去路入寒雲倘君亦有青山興莫惜題詩早寄
聞

送沈嘉則遊閩謁汪中丞戚都護

梅雨昨渡西陵舟臨安别我事遨遊樟亭驛前
即挂席維纜留君不肯留今時爲士賤於草公
卿朱門寂如掃掉頭揮手君還留五月炎蒸勞
遠道九曲知君南入閩三千里外有通津中丞
近是神交者都護曾經識面真聞斯大咲復大
喜二君折節能延士重見平原與信陵紛紛公
卿那足比君去華筵日日開新知舊知爭往來
霜寒雖遲歸及早懷抱君休盡傾倒我輩學仕
慚無成泥蟠局促不稱情強顏作客公卿座詑
俗賴以飛聲名干謁豈獨黃金故非禮十千却

不顧王生知已亦不稀至今常飢猶采薇與君
難變疎狂態肯自都令古道非大陂高歌别長
揖揖罷潸然掩雙泣把袂相看非别愁仰天不
覺青衫濕君當行休躊躇閩江何事無鯉魚二
君久斷寄來書我亦窮居書懶題煩君爲我訊
何如

武林送元蠡從軍晉陽

鵲橋渡後天更暑武林門外歡逢汝知是從軍
向晉陽祖筵欲設羞窮旅此時閉篋開貂裘典

得青錢覓酒樓爲余滿泛把玉斗盡洗懷抱百結之新讐交道紛紛皆鬼魅相忌相傾乃常事一蹶還令堅白脩何用低眉色頗頷昻藏七尺英雄資智謀況復蟠胸奇萬言早獻擒胡策富貴反掌誰能知錯金佩刀利無敵鋒鏽龍鱗藏霹靂爲王時閙吼不平寶匣隨身慰寥寂大醉垂鞭上紫騮關門西到已深秋塞垣天險黃雲鎖且咲平生快壯遊

錢塘潮送俞子自還虔州

噫嘻異哉錢塘之潮天下無晴雷隱隱東來而喧呼排空湧浪壓山嶽蒸煙昏日翻江湖海門不假長風力莫測乎鬼神何機以驅逼此地魚龍乃太愚晝夜驚惶不能息八月望後潮更雄君欲乘舟疊雪中才名久滯東游客帆影因隨西去鴻鴻摩雲表飛翩翩潮上之勢不少延衰柳維舟勸勿輳百錢買酒留周旋幕府君從胡少保因得相逢談咲好臨餞方將肝膽傾却恨平時良草草肝膽珍重肯許人誰玩塵世誰堪親尋常布褐明經裹君亦賢豪七尺身人生難聚易別離別離復聚亦難期不如須史執手縱大醉命彼絳唇檀板高歌王郎所贈之新詞故鄉君住庾嶺北圖經稱説梅花國三千里外天際頭數寄音書那可得匣劍君歡歸故鄉余猶歲暮客錢塘有時騎馬來江上無奈觀潮爲斷腸

座上唫贈王鳳洲麟洲二使君

千年之後有王生每憶前賢咲正平懷中何用

先題刺字至漫滅亦多事丈夫交結自有因或者冥冥司鬼神一朝傾盖即若故白首把臂翻如新君家交結客滿堂管絃日日華筵張我來長揖驚四座短褐踉蹌鬢已蒼君不見世人佯爲畧禮數通名未罷肝膽吐又不見世人磬折勞周旋俛首低眉會取妍王生生平直如矢世人之道俱足恥矢將皦日指青天難許生交况言死愛君黃金酒強持白玉巵我爲一言君聽之不爲君家兄弟鳴珂弱冠時不爲君家兄弟

落筆變幻煙雲奇皆傳意氣擅海内片諸真令山可移肯受四君泉下咲故來識面無相疑主請爲客飲客壽主無甕雙看莫邪與干將延津復爲

明廷出吳江阻向泥沙藏黯淡莫射斗間光龍蛇深蟠乃自減霜鋒豈獨讐夫忌揮割亦取鉛刀妨時乎後來乃其常燕趙歌歌慷慨

送管太學游蜀

新都郭外酒家樓酒嫩鵝黄香甕頭眼前交結諸年少醵餞千錢送壯遊壯遊西懷蜀城裏高峽盤盤險無比春暮維舟萬里橋飛流上遡迤花水君家嚴君負文武十萬貔貅鎭邊土戲綵承懽遊子吟趨庭今是將軍府名山多説足攀躋窮宅仙靈舊所栖霧中峨嵋更奇絶金銀色界使人迷送君自覺情蕭爽褁糧無計追同往君平卜肆訪風塵子雲玄亭吊蒼莽薛濤有井潑玻璃猶似蛾眉照影時蠻箋玉板勞君寄何用千尋蜀錦貽

送潘象安三游燕臺歌

王潭梨花照環堵君忽題書寄蓬户爲報遥隨太史槎懷舊還歸丞相府羨君三作燕臺遊四十年華正黑頭吟詩草賦已盈篋投刺長揖交公侯人生富貴意方適嘖嘖空名何所益君于俗世且浮沈轉眼吁嗟頭易白余亦海内多相知麋鹿任性那能覊不肯低眉務奇節徒涅緇塵走路岐憐才誰是古人度往事斛嗟乃自誤書劍乞售慚市門田野躬耕苦遲暮余言余言良不迂富貴乘時君自圖老驥難甘終伏櫪燕臺期與醉當壚

箭月歌

誰剪海犀革一尺如月圓錦縧挂東壁時或生紫煙上画胡奴馳錢騎白草經霜枯蒲地貂襖回頭臂兩弓遠望雙飛皂鵰至此物懷當蒻冠年高挿蘆子城東邊射罷周瑜塚頭坐常澆緑酒呼重泉鄣山千里歸鄉國夢寐猶尋大江北明經折節逐諸生功名欲借青雲力抱書十度

金陵走丈夫豈圖終不偶沒羽徒誇射虎人毛錐負却穿楊手摩挲此物敝埃塵感慨從前一愴神今羞短褐成衰醜誰識英雄負氣人

送鮑子良隱居龍山兼呈淳安鄭明府

與君相知當弱冠各誇易叱蛟龍騎金陵獻策數不偶短褐風塵鬢忽絲奇璧懷之難待價不如即別風塵下余久先君把一竿王潭直釣戲清湍君今遠卜龍山去爲近嚴光七里灘龍山雖是鄭封地從來亦屬鄣城治竹箭東飛天上

流挂帆一望崇朝至山深民寡多閒田里俗淳厖太古前圖書滿載隨妻子躬耕飽食甘餘年烽煙南州報未巳救時終見翻然起雌伏雄飛功可期布衣豈盡低眉死歌勸千巡濁酒傾送君此去且藏名鄭莊有令能招隱沮溺無人可耦耕

贈魏郡守王陽德

遊人北渡漳河口取道來訪天雄守舊好留余三日懽甕浮新熟黃粱酒曲闌亭子衙東頭叢菊修竹良清幽呼童無用摇大扇火雲六月疑深秋行觴細話當年事攢眉反云五馬累田園海上近龍湫懷歸恥隨折腰吏黑髮紅顏君未老厭俗懷歸乃太早中抱超羣經畧才丈夫自謀胡草草君家從來盛金紫須知　國恩重無比只今南北尚煙塵賴君要路翻然起狂生之言非腐儒尊罏張翰且躊躇慚余獻賦無媒售空負
明時七尺軀

梁燕二子歌

燕張子言大梁左舜齊豪俠人也以詩名于正德嘉靖間予時弱冠而與二君爲神交二君歿巳四十年矣隆慶壬申予赴大將軍之約由大梁入燕訪二君之塚不能得乃爲賦此歌長望哭之

君不見梁園左舜齊昔日謳謾王孫間又不見燕臺張子言昔日長揖公卿上詞賦追隨李與何一時才華兩相望二子且勿論才華翩翩俠

氣尤足誇惜窮赴難若不足千金信手輕泥沙我當弱冠時二子神交友遺書字未滅錦囊縈在肘我來過梁還入燕識面把臂遲當年停車舊宅變新主飛鴉荒塚迷寒煙九泉招魂向何處秋原一哭空歸去君不見秦陵與漢闕蔽日連雲亦消歇天地大刧終如斯二子身後胡足悲不同富貴尋常者留取名與日月垂

薊門逢行甫

憶昔相逢少保府弱冠明經仍好武久別重逢都護營依然短褐一書生胡爲大嗔不稱意南北紛紛羽書至願借懷忠七尺身隨塲莫作時人事眼前貂錦聞不聞嗟哉誰是真將軍國家正覩靈長運談咲乘時可策勲

謝方景武雙吳鈎

聞君家有雙吳鈎得之何人乃戚侯水火陰陽鑄何代珍惜不受千金求北遊見余知俠節白首相逢始交結窮途何用贈無金丈夫剛腸託片鐵一咲許諾贈不遲出囊一雄與一雌雌雄並落王郎手得主新依躍龍吼尊前拂拭大叫誇掌上尺五爛雪花乾坤照見不平事冷風忽地吹胡沙蹤跡聚散真飛絮薊門謝佩吳鈎去倘若相思南望牛斗躔氣射丹虹處

三屯營留别郭建初

閩海才名何赫赫薊門久作將軍客將軍廣結號憐才紫驪郭郡迎余來與君長揖驚相顧把手神交道情素幕下尊前十日歡別離先返都門路君胡尚爲將軍留萬里邊塞愁深秋西風白苧吹早裂襟寒誰肯輕貂裘知巳相逢良不易猶有中藏丈夫事羞同阮籍泣途窮仰天別灑憂時淚咫尺都門還與期黃金臺下來休遲郭生惟許燕昭識舉世蒼茫誰得知

買刀篇

精鐵三尺生西番萬里流落來中原光芒出匣澄波翠刀銘莫辨黃金字提携睨視畏正看陡覺颯颯陰風寒鋒端赤花半明滅不平定是讐家血知巳從來謂難遘肉眼紛紛向誰售王郎

入市心暗憐閭價盡倒錦囊錢時人猶咲價不直信手安能揮十千志士籌邊頭已白寶此吁嗟乃何益明朝結佩還江東不殊敝帚藏空宅刀兮刀兮良足珍與君相遘俱不辰酹君斗酒悲歌醉且伴蓬園抱甕身

燕京逢張孺穀

古稱燕趙多節俠吁嗟此道今荒涼地運翻爲轉吳越亦見儒生氣英發張伯子王生流武林託交肝膽投西陵醉別經十秋大笑忽訖逢酒樓相從賓客如雲浮賓客滿眼何足數輕薄不殊市門賈錦囊黃金休濫拋呼盧合與王生賭明朝馬首先南征牽衣躊躇忍爲情傳有劉姬解詞賦勸君停鞭暫須住人生行樂常恨遲因風偶作飛蓬聚四明萬里謾思家夾道紅簾入狹邪撰得梁州君試聽倩將纖手按琵琶

黃金臺

黃金臺臺高與雲平橫空氣色爛霞錦昔乃昭王禮郭生黃金臺崩已久臺名依然在人口遺

踪境上莫能尋牛羊散牧煙草深驅車遊燕者多負郭生志臺望築黃金胡爲不解事列國割據爭陰謀昭王憂寐報齊讐信言致士先從隗劇辛樂毅懽相求貢享朝宗四海一治化成功賴經術

聖世羣才盡彀中青霄失路終蓬篳吁嗟乎古之士易貴今之士易賤明珠白璧合自藏棄如敝帚徒矜衒經術慚予雪盈首紫塞貪游辭畎畝過燕不問黃金臺挂飧惟醉壚頭酒醉後拔劍仍自唉丈夫七尺墮地遲若教同客昭王座攘臂登臺知讓誰

匣中劍贈畢汝光

君家匣中劍紫花鏽已久珠玉零落鮫犀朽何年一失當場手千金買得來徐淮蒯緱結伴縣空齋如斯英物遭棄置三尺不若泥沙埋何異雄豪不得志相看對面神憔悴寒日斜照隱王虹乃爲悲歌裂雙眥幺麽南北尚猖狂誇君負氣年方強從此提携常拂拭功成休惜百金粧

趙樅江席上聞談龍眠山賦詩定約

余昔産金斗地接龍眠山早歸江左山未識百里相近煙雲間託交於君慚已老席上聞君說山好酒後翛然詩興狂持杯北望淮西道山多嘉樹不可名玉蘭參差千樹生春風嵓洞吹香滿人世真開白玉京誇君躭幽賞多費買山錢中搆十二樓丹篆日探玄期予共結社鍊藥成飛仙金斗雖忘舊蹤處來歲定然携杖去兼訪斯山三月居半榻容身不願餘碎穀采花可供飽要使腥羶洗盡除

椿萱圖壽邑侯李公二尊人

椿樹百尺碧玉濃萱花一朶丹砂封蒸霞吸露倚怪石二物須知靈氣鍾徐霖画名傳已久武皇待詔稱高手贈予建業李王孫于今邑署縣東牖此画何期爲循吏訟簡彈琴日無事迎養西來千里親匹練照耀斑衣戲禄供甘旨勸加餐願與椿萱百歲看黄山北望浮丘祝即是西江朝斗壇

賦孫從理溪上石

雷溪之南一片石突兀鄰近孫君宅根盤丘壑高遠與塵喧隔披以苔蘚繡帶以藤蘿垂千林松柏陰五色雲霞披有時夜半飛虹光山鬼驚走窺其傍石中或疑異寶隱石下定是神龍藏翩翩上多仙禽戲俗駕誰能識幽事君乎端禮如丈人濁醪獨訪提壺至踞咲平泉徳裕醒抱同栗里淵明醉孫登君前身性本達嘯肯扣石欲碎竹如意一聲嘯徹青天起勸君巢石而與朝夕親託交無情交乃真矢言百歲終黄髮無用玉川掩關之銘憤怒妨時人

謝賜谷方方伯贈點蒼山石

滇州點蒼山高萬仞千天起獨據周廻三百里瀑布分流十八川山中之石奇莫比此石時在人家見可憐光潤瓊瑤面錦囊蕭索縣腰錢欲購愧殺徒爲羨君胡今朝贈此石童子開封方滿尺携來不憚自遐方感君休道千金擲陰雲四望飛迷茫青山横界色淡黄釀雨欲雨乃不

雨向晚一道留殘陽古人元章良可怪尋常之石豈宜拜我狂宜拜袍笏無短衣長揖歌還呼餘生作伴琴書側疑是元章舊画圖

寄倪石洲兼懷亡友王武師

太白不獨萬言縱橫奔逸稱宗工任俠揮擢真豪雄長庚靈秀終古在依人流落來江東遂愛謝山不歸去旅魂乃爲埋玉處墳頭緑草久荒凉孤碑八尺照斜陽謝山社祠久欲結要令豪雄慰泉穴君友王伯子弱冠余同心天奪俗世稀知音君乎亦余王伯子社祠早結翠微裏江東三五集名家身後余曾亦不死秋風一路飛凉雲策馬金陵即訪君大招賦寄墳頭吊此意先歌太白聞

胡少保新祠行

錢塘一别十經秋王郎白首今來游湖山幽景洽魚鳥桑麻安堵傳歌謳昔苦倭奴航海至杖鉞諸人盡兒戲水陸誰能隻矢飛郡邑腥風血流地東南勢急不可支士卒未訓那能爲繡衣

斲試戎衣着驄馬還爲戰馬馳親提召幕衝鋒壘先衆冒險寧畏死伏機誘敵智如神七尺長軀報

天子東南保障勝朔方功高寵極失自防太阿千斗消龍氣鉛刀躍匣騰妖光鑠金市虎出人口少保功成甘授首

天子寬恩聖斷持惜未生全還詘訟巳毀祠堂驚再見禪寺東分丹碧炫披緋橫玉肅垂紳鷹揚虎盼開生面少保之功不可㓕感激生民在全浙秉公倡義逢中丞片石題名表忠烈少保之寃賴巳洩側目譏人漸泉穴嗟哉精魂滯幽燕王郎痛哭拜其前從古忠烈多罪愆少保胡爲獨不然千言歌爲大招篇好鞭雲車下翩翩哭罷向誰論往事淚濕青衫憤裂眥落日低迴不忍去擊碎腰間鐵如意

荅贈謝蟾臺還建寧

羡君行年始三十姓名早薦鄉書中結綬承恩尚未晚詞賦落筆生飄風與君千里人邂逅一

咲接知君藏經綸而亦好任俠豈是尋常金紫流草草隨場就功業秋深即作還家計挂席東飛不能繫幔亭久待武夷君天都再約軒皇帝平生知己多在閩劉黃更是受知人肝腸剖出無能寄南望悲歌徒損神君聞悲歌亦低首送君且醉盈觴酒九日將臨霜信遲河邊堪折青楊柳

謝姪孫可則贈古鏡

千錢購得在大梁贈予座上開錦囊何年青天落片月入手寒光逼人骨面開隱隱澄波深丈夫照出平生心翠羽爲背丹砂脣乃是水火金精結泉臺久閉亦已神遠遊萬里當隨身幽崖陰洞多鬼魅逢之驚哭即潛避先從五嶽訪仙靈鏡中嶽嶽收真形歸來真形永不散報爾一照添崔笑

瑞卿席上賦石屏歌

潭園老圃甘遁名屐穿三月懶入城牽裳笑揖歲云暮登堂拂拭心神驚方屏乃是滇南石玉色爛然盈八尺何代提携萬里遥奇怪定由鬼工擘高崖不見崖上峯風吹凍雪諸崖封一草一木無所有惟有倚崖百仞之蒼松松兮松兮翠藤纏綿偃虬龍邇來画師妄自羡徒灑丹青汚匹練縱横筆力椎戈矛江夏吳偉今重見斯石久矣傳世人評賞始信王生真呼君緑酒擊尫缶大醉歌墮飛霞巾五千文錢何足數聞價令余不平怒欲借屏前十日棲對之續就遊仙賦

夢萱吟爲友人程克正

春風萱草鸞尾長兒時繡襖戲北堂只期壽與蟠髲比兒大秋霜萱草死返魂安得有方傳縱求俗世無神仙北堂一登淚如綫萱草長于夢中見堂前一樹烏高棲恐驚夢回不敢啼夢回見烏堂前樹老烏伏巢雛反哺人生反哺不如烏七尺自愧胡爲乎罔極報恩終已矣萱草之夢亦徒爾

賦寄戴使君渾渾菴

渾渾爲至道乃在天地初無名亦無見茫茫含太虚太虚至道不能守翻然爲彼萬物母萬物紛紛賴節制由斯皇王代興而宰世符璽衡斗與禮義聖智焉能使彼不乘機巧而終獘李耳獨知至道真五千之言遺世人其言一一露至道賢愚過眼俱草草君本仲尼之苗裔李耳斯言能獨契仲尼尚稱李耳其猶龍君敢斯言之不從君爲渾渾我亦渾渾與君同入玄玄門我爲廬仝君亦馬異今日相開不容易結交之篇

我先寄太虚皇王洞觀之嗟哉萬物輕兒戲

登金吉夫望瀛樓

吾聞東海上一山乃瀛洲青瑶碧玉起臺觀不誇五城十二樓火精縣爲日水精縣爲月烏兎各象形光明常不没神魚角鼻千丈長噴水時時慶雲裝君家有瀛山峯洞多奇狀疑是瀛洲拳石分飛來正與樓相向牙籤滿架貯圖書不惜揮金萬卷餘終歲閉關課兒讀後人不讓鄴侯居君性復耽詩直探建安調思入玄冥句忽成自賞懽然一長咲我今訪君見瀛山山色浮滿虚窻間邀君竹林之社六七子携酒初春試共攀瀛洲海外那能往借君瀛山慰遐想醉倚松杉忽有聞似爲仙樂空中響

呉興金婆樓逢孫從儒留飲

臨安來訪湖山舊霜風吹裂青衫袖只聞君滯秣陵遊道上誰期懽邂逅邂逅正過金婆樓把手大咲向壚頭壚頭酒畢竹葉緑一瀉堆尊白如玉探囊知君多酒錢還呼少妓勸尊前可憐

桯板呉歌媚不解琵琶按四絃金婆羽化事已久只今尚說金婆酒釀酒未得遺丹方醉鄉盡使斯人壽

藝茶行

我生性何偏畏見不平事獨行避向衆人場到眼徒令裂雙眥胸中不啻洪爐然談天舌上飛紫煙若投金錢定流鑠可鑄楚王雙劍太阿與龍泉平生意氣日轉積磊砢縱横又疑化爲石讀書萬卷難泣容勢覺淩空五千尺疾也如是

誰能醫市門賣藥稀神奇炎帝百草盡九品驅
疾惟與茶相宜終日飲茶不停手何誇七盌湏
數斗爐仝在側定知掩面而北走時時風雨閑
軒前烹茶之法老妻稚子俱有傳載酒無勞問
字客探囊愁斷買茶錢年來始熟南原路偶逢
賒與青山住鉏破雲霞十畝餘遶屋藝茶三百
樹床頭甕粟不問無茶足貧家遂所圖茶雖非
蒙山中頂茶水雖非揚子中泠水南原土沃泉
脉深茶兮水兮亦稱美茶經水記品未全從此
南原著續篇腥羶舉世誰知味漸入醍醐似悟
禪

望岱吟寄蹇理菴副使會中

我年當弱冠出門縱游蹤客生在金斗東游先
岱宗濯足王母池據吟大夫松因此留齊魯太
白承風流任俠仍擊劍博訪同心儔恨無巢父
輩新都歸故丘明經不逢忽白首蓬室寧甘臥
衰朽五嶽兼收志未償婚嫁猶遲向平後昔遊
岱宗只草草後來奇勝聞人道未於泰觀望長
安夢寐難忘挂懷抱何期使君官此土我來歡
然得所主奇勝重尋一月居使君肯共乘雲車
俸錢供酒千文足試著
明朝封禪書取道近從繚嶺去乃爲吾祖子晉
跨鶴處一聲天上鸞吹笙雙雙定命王女迎憐
余孫子爲真派授與仙方鍊早成丹砂豹囊藏
已久水火九還期入口出禹琅玕五色鮮大藥
分將使君壽

送詹伯章游燕

送君再向燕臺去三載難忘舊游處結伴因懽
公子賢竝馬楊花撲飛絮抗手且勿辭垂鞭攬
轡暫繫酒樓邊誰期廉吏分餘俸一咲堪供買
醉錢披褐誇君抱璞異刖足雖傷璞難棄高價
逢人自有時浮沈莫厭風塵事昭王已去不復
來何湏定築黃金臺若爭名利必朝市近道公
卿漸愛才城陽隱栖非不美丈夫雌伏良可恥
忍令鄉里小兒輕白首雄心尚未死送君上馬
余有言知己猶多在塞垣上谷雲中燕北向王

郎尺札一相煩

黃伯元携酒來訪白蓮寺

青衫世路徉狂久邇來厭與時人偶閉關欲賦絶交篇滿眼俗態漸不然經年城中忽一至寄迹常尋白蓮寺風雨繩床正高臥大笑銜泥喜君過爲携斗酒黃金春雙魚一尺膾銀鱗連觴頻勸上子壽餘生晩與君相親丈夫懷奇俱失意從古應多不平事遠公社戒不須持放眉且盡陶潛醉

山陽趙生行

君從山陽來言有山陽客章句雖明經獨負濟時策早年重結交千金輕一擲時感薄俗便與哀胸中洗蕩命尊壘漂母祠邊買洸醉放歌還上劉伶臺余聞有君始徵咲再問如斯乃大叫丈夫滿眼多死灰千里何期得同調山陽一望海東北漢家舊有田橫國國名萬古高蓬壺五百英靈尚有無寄言爲余吊節烈一哭須令海水枯

謝吳子荊寄墨

秋[illegible]蘭臺清夜夢綠髮仙翁騎赤鳳玄璧一片光射寒捧受徑面三寸寬向曉繡羅忽囊寄開囊憶破夢中事奇偶八位龍圖陳星辰連絡銅儀斬陰左還慚姓名託古文蚪斗金銀錯醉鄉甃井坐逝奇真方乃是斯人遺千年老松堅如鐵飛煙鍊是螢腊結麝香犀角和丹砂萬杵搗月青山裂我家久賸王蟾蜍滴露細把黃庭書尤物多藏鬼神忌勿惜再寄君何如

謝黃覺齋贈程大丘手臨俺荅圖

城東久約登君堂揖罷驚覩單于王紫貂垂肩擁綠繡蟠腹虬龍只欲翔滿尺月輪蒼玉面帽突拳毛焰朱茜頂禮金人爲祭天西方聖人疑非然女家北按驄馬戀此圖問是何時寄射獵流年九十餘誰傳南入中原地花前留酌勸勿辭邱過西鄰延画師落筆躊躇更神采一咲重誇顧愷之贈子携去潭園上巢雪樓中坐常向感君謾道千黃金知子平生壯士心置身如共

穹廬下風林吹覺胡笳音女兒吉囊女莫比曾
開落使求元史償價不惜重千金驕横徒然國
讐死女幸順義封
先皇詰爾沙漠何擧煌還許年年馬爲市殊
恩女輩應難忘犬羊抱性本多變恐後貪求不
知倦覽圖憤怒氣欲吞願縛長纓獻塞門飛將
逢時猶不偶無令俗世笑狂言

潭上吟寄招黄伯元

余每過東郭相逢牽衣裳不惜酒錢贈攜歸藏

錦囊村市欲買壚頭酌獨對尊罍愁寂寞豈無
年少同歡呼瑣瑣齷齪非吾徒酒錢錦囊尚未
散暑退凉風秋大半王潭紅葉撲釣磯眞勝疱
李春芳菲此時惟宜與君酌霜信銀鱗鱖正肥
寄言候君君早至惟許盡君酒錢醉

城東道上逢汪公子子登

逢君大笑執君手市門混迹風塵走飛霜兩鬢
照蒼顔不覺相看俱老醜君之老醜何足嗤公
子歷盡繁華時九邊陳言靖胡虜千人召募擒
倭夷余之老醜非所擬明經無翼淩雲起徒負
英雄報國心短褐生平終已矣世事且棄如浮
雲索君酒錢三百文淮南紫蟹販初至掛與持
螯肯惜醺

燕市逢孫山甫

余游塞北返燕市正氷霜姓名少年識因留結
客場逢君江東來下馬牽衣裳大笑上酒樓挑
錢胡姬傍稚子書封數行寄袖之且置故鄉事
三千里外相逢難好掛呼盧一沈醉寒雲低鎖

白日昏放歌何惜買千尊囊空自有同心贈無
用彈鋏干王門

送友人吳伯榮應試金陵

紫騮明日鞭長途餞君囊愧青錢無謀婦家藏
尚濁酒大笑來邀不用沽貧交之意亦不薄解
衣縱酒呼六博壯歲期君戰勝歸昔負豪雄豈
消索眼前富貴君盡知豈是一一懷才奇爾曹
各爭誇好手偶然好惡何常有命達翻令嫫母
妍數奇反使西施醜人生富貴信非難扶摇忽

見刷雲翰憤時自悔甘投筆早被煙波引釣竿

酒壚歌贈方嗣服

杜家工部非貧賤巳怪交道今尤變少年輕薄各趨塲當面輸心亦未見王郎老醜氣尚豪豈肯折節隨兒曹撫松攀桂獨嘯傲灌園抱甕寧辭勞扣關正臥報君至登堂長揖通名字一笑輸心即是真細問經歷平生事袖中數百藏青錢西鄰近拉酒壚邊盈觴新釀浮深綠堆盤鮮鱗膾如玉賭勝呼盧不計巡琵琶恨少妖姬曲

酒罷辭余即別離吳門有約正斯時舊交久矣成寥落腸斷因君感所思

黃白二石枕歌寄羅伯符

王潭之上多産石偶逢黃白二石何其奇黃如黃金白如白玉抱歸正與繩牀宜枕黃爲黃山枕白爲白嶽夢中即入二山游白嶽招五老而爲盟佩玄帝太上之靈符黃山命九龍以爲駕究軒皇長生之丹學傳聞遊仙之枕十洲三島其然乎開元遺事或爲誣余家二石之枕亦若此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迺達儒君誇瓦枕余何有久諾未寄王潭叟瓦枕何不代瓦缶乘輿尚堪供勸酒瓦枕兮瓦枕兮敢與二石偶王潭秋半一相期月照繩牀枕試歌夢入二山君自見醒來道向世人知

雪山氷井歌

羅伯符自楚中歸視余以吳使君川樓雪山氷井記一時作者奇使君多有寄使君之言伯符強余和之昔劉乂分詠

雪車氷柱余今合詠雪山氷井乂以俠行殺人之手氣格豪宕余雖有和豈能與乂爭豪宕耶

白石白甕伊誰貽使君得此驚寶之白石呼雪山白甕呼氷井二物分位座之左右邊左飛楊柳之花右凍玻璃之泉何期勝六爲磓砢疑是上林牡祀司寒而藏焉又如西胡之山有白玉白水之山水貯成白淵虛室之內本生白白轉爛然郢人席雕蟲小技擲筆不暇工日事摩挲

適所適使君迴來別朝市繁華之心滅還起雪山始賴消煩蒸氷井方依洗塵滓二物兮二物兮非足神勿累陰陽假合身使君託此機心滅自握從來太上真雖知其白當守黒守黒乃爲天下式知而失守道非知冉氏乃信聖之極劉乂雪車氷柱詩盧仝孟郊俱讓奇老我愧非豪俠手豈有獨拜樊宗師

社日渡溪西逢族姪時習留醉酒家

昨朝中秋與君遇買酒留歡只暫住今朝秋社

遇還留呼盧不醉勸不休知君囊錢亦瀟索信手何事好揮攉君言兩遇皆良辰百年漸巳背青春古賢行樂尚秉燭浮生徒然自局促斯言始聞君老狂本同調俗世紛紛富貴兒貫朽深藏足大咲螺蠃螟蛉爭自誇轉眼繁華堪一吊重陽先約與君游著書潭上有高樓甕頭鄰舍賒難得不畏寒來典敝裘

醉夢松上隺

醉來繩牀夢雙隺竝栖封硯壇邊松向子欲舞作人語結巢誓許終相從夢驚八窻閑草閣惟見松兮不見隺月明無雲天似水長嘯敝裘松獨倚夜分露下寒瀟瀟綠酒還呼醉一瓢定知有隺非徒夢草晩巢松豈待招

醉後戯画松竹歌

先生獨坐襟懐清數竿画出瀟湘竹如對幽士忘食肉先生感事意氣怒雙株画出徂徠松如見仙人鞭毒龍画師紛紛守常度度外誰能神品悟子画松竹偶一然自笑託戯無譜傳墨池

過客無勞乞非取虗名賣画錢

贈程生師杜

程生負俠氣如虎每見不平性多怒向子揮手醉中言市井小兒不堪數長路相逢休咲貧藏名七尺混風塵忍教折節輕彈鋏到處王門是主人

覩謝時臣陳子野松竹圖有懐

山村十日雨如注池中水漲門前路甕粟欲絶竈無薪啼飢稚子良愁人無術驅愁撿篋笥画

藏名家賴適意雙卷驚披松竹圖滿室煙雲渼
蒼翠此圖之藏年亦久乃出陳謝二君手韋偃
文同疑再生秣陵吳會公然右性僻厭與俗世
宜爭來訪者多見辭每逢王郎便狂渼不惜斗
墨揮淋漓二君相繼已物化招魂難起泉臺下
片墨稀于尺璧求驅愁懷舊轉深愁讓它富貴
終消滅松竹遺圖尚未休

隋隄行

沈太史君典北上余鄉汪司馬伯玉爲
文送之分題命諸能作者各體賦詩余
題分得隋隄行

木蘭亭唱柳枝詞覽圖因動廣陵思孟津西引
通淮水大夫上疏天顏喜龍舟御楫儼丹宸吳
越閨娥五百人花嬌羊逐雲帆挂電掣虹拖綵
纜新還璧授印何其異曲房更作迷樓戲隋隄
今屬
聖明朝繁華休論當年事從古興衰數不移斯
隄嬴得尚名隋月宵後主徒勞至爲誚東游奏
賦詩送君過隋隄千花開已遍廣陵芍藥君應
戀滿城紅紫殿春光定留太史多懽讌黃金帶
圍開絕奇相國徵祥開不時一朵君逢當過客
韓家郡守獨能知

金陵逢黃汝會

余昔塞游歸暫繫秣陵騎相知喜有君邂自維
揚至今日重逢若有期牽衣一談十年事浮生
百年迅東流局促徒懷身後憂三公五侯速更
變惟有奇節樹名不朽爲良謀此外無如躭醉
酒丈夫顏華漸老醜君家黃金纏腰多結客漫
然任揮手黃金只今餘幾何好與王郎買醉歌
孫楚酒樓世人誰解覓其處敝裘先典莫愁湖
上邀君去

許心陽席上

少年君廼文章伯長于相逢在七夕風雨衝泥
一赴招轉眼新交又成昔紛然海內稀真知對
面爲懽須及時勿學牛女銀河後鵲橋勞望經
年期牛女經年期易得人生聚散那能識君去

凌霄閶闔游子歸終鎩藩籬翼余請放歌君請
擊節醉忽不平雙耳熱蘣箕渡頭美酒沽約君
明日問當壚囊空佩劍爲君典市上還招任俠
徒

贈胡汝吉歐維禮

東家高堂留狂客飲始微酣情始適西家牽衣
過別墅催觴一酌苦辭去二君少年風調奇相
見識面即相知如斯之飲胡不遲留縱大樂有
人久望城南郭朱雀航頭三里遥鳳皇臺邊日

將落莫愁湖上明朝遊孫楚遺蹤訪酒樓寂寞
猶鄰紅粉近恨消吊古惜箜篌

孫楚酒樓歌

余自弱冠游金陵即知訪孫楚酒樓每
一游一訪今已四十年矣金陵人莫有
知其處者酒樓千餘年李白一訪之後
無復一人知訪二君者余每一訪一爲
英雄有慨焉萬暦壬午余游金陵得交
張治卿始聞酒樓在莫愁湖上乃與治
卿携酒湖上長呼二君吊之恍若下雲
中而接顔色日暮醉歸長干寺秉燭不
寐乃草孫楚酒樓歌使後來者知訪二
君而酒樓不至終于泯滅寥寂也

常誇李太白身披紫綺裘蟾光玉鈎挂尋遊城
西孫楚之酒樓平生金陵往來久徧問陳跡那
能求王郎衰老鬢今白張子新交成莫逆草玄
家在城西隅自負獨能識酒樓之陳跡牽衣出
城行翩翩謂傍莫愁湖東邉一片萬頃琉璃碧

風景清幽亦足憐孫楚酒樓乃一時而非太白
孰繫孫楚思况後復爲二子之陳跡忍使草莽
荒離離王郎空囊長途走愧無百萬青錢任揮
手即爲凌波造酒樓緑陰近覆垂楊柳塵世錢
富能通神臺榭粧成別樣新繁華轉眼消灰燼
誰肯英雄爲古人張子張子尋同調尋曹勿使
二子泉下咲英雄寥落已千年好酹瓊觴哭一
吊三五年少不可無若少詩朋即酒徒放舟載
酒縱謔浪大醉爭將二子呼英雄之骨自任毀

耿耿精靈定不死四方無用筮巫咸不信大招招不起斯湖名託莫愁傳英雄何事讓嬋娟王郎一吊誰能續依然終古迷蒼煙

南游篇贈鄭子陽

君軀非七尺意氣何其豪學仕鄙章句躭吟究風騷弱冠經遠游腰間藏佩刀弘德名家稱九子築壇獨覇關西李山河氣運盛中原褁糧北訪三千里況復憐才有孝王四方通刺滿高堂于君禮數偏爲異授簡時時醉王觴少室太室

標雙峯東岱遺封尚五松從此淹留三十載孝王座上懽君逄相看久客頻鬓變向余似覺遠游倦杪秋餞別臨黃河期卽歸來大鄣縣殘臘果訪王潭邊遠遊之興猶翩然一丘一壑愧栖息吳越未了平生緣吳越余常游視若門前道神仙悉遺蹤雲霞盡幽奧福地無用披圖經指掌問余句君告東下嚴陵瀨西湖湡錢塘金庭玉笥接禹穴華頂天台引石梁要攬濱海奇君須問雁蕩小蓮大蓮花四十九盤上深洞嵌靈嵓横空排板鄣展旗抱錦溪鬼工雕千狀冣誇萬丈龍湫懸㶁雷飛雪下擊地欲穿匡廬瀑布只瑣瑣誰許銀河落九天予敢犯險俯玩一洗耳從古遊蹤余乃始龍湫眩目能不驚如此貪游心可死君乎君乎願早歸予隱南原老蕨薇茶林十畝君分種勿再風塵染素衣

道上逢李季宣

君昔訪余禪栖處長千里上空歸去余今訪君吳宮傍出門下馬牽衣裳都城君多海內友休

遲長鞭策馬走相逢一笑君且辭丈夫傾心在片時二三屠沽余久託與君明日堅爲約屠沽雖賤非常流市中留客有高樓酒錢無費王郎解縱醉維揚問舊游

金陵逢趙學甫

君昨挂帆渡揚子誰期邂后長千里大咲傍視無人鄉意態翩翩驚滿市塞上余歸忽十年相看鬓各秋霜然丈夫老醜終短褐低眉俛首庸流前與君草策數毎奇與君談兵亦非時當路

于今惜薦逵抱才妄負何由知紛紛南北憤多事揮割難以鉛刀試莫邪干將倘有神始誇三尺青虹利斯言斯言胡爲乎長樂橋頭問酒壚浮生自分機當息常恐囊錢買醉無

雙匕首

斗門橋下西城口道上老人雙匕首寶匣零落纏蒯緱片片霜花滿塵垢未暇一問從來處惟乞三百青錢去袖歸大咲價太賤拂拭漸覺光生電神物神物多可嗟不異干將與莫邪埋藏乾坤今已久雌雄誰意遇張華

南嶽歌爲姪孫公亮賦

余家有爾憐風度早歲明經厭章句懐珍未必高價逄老大恐爲儒所誤託賈江湖縱來往古人幽蹤無不訪出門千里先括蒼謝嵩青田東海傍蓮花百盤攀厓蕩轟雷挂練龍湫上記載洞天與福地爾知衡山亦靈異朱陵紫蓋踞離宮太虛金簡傳瑶字由此浮雲日南望飛身如在衡山上何須婚嫁畢向平七尺之軀年正壯

勸爾命駕今休遲俗世勞勞胡足爲平生五嶽喚余誤徒夢煙霞鬢已絲

銅章歌

予家知希齋近依讓松堂金陵昔過白門口邂見古人知希之銅章金陵今過城西市又見古人銅章爲余之名氏齋名知希若與古人爭名氏之同良可驚此事從來未曾有今日予能悟往生美哉金龜碧珉紐秦漢流落千年久往生二物原屬予故留竝入狂夫手五采雜組藏豹囊時時縣在敝裘傍誰知上天有意錫印誇封侯敢相敵五嶽遊興尚豪矗嵩洞魑魅賴二神物俱潛遁即當裹糧輕萬里何須王母親授武帝真形圖

貧交行贈吳正之

舉世重富交少年各爭媚黄金負驕矜未至中道棄蒻冠書劍予遠遊世路佯狂無所求輕裘肥馬何勞共生平偏與貧交投貧交紛紛滿寰土交只以貧豈足數意氣不遇雄豪流肝膽可

教容易吐吳君蚪髯紫翩翩意氣許諾石爲堅况乃婚姻楼里巷一日失面三秋然日日相期咲把手甕頭買斷南村酒拚醉青錢乏不愁能賒况有當壚婦燕趙余游迹已陳君偏常問潞河津從來交道今多變徒憶悲歌感慨人

鬪雞篇贈孫元質

誇哉鶤雞三尺高冠赤燕支青錦毛抗肩濶步氣英武側視耽耽詫如虎予昔寄生大江北任俠聲名人盡識結伴每過倡家樓雕籠抱雞醉

笙簧贏將皓腕黃金釧借將腰下裝刀頭梁園鬪雞盛莫比中原匹馬遊觀始肝膽未遇屠沽流招邀作客諸王子由此郭山歸故鄉爲儒久斷鬪雞埸明經干祿竟難偶往事追憶令心傷紅顏已衰鬢已白爾雞相逢晚何益飲啄肯匹凡雞羣書憲偃蹇垂長翮孫郎亦有予曹風勸從年少託爭雄休學百年栖樹表前身豈是祝雞翁

買刀行賦謝孫君瑞

市人不辨刀高價漫然索自咲空錦囊徒爲拂霜鍔予家寶刀藏已久品題肯讓龍泉後斯刀憐亦異鉛刀風塵恐落肩凡手孫郎邂后城東見知余烈士心一片誰期肯借買刀錢未滿千文價捌賤更向壚頭呼濁醪醉辭三尺佩青袍幸來磬室縣東壁暫作雌雄伴寶刀

癸未除夕偶讀韓愈寄盧仝詩有懷古人醉賦三百言

偶讀韓愈詩有懷玉川子日月常黏髭鬢邊雲

山盡鎖肺腸裏能詩別是唐之詩罵俗倡狂變風格而洗華綺抱性何其過節烈咲殺舉世競炎熱嵩岱嶮峻氷雪頹寒威逼人削骨徹水南水北稱二彥翩然折腰署吏微祿戀少室藏名辭諫官肯讓高價羞貧賤破屋老幼只上農絕糧或乞鄰僧供縣令賚文吝金富徒爾命駕勞相從勸諷留守與大尹聞之掩耳那能容有懷玉川子予恨生非時誰堪結交者乃使獨許馬異同襟期今夕乃除夕歲計一物無惟餘甕頭

之酒浮玉而甘醐酥盈觴持壽玉川子長呼大醉聲嗚嗚還知英靈在天地長呼懽然當即至後身千年予馬異玉川子聞不聞亦學結交馬異之詩而悽君君之嗜茶茶深痼疾予之嗜茶茶入膏盲古來嗜茶惟予與君相頡頏荷鉏予隱南原傍種茶十畝緑萬行南原改號仙茶鄉建祠陸羽君當配重校茶經載道場

東津橋歌

余歙與宛陵爲鄰郡周侯德政聞之習

矣許元實人日來訪予王家潭上得讀頌周侯者數百言又知造橋東津余喜其爲吳越之通利也遂賦東津橋歌

予鄉有黃山軒轅丹竈築蜿蜒復大鄣靈秀鍾天目天目道家太微玄蓋之洞天雙峯雙池雙目然合流西下三萬九千尺百里環抱宛陵開大川大川何代名東津吳越接壤多行人朝夕難以一舟渡渡須各泛五石瓠天目之源况產蛟龍藏不時風雷飄擊濁浪何汪洋安得烏鵲架銀漢無計鞭石隨秦皇邑侯单車八閩至于將豈止牛刀試琴堂臥治民以安東津還謀往來利民由感恩故易使一朝號召爭歸市橋成百丈夾雕闌玻璃照影長虹起侯兮早掉青雲翼司諫左右　丹宸側入宫信古姤蛾眉鸞鳳翺毕栖枳棘枳棘暫栖知非久

聖朝寧忘補衮手海内屬望正斯時元氣氤氳斟北斗橋近甘棠幾樹垂緑陰蔽芾護生祠豐碑太史雖能紀自有民謡繫永思

題陸時達隱園老松圖

隱園伴君三月住封硯壇邊老松樹相對憐若故交真嘯歌日撫蒼龍鱗昨酣斗酒忽大快画出更比老松怪匹練數尺堂之西片片似覺煙雲迷寉來不辨雙松樹知向何枝巢可栖

瑠上留別吳維叙

余家海陽南君家海陽北託交多在海陽逢草草那能盡胸臆今逢得留信宿住辨歸出門不復顧揖罷君乃牽衣裳爲問栖隱南原路千峯

九曲煙霞新鐘磬雙容古寺鄰松間葺茅俯釣石候門養寉解迎賓雁山乞茶種十畝君來甕頭無濁酒手烹石乳勝金莖飲茶君似盧仝否

爲邵格之賦墨隱歌

傳家君是東陵孫種爪懶學鉏青門麋麃不同丘壑裹大隱從來混塵市君隱乃以墨爲託定價如賣韓康藥何嫌女子亦知名世界浮生真漫謔海陽縣東老居肆難忘賦詩苦幽思下簾雖過士人多倫惟尋約屠沽醉故交白首久離羣書繫架裟一寄君瑤函休惜王潭贈欲草神仙太上文

吳交甫雨中携酒錢偕陸長卿來訪王潭

予家有王猷雪夜棹幽想安道在剡溪獨自放舟訪經宿衡寒門已造興盡胡不見安道予曾暫繫剡溪舟大招戲賦咲王猷風雨放舟興亦異結伴訪予勝往事袖中三百青銅錢久別圖將買同醉西鄰邀醉即回舟酒錢解贈老狂留肯向壚頭容易散待君九日幔松樓

倪廣文席上

王郎懷無漫滅刺公卿之門不易至君忽折簡潭上招驚疑何由識名字草賦予慚今老醜長揖大咲一把手青衫見面狎忘形海内神交云已久欲辭別去君苦留甕頭秋釀黄金浮放談平生多未盡皦日先披肝膽投君之風調眼前異當路雷同宜失志絳帳傳經羨廣文高軒肯讓催租吏予家山城小如此從古遺蹤良足美城南有宣平之居太白望仙之石梁城中有鄭姑之洞師道洗丹之泉水世情爭向繁華地遺蹤誰求古人事洞天福地敢云收嗟哉郡志猶然棄講堂獨臥終日閒君好尋遊數往還雙屐白頭予尚徤相期一訪一追攀

尺木樓爲宗姪永和賦

出門弱冠同安游素髩江淮五十秋混迹市塵厭塵俗無用干霄葺草樓樓名尺木廼何意卑言斥鴳蓬蒿寄誰知方丈溟海然雙挾萬里垂天翅東壁一榻惟自適有懷古人覽圖籍閉關

車馬謝凢流結交多是賢豪客候客常餘沽酒
錢酒德俱詑馮長川青山浮山入虛牖醉歌近
望飛雲煙汝家白嶽天都豈能忘所慕仙真驂
龍駕寉常時駐故國南歸遺此樓郡志樓名載
流寓

過吳伯榮家東園

君家東園餘十畝清波近俯洋湖口浮洲一片
秀𪊲無環墻萬樹垂楊柳終日雙扉閉不開經
年三逕任蒿萊游心上與羲皇接謝客多令俗

駕迴園名偶與古人似幽真美哉信難比金谷
繁華何足論後將呼作宣明里羨君雲表一冥
鴻狂嘯蛻風塵中尚咲宣明因漢出圯上孺
子爲謀工

登程天錫借月樓

我生僻愛月對月即披襟一輪吐寒光照我古
人心君亦愛月者臨溪築高樓尚嗔造化有圓
闕安得借月夜夜常清秋我聞瀛洲上青瑶懸
爲蟾水晶縣為月不論弦望如人間夜照海潮
圓不闕邀君乘槎去勿遲瀛洲一覩此月奇幸
還逢得葳珠鳥試學仙人衣上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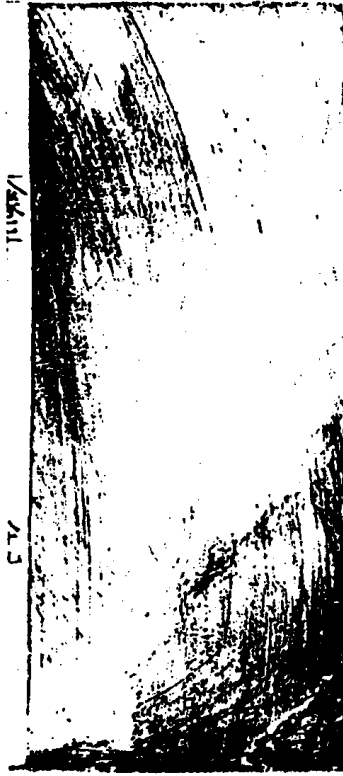
十松歌寄程子方

君家有別業乃在黃潭上壓岍何代松一一多
奇狀綠苔蒼蘚纈赤鱗高翔争與雲霄抗晴天
影散落酒龍驚十松影翻玻璃十松疑十龍抱
珠驅子避去難自容君性好吟僻無比毎吟劳
思赤鱗倚一日週迴倚十松吟成風擊松濤起
君不見五松受封何榮泰之時又不見隱岩七

松歸來亦已遲羨君早託十松友圖籍依栖今
白首咲未招邀同調人勿惜常醉林中酒子報
明朝西上舡松花千斛正堪憐子曾飧授松花
訣不讓還丹可求年

寄孫汝庭雪上兼懷朱明府射陂

予昔過雪上神交逢邑侯不惜俸餘錢買酒金
婆樓蘭舟日載酒招邀徧尋遊詞賦才名各稱
覇倡酬不落建安下吊古傳聞只數篇一時西
吳兩高價此事于今三十霜浮生聚散蓬飛揚

雙魚尺素因君寄千里追思苦未忘葛洪鍊冊
沙海内多其處雷上葛洪山猶見圖經著更有
玄真張志和辞榮西塞美煙波仙蹤隱跡君知
否東望狂歌可柰何

碧嶽山人詩集卷三

大鄣郡王寅著

少海程開泰九川項仲連校刻

五言律詩

醉賦寄金修之

烈士多轗軻悲歌徒損神好招竹林友共入醉
鄉春阮籍能遺俗稽康更任真休教百年内一
日正綸巾

送鄭信之遊大梁

南客辭鄉邑遥隨北雁歸春風寒似臘吹雪濕
征衣書劍過淮水關山望宋畿銅鞮舊游路花
柳正芳菲

詠鸚鵡

歲月藏金屋雲霄絆綵絲隨人吳地遠歸夢隴
山高乃誤能言語還嫌異羽毛何如黄雀侶飲
啄自蓬蒿

劉晉初户部邀飲覲音閣

飛壁俯洪川金銀一閣縣春登大士岸因濟省

郎船瓜埠寒潮上鍾山落照邊冶城忘有約秋夜此論禪

逢宗兄元勲溪上談禪

出門漫獨往逢君岐路間穿林到緑水隔岸對青山影覺片雲幻飛憐雙鳥閒杳冥談漸入日暮不知還

寄兄福大宣城

年少囊琴去竟忘頭白歸狂歌謝眺郡飢采敬亭薇飛鳥亦知倦孤雲何所依巳荒松菊徑尚有釣魚磯

留别沈鍊師子高白雲窩

空齋惟白雲滿壁澹氤氲一掬何能寄半牀今可分定時無蝶化覺後有香焚好借泥丹竈出門因問君

偕真上人尋句曲葛仙鍊丹處暮還崇明寺

闕月曉仍在車行涼氣侵三茆縹緲望萬疊雲霞深老衲載同往仙源迷可尋城中苦喧雜不是近東林

姑孰訪關西張尚德

白首意悽悽神物采蟠泥方言變江左往事說關西貧病言還著酣歌劍每提藏名塵市裏十畝有花谿

送方生子瞻遠游

方生弱冠時草賦巳如斯負氣諸人忌防身一劍隨停車向我别懷刺欲何之萬里知寥落風塵徒自悲

贈諸葛魯儒

難問游踪覓長謠忽自來煙霞隨杖屨土木作形骸幻世仍羈迹玄修待結胎袖中南嶽籙親見至人栽

奉荅郡守東臺佘公

貧病臥江村愁懷不可論殘年勞命吏尺牘慰衡門數枉郡侯貴常慚國士恩毛生徒有舌無處報平原

過盧恭甫上基庄

落日黃沙澗涼煙緑樹村老農驚過客稚子笑迎門淡月生雙桂新醪照一尊虛堂塵榻在廬植舊文園

贈朱伯仁叔仁兄弟

環堵閉城東瀟然一畝宮未沽雙白璧高舉兩冥鴻直道多時忌窮愁有賦工誰知塵世裏得見古人風

句容逢金子坤

一别隔千里重逢今十年壯心俱未巳衰鬢各悽然久臨山中俗懷耕江上田携家何日慰結社託君賢

皇甫華陽邀余泛舟石湖

寒日画船少湖中憐更幽浮沈但鷗戲遠近逐人遊託飲不在醉放歌相與讐還攀峰上寺晚翠坐遲留

姑孰逢吳立夫

學宦苦不達風塵變素衣休言北闕賦欲采南山薇

聖主誰能負明時事漸非惟君同調者懷璧巳先歸

白下贈金子坤

未達明時用遂廬老伏生傳經去山縣卷策歸都城稚子恒苦餓狂歌惟適情與君塵世裏無計可躬耕

燕子磯謁關將軍廟

炎劉終霸氣上將負雄圖閱代祠堂古凌空樹石孤潮聲猶向蜀山勢欲吞吳秋暮登臨醉悲歌擊玉壺

贈王世華

君尚有貂裘况復佩吳鈎胡不去萬里徒然守一丘早年畢婚嫁聲價託公侯勿學儒生賤窶閭空白頭

歲暮過姑蘇懷皇甫僉使子循金陵長干寺

聞爾金陵去長干塔廟居千函翻聖偈一法悟

眞如不覺身爲客還忘歲欲除經過玄晏宅空
返獨愁予
雲間訪董子仁廣化寺
獻策不得意還家秋暮時乃依法王苑再下董
生帷入座諸天寂當窻雙樹披僧厨只蔬飯吾
性最相宜
留别雲間守沂東劉公之姑孰二首
舊識宋侯賢題書爲我傳一言推國士百畝乞
公田何意遷姑孰無錢買輞川謝山鄰足賞遺

迹况青蓮
干祿非無術乘時亦已遲奈言麋鹿性素與山
林期放達甘吾賤雲霄負所知從今奄李樹蕭
艾惜何爲
贈吳之仲
煙霞縹緲色衣上看還留杖屐何時返山川幾
處遊醉鄉忘歲月俗世混沈浮安得糟丘董因
君造酒樓
過何禮部叔毗官舍談禪

退食逢迎簡閉門林木繁最憐省郎宅恍若幽
人園乃託杯中物相爲世外言今知超幻劫昔
有未迷源
送人從軍閩海
痛飲散青蚨休愁别酒壚非經萬里遠不是一
身孤世路偶逢險丈夫因壯圖海隅新有警正
好射雕弧
過崇化寺觀梅花水
不見古梅林泉水瀉山陰瑤華空世相寶鏡自

禪心過雲無復影激石乃成音老衲㗖相對忘
言兹意深
金陵送隱上人印大藏經歸關中因懷喬
參政景叔二首
心鏡元能徹言機豈未忘師因開覺路人得證
迷方東渡三年久西歸萬里長華山仙掌側早
晚拂藤牀
瑞氣瑤函蔟慈航貝葉新江山辭六代關塞望
三秦送爾當窮路懷人在要津十年秣陵别猶

自愧風塵

贈當塗簿李君

與君交結日即是棄官年歸詠南山豆躬耕東海田尊中餘綠酒閨裏有鵾絃五斗非貧仕何須取世憐

善權寺別僧

春逢洞口雨獨坐林中扉雲霽客欲去日晡僧始歸飢留野蔬飯寒借石牀衣爲論真空法渾忘出翠微

贈本楚

與君故鄉友相視久茫然執手片言合交情定百年懷藏仗義劍囊却報恩錢尊酒非今日誰知魯仲連

括蒼留別二守皇甫子循遊雁宕天台

相逢忍爲別言念有名山結伴難同往窮幽只獨攀人期暮春後身在亂雲間或恐迷仙境栖遲早晚還

三嵒寺

山以三嵒勝泉兼一道縣龍宮晴散雨香界濕生煙鳥宿何年佛僧歸別衆禪觀來無不盡感往自淒然

余遊雁宕天台謝括蒼郡博鄉人李維德送酒錢

貧誰咲廣文囊有俸錢分去買名山酒停杯遥憶君仙真塵外訪笙隺醉中聞何物歸時報惟堪持白雲

伏虎菴書留喜上人

神僧化已久荒翳爾能求結草惟容榻栖嵒常是秋泉聲階下落海氣窻中浮說法時聽虎穿林任去留

宿龍湫菴贈湛上人

宴居六十載無路識塵埃玉柱樓傍結龍湫户對開袈裟飛霽雪鐘磬入晴雷接海天台近乘蘆一往來

雁宕靈峯菴贈病癱僧

自臥殘年病因持上智觀一真元不礙四大任

偏安寒有牀頭衲飢餘鉢裏餐松窻羣岫色寤
寐對巑岏

武林八月十二日留别禹東游閩

客裏秋將半天邊月未圓一輪非不待忍使照
離筵閩海人初去吳江信少傳與君鄉國返俱
是逼殘年

蘇君楫席上聽單歌兒彈箏

趙曲予憐慣吳姬爾擅場錦箏雙調起金雁一
行翔羞頰生紅潤愁眉鎖翠長歌終曾未誤何
用顧周郎

青田留别陳洛夫

家鄉青田上門對混元峯仙已無騎隺人今有
伏龍
明時誰問隱晚歲只甘農白髮看猶健何時許
再逢

武夷懷傳丁戊住南華

一自别金昌冥鴻任所翔如何五嶺外未返九
溪傍松桂忘親種仙真負故鄉因思超浩劫閩
又上慈航

大王峯謁徐張二仙蜕骨處

自有黃金質何須白玉棺元神逃物外大劫任
嵒瑞氣望飛虹久梯攀濕翠難轆轤僧爲挽幸
使世人覩

曹德祥游淮索予佩刀

精錢十年購寒泉一尺流無能隨遠道解贈伴
孤游都市奸雄忌空山魑魅愁旅懷休寂寞醉
裏看刀頭

雨夕訪汶上范氏

似問武陵津村居避俗塵犬吠煙火夕雨催桑
柘春久懷上皇世今見素心人斗酒情何洽吾
廬願託鄰

送程尚時之池陽

池陽四百里半道九華峯菡萏凌空聳春風翠
轉濃雲中藏古寺馬上聞疎鐘送爾今朝别因
之懷舊蹤

道逢李遷之

相見即嘝觴何時返故鄉買田稽山隱自擬奄
源庄宅鄰王子敬湖近賀知章千古名賢地高
風君莫忘

程若虛過訪

子狂久憤俗俗亦憤子狂漸覺交游寡門前逕
草長寧如狎麋鹿空自懷求羊君胡偶來過信
宿醉壺觴

汪中書子登募兵救吳書邀子佐行賦詩辭
謝

報書今日至真羡魯連風巳老明經賤還慚說
劍雄放歌甘隴上高臥異隆中看爾吳門去惟
消一箭功

荅方定之户部

久闊旋省駕一使過柴扉尚喜交情在休言音
問稀飛沈各有侶形迹自相違白首能君信寧
令古道非

法會上人古佛菴

怪石孤菴枕雕廊八面旋經行儼塔廟入定是
壺天虛白通心境空音覺供筵卓泉逢古佛相
對一燈傳

過汪古矜湖上草堂

三逕苦未就盈園茂嘉蔬環垣只松竹半榻有
圖書昔是幽禽岸今爲處士廬知君貧不畏生
計可爲漁

寄主客朱子价兼懷廉使廖東雩

結愛夫君日因緣有廖公題書寄白下挂劍憶
湘中世以儒生賤誰知國士風存亡俱感激猶

自咲途窮

寄鳳原張都諫山陽

相思每苦吟一札寄淮陰放逐孤臣在恩慈
聖主深求言焚諫草因遂著書心江海飛鴻遠
冥冥那可尋

劉惟明來訪王潭

俗駕年來謝閒門理道書夙期鏡湖客枊訪輞
川居禁酒無家釀貧餐只野蔬何妨淹久住早
稼熟山畬

過張濟之園居

短髮年逾變長途僻尚存交游惟舊識經過只閒門藉草從人坐看雲盡日言園花寒較晚春酒負芳尊

落第後過張子德山居

客豈高軒過尊因舊好留懽言慰久別且莫問東游五上慙三策孤踪羨一丘從今干世倦與爾數相求

華亭倭亂喜得董子仁書

此日嗟何日還題故舊書烽煙三泖上憂患十行餘骨肉能相保流移未定居開封難見女灑淚一長噓

金陵留別楊伯海之淮南

交道日云薄重逢情轉親六年京國別五宿草堂人前路還多約長江又問津淮南叢桂近因得寄書頻

亂後訪宋子明明府六合

寇入淮南路無城念爾危交游慰此日保障說前時東海猶嚴戍長江敢罷師歸與且休賦靖禍仗才奇

六合留別宋子明

北赴渡江期不謂此栖遲日煩官長餽居借女郎祠小邑多靈迹新游絕故知殘年風雨惡南望遍鄉思

贈魏千户

羽書南北警晝夜若星流國難誰能靖君才世所求廐中養代馬腰下佩吳鉤豈是千夫長期

封萬户侯

金陵月夜訪毛太史起

官署潮溝上常爲養性靈幾時餐沆瀣早已斷羶腥寒月照丹火清宵論道經焚香却童子堦下寉曾聽

虎洞菴贈僧

澗道九迴入雲梯百尺援青蘿茸小宇白石疊環垣乞藥容人至持經絕鳥喧平生杖錫處趺坐向予言

祝户部訪予吳山道院邀過寶石山居留飲

遠愛湖山好來爲遊寓人入吳騏子晚拙宦省郎貧久懶隨荒宅常扃斷雜賓仙房予甚適暫得託芳鄰

送劉安元苕溪秋穫

予尋武林約君去苕溪庄晚稼今當穫秋暄尚未霜茅簷垂橘柚桑徑散牛羊場圃懷清夜農人對舉觴

席上謝徐太守子與解贈佩劍

君自延津返雙龍閉匣中百年膻交結萬里剖雌雄陰風腥滿座斗氣晝横空莫謂侯嬴老從來劍術工

過靈妙菴訪明源上人訊其師玉芝上人

爲訊芝公事楊灣一逕穿莊嚴負城郭幽僻斷人煙宗旨知臨濟詩篇見皎然新交即有約還結弁山緣

贈歸安少尹徐升之

入境傳廉吏問言驚故人異才憎要路薄祿爲家貧迂僻休妨俗浮沈且辱身勝予同學賤短褐尚懸鶉

弁湖池禪菴同元慧明源二上人看月

太湖東畔月高照弁峯寒來與雙僧共誰從下界看常時片影易此夕妙光難滿徹何能寐經行說法壇

訪玉芝上人天池山值生辰

仲冬將月晦訪值降祥辰已徹無生理隨留未了身佛天晴斷雪僧臘近迎春供祝袈裟繞還容一俗人

龍井試茶同程巨源

昔嘗顧渚茗鑿得金沙泉舊游懷莫置幽事復依然綠染龍波上香搴谷雨前況於山寺裏籍此可論禪

贈時行

罵酒將軍座乘軒丞相門過籌半生事偶致一朝寃病後歡猶健傷時畏不言丈夫當晚達要

使氣能存

白雲堂茶話同汪承周

山深多白雲入寺淡氤氳證法尋僧問無人與鳥聞茶煙竹下起乳水竇中分花落疑天雨隨風映夕曛

送吳潘二君提兵出鎮甌海

幕府最知名良家子弟兵二君漢飛將雙劍去專征司馬分麾重書生餞酒行倭夷斬十萬甌海一時清

冶城宮聽孫伯諧吹簫朱子价主客適至

故里稱簫史殘年客上京冶城吹對處雪後落山晴律動仙房暖春催瑶草生省郎來共聽餘韻轉淒清

方山尋葛仙翁丹井便過定林寺

方山雙闕對秋草亂芳菲苦以尋丹井因之入翠微寺古荒過半僧貧住漸稀遺經何代賜持得一函歸

宿馬佛菴贈徹上人

入山逢老衲秋月湛爲顏出世云無法藏身只自閒供餐春蕨長伴宿暮雲還靜夜持經呪傳燈嵓户閒

武林送莫公遠

相逢叩云別臨別見情親東去窮途語知予感慨人有才無薦達何處不迷津從古儒生賤于今更愴神

過高光州池臺

愛爾池臺好經過不倦頻偶然逢命讌不省爲何人即欲呼觴飲難容任性真恐教驚四座上馬問東鄰

送唐啓潛作伴汪元蠡游大梁

南風送北征三千梁苑程何事衝新暑難辭爲友生酒中同結客馬上與談兵知爾南歸候黃河有雁聲

寄傅丁戊

君昔辭塵世人稱丁令威欲將身化隺而免辭爲衣不待千年久胡然萬里歸歸知傅婦訣雲

表與僕飛

送姪正麟之吳門

前路稀知已高堂有老親正當強壯日莫負丈夫身帶海初平亂孤游好問津秋風書早寄多遇故鄉人

臨安秋夕

秋夕閑荒園虫聲草際喧半生尚羈旅萬事轉憂煩微月鑒華髮狂歌開緑尊醉餘就衾枕夢與古人言

武林逢張德卿

與君交結早各競抱才奇難積天風厚常令雲翼垂羈棲隨斥鷃飲啄在藩籬相見且云樂時窮安足悲

錢塘江上贈別沈叙甫落第歸四明

愛琴年少者古調是誰傳欲合今人聽東歸且改絃窮途秋社後問渡夕陽前一曲懽爲別相看轉慘然

訪葉應涵武林驛舍

長揖辭驃騎翻來伴督郵廊喧百馬隊亭咽一蟬秋空篋藏奇字寒天賴敝裘主憐貧似客近有絶糧愁

寄丁明府青田

爾令青田縣東于滄海鄰故交懷有道斗祿不逢辰雞犬猶驚亂閭閻況舊貧訟閒集多士還作授經人

送宋子明明府改教漢陽

漢陽郡城裏李白郎官湖只此一湖水勝分千里符學宮狎魚鳥苜蓿對菰蒲莫咲青氊冷絃

行遂所圖

訪郎仁寶題壁

幽栖在曲巷而無俗世塵一園荒徑入四壁草堂貧妻孥寡與對圖籍獨相親新說終年著時時乞與人

沈晉卿送余錢塘江上留宿舟中

樟亭下霜葉而多西上舟帆遲潮信挂客爲故交留短日言難盡空觴酒再謀今宵不惜醉與

雨宿沙頭

有客金陵歸談金子坤

客自金陵返因之問故人休言今已老聞比舊逾貧室尚無環堵門多過上賓空名竟何益誰一薦沈淪

送伯魯游金陵

當路有前期春深去莫遲丈夫須得意老大勿違時芳草驕征騎啼鶯勸酒巵醉餘慚贈劍尚用自相隨

武林訪唐啓潛禪館

誰云知己易宜此路行難隔歳故山別王門何處干秋偏禪寺早凉警客衣单且戀蘇堤上芙蓉日醉看

張太礽劉茂先月夜過訪吳山雷院

高壇閒空寂影散碧梧秋客每宵爲約月臨山乃幽雁呼礽北至潮響上西流此景眷難寐斗杓低絳樓

訪潘象安病後

雪後高眠寂扣關尊酒同衰顏憐復好作賦且休工臘去因邀病春來爲送窮鶯花信亦近有約山城東

送無壞上人游武林

十年不就臥一衲未離身貌似寒山秀游常野寉親匡廬來過臘天竺去迎春杖錫留須住莫言非故人

正月三日福田寺逢立春

元日至三日今日是春還寺宿山城外香焚煙雨閒俗無礽駕過心與野僧閒一飯忘終夕予常戒八關

江信州民璞過訪二首

信守驚呼至僕童共小舟不將五馬駕破此一林幽窮達殊今日溪山似舊游忽然三十載交道各能求

同學年相若才羞世所賢青雲甘自失白髮在君先寂寞還勞問朋儕已半捐浮生總休論醉酒一歡然

送廣上人還金陵長干寺

上人有師臥病新都上人至及見而死瘗師于家東山而去

祥師臥病久弟子至傳衣一塔瞻礿起千山送獨歸人隨林託宿錫與鳥爭飛爾去宗風振重期入翠微

送慧光上人之天池訪玉芝上人

聞辨鏡湖水不出天池峯應以千花獻雲將萬竹封半空時振錫下界只聞鐘法侶求傳偈氷

霜閱一冬

東山樵舍

買得樵人舍瀟瀟只一間雖然環竹堵尚未置柴關林葉掃常積簷雲飛復還已違經世志白首老青山

贈戴郡傅

廣文官歇冷自謂俸錢餘釀酒懽留客垂簾苦著書鄰家送籬菊僮子理園蔬當路紛紛者高風盡不如

入城逢易子仁誦劉三老梨花月落酒初醒之句偕訪城南山居

傳得梨花句來尋白髮翁高城抱階下曲磴陟林中雞犬如村僻壺觴與俗通鄭姑仙洞近誰識接玄風

癸亥除日項德隆携酒過訪

終年空谷裏車馬客來頻誰謂當除夕柴門有古人自携雞黍至乃見結交真仍恨留難住閒宵共候春

訪劉三老賦燕箇姪端夫壽夫二將軍

君抱冥鴻志今看病寉身無勞九還鍊已是百年人梧據城陰嘯雲遮市上塵將軍誰送酒徒爾近爲鄰

喜上人游武林便寄八社諸友

八社臨安結逍遙擬八公山川最靈異分得洞霄宮詩久無題至僧來有札通許壇瑶草滿寂寞煙霞中

謝吳子荆送游黃山酒錢至

日蔟黃山興囊羞緑酒錢書來一咲慰杖有百
壺縣鳥勸留雲樹觴浮洗藥泉世人春易晚共
約醉雲煙

潭上園種樹

數畝村西地潭東高岸臨結廬是何日種樹且
成林雲過雨微潤鳥啼春漸深願言自長養莫
負荷鉏心

寄無極講師宣城景德寺

白塔留空院陵陽布講筵聽隨緇素衆土遊郡

候賢入市無行乞經春費俸錢須令公府裏早
見長青蓮

朱戓白吳之仲董子仁過訪長干寺

淹留無酒斝蔬飯對雙林借榻隨僧戒知君總
素心雲房究西吉寶塔轉東陰仍有探幽興南
岡煙霧深

許元復太僕過訪長干寺失候

風韻懷玄度物尋逸少來入林僧徑僻落葉佛
堂開未候乘軒客誰同說法臺徘徊留尺牘往
事盡情裁

金陵送叔平還明州

東海張公子流年鬢尚青家聲昔廉吏學業舊
明經舉世皆如醉君胡乃獨醒風塵宜失意一
咲別都亭

過龍潭驛與原伯馬上作

故鄉予念遠流寓爾思還裘劍雙驂上淮吳一
水間秋林變丹葉晚日留青山過驛投鞭問何
人隱抱關

登維揚觀音閣

細入平原路丹青湧一丘高登大士閣舊說摘
星樓帝子鸞輿日空門草樹秋雲中傳梵樂疑
是翠華遊

真州訪朱仲開明府田舍

買田東負郭環堵俱環流潮信通揚子山雲對
潤州雞豚蒲場圃樵牧返林丘緑酒酣新秋惟
君歌有秋

贈別陳郡博之判蒼梧

萬里蒼梧郡仙靈說此間官尊勾漏令景愛葛洪山王莚田常秀龍池洞不閟丹砂如可覓便使寄東還

送詹玄象北游

莫謂鍾期逝知音世絕倫孤懷休過憤穢迹且容身故里無三逕高堂有二親風塵彈鋏客易見鬢霜新

源上人重來潭上以詩嘲予黄崔菴未結賦此解之

杖錫重來訪分栖舊有期不知王處士尚乏草堂資丹訣傳雖試黄金化尚遲新裁潭上樹蒼翠已參差

寄舊令熊公寧陵

狂生世所嗤偶結使君知在邑無私謁臨行有俸貽閭閻仍頌徳盜賊復乘時亭倚青山下誰看保障碑

詹玄象游魯附一詩託尋亡友孫東家墓上焚之

紫騮東魯去來附悼亡篇持訪高人墓呼焚宿草煙淚難今日盡劍是幾時懸知已天何妬神交重惘然

武林送許琴岡西還

歲暮日陰陰相懽在武林言旋故鄉客因厭倦游心帆影雲中遠江流雪後深天涯那忍别况復是知音

吳興長谷徐明府席上

自別稀音問重來一繫槎未邉驚白髮只是論

丹砂城引青山入門流綠浦斜人知陶令宅誰識葛仙家

吳興訪允則不遇

暫繫苕溪棹來尋北郭生避喧新借宅問市衆知名席有殘經在門無稚子迎家貧猶種菊霜後尚含榮

飲允則北郭草堂

舊知零落盡數戀過茅堂婦病仍留客囊空不計觴衡門臨曲水小堵入斜陽適有樵人至青

山問道場

馬通政松里見訪失候

僻性慙攀結塵居如在林誰期高駕枉因感下交心今以常懷剌蕪之欲破琴明朝訪君鼓自恐負知音

武林題主人壁

南接吳山近城中有翠微幽居容客借俗事到門稀新好翻如舊他鄉即似歸況俱貧賤者爾我可忘機

遊白嶽金提點進表初回

寉駕朝天近玄宮閉谿幽九還終歲鍊百藥一春妝白髮憐人世紅顏果道流有君堪結侶何必問丹丘

靈峰寺逢張少嶽

寄寺家忘近依僧友漸稀耳因聽泉洗貌亦食薇肥陰谷虎多迹深林鳥衆歸杳然人世外白晝掩雙扉

澗西菴贈月上人

啓關萬松表一見似多情愧爾菴中侶知予世上名齋厨引泉至經榻看雲生不築環垣密還容麋鹿行

送鄉人江汝化入蜀

斗酒莫辭傾看君萬里行舟中秋漸近峽口水初平樹冷黃陵廟霜飛白帝城草堂留寓久不是漫游情

三僧持齋供來訪三茅觀

七寶山頭觀三僧物外盟忽持齋供至言慰旅人情晚日斜留座秋山淡入城翻于鍊藥處相與話無生

偕明源上人訪張太初臥病吳山下

衡門背市塵近喜好山鄰偶遇參禪者同尋臥病人寉身猶覺健磬室不知貧投贈慚交結高堂有老親

寄柏泉胡冢宰

踈狂從此後早晚曳長裾愛士常懷爾辭金故

信予因嫌當要路不敢數題書詩報山中亂携
家未定居

嘲山甫賣劍

君家有寶劍十載佩隨身難遣千金售傷哉一
士貧既然沈斗氣胡不去延津匣内神終在寧
甘逐世人

送元蘇華亭謁朱太史

醉後雨生嗔還呼酒百巡有家常作客何處可
容身匣劍看猶在囊金散已貧東游黃浦上今

日有春申

送江南仲奉叔父方伯之雲南

送爾滇南去秋雲萬里飛朱軒奉諸父白髮別
慈幃公府嫌滇避鄉書寄莫稀家貧甘吉失分
得俸錢歸

贈項積成家童子萬春

垂髮風塵色長年學遠遊早經世路變不愧丈
夫流計日懷鄉信逢人說父讐若過都市裏且
謾問吳鈞

送祖胤上人還嘉禾

西窟白嶽盡更說石橋幽只欲懷鄉去無能結
社留有心猶是礙隨境乃真休臨別慚相贈空
雲一片秋

朱夷白遊歙歸便寄張濟之徐伯臣莊玄
育何叔毗張玄超董子元諸知已

論心各自異結交無淺深白髮傷久別青山共
寄音避人今漸僻種樹已成林誰是輕千里西
來肯一尋

江儀卿携酒來訪妙法寺

性偏違雜處君獨訪幽栖白社常嚴戒清尊遠
負携山雲先雨潤林鳥過春啼茗盌留禪話城
歸落照西

席上贈汪元湛

賒酒城東市新交肝膽投乃因俠士氣不是腐
儒流龍劍終難售鉛刀衆所求醉來狂咲輩徒
切感時憂

贈南溪吳金

老去南村隱全忘世上名無錢供市酒有子代躬耕舊業留書在幽居草賦成垣西禪院近終日訪僧行

謝郡守叚公惠炭

尺牘吏人傳嚴寒念草玄敝裘添纊挾磬室覺春先負氣慚爭焰悲心感並然酬恩圖早晚誰謂已衰年

送僧自如還星源省親

五嶺入寒煙殘年雪後天家園還佛子杖衲拜親筵祝壽持真偈承懽供法泉有生須住着謾道未生前

聞江方伯民璞病贅疣詩以問之

聞爾經時病閒居謝客幽已能忘塞馬還可狎沙鷗身世原塵幻乾坤亦贅疣醫王從此得方藥不須求

病中游中丞汝潛過訪

一月獨高臥柴關強出迎非緣華轂貴乃爲古人情晚歲貧仍病機心息尚生升沈勞藉慰無復問君平

送潘象安冉赴李相國之招

別日中秋近長途一葉飛復趍丞相府暫罷老萊衣知已非彈鋏娛親可采薇持杯愁不飲去住兩依依

寄許元復辭湖口令返吳門

陶潛達觀者五斗恥身謀若爾辭彭澤何勞見督郵百年甘抱璞六月可披裘末代何容論高風古莫儔

寄岳東伯

結客吳門盛相思更繫君獨操野寉意不與世人羣歲月俱言邁音書久斷聞陽山知鍊藥靈氣入松雲

寄王武師姑孰青山

從別塵機息潭園一草亭常懷郭有道並老漢明經久負青山約終圖白社銘獨吟秋夜裏北望少微星

訪黃尚文臥病

竹石親高榻樓居背市塵來尋臥病後談入養生玄藥復添貧累才難取世憐結交君亦盛誰贈錦囊錢

登蔚宗天籟閣

隱几村西閣青松絕四鄰不知吾喪我尚論世爲塵天籟隨時誒希音獨契真君維南郭子余亦漆園人

寄沈明府金叅軍

雙劍閑豐城雌雄早晚鳴燕歌悲醉酒如意擊

吞聲赴急誰真俠論交總世情狂生慚白髮徒爲氣難平

重過程懋孝園居

谷口相違久殘年一訪君難忘曾拜石還識舊逢雲棲息容真隱清幽欲半分祭禪通別院携有妙香焚

過汚宜之夜酌

久違常憶爾來訪歲將殘辭病身愈健遺家許已安寒宵淹酒盞新月照盤餐萊婦知朋好䣛歌得盡歡

醉宿方阜民家賦得牀頭有寶刀

久客將軍幕交情贈寶刀青霜寒結刄紅綬替纏絛島上辭何日牀頭伴爾曹醉來一起舞還命買村醪

程太真席上

桑梓託交久相尋每命觴明經俱寂寞託醉且佯狂憂世談空壯流年鬢已蒼終丹歌鳳隱誰信復鷹揚

過姑孰有懷御史沅東劉公

重經姑孰郡白首尚風塵憶昔乘驄使曾迎短褐人難忘知已遇徒說報恩身南望閩江遠酬歌一愴神

留別戴長偉游塞上

酒斟金叵羅南風吹玉波飲戒知余久情真奈爾何薊緱窮士劍燕趙壯夫歌塞上經年返休唫雙鬢皤

大梁贈貝山貫户部

結客何須盛交情在任真君爲獨行者余豈衆游人塞北難留駕墻東暫託鄰雙龍劍雖別萬里自通神

賦得長垣金峯胡明府堂下隺

訟簡彈琴治堦前滿緑蕪俸錢供一隺仙吏作雙鳧飲啄隨今日雲天抱遠圖知予絺嶺鶱早晩許招呼

戚都護元敬席上

相國曾辭札將軍忍負期昔年一見別此日二毛垂老驥思當伏寘鴻性莫羈愧言于謁久何用薦新知

燕市酒壚曲

白髮唵多事狂游入上都敢懷執戀者可有賣漿徒何處容彈鋏常來獨倚壚悲歌稀酒伴不是一錢無

中元日過三河宿圓覺寺

落日風沙市投鞭入寺門初秋對滿月長路值中元老衲分齋供游人叩法言乾坤同佛國此日度蘭盆

宿喜峯口墩樓

萬里秋風暮華夷到此分幾年望紫塞今日宿黄雲片月臨關見孤軍擊柝聞燕歌爭勸酒強飲不成醺

潘家口望喜峯口

喜峯相望處十里隔灤河雲鎖雙關險煙屯萬竈多良家勞北戍胡騎畏南過廟議憂徒切何人念枕戈

宿漢兒庄

飲馬長城下飛沙落日黄本爲胡虜牧亦有漢兒庄屯堡鄰禪院將軍送酒觴自慚投筆晩今喜宿疆場

燕京留別蛟門沈太史

金門稀大隱林壑少幽真逢爾知方朔慚余後向平窮通各有道去住共關情季代唵多僞休詢世上名

燕京留別舊尹林公

何意逢燕市難忘在邑時賢侯猶後諾賤士負
相知朝已爭名晚狂寧免世疑故山樵獵侶日
日繫歸思

燕京送伯原還鄉

遥爾燕臺至先子越嶠歸浮雲一聚散凉雨正
霏微殘臘思留客前途孰授衣王潭傳稚子春
暮候園扉

歲暮燕京懷寄故鄉諸友

一望單于塞將軍不可留氷霜鄉國阻書劍

帝京游門外車常枉懷中刺敢投驕人貧賤氣
垂老未能休

燕市逢周廷直毛平仲

塞垣游興倦歲暮滯長安瑟乃從余好竽難逐
世懽知希方信貴調合忽逢彈披褐佯狂者從
人落魄看

燕市逢鄉人徐東皐

藥有縣壺聖名難混市藏世家承孺子上國得
長桑久著多新論枒逢乞禁方天都歸願早芝
洞覓軒皇

淮陰留寄郡守陳五嶽

結客門常滿子衡與衆同且馳匹馬去徒慕四
君風游已窺胡遠囊非若路窮邗溝書却寄春
得附歸鴻

過姚光虞園亭留酌

乘興偶相訪隨時開酒尊主賓踈禮法丘壑在
都門禽聲變初夏花氣散朝暾醉罷忘歸去風
塵無一言

金陵訪沈君典市上

君乃千時用余爲慢世游升沈雖謂異意氣白
相求言向新交盡人知烈士流年來愁酒病飲
興莫能酬

還雀篇

光祿簿任君買雀養之官署飛去復還
君喜而賦詩同聲者多有和焉余謂雀
仙禽也非凡羽可養而馴使可養而馴
則雀不足貴還不足喜何詩之有以其

書熟暫移故爲徘徊去還而未决余知其終當不可留矣爲詩反之

健翮休重剪朱籠勿再防豈宜供世好只合縱高翔都市終非戀緱山識未忘仙人吾祖在一託寄瑶章

寶林菴留别廣禮上人

惜别無多語何時出此關師能修白業隨處有青山坐具雙林下流年一鉢閒城南車馬地終歲不容閒

秋社日過吳村宗人留飲

言尋秋社日先候竹林扉燕即江東別人初剡北歸壺觴延薄暑桑柘映斜暉醉後還相約王潭掃釣磯

寄汪仲淹燕京兼呈兄左司馬

送君挾策日難逐紫騮塵結客多燕市通名滿要津青雲終自致白髮未催人司馬憐予者題書肯寄頻

寄真州蔣二秀才兼簡諸弟

十載淮南別重逢鬢未絲縱酣非使酒託怒爲傷時抗節余同調孤懷爾自知相思賢伯仲清夜夢常期

過彭城悼徐明府子升

一辭燕市道懷爾入彭城久矣期雞黍翻然異死生七絃今絕響五柳尚垂榮手草留遺行何須太史名

寄袁太冲

一諾初逢日相違二十春君今解綬者余亦倦游人交結知誰健乾坤信此身幽栖雖久卜猶愧混風塵

過荒塚有感

予家里東有荒塚迺姪孫葬其婦者婦少年賢行善事後姑不得其懽心奈何抱鬱而死予過其塚傷之

白壁閨中彦紅顏陌上塵自能甘薄命誰可託良人長袖生前淚荒墳死後身哀禽如有意不是惜殘春

訪鄭洞然岑抗

仄徑緣渠入幽深鑿石通攜家人世外結草竹林中蓬海懷青鳥丹爐待白虹不知君早晩揷翼去乘風

長垓逢朱允恭

我爲尋山至君因采藥逢憮然藉草遥渺矣話雲松濁世還思返長鑱未許從早期潭上訪春酒釀初濃

寄陽和張太史會稽

藏名昔燕市短褐雪霜時折節驚先問投交信不疑能忘太史貴真與古人期早晩山陰棹同尋洗墨池

鄭雲崗夜留鄰家有懷

一別岑溪上驚心已越年山村聞過駕鄰榻近徒縣永夕桂生露孤懷月上弦清光強爲寐夢裏與談玄

漫題

年華七十鄰日見髩霜新轉覺憐當世其如懷

古人衆中常謾咲醉後忽生嗔無奈稀同調形神自與親

寄方時文二首

一別三經歲相逢每訊人喜聞今轉健咲似舊常貧詩興非關酒禪条託避塵王潭期再過白首共垂綸

知已漸淪没閒居重黯然雜賓辭漸絶一榻念猶懸園徑時常理松篁歲轉妍添丁今已長容侍草堂前

訪吳克思水竹塢

出村尋曲磴一徑入桑麻閲世今方厭逃禪寄作家向僧傳密咒究義淨空花白首余來往悠然任歲華

孔雀寺問日照上人病

我來城南寺僧臥竹間房不下繩牀衲時供禮佛香一空忘患害大地自清凉翻咲相憐者何勞贈藥方

武林訪弟文夫臥病

遊喧栖曲巷車馬復誰過已散黃金盡惟添白髮多故鄉懐遠道稚子杖沈痾世路君休論惟宜日醉歌

過青陽便訪程汝學訓導

官舍依東郭華山日對親携無中饋婦席有授經人吏隱真高逸鄉園況近鄰君休早薄祿予尚愧風塵

游塞上歸寄少蘿

五載一爲别蕭踈鬢盡斑爲消出塞興已看射胡還新侶多緇衲餘年買碧山無生今漸悟相證候柴關

龍禾逢時行

離羣今十載始覺二毛侵每向風塵遇惟多感慨深漸消任俠氣誰識濟時心狂論休驚座相看只醉吟

過桐江吊謝皐羽墓

煙波七里瀨两岸青山分人惟知釣客我獨哭叅軍樵牧侵無禁英雄幸有墳平生讐未報日日結愁雲

屯溪市上訪南仲

世家工草賦今後學縣壺方受千金訣玄探内照圖暫栖塵市迹一任馬牛呼最愛頻來訪東鄰有酒壚

種豆潭上園詩視文鄉文貫時習

山村春社雨種豆王潭邊已老鉏能荷長貧節益堅無勞采薇食時咏伐檀篇世上呼圂客誰知本列仙

九日卓誠甫舟訪王潭失候

登高天井去君至未前期况以逢嘉節何能負舊知中厨愧雞黍稚子出茅茨片席東飛速徒然繫所思

仙姑洞逢許太礽

一洞開南郭仙姑此上征白雲長日鎖紫氣或時生藥竈泥重就林房結早成看君癯似寉疑是許宣平

洪守貞過訪王潭

潭上飛花積行唫惜暮春浮生宜老圃獨駕過幽人市酒謀懽醉囊金近咲貧今宵饒月色徒爾宿東鄰

送余食其還婺附書叔孝甫

游作中原客詩承大曆前幽居尋避世交道合忘年門漸稀塵迹囊逢乏酒錢嗣宗離索久書託竹林傳

燕人孫漢槎過訪因談左舜齊張子言盧次梗諸舊交感贈

皂帽虬髯紫西來自武陽訪驚燕趙士老愧結交場一笑留疏瓢無錢解錦囊舊知寥落盡爲問淚沾裳

寄鄭門楊將軍秉中

舊負將軍託難忘烈士羞世情堪一憤別酒七經秋仗鉞人猶壯懷忠志未酬誇君今霍衛早晚定封侯

寄程汝尚宣城

潭上袈裟至聞君一愴然客依初地住法悟佛燈傳俗世風斯下佯狂孰爲憐故鄉何用問窮路且留連

白蓮寺贈性上人

塵辭世路早迹寄雲山深洞口時持觀泉流日洗心躬耕充一鉢終老臥雙林蓮社何勞結惟容靡廢尋

再別君典禹金

潭上憶中秋難孤月色幽搦鞭只欲去上馬復遲留孤抱言徒憤持觴笑且休重期十日醉飲斷宛溪流

歲暮子登伯原山甫伯生來訪二首

徒有妨時態而無卒歲謀閉關驚過客把手慰窮愁布褐憐同調風塵咲俗流青錢寥落久徒近酒家樓

一見難容別東鄰貰濁醪興來忘禮法老去轉麤豪歌向尊前勸愁從醉裏逃百年期結伴造物假吾曹

寄葉武仲

游吳秋未半歸已臘云殘俗世逢人少悲歌行路難囊中何用問堂上且承懽欲寄銀鱗餞氷潭罷釣竿

新春定光寺喜逢方君在

與爾結交晚胡能相見頻忽驚逢古寺况喜是初春孤抱傾知已衰年厭俗塵青山貧可借去臥傲時人

過小溪有懐項彪死賊處

自失當關守山中有戰場誰能一劍死徒惜百

夫良邑令碑何處鄉邦事已忘昔予曾草傳今復酹壺漿

送吳次魯游楚

只信隱懐珍胡爲遠問津暫言辭里社久勿染風塵非無問字客難覓耦耕人此後誰同醉高縣漉酒巾

寄鄭子陽大梁還家

作客王門久飛霜入鬢新蓬蒿三逕宅書劍百年身氷雪來尋臘壺觴莫待春梁園多舊識余欲問歸人

南原寄諸知已

南原已長往猶然懐舊羣明時能共隱幽築與平分洞可藏丹竈門常護白雲有人塵市去一託試相聞

南原逢畢斗文德儀

雞黍元非約懽然識面親來尋昔賢迹欲遠世人塵白髪遲爲隱青山賴結鄰滇求泉石處醉後可垂綸

飲畢汝煇汝光池上

初入南原路先過曲澗居逃塵歌洗耳知樂閒游魚留客餘春釀呼童擷野蔬衰年謀託隱欲著養生書

南原寺逢方僧

僧自何方至誰令此日逢相隨衣上鉢同聽寺前鐘傳法通三乘辭人入萬峯王維宜結侶暫肯息雲蹤

會勝寺

比鄰西近寺杖屐託幽蹤路接初春草林多往
代松佛無香作供僧有業爲農日日煙雲護門
閤萬疊峯

岑坑鄭洞然家逢許友雲

相憶經年後相逢百里間來師丹竈叟無友白
雲閒即此逃塵劫何須服大還余家樵舍近日
約過松關

寄韞菴吳副使東䍐

樟亭昔卧痾藥賴俸錢分徒向相逢問難傳一

札聞府中知草賦海上斷妖氛莫憚時乘興高
攀雁宕雲

飲高登之席上便寄龍使君沅陵

與爾神交者何期把臂時平生無漫託垂老得
真知長揖歡如舊狂談信不疑沅陵逢命使一
寄大夫詩

田廣文席上

尺書來野客報謂酒錢多隔歲窮愁卧殘春暫
喜過獨醒隨世忌拚醉與君歌自負田文氣青
鐔奈爾何

過冶城有懷鄭道士東儒

經臺圖綠竹丹竈封白雲對此不殊昔悠然長
憶君誰知雀上侶早有山中墳自畏紅顏改瑤
函空所聞

過王子新舊居

太阿人共忌神物一朝飛都市遺書散衡門過
客稀死交今孰是生友昔猶非自愧飄零者徒
爲淚滿衣

過亡弟文卿山庄

重過青山麓寒風日欲曛常持意氣合今忽死
生分猶尚遺黃犬栖何負白雲爲歌長恨曲泉
下爾能聞

讓松草堂二首

何心尚獨行無奈任吾真不悉違時用難謀遠
世塵種松年共老學圃日辭賓結社惟樵獵經
過不厭頻
半畝雖堪隱村居俗尚妨青松依學煅繡佛禮

焚香一任成蓬徑無能葺草堂南原幽僻甚終老遂尚羊

沈太史君典白嶽寄書期予酒先聖人待之賦詩戲答

潭上逃禪久因之酒戒持今傳太史札徒與聖人期不種疇西秫惟多露下葵好來醒眼對白嶽論幽奇

君典太史過訪潭上園

結交秣陵日今始問山村君重狂夫氣人驚太史尊流風時漸降古道獨能存況折王侯節何嫌過蓽門

聞吳子荊留一念上人梅花塢過歲寄問

雪後梅花塢高僧對歲除逃禪今羨爾證法肯招余丘壑非云借袈裟且任居古人多捨宅爲乞作精廬

方桓叔秋夜過訪隱園

村西驚扣户未臥幔松樓乃爲談禪至而非秉燭游茶煙如有待僧院不殊幽參徹無生理良

宵去復留

訪吳從吾龕峯道院不遇

市上難容迹城頭借一峯開將丹訣篆遺與白雲封仙院慳來訪鄉人悵莫逢更無童子問孤嘯倚雙松

謝齊公子仲望贈手製籜冠

正欲招蓮社先慚贈籜冠烏紗何足領白髮最宜看雲谷疑猶潤風林覺尚寒已甘無薦達終老不須彈

金陵孫楚酒樓舊處送孫子真還山

莫愁湖水上九日不能留我輩深秋餞君家舊酒樓重尋無李白同醉有王猷不獨因離別懷賢倍覺愁

金陵客舍陸在郊江南仲携酒來訪

俗世黃金易青錢我輩難百文沽酒費終日縱交歡座上歌聲起尊中意氣看新涼何惜醉任側鹿皮冠

金陵陳士延陳季強各携酒餞別長干

雙尊來餞客二妙若相期策馬歸難繫飛觴醉
不辭交因承世好情益篤新知白髮愁今別重
逢是幾時

蕪邑別青山社諸友

不吠貉裘敝惟愁染世塵藏名酒肆日託興醉
鄉春自負青蓮後誰容白眼人汝曹同調者時
一過相親

送吳正之游淮揚

君懐結客場書劍去淮揚雨雪春寒重山川驛
路長鳴駒留暫秣歸雁讓先行酒債慚多負難
賒餞一觴

姪孫應文久客淮揚稚子往覔寄問

春風題一札千里寄征鞍知結交游盛非歌行
路難故山須繫望稚子且爲懽別後慚予老南
原買考槃

過宗兄朱頂寉烈士墓有感

倭奴浮海至吳越肆縱橫守令徒憂難儒生爲
請纓當關千仞險犯敵一身輕雖有孤碑在誰
憐烈士名

鳳升姪孫過訪賦贈

明經尚坎坷獨異腐儒流抱節須難折浮生不
易謀相看誰意氣徒説盛交游久識時人態悲
歌且醉休

杪秋日偕吳次魯赴朱俊父考坑山莊之
約

市喧君厭久別業築深幽漸買青山勝常招白
髮游雞豚供結客禾黍值杪秋況與同心者何
辭信宿留

南原寄方文泉

買得南原隱猶難葺草堂鄰家借信宿樵臘送
壺觴獨訪期能踐新交念不忘雲峯何用隔百
里亦同鄉

送胡仲魚游豫章

褁糧何太晚來別在深秋里閈稀知己風塵事
遠游相看徒感慨與世且沈浮舊是王門客憐
才定久留

寄舊二守石里張公

妖民起越上烽火入吳中司馬承家畧君侯保障功從玆藏寶劍翻乃學冥鴻一飯容狂論當懷下士風

送黃侍御健所北上二首

昔逢燕市酒别後寄書稀今日先驄馬能來問布衣九重還

帝命一路正霜威諫草休辭數毋容世道非

一冬氷雪晚風日似陽春罷攬齊東轡還埋都

市輪酒人慚俸贈廉吏咲囊貧不道千金重胡爲意氣親

簡伯玉汪司馬

故鄉多要路司馬託交真果信憐孤俠而令興衆人青衫終足賤白首肯如新往事懷常在惟難逐世塵

仲冬送姪同甫之金陵

探囊正羞澁無計贈西行白髮心猶壯黃雲雪未成風塵誰可託飲博舊知名丕業河邊路酣歌肯厭頻

送姪孫應徵遊發附書汪公子子登

附爾王潭扎西從五嶺遊爲子公子訪亦是四君儔道遠無贏馬天寒有敝裘若令談劍合歲暮定遲留

元夕後二日孫從道放舟來訪潭上

雪霽元宵後舟維輞水濱誰知杓訪客乃爲久懷人卜隱期鄰舍携家厭世塵結交猶未晚遊樂莫辭頻

方有恒邀醉酒家

邂后山城外牽裳酒肆邊俱忘相別日且各問衰年余減呼盧興君餘買醉錢明朝還有約僧院一談禪

墨池見白鷺

臨池消興久洗墨復清波誤以窺魚鷺而爲擲字鵝忘機暫一狎還約數相過欲種先生柳移巢謂若何

訪金叅軍克溫瑫上時年九十

叅軍解綬罷萬事謝人間短髮書猶著深居日不間草隨乞過客藏欲託名山百歲君能滿予欷數扣關

瑠上問金一吾臥病

瑠溪結社處種竹巳成林只信加餐健誰知抱病深有孫能代養無日不䠱吟故舊稀休論疎狂偶一尋

答張壺梁寄書

往來建業道老始結交期三日倡家醉雙騶即別離只云徒暫許誰意尚相思早晚持肝膽重逢向所知

方以和以約持父書來訪潭上

兄弟王潭至雨翁一札傳病餘扶藥餌別後僻迯禪甘旨能承養尚芉定 年家山無用買愧寄草堂錢

程子方借居潭園詩簡諸兒索酒代爲戲

答

予家白髮親萬里老風塵門謝乘軒客交偏任俠人座時談劍滿橐日散錢貧肯枉壚頭約能賒有近鄰

偕諸姪輩送程子方別潭園

草閣王潭上三旬託隱淪終難謝塵雜暫一借幽真未得盟鷗社何能負酒人小舟東下近莫惜往來頻

葉鄭源游吳門詩託尋亡友許高陽岳漳餘墓上焚之

疎狂妨俗世意氣向余前吳越遙千里丘原閉幾年託人尋宿草揮泣寄重泉好待雙龍劍青松各一縣

答方伯雨過訪求遇有詩貽之

君家承大雅況復負才奇獨訪逢人出新詩代札遺知希雖信貴得志且從時休學狂生賦空名何所爲

葉武仲朱公幹過訪

秋閨驕殘暑深居廼自宜扣關驚過客遠道慰先期孤抱君能信狂言衆所疑世情堪一笑垂

老見今時

過武康贈孫貢甫兄弟

難兄得難弟苦吟俱已工常客封禺縣因懷沈約風况兼山水異近與故鄉通來訪當殘臘同歸氷雪中

社日問姪士龍臥病

飛李方爭艷春來已半過經旬斷來迹一榻抱微痾藥物誰能問貧居爾奈何楓林南近社知怪醉人歌

金陵送汪仲嘉落第遊維揚

秋風別建業百里近維揚重訪迷樓處曾多結客場負才終信達得意且須忘日有絃歌譏難辭醉酒觴

荅鍾嶽方侍御寄書

自乘驄馬後疏草日翩翩何暇雙魚託論交尺素傳寂寥雖故里意氣尚衰年感激歌呼酒喚君費俸錢

送方晴瀾之塞上訪舊

雨後春晴暖翩翩策紫騮舊交尋塞上濁酒餞壚頭書劍隨長路風沙快壯遊願言歸計早防虜莫經秋

寄金雨峰萬安卜肆

有客王潭至當年問友生負才妨薄命善老託藏名卜肆書還著狂歌俗任輕萬安塵市上今復見君平

送鮑彥卿赴南都武舉

草賦早名闈年來更羨君壯夫慚篆刻絕塞慕

功勳佩劍常占斗彎弧或射雲即當燕趙去萬馬定空群

送汝見之會稽

谷口春光暮東遊一問津雲霞望海國車馬異風塵挂席催人速飛花勸酒頻出門千里道栒奮丈夫身

送龔少尹辭還楚府歸黔中

郢邑車難挽王門祿亦辭明經徒抱志末位少逢時敝篋奇書在窮途稚子隨免愁羈旅久得

受長官知

送項仲連之晉陵因懷郡守佘公龍城

剄髯憔一見揖罷即云辨孤劍須歸早同遊莫負期晉陵多舊迹循吏見無時萬里龍城道因君感所知

留別孫從儒游大梁

梁苑三千里校鞭繫紫騮風聲生佩劒霜氣入貂裘杭揖遲云別當壚醉且酬客途君勿念到處有交游

赴約孫汝庭荆園

園居背村僻重尋曲徑疑塵蹤謝客久幽事繫予思鑿沼通泉近依臺疊石奇坐常苔蘚拂醒醉總相宜

過黃源吳氏訪宋人遺墨

黃源九曲穿寒重夕陽天里舍千峰抱烟林一姓連世家唐御史遺墨宋諸賢淳朴風終異壹觴意藹然

程師杜偕弟姪惠然必建希文過訪潭園

士元以竹里名館盖借輞川游止二十之一亦輞川借漆園意也摩詰竹里館詩有弾琴長嘯之句予詩故入之

漆園托玩世竹里隔逌塵彼懷濠上叟君學輞川人亦抱琴心古還能嘯吉神流風王氏讓肯許約爲鄰

訪伯可醉後賦贈

村東憔再見把臂始登堂早歲圖書富真交禮數忘山川問萬里歌笑拚千觴莫後游燕趙須知結客塲

五言排律

入越

九月西陵渡風生海樹凉吳分樟驛岸越首會稽鄉草滿蘭亭碧荷殘鏡水香楔修王逸少恩賜賀知章覽勝雖云切懷賢更莫忘天台還欲往獨載酒船霜

階下蘭

階下叢蘭茂茅堂不厭貧閑關謝俗客當座儼幽人香弄風花滄青滋露葉新持尊時一飲抱甕日還頻欲佩那能折無言自可親休令變蕭艾共爾保堅真

過陳紹堯城東園

卜得郊西圃因辭市上塵萬家隔煙火一徑剪荊榛松柏環垣古雲霞變髮新橋通許仙近洞接鄭姑鄰積案圖經富緣堦糜鹿馴琴彈山與水藥秀歲常春僮任鉏荒倦身忘抱甕頻養生師遁早悟訣自通神名姓時難隱門多問病人

武夷第二曲訪白玉蟾舊隱

瀨挽潭方亂舟停杖獨隨石嵓雲半啓草徑露全垂蘿宇無人茸香臺有像遺九皇靈自曜三紫友何之丹訣誰曾授雷符孰與司久沈鄉縣信徒繫世塵思劫籙休重校仙刑取再悲

送惠光上人之金陵長干寺閱藏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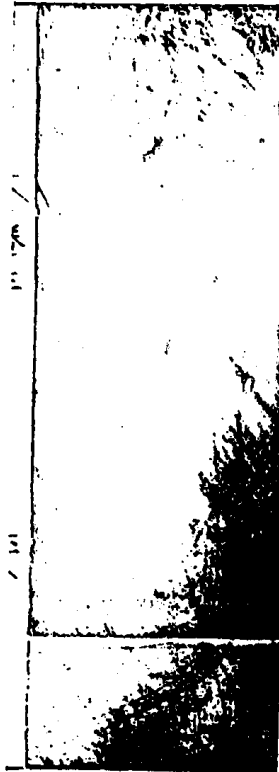
建業朝江漢長干冝市廛靈區人世出王氣白毫連

帝錫瑤函久恩遺貝葉鮮玆行因大藏借榻暫栖禪貫攝經詮盡無披律論全義中休執見言外是真傳酥酪先從乳醍醐自湧泉宗風期遠振慈德勉弘宣我欲超沈劫同乘陸海船

吳山白鹿泉

昔年雙白鹿來飲吳山泉鹿去不復返泉俯尚依然渾沌誰劬鑿清芬絕可憐有源知接海無日不生煙賴以藏禪寺無妨近市廛誰能辭勺取而得免腥羶丹未王喬浴茶宜陸羽煎敢將流綠酒終是湧青蓮水品中泠後新經爲爾傳

問江廷瑩臥病

形也羣生患心兮不死方草中無藥聖傳外有
醫王須使真空覺當令假合忘鵬飛何芥蔕臂
化自陰陽至寶猶非故餘貪豈是常醍醐求作
味清淨置爲淋解脫難量苦逍遥極樂鄉因君
能智慧照此法燈光

十嶽山人詩集卷四

大鄣郡王寅著
山海程開泰九川項仲連校刻

七言律詩

武林寄方禹績職方山海關

春風湖舸聽啼鶯佩劍懷君奉使行山海千秋稱要鎮關門一道拱神京羽書宣府時常接戰馬遼陽久未鳴那用旌麾惟鎖鑰閒居賦草九邊成

武林寄王應文明府天台

三年故國斷行觴東望天台路阻長霞色時時圖縣界琴聲日日靜公堂趨朝久倦飛鳧舄結客常懽度石梁樟驛我來今甚邇報君早爲築丹房

武林逢友

虎額虯髯烈士身敝裘羸馬走風塵平生結客黄金盡此日傷時白髮新歌舞乍醒梁苑酒湖山重醉武林春佩刀暫惜霜花暗匣裏哀鳴尚

有神

七夕弘濟寺宿徹天上人房

寶殿珠林翠壁縣龍宮鮫室俯相連城中不乞天孫巧江上來參大士禪過檻風煙身共幻向人水月思何玄鵲橋誰見銀河渡慈筏今逢彼岸緣

送王邦儀携家之蜀

蜀道西游萬里長雲中高峽錦屏張携家無夢勞神女投賦多情吊楚湘杜甫欲成浣花宅王

維終戀輞川庄風塵知已誰堪託槐陌蘭柴自故鄉

海寧逢格之元彝酒家對月

海寧山縣逢新月光吐蛾眉照酒壚延客誰家卓氏女披裘我是高陽徒賭飲盤中喜得采放歌城上驚啼烏斗廻露下天欲曙何必青錢問有無

永嘉夏日借居玉皇樓

樓輝金碧八風翔寶蓋龍旗奉玉皇逃暑暫爲香案吏養生閒録道經方未通海上丹臺籍先借空中白石牀吾祖一從緱嶺去仙枝不斷羨禎祥

天台陳先生木重掌歙教

先生落魄勝馮唐頭白于今尚未郎羸馬重來鐘欲敝講堂一別草全荒著書山水宜名郡游宦鶯花近故鄉相國徒聞知已在不將有道異尋常

下建溪

閩海南游入建安灘連嵓石枕嶙岏浪飛白雪花千樹雷倒黄河練九盤天上乘槎當日易人間放舸此時難相思家在吳江好翡翠鴛鴦鏡面看

春社後一日訪古矜兄弟洋湖泛舟

湖上人家具小舟我來即喜泛中流岑參兄弟今始識渼陂風煙誰謂優濁酒社餘留醉客鱖魚春暖待垂鈎夕陽一樹桃花岸相狎隨行雙白鷗

雲間懷寄南泠蔣參政

名園十畝買幽居詩酒招邀日未虛雪訪自達三逕後風流遥憶隔年餘秋來海上仍羈旅人去淮南好寄書爲報躬耕還谷口塵埃無地曳長裾

寄平湫許副使兵備雲中

鄉園有客雲中還爲訊神交一解顏胡虜敢窺虎峪口軍麾初肅鴈門關風沙遠宦詩篇富笳鼓深秋獵戲閒玄嶽仙臺空北望無由騎馬共躋攀

過平望驛有傷東雩廖廉使

仙舟昔醉夫容渚官驛重過飄泊身不爲窮途輕下淚只緣感逝苦傷神長沙天遠浮雲斷震澤秋深落葉頻絜酒無期徒有賦相知應愧豫章賓

訪方元中户部不遇

省郎第宅城南曲爲愛幽鄰古寺西身在市朝成吏隱時因休沐借禪棲還從何處看山色每是忘歸信馬蹄明日重來知候客六朝遺跡問新題

吳興訪徐奉化庚山庄

城西深入綠河灣在野荊扉晝亦關解綬久辭彭澤縣買田近住道場山著書到處傳中論鍊藥今忘說大還流寓白頭添愛子醉懽繞膝舞衣斑

謝項仲連寄壺山茶

碧芽綠葉春雨前麻姑仙掌枝枝鮮金波誇賽陽羨茗玉液恨少中泠泉君頋廣洪道士遇我續左思嬌女篇文園病渴從此慰賜露何須霄漢邊

春社前三日送兄惟明之淮南

山村賽社濁醪醇分取餘觴勸醉頻弱柳初黃難繫馬嬌鶯新囀似留人去程姑浦逢寒食到日雷塘屬暮春故舊相知如有問長竿今已學垂綸

金陵訪余伯祥

我本高陽舊酒徒貂裘騮馬走長途結交盡散
黄金篋生死難忘白玉壺漸老逃禪情半減有
時說劍氣猶麄頻來過訪頻留客強賭梟盧酹
一呼

結社白嶽雪中送惠光上人先還福田寺

同來結社仙臺罷雪裏禪關繫所思百里愁看
師獨返千山飛絶鳥相隨天花光徹袈裟冷柳
絮泥深錫杖遲風爽咲將支遁減一鞭無馬載
低垂

寄莊玄育

雲間久別龍盤浦夢裏猶能繫所思江海不愁
尋遠道亂離無奈失前期生平結客從逢汝塵
世知音復向誰昔許爲尋門欲杜至今徑草果
垂垂

王將軍經携酒邀登定山

將軍好客携尊酒竝馬深穿翠靄間山自渡蘆
通窈窕泉因卓錫尚潺湲鳥嗔車馬雙辭樹僧
苦逢迎一啓關景物供人多應接咲余亦未借
高閒

金陵道上寄馮汝言僉使閩中

五見江南春草齊又聞旌節向關西相思每託
琴中寫便訊今逢馬上題朋輩青雲多要路迂
踈白髮尚卑栖金陵往日歡游地早晩壺觴得
再携

金陵送青城毛户部舜濟南守還嘉州

翰林承旨翻成謫粉署藏名久不遷爲郡讜言
岱嶽駕携家先返錦江船君貪服食求丹訣民
望循良出大賢柱下金門非谷隱浮沈
帝座是眞仙

三泉林侍御遷大梁僉使歸省延平復經
新都

都亭按轡一埋輪遂爾分符作外臣歸省山川
經舊邑重看花鳥尚餘春憐才前路勞相薦孤
憤平生向所親莫咲飄零長劍在彈歌終是報
恩人

贈劉覲復

夫君早歲息塵機解累微官一布衣厓宕嶺頭謀託隱黠蒼山下久忘歸自衒丹訣元非授說與仙才信者稀何日化爲金羽罹故鄉終記向南飛

武林訪九山祝户部

候客無人晝閉關白頭傲吏自高閒門多陶令新栽柳宅近丁仙舊化山逆旅乾坤皆可寄故鄉兵火不須還知君最是難忘處蓼繞煙雲九曲間

西湖雨後看蕎花

蘇堤一舸渡湖西萬樹蕎花帶水齊似咲筵前分送酒無言春半下成蹊紅霞暈濕微煙颺碧草香殘乳鳥啼雨後陰寒游跡斷詞朋歌妓縱相攜

讀沂東副使劉公食蓴菜詩乃寮友范公自會稽湘湖携歸范公松江人劉公舊守松江

一時蓴菜傳新咏字字真憐瓊樹枝泖上秋風生東王湘中春雨長寒絲物同故里多情饋味入盤餐舊守宜 國事多艱方倚賴蕭疎敢託季膺思

吳山秋眺

有客閒居無奈閒爲看秋色一躋攀百盤細草斜陽路三曲澄江隔岸山野寺最宜紅葉後孤鐘偏在白雲間賞心又得逢僧話此後幽期數往還

送姪堯賢從軍南海

路過五嶺更南天花鳥殊方氣候偏壯士此行橫寶劍將軍終歲出樓船登臺望海生潮處吹笛懷鄉落日邊莫近買愁村上去石榴醉酒亦悽然

鳳山懷古

逢僧下馬說前朝南渡陳橋王氣消山換舊宫禪寺在草荒禁苑市民樵將軍不遂黃龍飲胡虜先傳白厓謡更有諸陵埋恨處冬青歲老已全凋

寄朱江州子价江信州民璞

帝里同為司馬郎分符共守楚人鄉江山臥治留文藻田野徵求值歲荒飛檄西來新有警乘機內難愼湏防紆籌躍馬今時事不是循良舊典章

寄白石蔡中丞大梁燕薦襄城令陳近衡

蔡邕早已知王粲未得登堂倒屣迎長路喜逢許昌使尺書遠寄大梁城分征南北今猶急伏禍中原恐漸生按鉞無勞親草檄陳琳幕下有才名

贈吳千户撫諭虔南諸洞歸武林幕府

虔南諸洞諭蠻歸草木皆知少保威章貢水聲迎去馬博羅山色照征衣當關能仗孤軍入納欵無勞一箭飛幕府少年多自負讓君此日拜恩輝

董子元避亂吳興書來賦荅

干戈遠訊徒懷爾搖落秋風忽寄余去國任荒三逕菊移家隨載五車書平原宅畔愁聞雀西

塞山前好釣魚此地故交知不薄莫辭流寓定幽居

臨安酒家送吳子充還金陵

官亭西望路迢迢楊柳霜黃葉盡凋去住青衫俱是客攀留綠酒肯相饒故鄉半道長洲苑流寓殘年白下橋兩結社中諸友在寄言負氣已全消

武林喜逢吳宗高

相逢市上把貂裘衆裏綢繆話不休神駿君思驥伏櫪飢鷹我忍待乘韝十年離亂書難寄四海交游鬢各秋昔醉青樓金粉歇琵琶猶記唱梁州

夜飲王元靜客舍

隔年相見鬢霜侵風雨尊罍感慨深醉後青衫生酒氣歌殘白石動哀音數奇難覓酬恩地世亂徒懸許國心直北幽燕迷一望高臺誰復築黃金

送柏泉胡中丞開府豫章

西去龍沙屬幕秋樟亭祖席待湖留從來雅鎮中丞事今託專平內變憂林臥謝安元重望膺搆方叔有奇謀巢居負固非難料誰道虔州是虎頭

吳山月夜聞雁

九月遊人未授衣空山驚聽雁初飛夜寒哀響朋呼應月淡連行字影微朔塞黃雲鄉國遠吳田白浪稻粱稀南來到處彎弧滿好近高雲慎禍機

秋興八首

我
皇神武逐強胡佳麗金陵復舊都江漢上游來楚粵山河三輔盡淮吳王侯封錫論功地歌舞煙花賣酒壚十上抱書囊已散飄零自哄老潛夫

驕馬重來過大梁將軍有約在漁陽夷門久慨無關吏詞苑今逢有孝王博浪擊秦城莫問金明習戰草全荒教坊曾識諸紅粉轉眼繁華更可傷

山下孤城壓大川雄旗城上拂胡天誰新臺堡防南牧久斷烽塵照北燕捫虱狂談猶舊日棄繻衰髮異丁年不緣萬里將軍約空自明經守一編

九邊萬里來西北薊鎮遼陽
帝闕東設道羽書傳渤上常憂兵馬備雲中欲消紫塞殘胡氣早計黃河復套功何日
聖明推轂命封侯誰是古人雄

關門一望日西曛城下單于散馬羣石火劃鮮燒白草帳房醉酒宿黃雲風吹虜氣秋初肅月照笳聲夜半聞南國戍兒愁欲死奇勳早起李將軍

喜峯口外嘶胡馬慘淡黃雲貢道通三衛塞垣徒設禦一秋士卒謾言功旅遊何益傷心切祿食難忘報國忠馬市西來疑伏禍休令內賞久成風

薊門遊倦歸燕市劍贈將軍佩在身按險徒言

空紫塞抱書無路上　丹宸託交絶迹悲歌士
買醉藏名旅食人不意公卿多折節時時門外
駐高輪
往來齊魯幽燕道經歲風塵萬里餘尚記揮金
裘馬地寧忘把臂結交初賢豪零落難招汝許
諾平生一慨予説劍呼盧今已矣徒令涙濕篋
中書

舟泊嚴灘

桐江西接歙江分緑樹環祠鎖白雲釣石舊存
非屬漢客星上應獨傳君詩人近對方千島烈
士誰知謝羽墳欲薦三賢搴水藻千山煙雨一
猿聞

武林諸少年脐上送沈娃還金陵教坊

一時年少餞行觴蘭氣淋漓濕舞裳誰意莫愁
還白下元非蘇小住錢塘絃歌有譜傳流寓聲
價從來重教坊羨渡頭風景厭西湖画桨可
能忘

過女禪精廬舊武林歌妓

一菴深鎖小紅墻王貌嬋娟是法王漏滴蓮花
初出定聲圓金磬正焚香留分齋供珠林午乞
寫心經貝葉光此日性真俱朗徹他生湏信見
西方

避寇城居憶家園紅梅

暫辭谷口借城堙雨雪殘年又逼春懷里苦因
嘉樹伴看君賴比素心鄰芳魂有意應同夢紅
粉無言也自顰小苑墻西休寂寞還留松桂與
相親

明源上人自天池持其師玉芝上人訊音
山茗至詩草命予評選

魯問天池十日禪雙峯修竹凍雲連相思弟子
持書至自愧吾師入社賢寶地寄分仙掌茗春
冰汲煮玉華泉還披功德詩千首盡與人間作
偈傳

隱園撫松有懷姪孫德甫

君家塢口栽松富偶過林中乞小株萬翠盡樵
新地主孤貞合對老潛夫繁陰當逕圖棋局屈

轄低簷挂玉壺賭勝勸酬虗此景毎因撫嘯毎
成吁

重過登源洞懷郡守東臺佘公

太守風流憶往時公餘行郡命追隨載將綠酒
千峰入分與朱衣五馬騎白璧徒懷終不售青
雲無路負相期傷心西望龍城遠挂劍常圖哭
所知

登采石蛾眉亭

帆落東風爲舊蹤蘇門嘯響倚杉松長江鏡面
秋磨淨雙峽蛾眉晚画濃繡壁蘚花無鳥啄巡
簷蘿葉有雲封移舟繫在禪宫下來聽西遊一
夜鐘

席上醉贈趙歌兒

春風十五内宫粧養得嬌痴在洞房穉柳纖描
眉上碧乳鶯淡抹額間黃鵾絃自解新聲巧燕
舞家傳彩袖長昨夜忽爲行雨去秦淮人擬是
高唐

金陵送何横涇落第還華亭

長江雁影一行飛爪步潮過燕子磯西上羞垂
卞和泣東歸思着老萊衣秋深尊菜膠氷滑霜
後鱸魚鱠玉肥作客
帝鄉重九近茱萸會裏悵君違

維揚呇鳳泉張給事寄書兼謝博山香爐

五日維舟邗水濱丹楓搖落正紛紛南來霜冷
鴻將盡北望雲低日易曛書到搠于長路把陸
沈先已隔年聞博山珍重難忘處禮佛焚香毎
憶君

過顧尚書舊居公臨卒留草五嶽篇寄予

作客從今罷往還誰題碑字照青山獨名筭學
能窮數難覓丹方可駐顔十畝松筠存箸上一
時書劍散人間把看五嶽催遊賦報爾餘生欲
盡攀

宋禮部期訪長干寺送別以雨阻命僕馬
來迎辭謝

出郭相期一論禪僧厨已費買齋錢壺觴搠促
潮溝去僕馬空令塔廟旋臨別隔城妨凍雨託

交長路逼殘年憶君寒夜難成寐擁衲焚香對佛筵

洞霄宮

昔方禹績童元功結武林八社得八人各主一山洞霄予得主焉今過洞霄二君俱逝撫景懷人乃有斯篇

洞霄宮殿鎖寒煙徑草霜黃九曲穿御虎曾聞羽師事摩碑再認宋皇年怕沙興廢何須論詩社交游重可憐風雨千山空獨返爲君來賦大

招篇

張園菴花初開

一樹張園開仲春當軒二八可憐人遲爭杏子粧丹頰枒學櫻珠吐絳唇蝶粉難窺心上恨蜂黃待染額間顰吹噓不願東風力怕逐青驄繡轂塵

留別胡紫霞道人

攜書從此入人羣林館經春一榻分相憶非惟隺背叟難忘還有嶺頭雲訣傳靈藥同誰鍊漏代名香只自焚別後綠苔封徑滿空中常過紫陽君

寄山樵中洲東明維揚

二十四橋鴻雁秋別來三載夢揚州生平何用交游舊邂后能將意氣投賴洗客愁聞水調常隨酒伴過青樓故鄉早晚重攜手往事相看話不休

金陵送無絃上人印藏經還成都兼寄毛太史青城

朱雀橋頭對黯然石牛寺在錦江邊南來苦乞千函佛西去遙看萬里船氷峽啼猿殘臘日松窻挂錫仲春天峨嵋居士參真性定上吾師說法筵

過元故池上

門外蹏驫靜日垂園中三逕草離離久傳市隱談玄宅近接仙人洗脚池栽竹隔塵今漸長買山終老又將移環垣此後誰空鎖常憶頻來煦影時

立春前一日飲汪將軍兄弟宅

經年未過將軍第短髮霜華㕮轉新乾坤狂奴尚故態兄弟高情如古人虎帳紅燈留向夜金尊綠酒早迎春壁間龍劍休藏匣尚說東南有戰塵

得黎惟敬司馬歐陽楨伯郡博燕京寄書

薄命無能合聖朝青袍短髮入秋凋嬾招緇素開蓮社喜混漁樵醉酒瓢南海雙珠傳譽久中原一雁寄書遥何時把臂神交者國士悲歌氣未消

寄沈湖葉僉使

淮南别後寄書稀滇上驚傳解綬歸梅福嶺前求地隱洪崖洞口采芝肥吏情宜逐年華倦物態須知世路非丹訣九還今可試願終白髮送初衣

送邑侯中齋林公北上

欲振雙鳧覲帝鄉誰令雲表暫迴翔心持白壁從人點時妬蛾眉只自傷終報連城矜轉重恐驚絕艷画休長他年仙令重來日遺得桃花滿縣芳

過元蠡舊宅

西市高樓映暮霞今來舊主怪移家臺存不繫門前馬院鎖空啼雪後鴉上座每同談七首清宵常醉聽琵琶五侯甲第繁華甚代謝如斯不用嗟

荅徐文長獄中寄書並呈丁子範

一札西來慰所思開緘東望淚低垂獄中龍劍埋今日天上金雞下幾時不道佯狂逢禍異豈無當路惜才奇交游惟有丁儀在意氣從前爾自知

遼陽兵變

遼陽自昔稱雄鎮烽火明時久不聞北顧一朝忠義叛南來翻結犬羊群求賢有主能推轂抱策何人可立勳內難大同元作俑故令相效轉紛紛

莫愁湖

莫愁湖在石城邊湖上誰人載酒船羅綺不回長夜夢鴛鴦還見竝頭眠荷花照日嬌紅粉萍葉凌波散翠鈿幽恨欲傳腸斷曲琵琶新譜入鵾絃

寄馬通政孤山社有懷張侍御高光州

南都有客四明狂結社容登大雅堂嚴瀨西來書久斷孤山東去夢難忘徧舟買寉同誰載舊徑栽梅幾樹芳常侍校書今已矣招魂欲賦重心傷

東甌逢施將軍引之

新營閩越中丞府爲箇騰驤上將才瘴霧定知清海返朔雲曾是射鵰來蜃樓常對龍旗結鮫室傍臨虎帳開釃酒何妨橫槊賦鐃歌無用鼓頻催

金陵送何叔毗禮部亂後棄官還雲間

耽隱遂辭簪紱早還家因待亂離餘交游漸散郎官祿篋笥常携舊閱書海上已空三畝宅城中誰借一廛居秋風正喜蓴鱸美聽寉鬧行好憶予

武林聞新都賊報寄陸星井

短褐儒生氣不平故鄉盜賊報縱橫封疆久覘妖氛近畿輔常憂首禍成關堡山川元設險良家子弟孰論兵空籌保障慚何補敢學終軍一請纓

戚都護約遊塞上留別社中諸友

都護漁陽一札傳壚頭醉酒興翩翩去消弱冠談兵氣先賦長城飲馬篇白髮誰知輕萬里黃雲有待出三邊風沙何用愁新暑匣劍寒霜自蕩然

臨淮侯李惟寅席上

託交一別十餘春把臂重逢意轉親風雅乃因稀合調金貂豈直慣留賓楚狂白髮妨時久燕市黃塵勸酒頻忍負故園縻庲伴出門即是倦游人

薊門馬上望長城

秋色偏傷客子顔雕弧在臂月雙彎逢人設問雲中路按轡斜看口外山驕虜遁來消羽檄壯游無奈憂鄉關霜前肯後隨陽雁相約江淮伴侶還

出關遊榨子菴

關外青峕一洞開沙埸見此亦奇哉九還宜築丹砂竈百尺相鄰皂纛臺詞客防遊隨部曲將軍移帳候尊罍愁逢追獵胡兒騎不待孤城日暮回

燕市送吴子化之三屯營

虯鬚邂后揖秋風匣劍櫜弓馬首東燕市壚頭留醉酒盧龍塞上學從戎乘時君許封侯易失路余徒草賦工都護散金多養士向誰知是萬夫雄

燕京蛟門沈太史見訪

從來游客託高車白首藏名與世踈入市屠沽無俠久過都太史下交矜重逢漢代金門隱早著明時石室書魚目眞慚徒自寶何期借照夜光餘

燕京劉念菴席上留別社中諸友

壯遊入塞即言歸南客遥隨北雁飛裘馬正酣燕市酒風塵不上楚狂衣難依時貴輕彈鋏久託名山戀采薇別後社中休寂寞新詩肯使寄人稀

悼燕姬王蓮仙

名花二八絶堪憐曾醉西鄰錦繡筵眉黛易零朝露下額黄早淡夕陽邊絃歌悔學愁今散雲雨忘歸事尚傳同伴不知諸姊妹餘香誰寶舊鈿蟬

燕京月夜劉念菴命女樂宴社中諸友余以出城負約賦謝

文采風流冠一時黄金不惜教蛾眉誰傳頭部箜篌譜自草中原樂府詞明月多情留上座良宵何事負相期生平亦解周郎顧還許踈狂醉酒卮

飲陳子野邀笛閣

樟亭一別髩成絲燕市南歸慰所思初服重尋邀笛步幽居常續味懷詩通潮有渡鄰菴葉隔岸何人唱竹枝陶令百年堪寄傲還裁五柳幾時垂

余伯祥席上賦夾竹菴

御史家添曲榭新倚欄含咲一枝春琅玕本自稱高節脂粉何爲媚世人風響如穿湘水岸霧香又入武陵津醉看不解疑還笑色相從來總未真

金陵趙姬席上

長樂橋頭再過時遠遊易變髩如絲塞垣遍歷防胡險燕趙多尋往事悲帶有雙鈎經歲佩懷無一刺向人持牡丹花下銀箏醉說與青樓女俠知

北遊還家過城西逢吳虎臣羅伯符留飲酒家

城西橋畔一驚呼隔歲懽逢舊酒徒雙劍還家留繫馬千錢慰別命提壺過都不賣長門賦問箧惟餘出塞圖咲殺風塵頭白盡潭園從此臥王符

寄淮安守陳五嶽

北附雙魚守幾行郢中才子漢循良結交却恨違淮海顏色常疑照屋梁愛士孰知文舉度傲時自怪正平狂紫驑百里西追意彈鋏悲歌忍易忘

寄唐甥鵬卿燕都

汝昔懷余遊薊塞余今懷汝遊燕都庶丞丘林異常聚裘馬風塵須丈夫莫憚尺書稀遠道好修長翮奮雄圖時人誰識中丞後佩有平戎舊湛盧

夕陽紅樹

村南秋樹亂啼鴉一望殘陽掩映斜蜀女機頭新剪錦天台洞口舊飛霞怪無清磬藏僧寺喜有高帘傍酒家草際落紅君莫掃醉來絕勝臥菴花

寄西亭王大梁

旅次何意枉朱軒三日當尊未盡言策馬早因趙碣石吐茵悔不醉梁園相逢獨許踈狂合別後誰知意氣存漁獵謀生慚老大爲君無分典東門

喜得燕京諸故人書

西疇秋穫力爲農北望經年憶舊蹤意氣偶逢知已合踈狂難與世人容空令說劍留三輔忽報題書滿十封此後南飛鴻可附隱園須認冣高松

席上對友人有懷胡少保

別來督府十年過一咲驚逢愧髩皤海上戰功題柱久越中廟食感恩多謗明薏苡讐何在客散門庭雀可羅舊好論心呼濁酒寒飆霜日醉悲歌

管將軍督餉北上豐干社八子賦詩餞別余亦有賦

官亭綠酒凍浮煙赤羽雙旗拂祖筵轉餉今瞻天北上平倭舊說海東邊知名燕趙千金散賦別豐干一社賢萬里河源窮未暇塞垣先且疏屯田

送江師晦游吳門兼問岳東伯

早春送客黯消魂村市酣歌濁酒尊雪後有梅留越嶠社來與燕約吳門遠游君漸聲名起相見余多故舊存一一尺書那暇草窮居爲問岳王孫

懷寄五嶽陳副使蜀中

淮陰留別三經歲鄭嶺題書一寄君入峽恐淹神女路因風便逐洞庭雲南來無奈人垂老西望何能酒共醺卜市琴臺遺跡在吊亡知有二賢文

題方元素燕臺驄首送別卷

暫繫絲韁勸酒醺南風直北送紅雲從來誰識吳中駿此去能空冀北羣入市價逢千里賞爲駒汗血五花文老余伏櫪心猶壯徒自驕嘶一向君

劉婆磯望廬子國

劉婆磯頭振衣嘯廬子國在江之西飛鴻冥冥翼難附羣峰疊疊雲還迷周瑜塚邊射曾獵左慈洞口尊常携丈夫慚負所生地敝裘羸馬徒悽悽

荅安慶二守蹇公

西遊誰謂逢知已遽別樓船可奈何已約題書春早寄忽驚報使臘先過俸錢正借清尊價詩句真傳白雪歌風雅君還兼任俠從前循吏不如多

讀潘象安秋懷詩爲懷縉紳諸知已之作

新詩字字入清真舊事難忘感激人彈劍十年三輔客飛觴常日五侯賓憐才白璧徒生色薦達青雲未致身與爾抱書徒自憤明時無許布衣陳

汪司馬省親南歸詩先約訪

三年南望白雲飛聖主恩深放暫歸入塞壽携胡酪酒當筵醉舞漢宮衣菊爭黃髮浮枌艷鱸鱠銀鱗饌正肥謝客閒題門外字鄉邦何惜借餘輝

壽松驛別梅禹金與叔時甫兄思振兼懷沈君典未至

夕陽落葉正紛紛送客城南忍別君九日且歸鄣嶺社雙林還約敬亭雲持螯秋成蟹正美嘶馬風生酒易醺驛舍後來遺故事新詩獨少沈休文

寄汪仲淹北歸卧病

珊瑚遠寄赤螳螂抱病驚聞返故鄉一別縱酣燕市酒千金難授越人方園林今遂娛親樂裘馬都忘結客場摩詰禪談輕藥物期君來訪輞川庄

隱園菊殘婬以徳君佐至賒酒賞之

數枝乞得西鄰菊東籬叢桂相因依已經暮秋傲霜半况復新寒零雨稀窮居惟賴破寥寂幽姿何用多芳菲囊空濁酒賒尚易甕盎醉鼓休言歸

寄丁從吾邳州

弱冠明經誤作儒誰知披褐袖陰符信能籌世無雙士且自登壇長百夫靑海曾傳功在越黃雲還欲氣呑胡託交歲晚常多別說劍何時醉玉壺

寄沈蛟門朱金庭二太史

風塵九陌日紛紛性本疎狂不可羣下馬一酣燕市酒携書早返越山雲別來無夢瞻雙闕結客難忘有二君漁獵避人身漸隱音書稀得

寄相聞

武林送潘象安北游

余即挂帆指閩海君還策騎向燕畿雌雄龍劍難常合南北冥鴻各自飛世路久知誰薦士風塵何事未忘機貧交斗酒無能餞早共靑山賦采薇

寄黃肖蓑臨安

郡邁牂牁萬里遊山川南望接交州伏波銅柱應曾問勾漏丹砂好爲求禪寺三年懷舊社蠻方一札寄諸侯重逢定擬金陵市或是君家九曲流

臥病武夷官詩報徐應使子與

分藩君久臨閩海佩劍余今返薊門欲話射鵰觀塞上還誇結客盛中原病逢名嶽雲霞熱榻借仙房舊好存徒費褁糧難見面報書無術奮高騫

送蕭訓導鵬攺教蜀中

三年鄣郡一氊寒學舍黃山正奈看

聖代偏淹詞賦客卑栖終老廣文官還鄉暫問湘川舊叱馭休嗟蜀道難萬里西游眞爾姤煙霞多有列仙壇

過陳達甫酒星亭

高亭臨流出南郭白首幽栖枕玉壺酒星偏照大鄣野丈人元是高陽徒買田歲計種爲秫挂錢時往尋當壚王家醉鄉別已久此後相期游再無

城東遇戴長偉

風雨禪房慰所期相看丘壑老棲遲致身難借青雲力披褐休矜白璧持縱飲君誰知玩世獨醒予自任妨時塞遊別後稀音問強與呼盧進一巵

寄陳蘇山副使沔陽無懷子五嶽副使蜀中

明經垂老哭畢栖短褐謀生理藥畦風變誰期逢調合神交不斷有書題洞庭雪浪來何遠劍閣青天望更西梁楚封疆遊未熟相尋常恨夢魂迷

荅徐廉使子與寄書

五年閩海三千里一月鄣山兩寄音烈士未容喚白髮使君誰信賤黃金難忘入郡神交日獨與隨楊漫許心解贈鑾刀常在佩醉看雪色便悲吟

訪舊二守修吾馮公兵備池陽道經龍口望九華公四明人

西來龍口繫征鞍捧漢驚看萬朵蓮雨後洗添青似染日斜照出紫生煙山靈有約臨除夕福地曾攀記早年海上四明堪並否酒酣誇向使君前

送謝性卿虞汝孝還閩兼寄武夷君

新知邂后情難別濁酒淹留勸不醺江左爲傳緱嶺客閩南一問武夷君函遺蛻骨仙常化觀閉昇真世罕聞俯視幔亭仍有約虹橋續架入青雲

堂下鷹

簷前忽怪蒼鷹下長翮風翻綠酒觴射虎願鞲豪士臂擊條恥逐衆人場一生肯學飢同附百中誰知負莫當醉裏相看歌白首已甘雌伏讓飛揚

赴獵人北山之招注司馬舟繫潭上空返

潭上煙波久寂寥偶因年少北山招爲漁似覺機全息好獵難忘氣尚驕霜野割鮮就醉酒夕陽撾鼓負停橈有懷司馬猶堪恨不待寒空月夜簫

贈程生起一五嶽真形圖

圖從太上傳來久五嶽真形玉削成佩去豹囊生紫氣重如巾笈授青城遠遊何處招禽慶厭世知君學向平萬里凌風先二室好尋吾祖聽吹笙

萬曆戊寅元日登八仙臺喜姪士龍學易相從

里俗登高當九日寧如乘興在元朝穿雲傲坐仙人掌架漢疑臨織女橋長嘯正酣椒柏酒飛聲無借鳳皇簫松間謀結燒丹室問爾相從可待招

訪燕人宋惟上酒家

訪君長揖酒壚邊短褐孤遊路幾千貧有五陵驕氣在彈無一劍蒯緱縣久因避難留吳越誰識藏名混市廛老我相看歌慼慨一文羞澁錦囊錢

寄歐八山賓慶

相逢三月十千觴豈是尋常結客場辭省一從

馳五馬浮槎何處遡三湘循良漢代留應久慼慨燕歌忍易忘郡有丹砂予願乞金函試鍊九還方

訪伯玉汪司馬問病

杪秋微雨濕炎蒸抱病城東問所親玉露金莖雖待賜黔山石髓且宜人乞文門外難辭客賣藥壺中少入神司馬逃禪參上乘超然勿累幻爲真

漁梁留別姚氏諸君

姚家草閣遠塵囂一月留人暑漸消南望宣平鍊丹竈東鄰太白望仙橋十林僧寺藏鐘磬一道漁梁瀉海潮郭外多憐幽事集往來何用待招邀

登宛溪梅參政天逸閣

滇池解綬賦歸田一閣高棲碧漢邊雖謂莊周知佚老從來梅福是真仙俯觀終日憐塵世燕坐何心草太玄誰意梗柟逃匠氏託爲樗櫟保天年

春夜定光寺對月喜雪

石𤴓僧烹雁宕茶散衆寒重借袈裟鳴鐘正對初弦月說法還驚亂雨花白玉京藏仙客榻黃金地變梵王家肯隨塵世春宵夢劫洗恒河不盡沙

城東逢吳虎臣

隔歲秦淮繫所思聞君酒戒病因持城東猶見當壚飲道上如前荷鍤隨黑髮全忘霜信早青錢巳別醉鄉遲獨醒結伴王潭叟休逐酣歌市上兒

寻為百歲曲自壽余食其手寫鐫石印寄賦謝

一曲花前酒一觴百年自壽快佯狂誰傳片石今高價何用名山別有藏老我中原勞舊拍逢君南國亦當場王家不道蘭亭帖多費青錢寄草堂

南原招崔亭

明時老大始栖隱入山有崔憧相逢茶煙出户驚爾避石𤴓鍊藥招余從新交世外共斗粟舊巢雲表辭孤松終欲聞笙訪緱嶺命駕無勞鞭赤龍

南原寄珂上人講經肇林

久慚白髮塵當避近喜青山借作家交謝獨容巢上隺渴消頼藝谷中茶談經早罷千人座訪隱來尋九曲霞春采蕨薇堪作供松門竹逕候袈裟

戲贈少妓

少妓聲名出教坊春風十五競新粧花前雲髻盤還墮鏡裏蛾眉画未長雙調乍聞鶯似媚錦箏謾理雁成行何時一向輿奴問要使知音肯斷腸

寄友人李臨淮園中雙隺

相逢池上似依依一落樊籠恨未歸自識仙人當並駕非同鷗鳥為忘機夢勞海上三山覓翮待雲中萬里飛老漸絕交君可託瑶函寧忍寄音稀

訪朱仲深酒家不遇

樓前不見繫驕馬樓頭惟聽啼寒烏我來呼問當壚婦何處招尋舊酒徒呼盧説劍别已久雪片梅花歲欲徂挂錢興盡且歸去明日囊中知有無

元日潼關副使朱明虹使至

故里豈稀金紫貴結交意氣不如君先春遠命秦關使垂老徒瞻華嶽雲違俗偏憐狂士合窮愁還慰俸錢分即呼里社諸年少盡散壚頭日一醺

寄副使劉念菴燕都

巳甘懶漫時人棄擬易無心草太玄濁酒自醒燕市後尺書未見鹿門傳消愁常憶鴟絃調入夔難忘樂府篇舊日蛾眉知巳老黄金重費教嬋娟

上巳獨酌有懷唐啓潛

歡君徃臘訂余約今巳三春大半過上巳積陰啼鳥斷茂林寒雨落花多欲臨曲水承家世安得羣賢集永和緑酒敢虛酬令節蘭亭東望一酣歌

寄許頡陽宗伯乞度牒

草賦徒然老大郭任情還與世相妨懷中久蔵投人刺到處都忘結客場五嶽尋仙愁道遠雙林事佛託名藏明時戴髮王摩詰僧牒求君待豹囊

燕邑市上招同鄉七子入酒社

經過避后諸年少知覔佯狂舊酒徒漫爾一時傳雅社惟容三日醉當壚藏名白髮傷詞賦窮路黄金典湛盧謝氏青山雲外近謫仙東望易長呼

臨淮李侯座上看古佛貝葉經有作

燕市南歸越十年相逢今復解逃禪燕顏東土金身久大藏西方貝葉傳主客即如開白社樓臺還欲起青蓮世人不易招摩詰證法常容訪謫仙

過冶城宫有懷王沈二錬師

九曲朱廊隔世氛冶城每過每思君棋枰猶託
青松石丹竈常生白晝雲海上定騎雙寉去人
間早寄一書聞問知弟子遺瑤匣試啓元符太
上文

金陵留别張治卿鄭天民歐惟禮齊仲望
陳士延胡汝吉陳季強新交七子

都門知已凋零盡每一經過一黯然惆悵忽淹
三月醉風流誰意七君賢非同結客黄金世最
幸新交白髮年把手易投肝膽向寄書常望石

城邊

爲歌妓徐翩翩賦得紅葉小箋

錦牋薛氏何須覓今讓徐家片葉秋纖手染如
紅頰潤深宫落比御溝流憐將蘭麝分長柚帳
未鴦鴦画竝頭多少五陵遊冶子題詩徧寄老
王猷

楊卿卿席上醉後賦贈

自昔
武皇巡幸後冠年結客滿都城漸稀粉黛羣花
艷誰按金元樂府聲燕子敢懷逢肹肹紅皃何
復見卿卿錦纒散盡頭今白猶識周郎一顧名

訪張海方卧病洞神宫

昔游甌海何相失今遇秦淮一偶然抱病久依
仙院桐懷鄉多賦雁山篇常過門外乘軒客貧
散囊中買藥錢且匣佩腰長劍返風塵休藉世
情憐

秦淮道上過邀笛閣有懷陳子野明府

白頭交道咲如新建業相看爾獨親遺迹六朝

遊是伴素心千里託爲鄰從前草賦今高價此
後逃禪始出塵無待聞聲邀笛步秦淮來往總
傷神

寄江念所侍御燕京

長干寺裏久逃禪一枘權聞北去燕爲信使君
能氣合故令狂客有書傳埋輪已在都亭下簪
筆常趨
衮座前南北今時多倚賴避人疏草日翩翩

早春雪後送吳子善之淮南

暫繫雲帆雪後天載將書劍興翩翩灘頭七夕銀河瀉岸曲千峯玉壘連蘇家堤柳綠已染館娃宮蘤紅欲然淮南一路春光好肯惜隨場買醉錢

戚都護由薊門移鎮東海書約汪司馬睦州附寄三首

九邊牙帳防宜北五嶺樓船路復東何事營門新命下愈懷緋王　賜恩隆倭奴海上曾題柱胡虜雲中待策功十萬募兵須訓練誰陳一疏返元戎

十年幕府三屯口報絕胡塵近塞飛遞信犬羊燕北遁遂令頗牧海東歸威聲坐匣新龍劍霜色時看舊錢衣百越嘯歌今暫戲封侯白首勿忘機

桐江聞暫緩旌旗釣石祠前酹酒巵片席欲隨司馬後尺書未與酒人期塞垣禮數君常念布褐蹤狂世所疑吳越平生燕趙氣中藏惟許自能知

得蹇叅政理菴寄書賦謝

青雲多得託交親稀見如君意氣真廉吏何持文綺贈感君自愧綈袍人平生任俠風徒在老去飛霜鬢漸新鄖郡重過中執法能忘折節白綸巾

寄陳五嶽再官蜀中

古云蜀道難爲最劍閣重過興不忘風俗淳宜文吏隱山川奇是洞天鄉相如橋西失酒肆杜甫潭邊尚草堂誰識前身爲尹喜仙宮知爾遇青羊

除夜有懷倪廣文

除夕山村欲雪天銜門稚子咲喧然傲時轉覺披裘貴守歲無勞短髮憐座上椒盤雖有頌朝來柏酒那如泉廣文絳帳誰同醉作令應餘舊俸錢

歲除前三日喜得孫尚林端峯寄書

潭園垂老謝高車驚誦瑤篇寄歲除燕市難忘

酣斗酒海門尚爲附雙魚平生一任青雲意氣無令白眼踈西約大鄣懽巳近可能一過草玄廬

醉賦寄酒伴唐功伯潘隱玄程士元

老尚巍豪無奈貧典將書劍學謀身當壚何用王孫女草賦甘隨滌器人貴許信陵來執轡屠尋朱亥去爲鄰讓逢狗監相如幸游獵徒工笑不厭

賜谷方京兆招飲舟中爲陪諸大夫賀壽之燕時在南原賦詩答謝

王潭蘭渚幽相似画舫雕窓集上賓花鳥正逢修禊日絃歌好燕降生辰賦詩爭飲流觴醉折簡徒招短褐人謾學耆英重結社明廷定起舊經綸

留別瑠溪竹林社

白頭漸巳甘時棄亦自佯狂厭所從何獨偏招七子社今來惟得五君逢百年幾住人間世一別常期竹下蹤買隱南原歸欲速相思爲有寉巢松

暮春懐燕

社酒方醒春欲歸終朝海國望烏衣鶯催花落難傳信巢過泥香未見飛繡户金張疑有託舊時王謝願休違窮居白首甘寥寂交結平生况漸稀

板橋留別楊氏兄弟

君家谷口開何代萬疊山連白嶽西雞犬相聞同入隱桑麻一望各分栖百盤澗水雲常護十里松陰路欲迷臨別仙舙聞有塢難忘携酒再攀躋

答雅堂汪户部寄遂園詩

高軒尚寄城中迹別業真同郭外幽拙宦遂辭金馬早購書盡散俸錢留雙扉忽報來新詠三徑難忘憶舊游鄭許雲封丹竈近願君還起望仙樓

僻俗世踈狂垂老得交親壺觴忽又登高節藥餌愁當抱病身吟咏知吾非寂寞時時酬和有東鄰

東鄰海棠

春仲春晴作伴遊何須叢桂足攀留笑圍紅粉三千妓高疊丹霞十二樓絕艷深迷蝴蝶夢殘香謾聽杜鵑愁錦囊無計青錢滿日日相看醉不休

登仁卿敬玄樓望白嶽

樓登百尺與翩翩西望芙蓉翠接連白隺常招天柱上紫霄低護玉臺邊與君期結吹笙社待我先尋洗藥泉仙訣世遺瑶匣在長生能獨悟玄玄

五言絕句

初春送喜上人歸金陵長干寺

山中方度歲即念返都城不信禪心寂春風吹又生

漁陽送劉本通還燕市

羞澁錦囊空解贈佩刀別雪刃飛寒光如何照人熱

王潭十首

余別業村西王潭上去家不一里有黃隺菴巢雪樓王家渡馬砦三溪口修竹垣浮丘臺藥畦問漁亭古楊林岸地五畝餘乃鄰邑休陽廉吏林君騰蛟分俸爲買之王潭不愧輞川流風各賦五言絕句一首恨無裴迪同賦焉

黃隺菴

潭東五畝園夢騎黃隺至廉吏分俸錢菩薩開初地

巢雪樓

潭園梨花開樓居如巢雪長呼俗世人登樓洗
煩熱

王家渡

雙流夾官灘古人爭渡處今日無橫舟煙波自
來去

馬砦

砦上鳥巢松砦下魚游水魚鳥來親人世交那
足比

三溪口

三溪出三源齊爭飛匹練千頃合王潭一片玻
璃面

修竹垣

無錢築百堵種竹踈籬間琅玕多十萬隱在青
城山

浮丘臺

浮丘北面近常禮紫雲間欲乞軒皇鼎移來鍊
九還

藥畦

草賦不逢時靈藥種成畝得錢代躬耕無之服
食壽

問漁亭

每命潭上漁異鱗試一剖腹中有兵鈐持問王
潭叟

古楊林岸

楊林曲曲岸眼見伐爲薪手種復千樹鷗來記
舊鄰

大梁青樓行五首

梁園別來久青樓訪已忘行人指碧草一片脈
斜陽

爲雨爲雲處襄王空復來休言見神女況已失
陽臺

鳥聲尚傳歌柳條猶學舞不見歌舞人誰識相
思苦

一步一腸結躊躇草色間拾得寶釵折知誰插
翠鬟

演樂亭獨存數株伴衰柳白頭老官奴時來奠

神酒

遊朱俊父上陽七首

余約赴朱俊父上陽之約其遊止處雖甚多而快余賞心者惟詠七首

遵晦園

君非尚玄草而廼守黒意爲式亦湏忘何有問奇字

留印堂

印甘終朔漠生幸入關門白首同蘇節黄金重

漢恩

問樵閣

草閣依白雲斧斤日來去好問城陽山許仙舊樵處

洗心處

青山疊雲波覧此心可洗消俗頼幽真何湏泉瀰瀰

餐霞嶼

孤嶼臨清流片片落霞赤餐之可永年何湏煮白石

漱石洞

洞天靈氣藏白石玉堪比礪齒戲寓言枕流足洗耳

尋梅逕

梅花谷口逕疑訪孤山陽君宜還買寉清唳入寒香

六言絶句

臥病三首

一月絶交鄰舍終朝不識衣冠山妻尚憂虀甑稚子只勸加餐

清嘯常依一榻微吟試杖雙童夢絶不隨化蝶身輕正宜御風

自分窮居蓬蒲休言多病交踈老夫漸諳藥性世家元秘方書

過吳次魯黄源止耕堂四首

朱塘今爲别業黄源舊是幽栖躬耕足怡諷讀荒田無事表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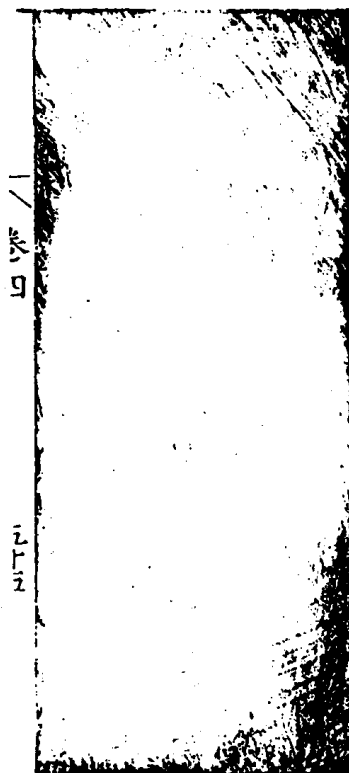
分封素封何羨一巢一壺可容願學擊壤者子敢懷石户之農

租吏不憂過里塲功惟祈報秋長歌伐檀抱犢得免拾穗披裘

在古君真毿蒻于今我亦長沮耦耕欲依鄰舍空囊難買菑畬

南原釣石二首

面面雪飛流水片片錦落晴霞誰識南原茶隱只疑西塞漁家

朝來常期雙隺夜宿惟許群鷗一石要令價重萬户不羨封侯

七言絶句

湘姬曲

繡帶桃衫翡翠裙年年江上號湘君輕盈常恐隨風去化作巫山十二雲

彭城訪燕子樓

彭城陌上落花塵燕子樓空碧草春紅粉終身懷舊主不知門客有何人

千金亭

鴻毛容易千金報岱嶽難忘一飯恩不信淮陰無好義獨令漂母識王孫

賦方生子瞻雙劍

匣裏雌雄歲月深提來陡覺氣陰陰竝看雪刃明如鏡照見平生烈士心

贈程錦衣二首

錦衣公子百夫雄騷馬驕嘶臂兩弓出郭常來原上立排空不敢過飛鴻

懷裏弓彎滿月秋錦弦聲倒一星流等閒莫試穿楊手留取沙場萬户侯

荅金在衡訊歸

秣陵宮樹葉初飛客路何人爲授衣我亦驚秋同海燕故鄉端在社前歸

贈鄰人程鎮伴弟從軍南海

蒲眼提壺餞爾行相看盡是世交情遥隨瘴海三千里獨有虯鬚是姓程

金陵送元聶遊揚州

正好秦淮醉玉缸淮南山色隔春江知君更有吹簫興月下銀橋十二雙

黄山白龍潭上醉後戲贈張通政宴

貪游海嶽不停時仙吏前身世莫知曾事穆王隨八駿歌聽黄竹謙瑶池

方生子瞻出美人童銀兒彈丸戲贈二首

送郎挾彈出平康手作金丸賽夜光若過横塘秋水上莫教容易打鴛鴦

知郎最愛打流鶯香彈殷勤贈遠行休把錦弦輕賭采千金須重掌中情

寄馬元乎

避后臨安意氣真別來音問斷風塵當初暗憶
疑還恨只是隨埸暫許人

蘇園席上聞吳學歌有懷主人蘇君敏

舊時賓客復經過見爾還令勸酒歌歌罷玉觴
愁不飲花前雙調怨聲多

金陵送朱子价禮部出守江州五首

君異樂天司馬謫匡廬秀色久縣情挂帆漸近
分風口先有雲中五老迎
陶潛李白遺踪在絶代風流吊可嗟還問蘇躭

獅舉處新聞詞客好丹砂
東林有寺對西林相續雙林起梵音結社無僧
懐惠遠空山獨往悟禪心
白家菡萏香久歇荒池官舍尚清輝鄉園芍藥
須携種遺得朱家金帶圍
曾令烏程鄉顧渚邑人歲寄早春茶西行帶得
仙人掌去就湯泉煮玉華

燕子圖

毿花柳葉映清溪絶勝朱門繡幕低柳亦可巢
毿可壘画梁何事傍人栖

秋夜同董侍御方承天劉秀才過莫氏禪

居四首

依舊青樓四作鄰小庭別樣佛家春香煙燭影
銷魂處要認紅顔果法身
短衲毿花繡舞裳改成補出線千行鴛鴦零落
紅全褪猶帶熏籠舊麝香
秋夜跏趺入定還有人證法扣禪關新蟾低戶
偷相照誤鬪蛾眉八字彎

瑶函貝葉墨光青手寫金剛一卷經肯乞南州
詞客去勝將佳帖榻蘭亭

徐大夫子與席上看寶刀

徐家匕首留傳久新買鑾刀百寶粧醉後王郎
歌砍地一時四座冷飛霜

童侍御仲良席上贈歌妓周碧雲四首

紅裙忽見暗驚猜一朶名花座上開信是西施
重在越若耶昨夜渡江來
帶咲梨花一面粧嬌癡最好斷人腸妬他有客

能憐取識得紅兒果是狂
青樓楚靚冊途難何幸周郎一借看倘仗使君
能落籍隴山飛去未春殘
魏紫姚黃開及時名家春賞鬪新詞教坊一日
歌傳遍鼓子花心獨恨誰
乞汪仲樂弓
家住南山狐兎中烹腥醉酒待強弓錦弦象𢐀
須教贈淮水當年射獵雄
過程師道新買青山

他年埋玉此煙霞買得青山似謝家黃壤若教
逢紀叟不愁無酒與君賒
寄許元復乞篆刻風塵俠氣海嶽仙蹤八
字
無分　明時爲
帝臣今遊五嶽作鸞賓乞君八字丹文佩常印
飛霞寄世人
醉中戲贈友人
世人相見藏肝膽憤俗年來絶世人今日剖將
肝膽換英雄七尺本同身
遣使雲間便寄莊玄有
風塵飄泊寄相聞想入燕山萬里雲只恐無書
君未恙何妨書到不逢君
訪廉上人黒菴
山門留得蒲團位不共凢僧常住心實地雲廊
嬿是累讓將大衆作叢林
美人攤錢圖爲飛卿賦
錢聲散落雁行彎滿意金珠只等閒賭出真心

胸雪裏蛾眉到死不教還
客路喜逢劉汝賢
半生未稱揮金意窮路交游毎別難尚愧綈袍
無以贈似知范叔不知寒
與明上人步潭上園
潭邉新買栽桑地雲水今爲先到僧黃隺草菴
謀早結一僧一到一傳燈
賡良上人還金陵託持一詩尋道士吳志
在石子岡墳上焚之

少年道士棄人間爲我尋墳石子山佛法無生
師苦祝莫教化隺再飛還

程起一束歸來別長于寺

來借僧居斷酒緣酣歌爲爾費青錢百文湏重
貧交意傾盡平生向佛前

謝楊工部送酒錢

書劍都門自咲貧風流水部獨情親酒錢日向
壚頭散倫醉相逢失意人

舟過陸州謝鄉人佘五郎送酒

新醪香艷石榴花贈得雙尊不用賒爲謝客愁
消得盡殘年一路醉還家

維揚送吳秉之還家

同來作客爾先還唱送清尊綠水灣記得隋家
多舊事維揚猶有未登山

謝都諫周汝言送酒錢

俗世黃金只等閒俸錢廡吏贈尤難西遊不買
艤途酒橐裏常留意氣看

飛英塔謝松上人齋供

重續空門一飯緣寒林斜日照爐煙塵蹤自愧
高僧記悟法聞鐘話往年

送明源上人往住孤山兼呈社中諸友

高僧招得住孤山梅隺留人定不還早買湖田
供一鉢莫教行乞到人間

吳興留別孫從周之武林

強持綠酒醉蘇灣別後相思不暫閒客路殘年
無幾日孤山社裏寄書還

偕張太初画師過西湖戲示舟人

不是常游舊酒徒片雲遥禮渡西湖虎頭載得
靈峯去爲榻黃梅五祖圖

吳充之席上

蛾眉新月挂簾西瑪瑙杯中影易低不爲紅裙
能勸酒傾心交結醉如泥

天台郭逸人來訪

入座野隺自超羣衣上天台幾片雲十年舊與
雲相識欲乞山齋一半分

謝壯士梁大文憲贈小刀

拂拭霜鋒血尚存青蛇鱗上赤花痕當年不識何人佩曾殺讐家報主恩

寄定之方方伯

自爾鳴珂躍馬時慚將干謁託相知空持貧賤驕人氣不是青雲負舊期

送伯玉汪中丞赴郎陽四首

六月奇峯照火雲前旌隊隊引黃裙襄陽父老迎遮道爭認神明舊使君

蠻方諸路烽煙息坐鎮無勞事鼓鼙閒擬鐃歌

傳境上無人更唱白銅鞮

轅門懷刺舊常通海內爭趨愛士風長揖休輕容滿座今時誰是布衣雄

家園初施肇林緣且報君恩別楚筵早晚功成封萬户賜金再買飯僧田

再送象安北遊

遊人北去雁南翔上馬還留勸一觴到日黃金臺畔路寄將雙淚哭昭王

臥病武林寄冶城沈道士

新秋臥病滄江曲寄爾魚書強自題書去可憐身未去片心先挂帝城西

宿沈仙洞懐碧嵓真完老衲

寒夜孤僧住翠微無林廢寺鳥還稀多情惟有湖東月轉壑穿窻照衲衣

友人孫山甫索草金元樂府

翻出梁州足擅場知音今爲寄周郎四絃早按

琵琶拍莫遣先傳落教坊

西湖過孤山林逋祠有感

湖上貪幽割據心朱門不惜費黃金縱然買斷煙霞色無奈孤山只姓林

別徐伯臣

伯臣餞我九芝園亭臨別牽衣誇余碧眼紫髯有道風期他日有遇必如王方平訪蔡經吳中故事丁寧切勿忘也戲賦謝之

誇余碧眼紫髯翁定爲方平接道風須念蔡經他日訪麻姑作伴過吳中

送詹玄象訪舊之魯二首

少年作賦未逢時肝膽鄉人欲向誰知巳翻尋千里外馬頭東去淚如絲

半生江海路漫漫白首田文一見難寶鋏防身須自惜休教容易向人彈

詠檀板二首

千錢買得稱閒身自按梁州唱早春一曲花前花莫咲知音還屬白頭人

青樓結客倚紅粧檀板酬歌十萬場不是黃金隨意散今朝悔殺鬢如霜

寒食東山拜祥師墓塔

寒食東風吹柳綿雨餘墓草綠生煙若教百歲常爲主來杖諸孫挂塔錢

戲呈友人

誤信青雲易致身千場行樂縱家貧白頭尚有繁華興往事常誇說向人

送大兒讀書山中四首

弱冠始出里巷居一車高載家藏書青紫偶然亦易取待乘便風須插羽

汝能擊劍還彎弧好武無用非良圖丈夫當究霸王術且飽藜羹向嵓室

黃金空橐難學賈扶犂負薪力作苦爲儒縱使身終窮猶可長揖驕王公

汝父違時甘隱早白首徒然憤枯槁斬蛟射虎須奮身勿學汝父佯狂人

大梁郤寄寧陵李明府

臨別牽衣不盡情命馳一騎伴西行使君爲報寬相慰梁苑王孫舊識名

留別西亭王二首

塵滿青衫佩蒯緱王孫折簡肯先投自嗟匹馬西行早恨未酬歌十日留

骯髒風塵一布衣北遊不是未忘機舊交喜借將軍約看遍黃雲塞上歸

留別貝山賈户部二首

臨行上馬爲君留三日開筵醉不休聽盡中原
新樂府教坊誰譜入箜篌
黃河北渡指胡天半醉辭君揖馬鞭誰識新交
多意氣帶將感激過幽燕
潞家口墩樓望月
月從遼海渡灤河漸見清光入塞多南國戍夫
愁不寐吳歈夜半雜燕歌
送伯玉汪司馬巡邊六首
畏路年來倦策勳辭　恩兩乞故山雲不緣

聖主留司馬東去何人可代君
防守猶看要害多旌麾東去渡灤河知君按轡
從頭歷豈比搴帷只漫過
片片寒雲引去旌滿朝爭送使君行良家新部
横戈望都護臨關負弩迎
行邊久待出羣才胡部先聲膽巳摧近塞名王
秋獵戲彎弓北向一齊回
山海關頭臘雪殘定因椒酒緩征鞍莫容戍卒
吹羌笛隴上梅花好奈看

金宮移帳早春天殭土黃龍北盡邊三汊河頭
東望近揚鞭馬上問朝鮮
燕市逢沈小霞
燕市壚頭醉濁醪結交誰許識吾曹儒生喜爾
譬能報腰下猶藏舊佩刀
燕市仲冬望日留酌毛平仲
一日相逢一舉觴貧交君莫哭空囊先歸只計
元宵後挤取青錢六十場
燕京留別程汝秀伯仲二首

長劍酣歌燕市塵君家兄弟獨相親知余白眼
佯狂者不是公卿乞薦人
臨別攀留十日餘揚鞭上馬復躊躇北歸正遇
淮南雁一雁相逢一寄書
彭城寒食吊范增墓
留侯祠前遊人多亞父塚上牛羊過世情往事
尚冷暖笑殺眼前將奈何
送汪仲淹遊燕二首
黃河北渡正氷消塞雁還鄉共路遥到處中原

遺跡在英雄酧酒好湏招

英雄四海舊交親燕市重逢及暮春到日定爲終日飲可能使酒向平津

真州贈楊鏡

平生無論舊交親入眼偏憐失意人世路黄金多誤散朱門爭結賤於塵

有感

相依似見投肝膽過眼浮雲變不同醉酒何勞歌慷慨世情常是負英雄

與太真夜飲酒家

與君交結髮俱蒼每過壚頭即舉觴讓且時人爭得意不平託向醉中忘

寄張晉陽户部彭城

曾吊彭城亞父墳荒凉好爲立碑文英雄地下魂猶在定識懷恩報使君

寄方景武薊門二首

難忘尊酒餞臨行雙解吳鈎脫贈輕匣裏霜花常拂拭時時要見結交情

鶯花日日憶江東策馬歸來塞上翁草檄十年都護府沙場讓爾丈夫雄

寄楊叅將太平寨

紫頰虬鬚八尺軀胡兒傳得姓名知如君定佩封侯印謾自低眉說數奇

寄維揚友人繆江厓

有人北去遊梁宋半逼題書寄所知散盡黄金憐俠氣還教結客似前時

寄劉念菴副使

昔逢燕市感新知別贈金元樂府詞每按琵琶歌醉酒花前字字繫相思

荅舊令可山熊公寄書二首

白璧黄金不當恩獨將國士許王孫徒令老去懷知己彈劍悲歌望薊門

少年司馬抱才奇小邑曾勞保障時今日山南猶伏禍當關誰問鎮南碑

寄歐陽禎伯國子二首

萬里神交二十霜爲儒任俠識王郎如何過郡

忘相問浪說生平結客場
匹馬鄣鄉去後知未能斗酒緩臨岐少年十日
如泥醉漫把肝腸託向誰

武林送石汀殷司徒壯上四首

司徒方見遷司馬即詔南曹轉北燕不獨籌邊
軍餉急賢良要待
聖人前
餉道彭城潰亂流司徒北去抱深憂西來大陸
原爲禍萬里河源孰解求

薊遼曾出黃雲外防戍深憐塞上情賞縱將軍
能養士漢家因可倚長城
飢思颺去飽能呼養士調鷹異所圖要使酬恩
爭奮死陰山從此却強胡

誤信

誤信今人有古人輕將肝膽託相親到今雙耳
思猶熱愧殺平生烈士身

胡兒貢馬圖

玉花八尺見龍孫遠別胡天入薊門今日中原
稀伯樂悲嘶何處遇人恩

過休陽訪查八十不遇二首

蓬李山城未落花懷君來訪聽琵琶定隨年少
青錢伴何處妖姬貰酒家
年來匹馬走燕雲聽盡琵琶盡讓君白髮紫檀
須自惜稀教彈與世人聞

送李文仲遊燕二首

茗雪君休戀故鄉北遊早控紫絲韁如今燕趙
雖非舊終是英雄結客場

愛士燕臺風尚存休輕彈鋏向王門乾坤七尺
身須重不是真知不受恩

見程太真家奴黎団

倭奴五百犯鄣山匹馬彎弓伴往還今日相逢
俱白髮亂離回首十年間

三關五首呈郡守徐公

新都自昔稱雄郡財賦東南賴此間忽報妖氛
生境上一夫未見敢當關
按險先披掌上圖命予邑令伴前驅三關三嶺

連形勢因識狂生非腐儒
嶺頭探馬報常通嶺蘓屯兵據險雄一道前垣
堪制敵百夫伏弩可言功
郡爲三輔東鄰浙達識常憂受禍先翻怪閭閻
稀赴義一時爭避築關錢
華夷分界賴長城草檄曾隨大將營須識三關
功不細從今却虜振先聲

得沈君典燕京寄書賦荅七首

白髮知予氣尚豪傾心不是世情交若令得志
書遲寄定爲王郎一解嘲
君許今時報
主身爲儒經畧久藏珍誰知江左無雙士只道
青雲第一人
讀罷書來字幾行壽君北望醉千觴可能常念
佯狂者空老英雄臥大鄣
聖朝此日急防胡策士真才敢道無馬上親求
關隘險知君非按掌中圖
都市今來多布衣知君不惜借餘輝徒驚座上

縣河口燕趙猶然烈士稀
難忘萬里看黃雲燕市先時一約君賦草九邊
輕萬户狂生借此是奇勳
亂王流氷春仲天南來早望潞河船飲酣十日
難容汝太史多留貰賦錢

孫家溪上亭醉别從儒二首

來逢漁父送鮮鱗留客溪亭勸酒頻架上醉調
鸚鵡語主家慣使解留賓
醉酒蘭舟東下遲絃歌相送日斜時黃鍾歇拍
梁州起盡是王郎樂府詞

城東逢金華金逸人

黃山白嶽暫栖遲避后城東似有期惟爾金華
仙洞客知予原是牧羊兒

送郡守徐公北上四首

新都山水名畿輔臥治于今兩越霸吏畏民懷
歌頌起重誇朱季在南陽
閩越幺麼氣尚驕循良蕪賴是嫖姚雲中早築
三關險鄰禍山南積漸消

北渡天寒揚子津安宜縣裏雪霜新舊時賢令
遺恩在定有壺漿擁道人

北征五馬問青袍願逐長驅伴佩刀漢代少卿
辭渤海王生當日是功曹

劍詩二首呈邑侯李公劍乃海上將軍所
贈

將軍海上滅烽煙一劍還隨尺札傳北去我侯
提作伴白頭羞與敝裘縣

三尺青鱗紫電秋酬歌別去莫遲留功成七寶

粧成匣肯念狂生舊蒯侯

謝許小野畢南泉贈南原茶

玉泉乳洞移來種知贈高陽舊酒徒愛殺枝枝
仙掌碧何須搔背借麻姑

汪司馬席上寄五嶽陳副使維揚二首

司馬筵中醉酒觴聞君有使入鄣鄉青雲終與
青衫隔何惜音書寄一行

維揚開府棠陰舊日賦新詩醉一尊好問荒亭
憐漂母無勞灑酒酹王孫

寄余子化

一別風塵二十年書來肝膽尚如前白頭按劍
相疑者握手時時笑枉然

士元孟津歸道楊秀才寄問醉後三首

與君一別已經春路自梁園過孟津道有神交
曾一問欲將意氣託相親

平生把臂真知寡孤抱徒然鬢已皤偏苦神交
難識面一聞彈劍便悲歌

衰年二室難忘與匹馬黃河北渡來定過孟津

酣十日王家歌宦有高臺

送郡守徐公之山東副使三首

三年兩召得登堂禮法能容侍座傍惟願著書
藏谷口敢言桃李託門墻

相馬鹽車感已深別遺應吏俸餘金壺觴不逐
隨殤送獨許難忘烈士心

石梁醉別禹王宮齊魯翩翩四牡東作賦先登
華不注郢中屈宋有流風

悼亡詩二首為余德音賦

一時對面即相捐舊愛從前已枉然淚眼爲含
身後恨人間肯許念黃泉
苔碑綠字冷松門錦帶珠鈿舊物存鎖篋莫教
容易散蛾眉尚有未消魂

釋氏大海古銅章二首

邑上律寺僧廣恩別有法名大海方元
素得古銅章乃釋氏大海四字元素驚
訝曰此大海往生所受持耶遂施大海
大海如獲寶珠來乞余詩代謝曰斯事

非先生孰能遺斯公案傳後來耶遂爲
賦詩二首

出世靈文豈偶然後身笑爾昧前緣實珠並繫
袈裟上心印翻逢長者傳
律僧不改從來習詞客寧非共社人字等金剛
多劫在潭園居士悟雙因

性上人辭白蓮寺遠遊賦詩二首留之

古寺從來種白蓮山門百尺挂飛泉袈裟何用
尋遊遠福地留栖好悟禪
白蓮瀑布忍相忘何事他遊覓道場若使真如
無住着此身徒自在西方

謝許子田贈刀

刀鏽蝕花血尚新唉君何贈白頭人誰期市上
忘年友獨識平生烈士身

死交篇留別沈君典太史十首

余與君典交惟十年君典即以古道信
余入燕期余送別不意一見永訣遂賦
詩十首大哭而去十年之交盡見於詩

也

知余塞上返真州建業君因十日留識面託交
雞狗祝相期無讓范張流
相逢即與過當壚豪飲慚非舊酒徒無用呼盧
爭賭醉防胡只問九邊圖
肝膽平生一見投笑人空老敝貂裘袖中何用
三都賦塞上遲封萬戶侯
燕棄河邊十萬觴期余歸路過陵陽登堂三日
留人住說盡平生結客場

黃金任俠賤于塵別後聞君自笑貧一日青雲居最上題書先寄濯園人

早陳一疏乞南歸謝眺城中臥舉微當路有人催北上藏名無許遂初衣

黃山白嶽與翩翩信宿王潭醉酒賦余正南原謀學隱臨行許寄買山錢

平生徒哭無雙淚白服惟持一片心遂破瑶琴歌絕調黃泉從此隔知音

新都君素多交結俱負今時任俠徒永訣相看歌執手白頭惟見一王符

十日淹留不盡哀秣陵西去幾徘徊秋風會葬千人後待我東騎白馬來

送鮑正卿萬里遊二首

招君正結青蓮社仗劍來辭萬里游海內遍能攀五岳丹臺得載列仙流

往來萬里游非遠人世塵蹤未暫停福地洞天誰一訪好奇空費按圖經

寄金陵少妓楊卿卿徐翩翩燕問燕子樓老妓趙燕如

桃葉桃根古渡頭中原樂府變吳謳教坊舊譜憐誰在白髮蛾眉燕子樓

石斗詩贈吳從吾

維揚君久住爲家石斗持歸向客誇二十四橋常醉月玉簫聲裏夢瓊花

蕪湖逢遼陽友人

相逢把臂即相忘醉酒高歌各自狂碣石盧龍曾出塞當年恨不遇遼陽

寄楊鏡揚州

年來世事多堪笑意氣全稀結客場李白黃金三十萬不逢今日散維揚

寄黃君松陵三首

君黃宗師子也余受知宗師最深其時君尚幼今聞入燕京太學寄此三首使知尚有感激門人也

夫子才名擅八閩乘驄校士得才真南都自昔稱多士誇道門牆第一人

校書三載侍留都禮數憐才近代無時一爲余
傷失意持觴擊節醉長吁
白頭寧忍忘知己宿草還圖哭海門感激徒多
燕趙氣此生無計報君恩

送空明遊華亭寄張月鹿

崔嵬華亭東海遥故人別後盡消條著書尚喜
張衡在儋去題書寄雁橋

金陵張壺梁飲餞妓家賦別二首

來訪長干一見親半生無奈隔風塵吳門予亦

多交結稀見如君意氣人
老來何幸託交懽世路傾心自古難把手敝裘
還後約知予不作衆人看

瑠上贈金少孺二首

相看不是魯諸生好取英雄世上名燕趙縱無
供執轡定知倒屣爲君迎
何事遲留老一丘辭家匹馬早狂遊客卿定上
公侯座莫厭風塵鬢未秋

除夕寄贈唐啓潛佩刀用典酒錢送歲二
首

空囊無計送殘年還憶貧交倍黯然燕市佩刀
何用惜贈君一典酒家錢
知爾忍輕霜鍔典酒錢何惜一宵貧放歌酣眼
提三尺守歲如看意氣人

武林送程克正西還

五百灘頭西上舟雪消東漲海門流棹亭送別
帆遲挂且醉吳姬舊酒樓

送姪之蕃游淮揚

送君匹馬去淮揚餞酒當壚勸一觴前路漸稀
書可寄賢豪零落結交場

過程懋學佛齋

日禮空齋繡佛香村居誰識有西方還期天井
飛泉畔摩詰相招起道場

方日升之山陰別予錢塘江上酒家

海門潮上便揚舲東渡秋江酒未醒山水會稽
多異覽王家先一問蘭亭

待舟溪上酒樓傍翻使遊人索餞觴囊裹青錢羞滿篤醉君千里到維揚

送鍊師鄭騰鵬游維揚

暫罷燒丹九鼎中羽師今去解乘風維揚取道淮南近叢桂遺踪訪八公

十嶽山人詩集後序

十嶽山人王仲房先生振奇才也予聞之久矣丙午游錢塘會于童御史仲良第面瑩如玉清而姚殆文之英與劇談焉且詢海上事是時當海偃每廑之與予合丁未予友劉東沙授新都教會先生先生詢予及海上事起謂東沙曰沂陽子何先見與予合今豈無策以助耶庚戌東沙至京春試言先生不忘予予感焉別十年餘矣庚申又會于錢塘面蒼如鐵偉而威若武之傑與劇談焉不異昔也明年辛酉又會于錢塘乃予觀潮回天薄暮矣執予手謂予曰予有詩一編大總督胡公為序而梓之知予惟予為最深可無一言以序予曰明日行矣奈何曰子素敏於文可立揮之曰諾夫大江以南南戒之龍隨江行而海外包之氣蓄而完萬山簇擁金陵為
帝王之都而畿輔諸郡惟新都備剛柔之質以故篤產文武奇才達而在上若胡公展經綸擒

大憝海不揚波而生靈蒙福遺而在下若先生抱經綸託藻篇章宏肆而獨善其身子之詩得託胡公梓以傳幸哉先生新都人也乃產于廬廬故范增周瑜之鄉先生為兒童時敢誇論謂范周不知以身而寧漢且范未成覇周止三分每咲二子之不足多今觀先生上考象緯之占下窮堪輿之脉中閔困窮之情研古今之變一第不偶終於青衫落落不能展其所抱每自愧孤負

明時故其情一皆洩之于詩惜哉蓋少任俠長而游儒又探神仙方技之流故曰振奇才也試觀日月奔電彈指剎那則逾十年百年能幾哉今先生之詩吟咏性情超于物外飄然儼神仙語且神仙亦不過此性爾能悟此則遺可也達可也儒可也俠可也仙可也無入而不自得得無聲之詩矣夫無聲之詩詩之原也請以之為先生昜

嘉靖癸亥年季秋朔海寧沂川子王文禄

樂府小序

予客生大江之北年蒻冠而好説劍迺遍遊中原聞縉紳先生有以樂府名家者無不訪而問焉若韻書若譜格八百三十二名家一千七百五十餘雜劇皆得領其大略矣後還鄣鄉圖以明經干祿而置之若未前聞及壯無成遂愧為儒棄去之時于隱園獨昼之暇随境感事漫一編捏惟存此冊散失者多兒輩以予老而請梓之噫樂府由于三百篇極其變無容言矣制作

雖始于金元比興實承于豐鎬分有南北合統中原才本性真氣從疆土方言亦為跌宕詞情自別風神樂府之擬孰謂易于擬耶江左從来亦有二三作者足稱庶幾矣近浸多見惜哉務頭未暇尚昧三聲他何足論予此冊之梓用傳中原名家以希教益耳豈敢自信于按拍而未審其能盡協律得被之鵾絃否也

萬曆乙酉年六月朔十嶽山人王寅

王十嶽樂府

中原嵩雲山人趙大忠校刊

過孫家溪上亭

正宮端正好 遠浮塵野外蹤寄曲水亭中意正強年長劍來歸村西數畝閒田地價爭比都城貴

滚繡毬 綠陰深楊柳陂白沙細杏花溪護環垣松篁遮蔽夾莓苔三逕委蛇這壁廂架薔薇那壁廂架荼蘼勢嵯峨一亭中起儼綵鸞奮翼橫飛八閑雕檻丹青嵌十二廻闌綺幔圍蓬海新移

倘秀才 疊怪石虎豹雄威培花王姚魏稀奇芍藥還多金帶圍蕙蘭層砌滿茉莉小屏低肯暫放春歸

滚繡毬 燕穿簾繡舞衣鶯啼樹玉簫吹看不徹聽不疊妖嬈柔脆更那蝶知音按拍追隨遊魚知共樂鷗鳥解忘機物外情羲皇之世靜日裏無用愁眉每航孫咏惟調寉不倚歌童只杖藜緊閉雙扉

倘秀才 芭蕉傍宜排茶具辛夷底好置圍棊幾篋牙籤萬卷貽朱絛鷓鴣語淨几画圖披香添上金猊

叨叨令 愛白雲偏占亭中位愛斜陽偏向亭中對愛清風偏醒亭中醉愛明月偏伴亭中睡兀的不好殺人也麼哥兀的不好殺人也麼哥甚交游是恁亭中契

脫布衫 休索顧過尊官錦纜高維引王孫寶馬驕嘶鬧攘人暫借徘徊隱居鄉豈容兒戲

小梁州 惟許求羊數與期雅淡相知行厨隨意設鐏罍無拘繫禮法笑何為

么 堆盤細砍銀絲膾拚大家傾倒休推醉似泥狂猶未蜉蝣富貴世事莫敎提

醉太平 咲蟠溪欠見識怕桃源路太迷憑咱褒彈兩不虧這人閒地美選風流待結上羲之華美溪山再寫出蘭亭記續前修不讓與永和欺問南州有幾

尾聲 桐江亭終難免羊裘議沉香亭翻送了玉環妃琵

琵亭真笑殺逐臣痴玩鷗亭消不盡謫居悲金谷
園宴時狼藉平泉庄訓戒空垂各自家存蹤滅跡
少不得是是非非總不如這亭呵須覷破了盈虛
消息輸與孫登一嘯裏

雙調夜行船引 為孫從儒溪上亭編

緑樹鶯啼韻悠悠報道春歸容易昨朝裏膩白夭
紅芳菲良時雨驟風狂又見零落亂香堆砌堪唵
蕉鹿夢猛醒沉迷早尋遊戲

又

君知家近前溪涉青山萬頃玻璃鏡裏中洲上行
鈿藻帶縈迴交飛錦翼參差鳧鷺雙雙鴛鴦隊隊
還疑似吳孃纖纖織就剪不斷天生羅綺

鬭寶蟾

休遲漾波倒影早晚賀重簷架棟紅亭高起料風
流不惜黃金非貴幽栖新葺緣小溪喬林護舊堤
這答兒怎肯讓西塞漁灣東陵瓜地

又

聽啓塵世桃源笑傍人百忙錯過會心能幾仰頭
試問天公誰是便宜還須鷗絃譜艷詞弓彎教舞
衣最堪憐象板聽魚腰支映水

錦衣香

雪月奇詩人句煙雨暝丹青意一任他景色隨時
賞心樂事甕頭萬斛酒盈池鯨吞海吸放手千巵
願浮生滿百算日日須當如是身後都休計金烏
難繫麴壓虛榮糟醃閒氣

漿水令

咲官高攢求未巳怪金多山積恨低貪心肯向甚
時厭妄覓丹砂自逼霜眉儘英雄東流水神仙何
處無如醉捹青衫捹青衫酒痕似雨醉如泥醉如
泥玉山自頹

尾聲

蘭舟欲盪來權會王家輞川知未野老可容爭席

新水令 庚子被盜

山村日暮景瀟條對青編一燈高照窗前霜葉落
簾外砌蛩號獨詠無聊奈四壁寒威峭

駐馬聽

濁酒頻澆敗絮如氷酣卧早東鄰年少邀朋彈劍
夜行樂衛門不是月中敲園墻愛向籬邊跳他是
熟來人路盡曉藥欄黃犬翝迎着

雁兒落

僻園居任做作小茅屋無深奥怕迴身礙脚行喜
轉眼從頭到

得勝令

呀他明知俺不是石崇豪怎生来覔范丹曹他只
道時貴延詞客實指望千金贈故交差錯論知巳
非前代清高守甕鹽似往朝

沉醉東風

貪這答麼門一飽笑今番磬室徒勞那討瓜子金
也没鴉翎鈔乇咼内剩有香燒似過禪僧入定巢
又撞着蒲團茶竈

折桂令

人去呵夢始驚覺稚子争啼山婦心焦囊化瑶琴
飛空斗粟架失綈袍也不曾捱殘冬窮酸凍倒也
不曾待朝餐家口難熬焦尾難招雅操誰調喜則
喜藏匣内有神靈難竊的丹方挂杖頭有因緣難
離的詩瓢

隨煞

相逢自愧賢東道滿地詩書零落怪你這個不料
事的頑童誤下鈎把俺個偏好睡的先生鬧到曉

夜行船 賀孫玉泉五十

早年長劍事遐征乾坤内浪迹浮萍南入八閩東
過五嶺縱尋幽吊古狂生

新水令

瘴煙蠻霧哄勞形懷故里謀開三逕西鄰交有託
北郭境還清難謝逢迎只待要藏名姓

洛梅風

望黄山每獨登愛玉泉一泓香瑩洗世上繁華心
焰冷照雙鬢蚪鬚如鏡

風入松

年來新結赭川盟百畝買躬耕竹松茅屋濃遮映

枕一榻画譜茶經掃石琴鳴古操臨池字榻蘭亭

攪不斷

眼看的任變更白雲樓惟草思親詠白蓮寺常期
說法僧白頭人剩託逃禪興近傳鐘磬

離亭燕煞

看年華不覺臨知命信君家積善多餘慶受用些
浮生晚景賢妻偕老厖門栖稚子價高燕市駿名
醫難療煙霞病小春壽宴張滿座嘉賓盛遇霜天
好晴黄雞黍正秋紫蟹霜初下皓月圓偏稱寉鑿
來酒任澆烏角巾斜休正想甚麽仙方丹咼三萬

六千場百年醉方醒

昭君出塞

【新水令】呼韓納欵入中原請約結和親之願掖庭頒勅命五女嫁胡天須索嬋娟方下的金鑾殿

【駐馬聽】幾載含寃猛可裏驚聞一召選三千獨擅咲諸姬多買画工錢丹青怪把僞圖傳遂教隔斷昭陽面晚相逢也枉然悔當初不慎奸邪騙

【喬牌兒】妍和媸任褒貶真和僞難分辨今日呵豐姿靚飾猶堪羨幸得一霎時瞻鳳輦

【雁兒落】那知道賽西施分外妍只信道同嫫母誰超薦萬乘尊難改言九迴腸何勞戀

【得勝令】說甚麼大漢德威宣那一個宰相是豪賢耗糧餉的百萬空屯戍拜封侯的翰鈐少將權反倚着良家子和邉丈人行陪筵謊痴圖着天驕子保全犬羊心那得堅

【鴈水令】只量這軟兀剌腰支那知他忍奈嬌羞憤伸幽怨何用厭腥羶快攬絲韁高攀戰馬輕如掌燕沙漠望翩翩

【折桂令】見那迎送的擁後遮前旌旗閃閃金鼓喧喧原不想希寵青蒲已辭永巷無夢甘泉去上谷光祿塞黃雲低捲出燉煌夫人城白草遥連穩坐雕鞍謾策金鞭紫檀槽滿抱琵琶玉纖手細理鵾絃

【離亭宴歇拍煞】六幺又把霓裳變聲聲鏇撲揺金釧銀鎖鎧都爭捧看瓊仙雙眉淡翠蛾三生原紫塞萬里牽紅線苦樂總由人得意何如賤本華夷夙緣氷雪塲纏帳暖生出並頭枝弓刀林貂襖窄長成連理帶酥酪酒打圍歌日日胡笳勸名成漢室勳節壓文姬傳閼氏號娘娘禁願留青塚到如今縱經寒春不淺

巳巳除夕

【昬鐘醉花陰】百歲光陰苦無幾老去也光陰更疾駒過隙水東馳纔是重陽又早輪除夕繞千嶺雪晴輝寂寞茅堂翠微裏

喜遷鶯

小柴門幽致家壁立近梳潭西堪唤送繁華殘年無具空飽牙籤萬卷奇説甚麼生花筆且一任糟糠人冷言絮聒怎撑達索債王火急燒眉

出隊子

俺只緣為儒失意一無成百事灰覽明鏡羞歪蓬鬢飛逢良辰常廢劍眉低到如今析損生平氣

刮地風

西舍東鄰齊鬪美聽絃管細撥高吹沒打筭欲典貂裘敵猛驚看小吏青衣沈賢侯尺書來寄俸餘錢遥慰心期六丁神三天界下解愁圍有幾個酸丁舊識大半兒支派相資難道是同袍眼兒忘休戚也須學割肉濟鷹飢

四門子

剩幾文難買臨時貴只家常酒共食新釀也香鮮鯉也肥這團圞那羡排筵席燈燭又輝榾柮又煨守今夕大家兒戲

古水仙子

俺俺俺儘麤豪還未已拚拚拚直喫到往日高陽醉唱唱唱一曲梁州老老老歌喉猶脆笑笑笑倒匏樽衫袖濕起起起舞姿姿姿把如意提醉醉醉大兒扶側玉山頹怪怪怪小兒檀板胡敲碎呀呀呀荒村不覺曉鳴雞

尾聲

海日東升散霞綺料春風吹綻紅梅走探王潭香信裏

醉花陰 壽汪南明司馬六十

浮世光陰又花甲舊鶯行心頭不挂甘田里課桑麻杖伴青藜常共漁樵話臥幽谷坐官衙誰認真來誰認假

喜遷鶯

早年間明經撑達攀雲霄要路連蹤堪誇一時名知華夏補天手人人望女媧更神筭閑兵法細數着戰闕海平倭冒險說甚麼窮河源犯斗乘槎

出隊子

爵尊司馬出關門遠漢家按黄雲白草捲風沙聽月明青塚咽胡笳驅犬羊避獵陰山下

刮地風

皇恩正奮深酬答調元氣斗柄來拏還安排民俗澆漓化運復亨嘉誰承望青蠅一抹雖然是美玉

無瑕乞寧親供禄養且任鳴蛙從歸來文章班馬東呉壓誰敢竝定覇詞家一字字難品黄金價藏名山護紫霞

四門子

讓他們戀寵忘擔怕倚精靈多調法嘆奸雄終倒塌空一塲費多少波查受安閒隨戲耍怎如恁識時務粧聾做啞

古水仙子

看看看袮度好年華喜喜喜晴和春氣忙迎臘鬧鬧鬧奏管絃四集冠裳想想想綈袍人難追高駕

好好好逃禪社邀黄髪燈燈燈無盡祝袈裟是是是重來補位一菩薩斟斟斟何用他緑醑傾瑶斝飲飲飲争捧着這石鉢趙州茶

尾聲

聲琅琅齊誦華嚴罷滿座賓朋訝兩花要甚麼天魔女還降美琵琶

醉花陰 賀宗姪同甫六十

七夕將臨秋景美好張讌生辰賀喜翻做了策驕馬控金羈不憚驅馳望建業繁華地風流債未忘機性事于今又尋覔

喜遷鶯

六朝遺跡旄葉渡画閣朱幃妖姬賣嬌羞成行作隊老子麤豪興未衰天生下五陵俠氣全不管鍾中髪變終肯吝囊裏金揮

出隊子

同盟宗義臨行將賞菊期料風塵誰授客途衣買寶劍懸腰故里歸補壽筵大展賓朋會

刮地風

釣前溪細砍銀鱗鱠那更逢紫蟹初肥最堪憐玉液蘭漿味賢婦家醅説甚麽借聲名軒車繡綺怎如俺合意氣布素真知醉春亭嘉樹館東籬斜對菊剛開霜信遲齊祝頌乘迯罇罍直喫到晩霞鋪眹入幽棲内不覺的前山日墜西

四門子

怪蟾光此夜遮雙桂怎能彀天似洗鳳蠟燒星斗稀賽鯨鯢放量把長江吸譁浪諠絃管催賓和主大家沉醉

古水仙子

誇誇誇平生有見識任任任貪痴百般巧所為他他他守錢奴甘自波查恁恁恁躭行樂便宜遊戲

暫暫暫一隈紅一倚翠偏偏偏獨與俺說劍圍棊苦苦苦浮生忙過隙呀呀呀眼見的薰天勢焰氷消碎問問問到頭來有甚盈虧

【尾聲】非是恁傲世心腸何太僻讓他們拍手相識這些兒關竅精靈俺與恁百年誓休悔

【商調一枝花】贈汪伯玉中丞

權收八陣圖暫罷三軍令柳營辭上將草檄謝諸生閱海澄清伏臘瞻遺像兒童送去旌且埋沒匣劍星光須隄防酒杯蛇影

【梁州】學塞翁謾嗟失馬繫越王再請長纓猛可裏得西歸田里偷閒靜抱忠義一心自赤觀英雄兩鬢猶青鵷鷺交險過市井麒麟閣清讓山林肯忘形結識上布素狂人仰前修又續出蓮社新盟只這幾篋書賽過萬户分封只這幾篇文賽過鐫銘鍾鼎只這幾首詩賽過肘懸金印風波可驚嘆年來平地掀翻甚早抽綸忙繫艇休等待淺水蘆花沒處尋露失江村

【尾聲】正遇着黃花籬下開三逕尚未老綵袖堂前奉二親況更有連行兄弟誇才俊者麼那煮香蓴翠韲鱠肥鱸玉罇拚醉倒一日千塲休放醒

【一枝花】孫從周沙上園

幽尋村市南隱卜沙波上萬竿栽綠竹百畝帶滄浪指點江鄉不道山陰渚還疑輞水莊照綸巾影動鮫宮押鷗伴身披隺氅

【梁州】斷俗塵蘼蕪繡逕鎖仙霞薜荔環墻翠微疊疊洪屏障洗墨池青衣抱硯草玄亭小玉焚香囀鶯歌花間滴溜煮茶煙林外飄颻貯圖書海嶽盈箱擺商周鍾鼎成行怎比那病潛夫冷落風流怎比那窮詩人苦酸情況怎比那老漁家村野行藏更高臺八窻五城十二樓居壯面東方氷輪漾兩岸玻璃碾玉光下瀉銀潢

【尾聲】陰晴好把蘭舟盪朝夕頻將酒債償世事從前總須放趂金玉的無常貪權勢的多殃孤負了過隙的年華空鬧攘

【一枝花】燕京除夕

咲當白髮年誤入紅塵路因酬關塞興得上
帝王都一歲將除浪跡如飄絮光陰迅過駒本是
個卷經綸避世間人翻做了躭寂寞長遊羈旅

梁州

且隨時送舊迎新且放懷烹鯉提壺須知道今宵
一刻千金度慵携妖艷喜有屠沽休勞吟咏好賭
梟盧中原隔久斷音書王潭隱遥憶吾廬喬松呵
鱗甲昂藏老梅呵瓊瑤亂吐修竹呵鸞鳳扶踈狂
奴釣徒歲寒三友多孤負鷗鷺林煙波曲俗氣真
誇一點無舟繫菰蒲

尾聲

趂元朝早寫歸與賦學戴上黃冠老鏡湖破羊裘
不挂無尋處者麼俵麒麟画圖封侯萬户爭似俺
瀟灑乾坤傲今古

一枝花 同程小樵閑居守歲

山園一姓村沙軟雙溪道衡門書綵帖仙板換新
毬獨坐蕭條稚子忙來報牽衣接故交慰慈親休
愧家貧論地主惟憑情好

梁州

何須羨瑤觴寶斝受用足野蔌麤殺人生最有相
知樂紅爐對擁絳蠟齊燒香開深甕綠泛圍瓢吸
江湖酒聖顛狂謾賡酬詩霸風騷直喫的轉銀河
迴斗柄霜凍寒生曾甚麽角巾斜衫袖濕玉山自
倒倩誰呵縛金烏沉碧海此夜迢迢枯腸再澆果
然一刻千金要怎奈他臘將辭春將到不覺的霎
散東方日已高拜賀元朝

隔尾

怕聞爆竹聲聲鬧催逼的俺和你鬢上剛剛又二
毛百歲流光半消耗看柳絲漸嬌花枝漸饒早多
辦下些挂杖青錢休把這着緊的繁華孤負了

一枝花 壽金白嶼八十

鬢垂銀繭絲顏渥毬花片方瞳青炯炯窄步舉翩
翩咲語諠諠戚里藏丘壑游蹤混市塵本是個出
乾坤隱遁巢由權認做羌詞章風流嵇阮

梁州

一時家訪東山高登蠟屐一時家傍青溪輕泛蘭
船喜良辰遐齡八十開華讌兩行妖艷四座英賢
齊歌錦瑟爭壽瑤篇到如今婚嫁債已了塵緣又
何須陰陽斝別覔靈詮尚傲視王公呵高世寵說
甚麽大將呵懸肘印真笑殺富家呵滿囊錢詩仙

酒仙玉山頹花下扶金釧與難降觴猶勸不覺的叢桂亭前月正圓酒送如泉

尾聲

從今後縱徽書懶上　明光殿續手稿還添幾卷傳待誥封滿却兒孫願任風雲變遷兎烏旋轉直看到滄海翻成水清淺

一枝花　壽汪仲嘉尊翁七十

草色繡如茵花艷排成陣社來繞晝永日暖正春分朳度佳辰甲子三添閏乾坤未老身本是個抱謀猷

入樂府　十七

聖世英雄翻做了折志氣違時高隱

梁州

爲浮生早酬婚嫁託佯狂傲殺風塵謝天公贏得清閒分有時節隨農親稼穡有時節倚杖看雞豚有時節素琴吟坐石有時節直釣戲垂綸祝瑶篇滿座上諸賓挺瓊枝繞膝下兒孫窺綺筵鶯有意不住爭歌狎蒼顏寉相知常教雙引照蘭漿月多情須辭千巡休辭再醺軒轅峯北望祥虹近霄猶

尾聲

存丹會問石匣遺文鎖亂雲通籍仙眞

羨門庭漸改繁華運詞賦名家有俊人爲君先報褒封信五花誥金紫榮親萬鍾祿甘旨承　恩直笑到百歲歡娛受用足穩

一[illegible]　丙子大雪偕士龍訪弟文欽山居

千峯雪片飄萬里梨花落荒村人斷絶老子興豪鄰舍相邀敝屣尋孤店當壚買濁醪且大賀人日豐年嘗甚麼錦囊錢少

梁州

正半酣隔前溪遠迷煙樹猛懷人穿小逕踏熟瓊瑶山坳曲岸茅菴罩傍竹籬高驚犬吠扣柴門斜

入樂府　十八

掠梅稍何用學灞橋策蹇怎空教剡水迴橈咲迎着蓑笠漁樵誇不減寉氅風標痴則痴小兒曹閉蘭閨擁鸞衾春夢方濃俗則俗富家郎列紅爐煮羊羔歌筵胡炒苦則苦窮詩人撚吟鬚呵凍墨多費推敲敢與俺量度傲清寒獨占乾坤俏自修玄誰知𥿄一任留酣勸幾瓢醒別難饒

尾聲

喜尚喜臂鷹走馬臨邊堡白草黃雲野火燒帳房雪壓連天砲割雉兎烹炮吹胡笳圍繞細點捐行樂平生贏得這塲好

一枝花　沈君典太史過訪潭園

王潭園閒坐釣漁磯夕陽天驚報高軒貴宛陵書春初封尺鯉少微星雨後照柴扉殘月蛾眉續難忝前賢約正盤餐野蔌肥且休愁馬青芻奴白飯信宿難留常慣賒清如聖濁如賢東鄰酒美

梁州

畧禮法將賓作主索樽壘拚醉如泥若非是相知肝膽相敵對　一個家怎肯屈聲名盡情折節　一個家怎肯辱丘壑所事忘機　一個家翻妬殺緑蓑傲世一一個家尚自憤白髮早栖遇真交心事重提負

明時烈焰成灰　有時節沒思量幔松樓啓瑶匣九轉方沙有時節猛抖擻封硯壇開寶匣雙龍劍倚　有時節煞瀟條捫虱軒解豹囊五嶽圖披忙辤怎遲謝東山早把蒼生慰周召相唐虞帝諫草無勞補　袞衣運賀雍熙

尾聲

小兒曹只爭羨會雕蟲太史班馬文章異百萬兵誰知道腨神鬼儒將孫吳韜畧奇按圖形出三邊會犯風沙地請長纓繫單于勒燕山早歸爵公侯錫茅土讓成功不起好再來尋俺這個不得志空老死的先生漁社裏

一枝花　中秋舟宿睦州

蘭舟纜白沙皓魄懸銀鏡寒波漂落葉逵漢澹流雲秋景平分三百灘頭近西風尚阻程喜漁郎燈火相依怕驚烏啼聲相應

梁州

載得有幾斗兒碧瀼瀼金盤芳露買得有一雙兒活潑潑玉尺鮮鱗江城漏下初更靜蓬窗獨坐尾缶慵傾香閨別恨遊子離情妬團圞越顯團圞怪分明轉覺分明　去年呵　蹶驊騮彈寶劍悲歌都市

今年呵　訪仙真浴龍湫又還雁嶺　明年呵　知何處走風塵未卜陰晴多少青春浮生瞬息年華迅儘大半客底身天涯悶逼趲的兩鬢霜華積漸盈孤負良辰

隔尾

家音預報鉏三逕橘緑橙黃晩圃新到日殘光可乘興邀鄰舍詩人拚酩酊夜飲直賣到一線蛾眉纔放醒

一枝花　為孫瑞卿赭坑隱居編

護煙霞丹谷深聳霄漢梅山峻白雲樓朝夕望紫

金院往來頻棲託幽真菴李辭九艷松筠絕點塵
臨三池纓可濯瀑布通泉垂五柳緞堪依濃陰坐
穩

【梁州】厭諠譁漁樵混迹守田園麋鹿相親幸今逢太平
治化唐虞運荷鋤抱犢結耦耕耘蕨薇飽腹蓑笠
容身只看做供租賦編戶之民誰知是尚肥遯傲
俗高人尚難忘守詩書承祖遺編須索要課誦讀
傳家根本又何心希富貴一任兒孫雞豚酒樽良
辰美景還風韻東鄰遠西鄰近遠近招邀盡日醺
無禮數無主無賓

【尾聲】者麼恁貪貴的翻變做勢焰成災疢貪富的豈能
彀腰纏保久存怎如恁會享安閒分聲名呵異勳
繁華呵一瞬只咱這覷破的先生羨君隱

【雁兒落帶過得勝令】柘源八十後庄七十半野六十少岑五十

這先生剛剛半百年這先生甲子方週限這先生
今來逢古稀這先生定逐期頤願都待要攀斗學
張騫到一樣臥島老方千雖輸却時命無權勢只
贏得聲名可保全看年年賀壽華筵各頁人康健

傲溪山日日清閒相邀作地仙

送小樵還汶上

留先生除夜住山家留先生元夕燒燈罷留先生
消不盡詩酒懷留先生說不了漁樵話剛剛的開
落了絳梅花剛剛的抽長綠柳芽別去呵風雨遲
行色老來呵交游惜歲華雖不比天涯快相見臨
初夏且謾立溪沙強為權又半霎

除夕

又光陰一歲辭驚除夕明朝是欠幾文濁酒錢賣
兩卷名家字一卷是隱吳門處士詩一卷是守江
州刺史詞誰解評賞千金價賤道尋常三尺紙對
時景寥落尋思自怪殺英雄士看世情聾瞽如斯
休喚他市井兒

隱園

住一間村西破草堂隱一曲竹下深邃巷傍一株
雀巢松樹亭挂一幅禪榻梅花帳護一道三尺矮
蘺墻開一扇四面宿雲窗坐一片待叱青羊石醉
一歌無懷濁酒觴猛想起一會淒涼好交結多黃
壤猛想起一會猖狂英雄心未盡忘

除夕李邑侯送酒錢

送光陰又一年空抱玉曾三獻愧追隨鄉里兒悵孤負平生願霜充鬢已皤然豪俠氣尚翩翩笑老子窮除夕詫賢侯贈俸錢爐邊買濁酒何勞勸樽前賦相知感慨篇

水仙子帶過折桂令　七潭漁社

怪蟠溪封土賴周王咲嚴瀨辭宮傲漢皇兩家兒都是喬模樣詫綸竿煙水鄉覷前人總是亡羊釣利的終歸盡釣名的枉恁狂利和名一夢黃粱業漁人名利須忘身在滄浪心在滄浪何用明晃晃客星犯座何用惡狠狠尚父鷹揚爭似俺穩拍

拍情狎鷗行隨飢寒不離了瓷源洞口任炎涼常只在西塞山傍綠蓑衣慣奈風霜青箬笠直見滄桑老來呵結識上些無禮法的村交醉來呵共唱一會無律呂的新腔

送程小樵洋湖歸汉上

湖邊旅食正栖遲汉上人來忽報歸書中細說衰年事望青山苦病催佳兒迎手杖柴車松和菊猶存田里雖和犬不慣鄰居新和舊總咲迂儒　想先生高臥蓬廬朝夕加餐藥餌扶持酒戒休嚴詩篇間作花與全除未了債從今鉤起不平處自後忘機風月相期麋鹿相隨早康強酬答春光共尋游好慰心知

燕京答劉念菴副使送別

黃塵咲殺魯諸生白髮誰知任俠名青雲自愧干時命出關遊過帝京訪屠沽懶謁公卿吟藁詩篇富談鋒劍氣橫喜逢君一笑忘形　喜逢君一笑忘形狂吸瑤觴醉倚銀箏却又早落葉驚秋飛鴻作伴匹馬南征惜離別後期再整寄相思遠道難憑空老明經歸守躬耕從今後傲乾坤百歲真休管甚麼歷今古

萬種閒情

壽金白嶼九十

寄生江左有流風派出關西意氣雄古今覺破繁華夢煞精靈佯懂利名場不入牢籠謙画麒麟閣忘憂虎豹叢高舉冥鴻　吊六朝遍訪遺蹤邀結騷人來往詩筒多只在朱雀橋頭莫愁湖上瓷葉河東遇良辰挾管絃恨不得酒如泉湧儘平生對風月一任這囊橐錢空唫咏猶　一情興無窮纔數到九十度黃髮春光直算到百歲外丹藥仙翁

嘲老妓

淡蛾眉休畫鏡臺前濃黛色休描雪鬢邊落花天
休聽鶯和燕錦纏頭可再纏逞風流轉覺悽然盉
葉渡家雖近楚陽臺路漸遠爲雲雨雲雨誰憐
誇當年女俠有名傳青樓出色紅粉專權不道嬌
歌謾言毬舞獨攬豪賢還想着車馬陣遮門塵碾
每逢人何用訴家簷事囊少餘錢既已逃禪無費
熬煎只合下湘簾禮佛焚香須索披貝葉持呪通
玄

水仙子 賀時習晩年舉子

人生五十鬢邊秋有子眞輕萬户矦榮華身外皆
虛謬看他年氣食牛大門墻說甚箕裘湯餅會請
倍還人舊風情越添抖擻弄璋詩歲歲賡酬

謝吳汝復贈玉簪

這無瑕原是美人貽割恩愛翻持贈故知碾羊脂
一朶蓮花瓣稜稜初出水染雲鬟尚覺香吹儘
餘生簪白髮作伴霞冠常時節醉清醪照影金卮
怕只怕苦唫魂敲斷新詩

嘲黑妓

這仙姬生長紫霞峯太皎潔難容白玉宮且窩藏
住在玄芝洞帶祥煙分外濃看沉香雕刻相同悶

殺也巧弓弓張敞畫眉難認孤負了俊臉兒何郎
傅粉難工最堪憐舞筵前擺秋風墨水芙蓉

贈歌妓姜文娟

紫檀半面掩吳孃紅袖雙彈寶釧忙白頭慣聽琵
琶唱一聞聲煞斷腸想梁園舊事難忘無奈黃金
盡空勞綠酒狂老却周郎

雨夜懷人

小鐺茶熟綠波嬌寶鴨香添絳篆銷黃昏有約知
音到落燈花綦未敲閉柴門風雨瀟條雨兒大芍
藥摧殘風兒狂芭蕉折倒雨和風孤負良宵

贈戲子劉梧金斗人

相逢醉舞袖郎當世上都同傀儡場讓他們做作
喬模樣問君家咱故鄉故鄉人英傑難忘笑殺過
彭城失權亞父羨殺戰赤壁得意周郎成和敗到
今日總是茫茫

程金谷六十招飲病辭

香醪未遂獻霞觴折簡翻勞到草堂病中空切垂
涎望報嘉賓滿畫堂論風流只少王郎再期君古
稀年婚宴讌大逞豪華待看咱養生方靈椿樹人
猶強壯兩仙翁咲花前歌白髮醉倚紅粧

送孫山甫遊吳

柳絲長難繫下江船趁瓣飛爭供餞酒筵鳥聲柔細唱離人怨漲春波三月天話前途請暫留連買笑錢好省在仙靈場吊古尋幽結交情謾輸與市井兒雨復雲翻戀歸心肯忘了漁樵社鱸鱠蓴羹

壽友人六十

當年各負氣橫秋此日俱慚雪滿頭咲英雄翻落他人後傲林泉甲子週五男兒個個才優素心交結社桑麻未老身陶情詩酒覷繁華總是蜉蝣

賀黃黃山晚年添丁

庭前玉樹已成林掌上明珠又報孳高門積善多餘慶喜蘭閨正早春老詞人越顯風情湯餅會年年赴美璋詩首首新笑倒狂生

贈黃氏姊妹

明珠一顆儘堪誇瓊蕋還開竝帶花鳳皇雛昂足真無價一林嬌不當耍姊妹們箇箇無差一箇煞聰明占斷了㬌春園門户風流一箇漸玲瓏習演出鳴珂巷傍州調法一箇尚嬌癡宜入金谷園歌舞人家

爲汪懶雲編

不爲霖雨荅商湯不赴陽臺荅楚襄無心一任梁公望怕天風忽地狂變白衣蒼狗飄揚密匝匝迷失了青山洞口漫騰騰鎖定了綠樹溪傍怎肯亂紛紛放趁花瓣入漁郎

嘲赤脚老妓

逞風情只當做玉纖纖解宽業如今快活三俏弓弓褪却金蓮瓣腫鞋兒在那邊繡鴛鴦恩愛休纏恰好似避秦時毛女相逢休猜做渡南海觀音撞見喜則喜抱琵琶一曲中原

苦雪

黃雲天亂剪霍翎飛翠竹逕常踏玉屑泥老先生誰解窮愁計豐年瑞在那囊敝貂裘難典充飢苦只索閉關臥自愧于人不覺的灞陵橋尋詩興起笑殺他剡溪舟訪戴空回

次兒娶婦六友携酒來賀

謀生性拙只佯狂吊古尋幽日日忙老來婚嫁方勾帳報携樽訪草堂一個個都是文苑詞場一個祝便抱孫早得承龐氏遺安一個道好兒郎須要學梁家榜樣一個聽名言大笑倒滿飲持觴

謝宗姪[illegible]贈鬭雞

少年慣走闘雞塲舊事于今尚未忘平生多少風流帳絳霞冠繡錦裳許秋來作伴還鄉 窮則窮怎教恁飲啄勞神 老則老須認是英雄相傍 怕則怕聽啼聲起舞書窻

壽弟三保七十

弟兄齊壽古稀年剛占生辰五日先白頭笑殺仍康健碧山前綠水邊儘逍遥說甚腰纏花月休辭醉兒孫但願賢便是神仙

金陵壽張治卿六十

浮生六十尚紅顔身外榮枯總不關獨詠懷閑戶

樂府 二十九

勞詞翰有萊妻日勸餐好兒孫常戲斑斕傳家聲全賴着四壁立五車典籍遺清風惟有這三逕滿丰畝琅玕儘受用足傲時流黃髮幽閑

寄弟

燕支嬌染海棠花仙掌初分芍藥芽牡丹蕋獻蒲萄大這園居景愛殺更出墻蘢杏交加 怎能勾看棠棣竝倚雕闌 怎能勾奏塤篪同傾玉斝 尚兀自對春風雁影天涯

贈吳子荊茶童

煮茶方陸氏在遺編燒香法倪家亦有傳兩椿兒

清事高人願小山童煞可憐悟茶香性出天然一時間洗硯餘裊煙雲在楞嚴几上一時間澆花罷候風雨在芍藥闌邊索殘如囀鶯歌迴燕舞多買雙鬟

贈吳次魯家童筆壽

抱詩筒慣熟過衡門飽白飯常留宿小亭伏通家曾借鉏三逕見山童意便親問生涯何處相尋想只是牧黃犢芳草平原 還多應伐青松層雲高嶺總不離釣錦鱗曲水溪濱

簡弟文欽

樂府 三十

望前溪翠巒羨一老遺安園丁父子自盤桓覷黃金等閒携樽先報來遊翫煩招三五煙霞伴偷閑一日拚清懽身後事憑天筭

雨中留詹伯章

請謾言告回仗風雨相覊山厨麥飯足充飢酸鹽虀味美焚香對榻蘭亭記臨池試釣銀鱗鰕鬬中愁乏乏甕頭醅老先生不理

十二首自詠

這紅顔變者那白髮添些些古稀不覺到來耶自安貧守拙壯年早棄明經業遠遊遍結名山社隱居

不學終南捷任時人笑呆
忝有志雄飛妄自負才奇幾番策馬走南畿都空
成咲矣命也不是青雲器福薄宜享虀鹽味知機
肯待晚途迷樂飢寒不悔
好任俠頗狂學劍術飛揚散金結客少年場都無
非鹵莽琵琶慣聽梨園唱蘭橈常向西湖盪金陵
名妓識王郎落老來夢想
班馬文柱學李杜詩徒勞詩文價借甲科高被窮
酸扯倒漢風唐調誰評校胡褒歪貶誰公道知音
本少子期曹老先生白曉

學明經射策想八座三台出身多為趲錢帛秀才
時布擺文章倘遂當時貴聲名難免隨人擦英雄
不悠老塵埋愛蕨薇自采
本心胷窄小更性氣孤高世情滿眼怜偷瞧不由
人懊惱井蛙隙底把青天笑醯雞甕裏把滄溟料
渾虱腰下丟麤豪又番成笑倒
看學術紛紛知誰假誰真假多真少笑時人總歪
傳画本是真是假難評論價高價减隨人信大家
跳入麵糊盆請先生試忖
滿四海相識數知己為誰老來大半不堪擬嘆早

歸萬里招泉臺空灑同心淚看斗筲難合兒曹輩
假悲歎趂逐學愚痴似登場傀儡
從来的上公從来的富翁輸他命運十分通到底
如春夢那一個挾威權只把心兵丟這一個攢家
私惟要腰纏重全不肯假仁義撑達學英雄笑他
們懵懂
山萬疊擁着草樓水百折繫着蘭舟隱居不讓輞
川幽結沙鷗做友掣綸竿奪却拏雲手唱漁歌代
却談天口煞雄心說甚濟時籌已甘心老醜
燒鉛汞生平好仙參宗典老去逃禪終不如餘生

終日撒風顛任天公裴遣免走與烏飛滄海從教
變奪利與爭名冗蟻從教戰漁樵與耕鉏傲骨從
教健敢受用呼僮策蹇
挺着胸鎮日矜誇懶謀生到底虛花沽名釣譽路
頭差清高的不如狡猾折腰不把公卿下任情反
把時人罵老來落得這波查咲窮酸醋大

姪孫明甫之宣城雨阻

贈新詩一章勸綠酒千觴紫騮何事苦奔忙笑風
雨相妨香塵昨日遊絲颺山溪今日桃花漲陰晴
春日却難量任天公主張

城東遇吳悵梅

怪相逢隔年喜避后纏綿酒家去解杖頭錢儘今朝共酣鱠雙魚細切錦鱗鮮對高歌那用胡姬勸正黃梅風雨暗連天拚壚頭借眠

朝天子 尋項氏愛竹軒舊迹

愛竹軒那存愛竹名尚聞羨前輩高風韻琅玕一畝綠連雲舊迹誰尋問詩社常開酒錢散盡想起他快活穩貪富貴勞神爭強嗬認真咲難入英雄陣

贈思尚公縈二姪孫

早茶晚茶風雨松窻下僻茶知咱勝丹砂量較盧仝大七盌難留充腸方罷煮茶煙接兩家今日茶逢着這家明日茶逢着那家從此後多費却陽羨山中價

壽吳虹山九十

圍棊趣尚高吟詩興猶豪老轉把時人傲黃山白嶽足逍遙請早別淮南道身後遺謀眼前行樂料先生能自曉開壽筵且饒期百年鬧炒共願見滄桑咲

端陽孫山甫席上

三日兩稠疊一文錢斷絕端陽節臨茅舍高朋相對愧豪奢綠酒東鄰借粔籹翻乾菖蒲細切大開懷拚醉者也不羨英傑也不笑歪斜到底都消歇

寄江方伯荊石

大方伯官高更四子賢豪夫人引諸孫鬧世間他事且相饒要覷破天之道休謝良朋豈無餘鈔快歡娛嗟巴老好園林鎖看好花鳥閒看好風月將人笑

姪輩雨中飲我酒家喜姪孫應元後至

歌耶笑耶又報添狂客隨風隨雨好時節何必花和月洗盞重留呼樽再熱說從前意氣也今朝醉且歇明朝約記着會行樂真豪傑

甲申年除夕

一年一年日月爭飛電年年除夕債多纏只贏得人強健布褐名輕文章價賤怪青雲路兒蹇澈袞典酒錢窮愁醉自遣笑對着梅花勸

甲申除夕前五日吳次曾朱俊父來訪

貧交富交來一訪漁舟棹富交亦異世人曹愁宜向貧交道賓主全忘風流共調歲寒情見更好留園蔬濁醪且笑談醉飽任變幻何須料

怪園丁伐梅

醧梅道有期和昂再休提正花綻誰為祟園丁竈冷斷薪炊折風節連根替香暗銀蟾影踈鏡水逋仙句化作灰燼寒交那裏世情人怎比喜松竹還相對

過姪用可別業看菊

東家西家霜菊都消乏訪君信步喜閒踏好朵黄金大新釀忙留賢東且罷約明朝一戲要候咱聽咱惟許清茶話

余遊金陵維挧姪衡仲華餞送

手能控紫騮腰尚帶吳鈎老來豪非虛謬爾曹餞送本同流酒濕春衫袖吳苑如前隋堤依舊好江山戀再遊花香插滿頭鶯歌勸滿甌急回首重陽又

王瓜瑞

碧玉瓜太奇瓜從報先知誰識天公意氣靈瓜上長條枝瓜本王家瑞連理何誇並頭非貴看諸孫繞膝隨熊羆夢休遲麒麟兒敢期願書劍承家世

折桂令

雨中姪輩七人邀我溪上酒家

笑浮生何苦煎熬常挂青錢結伴兒曹活網溪鱗旋鉏山筍新漉村醪世上人任他顛倒身後事咱謾量度風也逍遥雨也逍遥熱處羞攢冷眼偷瞧

壽汪伯玉司馬五十

羨先生半百年華明時賢佐大纛高牙早霸文壇新參禪理世鍊丹砂對燕山開綺讌十二營一隊隊嘶喧戰馬望天都呼祝頌千言賦一句句寫寄飛霞福禄方加壽筭無涯今日呵掌兵符且待要出黄雲掃盡他塞外胡奴他日呵謝朝簪休直到垂白髮來尋咱潭上漁槎

新春招吳村宗社諸君飲潭園

早春天風雨瀟條繞過元朝又是元宵緑酒新醅青錢強辦白髮相招宗族交猛可裏一時齊老勢利場胡厮趁到底徒勞萬事都拋爛醉休饒滿時人好學佯狂問天公誰是賢豪

贈歌妓諶香兒

錦筵前邂后吳姬簇瑶階酒滿金卮花也須簪酒也須拈詩也須題我本是撇鶯期辭燕約從良浪子休猜做村不村俏不俏錢石人兒巧樂手姿楊柳腰支渡藍橋孤負多情别陽臺乾害相思

四首新正留小集

輕薄交中年漸謝喜徃來偏爾稠疊通家忘主賓
守歲迎新節弟兄情有甚差別收拾西歸太早些
且從容開懷任也
椒柏酒沉酣未醒筭到來又快經旬寒風敗柳條
凍雨消梅與風和兩總是留人好勸明朝謾起程
自古道陰晴未準
借村醪猶堪半醉儲斗粟未必全飢與君貧賤交
剩有溪山趣欵家常淡薄隨時倡和新春萬首詩
忙歸去梅花笑你

問行踪全忘汉上爲交游尚戀湖傍休言人日歸
要打元宵帳故鄕遊何事匆忙轉眼春光到海棠
還爛醉柴門共賞

元夕雨

昨宵雨月還皎皎今宵月兩反瀟瀟天時轉眼間
人事直難料笑豪華請自量度火樹星橋任寂寥
對兒童酣歌到曉

謝吳德純贈菊

遇白髮捘經老友倚丹楓結屋西疇拉青衫留意
勸栽黃菊家風舊乞一枝尚艷深秋日日幽香對

草樓歲寒盟貰賖村酒

送姬可寄之甑海

餞阿咸白頭老叟御少年村市淹留杯浮綠蟻香
囊可青錢㲉正強年萬里當遊休唱陽關動客愁
脫敝裘還能典酒

二首謝程好吾分贈禪菴古石

性不願繁華受享病難醫泉石膏盲贈分禪榻前
截去漁舟上呼丈人下拜元章翠蓋高松倚在傍
日日聽風濤落響
斷輪齋辭別故里捫虱軒結識新知平泉不學醒

栗里常同醉抱蒼苔蔓寐相依照影王家洗墨池
一片片爭搖秋水

滿庭芳 燕京九日

重陽到也故鄕遙隔音信常絕西風吹冷殘秋熱
雁陣橫斜想南郭青山笑者負東籬黃菊開些白
首同心社茱萸遍插偏俺悠離別

九日風雨寄閔人謝性卿震汝孝客舍

重陽節美好邀朋輩共躡崔嵬老天故阻茱萸會
寒雨凄凄且休論他鄕故里孤負殺舊醅新知笑
欠風流意若當時叅軍彭澤怕甚麽一身泥

過姪孫半林別業

隱居瀟灑青松掩映綠竹交加一林何用些娘大半讓鄰家謝俗客提壺繫馬待高人汲水烹茶掃石清陰下漁樵閒話世事總空花

壽姪宜興六十

賀君花甲身如霍健鬢半霜華萊妻偕老子撐達兩事堪誇典青衫百年衷好和咱風風耍耍覷黃金一弄兒咲他們變做泥沙世態隨時罷茅簷𢹂醉說甚麼五侯家

落梅風 四首復留小樵

元宵過約定行翻橦着風狂雨𠢽請先生觴歌還閉門再續上大家殘興

呼蓑笠底死辭戀青山雨中歸去非是俺今番留太痴要覷破天公有意

前溪上斷小橋漫芳洲春波浩浩倩漁舟些娘大似瓢載不過滿腔詩料

柴門住過二旬苦衝泥忙忙則甚肯少待明朝天放晴踏芳草好尋春興

黃鶯兒 四首仲春訪汪中丞宿南素菴

村巷樹陰肥遍衡門綠草齊隱居不似中丞第柴車後期金樽謾揮候潮重話樟亭事且忘機東山高卧再起未云遲

海上掌兵符返田園尚未蕪危機且避時人妬詩瓢酒壺丹經藥爐百年休被功名誤託糢糊漁樵交道偏愛老潛夫

俗世寡知音錦囊塵閉玉琴高山流水君能聽花枝㵳人鶯歌勸斟酒觴且縱年來禁住來頻俸錢莫惜報答好春晴

擬宿草玄家有山僧候水涯雙林近在斜陽下燈開綵霞壇飄寶花鐘聲夜半談經罷對袈裟思君

不寐獨飲趙州茶

春閨怨

枕上怯鶯啼暗傷春晝起遲繡裙漸覺腰圍細緘書淚垂夢魂路迷夢中聞塞書中事望天涯王孫歸未芳草又萋萋

秋閨怨

霜月滿闌干一逢秋病陡添雁聲似助相思怨釵羞玉鸞鞋羞綵鴛鞋尖庚損釵敲斷卜金錢寒衣欲寄何處問征鞍

贈歌妓文渞

乍見便消魂粉香腮枕上痕一春病後腰圍褪蛾
眉翠顰氷絃調新薤花驚落紅成陣勸金樽幾迴
長嘆心緒向何人

四首春興

春色報江南遍郊原碧草織河堤弱柳垂金線園
林尚寒蜂蝶未喧東風吹逼紅香綻瓣青錢杖頭
早挂莫負賞花天

春色漸芳菲遶湘簾燕子飛暖風傳送鶯聲脆東
園酒卮西郊馬蹄百花初破燕支碎醉如泥惜花
心性須在半開時

春色太顛狂滿乾坤錦繡塲香車到處花迷障佳
朋艷粧詩瓢酒觴興來莫惜瑶琴當怕春光些時
暫霎收拾太慌忙

春色又蕭條見枝頭萬點飄繁華九十歸啼鳥銀
燈夜燒青衫酒澆青苔休把殘紅掃嘆霜毫一年
一度縱少醉千遭

雙調夜行船 七十自壽

七十光陰報道來駒過隙浮世堪衰桃李顔衰雲
霜鬢白無柰他鏡中盡改

喬木查

笑當初狂態難打筭功名不自揣覷萬里青雲易
草萊向齊門彈寶瑟命運原乖

慶宣和

望斷彤廷與玉階漸老塵埋不遇黄金買駿才休
道駑駘

落梅風

窮酸丁自裁劃有甚福錦袍皂蓋讓豪傑休爭放
下懷總一霎榮華成敗

風入松

平生心性本胡歪與俗少和諧當官倘惹當權怪
惡風波多少疑猜反不如清閑自在到頭來無禍
無災

撥不斷

辦芒鞋愛蒼苔承家惟有村西宅適興還依野水
涯無心不夢長安陌輞川一派

離亭宴帶歇拍煞

問奇字誰把香醪載低聲慣難把文章賣常孤吟
釣臺戲狎白沙鷗彝歆青箬笠淡飽黄虀菜移文
誚比山真隱憐西塞今日呵把壽筵小開花對碧
巵春勸歆雙調拍賀許同心客深參造化機謏理

兒孫債老天公何心布擺縱瀟散出形骸任桑田
變滄海

沉醉東風

十五年客生金斗便顛狂慕古名流懶將斷簡鑽
𤔡把吳鉤袖小胡孫浪說封侯常向周瑜塚上遊
灑一樽醉呼老友
二十年初戰科場萬人敵自負雞當雖懸霄漢心
難酉胡盧様說甚麼左馬班揚桃葉河邊醉玉觴
翻落得妖姬夢想
三十年三上南都七尺軀老大頭顱徒勞紫陌塵

迷却青雲路撒佯狂混迹屠沽還覽名山萬里圖
消孤憤尋幽弔古
四十年坐破青氊謝榮華秘訣求仙不容白髮生
易道黄金變采陰陽九鼎先天功行人間積未圓
休怨殺蓬萊路遠
五十年參究禪宗守蒲團居士家風跳出麺糊盆
打破醯雞甕覷人間萬事虛空夙債猶纏世法中
說精靈依然懵懂
六十年蓟北驅馳赴將軍舊日相期愧非投筆時
徒抱吞胡氣望黄雲白草風吹萬里長城壓塞齊

常有夢吳頭楚尾
七十年椎心未已笑空囊低首攢眉平生任俠人
老學陶朱計傲饑寒肯為身肥半為貧交信手揮
看錢奴真如禪蛻
八十年量猶未老平生氣未減麤豪婚姻債已償
吟咏孫常抱避時人北隴西皋日日漁樵許見招
買村醪便教醉倒
九十年相逢盡許問天公荅俺何如能留谷内神
一任人間住造物者有甚相拘泉石煙霞護草廬
少不的王郎做主

滿百年光陰有幾縱千年無了貪痴都忘身後名
盡閱人間世大劫來天地飛灰倏短皆如一局棋
惟日醉山山水水
　前七首每首若記年譜後三首乃放言自適戲
問造物者若相與謀焉觀者使笑王生不達而
　有此期必者則誤矣

普天樂

壽日自嘲

猿鶴侶古稀年堯李春佳時節宜張宴會好逞驕
奢照酒盞何勞白髮多探錦囊無柰黄金竭管絃
盡罷歌賓客都辭謝自閑懐受用些些醜妻妾擁

看勸者小兒女歌者舞者老先生笑者醉者

賽鴻秋 檀板

紫雲鮮濃抹黃檀面玉纖手謾響黃金釧鶯歌嬌近倚雕闌囀雁行斜趂逐銀箏顫紅顏汗濕溫翠袖香生遍汗和香香和汗打合恩情片

對玉環帶過清江引 飲同甫園

沙逕穿林丹楓葉葉飄茅舍迎門青山疊疊高前溪不用招乗興常來到說劍呼盧當年氣太豪白髮衰顏今朝人共老　重陽節可憐孤負了留醉開懷抱茱萸尚佩囊黃菊堪供咲會行樂隨時都是好

清江引

世事看來都是假一笑由他罷難逢同調人謾說知音話總不如撒風顛胡戲耍

世事看來都是痴那有精靈的敢求豪傑真況少奸雄輩自誇道會藏頭忙露尾

十岳山人詩集四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王寅撰寅字仲房一字亮卿歙縣人嘗北走大梁問詩於李夢陽中年習禪事古峰和尚古峰曰吾徧遊海內五岳今將徧歷海外五岳而後出世寅聞其語而悅之因自號十岳山人是集寅所自編其詩音節宏亮皆步趨北地之派而鑄語未堅時多累句

睡足軒詩選一卷

〔明〕邊習撰　〔清〕徐夜　王士禛選

私藏清康熙三十九年王士禛京邸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邊仲子詩一卷》提要

邊仲子詩序

華泉先生有二子伯曰翼仲曰習習字仲學讀書攻文能以詩世其家先生自給事中一麾出守兩視學政於晉於梁內陟卿寺歷官南京戶部尚書所至登臨山水購古書金石文字累數萬卷而家無中人之產身後至無以庇其子姓仲子貧困負薪以授徒取給饘粥今所存睡足軒詩一卷其七十時客孫氏作也故友徐隱君夜購得手藳重裝之予假其本將謀鋟梓未遑也而隱君以癸亥歲客死濟陽又十七年康熙庚辰予刻華泉集於京師乃取徐本重閱錄其半附先生集後將以告亡友於地下而惜其不獲睹斯集之成也按弘治四傑惟何氏之後最大李氏次之徐氏有子伯虬稱詩吳中名載今兩瑶華而仲子以尚書之胄飢餓終其身殘編零軸幾飽鼠蠹閱百餘年始遇吾兩人者收拾護持於昆明灰劫之餘僅以是詹詹者爲楚相之寢丘也噫廉吏安可爲哉七月望日王士禛序

歷城邊　習仲學著

新城　徐　夜　嵇菴
王士禎阮亭　選

觀海歌送周先生東遊

海客曾偕張白嶼山人相覯沈青門青門別去白嶼殁離恨悠悠空淚痕此後非無識荊者高山流水知音寡自分衰年難再逢誰謂先生出吳下先生能得古人心訪友東來滄海潯討臺重下南湖錫湖上烟波多咏吟多咏吟恣遊賞眞如李郭同仙舫白雪樓中弔古人文昌閣內瞻遺像佛山青對華山青乘興揮毫天畔亭劃然長嘯驚山鬼醉指奎婁離客星岱岳峰頭眺吳會恍見江光若衣帶勝迹窮搜巖寺深追遊轉爲前人愜更觀溟渤陟蓬萊島嶼蒼茫蜃市開海童持節邀先路龍女吹笙薦玉杯蕩苗豈得留嘉客興盡翻愁返舟迫西風黃菊待東籬贈言應遍南歸冊老我叨遊但予方一言曾託寄君菊爲君再擬東遊賦好爲衰翁有報章

東徐運同 華亭相國文貞公孫

曾是先朝宰相家使君今復振聲華鹽梅再試調元鼎日月行依汎海槎春入郡湖開載酒雪飛官閣晝烹茶四知寒裔聞相恤病足還能效孟嘉 書洞 湯公子洞之急致云

登白雪樓懷于鱗

濼源風景冠齊州更築詩豪白雪樓人擬古今雙學士天開圖畫兩瀛洲雲間黃鶴還飛去海上滄波欲倒流聚散存亡餘感慨轉憐花柳不知愁

夏日過鄭文老宅酉酌論詩作

谷口山堂首夏時碧梧風靜晝簾垂主人最愛孤吟客病叟眞逢一字師薇省薦賢重折柬雪樓懷古共題詩交情世誼如公少怪得臨觴不忍辭

即事

曉起山翁興忽豪兒童遠致白葡萄因憐美實傾家釀更抹中山紫兔毫

四月入城訪二峰歸自京師

首夏忽過半湖城花盡開我從河外至君自日邊回白髮還重聚清樽且共陪淹留情話久蘿月照深杯

夏日入城訪耕陽不遇

菁去春猶淺重來夏漸深卧龍懷舊侶歌鳳嘆知音蕉葉難題姓奚童自抱琴公卿如有問還可道予心

甘泉先生枉駕賦謝（因訊耕陽故末句云）

元老文章海内宗省垣今始獲相逢昌言辱下司空拜長揖能爲直士容敢向暮年思附鳳秖緣高誼願登龍生平好問南陽客綠水青山一短笻

得酒

白魚初摘青絲網綠酒還傾碧玉壺爲喜東君知客意忍教不醉高陽徒

題睡足軒二首

野老年來無所欲日向南軒求睡足有時睡起不下牀援琴一操高山曲

小小幽軒遠塵俗自把軒名題睡足爲問就中何所因白雲不散南山綠

聞蟬

葉蟬鳴處一陰生薄雨輕雷妒午晴自是暮年傷久客不關時物感離情

題泉亭

孤亭千古枕泉流更築仙人白雪樓怪得佳名傳海外風光元似鳳麟洲

夏日訪住禪

老夫處遠村衰病却鞍馬再月方問僧攜童一之野新雨茂佳禾天風忽如灑荷鋤村口人競笑白頭者

述懷

才看曙色映窗虚早見陽光射草廬落落故人誰枉駕蕭蕭華髮厭頻梳閑情秖付無鋒筆老眼難窺細字書啼鳥數聲回午夢又看花影過庭除

采薇嫗

老嫗朝采薇言向野田中敝裳沾曉露短袂吹天風蓬蒿與堇荼盤餐聊取充緬懷茅茨詩相樂何融融

七月朔懷舊

草堂今日又新秋客裏驚心五載留門外遠山懷舊隱眼前時事觸深憂絲琴獨奏誰聽耳青鏡閑窺已白頭寄語城中數知己遲予同上謫仙樓

乞酒柬友人

君家有酒味初旨嗟我沽鄰囊[illegible]入虚安得攜樽顧岑寂與君商推九經書

東殿洗心舍人（乃翁上客莊公子師也舊隆官中書有南北游稿）

先師問氣鍾山海稷下千秋此一看（歷下未有入相者入相自翁始）龍袞獨修明主闕鳳毛還向碧霄摶絲綸世業能相繼南北風光且縱觀牘有陽春如賈至杜陵衰鬢和應難

六月晦日過午亭留酌

雨過林皐夏且歸偶乘佳興出山扉深憐野色添禾黍況復朝涼透葛衣青眼故人能下榻白頭狂客久忘機論文一任簷花落不齒人間是與非

立秋日雨懷友

此日爲秋令羈人亦自哀已驚梧葉報還逐雨聲來宋玉傷垂老江淹媿不才故人有佳興樽酒向誰開

雨止

訪舊歸來夕照中半天涼雨一溪風須臾雨盡浮雲斂笑看兒童指螮蝀

訪顏煉師歸途值雨

琳宮尋羽客相見惜多違數語不能別一筇還獨歸野風欲落帽林雨忽沾衣入夜思難置夢隨黃鶴飛

早秋晚眺

薄暑不成雨夕陽開晚晴雞鳴還應候蟬老欲吞聲白髮憐孤賞青藜罷野行柴門一翹首愁絕遠山橫

輓李西涯相公二首

屏惡違同列謀身比衆奸可憐黃閣老翻乞寺人憐亂紀纔中豎危邦且外兵不緣貪位者孰遣厲階生

懷嚴石谿

客邸蕭齋咫尺違那知客裏送將歸憐君去日繁霜鬢笑我年來短褐衣無復雁鴻音問達但聞南北羽書飛于今物色勤明主未可終身守釣磯

偶成

老去惟耽酒年來更癖書頗能消歲月久已絕軒車懶慢應無似吟哦得自如優游潘騎省還可賦閒居

讀先尚書傳誌感李何二公三首

四傑名昭代何如泉上翁（先君自號）高風偕大復（何公引疾不仕先君終焉亦無宦情）晚節惜空同（李公以寧藩之累罷官）瑣闥忠君疏文壇

作士功司徒惟積卷遺誤寰丘詞
禮院方承遇黃扉疏已陳共憐忠鯁黜難免寺人嗔茂績徵南楚丹心望北辰迎鑾多諷諫寧獨擅陽春

稷下論前輩先君業獨寒晉梁重作士禮樂五遷官抗志平生易詒謀後世難文清遺請謚千古付長嘆（先尚書以貧未請謚）

寄姪

流落天涯鮮自如每從孤坐嘆離居漫云片晷戍三月始信千金抵一書蘭玉未酬恒念爾犬豚難誨迴愁予殘秋擬共東籬醉果否能旋黃犢車

雨中懷先壠

冢畔松堂古傾頹近若何昔承天子祭曾重省臣過隧道荒榛合桓碑積蘚多雨餘流潦集不是舊恩波

苦雨

灑灑空庭雨愀然動百憂暮年長苦夏多病不宜秋尚想南州榻難登沮曲樓杖藜閑倚壁安得訪林丘

秋日簡午亭

為喜東鄰叟青門學種瓜隔春多貯酒留客預烹茶我愧知音者君誠老作家劇棋兼話舊不負滿籬花

秋日寄西源

乘興登泉閣憂時却酒杯屈原真獨醒漁父笑空回老我慚騷客知君有別才如何分袂後不見一書來

雨中雜咏三首

病裏山翁自好眠山薪雨浥不堪然兒童莫把晨餐索今歲秋來復禁烟

秋雨山翁長獨醒小窗風雨晚冥冥深憐隔舍秋蟲好故遣清音不暫停

綠葵窗外雨瀟瀟秋色秋聲未寂寥為語兒童須好記明年還擬種芭蕉

秋日

早秋天氣半晴陰漸聽籬邊蟋蟀吟山雨過窗明忽暗夕陽懸樹翠浮金無懷未用憂華髮乘興還能理素琴但得故人頻送酒何妨扣角和商音

雨後飲酒

積雨山齋午亦凉白頭吟客忽生狂雖無杜老花

經眼且喜中山酒滿觴難忝未登蕪野饌文章不售只空囊興來且任兒曹勸一斗陶然入醉鄉

秋興寄人

小亭蕭索可憐秋殘雨隨雲意未休聞說南溪秋水至幾時同上釣魚舟

遣懷

貧特不易度閑日亦難消長寐忘飢渴殘書送寂寥衡門無剝啄行野任歌謡但取衰翁樂都忘暮復朝

思舊隱

林巒秋深柿葉丹白雲長護草堂寒園因留客收芋栗徑爲凝香種蕙蘭跨蹇尚違城郭近報詩寧遣會盟寒于今遠隔溪山外咫尺音書那得看

貰酒

東隣舊醞忽已盡西舍新醪初潑醅却喜細君知我意不敎空遣一樽回

翌晨霧雨有感

朝雨尚濛濛林堂孰與同依栖山水外身世夢魂中虛擬秋來醉寧知黍復空屈原吾所似甘分笑漁翁

夜雨

山窗一夜雨忽送九秋寒多病憂時促孤衾付永嘆不工門外瑟獨考澗中槃出處皆無似孰云天地寬

題挽暉閣 此首見少微莊倡和

萬木陰陰草閣寒疎窗隱隱嵌青山箇中誰識幽人趣飛鳥無言自往還

附嚴石谿詩三首　如皐嚴　恰[illegible]

春夜同邊南洲飲張白嶼(惠獻閩人)齋中賦

脯時飽脱粟無事吾欲眠老眼忌燈燭高閣書一編門有剝啄聲我意亦欣然念無田租負知非索公錢開戸視蒼蒼酒星方在天感兹南鄉舉相呼夜談玄張華信博物辯口黃河懸五經載腹笥坐有邊孝先展席就明月揮杯話當年飯牛不逢堯駿骨思售燕窮途哭猖狂解組擬昔賢飲醇不覺醉起舞庭花前丈夫重意氣書劍常周旋詎無風雲會遂爾溝壑捐

次韻南洲公子二首

湖水原幽勝今朝始一遊摳衣趨大雅折簡招名流樓閣神仙近山川世界浮桃花應笑我醉倒木蘭舟

又

湖上有人晨見尋邀我共聽黃鸝音落花啼鳥苦無頼碧水丹山宜一吟鶴髮不知此身老漁竿偶觸當年心蒯緱久客愧吾黨把釣何日春江潯

邊仲子詩一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邊習撰習字仲學濟南人戸部尚書貢之次子王士禎論詩絶句所謂不及尚書有邊習猶傳林雨忽沾衣者是也貢雖仕宦顯達而圖籍以外無餘資習竟貧困以沒僅存其七十歲客孫氏時詩一卷本名睡足軒集士禎與徐夜共選定之附刻其父詩集後改題今名習詩遠不及其父尤多應俗之作其輓李東陽二詩論雖公而評太訐亦乖詩品夜等特以名父之子重之耳

世經堂集二十六卷（一）

〔明〕徐階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徐氏刻本

世經堂集序

夫世所稱文章功業不並著而論者至偏舉以各取重不兩擅也置昂抑其間其然乎蓋嘗考觀古昔士修詞者篤藝而不逢辰以其言名一家稱宗鉅矣而績業無聞廊廟之士偉建豎究其成於事功也而詘於論譔若是者亡論已迺

若逢世顯庸楙勛業於時至掀揭矣而以其言藻黻猷謨潤色當世則固有禺㚇其勳伐而琬琰於言辭者惟其能言而掩於功業與究其功業之成而不專於言不自列於作者誠有之然持是而謂二者殊致不兩至而俱能也此何以云哉唐虞之臣方其都俞

唯諾於一堂之上著之言辭矣而康事熙績因之以載道德功業於其間斯不可以會睹其全也哉竊甞因是以觀于今少師存齋徐公矣公自弱冠登上第列職史氏翱翔著作之庭已抗疏歷外洊敭顯序皆文章禮樂之任其得專於言宜矣及公踐列卿入正

台鼎司政本以
肅皇帝神聖臨御久執政者奉
大議不遑給也會其時南北
警報至數
札下公公條荅不移頃奏入
無不中事宜以當
上意而其尤著者
穆皇帝初元公定策圖議國事
稍更弦轍以新
上治理令勸進諸章與論奏制

草具在可覆也夫以公碩
德元老歷事
兩朝其勛業之大著廊廟而被
天下者固顯顯注人耳目
奚俟求公於言其
召對造膝入告密勿者世亦
未能盡知其言方其勞於
弼贊專精神以計
社稷何論著述若又不遑於言
也今觀公論譔上自經濟

下迨酬應鴻鉅纖曲體裁各備亦何其閎覽博肆而言之瞻耶公蓋邃詣淵蓄自其潛究名理達識政體其大者既以措之事業矣而出其餘以有言也故公之文其議事決策迎解曲中則運斤承蜩其緣情體物藻思芊緜則琲聯辟拱而不事鎔琢意象湻泊則

黃鍾太羹至其醇厚爾雅春容紆徐則冠冕佩玉端委而雍肅也葢蔚乎廊廟之文以宣

治朝之盛者非耶故論者謂

公當具瞻之任舉鼎彝之勛不專於言而言之有以載經綸之迹以其言之成也而未嘗掩於其功業之大美盛並著以語夫作者

之全也斯不可以當公也
哉公自解機務歸不忘著
述思昔勤勞國事未遑也
曰自余為執政所圖議一
二大政即國有掌記而副

藏焉其寧使無存因并其
前後積而為言者以屬梓
梓成則公嗣太常君偕二
弟尚寶君屬序聲聲為公
鄉邑後進又嘗執筆從史

氏後於公之著作竊見一
二故論次其大都若此迺
若公文章事業識其大以
司論譔者有海內名家在
聲不佞何敢言序公集為

奏對為視草為奏疏為序
記碑志雜著語錄古今詩
類次之凡若干卷而總題
曰世經堂集公所自命也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經筵官

實錄副摠裁邑後進陸樹聲謹

序

世經堂集目錄

題　莊敬太子喪禮
會議　孝烈皇后忌祭
忌祭密疏
再議　孝烈皇后忌祭
東府啓請儀注　入內儀注
擬告　內殿儀注
大喪儀注　三上　箋儀注
初勸進箋　二勸進箋
三勸進箋
宣治門發議

尊謚敕諭儀注
宣治門發議追尊
母妃敕諭儀注　禮部繳　敕儀注
常朝奏事　答旨　修承天大志義例
改定一統志義例
處理重録　大典奏一
處理重録　大典奏二
處理重録　大典奏三
論孔子祀典　薛文清祀議

卷之七

奏疏二　政事類

覆鄭府宗人祐樒訐奏鄭世子
覆御史楊順奏　覆處日本國貢例
清查光祿寺厨役　歲考醫士
歲考通事官生　請禱雨
叅三法司　覆保安王男請襲封
覆廣時議以少裨財用奏
覆裁革樂舞生厨役　禦虜事宜
會議北虜求貢　薦舉
叅中書汪尚周　條陳門禁

請收用報效人馬　會法司覆楚府請封
覆郡王府軍儲　覆王府儀從
請禁奢侈
請考補四夷館譯字生
請考授庶吉士　題考選庶吉士事宜

卷之八

奏疏三　稱賀類

賀伊世子奏進黄白兎各一
賀雨　賀獲逆賊王三
賀瑞雪　賀冬至

賀正旦　賀　東宮冠禮成
賀　萬壽　賀冬至
賀元旦　賀瑞穀
賀平內逆　賀　聖誕
賀冬至　賀冬至
賀萬壽宮成　賀皇極殿成
九廟成上　兩宮徽號賀表
上　皇天泰號等禮成賀表
明堂禮成賀表　又
賀冊立　東宮表

冊立　東宮賀
昭聖皇太后表
賀
昭聖皇太后徽號表
賀
章聖皇太后徽號表
冊立　皇太子賀　中宮箋
冊立賀　東宮箋

卷之九

奏疏四 謝辭類

謝　賜帝社稷壇酒果脯醢
謝兼學士教庶吉士
謝　遣永明後殿代拜　先聖　先師
謝陞禮書兼學士　謝賜　聖節銀幣
謝　賜大紅金彩仙鶴羅衣
謝　遣分獻　郊壇　謝　遣祭文廟
謝加少保并廕子　辭免入閣
謝　賜大紅金彩羅蟒衣
謝入閣
謝　賜永明後殿酒果

謝文代
謝　賜三年考滿羊酒鈔貫
謝准照舊承廕
謝　賜六年考滿羊酒鈔貫
謝六年考滿廕子等　謝改男璠尚寶司丞
辭免九年考滿　恩命
再辭　賜宴
謝九年考滿改兼吏部尚書　賜敕賜宴
辭免　萬壽宮成加恩
謝　萬壽宮成加恩

謝　賜十二年考滿銀兩表裏等
辭免十二年考滿加恩
謝十二年考滿　賜敕諭誥命幷折宴銀幣
謝　賜敕　辭加建極殿大學士
謝加建極殿大學士
辭十五年考滿　恩命
謝十五年考滿加恩　謝　賜考滿羊酒等
謝　賜十五年考滿　敕諭
辭　登極加恩
辭重錄　大典成加俸

辭　聖節蔭子疏
謝　賜十八年考滿羊酒等
致仕謝　賜　敕諭幷差官護送月米歲夫
等
陛辭謝　賜銀兩鈔貫綵段襲衣
謝致仕抵家

卷之十

奏疏五　陳乞類

乞太恭人䘏典　考察自陳
考察自陳　考察自陳

乞改男璠散秩　乞以男代歸祭掃
災異自陳　考察自陳
乞補蔭　奉　詔自陳
患病乞休　被論自陳
再乞休　三乞休
四乞休　九年再滿乞休
乞休幷收回　恩命
再乞休幷收回　恩命
再乞收回　恩命　請假
乞休　再乞休

又乞休　被論乞休
再乞休

卷之十一

序一

送東滄守劉侯入　覲後序
送叅將陳侯汝玉濬河通州序
壽鄭母俞太安人七十序
壽寒溪林先生序
送郯進士薦和使山東遂歸省母序
贈邑侯方君考績復任序

卷之十二

序二

卷之十三

序三

卷之十五

墓誌銘一

卷之十六

墓誌銘二

卷之十七

墓誌銘三

卷之十八
墓誌銘四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三

書二

卷之二十四

書三

卷之二十五

賦

別知賦

頌

白鸜鵒頌　瑞穀頌

顯陵甘露頌

奏歌

防秋告

太廟

防秋告歷代帝王

長短句

畫竹爲鄭劒溪都諫題

風雨謡　題畫二首

贈馮侍御南江戍雷州

五言古詩

感興二首　懷母

懷南州兄子詠子明弟

懷室人　懷友

弔淮陰侯　晉陽請

二都問　梁王傳

千金賜　畫一歌

送徐生應辰歸邵武　送李南原邦伯

贈傅神蕭鴻臚　食筍偶作

贈邑侯石𤦺張君十一韻

送考功朋石楊君赴留都

送司封仲芳楊子赴留都

送顧豫齋少𠫵入粤　送葉國博出判兖州

送沈進士子善尹鄱陽

送獻卿姪南還　送別陳石陽

送施雪谷妹丈南還　贈子進弟

示瑀姪

送徐諫議儀岡終養還衢州

送趙甥赴衞輝幕

七言古詩

遊子歎　送朱鶴坡侍御

送客入都

題贈御史一田方君𨚫金卷

客至用所贈韻述懷　用前韻自勗

題鳳鳴朝陽圖　題畫竹

題畫　秋塘歌

恭題

宣宗皇帝欽繪農樂圖

卷之二十六

五言律詩

五言排律

五言絕句

七言律詩

再答壹齋　三答壹齋
晉溪　安居鎮晚泊
寄題嚴學士鈐山堂　送錢上舍一之歸
送客　輓張練川
輓湯大理乃子　送胡雙洲按河南
寄答聶一川先生
五塢山房爲盧師陳題
除夕同李正之述懷　出京日作
寄張水南太史　抵郡作
九日登佘氏池亭次壁間韻

壬辰九日感懷
送何復所方伯赴湖藩
棟塘爲李侍御尊翁題
移橘植後圃　望康山作
夜宿山川壇有懷延平之道南祠
三月三日西湖泛舟　和答五山泛湖之作
滕王閣送别騶山侍御時按江西未訖事論
司刑韶州
送别戴東石時被論當調
五月五日懷　太恭人

重過東湖書院　送王在菴少叅
夜坐閱卷書懷　贈同年張立齋水部
宮寮燕集二首和答太宰松皐許公
送同年王皐南守武岡
題近田卷　贈沈鳳峯守寧波
題趙大叅當湖卷
贈張兵憲西墅赴漢中
送羅閣齋赴廣西省幕
贈許太宰松皐卷　生辰述懷
和答鄭文峯戶部　病中和答文峯

山居述懷用文峯韻
秋懷八首次文峯司徒韻
生辰題宣妙寺壁　題寶光菴兩柏
送張鴻臚荆原　送何瑞岡尹新昌
送同年王省齋尹歐寧
送楊細林司刑延平
送太史熊君實奉使江藩便道歸省
述懷次張白灘韻
立春日蒙　恩賜食春餅用前韻恭紀一首
用前韻寄子明弟

送龔大行方川使　徽府
送林雙梧尹永寧
送內兄顧龍山尹建陽
送司訓文三橋赴嘉興
送李中翰葵陽奉　使湖廣
送馬應圖王子忠吳子言三太史冊封　宗
藩
送王道克梁乾吉二諫議冊封　宗藩
送劉沂東郡侯赴調南康
送張一梧

閏月廿七日自寧城宅移得牡丹芍藥各一
本植之庭中漫賦
送子進弟南還　示瓚姪秀才
寄子德弟
賀王白谷大參連舉二子
九日送別茅練溪
送阮判東渠李君赴南京少保殿學南渠公
弟也
送少宰午山馮公弟稺山金吾奉使湖南
送郡憲龍津姚君赴廣信

壽王白谷六十
送郡博林雙梧赴處州時以作縣改官
送楊南溟太僕赴南寺
送楊石南司刑廣平
送潮州司憲鄭子懋官石埭尹江子懋禮赴
任　送憲伯楊朋石入閩
壽鄭東郭先生七十　送秦鳳樓使河南
七日以詩代簡邀少坡弟過直廬小酌
送別馮午山司寇
送于醫士友琴冠帶南還

送趙津南丞浦城
寄壽石川兄六十初度
和答王西崦
丁卯
世廟忌辰
過朝天宮識感　戊辰元日早朝二首
正月二日紀事
上疏乞休呈館閣諸君子
用韻謝南明學士和章之辱
上疏後報達齋弟　乞休未報

乞休不允　耕耤
扈　駕祀
永陵
送對山林少宰赴官南都便道省覲
三月十二日　文華殿朝賀　東宮紀事
冊立之次日也
七言絶句
渡淮河　得家書二首
題露筋烈女祠三首
滸墅關征商非古也又課皆有額而世或以

多取爲賢感之賦此
和答周午谷
贈別陳子新同年子時方臥病子新自餘姚
來訪留一日遂上春官
題春陽卷春陽者褚煉師宗義也
題芸軒卷
病中薪米俱絶戲成一首
復經龍潭有懷朱鶴坡侍御
九日聞鶴坡遊洞庭
雲陽道中時出遊句曲

勿池　悟石
出泖霧迷失道　題芝田卷
題八駿圖　題同年宋賡夫扇景
贈賈元禎　題畫馬
題美人倚竹圖　題讀書臺
題畫
口號奉邀芹山五山二憲伯
用韻奉謝二憲伯枉臨之辱
三月二日過蘇堤見桃花作
題放鶴亭　憂蝗口號六首

陵祀九首　鞏華城
玄福宮
送萬治齋宗伯考績南還四首
送何秀溪赴建寧幕二首
寄題春雨樓
送屠德宏王寅華正夫麥正宗二節推三首
寄沈虛明　種望江南一首
送江峯姊文南還二首
贈沈少畬內弟有懷柘山外舅
送唐止泉進士知將樂

世經堂集目錄終

世經堂集卷之一

奏對一

廷試策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欲成天下之治必順時揆事創制立法以盡天下之務顧世有升降而政之因革隨之唐虞三代所以致雍熙泰和之盛卓然可為萬世法程者具載諸經姑舉其大者論之如定禮樂明律曆疆理宇內設立庶官分田制賦興學養士與夫選舉考課之法兵戎刑罰之制其建立有本推行有序可歷指其實而言之歟後之稱善治者曰漢曰

唐曰宋其創業守成亦多英君誼辟而考其治功所就終不及於古何歟豈致理之道固不專恃於法制歟嘗觀先儒之論有曰善為治者必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信斯言也則君臣之間轉移振舉宜莫急於此者三代而上無容議已自漢以來綱紀之張弛風俗之醇雜亦有可言者歟抑斯二者相因而成又豈無所自歟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創建宏規

太宗文皇帝中靖家邦纂述大統

列聖相承監于

成憲益隆不替百五十餘年道洽政治盖庶幾古帝
王之盛朕嗣守
祖宗鴻業撫臨億兆夙夜祗畏圖新治理而績効未
臻和氣未應其故果安在歟夫事必稽諸古而後有
以驗夫因革之宜治必端其本而後可以不紊夫先
後之序此固君天下者所當知也兹朕欲勵精有爲
期于化行俗美紹復我
祖宗之舊以上追隆古之治如之何而可子諸生皆
學古通今明於王道宜有以佐朕之不逮者其各殫
心以對毋泛毋畧朕將采而行之

嘉靖二年三月十五日
臣對臣聞帝王之於天下必稽古以爲致治之資必
端本以爲出治之地至矣哉古之法乎酌之於時宜
而有以通天下之情致治者之所資也大矣哉君之
心乎歛之於方寸而有以基天下之化出治者之所
本也使人君於此敢於自用而不知古之當稽則因
革之宜必無以驗而其所設施於是有姦於時者矣
惑於他岐而不知本之當端則先後之序必無以識
而其所運用於是有違於道者矣夫以其姦於時也
民將駭之而弗從違於道也民將議之而弗服其何

以一人心厚風俗以成雍熙泰和之盛哉是故治天
下由於法制而惟創於古者不可易也善爲治者必
稽諸古昔以爲維新之政而不當別有所立以爲奇
厚風俗由於紀綱而惟存諸心者不可忽也善出治
者必求諸此心以爲萬化之本而不當別有所事以
爲工古焉能稽則因革之宜可以驗矣本焉能端則
先後之序可以識矣治功之成不由是而可決乎帝
王治天下之道或存乎此而實　陛下今日之所欲
聞者也恭惟
皇帝陛下剛健中正首出庶物既已具　聖人之德

誕膺景命撫有方夏又已得　聖人之時　登極之
初渙汗大號與民更始仁澤下流無遠弗届天下忻
忻然有熙皥之樂而公卿大臣百司庶府亦莫不喜
際　昌期勉修職業師師然有讓德之風臣愚以爲
唐虞三代
祖宗之時莫是過矣　虛懷謙沖不自滿假恒以績
効未臻和氣未應爲懼爰進臣等于　廷詢之治道
是卽望道未見之心取人爲善之量也昔宋儒程顥
嘗上稽古之論而朱熹亦每爲正心之言臣愚誦法
程朱久矣敢不掇拾一二以仰副　淸問之勤乎竊

惟天下至大也兆民至衆也而天下之俗又不能以皆醇也人君以一人之身尊臨乎其上非有法制以齊之則民將無所于守而其渙者不可一非有紀綱以持之則民將莫知所向而其薄者不可醇古帝王知其然是故順時揆事創制立法以盡天下之務而莫或參之以已意之私綱焉常張紀焉常理以善天下之俗而尤致謹於本原之地蓋其法制之行必期於可久故其於時宜也自不容有所違紀綱之立必期於成化故其於心術也自不容有所忽其所以幸天下於王道之中囿民生於帝則之内者夫豈苟然之故哉臣　請自其法制言之禮之定也有吉凶軍賓嘉之異而神人治焉樂之定也有章韶夏濩武之異而上下和焉黄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以爲陽太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以爲陰則律明而度量衡於此乎興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步推積分以立閏法則曆明而民時於是乎授疆理宇内則或肇之爲十二州或合之爲九州或第之爲五服而疆界昭設立庶官則或稽古建官惟百或官倍亦克用乂或三百六十統於六卿而政教舉咸則三壤任土作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以至貢助徹各一其法而所以分田制賦者爲甚周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宫以至庠序校各一其名而所以興學養士者爲甚備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鄉舉里選之惟公秀造俊進之有等是皆所謂選舉考課之法也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是皆所謂兵戎刑罰之制也建立有本而近不出於人君之身推行有序而漸以達於天下之大則固足以成治於一時而凡後世之則亦有不能外焉者矣夫何自秦以降事不師古雖其間號稱善治如漢唐宋者英君誼辟往往作於守成創業之時而究其建立終不能彷彿於帝王之盛如漢之七制非不有可稱也然禮文雜就於秦儀之陋律令据摭乎秦法之遺章程定而闊疏之弊猶存軍法申而九伐之義亦昧賢良舉矣不知有學校之當先民租減矣不知有井田之當復芝房寶鼎之歌何取乎音樂之正珠崖大宛之戰何取乎弔伐之師戶口僞增以蒙上賞既非考課之嚴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尤非設官之意則夫兩漢之治所以病於雜霸狃於小康剛者

蹈急迫之虞彔者貽寬縱之失有由然也唐之三宗非不有可稱也然貞觀開元之禮具其文而意不在特所謂虛名者耳梨園小部之樂適足爲戒而不足考法蓋所謂新聲者耳曆之作凡二十三家而不免愈密愈差之議官之建凡七百三十而不免員外置特置之繁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似矣顧學士能通一經以上即得補官屯營飛騎有能通經者即得貢舉而無復聖賢明德新民之學生徒鄉貢制舉以取士幾矣顧爲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而非復哲王側席待賢

之道口分世業以養民而什一之規猶未備設府立衛以聚兵而藩鎮之防猶未密善最之法廢而其後也至於限年躡級無得踰越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律令之格式廢而其末也至於刑書繁雜精明之士不能遍習吏得上下以爲姦則夫唐之爲治所以病於假仁流於雜夷有盈成之業而不能守有恢復之功而不克終固其宜也宋之太祖太宗仁宗又非不有可稱也然以開寶之通禮而擬諸五禮則其得失何如以和峴之雅樂而比之六樂則其優劣何如胡瑗房庶之律均無以得聲氣之元崇天奉元之曆舉無

以窺羲和之妙輕節度之任雖足以戢姦雄之變而漸無以禦外敵之驕賑諸州之粟雖足以蘇饑饉之憂而終不能易兩稅之弊覆試嚴而詩賦之習未改於前時學校建而蘇湖之教未洽於天下其於考課則司馬光以爲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而吏多偷惰之風其於兵戎則范鎮以爲中書主民樞密主兵而事多扞格之患知官之當審而材任相違職政廢弛知刑之當卹而寃結不理姦暴不除則宋之爲治所以因循苟且日入於弊內無以清朝廷之姦外無以杜邊埸之釁又何恠其然哉　聖策以爲致治之

道不專恃於法制是則固然而臣愚竊敢謂漢唐宋殆併其法制而亡之者耳至於紀綱風俗則朱熹之論嘗曰善爲治者必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何謂紀綱覈功罪以公賞罰之施辯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是也何謂風俗使人曉然知善之可慕而必爲不善之可羞而必去是也夫以天下之治本於紀綱而成於風俗則朝廷之上所以轉移振舉誠莫有急於此者顧惟風俗不能以徒善而必由於紀綱紀綱不能以自立而必由於人主之心術唐虞三代其所以爲心術焉者曰允執厥中曰惟

精惟一曰祗台德先曰制事制心曰緝熙敬止曰建其有極方寸隱微之間粹然無偏黨反側之累而心術之正何如也故其體之於身則爲德行措之於政則爲紀綱示民以所當務而自不昧於所從示民以所不爲而自不迷於所適以黎民則於變以四方則風動以聲教則四訖以萬邦則惟懷以萬民則咸和以四海則永清夫人君子比屋可封而風俗之醇何如也自漢以來則紀綱之張弛代有不同而風俗之醇雜亦遂因之以異此豈紀綱之不可振風俗之不可醇哉亦由諸君之心術或不事詩書或喜談佛老

而未聞所以養之之方或仁義外施或德教不醇而未嘗致其養之之實才明勇畧者不能無溺於圖讖功德兼隆者不能無愧於躬行勵精政事而卒無以勝其侈泰之私防非窒慾而卒莫能進於誠正之域仁恕恭儉有帝王之畧矣而其所務僅止於讀書之勤寛仁慈愛有帝王之量矣而其所爲不免於道教之蔽此其心術何可齒於唐虞三代而欲紀綱風俗之無弊哉是故漢以規模爲紀綱唐以法度爲紀綱宋以忠厚廉恥爲紀綱雖若宋愈於漢漢愈於唐至其視五子之所歌棫樸之所咏則固邈乎其不逮矣

西漢尚經術而習俗胥靡以致貢符獻瑞失之於詭隨東漢尚節義而互相標榜以至殞身僨事失之於矯激唐則藩鎮阻兵而君臣之倫缺士卒逐帥而上下之義乖宋則慶曆以前抑奔競黜浮薄而其俗每依於厚慶曆以降勵名節敢言事而其俗多主於剛雖若宋類於漢漢愈於唐而其視康衢之所謡典謨之所載則均之莫能及矣夫其上下相承之機彼此感應之理其徵不可測而其徵不可誣如此是豈可不慎哉善乎熹之言曰紀綱所以振舉在於宰執秉持而無所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以大公至正

之心恭己照臨於上則夫欲振天下之紀綱以成天下之風俗者宰執臺諫雖當分任其職而其本實在乎人君之一心蓋非大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私且邪焉則刑賞舉措不能以不違於道而風俗因之彼漢唐宋所以異於唐虞三代者豈非職此之故哉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建立宏規命牛諒以制禮而一洗汙染之習命陶凱以制樂而盡屛淫褻之音曆因夫勝國之成律采夫宋人之舊以十三布政司分理天下而山川形便之各適以諸司職掌統理庶官

而中外大小之相維田賦有定額而豪強不得以兼并考課有成法而賢否不得以混淆干戈甫定而學校之即設科貢有途而賢良之時舉命尚書劉惟謙會衆律以協厥中而革近代比例之非諭行中書省臣立管領兵民萬戶府而深明寓兵於農之意監規頒於太學而爲士者知所守兵權出於朝廷而爲將者不得私其詳審精密無所愧於唐虞三代而於紀綱風俗則又屢以爲言如諭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褘則曰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振而條目舉其要在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爲之本馳檄中原則曰立綱陳紀救濟斯民選國子生分教北方則曰致

治在於善俗而我

聖祖圖治之心致治之迹盖蔑以加矣

太宗文皇帝中靖家邦纂集大統

列聖相承監于 成憲益隆不替夫是以百五十餘年道洽政治匹休於唐虞超軼於三代而漢唐宋有不足言者肆今 陛下繼述之孝表裏一心德化之隆遐邇率服 聖作當物覩之期 龍飛啓中興之運而 降賜淸問顧惟以不逮爲憂欲勵精有爲期於化行俗美紹復

祖宗之舊以上追隆古之治則或者以今日郡國水旱之災未盡消息潢池甲兵之警未盡底寧四夷八蠻在要荒之外者未盡賓服賢人君子在草茅之下者未盡登用而有所不釋然於中耳然臣以爲此豈可以他求哉昔嘗莊誦

聖祖之言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又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諸中者無堯舜之心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不可得也大哉 王言其眞得所謂稽古端本者乎觀於此而 陛下之所當爲者可知矣是故唐虞三代之政因革得其宜而可以行於後者也漢唐宋蓋嘗忽

之而我

祖宗

列聖則集其大成之妙矣 陛下誠能游心於千古之上事必考諸已試動皆求其可師退然無一毫自是之念則非徒法唐虞三代而實所以法我

祖宗

列聖也將見 聖心洞然仰有以窺治平之故俯有以探喪亂之原眞知夫離合之情灼見夫損益之變政可通於衆志法可宜於土俗而謂因革之宜乃復

有昧焉者乎紀綱風俗之序秩然不可紊而實本於
君心者也唐虞三代具有成績而我
祖宗
列聖又得其心法之傳矣 陛下誠能欽此心於一
腔之中戒謹恐懼以全天理之正省察克治以遏人
欲之私確然無一毫他岐之惑則非徒學堯舜禹湯
文武而實所以學我
祖宗
列聖也將見 聖心湛然皇極以建儀則以端躬行
之所得眞可以顯設於朝廷平章之所推眞可以弘

敷於薄海而謂先後之序乃復有紊焉者乎夫惟因
革之宜既無所昧則由是推無不準動無不化而民
用以和所謂庶績咸熙百揆時序以至位天地育萬
物而彼和氣之未應固可以無勞 宵旰之憂矣先
後之序既無所紊則由是紀綱益振風俗益醇而民
罔不中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
正四方遠近莫不一於正而彼績效之未臻亦可以
無厪 九重之慮矣若乃舍乎古以爲不足法舍其
心以爲不足事則監觀之資已疎本原之地不立固
非 陛下之所當爲而愚臣亦豈敢以爲獻哉雖然

稽諸古以驗夫因革之宜端其本以不紊先後之序
此亦 陛下今日所已行者特願有以保其終而已
耳保之何如親賢臣以資啓沃之功學古訓以長見
聞之益謹之於一念方萌之初察之於一物未交之
際必使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凡有所爲輒與成憲
會而後足以言稽古之極不然不可以自棄也必使
由顯而微由鉅而細隨其所在常與天理俱而後足
以言端本之極不然不可以自肆也昧爽丕顯如成
湯之日新始終典學如高宗之時敏則夫紹復
祖宗之舊以上追隆古之治將必於是焉得之而所

謂勵精有爲亦無要於此者矣臣愚不勝惓惓千冒
天威無任惶懼隕越之至臣謹對

大行皇帝謚議

伏惟
大行皇帝 德配清寧 道兼述作 應期首出合
神堯之起唐都績 聖中興邁周宣之定王國事天
明而有嚴有翼履道篤而不貳不參 盛德豐功曷
能殫述謹遵節惠之義敬揚閎鉅之休如 總攬政
權 親決章奏罷貂璫之出鎭而宿弊革於朝廷翦
勳戚之內訌而隱禍消於 宗社英莫及焉 令出

惟行　法立惟信　恩無掩義蠹政者雖貴必誅
斷以定謀干紀者雖親必戮毅孰踰焉　智足以通
百物之情而處之各當　明足以照萬幾之賾而應
之咸宜博學多聞精思作睿此聖之極也　變化無
方張弛同於闔闢　恩威不測鼓舞速於風霆號令
轟馳聲聞具達此神之至也　闡發性道則敬一有
箴四箴有註上接精一之傳　敦敘綱常則明倫有
典明堂有問顯示尊親之道禮樂昭于天地　謨訓
炳于日星卽文王之允文不是過矣攘却戎夷則狼
煙息警鯨海澄波而茂建廓清之績征討叛逆則讋

服南交蕩除羣盜而丕揚順治之風定營制以作六
師徵將材以備九伐卽成湯之聖武蔑以加矣報祈
歲舉　重農事以開衣食之原賑貸時施　軫民生
而切痌瘝之念慎獄屢壓於欽恤課吏嚴黜乎貪殘
淳流澍霈湛恩淪浹所謂必世之洪仁也考禮度衷
奉
獻廟極追崇之典因心篤愛侍
慈宮竭就養之誠躬卜吉兆於　純山肇舉曠儀於
大饗善繼善述盡制盡倫所謂不匱之大孝也惟玆
衆美之具臻實皆剛德之克就是以　閱升平四十

五載獨收悠久之功　衍熙洽二百斯年赫啓隆昌
之慶　閎謨偉烈　濊澤深恩誠萬世而下　聖子
神孫所宜憲章而宗法者也臣等稽之前代英君誼
辟有大功德於天下則鴻稱顯號世世尊之故武帝
克弘炎祚廟曰世宗光武再造漢家稱曰世祖播之
良史以為美談矧我
大行皇帝萃萬善之精腴備百王之軌範功業文章
之外見者旣極其巍煥道德性命之内蘊者又造其
淵微卓乎與
二祖匹休三五竝駕而非彼兩君所能望者哉臣等

謹博采羣言遠徵往牒
大行皇帝尊謚宜　天錫之曰
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
號
世宗用昭天下之至公以表　徽稱於罔極臣等拜
手稽首謹議
孝潔皇后謚議
伏惟
孝潔皇后應地發祥自　天作合際景運一新之會
膺

先皇六禮之求媲德　至尊樹　母儀於七載承顏
長樂修婦順於　三宮左右合圖史之文窈窕騰河
洲之詠寵周魚貫小星之惠惟均警豫雞鳴永巷之
規尤切慈恩下逮膚聞弘宣敬慎出於自然而安貞
允協端莊著於顒若而靜正攸兼昔在嘉靖之初號
爲極治之世頌騶虞而歌麟趾本源固出於文王始
關雎而終鵲巢贊助實資於太姒惟　仙齡之弗永
致　聖念之孔殷　王藏夾室之中時有待於升祔
陵建橋山之次制特異於墳園茲恭遇
皇上追體　初心祗承　末命既彝典之更正宜

鴻號之加崇臣等俯採羣言仰稽令則
孝潔皇后尊謚宜　天錫之曰
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妥　靈清廟
祔宅　玄宮享祀萬年垂光無極謹議

孝烈皇后謚議

伏惟
孝烈皇后坤輿毓秀月相呈奇淑德上聞始升華於
嬪御徽音内著繼晉位於后宮端莊協地道之方柔
順得陰儀之正敏於事　上動合　淵衷惠以待人
茂宣壼譽秉有齊之度敬恭匪懈於夙宵操無斁之
心誠一不渝於久暫乃若壬寅之歲偶當運數之屯
扶顛持危　社稷賴之底定發奸戮逆闈閾由之肅
清是以生而　宸眷特隆崩而　皇恩尤篤謚之曰
烈用表懋功彝之於　陵式昭殊禮乃茲陟　廟祔
饗在
祖宗之制固莫之敢違而節惠尊名於臣子之情則
猶得自盡臣等謹遵　明諭祗按彝章
孝烈皇后尊謚宜　天錫之曰
孝烈端順敏惠恭誠祗天衛聖皇后用垂懿範永播
休聲謹議

經筵講章

穆宗皇帝初御經筵例以閣臣二員進講時臣階講大學首條少傅李公春芳講尚書首條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這是大學經文孔子之言而曾子所述也大學是大
人之學夫學本同一理何以謂之大人之學以其所
講求者乃是平天下的事與常人不同故曰大學道
是方法明德是人生本來原有的光明之德上面明
字是用工夫去明親字當作新字止是到那去處不
遷移的意思至善是事理極好處孔子說大人爲學
的方法有三件一件在明明德蓋德之在人其初本

明只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有時昏昧了大人若或不能自明怎麼能敎人治人立平天下之本所以必要用功去明這明德使本體湛然有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則本立矣一件在新民盖民之有德也原是明的只爲教化陵夷風俗頹敗以致汙壞了大人若或不能新民怎麼得治隆俗美達乎天下之用所以必要推已及人使百姓每都如我一樣明其明德脫舊染而歸新化則用行矣一件在止於至善盖我之德與民之德必皆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方始謂之至善故大人之明德新民不可安於小成

狃於近利必要到這箇至善的去處及至到了又要持守得定始終不遷移則已之德允明民之德允新而天下平矣所以說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然大學此章之義雖通乎上下而天子尤切何也諸侯只管得一國大夫只管得一家惟天子則有平天下之責故也仰惟

皇上誕膺　景命嗣撫丕圖平天下之責旣已在

皇上一身則當茲　御曆之初正宜講求大人之學汲汲以平天下爲事況天下之大平之甚難一念不謹或來四海之怨咨一時不謹或基千百年之患害此堯舜在位所以常兢兢業業以逸樂怠荒爲戒也

臣愚伏望

皇上念上天簡畀之重思　累朝創守之艱抑畏恒存以堅爲學之志勤勵不息以收爲學之功君德明民德新天下太平而慶流萬世則我

皇上之鴻烈令名遠與堯舜匹休近與

祖宗並美矣臣等不勝至願

世經堂集卷之一

世經堂集卷之二

奏對二

請還大内幷召見大臣計議邊事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七日

今日傳報虜賊逼近京師中外震恐仰惟天佑在上固萬萬無虞但臣竊聞虜中我逆甚多昨者進邊皆穿中國衣帽假稱調來邊軍以入口子往年京師詰訪獲奸細今日亦聞有所訪獲不可不過爲之慮伏乞聖駕暫還大内勅下各該衙門嚴愼皇城門禁以安臣民之心臣又惟軍機貴密一切事宜有當君臣面議而不可宣騰於章疏者伏乞諭文武大臣除常事外其有深謀奇畫許求面對皇上特御文華殿親賜裁決庶事不漏洩兼可使中外仰知皇上留意兵事各自奮激臣受皇上天地高厚之恩苟有所懷不敢緘默謹親書上請

答邊事諭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七日

臣適冐昧具疏伏蒙諭答卿密疏甚忠愛臣叩頭捧讀不勝感悚蒙諭九門先閉是自困焉只是防檢盤詰時時代之仰惟聖諭允當今已暮夜門不可輕開容臣明早傳示兵部多差人馬遠行哨探幷示各門守門官及巡視侍郎王邦瑞等遵奉聖諭仍自酌量事勢緩急施行又蒙諭鸞至還着在内以可制外四面兵馬必先催示夾攻之義勿謂無行文而推避查得仇鸞今日欽奉聖旨令兼督城外剳營諸軍令都御史楊守謙提兵入援已到城外傳聞宣大人馬亦次第將到鸞必須在外乃便於調度截殺蓋捍外正所以衛内不必令入城也至於勿謂無行文而推避皇上此言深中今日内外諸臣之弊臣雖示以聖意計彼亦未必肯從必乞明旨先戒諭兵部令大事題請其小者急者一面施行一面奏聞則機宜庶幾不失矣蒙諭面計之爲反不若封密但夾之他務可也臣謹已仰悉

請巡視九門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

今京城各門雖經設有守門巡視大臣及各官兵但聞器械盔甲多未完具守城軍夫漫無紀律且其他城守事宜多有當備而未備當爲而未爲者巡視大臣雖荷

皇上昇以重權尚皆瞻望顧忌不及時修舉今賊勢
猖獗恐誤　國之大事臣受
皇上厚恩非不知　内直爲重但輿念及此不勝憂
憤伏乞
皇上降　旨命臣暫出同陸炳帶領戶兵工部屬官
三員遍行閱視有可徑行者與巡視守門大臣會議
施行有當奏　請者具奏定奪臣深惟　王憂臣辱
之義臨事不敢避難伏乞　聖明照察允許臣不勝
幸甚

答邊事　諭嘉靖二十九年九月初八日

伏蒙　聖諭卿昨會議之疏欲遣問想寓探賊之情
者臣其時因見彼書係漢字恐出中國叛卒僞爲又
見賊勢猖獗城中戰守之事一切未備且無諜報茫
然不得賊中動靜故欲遣問一以探之一以款之非
敢謂可許也　聖諭謂
皇曾祖及景泰時曰和此甚差彼非人可比決不可
輕聽仰惟　聖見誠得義之正臣謹已仰悉又蒙
諭此時未至甚寒月或乘我受擾復犯未可不備况
昨出又窺諸道路者其應調邊兵亦當先計京務方
理云　聖慮及此此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也夫
犬羊之性未遭挫衄復犯之機臣實竊憂之今調來
邊兵聞兵部已留七枝餘尚未去若欲多留數枝衞
禦及今留之亦可省往來之勞又邊兵惟延綏最勁
次乃大同若欲增調非延綏不足用但邊兵原各有
地方萬一賊謀譎詐先出兵向彼侵擾則在邊者不
能入而留此者亦未免懷内顧之心以臣愚見邊兵
固當調然京務之理尤急今仇鸞已受京營總兵之
命宜催取到任整勅營務王邦瑞蔣傳原奉　命巡
視九門宜責令經理一應守城事宜其關廂外城薊
州沿邊墻堡及京城直抵古北白羊等口墩堠宜急

修築器械錢糧宜急措備各處募兵官宜急差去但
募兵一事專以委之書生恐所募之人未必堪用况
以趙甲募之他日以錢乙統之利害不切已未必肯
盡心不如推二三將官同往聽其精選選訖就令統
理操練中間有合行事務亦就聽其處置一如各邊
將官自募家丁之法庶得實用也今去寒月已近事
須窮日夜之力爲之乃可望濟伏乞　聖明申勅百
司及時修舉又虜中消息惟大同夜不收能往探及
宣大走回人口能言之乞　勅徐玨趙國忠多方差
人哨探詢訪一有所聞即星馳奏報庶得爲備臣愚

不足以知大計伏惟　聖裁

請依兵部留宣大鎮兵 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同閣臣進

今日蒙　發下兵部一本欲留宣大遊兵四枝不必預調等因據該部之議虜賊東犯必先經由宣大若宣大兵先期調來虜乘虛入寇宣大失守則長驅徑薄畿輔若以延寧甘固及京營之兵衛京師以宣大之兵付該鎮使各爲守則宣大安宣大安京師益安矣但先該臣鸞奏要於七月初調二鎮兵入衛不許該鎮官掣肘與此議不同臣等看得調兵固爲重京師然使宣大空虛虜得越境而入縱使所調之兵截

殺有功而京師已先震驚若留兵該鎮防禦待賊果東犯星馳入衛庶不兩失該部之意非曰不調只不欲調之太早耳其所陳事理亦已明切臣等謹擬票上請伏乞　聖明裁奪施行

請處兵將 嘉靖三十一年八月初九日

臣今日見兵部云鸞疾非旦夕可愈又據宣大各揭報聲息切惟防秋方急領兵不可缺人伏乞
皇上早賜斷處庶免誤事臣又惟防秋固重而久安之計尤當慎圖
祖宗時京邊之兵未有統於一將者且戰守異術人鮮全才若分其事權擇長而使則目前既足有濟日後亦可無虞併乞　聖明乘此機會　留神審處臣受　恩深重於　國之大計不敢緘默伏惟　聖慈照察

論兵事 嘉靖三十一年十月初五日

臣兩日在外訪知入衛邊兵因提督侍郎孫其行事乖方縱容原跟逆鸞中軍王文人等作弊索賄及因戶部減給糧價頗懷嗟怨今虜賊尚未滅絕明年仍須此輩入衛臣愚切恐一失其心縱無他虞亦難得力伏乞

皇上再加詢訪如臣所聞果實　特賜傳旨將其罷還并　勑戶部於軍士應得糧賞勿輕減革庶使邊兵感激　聖恩各圖報効臣又聞邇者虜入大同地方殘破甚衆延綏城下虜騎屯逼勢亦猖獗蓋虜本以搶殺爲生又被內逆交通勾引凡我兵之強弱地之險易民之貧富無不知者今逆本雖殛餘黨猶多備禦所宜加慎顧邊臣既不具實陳奏而該部議調明年入衛兵馬率聽不當事者之談僅得今歲四分之一萬一有警戰守實不能敷夫有備無患古之明訓伏乞　特勑兵部於防秋畢日再加詳議以圖萬

全其京營戎務亦乞　申勅李熙等講求前此所以
廢弛之故從實題　請設法教練破格賞罰庶有實
効臣私憂過計衆所訕笑然實不忍緘默自保仰負
聖恩伏惟　聖明鑒察

答選　二王妃　諭嘉靖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伏蒙　聖諭今日選二王婚內侍監官事事回奏止
取中二女餘皆不堪彼欲復選然
祖宗時　兩宮在上於事易今　兩宮中宮俱仙遊
彼生母亦未可專其事昨內侍奏請朕命若例取四
名今止選中二人或不必選何如臣惟　王妃之選

將以儷德　聖子植本　神孫所繫甚重
皇上原命若例取四名今既少二旦　先朝嘗有復
選之例所應又選以備審取至於專其事者則　諸
妃中惟
皇上所命盖　妃雖不得比於　兩宮　中宮然奉
欽命以行之其尊固在　君父似或可從時宜也臣
識見淺陋不足仰副　聖問伏乞　聖裁

答調邊兵　諭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蒙　諭邊兵之調只可依舊之於外用原無入衛之
者門庭固堂自安未宜屢行焉臣惟邊兵之調勞費
甚多委不宜屢行
皇上門堂之喻可謂切中矣但今大同殘破薊鎮單
弱門庭未得堅固而京營之兵又尚未堪戰守臣詢
之衆論咸謂未敢遽罷邊兵今只置之關外使時陳
出關操練萬一有警乃領入關截殺則正是　聖諭
所謂依舊之於外用者姑待一二年大同稍完薊鎮
稍實營兵稍強然後罷之於計似穩也臣淺昧之見
如此伏乞　聖裁

答京兵　諭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蒙　諭前說用邊兵之義已盡只是京兵之不振秪

恐其難耳蒙　問臣亦有謂否臣訪得京兵雖繫名
在營其實皆在市井販鬻及在各衙門跟官一或盡
法操練則養生不贍怨謗由之而起故當事者率爲
姑息以致戎政日廢今欲振作必須先明賞罰而欲
行罰又須先之以賞使足以養生然賞之費每苦於
無所出臣愚以爲就各營中汰去老弱數千人或萬
人就以所汰之糧充操練之賞則賞可施而罰因可
行能者自勸怯者自奮往時有桂勇者領巡捕官軍
最號精銳聞其操練之法大畧如此伏乞　勅令李
熙等再加考議如別有良法聽其奏陳以候　聖裁

庶幾戎政可望修舉若只畏難襲故玩愒時日則京
兵終於不堪戰守非所以計安　國家也臣伏奉
聖問感激上　對不自覺其戇直伏乞　聖慈鑒宥

論發兵征倭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臣前日同臣嵩等因見浙江南直隷等處撫按等官
奏報倭寇猖獗蘇松等府通泰等州民遭焚刼慘毒
之甚深惟財賦重地前賊宜速勦滅題請　勅下兵
部會議兵糧等事荷蒙　聖明允行隨該科道官各
題要設官調兵又該王事郭仁等揭送兵部要得戶
部發銀差御史一員選募山東長鎗手數千名前去

征勦盖以江南無兵蘇松尤甚而長鎗手勇悍可用
也今聞諸臣會議輒云此時發兵比至則賊已去空
自勞費兵部不能獨持姑議令恭將李逢時帶領山
東存留民兵三千名前去臣聞此兵係是入衛揀退
之數技能素劣調去無用夫兵事誠非臣書生所知
但稽諸往事倭寇自去年以來倏去忽至迄無寧息
南沙盤據歲餘始散又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
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身在
地方必有所見今諸臣何以能必賊之已去且能必
其去而不來而只以懸度輒阻調兵置江南於度外

此臣所不能解也凡用兵之道使勢不容已則當選
擇精銳以冀有功使在可已則雖精兵亦不當調以
省勞費今不能決可否之實而姑以弱兵應文塞責
徒費無益此又臣所不能解也臣愚伏乞
皇上再下兵部令詰問諸臣若於賊情果有眞見保
無他虞則此三千之兵亦不必調若出漫說則須別
議精選毋致空行重貽　君父南顧之憂緣此事關
繫重大臣不敢緘默伏乞　聖明裁斷

答倭情　諭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

伏蒙　聖諭近者卿嘗以倭情奏朕未有答者夫

皇祖設官無不備焉彼地似無人之場歟此時愈肆
歟上他毋不知處害爲上人没正化所致由他去否
何不先事備之昨秉一謂卿居賊不敢侮然亦可見
卿忠誠者茲復賜諭承之臣近者具奏倭情竊懷出
位之懼茲特蒙　賜諭臣不勝榮感不勝榮感仰惟
皇上至仁大德念念在民使中外諸臣能仰體　聖
心之一二則此財賦重地豈至殘破惟是撫臣不能
督率備倭等官先事備之故雖
皇祖設官至備而倭寇深入如蹈無人之境有若
聖諭之所云者昨來告急職方郎中首倡不必發兵

之說衆皆惑之臣是以只得冒昧具奏荷蒙　聖明
王張該部始發山東鎗手計此時當渡江矣昨發兵
命下江南臣民無不感戴上祝　萬壽至於臣居仰
賴　聖庇得免焚燬此尤一家之切感也臣敢不欽
承　聖訓誓竭忠誠圖報　聖恩於萬一

再答倭情　諭一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

伏蒙　聖諭以目今賊情下問仰見
皇上軫念東南財賦之地欲得賊情之眞臣無任感
幸至於當事者不忠之狀莫逃　聖明洞察　國法
具存治其一則餘人當知警畏矣臣去歲具奏之時
尙聞此賊是眞倭近來細訪乃知爲首者俱是閩浙
積年販海劇賊其中眞倭不過十分之三亦是雇募
而來者只因初時官司不能討捕彼見地方無人又
得利甚厚故舊者屯據不去新者續增無窮而沿海
無賴貧民爲所誘脅因而從之故其徒日繁其勢日
猖獗昨瓦氏兵到賊初聞甚懼當事者不能督使乘
銳進勦且將彼兵分散各處勢力不全遂致大敗賊
今四出殺掠事甚可慮所幸湖廣土兵新到尙未交
戰其狼兵敗者亦只瓦氏一枝尙有四枝未戰且看
一二日間再報何如也今總督已易置所有用兵諸

事須大破連年蒙蔽因循之習乃可望有成功臣早
間寄書周珫勉以竭忠圖報俟有區畫疏至伏望
聖明裁擇施行其賊情幷地方一應事情臣嗣後有
聞容另具奏

二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伏蒙　聖諭朕以軍情問卿當對以見行謂嗣聞另
說然連日未知有報何如臣前日荷蒙　賜問緣見
行者如當事諸臣不忠之狀　聖見既已洞察其餘
處置事宜臣凡有見聞即對臣嵩等言之隨事擬票
上　請已蒙　聖裁施行其待嗣聞另奏者緣連日
未據有報是以不敢輕奏然以臣意料之昨寇嘉興
嘗熟之賊若係舊賊出刼則其精銳已敗搗巢無難
若使係新來之賊則搗巢必須運謀奮勇乃可取勝
而諸臣奏報欠明今未知彼中事勢何如大抵猶是
蒙蔽因循之故習也蒙　諭一切政務不宜憚隱臣
受　天恩深重捐糜圖報實臣素心豈敢憚隱夫有
君有臣政乃可成即如南寇一事
皇上於用兵卹民　留念至矣而臣下莫能祗承
德意兩年未克平定目今伏乞　勅下吏部精選知
兵忠實之人以任巡撫而勿使昏怠者得以冒推庶

能稱　任使之萬一至於奬廉幹黜貪懦使民不至
困苦而從賊兵肯効力而殺賊此則又不獨於平南
有助於吏部當然也伏候　聖裁

請以兵事責有司（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十一日）

昨日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今日總督周珫各奏報
賊情臣備審差來人知舊賊未殄新賊復來目今四
散殺掠蘇松兩府既被殘害而其狂謀又且欲窺南
京勢甚猖獗除縱賊釀亂之臣已蒙　聖明逮治及
添調兵馬責成督撫官勦殺等事兵部看覆外臣竊
惟用兵固在督撫而有司官亦各受地方之寄使有

司能以地方為念則錢糧必預行處辦不致兵有枵
腹出戰之苦賊情必豫為哨探不致兵有臨期冥行
之患奸逆交通者必多方緝捕不致兵機有漏泄之
虞鄉兵必如法團結教練不致地方有隨在空虛專
恃客兵之弊今皆不然安望賊之破滅然有司所以
敢於如此者其故有二一曰推陞行取率有常期奔
競鑽刺積成習俗故各官當此多事之時上者望循
資下者逐蹊徑惟思脫去地方無有任事之志一曰
府州縣官號為守土中間雖設有衛所然其城池必
曰其府州縣之城不專以城守委之軍官也去年刑
部乃創一例凡失陷城池者軍官論死文官止於降
級故往往輕視其城不復博求禦賊之計而反笑張
巡許遠以為拙矣臣愚伏乞
皇上察臣所言如有可採於兵部覆奏　特賜御批
兼責有司并　勅吏部毋照常推陞行取俟賊平之
後有功者總論超遷兵部會同法司援據大義改定
文官失陷城池之罪庶於兵事有益

請處宣大兵餉（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南中督撫官伏蒙　御批更置恩威　上出機軸一
新風聲鼓動大小臣工莫不感奮地方幸甚臣愚幸

甚臣近日訪聞宣大二鎮邊墻坍塌烽堠不明虜賊
出入無忌加以內逆勾引邊堡被其攻破甚多目今
虜營移駐大同邊內蓄謀叵測其軍士又皆苦於饑
饉迫於貪殘不能聊生逃亡相踵臣未知前項事情
眞否但關係重大既有所聞不敢隱默伏乞　聖明
勅令廠衛密差的當人前去訪看庶得其實早為備
禦綏輯之計又二鎮米麥每石值銀三兩以上而軍
士每月支銀七錢僅買米麥二斗二三升豈能養贍
欲盡照時估給價戶部又難應付今北直隸山東河
南等處仰賴　聖恩二麥大熟每石止值銀四錢以

下若乘此時收買數十萬石每石加脚價四五錢便
可運出居庸關以給宣府月糧加脚價七八錢便可
運出紫荊關以給大同月糧通融計算在內不過用
銀一兩以上軍士却得一月飽食費省惠博蓋古管
仲劉晏所以富國之策大約如此而在財乏兵疲之
時似尤不宜守文泥常坐失便利伏乞　聖裁如以
爲可　勑諭戶部再行詳議題　請施行

答南北兵食　諭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伏蒙　答諭卿奏北件此亦不是緩務而今急不得
備目即秋防且以人力禦之臣今日敢以北件具奏

者正以事關緊要且又秋防在邇須預爲隄備
皇上謂以人力禦之仰惟　聖見允當但聞二鎮兵
疲馬弱人力之禦今未審足恃否臣私憂過計欲乞
特諭兵部使身任而力圖之庶保無虞蒙問
祖宗時曾有南件擾否臣查得洪武二年正月倭夷
入寇山東海濱郡縣二月　賜日本國王璽書諭之
三年三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持　詔往諭七年七
月又寇膠州及大任海口十四年七月以倭縱民爲
盜　命却其貢二十年六月以寧波府昌國縣民從
倭爲寇徙爲寧波衞卒則南件之擾在
太祖時已有之今蒙
皇上逮治當事之結縱者罷黜其不職者厚賞將士
之力戰者功罪既明人心胥奮此賊行當殄滅矣其
米貴　諭部之劄臣謹欽遵密撰上請　聖裁

請早處宣大總督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日

仰惟
皇上軫念邊事更置中外諸臣人心無不悅服但宣
大總督昨該吏部題奉　欽依你部裏會官推舉堪
是任的來看續該江東題爲交代事奉　御批右衞
久困朕聞城中將變爾急用心處置江東着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欽此臣思江東既奉　御批急用心
處置却未曾領　勑及又吏部奉有前項推舉　聖
旨切恐東尚懷候推奠代之心而其下官亦或觀望
怠忽有誤急處機宜臣愚伏乞　聖明早賜裁斷歸
一庶便行事

答簡用閣臣　諭嘉靖四十年六月初三日

伏蒙　聖諭臣恭捧讀臣聞傳曰人君以論相爲職
夫百官孰非人君所當論然獨云以論相爲職者良
以相位高任重必由人君自論然後足以彰恩自上
出而命自上制也今閣臣雖不敢謂之相然實有輔

政之責與庶官不同
祖宗時多出 朝廷自擇盖有見於此昨科疏委贅
兹惟乞
皇上斷自 宸衷簡用一二與臣嵩等同辦事則政
體明而窺視陰阻之私自杜矣

答備邊 諭嘉靖四十年九月十三日

伏蒙 聖說朕聞虜犯今已入久惟邊各少備賊畧
忌之臣前日在外訪知邊臣因聞
皇上注意邊事或欲乘時立功或祈免罪責委各少
備賊知畏憚俟過此月益無患矣蒙 諭可於諸邊

堡遍給火器仍要堅守不可輕戰以仰奉天保神扶
者臣惟自古備邊以守爲上若守備不嚴賊或得入
縱使與戰而勝其所入之處已被傷殘中間少壯之
人及牛馬器械被其擄去益助彼勢況虜騎去來疾
如風雨而我調兵一時難集及至兵到賊已搶殺而
去徒自勞費何有戰功
皇上謂仍要堅守不可輕戰真洞見邊情得備禦之
長策矣臣閣中謹恭錄 聖諭示博遵行

答邊情 諭嘉靖四十年十月初一日

臣連日仰見
皇上屢降 諭旨以邊情爲憂輒敢以博言上 聞
伏蒙 賜答臣不勝感幸之至蒙 諭今年賊諜非
舊皆華叛之計勾入必遂一逞仰惟 郊 廟垂佑
近邊臣加慎彼物似不足忌況已入冬令或不能入
焉臣聞近年各處軍民或爲邪教所迷或爲官吏所
虐逃入賊中及節次被賊擄去者日多其勾引數入
委冀一逞仰荷
皇上注意邊務宵旰惓惓是以上則 郊廟鑒昭弘
垂保佑下則邊臣震悚加慎防遏況入冬令彼物委
不能入矣但臣聞兵法云金城湯池無粟不能守今

宣大等邊言缺食甚苦而戶部又稱給發數多中間
弊源必有所在伏望 特諭戶兵二部悉心根究整
理乃爲久安之策也

答邊餉 諭嘉靖四十年十月初二日

伏蒙 聖語在外曰食無在內曰出之不少却何之
耶恰好專濟諸奸貪臣惟各邊錢糧內發數多而外
用不足奸貪侵破此其弊之最大者仰惟
皇上已灼見根源矣其次亦有兩端一曰民運拖欠
而內外互相推諉不行着實催徵拖欠日甚故給發
日多也一曰發銀後時糴買價貴故給發雖多而得

用則少也今須本末兼理庶幾有益蒙　諭命部查理恐無眞實行的況祖憲具在不畏焉　臣惟目今臣僚能畏法感　恩眞實圖報者誠難多得然似未可因無堪用之人遂不查理昨兵部議請差戶部侍郎往理薊州糧餉夫差官而不得人只空行耳今似須於侍郎内推擧性資謹實曾歷外官諳曉錢糧者一員前去　天語叮嚀使其整理薊鎭完日卽往宣大一體整理務在先治奸貪以次盡釐諸弊使財不虛費士飽馬騰乃爲稱職伏望　聖明裁察如臣言可採　勅下所司施行

答查理邊餉　諭嘉靖四十年十月初二日

伏蒙　答諭

皇上謂這箇催字非苦催者催職不得人也正數不欠内出自不費多仰惟　聖明於拖欠之由内出費多之故洞然無遺矣

皇上又謂不知正數官不得用果在民否　臣惟侵欺之弊處處有之今此欠數委未必在民然惟不查拖欠故其侵欺亦無由發覺也蒙　諭此查理爲宜可閣中同撰傳帖來行　臣謹會臣嵩撰　傳帖另封

上請

答南賊　諭嘉靖四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伏蒙　聖說南賊無理之甚或有使之爲亂何意焉

臣聞此賊蓋因近來有司貪暴民不聊生故一倡百從相聚爲亂是賊意無他只爲虐政所逼衆有司者實使之耳目今用兵亦不過救急之着縱能勝之恐隨滅隨起未得永寧若欲治其根源須在吏部塞賄囑之門選任循良而後可然未易言也臣書生迂見伏惟　聖明細訪詳察

乞　命文臣提督宮工嘉靖四十年十二月初七日

臣適出會臣禮問之云興建已奉有　欽定式樣今

幹何事禮答云木料已見在做辦計春間可完各色石料見有者亦已雇匠做辦惟柱石及須彌座石須採取已行侍郎朱衡管理計亦能轃手但工程次第須先殿基完成乃可安磉立柱今只候有興工吉期便做殿基不敢遲誤禮言如此臣伏思往年營建莫不費多而工遲而内工尤甚者因無提督文臣也今禮既深知工作之事又肯任事若得　明旨令照三殿例提督則彼於錢糧得以稽考内外員役得以查催財不妄費而工可速成矣伏乞　聖裁

答園守官軍　諭嘉靖四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伏蒙　聖言謂臣心急於宮成有深意存焉臣自前月來委懷私憂過計而不敢明說是以惟急於　宮成茲蒙　聖明垂照仰知　興居出入之間必加慎重矣臣無任忻幸蒙　諭玄都四圍及　西安門之守仰惟　宸慮至弘至遠但玄都殿乃　聖駕所御官軍於禁地未宜輕入前者希孝具題增撥　西安官校盖亦有見今若令希孝選帶的當官校二百名於四圍守宿而令葛縉選帶巡捕官軍於　西安門外巡守至　宮成各退似尤便益伏候　聖裁示下遵行

答遼東宣大邊事　諭嘉靖四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蒙　諭遼東久不受困近何疲之必得人方可東之去亦必加理務期強固焉臣仰惟

皇上注意邊務惓惓若此此誠　國家萬萬年無疆之福也臣不勝感幸遼東舊稱強鎮自三十七年大水之後邊墻倒塌軍民損傷過半其時賴有總兵楊照謀勇廉潔人甚戴之虜亦畏之稍能支撑一二後因照與管糧郎中等官節次訐奏革任不惟　朝廷不得照之用而繼照者以照為戒惟務茍全遂致邊務日費日壞今事勢危迫有不但如吉澄疏中所云者此須乞

皇上獨斷如往年救援大同右衛之例乃可望濟也宣大之事大槩關於　上者多非真實是以內之應之者亦未能盡中機宜東為人篤實且感

皇上簡知之恩臣觀其志在着實圖報此乞

皇上待其疏至　特允行之則強固可漸期也又今各邊所苦者第一錢糧缺乏戶部非不欲給奈歲入有限無可給者此尤望

皇上大破常格處置應付夫今之時公私匱竭所謂錢糧不必取之於民亦不必取之府庫只取諸贓吏則既可濟用以寧邊又可止貪以安內臣愚以為此似可行也伏惟　聖明裁斷

答禱雨　諭嘉靖四十一年四月十二日

伏蒙　聖說

皇上聞小滿曰麥秋不知是否臣按禮記月令曰孟夏麥秋至註曰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曰麥秋又按曆小滿為四月中

皇上所聞誠是也蒙　諭雨未一注大田或當潤必得一雨解滋諸凡美或順天官領屬者一禱可否臣惟入夏未雨大田正在望潤而炎蒸之氣亦必得雨

乃解　聖念及此尤惟萬民之福伏乞　諭下禮部轉行順天官幸屬者致禱若得　天澤即是　聖澤也

答東南寇氛宜大遼東邊事　諭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初一日

伏蒙　聖言東南寇氛何如宗憲昨疏內云之疾果何以東緍二臣之彼日雖淺亦聞以何云臣聞廣東福建寇氛皆熾福建尚猶星散廣東則已築有城堡設官紀元僭逆爲甚向聞廣東以三月十六進兵近又聞以四月十八進兵凡調狼兵十萬人此一件臣

頗憂之盖調兵太衆則糧餉難給東南素多暑雨今進兵以四月勢難久聚若仰仗
皇上天威一鼓即平其穴則甚幸也宗憲得風疾今雖稍愈然江西亦不曾親行昨科疏疑爲假託則又因其素行而過疑之耳東近有本到言宣大宿弊頗詳明其意專在保全邊堡次第修舉邊務條爲十說臣昨問臣博博以其言爲然正在看覆緍亦已到寧前有本討募兵銀及賞功銀等凡事正在經畫適據楊選報稱寧前已無賊欲掣回胡鎮之兵則事勢比前稍殊矣但臣會臣耀苦苦言無錢糧應付南北之求而南北之求錢糧者又甚迫切此却未有所處爲可慮也

答廣東兵事　諭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初三日

伏蒙　聖言廣東之逆物博何不運謀伐之臣謹會臣博到直示以　前諭博云部中已有事宜題奉欽依行去十餘次矣臣隨語博毋思所以伐之之謀以備後着博云若待勝負已分方始應着縱有妙算已失之遲今須早處計得都督劉顯見在南京素著謀勇叅將俞大猷見在贛州亦係名將且素得狼兵之心今合令顯帶原領家丁而以大猷副之如彼中

尚未進兵而相持未決則作急前往夾攻若彼已勝則就往福建勦殺水陸諸賊若彼中萬一失利則遂留彼爲善後之圖皆不爲空行又計得將官在外多爲有司所凌忽凡糧草船隻鄉導等項應付俱不以時査得御史段顧言見在江西紀功今江西無賊合就令其監二人之兵一以催促應付一以紀驗功次庶於兵事有益除博回部具題外臣謹先用　上聞伏乞　聖明裁奪俟部疏至　批下遵行

請調土兵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初九日

臣伏見

皇上屢以廣東逆物爲慮深惟臣等安攘無策仰煩
聖心不勝悚愧除博昨題奉　欽依遣劉顯等前去
外臣恐顯等兵少昨會博計得永順土官素稱忠義
兵又精強今合題請一面行令永順整搠人馬聽調
一面行令顯等計議若果要用星夜具題以憑轉行
夫兵不即舉可省勞費兵預整搠則在未用之先可
張聲勢以寒逆物之膽在要用之日可得速到以赴
事機之會若仰仗　天威逆物殄滅兵不必用則量
賜金幣行文止之亦足勸其効忠以備他日他方之
用博見具疏俟　大祭後上請　聖裁臣謹先具題

以　聞

請公同票擬奏一（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明日臣煒奉　諭出直臣思每日　發下章疏煒職
當票擬夫票擬一件所以上代　天言必須會同以
致其公商確以求其當若如近年專於一己決於獨
見則揆之理法皆爲未宜臣煒茲出例該辰時入閣
申時出閣伏乞　聖明容臣於每日未時之末會煒
由閣到直將各章疏公同票擬畢乃還家庶臣愚獲
少逭咎戾而煒於
皇上出入之命亦無所違臣無任祈　請之至

二（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適臣以公擬　王言　上請伏蒙　答諭事常則不
必同要務如擬臣惟天下之事同於衆則公公則百
美基焉專於己則私私則百弊生焉臣本淺薄叨荷
天恩隆重每仰天矢心縱無能裨益　聖朝亦決不
敢仰累　聖政茲事務雖有常要之殊其爲　王言
則一除暮夜及緊急守票者不及會同外其餘伏乞
聖明俯從臣前　請每事必公擬庶臣宿心克副而
亦可永杜弊源也臣瀆冒　天威無任悚懼之至

答水利　諭（嘉靖四十一年七月初八日）

蒙　問杲昨奏水利禮意若何臣於數日前曾會禮
論及杲奏禮意謂水利美事職當修舉但必先通下
流使水有所洩然後築堤之功可施又水勢既大見
今所淹田地須量捐頃畝使河身寬闊足以容水然
後所築之堤不至衝決又彼中土脉不知何如須擇
不係浮沙去處築堤乃得堅固以上三者一有不審
則徒費無益必親至彼會官相勘乃能定議向者禮
覆奏大槩亦如此也

答重錄大典　諭（嘉靖四十一年七月十九日）

昨蒙

皇上以重録永樂大典命臣處理該臣回奏此書簡帙甚多而舊本繕寫甚精今要此等繕書者殊難多得等因玆奉　諭典帙萬計非歲月可完今不必若式只以經書冊大便於匱置書法亦不必拘止要副其舊冊體

皇祖之制焉臣恭捧讀仰知　聖意一則欲便於匱置一則欲　俯就書寫今書者其勢自不能若昔惟是冊式一件臣昨歲嘗恭閱　大典有大字有小字有篆隸草等字又畫有山川宮室草木等項形象若冊式一動則其行數字數與凡欵格皆須更改從新布置恐不若仍從舊式對本抄寫之便易也臣愚見如此伏乞　聖明裁示遵行

答風變及江西三疏　諭嘉靖四十一年十月十四日

伏蒙　聖諭丑分風變非常者臣惟丑分風變委爲非常昨宣大兩鎮各報虜入犯想是其應也蒙　問江西三本民情言又孽寇不寧何也臣聞江西福建廣東交界之處山林深險民習爲盜結集樹黨不止一處撫按有司行事廉明則彼畏懷稍就斂戢若加以貪虐糊塗之政則便挺戈而起如昨已獲張璉及未獲林朝曦黄啓薦等僭號置官攻刼郡縣俱已起

者也三本民情所奏李文彪者伏而未發者也此於法本不可宥但今各處錢糧缺乏百姓窮困用兵甚難縱而貽患與激而速變皆爲可憂本巳下部似須行彼處巡撫審力相機撫勦及擇文武吏士久任而漸圖之容臣會博與計議題　請施行

答革浙直總督　諭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

蒙　諭浙直總督之名原無今似不必仍此可敷臣惟浙直總督原爲倭寇暫設今地方仰藉

皇上威德已就平寧而百姓遭其恣肆擾害之後有資綏輯今不必仍此只設巡撫而於　勅內開寫如浙直有警互相應援之語實爲便益但聞其招聚各處無賴之徒爲兵又用平素作賊之人領兵甚是驕悍今炳然似須加提督軍務字樣依部疏與進部銜以重其體貌事權臣謹改票上　請伏乞　聖明裁定

答堪任閣臣　諭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初十日

蒙　問同官可增一員誰堪其任者臣聞古人云知臣莫如君知子莫如父

皇上聖明天縱廷臣才品誰能逃於　聖鑒但此官位高地近不專在有才須得平正謹實乃不敢濫藉

壞事伏乞　聖裁

答欽簡閣臣　諭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初十日

昨蒙　諭問今欲用閣臣孰可者臣具奏不能知而
請
皇上欽簡茲蒙　答諭汝以不知可爲對但君知臣
惟堯舜耳
太祖爲聖知之眞而用之可若昨嵩乃我簡至於如
此此官雖無相名實有相職廷推非道相必君擇古
正理後世宫生之主不知人焉臣適不敢以知可爲
對者一則仰見

皇上知人之哲同於堯舜不待臣有所舉二則以此
官必由　上擇臣前歲六月初三日欽奉　聖諭亦
嘗引人君以論相爲職之説請
皇上簡用茲不當僭有所舉也嵩之才儘足輔政其
初
皇上用之未嘗不是只因恃　寵而驕官成而怠過
聽其子而子之貪狠又特異於人遂致上負　聖恩
耳昔堯用四凶後乃加放殛
太祖用李善長胡惟庸後乃以罪誅夫始也知其有
才而用之後則知其有罪而去之若我

皇上之於嵩眞　大聖人之事與帝堯
太祖前後合轍者也茲必乞簡自　宸衷降　勅宣
示以協正理以崇　王權

答知人　諭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十一日

伏蒙　答諭昨疏引四凶惟庸之類非堯
太祖不知者彼不終愼也然堯爲聖人之首
太祖何事不知且如此後世内長一事不知的安可
及萬一嵩罪非聽子乃縱之害國戕民焉臣頓首捧
讀仰見
皇上聖不自聖之心不勝欽戴不勝欽戴自古人心

難測蓋有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者此知人之所以難
也然惟廣聽納則凡窮凶極惡自有人以攖之深情
隱慝自有人以發之未用者可以不至濫進已用者
可以不至倖留不下堂堦而周知天下之情矣嵩縱
子害國戕民誠如　聖諭然使早有人言亦豈得至
如此之甚哉故凡有言則必詳加詢察事大而言實
則行之其不實者事小則置之事大則亦薄其責而
容之務以來天下之言耳夫此法行則利在　朝廷
而不利在臣下否則臣下受其利而不利歸　朝廷
臣誠愛　朝廷重於愛身輒敢及此伏惟　聖明垂

鑒
答自愛　諭（嘉靖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臣昨疏陳頭暈等語茲奉　聖諭六旬須亦自愛日
夜費勞爲多惟畧靜之爲是臣素有火疾火作輒暈
深冬之月未嘗敢向火往時氣血壯盛則發作稀踈
茲氣血衰耗則發作頻數　君上之前言不敢隱且
臣方以忠誠倡率羣臣在羣臣之中多知臣有此疾
者臣尤不宜有隱是以昨疏及之不意乃仰煩　天
恩過憫　宸翰下頒示之以自愛　教之以靜攝臣
捧讀感泣真不能自勝也臣又惟人臣之義貴在尊

事　朝廷是以舊例凡自陳者皆不敢入班伏候去
留之　命臣今以直衞事重未敢例出至於臣疏却
不敢自擬謹當封　進上請　宸斷如未蒙罷黜當
欽遵　聖訓勉理未殞之軀用罄圖報之志臣無任
感　恩候　命之至
答不自票擬　諭（嘉靖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伏蒙　聖諭汝不自票擬例也煒代我言何不可臣
昨不自票擬委因去留之　命當自　上出於例於
義俱所不敢至於同官互擬自來無不相商量者此
與自擬殆無甚異如令煒擬亦望

皇上自傳示之非臣所敢預聞也
答段疋違限　諭（嘉靖四十二年七月初一日）
蒙　諭忠善爲多而邪欺亦不少即段限故違之類
之物終不絕皆謗事上玄爲首件焉臣惟段限故違
原係有司貪肆以納賂爲陞遷之捷徑而以職務爲
無益循習致然且聞已有起解在途者非由謗事上
玄也今爲
皇上計惟於用舍之際審賢否核功罪辯勤惰塞苞
苴之門杜請託之路則百事皆可幹辦不獨段疋一
件不至違限而已臣受　恩深重不敢不以實　對

伏乞　聖明垂察
答冡宰力行　諭（嘉靖四十二年七月初一日）
臣適奏違慢諸事非由欺謗乃緣貪肆致然伏蒙
答諭欺謗也不無而貪肆甚矣國虧民苦悉此等物
所爲
祖宗法度視爲眇耳此本要冡宰力行仰惟　聖明
洞見物情　灼知治本天下蒼生不勝幸甚夫
祖宗法度本極嚴明使爲臣下者不以利欲蔽其良
心豈至公然違犯使　國虧民苦哉此在羣臣均爲
上干　天憲而大臣不能以身倡率百僚并不能爲

朝廷斥去此屬其罪則尤重矣臣聞訥在吏部殊有
志爲
皇上守法但請託既絶恐不免怨謗此却仰賴 聖
明主張乃能行其志也臣茲謹錄 聖諭示訥遵奉
力行

答風異 諭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伏蒙 聖言風異兩作矣倏起自北當承 愛示內
火須慎邊犯宜備且楊照可見仰惟
皇上欽 天保國 心虔謀遠因風異兩見并楊照
之事遂廑 聖慮 命致謹於兵火臣等幸甚幸甚

照蒙
皇上錄用於廢棄之中感激 聖恩剌盡忠報國四
守於曾背閭乘勝追賊出邊不已以致殞歿昨蒙
䘏典隆重諸邊將士當共感奮矣臣謹恭錄 聖諭
傳示兵部都察院錦衣衛各加慎防其 內府諸衙
門伏乞 嚴勅司禮監遵行

答兵事 諭一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伏蒙 聖言東見火影此賊想不甚遠諸將何不截
殺臣適望見火影正懷憂恐已使人出問博尚未回
報諸將之不截殺或有待於兵合也蒙 諭 郊等

卽示禮部疏來行亦示兵部轉語晨等協力逐勦臣
謹傳示春芳博各欽遵臣聞重城七門昨雖派軍擺
守緣軍一半下班在家今尚到未齊守備單薄亦已
使人語博區處未知博有何策城守事重伏乞 特
諭博急圖之

二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伏蒙 聖言臣恭捧讀東見火影衛中探說是賊火
博適回報云是楊選兵馬到通州營中所點火把臣
見二說不同令博差人直到通州看去矣其重城守
備博尚與胡松蔡汝楠等在部計議未回報此賊內

犯其來甚疾令諸將入援者只馬芳帶領補於漢兵
馬五千餘已到其姜應熊尚未入關祝福纔到良鄉
蒙 諭馬芳當令此處守戰 陵地更一猛將仰惟
聖謨允當臣謹傳示博遵行并催延綏原入衛兵馬
一同守戰蒙 諭時月冷士皆薄恐難對敵臣仰見
皇上愛惜將士至意合無俟芳到城下犒賞之使知
感 聖恩蒙 諭自庚戌至今猶只舊習所以逆欺
敢於勾賊茲亦急矣臣惟庚戌以來一應安攘之務
委未着實幹理猶只舊習四字 聖明眞灼見弊源
今茲委已急仰賴 宗社垂佑計必無事但賊退之

後却仰望　特賜王張力圖後來久安之計也
請　勅江東總督入援官兵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適博使人來與臣偕說楊選巳到東直門外博於彼所領兵內抽取幫守重城及令馬芳劄營廣渠門以當通州入京之路蓋皆爲重城計也臣等思得此賊非時深入若不勦殺一番後將益無忌憚今各處援兵漸集但官職事權不相統一切恐心力不協致失機宜若從中調度又恐號令文移往來不便聞江東見在居庸關臣等愚見欲望
皇上召之入關令其總督城外官軍或當守或當戰或當設伏邀擊或當扼險截殺或當乘懈劫營或分或合或奇或正凡城外之事悉聽其相機而行其城中之事悉以委博伏乞　聖明裁定　特賜降諭施行

又答兵事　諭一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伏蒙　聖諭東既至不必添官卽督于外博于內爲宜仰惟　聖裁允當蒙　諭可用勅否臣等切惟今入援者係薊保宣大四鎭兵馬楊選官雖侍郎亦是總督茲東奉　特命督於外則選亦當聽東節制相應　賜給勅書開載一應事宜以便行事臣等謹卽撰稿　進呈蒙　諭通灣二地糧貨之處當保之臣等仰見　聖慮周悉通州巳發有管英營兵一枝今兵部又題請留徐紳在彼專守其張灣據楊選奏稱發有袁正兵馬一枝臣等謹傳示兵部行與徐紳加意保障二地蒙　諭陵地有漢芳着專衛此臣等謹一併示部遵行

二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伏蒙　答諭昨謂芳量賞但東亦宜同者適又有火光此爲欺的定是華物今次比庚戌又異昨以各門守少半未至今九門當那二三門爲緊先整之戶部疏云造冊開人方給米遲了當急濟或九門粲粥也少濟之臣適以馬芳奉　旨專衛都城奏　請量賞茲蒙　諭芳量賞東亦宜同者仰惟　聖思周悉
聖裁允當臣恭候　命下遵行其火光又作蓋此賊所到之處卽行放火今夜火光比昨夜又在東南想往掠通州東南地方矣華物先年被虜搶去及因軍衛有司虐害逃入虜中者甚多彼皆不耕不織不工不商專靠搶掠以供食用是以今次比庚戌又異
聖諭謂爲欺的定是華物是矣各門之車臣使人語巡視科道稽查今報俱巳足其緊要處在重城七門

而七門之中兩便門及水門尤緊要臣已語禮砌塞東邊水門一則使不能攻一則可蓄城河之水使深而不能渡東便門芳已分兵防護其西便門因無兵未有所處謹卽語東計處回奏戶部造冊給米之說誠失之遲臣適擬添官正欲求急濟且恐有奸細混入故用衛官欲因給賑而察之茲當再語燿及各官不必候造冊務在使民速沾　聖恩也往年煮粥因下人作弊減米增沙人不能食又或以生水插入熟粥之中食者反得吐瀉等病今似宜看人數多少或只給米或兼作粥乃有益耳

答追賊及賞軍　諭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伏蒙　聖言聞賊少退恐詐者而選等說追殺果一行否臣今早亦聞賊自香河回至通州河之東其旄頭北向平谷縣夫平谷本是賊歸路但賊大營尚在平谷未曾動則此乃是搬運財物以歸大營未便見得是退去諸將正當如　聖見防其有詐也選等委已往通州然謂之追送則可謂之追殺則不可蓋欲殺賊必先探知賊所經由之路預於其間據險設伏候賊至猝起而擊之今只尾其後賊行亦行賊止亦止賊豈可得而殺耶故只可謂之追送耳今且看江

東作爲何如蒙　諭科奏犒士芳營士亦同行茲只賜東芳云臣昨奏　請賞芳乃因芳首先入援又時不知有科疏今以其營士同行示　朝廷公溥之政而只　賜東芳昭

皇上知遇殊特之恩仰惟　聖裁允當衛中有一百戶謝麟頗知兵曾同張大用往解大同右衛之圍東芳之賞乞　發下希孝差麟送去庶得一覩其動靜也

答兵事　諭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伏蒙　聖言茲看博等會東所計有甚奇方選等正

是送去敢言追殺其誰欺乎夫今外兵四集內士又出只遊戲一場又故事矣本兵定策付諸將行如何以伸華威如何以報人害大勦一場不過庚戌之轍且聞彼邪夜戰不能或謂何不夜攻而我軍亦不禁豈可取勝哉

皇高祖考歲一巡邊

皇兄亦聖威震彼然內逆欺外賊侮可嘅臣適看博等會東所計東徑趨順義此策甚是蓋順義在白河西而三河平谷等縣在白河東順義北行五十里卽至密雲西南行七十里卽至　東直門今勦兵皆隨

賊後無在河之西者東居此一則可相機調兵或出
賊之前以伏擊或伺賊之懈以襲擊一則可遏賊之
渡河而直犯　京師故曰是也其欲令選等邀賊歸
路於古北口等處亦是但選所領將官只胡鎮能戰
今已奔走疲乏而孫臏只常才恐不能爲也若東遣
姜應熊麻錦等潛住古北口等處伏以俟賊却是一
奇但不知中間有無別礙臣於此亦不能詳知容語
謝麟往與東熟計也今外兵四集仰仗
皇上威福可望有功至於內士原是兒戲雖出亦無
能爲徒費糧草耳其夜攻一件往年胡鎮曾以此取

勝然須乘懈用之若賊深入則必戒備未易措手此
全係將官之膽與智臨時取便也仰惟
皇上聖神英武卓冠百王但舊習害事未有人爲
皇上力陳之而力任之以致仰㢈　聖衷有
宣宗
武宗之思此則臣下之罪也臣上感　聖知之隆殊
下愧臣職之曠棄不覺所對狂率至此伏惟　聖慈
原宥

請發追賊官軍糧料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臣等聞胡鎮見在通州河東追賊亦時斬有零賊首
級但聞賊所過之處皆已焚燒無從得食非仰仗
聖恩特賜救濟不惟不能有功切恐自生他變臣等
欽乞　勅下兵部即差官一員至通州多發糧料就
於楊選徐紳營內撥兵運送與鎮庶彼感　恩奮勇
追殺虜賊亦使諸將上聞之咸知
皇上體念激勸之至意臣等輒敢擬　傳帖上　請
伏乞　聖裁

又答兵事諭一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伏蒙　聖言臣謂鎮奔乏今又被賊傷必難支持天
垂加助可速增兵勿失機宜可歎臣惟鎮既被傷理

當速救今無一面令兵部將祝福人馬發去一面令
東發勁兵援之臣謹擬票科疏上　請伏乞　聖裁

二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伏蒙　答諭今比庚戌不同始入何絲毫不知選
等非不知者適風作趙順大戰鎮傷重輕否臣連日
訪得選等前者雖知賊聚衆要搶因離邊尚有百里
未知的犯何處不敢奏　聞部中亦只據江東塘報
賊往東行走行文選等隄備及行宣大保定等處整
搠聽調二十一日午時賊始到墻下攻墻我兵斬賊
二級選等方自以爲有功具奏而是夜賊隨破墻進

入矣臣於此說初亦未信其然後查選等攻墻斬級之報於二十二日早至賊入邊之報於二十二日未刻至而二十三日馬芳卽入關本夜芳至京二十四日江東纔至二十五日姜應熊亦至然後知選等前此委以未見賊而不奏而部中委曾先期行文於各鎮也今賊雖深入仰賴　天祐　聖明雨降風作而鎮於疲乏之餘與王孟夏黃演馬承胤等會合力戰則　上之助順下之效忠皆可見矣伏惟　聖懷少寬鎮傷重輕臣未知容訪實另奏

兵事奏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適謝麟自順義回臣問彼中之事麟云順義城北地名河南村等處水皆淺溢可渡幸有東到彼分兵防守其夜賊適自南移營百姓之渡河逃避者始得有所依倚而賊亦始知我之有備東此行甚得力其發兵設伏邀賊歸路等項所見皆與此中遙度者相同已將各兵挑選精銳令麻祿等統領相機渡河截殺然東意尤以備賊西犯爲重臣又問東忭亂否麟云東意思凝定感　恩圖報殺賊之意亦眞切但猶苦兵少及兵馬遠來頗疲弱今山西叅將吳嵩領兵三千前去東又得一助也麟所云如此臣謹具題以

聞

又答兵事諭一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十八日

伏蒙　聖說臣昨謂臏常材今亡於陣這等的初何推爲帥誤國了臣惟用人當論其材不當專論資格至於將官尤要取其謀勇慣戰而畧其麄率如馬芳胡鎮皆起自行伍不識一字却能殺賊近年部中推用只循常資而撫按等官之舉劾又多以媚奉奔競爲賢以驍雄質直爲劣部中一槩依之此臏之所以得推爲帥既不能禦賊之入邊又不能擊賊於將退徒殞身而無益於　國也蒙　諭聞賊滿載去了殺未及半難以後不能者怠之仰惟　聖慮深遠臣謹錄示博等各勿怠以圖永弭邊患也

二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蒙　諭恰才一箇本說東等不用力此似過情了他必有能者臣適與臣煒見李瑜之疏正謂其不當以東等與選等既失事又不能奮勵殺賊自贖者同論是以與東等只擬令督兵速勦而不敢槩請加罪瑜言委爲過情書生不會幹事只會說人大率類此惟仰賴　聖明察其言之當否而取舍之否則任事之臣皆無所措其手足矣蒙　諭辛愛等賊首亦

在營可在彼地臣於此件不能知然聞賊每入寇皆以內逆爲先驅而身爲後哨分其所掠然則彼雖不在營未嘗不得利今以彼狡謀度之未必肯自深入重地也

請賞薊鎮將士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臣等聞得胡鎮追賊力戰斬獲首級三百餘顆身被六刀而所領兵士亦多殺傷今猶在彼裹瘡追敵臣等思得 國家之恩賞固不宜無名而濫與尤不可於有功而吝施昨者臣等因薊兵與諸路入援者不同不敢爲之一槩請賞今鎮既有功且被傷矣臣等

欲望
皇上將鎮特加 恩賚令兵部差官一員齎去給與仍帶馬價銀一二千兩照近例犒賞營兵內被傷者仍加一倍以作醫藥之資各開數回奏陣亡者錄其姓名奏 請優恤其同戰各營將士先與查驗明白具奏 上請施行庶人心益勸而士氣益揚矣臣等愚見如此伏乞 聖裁倘蒙 賜允方敢擬傳帖
上進

答虜退加 恩將士 諭并請發宜大總兵各還鎮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

伏蒙 聖諭將士逐賊已盡仰蒙 郊 廟垂佑東等須加恩勞不宜滯臣仰惟 郊 廟協佑疆場底寧昨於賊入之初既嘗 遣官 奏告則今舉行奏謝於禮允宜臣謹傳示春芳題 請其東等委須加以 恩勞但各將功次開報未詳合無令兵部將入援者行江東薊鎮行胡鎮溫景葵各即查明分別等第具奏以憑酌量 恩勞臣等謹擬傳帖 上請伏乞 聖裁臣等又思得宜大係重地今虜已出邊而總督總兵等官俱不在鎮切恐狡虜乘虛竊犯似應將馬芳姜應熊即發回該鎮防守併乞 聖裁示

下遵行

答武備 諭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

蒙 諭武備事不宜又說過二十九年四月平白語嵩講武彼對佳兵不祥秋即有犯臣惟帝王之道文武並用至於中興尤未有不資於用武者故武備之修所以安中國攘四夷之具存焉老子謂佳兵不祥乃爲彼喜兵者言耳非指修備者槩謂之不祥也自庚戌以來所謂武備有名無實近一兩年間方始講求顧未及成而遽有此及今汲汲圖惟尚懼一時不能見効況又可以虛文應耶

皇上謂不宜又說過仰惟　聖謨弘遠安攘之本端
在是矣但練兵先須養兵是以理財尤爲修備之先
務昨兵部已具題增兵未及養兵之費何所處也豈
以此爲戶部事歟且看集計如何臣等擬票　上請

答加恩閣臣本兵　諭一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伏蒙　聖言昨兵部覆東疏內無閣臣本兵之恩與
此舊故事不可少臣惟昨者邊疆失守中外憂惶幸
賴我
皇上威德赫昭茂膺天佑爰致虜賊退遁封圉載寧
臣等上不能仰贊　廟謨下不能督率將士乃玆驚

心甫定懼心猶殷宥罪已戴　洪慈　恩典豈所敢
望至於臣叨居輔首奉職無狀方擬待整頓邊務畧
有條理陳乞罷黜以避賢路尤不敢有分外之恩冒
貪天之咎也蒙　諭可擬　旨下臣未敢聞　命

二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臣適具　對不敢擬　旨加恩諸臣伏蒙　答諭臣
恭捧讀臣所謂懼心猶殷蓋凡知理道者其心皆然
臣因叨居輔首受　恩深重休戚相關是以懷懼尤
甚耳蒙　諭他毋通不怕天又不知事又不自責但
賣直欺世無君肆巳今又不與恩或積後禍臣惟此
項之人世固不能盡無然亦自有　天鑒　國法自
古未有人臣所爲如此而能遂其志能免於禍者
皇上似未須深疑而過慮也博平日爲國誠如　聖
諭今廷臣中才識通敏熟知邊事無如博者伏望
皇上俯賜優容責其後効臣冒昧具奏伏切悚恐

答推用某某等　諭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蒙　諭二臣之用原吏部推何以此才當此任縱無
他私亦不宜動循資格必更臣惟二臣之用雖由訥
推緣循資按格其來已久訥時初到部未能即破舊
套今須仰仗　聖明特降一　諭使惟才是用勿專

論資格庶訥有所遵奉也又臣嘗有二事欲以上
聞亦緣畏避衆口未敢率易昨經虜犯之後竊意科
道之建白多官之集計當有意見與臣同者亦竟未
有一及必臣所見偏曲是以不合於衆然臣下事
君有懷必吐玆亦輒敢具奏伏惟　聖明裁察其一
曰尊　主權臣每見　旨意之下內外多不遵奉如
勘功罪不惟公私難知而且動至經年之久徵錢糧
不惟期限屢違而且寂無一字之報禁私餽則潛行
於昏夜以售欺劾貪肆則聊及於孤寒以塞責敢於
抗違　明旨是　主權未尊也其一曰定　國是臣

竊見士大夫以虛文巧飾爲有才而誠慤者則詆以
爲拙以怙勢作威爲風力而敬慎者則笑以爲懦以
怠安洩沓爲得體而勤勵者則鄙以爲俗流以容奸
庇惡爲長厚而明作者則謗以爲生事甚至以謀國
爲過計以恤民爲迂談以持法爲苛刻以秉公爲乖
僻是　國是未定也夫此二者於平時尚能敗事況
欲有所建立於多事之秋以仰副　聖主安內攘外
之盛心乎仰惟
皇上神聖英斷超越千古如臣所云倘有可採亦乞
一　諭諸司示以賞罰使賢者有所恃以爲善不肖

者有所畏而不敢爲惡庶於政治有補臣　冒昧煩擾
無任悚懼之至

答指名作諭　諭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伏蒙　答諭早間所說二件不但進誤甚不重王言
只自恣放
二祖時不敢欺今若指名作一諭下亦非苛細焉臣
早所　奏盖每思　上之號令臣下必如心之使臂
臂之使指無一不順然後功立而事成下之事　上
其議論意向亦必如指之聽於臂臂之聽於心無一
不協然後道同而事濟仰惟
皇上洪仁大德同符
二祖而治功或未逮實皆臣下恣放之罪焉竊恐此
風不革安攘之大烈未易成也是以冒昧上　聞茲
蒙　賜答臣不勝榮幸感激之至但欲指名作　諭
恐事多人多欲盡治則勢難行欲只治一二又似遺
漏伏乞　姑恕其已往而嚴戒其將來從今　諭下
之後爲始苟有犯者必罪不赦如此行得幾件即自
畏懼而改圖矣又恣放之弊其根源皆由貪贓彼謂
官可以錢買罪可以錢買免故不復知有　王言
之當重職業之當修而專務貪取以爲營遷規脫之

地　諭中乞首重此件　大明律凡贓皆入官枉法
贓八十貫者絞問刑條例絞罪者發充軍八十貫值
銀一兩耳未有若今犯贓至千至萬只罷官而去縱
失祿位猶揚揚作富豪者也且今軍餉所資於錢糧
方殷而民間又不堪加派若依律例行之則財不必
取諸民而用自裕於　國矣臣愚見如此伏乞　聖
裁

答重城諭　諭一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伏蒙
皇上以今日之風占在上功　賜問重城之建果可

有賴否臣惟城郭之制自古有之重城卽郭也今都
城之南萬民聚居百貨萃集必須有城乃有保障庚
戌南關之民一聞警報不勝驚恐今年則皆倚重城
爲安庚戌四外之民皆奔入都城今年則多在重城
其都城之內不聞擠塞喧擾此其効可覩矣且此城
不築則亦已矣既築則必圖可守否則關繫非輕
聖諭謂禮之奏以爲既爲必固之意可謂盡之此正
所謂不得已之事無可奈何其　先朝未有建白想
在成化以前則居民未盛成化以後則習見承平是
以無計及者今惟在禮等斟酌調停不至病民則善

矣

二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適蒙　諭問重城臣具以所知見　上對伏蒙　答
諭可示禮實爲之所謂永益臣謹傳示禮遵行蒙
諭至如各處邊墻若肯堅築豈得易毀可見無人整
理臣惟各處邊墻旋築旋毀委由無人整理然聞往
時修邊之銀一半不曾出京夫銀既侵費安能堅築
大抵內外通同爲奸只欺瞞
皇上而已蒙　諭戎務一件蕭疏云京兵也要精練
爲本此似是一端

成祖初制四十萬怎的止剩八九萬可歎臣惟京兵
衰耗誠爲可歎然使此八九萬者箇箇得用猶足以
威服四夷今却徒能喫糧無一足用此則尤可歎之
甚者也蒙　問西邊有一曾姓者如今不聞所以汝
知否臣聞曾姓係陜西莊浪衛指揮其家舊有名於
西邊號曰曾家人馬後因人疑之謗之不敢收養家
丁漸亦衰弱近年有曾聰者任古北口叅將頗驍勇
被劾革任凡武官之善戰者多麄率而撫按兵備等
專要責其奉承一不如意便尋事論劾輕者罷官重
者問軍問死曩楊照存日人皆欲殺之今却謂既失

楊照遼東難守如此類者甚可恨也

答防春等　諭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伏奉　聖言防春我曾慮三四次顧彼猶如此況賊
之圖報復豈無又多華逆昨爲引者逆賊之妻洪氏
之父也不聞擒戮今督臣果何如我說兵事付鎮乃
出令行軍調遣相持之件且容他行督者少制若戎
權豈彼克爲其鄭曉楊順何如又葛縉初係我點用
未久後西門守衛退之緣何件者今朝內有可用否
如內出一人或外面重步今須早理至於京兵也又
不宜只講文能似

成祖時十分之一就爲上臣仰惟
皇上爲邊防計慮至周至切臣無任仰戴無任仰戴
賊謀明春入犯適胡鎮已有探報督臣之果何如臣
曾以書訪諸御史董堯封昨堯封回臣一帖與臣他
處所訪及託希孝所看相同臣令輒敢以二帖封進
御覽蒙　諭昨說兵事付鎮乃出令行軍調遣相持
之件且容他行督者少制若戎權豈彼克爲臣惟出
令行軍調遣此正是總督之戎權若使鎮得行之於
平時則是無總督若待相持而後行之則又無及於
事此所以甚難處也蒙　問鄭曉等諸臣曉其好但
年力已衰用之於內則可其極貪極欺在宣大時專
殺平人報功右衞被賊圍困數月公然不行救援又
平地假以築堡冒破官銀十餘萬並不曾與一工其
人與胡某絕相似某巡撫山西因侵尅民兵工食激
其爲變逃入虜中却詐稱擒獲又與藍道行結親是
以公論不容之今中外臣工殊不見有的確可用之
人不知人才何以凋落至此茲去春防不遠
皇上謂今須早理允當臣昨所以冒昧上奏也至於
京兵委不宜只講文顧寰雖非將材然亦未知有誰
可代者聞王某劾寰乃爲劉某陳某之地某善談論

人實躁妄若使當事不得安靜其則一味貪暴軍士
不能堪此二人者必不可用也京兵驕惰已久不能
殺賊而能亂嚷夏間叅將張琮因一軍士不候操畢
輒先散去將伊用箭穿耳軍中遂吶噉妄言寰再三
撫諭又爲之叅張琮而後已故練京兵必能寬能急
能操能縱乃有濟耳今第一可慮是無人才第二是
無錢糧若有此二者亦不患兵不可練事不可爲伏
乞　聖明首加意焉其文書關繫京營及薊鎮者乞
命司禮監不時　進呈爲幸

答京營總督　諭一 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伏蒙　答諭寰之代今必無勝者須且看若於陣戰
亦又難之如不必侯伯用者或有否仰惟
皇上明於知人廣於擇人臣不勝欽服合無侯兵部
覆科疏至臣等擬請降　旨使曾官於侯伯之外公
舉以　聞縱目下未用亦可以爲副將備緩急也蒙
諭薊鎮報當急整備纔好臣謹傳示兵部欽遵速行
蒙　諭堯封之言正是昨說不協豈能濟事臣惟不
協委不能濟事今必須有以處之合無遵照昨　諭
令吏部另選一爲國幹實之人以往惟復令博以經
理爲名往彼一看提撥整備庶得濟急又此鎮之官

人皆以爲危苦不肯爲百方求脫其堪備此鎭督撫之任者似亦宜令吏部會官不拘見任廢棄公舉數人取至京師量授職事看其果可用則用之如不可用則見任者照資俸敗外任廢棄者仍發回幷罪其舉主如此庶或可望得人統乞　聖裁

二　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伏蒙　聖言寰所任京戎只着恤練兵卒衝鋒破敵須別以一二以備緩急如舊例三營六總多了今將副擇而用之亦好仰惟　聖裁允得器使之道緩急之備但原奉　欽定總兵官一員非臣下所敢擅增

伏乞降　諭兵部遵行蒙　諭邊政不可怠昨十路列兵果皆精壯何賊之可慮焉臣惟邊政委不可怠至於十路列兵臣却不敢謂皆精壯蓋薊鎭軍士每年月糧十二石自來上半年給本色每月該銀六錢五分下半年給折色每月該銀四錢五分遇米貴之時不彀糴米況民運屯糧徵解不完併此數不能盡給而一切公務私費皆於內扣除則所給者軍又不能盡得實用故皆不免饑色何由得壯軍既貧困則操練因之不能行官既有私則操練因之不肯行何由得精此百年來之積弊日甚一日者其入衛各兵大率皆然今欲得精壯須逐一爲之區處顧文武之官既立心不一而錢糧缺乏又於增添爲難此邊政之廢弛所以不能不仰煩　聖主之心也臣受　恩深重不敢不實　對

三　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伏蒙　答諭京將一總初因看逆賊是個不容人之物今亦不必添見有副將名目選用卽可臣惟出令調遣者主將之事也領兵攻戰者偏裨之事也今若精選能衝鋒破敵之副將而仍以一總調遣之則制不必更而人皆得用且無兩大難使之嫌仰惟

聖裁允當但亦須　諭兵部令將見在副將選其果可用者留之不可用者更之也蒙　諭邊卒不力何可用命昨十路未至十萬人今或不爲例戶部取銀二萬兵工各一萬兩發與壽給犒官軍一次可歟仰惟　聖慈俯念邊卒如此彼必當感恩思奮但似須候到邊之日乃可發去仍望降　旨戶部令管糧郎中將邊卒應得行糧務各給足幷給以好米之堪食用者乃於養兵有益也

答薊鎭糧草幷整理京戎　諭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伏蒙　聖言邊事料理似各有序如糧草第一管郎
燿當嚴稽廵按的也該查看臣連日見兵部及薊督
所奏邊事料理委似已有序但此尚只是言未便是
行仍望　聖明常常警戒使勿作口說其糧草委是
第一臣謹傳示燿嚴稽幷廵按御史董堯封查看蒙
諭京戎一時難整只好緩理夫
成祖初治已不能復矣臣惟京戎誠爲一時難整今
仰荷　聖謨　宸斷重委於寔而愼選其副如行之
以勿遽持之以勿懈則
成祖初治亦漸次可望復也

世經堂集卷之二

世經堂集卷之三

奏對三

答風變　諭　嘉靖四十三年正月初四日

伏蒙　聖言此風未爲無謂非四時之正　恩示必加愼臣惟克謹天戒乃圖治之要道此風委非四時之正既承　恩示委宜必加愼夫聖人不能使無災變而貴有救災應變之術如占爲兵則修兵備占爲旱則修旱備是也今第一兵備爲急臣謹傳示博行文各邊益加愼焉蒙　諭夫以甲轉已三日矣何又此變想一二年便不克美必緩漸方可今便不宜凡百怠視臣惟天時人事皆以漸而更春當和秋當凉此定理也然正月屬春而凍未解七月屬秋而人猶汗則漸之說也今各衙門政務廢弛已久亦須漸次整頓一二年便不克美必緩漸方可仰惟　聖諭允當內外諸司惟遵奉　聖訓凡百不怠視以俟全美之至斯善矣

答京練　諭　嘉靖四十三年正月二十日

伏蒙　聖諭北氛又作未宜謂有備此賊中內逆多彼眞賊故敢累犯　郊　廟垂佑人當祗承京練亦宜整焉臣惟薊鎭之兵募猶未齊練猶未熟委未可

謂有備此賊入犯委因內逆多知我此時春防之兵
未集故為此乘虛掩襲之計仰賴　郊　廟垂佑我
知之早白文智在本路胡鎮又已領董一元尤月往
援此皆驍將足禦賊也臣連日因病不能見客惟李
燧新到特一見之已為言
皇上留意兵事須竭力仰副之意今日恭看惠熙等
興工寰燧與博等俱在臣問博聲息又已語寰燧矣
茲蒙　諭謹恭録示博傳示二臣加意整練臣又於
途次遇府尹劉畿云欲築張家灣城此亦伐虜謀之
一策但恐無錢糧俟二十六日彼疏至伏望

皇上於光祿寺餘剩銀內借與一二萬兩使速為之

答築灣城　諭嘉靖四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伏蒙　答諭灣地無城當初何不築之那們財貨之
地怎麼收拾臣惟灣地財貨所聚不築城委無收拾
但無事之時小民既難與慮始而士大夫亦昧於遠
圖故當備而不備如此類者多也蒙　諭令作之用
財二萬恐不勾者若待重地修完幹此亦好但亦有
司非部政耳臣據劉畿云估計用銀五萬六千五百
餘兩今除轉辦外尚得一萬六千餘兩乃可成欲要
捐俸及勸募士民出銀臣恐捐俸所出不多勸募一

時難集且所云轉辦者未必盡能如其所擬是以望
皇上借與二萬兩應手興工而令陸續處置補還光
祿寺不惟保此許多財貨實可衛護數十萬生靈畿
所以謀此亦正以非部政而灣地乃其所關也

止犒賞邊軍嘉靖四十三年二月初十日

適劉燾報稱防春官兵俱已齊集臣於上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欽奉　聖諭邊卒不力何可用昨十路未
至十萬人今或不為例戶部取銀二萬兵工各一萬
兩發與燾給犒官軍一次可歟仰惟
皇上俯念邊卒欲加賞犒甚　盛心也但春防既賞

及至秋防便將援以為例賞之則彼認以為例所當
得而不知為　特恩不賞又恐輒生怨望臣愚以為
今且不必賞只俟燾疏至申　命所司足其糧料而
留下銀兩待其有功如近日一片石黃土嶺山海關
者然後賞之則似足以為立功之勸又足以塞怨望
之端臣愚見如此伏乞　聖明裁示施行

答止賞　諭嘉靖四十三年二月初十日

臣適冒昧上　奏伏蒙　答諭賞罰非細件正因無
知生怨難耳今必不可行只令依時給與糧草足矣
可久行特典但宜酬奇勞耳臣惟賞罰乃帝王馭世

之大權賞必當功則人以爲勸罰必當罪則人以爲
威
皇上謂賞罰非細件特典但宜酬奇勞仰惟　聖明
深得賞罰之宜眞足以勸功而勵衆矣臣不勝欽服
所有依時給與糧草臣等俟蕭蹟至擬票上　請
答警報幷論功　諭嘉靖四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伏蒙　聖言聞又報虜中消息要入搶此恐非眞虜
之情昨仰　天佑華寧果是人自知非人者豈無汝
間臣不肯自言功本兵亦未有賜而職方等衆亦未
與怨不無也臣惟虜報皆得之熟夷之口熟夷欲來

討賞若不畧說入犯消息賞豈可得故其言不可不
信亦不可盡信大抵在我貴自有備備果修矣縱使
虜來自有以待之何足恤焉昨仰荷　天佑　聖明
邊境寧謐德福所自人莫不知者臣等原無功不敢
貪天功以速天譴至於博等亦叨蒙
皇上知遇拔擢之恩頗識爲臣之義臣敢保其不以
不受賜爲怨伏望
皇上只　酌意處置錢糧但得軍士不受饑餓則戰
守自有賴矣
答妖逆王使　諭嘉靖四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昨該臣奏京中有一起白蓮妖逆謀於今年八月勾
虜作亂二月間有人向臣首稟臣隨與博說知緣未
得實跡未敢輒拿近據齊執僞授告身二卷省糧藥
一包到臣臣卽差家人送去與博博卽已拿獲及審
出各謀逆實情等因茲奉　密諭白社妖逆之事廠
衛不辦可疑是何物王使此等甚多自邇及遠皆欺
怨謗訕之逆臣昨奏白社妖逆之事希孝亦同日緝
獲同起逆黨一名惟廠中未有所獲蓋非人媚佛於
白社之教無敢犯者又訛傳逆首有飛刀飛鎗等法
昨博差去官軍亦無敢向前只臣等家人及原首發

者動手廠中無人訪報乃由於此至於王使之物却
無所聞臣不敢妄對此項妖逆北直隸河南山東等
地方處處有之希孝上年曾拿獲二起近又拿獲一
起但其事不始於臣臣是以不敢奏今伏望
皇上姑宥往愆而嚴責緝辦之來效也
答禁織玄黃龍鳳紋色　諭嘉靖四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伏蒙　聖諭玄衣黃袍天子服用之色龍鳳花紋同
近來歲造內多係此等內外不分上下賞給俱以此
爲用非禮制也今年始歲造禁此紋色傳示禮奉行
臣等伏聞治莫先於禮禮莫大於分嚴服用之辯明

賞給之等此乃所以昭分而行禮也今年始歲造禁織玄黃龍鳳之紋色仰惟　聖諭允當臣等謹欽遵傳示禮奉行

答盡去剝虐　諭 嘉靖四十三年四月十一日

昨該臣　奏湯時嘗旱七年然而其民不聞失所者聖人御政吏不敢違法民只有氣數之阨而無剝削殘虐之苦是以能當此七年之災也茲蒙　答諭今時剝虐之者盡去之否仰惟　聖諭及此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往年有造言者曰

皇上只要人幹事不恤人要錢貪夫從而和之於是

內外諸司公然剝虐百姓不復恥畏其官日以肥其家日富而民財則日窮民心則日怨即如昨妖逆倡亂之詞動輒以艱難困苦等語發端鼓煽愚昧此要錢一件所以尤爲害　國誤民之禍本也自上年吏部奏　諭罷黜貪肆天下始曉然知　聖意之所存與國憲之不容犯今雖未能盡去然漏網者已少兼不敢如前之肆行無忌而中才之士稍稍改心易慮恥昔之爲億萬生靈始得免於橫已頻從若如此行之一二年自當官清民安內順外服此則天數人事兩成其美乃在今日尚須仰煩　聖明時一提撕警戒之也

答白祉　諭一 嘉靖四十三年九月初五日

蒙　諭白祉甚多此件若不早拔芟終必費事如近之呂逆有司坐視不擒汝其一思之臣惟北人媚佛於白祉之教無不信從無敢擒捕此件委的甚多前日呂逆臣初意亦欲以首告者付之有司正因有司平素坐視成習又聞其與丘富之黨相通恐擒之不密不速則將走入虜中爲患臣是以不得已自發之今京師已無此等大夥其在外則北直隸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宣大處處皆有黨與動至千萬人今得早

拔芟誠善但一時明白下手不得惟內則密令廠衛外則密令撫按訪拏以漸去之庶無他變也然臣又訪之此件之起皆因近年有司貪肆百姓窮苦故妖人得乘機以富貴快活之說鼓動之若能常絕賄賂之門清選舉黜陟之路公卿撫按以身率有司有司不擾害百姓則逆首之說自不能行此蓋其根本也臣叨受　天恩深重義同休戚諸凡不敢不留心緝訪一有所聞不敢不言亦不敢不爲若不深計而急遽行之却又所不敢也

二 嘉靖四十三年九月初五日

伏蒙　答諭明擒難之是無實爲王用力者可歎此
地雖無大夥亦零多外之甚者本在有司縱爲此物
終必犯紀一場今不能先治委無人耳仰惟
皇上推本外之甚者在有司之縱爲非　慮此物終
必犯紀一場而歎先治之無人　聖見高明幽隱畢
照　聖謨宏遠先治是圖臣不勝欽服今內而希孝
其心行
皇上已素知此地之零多只以委之必能擒捕外之
巡撫雖人品不盡同中間如鮑象賢遲鳳翔張師載
皆有志爲　國者臣謹當遵奉　聖意寫書與之令

各用心緝訪捕治也
答科臣劾萬恭　諭嘉靖四十三年九月十四日
伏蒙　聖言昨一言官又劾萬恭之罪此任四更人
臣不肯任事可乎不知吏部又何看之臣惟人臣之
義東西南北惟　上所命豈容避難但恭在科臣則
以爲託病在衆論則以爲眞病又以爲恭見在京營
能着實操練臣適會詢亦未有定論人才難得是非
貴眞乞　容詢詳訪一二日必得實而後題　請也
答倉儲　諭一嘉靖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伏蒙　密諭大倉今積可足盈餘否臣聞近年太倉
只有二三年之儲而一歲所入又僅足供一歲所出
未見有積惟上年四月米賤倉米每石糶銀三錢四
五分臣勸戶部以所收折兌銀每石五錢給軍于時
軍士既喜於得價之多而太倉却爵得二十餘萬石
之米緣折兌每石該銀七錢二十萬石該銀十四萬
兩今給軍每石只銀五錢二十萬石只銀十萬兩則
是省銀四萬計該米八萬此乃盈餘者耳其折兌之
詳臣別具一帖進呈　聖覽
折兌一件若歲歲行之及以所折之銀供別
項支用則太倉之積必虧舊時太倉有八年

之積而今只有二三年者由此故也若專主
不折外間或遇水旱不能辦納本色而必欲
取盈又非所以便民況其勢終至於逋負而
不能完則於倉儲亦未見有益也惟於水旱
之處照常折兌而以所折之銀收候米賤之
時給放月糧則軍民兩便而倉儲亦不致虧
損況折兌每石該銀七錢今收銀每石只五
錢計三石之銀可充四石之用倉儲仍可望
增此只在戶部留意行之耳
二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伏蒙 密諭昨所計之件國計也非弗要比今年無三四之儲可不理焉當思以處之作一諭示戶部臣惟理財之道不必皆取諸民只就其中從宜運用便可有小補益積少成多如臣昨所 奏其一端也惟是流俗之情習安泥常不肯爲國家深計力任故往往坐失其利耳然任事亦甚難非仰仗 朝廷主張未有不反爲浮淺之徒所詆排者玆蒙
皇上留心國計臣工幸甚天下幸甚臣謹欽遵 聖諭擬諭進呈伏乞 裁訓示部詳計上 請施行

答方士進藥 諭嘉靖四十三年十月十六日

伏蒙 聖諭昨帖是一修性命人至顯徒門槩以藥託彼上之後封進云先天水銀我疑畏未服連問何物如何做手亦不明白止封帖上乃純陽眞批汝看他其中義可否我未明其說臣昨蒙 示帖疑是眞批而莫知其所自玆奉 諭始知之然修性命者當有一段義理工夫上則如心印道德清靜諸經次則如悟眞篇參同契等今皆不說及而其所謂藥者又明說是水銀
皇上疑畏未服眞 聖明之卓見也其進奉 聖問何物如何做手不明白奏對而只封進此帖想其胷中原無所有故又轉爲眞批以希搪塞臣看其中義殊未見有佳處至於求圖書求建宮之地及薦揚胡以寧等則其意益難知矣夫顯徒素不聞其知修性命亦不聞其知藥理臣切願
皇上勿輕服其藥仍斥遠之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答錢法 諭嘉靖四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蒙 諭又錢法一件亦爲關民便者首徒必重治臣兩日聞小民得錢不能行使十分不便所有私鑄接使阻滯等項首徒委當重治臣查律例所定罪罰原不輕只是當事者姑息容縱又因差去訪拿人役將

大夥者受財賣放僅將一二小夥拿送搪塞遂致如此臣謹恭録 聖諭示希孝并示承明轉示五城及巡按御史着實奉行也

請停止寶源局鑄錢 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本年十月二十六日臣 階欽奉 聖諭錢法一件亦爲關民便者首徒必重治欽此隨該廠衞都察院各題奉 欽依禁治外連日錢法雖稱已通然其實僅通十分之五臣等訪求弊源非民之梗法乃由寶源局鑄造 制錢之不如法有以致之也盖 制錢之解自南京者其背或以金塗之民間因謂之金背或

以火熟其背而使之黑民間因謂之火漆其雲南所
解及寶源局先年所鑄純用銅錫不攙以鉛每錢一
文秤重一錢二分錢邊又皆經由車鏇民間因其色
黃美其質堅重其邊圓整謂之鏇邊近年局中所鑄
為科官建議革去車鏇止用鑄剉二匠而工匠人等
又復侵盜銅料民間因其色雜其質輕其邊剉磨麤
糙遂謂之一條棍所謂鏇邊者工費重大故奸民不
利於私鑄所謂一條棍者工費輕省故私鑄由之盛
與且一條棍與私鑄之錢相似而難辯誤受於甲轉
眼便不能行之於乙故民間於一條棍不肯行使所

將金背等項亦皆不行前日內外各衙門依法禁治
而無藉光棍乘機以假錢脇制接受於是民間閉門
罷市買賣不通官司不得已只得省令行使金背等
錢而於一條棍聽從其便錢乃復通夫錢曰金背火
漆鏇邊一條棍蓋四名矣然其實寶源局所鑄一條
棍之數多而南京等所解金背等之數少故今所通
僅得十分之五也臣等切惟一條棍既已不能強民
之行使若寶源局仍鑄不已有五害焉戶工二部每
年以二萬八千兩有用之銀投諸無用之地一也中
奸猾之計開私鑄之門二也　朝廷以此錢賞中外

之人彼受賞者得錢而無用不蒙
皇上之恩三也官府以此錢給與民商彼領受者有
虧折之怨四也局中作弊之人坐享其利而　朝廷
之錢法因之阻滯禁治之令因之不行虧損　國體
五也臣等愚見不若令工部停止寶源之鑄造而令
戶部以南京雲南所解及稅課司所收金背等堪用
制錢每年輳一千萬文送工部轉送司鑰庫仰備
皇上賞賜之用其部中合給錢者即以鑄錢之銀代
給則銀不虛費錢不乏用奸弊革而私鑄止　國法
行而羣情便似為有益至於該局作弊工匠似應令

刑部通行提問干礙職官一體參治臣等謹將金背
火漆鏇邊一條棍等項　制錢并私鑄之錢每項各
五文封進　聖覽恭候　聖明裁察如以臣等之言
為可乞　賜批示臣等恭擬　傳帖上　請施行

答設濟　諭嘉靖四十四年正月初五日

蒙　諭若仰體　好生設濟當何處臣仰惟
皇上體　天道　念民瘼設濟誠　聖政也但往年
施藥施粥多為下人作弊藥料不真銀錢減換以致
領受者有名無實煑粥之時尅落官米摻和沙土生
水食之輒斃散粥之時漫無條理強壯者幸得關領

老弱者常被推擠踐踏而已今若欲行此二件須破常格內外各選委奉法好善者一二人專管仍明示賞罰庶幾　聖恩得以下逮臣愚見如此伏乞　聖裁

答出粟　諭嘉靖四十四年正月初六日

臣昨冒昧　上對茲蒙　答諭汝謂施濟二項俱傷君恩增民病反害無用焉是枉費一場如出發粟又恐無多積者衆災難免矣臣查得先年出粟大約只一二千石今太倉雖無多積尚能辦此但中間亦有一節當處盖往年京師出粟四外貧民聞之匍匐而來及到則多已散畢空手而歸顛殞道路臣聞各處贓罰銀兩荷蒙

皇上降旨不許撫按官私餽妄費除解部外各頗有積餘糴穀在倉似應令戶部出粟止給在京及近京之人其在外者行令撫按官查有災疚去處將贓罰銀穀一體賑給仍明白曉諭百姓各於本府縣候領不必前來則中間全活計亦不少伏乞　聖明裁定諭下戶部施行

答預計纂修　諭嘉靖四十四年三月初五日

臣於初三日欽奉　聖諭昨火之處乃文積近地纂修實錄何取此件當預計之臣隨會各科臣到直[illegible]云科中錄本只是政事之大者其常務俱不曾抄錄原本各科每年送入司禮監不知收貯何處至於千步廊所積乃是　先朝文書臣又查據該監官左褓云自正德十六年以後各衙門題奏并番文等共八十三萬二千餘本俱各收貯六科廊其千步廊所積委是　先朝留下者臣惟　先朝文書各已經纂修今正德十六年以後文書既該司禮監收貯見在足備查考似不必別有計處矣

答補閣臣　諭一嘉靖四十四年三月十四日

臣適　請補閣臣伏蒙　答諭今只以直贊衛者代用此官宜四三員

成祖之制有謂者嵩專二十年我常說他公誠却不識欺君肆誑而畏惡子逆物可怒臣惟閣臣地親任重

祖宗時每用四三員盖本不欲權有所專而閣中先臣每事皆相商確亦無敢專者自夏其暴狠人莫敢犯繼以嵩受制逆子欲便其私於是事皆獨斷而權始有所專矣今

皇上有意復

成祖之制誠乃　攬乾綱收政柄之要務然臣以爲
此官不但宜多其員數須擇廉靜平實畏謹者而用
之方可望其不專肆至於居首一員但及三五年尤
須容令解職臣見先臣不時有乞休之疏　朝廷欲
留則留之欲其去則因而從之故彼不得據其位以
爲己物而　恩威常在於　上今此件亦須復也
二　嘉靖四十四年三月十四日
伏蒙　答諭汝曰今此件須當復在汝身家爲美爲
是而爲君爲國恐背義焉㷐病難望復今但得二員
同汝輔政亦足矣亦

成祖初制也伏念臣本凡庸叨受
皇上天恩知此隆殊　聖知如此深至臣雖不敢自
謂能如古人爲君爲國豈至無禽獸銜環銜珠之心
哉適　奏此件當復乃爲　主權　國政計欲使
恩威常在於　上而紀綱法度不至爲久而專者所
壞耳臣此月初三日已該歷俸從一品十五年考滿
因有此愚見欲復之自臣始又因　聖駕未曾還宮
是以不敢疏陳亦不敢咨部題　請復職茲蒙
皇上以大義責臣臣不勝震悚謹當仍竭犬馬之力
益持敬畏之心以圖仰酬　恩造於萬一也㷐病已

難望復閣中委須再得二員與臣同事伏乞　聖明
慎擇又閣臣固重吏部亦重乞併　賜慎擇焉又臣
昨見雷禮精力頗不如前禮在工部與楊博之在兵
部皆肯爲
皇上任事乞
皇上及早求可以繼之者預加培植也臣冒昧及此
惟　聖慈恕其罪而察其言幸甚
答用人　諭　嘉靖四十四年三月十四日
伏蒙　答諭汝以二臣預求其代是猶存去意臣實
非敢然也乃爲　國家計切恐人命難期一旦有缺

姑以一人塞之則不免事事勞煩　聖心耳
皇上謂六首皆不可以否居曰天官尤當慎於用大
哉　王言此天下之福也訥爲人畏慎又肯留意於
人才孜孜查訪今仕路頗清實得其力惇之任未見
有可代者去年更建　洪壇時臣見禮辦事皆親幹
面垢聲啞語之云兩侍郎何不託一箇少替禮笑云
那一箇替得近日偶問禮今卿寺中誰可到部相幫
者答云工部官錢糧在手第一要不貪第二要任勞
任怨第三要知工作事宜會調度今一時求其人未
得臣因禮言反覆思之工部之職信難乎其代然則

代傅者宜未易得也大抵用人須得心行才識俱好
若才識好而心行不好則反以其才壞事心行好而
才識不好則又幹不得事目前全才甚缺乏又爲資
格拘礙臣適來不勝感 恩圖報之心故輒冒昧具
奏然胷中實未有其人仰惟
皇上今欲得人似須 命傅禮自擧也

答內火當愼 諭嘉靖四十四年三月十八日

臣適奏內火當愼伏蒙 密諭正與我慮同 天佑
無象惟明幽之逆邪作禍亦不可不之防臣惟 天
佑固爲無象然能愼防明幽作禍之逆邪便是所以

弭 天變而承 天祐之道矣蒙 諭舊宮累有無
理數次披詹天花上曾有綿花數塊云臣謹以仰悉
此望
皇上只防之於心勿露詞色恐彼無理者萬疑懷懼
別生事端也

請於擧人內選補兩房中書官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該管典籍事禮部主客司郎中季芮呈稱管典籍事
大理寺左寺正等官章子誼等三員各因守制等項
去任目今缺人辦事等因到臣臣看得近年 制勅
誥勅兩房官本自數少今又加以事故益見乏人中
間又或年紀長大不能細書或楷書可觀不通文理
若不題 請選補不無廢事但查嘉靖六年三十一
年俱曾題奉 欽依令吏部推擧進士出身官員前
來供事而各官憑恃科第厭薄閒散百般求去竟虛
職業難復踵行臣今看得會試下第擧人見在吏部
告選欲乞 勅下吏部令於告選擧人內考選文學
頗通字畫端楷者三四員題 請授以中書舍人職
銜送赴 制勅房供事庶於職事有所補益

答按法擬票 諭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伏蒙 聖諭朕今日面又痛加甚這本卿按法擬票
來行本內不言逆本是何法制嚴嵩等都削職爲民
有司拘管當差盜用官銀財貨家產盡行沒官送部
餘黨逆邪盡行逐治欽此先該臣封 進刑部會問
本請乞 宸斷茲奉 聖諭仰惟 聖躬既偶違和
臣不敢瀆 請謹遵 旨按法擬票 上進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

再請補閣臣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本月二十二日該臣具奏 請補閣臣二十五日伏
蒙 發票隨該臣封 進原本請乞 御批二十六

日奉 御批少待歲月欽此切惟閣臣責任之重大與臣才能之譾薄皆 聖明所素知臣昨 奏謂機密之地非臣所當獨居事務繁多非臣所能獨辦一字一句皆臣實情方仰冀 簡用之命旦夕卽下使臣得與共事有猷相濟有善相觀上報 恩私下逭咎責今奉前項 御批臣伏讀憂恐莫知所措仰惟
皇上 恩同 天地 明並 日月臣雖必不敢負生成之造欺 照臨之光然臣犬馬之齒已六十有三氣血之衰日甚一日夫氣血衰則思慮不能精審記憶不能周詳事必至於遺忘而錯謬精神不能應

猝筋力不能任勞事必至於遲悞而曠弛今若不自揣度冒處宜行他日職業廢墜罪愆叢積於時乃始悔之將奚及乎臣用是輒敢披瀝悃誠再干 天聽伏乞
皇上念廣求忠益之大計 施保全愚臣之至仁簡命一二員同臣在閣辦事臣不勝幸甚不勝幸甚

答添閣臣 諭一 嘉靖四十四年四月初九日

伏蒙 密諭汝又要添閣臣何意汝且供數月職少待愼擇未遲又此件近年自上出古君擇相正義人情非古所用者終不如始歟 天無君爲累非小今必付之廷推爲公以服人心臣要添閣臣之意已具昨疏據疏所言似臣專於自爲然所以仰爲 國家者實存乎其中蓋臣本淺薄兼氣血向衰若不預求幫助他日職務隳廢臣之罪譴固無所逃將如 國事何閣中事體非經歲月不能周知今使臣獨處倘臣旦夕之間溘先朝露後來者茫然不知頭緒又將如 國事何凡人才皆作養於一二十年之前取用於一二十年之後今縱少待數月豈能便增得幾人出備 聖明之任使此臣所以不避煩 瀆而急於請添也今羣臣才品高下無一能逃於 聖鑒昔年

廷推亦未必得人不如簡自 聖衷使政權自 上出爲猶得馭下之要也臣曾奏閣臣固重吏部亦重蓋使吏部有公廉剛正之臣則閣臣及諸勢要雖欲差使之亦不可得請託賄賂之門由是而杜官淸民安之治由是而成臣愚伏乞
皇上於簡用閣臣之時卽預爲吏部之地而吏部者不必拘於直撰之臣緣部中事務繁多直撰則照管不能周也臣叨受 天恩非常有懷不敢不盡伏惟
俯賜亮察

二 嘉靖四十四年四月初九日

伏蒙　密諭汝必欲添官亦是避自專但今循煒例
必正二卿汝惓惓憂吏部無代者想亦此直以
祖宗累朝制定廷推不必言撰文臣惟人臣之罪莫
大於專臣自壬戌之夏大書壁間云以威福還　朝
廷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又毎事必與
煒同計盖頗有見於此今必欲添官避自專之心委
不能無仰惟
皇上真明同日月無所不照矣閣吏二任臣屢次奉
諭雖不敢僭有所舉然實嘗籌之於心其在資次相
應者莫出　聖明所知之外朴謹厚寬平真吏正之

選份有文才用之禮部允宜凡循例廷推自不言撰
文但禮政付之廷推則可閣臣吏正必自　上出乃
爲正義也又二正與臣俱南直隸人未知可一時同
事否併乞　聖裁

答日勞奉問　諭　嘉靖四十四年四月初十日

伏蒙　密諭汝日勞奉問心思手錄甚費我體力未
強健中氣不足此委是禀受薄弱年歲至者必難復
舊今巳似可只用調理得法焉臣聞古人以君臣比
之元首股肱夫股肱未有不顧元首者今臣毎日
上問自是情義所不容巳伏蒙　俯念心思手錄甚
費臣豈勝感悚之至蒙　諭仰知　聖躬巳可臣無
任忻慶乃若　體力未強健中氣不足此却全在善
養養之之功周到卽禀受有不能限年歲有不能拘
者蒙　諭只用調理得法焉此誠今日所至要然亦
今日所至難孟子勿忘勿助之說仙家取以爲火候
伏乞深留　聖意也

答禪位　諭并請　冊立　嘉靖四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伏蒙　密諭臣恭捧讀切惟祟氛原只據病者自言
如此中間虛實難以盡知仰惟
皇上　天之子也百神之主也妖邪誰敢輙入　宮

中只因事有失誤諉諸迷魘便可倖免罪責是以各
飾無以爲有證似以爲真耳　聖明徐察之當自見
也我　朝原無禪例卽在前代亦多弗美所不必言
其代攝一件若攝行政事亦與禪無大異所不當言
惟是舉行　冊立則本　朝廷彝典　國家喜慶之
事況今
皇上只有一位　殿下縱不與其名亦何所損其實
乎此須斷自　聖心親裁勅諭使　恩自　上出乃
可耳臣叨受　天恩隆重又奉　密諭不敢不盡其
愚極知冒昧伏乞　聖慈俯　賜矜宥

答仍用胡大順　諭嘉靖四十四年五月十六日

蒙　諭胡大順更名又來却是藍田玉因我問妄同羅萬象將他喚至所着扶箕曰不降夫以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擾宮今或有所使然者可仍此件用否臣惟胡大順等皆無賴小人心膽潑大不畏法度而藍田玉尤甚觀今妄同喚至便可類推至於扶箕若中外通同間有往者否則茫然不能知只造一片浮詞以應其術本無足取今
皇上以百孽擾　宮疑自道行下獄有所使然者
賜問可仍此件用否夫臣下情只願　宮居寧靜豈

敢阻彼仍用但　宮擾已久恐非由彼所致且不能必其用後　宮擾果息及不敢保其不別樣生事似不若如前治之以法之為正也

答究治藍田玉　諭嘉靖四十四年五月十七日

伏蒙　密諭藍田玉無理之本去冬十一月內代何廷玉肆意進藥我知是原方元明所為未遂初曰水銀今改曰白鉛一包進上用一包宮用并萬壽金書等我問此是箕批扶的如何不來他借此呈羅萬象往彼詐傳密旨取來此若不治無以戒來者汝以為何如至如　恩保速成宮御之妖孽有謂非魔邪乃壬寅大變典刑者內有枉夫彼時我已不知止是張佐等周事帖今作厲孽此可有否臣惟水銀非可服之物人所共知藍田玉原係嚴世蕃津遣來京今以水銀改曰白鉛　上進其意殆不可測至於詐傳密旨罪惡尤為顯然此若不治往後群小益無忌憚互相朋結不知更做出何等事來伏望　聖明速斷以懲不臣以消隱禍也　宮御妖孽臣一向竊疑以為
皇上乃　天地百神之主　宮居又荷　恩保速成魔邪何以敢肆行擾犯若謂壬寅典刑者內有枉今

作厲孽此却有理蓋古云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彼既生而貴近歿受枉抑能不為厲但事在　宮中臣時又未入　朝不知枉者為誰伏望
皇上再加查訪施行

答重治胡大順　諭嘉靖四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伏蒙　聖言汝看胡大順招由一片肆欺扶箕是二十四年秋起秉一不在他信口為招此須重治臣惟大順其肆欺於已往信口於為招其罪固不可恕乃臣所深慮者　聖旨至重若聽憑詐傳他日半夜間出寸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此其罪實為至重而其

機芽實當預防必須重治乃保邦之深計伏乞　聖
明斷而行之也

答修理乾清等宮　諭（嘉靖四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伏蒙　聖諭我入乾清細看不相四十年恰似百年
之久入御須從新修理粧貼方朝寢相稱又不捨萬
壽　恩成且待四三年計處還有南內也是
祖宗家當今甚弗堪焉臣仰觀　聖意蓋謂繼承
祖宗大統於　基業當加保守使常泰定於　宮室
當加修理使常美完也但　南內比之寢處之地可
以稍緩仰惟
皇上萬壽無疆自可次第從事如姑俟一二年稍蓄
財力然後修理　南內又俟一二年修理　乾清則
亦與　聖諭所謂且待四三年計處者正相合也臣
愚昧具對伏乞　聖裁

諭差官總督河道漕運（嘉靖四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伏蒙　發下工部一本內開黃河泛溢徐沛之間運
道淤塞者百餘里今欲開濬雖原設有河道都御史
緣工程重大錢糧出自三省若只責成本官恐各巡
撫都御史彼此推延有誤　國計欲乞　勅下吏部
推才望大臣一員督同河道并南直隸山東河南巡
撫都御史等官整理等因臣等看得運道關繫甚重
今淤塞百餘里委應作速開濬但工程重大而三處
巡撫都御史與河道都御史官職相等委不免推延
誤事且臣等聞知今歲漕船已過沛縣者僅三分之
二未過沛縣者尚三分之一今河道既阻則彼未過
沛縣之船所載糧米當作何搬運入京而已過沛縣
之船納糧完日不得南還明年漕糧無船裝載當作
何計處此又事屬漕運非河道官所能兼管委須推
舉才望大臣前去總督各官將河道漕運二事通行
整理臣等謹擬票上　請伏乞　聖裁施行

答運道　諭一（嘉靖四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伏蒙　聖說運道塞而糧怎行此亦非小件須急理
之臣惟　國家貢賦取給於東南而其入京止只此
運河一條路今淤塞則糧不能行委乃咽喉之地非
小件者
皇上謂須急理之真　大聖人之訏謨卓見也蒙
賜問臣知其初起何因臣聞黃河水濁漢人謂之一
石水六斗泥故其經流之處泥一停積則河身便塞
今年黃河水發泛濫肆行水愈大則泥愈多是以河
身淤塞遂至於此此蓋其初起之因焉今淤塞既已

百里不知舊道可以復開否又不知傍近處所可另
開一道引之使行否此却全在差去大臣悉心相度
從宜處置未能懸斷也

二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初二日

臣昨蒙 賜問河路何如臣聞都御史王廷新自淮
安到京今早會廷到直問之廷云七月十一日行至
徐州適遇黃河水大發留住十日水勢始稍定而泥
沙停滯遂將河路淤塞水漫流於河兩邊之平地約
深丈餘官民船皆行此平地之上其糧船初因重載
畏險不敢行後乃有行者但恐此時水退則又不能

行船至於舊河必俟挑濬乃得疏通廷又云徐沛之
閭田廬人畜被水漂沒甚苦臣於衡行時已與議發
夫價及量留糧米於徐沛雇民做工即開河之中行
賑濟之法此件料衡必能處但欲開淤河須塞決口
今岸皆淤在水底尚未知決口在何處其或濬或塞
之宜及用力先後之序須待衡到彼相勘方有分曉
也

答邊儆 諭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十六日

伏蒙 密諭昔我論嵩暇一習武彼曰佳兵不祥言
此何也果古北口欺犯非小茲不次報北情博何不
預防之以我意寧過於勞于先勝似成功於後何如
臣惟保邊固圉莫過於預防
皇上謂寧過於勞于先勝似成功于後此至言也嵩
昔妄引佳兵不祥之言以阻習武之 諭其見謬矣
今北虜強悍加以先年逃去擄去之人各要討喫欲
其絕不擾犯恐不可能惟防之於預庶幾不至大失
事博自知利害切身不敢不預防然不能禁虜之全
不犯邊此乃勢也又今兵部亦甚難做幹理邊事在
總督巡撫兵備等官而其用舍則由吏部論劾則由
科道調遣人馬必用銀糧而戶部則動稱缺乏傍人

則動議多費其所能主張者只是幾箇將官將官又
無權雖嘗題奉 欽依欲重將帥文官公然黨結不
肯奉行且因以恇兵部曩者科臣論博仰賴 聖明
照察僅得保全而將官遂不可得而重然則兵部欲
行其志與欲得將官之用命不亦難乎此尚仰望
聖明爲之一處也

答馭將 諭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十六日

伏蒙 答諭將官執權恐甚難也不辱不剉公同爲
國足矣臣昨 奏將官無權非敢謂令將官執權也
乃因各處將官於本等職務動有掣肘如把總等官

兵部題奉　欽依許自推用而今則仍聽於巡撫兵
備多不得人凡選練等項既已擇將即宜付之正如
耕之問奴織之問婢而今則以書生之談盡成圈套
責之必行無益於事兵馬策應急於星火而關支錢
糧不時不足常至饑餒又總兵於地方爲行事之官
而府州縣至與抗禮忝遊爲領　勑之官而巡撫至
加鞭撻其他跪拜稱呼咸卑屈太甚若得如　聖諭
所謂不辱不剉公同爲國則誠足矣臣之意原只望
如此特言之不明耳蒙　諭且今之將無出類之才
多豈能勝人臣惟今之將材委莫逃於　聖鑒然使

不大辱剉以作其氣則猶當畧勝於今之萎薾而可
責以用力也蒙　諭臣謂一處之其何爲處之之法
焉臣愚昧何能有所知但臣聞人心公則一私則萬
殊自文武不肯協力之私意一生今則漸至於總督
巡撫兵備先不相和矣如此邊事恐難整理仰惟
聖諭不辱不剉公同爲國八字只此便已盡處之之
法如蒙　天語叮嚀各官各務恪遵　聖訓一意奉
公而其不率者時一懲之則邊疆之幸也臣冒昧
奏對無任惶悚之至

答用宣大總督　諭一　嘉靖四十四年十月初八日

伏蒙　答諭東之初用我自定於兵二之大同開路
後去又起爲總官衆所不讓久矣臣仰惟　聖明灼
見羣情臣不勝欽服然彼不讓者特憸人耳其在識
理道者咸謂
皇上用東於宣大數年地方頗安又有入援之功眞
大聖人知人善任之能事又謂東今雖鬱鬱而卒若
非仰仗　聖知必已久被擠排不能延至於今莫不
切感　聖恩而深爲東惜今東已矣此後總官須乞
皇上恩顧庶彼得安其位而行其志也蒙　諭朴言
三箇俱常例挨資耳炳然官尚書用之省添人戎政

較少事博且暫之亦可臣惟總官任重須得有資望
者乃能服人炳然官尚書且其在浙江在京營俱有
聲績用之允當臣謹會朴到直示以　聖諭使首推
上　請戎政係京師根本今歇操之期　命博且暫
之至於專官似尚須另推也

二　嘉靖四十四年十月初十日

蒙　諭炳然之出彼爲用舍否或以方入又出爲否
必不肯用心江東知王自簡焉臣今日見炳然雖不
敢與言
皇上舍恭等三人而用之之詳亦微告以

皇上知之之意彼十分感激絕無一毫方入又出惺勞之情彼已定於十六日行合無容臣俟再見語以特出　聖簡前後詳悉如蒙
皇上於其行時　命所司查例少加　恩賚彼當益感奮而圖報也

答水患邊患　諭 嘉靖四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適該臣以朱衡所奏　上聞伏蒙　答諭今次水患比往重焉已入寒凍之月更難挑矣當再何處臣惟今次水患委比往為重已入寒凍之月委更難挑但今所憂第一是糧船不得還南幸南方河凍在冬至前後若乘此一月水未退河未凍之時催船南下裝載新糧則河道便使遲至明春開通亦不誤運且看旬日後再報何如也蒙　諭銀發工部差人去交彼量作小賑之義臣謹以仰悉蒙　諭北賊屢屢侵犯亦必仍華逆勾引不一大擾必不肯退我備似不可不預云臣惟連年虜犯委由華逆勾引只觀搶禾一件虜不粒食搶之何用其來搶者皆華逆也此必一大挫之乃始畏避我備不可不預仰惟　聖諭允當容臣節錄示炳然悉力修備以仰答　聖知

答傳繼　諭一 嘉靖四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伏蒙　聖諭朕屢有密諭卿階以為今人心之恨不新其政此物此物指海瑞可見也他說的都是朕今疾人不能如甲午之前怎克視事　天恩下眷決不敢忘惟傳繼為第一計卿等擬票來行臣等捧讀不勝驚悚不勝驚悚切惟世道下降人心固不古若至如此物其言誠為狂妄然亦未嘗有一字及於傳繼可以見良心之不容盡泯矣仰惟
皇上惠育黎元仁同天覆　裁決庶政明並日臨天下臣民無不仰願
皇上萬萬年奉天綏猷建極錫福此物蓋即孟子所謂於禽獸何難者豈足以介　聖懷臣階屢奉　密諭以為今人之恨不新其政臣階已屢奏　天眷不可負細邪不足聽矣茲蒙　諭惟傳繼為第一計
命臣等擬票來行臣等決不敢閣　命謹將原票同本封　進伏乞　聖裁施行

二 嘉靖四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伏蒙　聖諭卿等於此畜物此畜物皆指海瑞與後　諭所謂不依朕處將來必不可言之者紛擾多事了朕仰承　天眷自不惜謹乃致病患一年日弱一日如可起御政豈受此畜物肆詈焉此不可並處別行計議臣等捧

讀切惟紛欺多事委當預防然亦有不足防者如此畜物所言凡有識見之人皆知其狂謬自不肯蹕而爲之以致多事也臣等聞王聖則臣直今此畜物據其迹委不可並處若原其心似只仰恃　聖主在上欲沽一直諫之名耳仰惟　聖度如　天如地本無所不容況必能容所難容然後足以見所容之大伏乞　俯從臣等所擬付之不足校則豈惟臣等之幸實乃　聖德之光也臣等輒敢仍將原票封　進伏乞　聖裁施行

三 嘉靖四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伏蒙　聖諭朕謂不可並處者乃以既新政其君御此比景泰之歲
皇曾祖考避南内今朕已御西内如忌尊無二上於南京建一宮宇居朕何如云豈謂畜物耶臣等捧讀益不勝驚懼不勝驚懼臣等適因愚昧錯解　聖諭然使仰知　聖意其所以　上對者亦只有此乃若今奉　聖諭云云此乃天下古今所必無之理所必不可行之事臣等萬萬不敢聞　命者也伏乞　聖明俯　賜照察勿生他疑臣等無任懇切祈　請之至

止供用庫奏添人匠 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伏蒙　發下供用庫一本内乞收補人匠一百名臣等查得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該本庫具奏前事奉　聖旨該部看議來說欽此隨該工部題覆大意謂該庫先經司禮監太監黄錦奉　旨查過應留官匠二百八十九員名連年未見鉠誤供應今難遽行添補止令於原額内收補鉠少之數本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是欽此今該庫未及一月又奏前因切惟人匠一名歲支糧十二石若百名則歲支一千二百石矣原額既足供應增添實爲虚糜況新奉有

明旨增改尤難遽行伏乞仍只准補原額以省妄費以存政體臣等謹擬票　上請伏乞　聖裁

論救江西撫按 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昨蒙　發下刑科參江西撫按官周相等一本該臣等具題彼處逆贓合仍行相等作速完解等因茲奉
御批卿等代相怨上非也贓銀理該入官不知怎麼抵盜支吞即同不抄同臣等恭捧讀不勝惶悚不勝戰慄臣等叨受
皇上恩眷非常若萌一毫代相等怨　上之心則是禽獸之不如　神明所必殛矣豈敢有此豈敢有此

但因抄没賊銀原該二百萬據相等　奏報共該二
百五萬五千則數已過之且今亦見在陸續解　進
特未完耳竊以爲姑　容今次而責其完解如又不
完重責未遲是以輒有題　請伏乞　聖明鑒察通
將各官　俯賜寬宥臣等無任仰望之至

答劉文彬進藥方　諭嘉靖四十五年正月初一日

伏蒙　密諭文彬上一方言藥亦製有未敢上可服
否臣惟文彬素不知醫其藥又未經試驗　聖躬至
重豈宜輕服自古人君爲方士所誤者甚多且
皇上　聖壽萬年原伏天保不靠藥物之力伏願

聖明於此等邪說一切勿聽也

答馬芳獲功　諭嘉靖四十五年正月十四日

伏蒙　密諭我聞北擾馬芳殺退不知果是何如兵
部未疏想因玄建之日者臣　昨據芳揭報正月初十
日副總兵任勇於西陽河後口斬賊首級二十一顆
奪獲達馬三疋蓋芳呈請炳然發勇統領奇兵及芳
之家丁於彼防禦而得功也兵部所以未疏者一則
恭遇　玄建之日一則因其倉猝走報附寫未詳是
以不敢遽上聞耳芳原帖臣謹封進　聖覽臣又據
芳差來人口稱各堡尚有斬獲但俱未有揭報　容
臣俟報到即　上奏

答風異并隱邊件　諭嘉靖四十五年正月十六日

伏蒙　密諭今日風異兵火二項恐不可不慎炳然
不宜隱邊件其兵之一節天象固順度要在加防臣
惟今日風異其占委爲兵火加防允當臣謹節錄
聖諭傳示兵部都察院錦衣衛各欽遵　聖訓嚴加
防備至於　內府各衙門乞　命司禮監傳示之也
昨馬芳斬獲虜級炳然側得同其功此正彼所急欲
上聞但芳自宣府徑報　京師是以到速而炳然在
陽和須得芳報乃始具奏是以到遲似非敢隱焉伏

惟　聖明詳察

改定　承天大誌序次奏嘉靖四十五年二月初八日

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該臣等以修完　承
天大誌稾本　進呈請乞　聖明裁訓并慮卷首擬
寫　御製序文本月初六日臣階節奉　聖諭序亦
不必用欽此續該臣階於今年正月三十日節奉
聖諭大誌汝二輔裁付完進於仲春可欽此除臣等
欽遵將前稾本重行仔細看詳凡有差誤逐一裁正
陸續發寫期於此月內完　進外臣等看得稾本先
因仰望

皇上賜序是以擬將目録次序文之後為第一冊而以進呈表及章奏凡例職名四項共為第二冊今既
奉
諭不必用序若第一冊獨寫目録則卷帙太薄且各章奏俱奉有 明旨 聖裁 宸斷具見於玆臣等今擬移章奏與目録為第一冊其表及凡例職名仍為第二冊緣此藁本已經 聖覽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明訓示遵行

答南幸 諭一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十二日

伏蒙 密諭我病十四箇月不見好茲就大誌成南一視承天拜
親陵取藥服氣此原受生之地必奏功諸王不必朝迎從官免朝我用臥輦至七月終還京臣恭捧讀不勝驚駭仰惟 聖躬至重今既十四箇月未全復舊正宜 加意靜攝而乃欲 南幸承天路途遼遠輦行勞頓此豈 崇護之道亦豈所以上慰
二祖之心其取藥一節臣未知
皇上所欲取者何藥今只開列品味差一的當官員或 諭撫按官取 進彼必自行用心如此則 聖躬不勞而坐致上藥事實穩便臣受 天恩深重不敢不直對伏乞 聖明裁察

二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十六日

伏蒙 答諭南幸一件自我取龍飛等殿圖看已旬餘為謠遠近皆聞科害小民寧免順天下佑一行我必萬康先理途居為要臣前日奉 諭南幸不敢仰贊者第一為 聖躬計第二為 國事計盖已亥至今二十七年矣
皇上自度精力之強健較之彼時何如邇來十四箇月之內前後相較亦復何如雖 皇穹保佑必獲萬康然 輦行不及 宮居之安途次不及 殿庭之適在
皇上崇護之道自當避勞 天佑 聖躬豈必待遠行而後臻 萬康之慶也已亥以前邊境無事彼時尚且 命大臣行邊及增 京城九門 皇城四門并居庸關等處守禦之備費許多照管今之邊境聲息時聞內外官兵未見強壯而 六飛遠狩 京師空虛狡逆之謀倘或竊發 聖駕在外能無驚憂此二事乃所當算計者至於有司科害小民如 聖慈之所軫念湖廣地方兵荒如節次撫按官之所奏陳猶未暇及也臣叨受 天恩非常茲蒙 賜諭
皇上盖不以臣為無知不忠之物矣臣是以敢再披

瀝　上奏伏乞　聖明俯亮下悃深罰　聖恩毋致
輕舉以貽後悔臣瀆冒　天威無任悚惕戰懼之至

答薊鎮施藥　諭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適該臣題稱京師貧病之民已蒙　聖恩施藥其薊
鎮春防軍士孤身遠戍素本貧難昨因氣候不調亦
復多病乞少推及益廣　聖恩伏蒙　答諭不知用
多少數焉臣查得薊卒雖有十二萬之數然中間有
病有不病理無盡給況古稱投醪非一壺之酒能徧
及三軍只是心所及處人便知恩耳今不拘多少數
但有以及之則彼仰知　聖心垂念自增感激是於

施濟之中又寓安邊固圉之策也伏乞　聖裁

答取礦　諭嘉靖四十五年三月二十日

伏蒙　密諭玉旺峪數年不曾取礦今虜賊已無可
行得否臣聞取礦若以官府行之則凡服役之人開
挖之夫煎銷之匠圍護之軍皆與錢糧供給一應器
具皆用錢糧置辦其夫匠等又各百般侵盜以所得
與所費通融算計爲利不多若容民取之而分其所
得則頗有利然亦須撥軍圍護以防搶奪鬬爭不但
虜賊當避而已且取礦必先察視礦脈脈旺盛則銀
多脈微細則銀少此峪雖數年不曾取礦不知見今

礦脈如何此須得一的當人往看并計所以取之之
宜及所費所得多寡之實乃見可行與否臣茲不能
遙斷也

答宗人四事疏　諭嘉靖四十五年五月十一日

伏蒙　密諭昨一宗人上四事疏已下該部儀未題
覆其立太子費事了只如我累語汝之言傳繼爲正
爲省事其三件逐一行臣查得昨宗人共　進三疏
內一疏條陳四事一疏是求討祿糧并爲其父乞
赦一疏是附帶其叔勤敹訐奏堂兄勤炎臣觀此人
身無爵祿家道貧窘又因訐告爲　周王所戒飭其

意原只爲私事而來至於四事之疏非其本情乃自
知越關奏擾有罪故爲此以要名耳茲
皇上因彼疏復　諭及傳繼之謂臣於此件又不敢
聞　命今實不能改心易說伏乞
皇上欽承　天眷之至隆深念
祖業之至重一意崇護　輿居以篤　宗社萬萬年
無疆之慶如彼人者只須付之不足理會聽部中照
常以越關處之而已臣冒昧　奏對無任悚惕之至

答戎政官說防秋　諭嘉靖四十五年六月初三日

蒙　諭昨戎政官說防秋一事每日邊臣爲兵本只

固內備外何與秋防者臣惟防秋雖在邊臣然薊鎮
去　京師路近萬一有警則人情便就驚懼城守便
合戒嚴故令製器練兵正　聖諭所謂固內備外者
亦其職也虜中多奸細來此探聽有無戎備使其知
之或伐謀之一策焉

答更建　龍飛等宮殿　諭嘉靖四十五年九月初一日

伏蒙　發下承天守備官一本欽奉　密諭承天之
奏內開多朽夫龍飛等宮殿已六十餘年矣今不可
將就爲之昨謂一幸必行今可差官去更建以備當
下禮工二部行先告

顯陵云臣惟奏內開　宮殿滲漏椽望朽壞今委當
遴差內外官前去更建不可似先年付託非人虛費
財力將就爲之但欲修建必先勘估工料計處錢糧
今湖廣連被水災一方之力必不能辦尤須爲之區
處臣等昨擬下工部者爲此也夫欲舉　陵寢　宮
殿等工事體重大先告
顯陵仰惟　聖諭允當臣謹欽遵會臣春芳等改擬
上請伏乞　聖裁

答河工并北賊　諭嘉靖四十五年九月十六日

蒙　諭河工報完似應祭謝就遣衡行禮臣惟新河
旣已開成允宜祭謝就　遣衡行禮臣謹傳示臣儀
題　請蒙　諭衡雖小愆比拯之挑河爲優還留用
臣惟衡之治河其初看議疏鑿謂之無愆固不可然
終能有成謂之無勞亦不可況今河雖已成而堤岸
尙須修築閘座尙須增建新河比舊閘河地高今年
雨多有水固可通行若遇歲旱未知如何尙須詳處
至於永久之計則上源仍當疏下流仍當濬此皆須
衡一手了結臣伏讀　聖諭謂還留用仰惟
皇上知臣下之短而亦不棄其長眞　日月之明
天地之度也蒙　諭北賊果何如臣看得昨炳然奏

報旣云哨見往東北行走要搶薊鎮地方又云六月
搶宣府失利要求報讐則是尙未有定形或係聲東
擊西之詭計亦未可知須再得一二日乃見分曉今
惟當加謹薊鎮及南山之哨守以防之而已

答戶部節愛并承天工用　諭嘉靖四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臣昨奉　諭一問燿官用銀已用半其濟邊的可用
了多少了臣欽遵傳示燿查明徑自回奏茲蒙　密
諭戶部回數同常支用其常數當有積者未可說我
靚細事　天降地產民納不可妄費必須節愛臣惟

大學論平天下之道以用人理財並言理財本是圖治要務況今邊費浩繁歲出反多於歲入不能枝撑
皇上今日之間乃大計也豈曰親細事哉任戶部者允當加意節愛伏乞
聖明俟部疏上
御批叮嚀之
蒙
諭又承天宮用彼處或不轃工部節慎庫出助也好臣惟湖廣連年有水災昨撫按官題奏動以百姓流亡乞蠲免錢糧仍乞賑濟則承天工用彼處必不轃矣若得工部節慎庫出助誠我
皇上如
天之恩但臣適以臣意問禮庫中積有銀兩幾何答云工部每年派徵料價銀共五十五萬兩

各處拖欠過半近因支用不敷二次題奉
欽依討得戶部原借銀十八萬餘兩於工所應用營繕司見在只銀八萬兩耳然則工部雖欲出助恐亦不能也

答兩廣更置　諭嘉靖四十五年九月三十日

伏蒙
密諭兩廣更置何也爲言者果見之真當否
臣聞先年兩廣原各有巡撫都御史一員後因廣東無事而廣西有蠻賊廣西用兵必資廣東之錢糧因併設提督都御史一員住劄廣西之梧州彈壓諸蠻續因廣之惠潮二府山賊生發其梧州與惠潮相去一月餘路每遇有賊府縣申報提督發兵勦捕動經二三月方到賊已搶殺去久矣彼時因以二府割屬南贛巡撫都御史緣南贛去惠潮亦遠況係兼管地方兵馬錢糧調發俱不方便惠潮山賊積久益多近年不時出山搶殺城門之外道路多梗地方百姓深以爲苦是以科中建白欲復設巡撫於廣東使經理惠潮部議復廣東巡撫者乃從今日爲惠潮之計而改提督爲總督者乃從向來爲廣西之策也

答超格賞徐杲　諭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初七日

伏蒙
密諭我看工似就六分矣然工成加恩禮有自得者杲或超格如弘治間

孝宗與崔志端太子太保何如臣惟用才賞功本不當拘泥資格
皇上之欲超格與杲誠是也但二臣每對臣言自知
恩榮深懷憂恐今茲竭
中外之人怨其節省忌其
力宮建只望杜塞衆口不敢別有希冀臣昨奏內述二臣所謂以往事爲懼者蓋以此也如蒙
聖慈曲
賜保全今次似須稍薄二臣之
恩典至於太子太保乃儒臣之極選尤望不以與杲庶足爲之稍緩忌毀臣每思目今人才缺乏若一日無二臣則
皇上於營建必不方便兵部無慚則

皇上於邊事必不免仰煩　聖心是以敢代二臣陳
其情如此臣於二臣並不敢有纖毫沮抑之私伏乞
聖明裁察

答河道及水災　諭 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十二日

伏蒙　密諭河道果大通未臣聞衡所開新河目今
已通行但尚須增益其所未備方可永久昨衡又奏
討銀十萬九千餘兩爲修堤建閘等用蓋以此也蒙
諭又　玄岳水與爲災非常此何因歟臣惟今次
玄岳水與爲災委非常然欲如漢儒之說其象必爲
其應其事必爲其占則亦多拘礙而難通今惟有修

人事以回　天意斯則簡易切實之理耳

諭兩淮鹽銀宜照舊額 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十四日

伏蒙　發下戶部一本內開鹽銀緣由臣等看得所
開未甚明悉而臣等於此事頗嘗聞知其始末茲敢
爲
皇上陳之兩淮鹽課每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該徵解銀六十萬兩係是舊額蓋鹽場之所煎并行
鹽地方之所賣止能辦此也嘉靖四十年鄢懋卿奉
命清理只欲以增銀爲功遂增至一百萬兩本年上
半年解完五十萬其下半年五十萬懋卿亦自不能
完乃盡索各衙門贓罰等銀及將商人恣行科罰僅
克足數其時商人多至破家困苦不可勝言至次年
畢竟不能再完官司欲仍行科罰則商人皆欲棄鹽
逃去是以御史徐爌具實陳乞荷蒙　聖明俯允照
舊只徵解六十萬兩商人始皆安業臣等切惟商人
中鹽本爲圖利若使至於破家一旦逃去則不惟新
增之四十萬兩不可得將併舊徵之六十萬兩亦無
從取盈此懋卿添銀之說所以爲壞鹽法妨　國計
而不可行也今部　奏欲仍照舊額蓋有所見臣等
謹票擬上　請伏乞　聖明俯從

答護養元氣　諭 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十五日

臣　適奉　聖諭亥分詣萬法壇陰雨之冒子分吐白
沫清水有三盂因畏寒卯又雨不止又覺困悶臥齋
次該臣奏謂　聖躬偶爾違和蓋一則爲雨寒所襲
一則前日　崇護未久　元氣未及全復是以不耐
勞動等因茲蒙　答諭若元氣得全復甚幸若不得
還舊日之者必得人乳之類緩步進藥得一二親密
得力之人方可望復些少今一以仰　天恩佑焉臣
惟元氣易損而難復至於中年以後則其損尤易其
復尤難既損而復之後若或再損則其復益難其損

益易仰惟　聖明既知　元氣未得全復則今惟致力於護養元氣乃第一要務也人乳之類原出於人之身服之必定有益但其製服之方臣愚不能知耳蒙　諭令一以仰　天恩佑焉臣惟　天眷
皇上固必篤於保佑然所以承　上天保佑之心實在
皇上自護自養伏乞深留　聖意焉臣無任真切仰望之至

答止南工　諭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十六日

伏蒙　聖諭南工工部所謂似一時難建如且恭修

隆慶　祾恩二處餘止待數年各裕時更建差去官匠令速量修囘京何如臣等適蒙　發下戶工二部計處南工本正見錢糧缺乏難於興工計無所出茲蒙
皇上俯軫時艱特降　玉音欲且恭修　隆慶　祾恩二處餘止待數年各裕時更建差去官匠令速量修囘京仰惟
皇上卹民之仁眞所謂如　天處事之義正所謂曲當　聖壽方萬萬年無疆此工暫止以待財裕更建固未遲也天下臣民均切感戴　天恩之至所有原發下部疏臣等謹用封　進伏乞　御批使中外曉然仰知　恩之　上出

答問胡松病　諭嘉靖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伏蒙　密諭胡松未久何便病言我聞亦永明之年者初缺我意推永明不知皆惡臣惟胡松是一眞實任事之人癸亥生與臣同歲而小一月止因偶傷脾胃初任不得將息遂至困頓蓋卦盡之年不奈疾病如此永明本以質直為人所惡但委亦體弱目昨謝　恩後曾一到直行動俱不方便伏蒙
皇上賜之以致仕榮之以馳驛彼之幸甚矣別臣時

感激　聖恩雙淚流下臣於此益重其人而衰病不能供職命也

答代胡松　諭嘉靖四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伏蒙　密諭松原係病者今故此任以燿代亦不為否可歟臣惟吏部尚書以為　朝廷進賢退不肖為職不惟要得自守清潔亦須剛毅不受請託不聽憑吏胥庶幾進退得當燿為人溫厚寬平於前二者似皆未足恐未克任臣荷蒙　賜問不敢不以實對伏乞　聖裁

答預擇雲南鎮守　諭嘉靖四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蒙　諭朝弼終不改過此地亦當預擇代者非他鎮比汝以爲何如臣觀朝弼屢次所爲委未有改過之意又其威權太重雲南之人只知有西王不甚知有朝廷今爲久遠之計委當一處但彼世守此地已久恐一時亦輕動未得去歲所以加巡撫贊理之銜給與旗牌盖欲陰分其權也而近日土官猛寅等三十餘人奏言軍務只當歸於總兵外人或言此本係彼唆使或言係彼捏寫二說未知孰是夫使彼有一於此其意固皆可惡然使真出於衆土官則其勢抑又可知矣如得一有才識力量忠於爲　國之人前去巡撫將地方諸事默處停當然後奏　請易之斯爲上策惜未有其人焉彼素富多有爲之耳目者萬乞皇上勿露罪之之意機事不密此自古所深戒也

論將軍縉熿請繼嘉靖四十五年十月三十日

伏蒙　發下禮部一本内開　肅府輔國將軍縉熿請繼緣由臣等查得禮部奏　准宗藩條例一款親王繼爵必係親弟親姪方許　請繼切惟縉熿於肅定王爲親姪於　肅懷王爲堂叔而玆　請繼乃繼　懷王非繼　定王越世相繼禮所未有況係輔國將軍則於　親王枝派疎遠可知似與條例不繼之文爲合但　親王封爵應否停襲非臣下所敢擅擬臣等謹將原本封　進伏乞　聖裁　御批施行

世經堂集卷之三

奏對四

東府請　駕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茲者
大行皇帝奄棄萬邦臣等敬惟　殿下茂膺帝簡數
實定於誕毓之初大得民心望夙著於疏封之久謹
同班首官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
國公臣朱希忠掌禮官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
高儀恭請　殿下入王喪禮嗣撫丕圖謹率守衛官
太保兼太子太保錦衣衛掌衛事後軍都督府左都

督臣朱希孝督領官校扈迎

論行拜天禮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

伏蒙　發下太常寺一本內開　正旦節行拜天禮
于玄極寶殿合無暫免惟復別有　聖裁等因臣等
查得　先朝毎日於宮中行拜天禮至
大行皇帝以爲濟罷之遇正旦冬至　萬壽聖節於
奉天殿丹陛上行禮其後因改定　郊祀遂罷冬至
之拜定以正旦　萬壽聖節行禮於玄極寶殿太常
寺辦祭祀并入內執事茲臣等議得敬天乃人君首
務凡遇正旦令節豈可不一行拜天之禮但玄極寶

殿建于　大內而太常寺官夜入執事似未爲便臣
等謹擬批答該寺詞語　上進其行禮處所或依
先朝舊制行於　宮中或依
大行皇帝初制行於　皇極殿丹陛上臣等未敢擅
議伏乞　聖裁施行奉
聖旨拜天朕自於內行禮你毎執事員役俱不用

進議
大行皇帝尊諡勑并請追尊　聖母隆慶元年正月

臣等查得　累朝皆於　即位數日後　御西角門
視事西角門者今　宣治門也　御門之日即　勑

諭禮部令議
大行皇帝尊諡臣等茲謹擬　勑書　上進伏乞
裁訓發下遵行臣等又查得
孝宗皇帝即位踰月　勑諭禮部上
生母淑妃尊諡曰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
太后遷祔
茂陵又建
奉慈殿於大內歲時享祀如
奉先殿之儀臣等仰惟
聖母誕育　膺將爲天地人民之主　冊諡葬祭所

嘗致其尊崇合無容臣等恭擬　勅書於　勅諭禮
部議
大行皇帝尊謚之次日發行仍俟二十七日釋服後
以次將冊立　中宮　東宮等禮上請
　論宗藩　恩賜隆慶元年正月
該司禮帖開　頒賜宗藩銀兩數目到閣臣等查得
憲宗
孝宗
武宗登極之賜皆視行輩以爲多寡內曾叔祖叔祖
幷叔各銀三百兩弟及靖江王各銀二百兩紵絲等

項各有差等惟
大行皇帝自外入繼故恩比舊加隆銀三百兩者增
爲四百兩二百兩者增爲三百兩紵絲等亦各遍加
然亦未嘗不論行輩也至於　益王等六王係親叔
銀加至五百兩紵絲等叉各加厚乃是　特恩非定
例也前項等第來歷閣中俱有書稿可據臣等仰惟
皇上今日事體與
憲
孝
武三朝相同而於　益王等三王親既漸遠行輩亦
殊所有　頒賜數目似應只依舊例其姪幷姪孫及
管理府事者則皆似應比照弟之例焉臣等輒敢查
照各王行輩開擬銀數上請伏乞　聖明裁定庶臣
等得以遵奉擬　書上進
計開
　叔祖一位　慶王照舊例該銀三百兩紵絲十五
　　表裏羅十五表裏紗十五疋錦三疋鈔二萬貫
　叔八位　楚王　遼王　岷王　韓王　潘王
　　襄王　益王　衡王照舊例毎位該銀三百兩
　　紵絲十表裏羅十表裏紗十疋錦三疋鈔二萬

　　貫
　弟七位　晉王　魯王　蜀王　代王　淮王
　　德王　榮王照舊例毎位該銀二百兩紵絲十
　　表裏羅十表裏紗十疋錦三疋鈔一萬貫
　姪四位　周王　荆王　崇王　吉王
　姪孫一位　趙王
　管理府事二位　秦府管理府事隆德王　唐府
　　管理府事庶弟一子碩熿以上七位比照弟例
　　毎位該銀二百兩紵絲十表裏羅十表裏紗十
　　疋錦三疋鈔一萬貫

靖江王照舊例該銀二百兩紵絲十表裏紗十疋
錦三疋鈔一萬貫
進　賞賜文武羣臣軍民人等傳帖隆慶元年正月
臣等查得　累朝
列聖登極於在京文武羣臣軍民人等例有銀兩絹
布鈔錠之　賜自
武宗皇帝以前等第數目大畧相同至
大行皇帝以　入繼大統　須賞特重蓋出一時
特恩非是定例然在
武宗皇帝時已因銀兩缺乏　命戶部以漸措置支

給目今府庫空虛比之彼時益甚支給必不能敷況
錢糧縱有贏餘亦宜節省存留以備邊餉及緩急之
用相應預爲計處臣等思得前項　恩賜若欲等數
之厚薄須給之先後各適其宜必先知應賞官員人
等及見在銀兩絹布鈔錠數目然後可以通融酌議
臣等輒敢擬　傳帖上進
聖旨朕茲將加恩在京文武羣臣軍民人等爾禮部
通行各衙門查舊例應賞員役開具人數并行內府
該衙門查見在銀兩絹布鈔錠數目各作速奏聞
進擬　賞賜數目隆慶元年二月

伏蒙　發下禮部會同戶部查擬　賞賜一本內開
承運庫銀六十八萬一千六百三十三兩若照舊例
給賞該用銀五十一萬八千餘兩止剩銀一十六萬
二千餘兩所存不多及絹布等亦各有本等經費難
以盡數支用欲要將文武官員并監生辦事官吏知
印承差當該吏典等項應賞員役另議　恩典等因
臣等看得該庫銀兩每年支給軍官折俸約該銀十
六七萬而　御前及賞功之數又在其外今只存銀
一十六萬二千餘兩則於折俸一件尚且不彀又何
以上供　御前及備　賞功之用該部奏請另議文

武官吏監生　恩典節省銀兩絹布以備缺乏良爲
有見相應　俯從臣等查得先年　恩詔文官有給
與　誥勅之條監生承差吏典等有免歷免辦之條
又聞承運庫積下段疋頗多臣等謹用酌擬上請伏
乞　聖明裁定示下臣等乃敢擬　勅上進
一公侯駙馬伯五十員若照舊例給銀該銀一千
兩今擬每員賞紵絲四表裏
一文官一品至雜職共一千二百六十員若照舊
例給銀該銀五千五百四十二兩今擬一品至
九品各給與應得　誥勅內先已給領者與進

應得勲階一等如品同而職銜不同照見任改給署職者與實授試御史試中書候實授庶吉士候授官之日各補給其有願移封者聽若先已移封今給與本等 誥勑雜職每員絹二疋

一武官一品至署試百戶共一萬三千五百二十七員照舊例給銀共該銀七萬八千五百零九兩今擬一品二品各賞紵絲三表裏三品二表裏四品一表裏五品六品各紵絲一疋署試鎮撫百戶各絹四疋

一優給優養官共六千九十四員今擬照舊例三品銀四兩四品五品三兩六品以下二兩

一優養軍官每妻女共四百二十五口今擬照舊例每口給銀二兩

一將軍旗校力士軍匠馴象養馬及操備等項旗軍勇士并京營家丁今擬照舊例每名給銀二兩

一修理

山陵官軍今擬官照前給與表裏絹疋軍每名照舊例給銀二兩其已於品級及操備項下支領者不許重支

一紀録旗校力士幼軍今擬照舊例每名給銀一兩

一監生舊例每名絹一疋今擬各衙門歷事者正歷免二箇月雜歷一箇月長差三箇月見在監者先造冊送吏部候撥歷到部之日照數減免

一辦事官吏知印承差舊例各給絹布今擬辦事官免一箇月知印并當該吏三箇月承差并辦事吏二箇月周歲辦事吏一箇月罰班官吏每一年減一箇月其見在聽撥當該辦事者吏部各造冊案候着役之日照數減免

一史館官生禮部鑄印局儒士順天府學生四夷館譯字生錦衣衛聽差并管操舍人欽天監天文生太常寺樂舞生太醫院醫士武學官生今擬照舊例每名絹一疋

一欽天監陰陽人太醫院醫生順天府坊廂里老各衙門民匠及廚子樂工今擬照舊例每名綿布一疋

進 賞賜南京守備等官 傳帖隆慶元年三月

茲者各邊官軍已蒙 聖恩賞賚臣等查得南京內外守備參贊機務尚書操江勲臣都御史并鳳陽

天壽山守備及各處總督提督總兵巡撫副總兵兵
備衆將遊擊守備等官舊例各　賜勅給與銀兩表
裏不等名爲　特賜臣等茲謹擬　傳帖上進其
顯陵守備奉祀都督理宜與鳳陽　天壽山守備一
體須賞輒敢增入均乞　聖裁發下吏兵二部遵行
至於　賞賜銀兩竊恐內外庫藏空虚俟二部開報
員數至日臣等查照近日在京官員事例另行酌擬
上　請

請開　經筵隆慶元年三月

臣等伏聞自古帝王莫不以講學爲首務至我

祖宗列聖月開　經筵　日御講幄　謨訓典式尤
爲炳然蓋以成就　聖德講明治道胥有頼於此也
仰惟
皇上方茂建太平之業所宜　緝熙問學之功臣等
向因
世宗皇帝梓宮在殯未敢上　請乃茲
山陵事畢祔
廟禮成
皇上遵　累朝之令典舉　經筵日講之盛儀實惟
其時矣臣等謹擬　勅諭　上進

止　幸舊邸隆慶元年三月

該文書官孫斌口傳
聖旨十二日府裏去　命臣等擬旨傳外臣等仰惟
皇上身承
宗廟　社稷之重一舉一動皆當率循典章嚴謹防
護
祖宗時除　郊祀及　幸學耕籍之外未有輕出者
此其爲慮至深遠也臣等下情伏乞
皇上尊御法宮手以光昭端拱之　聖德茂凝安吉
之天麻所有傳　旨不敢輒擬臣等無任祈請之至

請　允禮部止幸舊邸隆慶元年三月

伏蒙　發下禮部一本臣等看得本內所言盖仰望
皇上遵　祖制　愼舉動停止明日藩邸之幸係是
一念効忠
皇上之意仰惟　聖明必已　俯鑒臣等謹擬票上
請伏乞　御批准行

請　允科道止幸舊邸隆慶元年三月

伏蒙　發下科道官各一本俱爲乞止　行幸臣等
切惟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從諫爲盛美而在衆所
不與者尤必屈而從之今　藩邸之幸六科十三道

文章進諫可見衆情皆不願
皇上有此舉動不獨臣等及禮部爲然也伏乞　聖
明俯允所言　特賜停止其於　新政實爲有光臣
等輙敢擬票上　請無任悚惕懇願之至

請允科道奏開講讀隆慶元年五月

伏蒙　發下禮科都給事中何起鳴戶科右給事中
張鹵各一本俱以講讀爲請臣等查得本月二十一
日該司禮監官傳奉
聖旨卽今天氣炎熱經筵日講都免了到八月內來
說該衙門知道欽此時臣階患病在家臣春芳等具

題欽遵　明旨經筵照例停免但日講所以緝熙
聖學不可以累月間斷更望
皇上留心古訓親近儒臣於每月每旬之內　欽定
一二日仍容臣等率領講官進講等因今將旬日未
奉　諭旨臣等方擬再請而科臣適有此疏可見臣
工仰望
皇上進學之心均一懇切臣等切惟目今天氣雖云
炎熱然殿宇深廣辰巳之前熱亦不甚伏乞
皇上俯從臣春芳等前奏　欽定於每旬之中用其
日某日容臣等照常日講以仰裨　聖學之萬一以
少答羣情臣等不勝祈請候　命之至

進預飭邊務　傳帖隆慶元年六月

臣等伏見連日天雨不止竊惟陰氣過盛占主有兵
沴今秋防之期已近恐備禦未周兵食未足倘有疎
虞不免仰厪　聖慮臣等欲乞
皇上勅下兵部轉行各邊預先嚴飭邊備謹擬　傳
帖上進
聖旨秋防在邇你部裏便行文與各總督官着嚴督
各該鎭巡兵備參遊等比常用心修飭邊備不許怠
悞取罪如有緊要事務許各直言條奏兵部知道

繳詳議科道　諭隆慶元年六月

伏蒙　聖諭朕卽位以來賴卿等輔弼近來科道等
官不諳事體本內敢屢欺言是何意卿等詳議來說
欽此臣等仰惟
皇上以　仁明之德應運承祧科道等官本因遭際
昌時思欲少效報答是以屢有論奏但性氣麤率則
言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或失實其不諳事體瀆擾
宸嚴誠有如　聖諭者然　天威在上以臣等度之
實非敢故爲冒犯也合無　容臣等恭錄　聖諭傳
示科道等官使各省改以仰承

皇上天寬地容之造臣等識見淺昧奉諭詳議無
能仰副聖明下詢之意不勝惶愧悚惕統乞聖
慈俯宥原奏聖諭謹用進繳

進修省等事傳帖隆慶元年七月

前月霪雨不獨淹沒禾稼損壞民居其各邊城堡尤
多衝決後幸數日晴霽邊臣方在修理而入秋以來
仍又久雨臣等訪聞修理未完者既不能用工其已
完者旋又倒塌若如此不已一旦虜賊乘虛入犯何
以禦之臣等叅思及此不勝憂懼輒擬傳帖二道
上進伏乞聖裁發下施行臣等聞古者叅有災變
多策免大臣今臣等奉職無狀上干天和除伏候
降旨罷免外仰惟
皇上爲天之子爲天下之君夫爲子則天之感通甚
近爲君則臣下之仰戴胥切況在登極之始尤當
爲無疆之圖若以目前之無事爲可安遂簡暇逸實
恐猝然有事無以支持伏望
皇上念天戒之非常思祖業之至重不徒以避
殿易服便足了修省之事而恒以兢業爲心勤勵剛
斷爲政時召臣等及部院大臣面賜詢問凡國
家之至計中外之隱憂各許敷陳仰候採納于以

上回天意下奠邦基臣等無任懇切祈請仰望
之至

聖旨薊鎮邊墻等項因久雨倒塌雖已降旨修築未
知工程如何自修築之外亦未知更有何項禦虜長
策着便推有才識大臣一員前去會同總督鎮巡等
官計議除一面上緊修築外但有合行事宜及邊臣
所不敢言之情不能爲之事俱要從實具奏吏兵二
部知道

聖旨秋霖不止重爲民災朕祗畏
天戒軫念時艱深用憂惕內外百官着各痛加修省
自十五日爲始青衣角帶辦事并屠禁各五日順天
府祈禱至晴日止禮部知道

論太和山提督內臣勅書隆慶元年七月

伏蒙發下兵部題請太和山提督監丞劉進職掌
一本臣等查得先該湖廣巡按御史陳省劾奏原任
提督呂祥貪殘等罪兵部覆奏要將提督內官永行
裁革進貢務尖等項一切停止惟復減去分守事權
另推一員前去等因奉
聖旨是呂祥着取回京司禮監另推舉一員去則是
內官已不裁革貢物已不停止僅只不管分守如成

化初年之制耳今若　勅內仍載分守事權一則違
憲廟之初制一則背近日之　明旨一則貽地方之
患害事體不便人心不服於　聖政不無虧損所有
分守字樣　勅內難以開載臣等輒敢擬票上　請
伏乞　聖明俯允實爲幸甚奉
聖旨着照成化元年寫勅

止寫中秋致語隆慶元年八月

該司禮監太監滕祥傳奉
聖旨命臣等寫中秋致語臣等思得節令筵宴雖例
有致語但今

先帝神主尚在　几筵小小宴樂已爲不可況致語
之盛舉耶所有撰寫臣等不敢聞　命仍望
皇上將前項筵宴一併停止以崇　大孝以爲後法
臣等備員輔導禮之所在不敢不以正對伏乞　聖
明鑒察

奉　諭查處承天事宜及馬從謙等卹典隆慶元年八月

伏蒙　聖諭我看禮部本內說的
顯陵是
皇祖
先帝龍飛之地　教臣等以敬君之禮臣等不勝欽
服臣等竊詳禮部本內原不曾敢將
先帝初制改革止欲裁減節次添設員役及停止新
增貢品減省假道朝謁虛文但因頭緒繁多又備載
湖廣撫按奏詞未曾將別部掌行者摘去遂致詞冗
而意晦耳茲奉　聖諭命臣等查處緣前項文卷冊
籍皆在部中須仍下部逐一查議庶得停當臣等謹
改票上　請又蒙　諭馬從謙等因看本內有罵父
之言不准臣等謹已仰悉但查吏部原奏止是馬從
謙一名係罵父者律乃因人誣伊誹謗齋醮比擬前

律坐罪不曾真罵伊父其申良等四名則各是一事
若因馬從謙一槩不蒙　恩卹似尤可憫伏乞　聖
慈俯從科道所奏吏部所擬或就中分別　斷處以
慰羣情臣等謹擬票上　請伏乞　聖裁奉
聖旨馬從謙所犯係子罵父律不准申良等姑依原
擬吏部知道

止　駕詣　天壽山疏一隆慶元年八月二十六日

伏蒙　聖諭朕詣
天壽山行秋祭禮一應事物都照例行擇日來看欽
此臣等仰惟

皇上欲 躬詣 天壽山行秋祭禮盖重
祖宗弓劒之藏切歳時霜露之感此乃 聖孝所發
比之別様遊幸不同臣等豈不欲將順但天子之孝
以保安 社稷爲大故 累朝舊制 發引之送止
於 午門而祭之禮惟
太廟親奉其
山陵皆只 遣官卽在常時尚不輕出凡以重 社
稷也今東西二虜日夕窺伺發旗聚兵已有形迹薊
遼宣大警報屢聞此何時耶
皇上顧欲冒危而往萬一至彼稍有震驚於時悔之

亦復何及此不獨臣等及諸臣民不願
皇上有此擧動竊惟
祖宗在天之靈愛護 聖躬記念 社稷尤不樂
皇上有此行也臣等備員輔導義同休戚所有一應
事物并擇日等未敢傳示各衙門奉行伏乞深留
聖思 俯垂照察 特賜停止臣等不勝至幸所有
原奉 聖諭謹用 進繳奉
聖旨卿等照前旨傳行
二 隆慶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昨臣等欽奉 聖諭朕詣 天壽山行秋祭禮一應
事物都照例行擇日來看欽此隨該臣等以時値秋
防具奏請乞停止伏奉
御批卿等照前旨傳行欽此切惟君令臣行此乃正
禮今
皇上欲詣 天壽山若使事無關繫臣等何敢稽違
但目下邊報實在緊急前後章奏必皆上經 聖覽
非臣等假說仰惟
皇上承受
祖宗基業至大至重奈何當此之時不自深計詳慮
而欲輕易遠出耶且自大雨之後軍民田畝既被水

渰所居房屋亦各倒塌愁苦無聊之狀處處皆然
皇上一意安輯撫綏尚恐不能無意外之變況又正
有邊報安可以此一行觸冒兩端之患也臣等反覆
思惟寧拂
皇上之意決不敢誤
皇上之事所有 聖諭仍不敢傳行伏乞 聖明俯
鑒下情收回 成命臣等不勝悚惕仰望之至奉
聖旨朕旨一出卿當卽擧傳行又何有此煩言
三 隆慶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伏蒙 聖諭朕旨一出卿當卽擧傳行又何有此煩

言欽此臣等捧讀不勝悚懼不勝悚懼臣等非不知
聖旨一出卽當舉傳行所以再疏勸止不避煩瀆者
只爲
皇上計爲　國家計耳夫　天壽山之後卽是黃花
鎭其黃花鎭之外卽是虜地今虜既結聚萬一忽然
進入何以支持適纔據總兵李世忠報稱東虜土蠻
等要犯喜峯口遮東地方西虜把都兒等要犯古北
口東西地方此其所繫豈輕小者臣等不知
皇上何所見聞何所倚靠而堅欲爲此行也臣等亦
知順　旨可以取悅但計度利害委實不敢以　國
家之事輕試於危險伏乞　聖明照察　俯賜停止
臣等幸甚　國家幸甚臣等無任懇切祈　請之至
奉
聖旨待事寧奏請

進擬科道諫止内臣坐營票帖 隆慶元年九月

伏蒙　發下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等巡視京營
給事中孫枝御史韓君恩等各一本俱奏乞
皇上收回内臣坐營之　命臣等查得
太祖時原無團營其團營之設乃起於景泰年間至
嘉靖二十九年已經

先帝裁革但　大明會典係正德年間所修之書故
不曾載有此節今内臣委無團營可坐事體有礙施
行科道官所言無非仰望
皇上遠遵
太祖之初制近守
先帝之定制所應　俯從臣等謹擬票上　請

繳内臣坐營　諭 隆慶元年九月

伏蒙　聖諭朕着内臣坐營科道官也說你每也這
等說怎麼主意不遵你每說來欽此臣等捧讀不勝
惶悚仰惟
皇上有旨臣等豈敢不遵但團營先於嘉靖二十九
年
先帝因虜賊入犯懲戎務之廢弛考
太祖之初制將團營裁革内官取回數年以來事權
稍得歸一操練漸覺有効良法美意誠萬世所當遵
行者也今　命内臣坐營若據見在之制則已無營
可坐若必欲用内臣則須將
先帝定制盡行更變不惟臣等不敢竊恐　聖心亦
有所未安者且團營始於景泰革於
先帝臣等下情實願

皇上惟以
先帝爲法是以昨蒙 發下科道之疏輒有陳奏此
外別無主意也今奉 聖諭不敢不以實對伏乞
聖明照察所有原奉 聖諭謹用 進繳奉
聖旨既先年裁革罷兵部知道

進禦虜 傳帖 隆慶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適蒙 發下巡撫耿隨卿本報賊已從羅漢洞入邊
除賊所到永平府地方合會兵剿逐保護外臣等先
因虜酋俺答犯山西土蠻犯界嶺口各有形迹而黃
台吉未離虜巢恐其誘我邊兵東西救援却從中突

出侵犯所以屢次擬 請在宣大則令加謹東防在
薊鎮則令加謹西防又發營兵一枝往昌平隄備今
土蠻既已入邊臣等愚見又恐鎮兵俱往東行黃台
吉乘我無備肆其狂逞切惟
陵京至重須遏土蠻使不得渡河而東并備黃台吉
使不得乘虛而起乃爲兩全謹擬 傳帖上請
聖旨今虜賊入邊你每便行與劉燾着一面督兵隨
賊剿逐一面發兵堵守灤河勿容西渡一面謹備黃
花鎮等處以防西賊竊發仍行馬芳兼練一體隄備
各不許怠誤兵部知道

進發兵 傳帖 隆慶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臣等議得通州乃 京師屏蔽之地況今漕糧正集
除已與戶部議令將漕糧已抵張家灣者運入灣城
未抵灣者暫留於河西務等處外竊恐人情震驚或
生他患乞 命兵部發營兵一枝前去通州住劄一
以張我兵勢伐虜深入之謀一以安我人心兼爲保
護漕糧之計謹擬 傳帖上請
聖旨兵部便發營兵一枝前去通州住劄隄備虜賊
防護漕糧合用糧料等項都照例與他

面對後再論邊事 隆慶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適蒙
皇上以山西石州陷沒 軫念土地人民 特賜下
問并 命臣等詳處臣等雖已 面奏猶恐言語未
明事情未悉敢再備陳之仰惟
皇上屢次降 旨降 諭修飭邊防又 允臣等所
請差官前去經畧 聖心 宸謨誠懇切周至無以
加矣但今年虜謀詭譎比常時不同常時所犯只是
一處故邊臣得以調集各路兵馬或拒之使不入或
驅之使速去今年則土蠻寇擾於東劉燾因而提兵
東援俺答寇擾於西王之誥因而督兵西馳且虜兵

各稱十萬我兵東西分援其勢力已不相敵矣而虜
酋黄台吉尙據巣穴未見向往此賊素稱狡悍住近
陵京之後若使我兵盡數調發此酋乘虛突起其於
震驚尤爲重大是以古北口黄花鎮等處一帶擺守
之兵俱不敢調動而請　命遲鳳翔暫代劉燾調度
又請　命王之誥馬芳仍任本鎮俱以防黄台吉之
竊犯慎
陵京之保護非有兵而不發也今石州已蒙　允兵
部所奏調王之誥原管遊兵二枝及延綏兵一枝河
南兵一枝保定兵一枝共兵五枝計一萬五千人往

援若使將領用命奮力協謀亦足驅剿但恐今去已
遲不能相及耳夫事有重輕當二事並發之時力不
能兼濟則須先其重者此所以欲援石州而又不得
不爲
陵京深慮也伏惟　聖明裁察

時隆慶元年九月二十四日日講畢
上問山西怎麼失了州縣臣階等對曰前日報虜犯
山西經今數日將謂已出去了今早蒙　發下兵部
本始知破了石州太監滕祥等跪于傍遽云
爺爺晝夜爲此憂慮先生每用心處一處階等曰
皇上前者屢次有　旨有　諭修飭邊防臣等非不
仰體但今年虜勢比常年不同常年只一處入犯所
以易堵今年二路進來所以堵不住太監王本云先
生每在近處多調幾枝生力兵去截殺階等曰今劉
燾擁薊州東路兵去援永平王之誥擁宣大兵去援
山西只有古北口黄花鎮等處中路的兵因黄台吉
未動
陵京爲重不敢調去今早蒙
皇上准兵部奏已發宣府遊兵二枝延綏兵一枝保
定兵一枝河南兵一枝共五枝去矣
上曰是了是了本猶欲有所言
上目止之　諭曰卿等詳處階等頓首而退

繳詳議邊計　諭隆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伏蒙　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鎮虜寇搶殺至甚防虜
之計如何預處卿等會文武羣臣着實詳議來看欽
此臣等仰惟
皇上內軫民生外懲虜患將弘安攘之大業預求防
守之良圖臣等不勝欽仰不勝幸戴竊思邇年邊事

廢弛多因邊臣循習舊套不務殫心幹理拘泥常格
不知隨時變通今年七月內欽奉
聖旨令以不敢言之情不能爲之事從實具奏　聖
明蓋已洞見其弊矣而諸臣猶未見有能仰承　聖
心上贊　宸畫者以致東西二鎮被虜搶殺至甚及
今若復因循不着實預處將來之事委爲可慮昨該
科道建白皆謂宜破格整理但恐事出遥度或礙施
行見出一偏或非通論是以部擬令在內大小臣工
在外總督鎮巡等官各陳所見會議上　請已奉有
欽依行去今蒙　賜諭臣等謹用恭錄傳示兵部卽

再通行中外使仰知　聖意作速條列具奏候各疏
至日臣等欽遵出會文武羣臣詳議上請　聖裁所
有原奉　聖諭謹用　進繳

請　允御史鍾繼英奏止內教場操練隆慶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伏蒙　發下御史鍾繼英一本大意謂　宮中內地
不宜使人提兇器習危事欲乞
皇上停止近日內侍之選擇勿事操練以防未然臣
等仰惟
皇上選擇操練蓋因邊方多事居安慮危故有此舉

但繼英所言亦是防微杜漸之意昔嘉靖三十年
先帝嘗因虜患欲作內廠營操練內兵後竟不果竊
思
先帝欲作復止中間必有深慮況今
皇上注情邊務　諭計防守　聖念所向衆咸感奮
若常選任將帥明信賞罰則兵威自振外患自消似
亦不必仰煩　至尊躬親教閱之事臣等輒摳票上
請伏乞深留　聖恩納繼英所奏　特賜停止臣等
不勝仰望之至

請躬奉　廟享隆慶二年正月初六日

昨該司禮監太監滕祥傳奉
聖旨孟春饗
太廟遣公希忠代行欽此臣等竊惟祭祀者　國家
之大禮春祭者四時之首禋在
皇上必親奉祼將而後爲孝爲敬在
祖宗列聖亦必得
皇上之躬親對越而後來格來歆故孔子曰吾不與
祭如不祭自非有甚不得已之事未有可以　遣官
代行者況今朝　覲官吏會試舉人咸集京師觀望
朝廷之舉動易曰萃亨王假有廟先儒程頤釋之曰

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
宗廟仰惟
皇上　當茲萬國來王之初正宜致謹　廟饗以萃合
天下之心而無故　遣代恐非所謂萃之道也且自
宮至　廟其路不遠奠獻有數其禮不繁
皇上躬一奉行勞亦不甚夫以
宗廟大禮雖勞猶不當避況非甚勞者乎臣等用敢
披瀝上　請伏乞　聖明俯賜鑒允仍　親詣
太廟行禮臣等不勝幸甚不勝幸甚奉
聖旨是

更正籍田　賜宴儀注

臣等昨詣籍田所演禮看得　具服殿只是一層
進膳　賜宴諸凡不便又看得　齋宮前後有殿二
層規制弘厰臣等欲請
皇上至日　駕御具服殿易祭服行祭祭畢還　御
具服殿易服行耕耤禮禮畢　駕御齋宮受百官稱
賀訖暫　御後殿少憇待安　膳卓及設宴完備該
監官奏請
皇上出陞座傳　旨官人毋坐各官於　丹墀內一
拜三叩頭乃就坐宴畢各官仍於　丹墀一拜三叩
頭謝　恩畢出至　齋宮外候送　駕行其餘如禮
部所具儀奏
御批是

繳邊事　諭隆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伏蒙　聖諭朕躬謁我
祖考陵寢始知邊鎮去京師切近如此茲薊州總督
官來朝不知他說近日虜情何如今邊事久壞無人
爲朕着實整理只逞辭說弄虛文將來豈不誤事卿
等可將朕意傳諭宣薊二鎮的官都着他每知儆其
二鎮調來護駕官軍亦可量賞之否卿等會戶兵二

部議擬來看欽此仰惟
皇上因
陵祀之躬行　念邊境之切近　命臣等以　聖意
傳諭宣薊二鎮之臣此誠我
皇上保固丕圖恢弘
祖烈
聖孝之至大者也臣等不勝欽服仰戴之至今
山陵之後卽係黃花鎮黃花鎮之後卽係虜地去
京師委爲切近臣等面問來朝薊鎮總督曹邦輔及
據宣鎮總督陳其學等揭報近日東西二虜俱無結
聚消息但邊事久壞整理無人只逞辭說弄虛文將
來豈不誤事誠如　聖慮臣等昨歲奉　旨會議邊
計以責實効爲第一欵亦竊有見於此也茲謹遵奉
聖諭傳示邦輔等及節録　聖諭傳示兵部轉行陳
其學等令各知儆勉修實務仍各將見行防守等事
具實奏　聞其二鎮調到護　駕官軍原奉　旨命
曹邦輔帶摽兵一枝防守黃花鎮陳其學帶摽兵一
枝防守南山臣等會戶部尚書馬森兵部尚書霍冀
計議皆云邊軍貧苦
皇上欲量加賞賜以卹其勞　聖裁允當其合賞銀

數森冀查擬奏　請所有原奉　聖諭臣等謹用

進繳

請　皇子剪髮命名隆慶二年三月初三日

今月初五日恭遇　皇第四子彌月之期臣等看得士庶之家生子皆彌月剪髮然其儀不載於古書而累朝宮中所行剪髮之禮臣等亦不能知惟嘉靖十二年

先帝始據禮記三月擇日剪髮爲髻之文定以三月剪髮百日　命名所有今次　皇子剪髮或就用彌月之日或仍候至三月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

奉

聖旨滿月剪髮百日命名

請　廷試策問隆慶二年三月初八日

茲者　殿試在邇所有策題先年係是閣臣擬　進

嘉靖年間

先帝特降　御製或循故事　命閣臣擬撰于時士子　廷對者咸以得奉　御製爲榮仰惟

皇上　天資明睿　聖學弘深當茲策士之初尤萬方觀聽之會伏乞　親試策問明示　德意使知向方惟復仍容臣等擬撰恭請　聖裁臣等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奉

聖旨你每撰來

止建　壽宮隆慶二年三月十三日

伏蒙　發下工部一本內稱　壽宮風水關繫重大乞要詳擇等因臣等看得　壽宮之卜事體本當愼重仰惟天佑

皇上　聖壽萬年今方　御極之初尤未宜遽議及此即如

先帝卜建　永陵乃在十五年之後今舉動大蚤竊恐人心驚疑所應暫且停止臣等謹擬票上　進伏乞　聖明俯從奉

聖旨且罷

止　幸海子隆慶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伏蒙　聖諭

祖宗設立上林苑海子朕於三月二十六日往視止用京營官軍巡衞各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竊惟

聖駕行幸事體重大上林苑海子雖由

祖宗設立然只是蕃養鹿兎等項非如　視學耕耤有關治理不足仰煩

皇上之臨視且近日

陵祀回鑾未久尤未宜復有此行伏乞　聖明特加愼重　俯賜停止所有原奉　聖諭臣等未敢傳示各該衙門謹用繳　進

繳防邊　諭隆慶二年六月

伏蒙　聖諭秋防期到不知各邊整理如何去年邊臣誤了事朕不曾重處他聞今内外的官還只是口說徇私不實心共幹卿等可傳示兵部說與譚綸等各要着實防禦若似先時虛言誤事縱虜深入的朕定重處不饒欽此臣等竊惟邊防事重況今秋期已近允宜先時戒飭臣等捧讀　聖諭不勝欽服之至

邇者臣等因見各鎭之於兵事或議論參差或幹理怠緩深慮内外諸臣不思去歲誤事之罰乃蒙
皇上念其微功　特垂寬宥而妄圖倖免不務實幹是以屢次擬　請降　旨責成然猶慮彼仍襲舊套有誤付託方切憂恐茲蒙
皇上親御　宸翰　教以着實防禦　戒以誤事重處諒當知感知懼勉圖報　恩追罪矣　國家幸甚臣等幸甚臣等謹録　聖諭傳示兵部轉示譚綸等各遵行外所有原奉　御筆謹用　進繳

繳南兵　諭隆慶二年六月

伏蒙　聖諭朕看兵部覆譚綸奏選南兵三千路程窵遠資費船隻等項事體重大卿等詳議停當來說欽此臣等恭捧讀仰見
皇上留意邊防愼重兵事此正安攘之大機也臣等不勝仰戴前日譚綸未行之時臣等但曾與之面論近日又與戚繼光細論蓋以近來虜賊亦次入犯人人戴盔被甲其盔甲又極堅厚我兵縱使善射然射之不能透縱使善砍然砍之不能入況又原不善射不善砍則其不能破虜固無怪也惟有鳥嘴銃火力甚大不拘盔甲遇之卽穿譚綸戚繼光往年在南方

用兵專賴此取勝而北方兵將皆不慣習綸欲選而教之又不能一時便會目今防秋期近故只得取用南之見會放銃者三千人一以應目前之急一以使之訓練北兵臣等見二臣之言如此回思去年有警之時欲守則已深入欲戰又苦無兵致仰厪　宸衷屢煩　賜諭故亦只得議從之冀保無事至於路程窵遠資費船隻等項事體委為重大然既所憂者在於虜患所急者在於防邊亦顧惜不得矣其各兵在途或又恐其生事則有胡守仁李超以統領之有把總哨官以分領之又有錦衣衛官以監督若使騷擾

地方錦衣衛官自當　上奏胡守仁李超等自當受
罪計亦不敢縱容也臣等謹據愚昧之見具　對擬
票上　請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

進兵部練兵票帖隆慶二年七月十一日

適蒙　發下兵部題覆譚綸練兵一本臣等查得綸
奏原欲訓練遊兵三萬益以薊鎮主兵與虜決戰使
大有創懲但又以四難爲慮故議姑就薊鎮見在之
兵講求一鎮戰守之策今兵部所覆者是也原兵部
之意亦只爲防秋期近恐幹理不前遊兵數多恐餽
餉難辦耳臣等反覆思惟今　國家之事所當憂者

莫急於邊防
皇上去秋因二虜入犯固嘗　深悼邊民受禍之慘
今春　駕祀　山陵又已　親見邊鎮去京師之近
矣臣等竊謂爲今之計所當上下協力破格治兵凡
可以供軍餉雖減衣縮食亦宜在所必行凡可以赴
事功雖窮日繼夜亦宜在所不憚庶積弱之勢有振
起之期安攘之業有建立之望若因循苟且僅支目
前切恐虜勢日彊虜謀日狡必將釀禍於不可救貽
悔於無所及臣等叨塵重任幸際　聖時如不盡言
是謂負　恩誤　國不惟義不敢爲亦心所不忍爲
也然兵既在所必練則財實在所當處顧帑藏空虛
無從取給百姓窮困又難加徵此其爲策必須節用
但人情於後費甚易於節用甚難自非仰賴　聖謨
預定於先　聖志堅持於上則節用之說畢竟不能
行練兵之効畢竟不可冀矣臣等除已將兵部本票
擬上　請外伏乞
皇上深計始終　特賜張主一面　嚴勅內外衙門
各斥去習安之私而殫竭心力共成此圖各罷省耗
財之事而蓄積錢糧共資此費一面　申飭譚綸督
同戚繼光將所奏教練遊兵事宜再行詳議開款具

奏以憑議行實　聖明大有爲之政而　宗社億萬
年無疆之休也臣等無任仰望之至

世經堂集卷之四

世經堂集卷之五

視草

擬 遺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獲奉 宗廟四十五
載深惟享國久長累朝未有乃茲弗起夫復何憾但
念朕遠奉
列聖之家法近承
皇考之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 天勤民是務祗緣
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惑禱祠日舉土木

歲興 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既違 成憲
亦負初心邇者 天啓朕衷方圖改轍而遽嬰疢疾
補過無由毋一 追思惟增愧恨盖愆成美端仗後賢
皇子裕王 仁孝天植睿智夙成宜上遵 祖訓下
順羣情即皇帝位勉修令德勿過毀傷喪禮依舊制
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祭用素饈毋禁民間音樂
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爲重不可輒離封域各處總
督鎮廵三司官地方攸繫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日
各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
州縣幷土官並免進香 郊社等禮及朕祔葬祔饗
各稽
祖宗舊典斟酌改正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
者召用歿者卹錄見監者即先釋放復職方士人等
查照情罪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等項不經勞民
之事悉皆停止於戲子以繼志述事兼善爲孝臣以
將順匡救兩盡爲忠尚體至懷用欽末命詔誥中外
咸使知聞

擬勸進 答諭

初上箋

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等

皇考大行皇帝奄棄萬邦予茲煢煢在疚即位之事
實不忍聞所請不允

二上箋

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等卿等再箋勸進具見誠
懇但予終天之恨方殷豈忍遽即大位所請不允

三上箋

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等卿等謂予當奉 天命
遵 遺詔箋勸至于再三陳義甚正勉抑哀情用從
所請

擬下禮部具儀 諭

令諭禮部
皇考大行皇帝上賓予哀痛悲號五內摧裂而文武
羣臣軍民耆老等以
祖宗基業之重
皇考遺命之嚴三上箋勸進義正詞懇不得已勉從
所請茲當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爾
禮部其擇日具儀來聞

擬 登極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惟我

祖宗聖聖相承至治鴻功超越千古暨我
皇考大行皇帝以經文緯武之德建安內攘外之勳
增光 先朝 垂庥後世方幸永賴遽爾 上賓特
釐 憑几之言屬以神器之重朕煢煢在疚本不忍
聞而文武羣臣下及耆老軍民合詞勸進至於再三
辭拒弗獲乃遵 遺詔以是月二十六日祗告 天
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為隆慶元年仰
惟 末命之昭垂深望繼述之兼善俛焉自省豈所
能勝然而 先志不可不成 聖訓不敢不奉是用
推類以盡義通變以宜時期衍舊恩遹弘新化所有

合行事宜條列于後
一 郊社等禮及 祔葬祔饗遵奉 遺詔各稽
祖宗舊典斟酌改正禮部會官查議舊禮某項當復
新禮某項當罷某禮當行於某處某禮當舉於
其時幷 陵葬 廟饗當祔之正逐一開具奏
請
一 自正德十六年四月以後至嘉靖四十五年十
二月以前建言得罪諸臣遵奉 遺詔存者召
用歿者卹錄吏禮兵部作速查開職名議擬具
奏

一 方士人等遵奉 遺詔查照情罪各正刑章王
金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忠陶世恩妄進藥
物致損 聖躬著錦衣衛拿送法司從重究問
唐秩章冕等各以符法濫叨恩賞着押發原籍
為民書造局真人府官道禮部查係在京宮觀
取用者發還原宮觀係在外龍虎等山取來者
遣回本處焚修其所受太常寺官職及真人高
士名號盡行革去
一 齋醮工作遵奉 遺詔悉皆停止其原建齋醮
之所今應作何處置禮部逐一查議題請工部

料價并竹木等南京內府各衙門段疋器皿香蠟柴炭匠役等光祿寺品物酒飰等但有因齋醮工作加派者該部通行查奏停革

一織造採買等項除陝西織絨河南廣東織葛廣東採珠買黃白蠟降眞香及與福建買龍涎香雲南採寶石採礦金江西燒造磁器幷各處採芝遵奉　遺詔悉皆停止外其南京蘇杭織造內臣詔書到日俱即回京各衙門解與錢糧着南京工部工科浙江廵按御史查照造完段疋扣算該銀若干將段疋具奏起解剩下銀兩俱

送戶部接濟邊用造冊奏繳已派未納者行令徵完准作下年工部料價却於下年派數內減除以蘇民困其因絨葛珠寶香蠟金芝磁器等項所派錢糧已徵在官者截數起解戶部未徵者亦各徵完准作下年應解工部料價減除派數

一自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昧爽以前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十惡至死與詐傳詔旨交結近侍通夷失機強盜人命及侵盜邊海腹裏倉庫漕運錢糧并貪酷枉法逆黨左道扇惑人民爲從營幹鑽刺指稱誆騙潛住京師窺探爲姦者俱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天下軍民十分窮困國用雖詘豈忍照常徵派隆慶元年分漕運米特與改折十分之三其餘不分京邊起存本折各特免十分之五該部及各撫按官仍設法稽查使霑實惠其嘉靖四十三年以前一應戶部錢糧已徵在官者截數起解拖欠者盡數蠲免如有將已徵捏作未徵侵

欺盜用許諸人首告拿治不在今赦宥之例四十三年以後未完者查開的數分作三年帶徵毋容姦頑得遂侵賴先將分過帶徵數目具奏

一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加意節省用自有餘該部務查照弘治年間及嘉靖初年舊額酌量徵派其以後年分加添者盡行革除將革過數目奏知仍造冊送科備照如各衙門假以缺少爲由行文加派及該部阿奉准行者科道官即時糸奏治以重罪

一內府各監局庫所收段疋軍器香蠟等項錢糧

戶工二部奏差風力科道官二員前去弔取文
卷備查原收若干用過若干見存若干約彀幾
年支用造冊奏繳該部將以後應派之數酌量
折徵銀兩解部以濟邊用

一嘉靖四十四年以前兵部牧馬草場子粒及騎
操孳牧寄養等項馬匹應追虧欠倒失被盜樁
頭等銀工部羅段紬絹麻鐵魚鰾翎毛皮張天
鵞舫角漆料白榜紙砍柴木柴柴炭擡柴等銀
及工those銀如有拖欠盡行蠲免其已徵在官者
照常起解若一應人役將已徵捏作未徵侵欺

盜用許諸人首告拿治不在今赦宥之數

一犯罪發高墻宗室除叛逆及內亂強盜人命不
宥外其情罪有可矜疑及身故而遺下妻妾無
依者撫按衙門查明原犯情由開具奏請

一在京在外見監人犯除巳差官審錄外三法司
仍將部院錦衣衛見在輕重各犯會同審問如
有虧枉即與辯理其先年重刑人犯家屬有不
係原問正律一時比例流置者查理明白放回
原籍寧家隨住

一在京在外緝獲強盜妖言姦細等項必須贓證
的實不許貪功圖利及聽信無賴戳䟽之徒妄
拿誣陷違者治以重罪其南京法司止許受理
在城及百里內軍民詞訟如原告在城而被告
在百里外者不得槩行拘提若事發五城俱要
送問不許該城輒擅取招追收紙贖內外守備
衙門除盜賊機密重情拿送法司究問外其餘
人命等項詞訟並不許干預

一在京在外監追還官入官給主贓物除監守侵
盜在倉在庫在場銀兩草束及在倉庫領出解
運幷一應收掌係官錢糧而侵盜者俱照舊監

追外其入官贓百兩以上給主五十兩以上若
監追二年之上正身巳故家屬代追各勘無家
產堪以變賣者開具所犯情罪奏請定奪若入
官給主之贓不及前數監追半年之外正犯身
故勘無家產悉與宥免若係埋葬銀兩正身見
在仍依律追給以卹死者

一兩京五府掌印僉書管軍管事公侯伯都督總
兵副總兵等官錦衣衛管衛事幷管南北鎮撫
司事指揮以上官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官幷
學士及各總督提督巡撫官俱着自陳去留取

自上裁五品以下文職兩京吏部會官考察浙江等處兩司方面官各該撫按會同考覈應黜降致仕者從公分别具奏仍各聽科道官拾遺其科道官須公同評議不許匿名投匭暗肆中傷

一朝廷用人惟求任當其才若拘泥資格使舉人絕望於九卿歲貢不得爲方面殊非飭吏治作士風之意今後吏部用人毋拘三途但有才能卓異者即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

一今內外衙門添設官員數多加增俸薪有損無

益吏部便行在京各衙門在外撫按官逐一查議果係緊要方許存留其餘冗員一體具奏查革其事簡衙門一官可兼二事者員缺暫停銓補

一各處府州縣大小繁簡衝僻難易不同或逸而得譽或勞而速謗既乖黜陟之宜遂起避趨之巧士風日壞吏治不修吏部通將天下府州縣逐一品第定爲上中下三等遇該推陞選補量才授任各官考語獎薦同在優列者先儘上等府州縣陞擢行取次及中等次及下等不惟視

等以爲歲月之遲速仍視等以爲官資之高下內有以才優才短更調者各就中酌處其各將官所任地方兵部亦以邊腹衝緩分爲三等遇該陞調照此施行

一凡致仕閒任爲民充軍官員不係考察及犯私罪者不拘自陳被論吏部逐一查開奏請充軍者放回原籍爲民者與官帶閒任閒任者與致仕中間如有才望過人年力尚壯曾經薦舉者許一體遇缺推用

一在外兩司有司官貪酷恣肆皆由廵按御史不

能正身格物及舉劾不公所致其御史失職又由都察院狥情將考覈視爲虛文所致今後御史出差回道都察院務要秉公持正嚴行考覈如或隱護該科即行糾劾該科如敢扶同事發一體重究

一今後撫按官劾到官員但有犯該贓私人命者吏部務行提問追贓償命不許槩擬爲民閒任所追贓銀廵按御史年終各另奏解戶部以資邊餉不許混入歲解贓罰數內其該解部及備賑贓罰銀兩必遇地方用兵修城等項重大緊

急事務方許動支如有仍行饋送弁吊取私所
及隱匿入己者司道府州縣官聽撫按參奏撫
按有犯聽兩京科道糾奏其司道府州縣官巧
立名色勸借軍民及於本等罪贖之外加罰銀
兩米穀馬牛等物或將軍民無子爭繼之家盡
沒家產入官尤爲非法着各該撫按官嚴行訪
拿禁革如撫按官縱容聽兩京科道官指名參
治
一各處解納錢糧馬匹等項到京被各內外管事
人員生造事端刁蹬需索使用之數多於本物

以致上納不敷展轉受累該部申明禁約許受
害之人指實奏告各治以罪其各門各庫近年
額外增添內官司禮監盡行革回
一近來撫按官及各差御史訪察拿人多不得實
本欲懲惡反害善良其兩司府縣乘機效尤違
法益甚今後並不許再行訪察違者吏部都察
院即行參奏重加黜罰
一各地方官以講武爲不急以玩寇爲苟安將盜
賊妖逆隱蔽縱容不發撲滅往往釀成大患今
後巡撫守巡兵備及有司衛所掌印巡捕等官

務要操演人馬團練保甲緝訪姦盜杜於將萌
如再庇惡殃民巡按御史嚴行參論以憑重治
一宣大山西地方軍民人等或因犯罪逃入虜中
或因搶去住彼年久遂爲虜用間有欲率領親
識仍還本土者又慮官司追究往事不敢自歸
殊爲可憫兵部便行該鎮總督鎮巡及將領等
官務要用諜示信多方招徠如有率衆來歸者
厚加撫䘏仍具所率人數奏聞以憑酌量賞錄
遼東陝西三邊一體施行
一各邊將士立有戰功往往勘覆稽遲賞不足勸

都察院便行文各該巡按御史將嘉靖四十五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未勘報功次俱限三
箇月以裏勘覆今後凡有查勘俱不許出三箇
月都察院置簿一扇將發行勘合日期登記查
考如有遲緩即行參論其宣大薊遼等鎮多有
奸民冒認錦衣衛舍丁及陣亡軍人子姪濫陞
官旗又或一人而數處立功一時而兩三處立
功均爲違法兵部兵科逐一清查奏請降革
一節年行勘文武職官遷延不報以致奸惡者竟
得隱脫被誣者率致湮棄詔書到日各該撫按

官通查原承行官司立限催勘奏報如仍怠違
參奏處治
一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卹典而未得亦有不應
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
一凡慶賀謝恩等疏非舊制所有者俱各停免其
一應題奏亦要明白簡直不許以繁詞及鄙褻
之言瀆擾
一令後在京在外文武衙門大小官員俱要勵端
慎廉靜之節去虛浮怠玩之私上報國恩下保
名位一應弊政詔書開載未盡者陸續自行查

議奏革其凡可以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
用等項長策仍許諸人直言無隱
於戲覲　耿光而揚　大烈方勉盡於孝思賛帝軌
而翊皇猷實有資於忠藎凡爾有位尚體朕心各攄
匡輔之誠共保熙昌之祚播告中外咸使知聞

擬　諭禮部議
大行皇帝尊謚勅
朕惟自古明君誼王莫不稱述其親之功德薦之美
謚垂諸無窮蓋所以廣仁而崇孝也我
皇考大行皇帝　英姿天挺　聖學日新　臨御四
十五年裁決庶政威權無一日不在於朝廷子惠羣
生意念無一時不存於海宇恩流如雨露令發如雷
霆外清夷虜之氛內奠邦家之祚斯則成功巍然不
可尚矣至於肇明典禮植萬古之綱常屢布訓詞闡
千聖之秘賾制作大備聲教四敷其文章煥然又莫
或並焉朕方與天下臣民均切怙戴而　昊天不弔
龍馭上賓眺惟沖人獲嗣丕緒既仰承於　佑啓敢
或後於顯揚謹按彝規擬升　鴻號爰稽頌德之公
論用昭傳美之至情爾禮部其集文武羣臣定議
尊謚擇日恭上冊寶欽哉故諭

擬　諭禮部議追尊
聖母禮儀勅
朕仰荷　皇天眷命遵奉
皇考遺詔嗣守丕基君臨萬國遡惟慶源所自我
生母榮淑康妃恩實大焉朕曩居外邸奉養之禮既
莫罄於　生前光揚之典又未隆於　身後追思
罔極痛切于衷夫孝在篤於所生愛必由於親始今
朕方以孝治天下而
母恩未報　大禮未舉其何以表因心之義立成教
之本哉昔我

皇伯祖考孝宗皇帝上

生母淑妃尊謚曰

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

茂陵建

奉慈殿于大內歲時祀享萬世稱孝焉玆當如故事

仰稽 懿德恭薦 鴻稱舉 遷祔之上儀營 崇

祀之專宇爾禮部會官詳議來聞

擬 諭禮部議

孝潔 孝烈二后尊謚勅

皇妣孝潔皇后

皇妣孝烈皇后昔

皇考雖已定有謚號而 尊稱尚未備玆將届 祔

葬 祔饗之期爾禮部會官議擬并具合行禮儀來

聞

擬 諭禮部具 孝懿皇后禮儀

朕玆篤彝倫遵舊制加謚元妃李氏爲孝懿皇后裕

世子爲憲懷太子藍田王爲靖悼王追封長女爲蓬

萊公主次女爲太和公主爾禮部具合行禮儀來聞

擬

大行皇帝尊謚册文

孝子嗣皇帝御名謹百拜稽首言臣惟業莫重於承

祧宜遡本原而欽 駿德孝莫先於傳美必稽典制

以薦 鴻名謹合輿情用稱殷禮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 睿聖本於天縱 剛健協於乾行

以英斷理萬機權無傍落 以沉毅馭羣下法罔私

撓綱紀畢張樞機獨運 普無疆之照燭體夙具乎

通明 施不測之恩威用不昭於神妙粤從早歲深

好尚書逮於中年淹貫羣籍 聲爲律身爲度禮樂

備而天地官 言爲法行爲則謨烈兼而佑啓遠更

新戎政率勵將材南殄倭奴嶺海之諸氛悉蕩北驅

胡虜社蓮之巨孽咸誅一夫無有横行四方莫敢越

志 汪情農事毋親奉乎報祈 軫念歲饑屢命蠲

乎逋負拯民苦則爲黜諸司之貪肆因財詘則爲止

三楚之經營 孝篤因心 道隆建極定稱 親稱

帝稱宗之議名正言順而事成舉 大饗大祔大褒

之儀內敬外文而誠若羞嘗仰覩於 德業允矣卓

冠於古今簡册萬年垂休聲而有赫雲仍百世流慶

澤以無窮上增 廟祏之光下篤邦家之祜爰咨公

論請命于 天謹奉册寳上 尊謚曰

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

號
世宗伏惟　聖靈在天　茂膺景制　益弘庇佑永
衍熙昌謹言

擬

大行皇帝尊謚詔

朕惟自古聖王其生也天下之人相與尊而親之其
歿也相與頌而思之若堯舜禹湯文武是已洪惟我
皇考大行皇帝以　上聖之德　撫中興之運　湛
恩所被莫不歸仁　明威所加罔不震慴蓋在　臨
御之日爲天下所尊親久矣逮乎　宸衷厭世　龍

馭遐升朕銜哀茹荼不勝瘠毀而凡臣庶亦皆摧心
泣血有喪考之感焉茲朕勅諭文武羣臣稽古禮文
議薦　謚號博參輿論允協至公乃於正月十九日
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奉　冊寶恭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謚曰
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
號
世宗諒爾萬方其頌而思焉之心均無窮也屬殷禮
之既舉爰渙號之用頒夫仰
皇考之徽猷則必信從其治教感
皇考之餘澤則必翊戴於邦家尚一乃心用若予化
播告遐邇咸使知聞

擬

孝潔皇后謚冊文

孝子皇帝　稽首百拜　上言臣聞國有大事必
祖憲之是遵人有公言即　天心之攸在屬將告于
廟而升祔謹用稱于衆以尊　名恭惟
皇妣孝潔皇后沙麓炳靈河洲騰譽以孝愛承　三
后懽洽　慈闈以端潔奉　一人敬孚　宸極身範
克持乎淑慎閫儀允備乎徽柔溥逮下之仁并見感

昴參而頌德明事　上之義屢聞脫簪珥以獻忠安
貞獨得於性成莊敬夙徵於教立爰修內治贊外治
以成和式闡　坤元佐　乾元而資始承　天之功
聿著協　帝之美斯昭遡前代之舊章文母實竝尊
於烈考按　本朝之定制　元配乃祔饗於閟宮敢
順人以颺言肆籲　天而稱命謹奉　冊寶上　尊
謚曰
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伏惟　慈靈
降鑒彝典茂膺　歆陟廟之明禋崇儷　皇之鴻號
垂光有奕　錫佑無疆謹言

擬

孝烈皇后諡冊文

臣聞名以諡尊而處情處厚斯諡之所由傳禮以義起而報德報功乃義之所由協恭惟
皇妣孝烈皇后 德禀坤純 道承乾健奉 兩宮之盥饋克嗣徽音助 九廟之蒸嘗尤嚴孝享六壼式端莊之範 一人資和順之休將事惟勤衿愰之規無斁宜家以惠江沱之詠時聞動罔弗欽言皆有物至解宮闈之難尤爲 社稷之功視漢姬之當熊心等而力倍擬舜妃之與藥事異而勳同爰稽衆論

之公式遵節惠之義謹奉 冊寶上 尊諡曰
孝烈端順敏惠恭誠祗天衛聖皇后伏惟 懿靈鑒格茂享 鴻名益篤慶於邦家永流光於圖史謹言

擬冊立 中宮勅

皇帝勅諭禮部朕聞天地合而後萬物興君之有后固以法天地而育萬物也朕茲光撫洪圖方期位奠於兩儀和宣於二氣教行於家國澤溥於生成非先正中宮之位名曷克收內治之績効妃陳氏昔荷
皇考選配朕躬兼四德以嗣徽本二南而立則可冊立爲皇后俾闡化於女順用肇慶於坤寧所有合行禮儀爾禮部便會翰林院定議并擇日以聞欽哉故
諭

擬冊立 中宮詔

朕聞古者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是以外內和順國家理治稱盛德焉朕茲誕膺 天命君臨萬方深惟
王化之成宜資女士之助妃陳氏受命
先皇配朕潛邸徽音克嗣坤道夙彰是用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以隆慶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冊立爲皇后正位中宮共承 宗祀庶弘四海之化益開萬福之原播告中外咸宜知悉

擬 皇貴妃冊文

朕惟王化必始於閨門宜備后妃之制 天心欲昌於胤祚式先女士之釐爰舉彝章用延 景貺咨爾李氏宅心貞順稟質惠溫恭而能安步履中珩璜之節敬而無失周旋合圖史之規乃受祉於 神明誕儲休於 宗社熊羆協夢丕昭震索之祥蘭玉敷華茂發坤亨之瑞庸頒異渥俾晉崇封茲特遣官持節封爾爲皇貴妃錫之冊寶於戲位以德升已顯隆等威之峻慶由善積尚益凝福履之隆彌成治理於關雎導集禎祺於麟趾欽哉

擬　諭禮部開講勑

朕惟講學乃帝王進德圖治之首務茲
山陵事畢經筵日講宜即舉行爾禮部擇日具儀并
合行事宜來聞故諭

擬　勑衡王

近該王奏辭祿糧五千石以補宗室之不足者戶部
議稱王所辭過多宜量准二千石為宗藩之勸已依
所擬邇來宗室日蕃供億寖廣如例以頒祿則常賦
不能給加稅以取盈則民力不能勝親親仁民兩軫之
朕念今王首疏辭祿以惠宗人為王之忠體國之義
朕甚嘉焉特用賜勑褒獎王其欽承之故勑

擬　勑南京兵部尚書胡松

朕惟南京乃國家根本重地而機務尤為重託自非
歷練老成者莫堪委任今特命爾不妨部事參贊魏
國公徐鵬舉等守備機務整飭兵備固守城池操練
軍馬撫安人民但遇賊寇生發隨即調兵相機勦捕
毋容滋蔓凡一應軍民事務利有當興弊有當革者
悉聽爾同守備內外官員計議停當而行其管軍管
匠等官并各大小頭目人等若有科擾尅害私自役
占下人致妨操練工作等事爾即禁約清理如法敢
有故違者輕則量情懲治重則具奏區處朕又聞南
京各衙門近來頗廢法守病國殃民茲以爾才望素
優特用簡任爾當益竭忠誠督率以正有該閣奏禁
治勿避怨嫌務俾衆職畢修上澤下逮庶副朕意如
或偏執以拂公論因循以滋宿弊責有所歸爾其勉
之慎之故諭

擬　勑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
衡

茲者徐沛之間運道淤塞漕糧船隻滯留數多朕國
計是懷睠焉南顧特命爾前去督同河道漕運河南

山東巡撫都御史并漕運總兵參將及各部屬司府
州縣等官在河道則求初之所起何因今之所治孰
急其處當塞當濬其事當革當循在漕運則計今年
未到之糧何由運到明年應輸之賦何以轉輸軍之
不得南還者若何安插船之不能南下者若何區處
二項應費錢糧於何支給合用人夫於何起取濟急
之策奚出通變之宜安在俱要悉心熟議殫力實行
期於河道有裨漕運無阻其南直隸河南山東等處
大小文武官員並聽爾委用如或抗違推調怠肆虛
浮及職司河道漕運而才力不勝或奸貪誤事者五

品以上並聽爾分別叅劾以憑降調罷黜其餘徑自
提問都御史總兵叅將有剛愎怠玩不務同心求濟
者亦聽爾指實奏聞究治爾條事畢之日具奏回京
有功人員聽爾論薦陞賞朝廷謂爾素有才望舉茲
重任屬之於爾爾尚感知遇之不易得思建立之存
乎人開誠布公以來衆謀勉躬任怨以率羣力庶副
任使益迓寵恩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擬　勅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

該兵部題稱留都乃根本重地近因倭警添設振武
等營各以都督管領但叅贊大臣責任雖重而府部

衙門相等原無統攝又與操江及巡撫都御史事體
俱不相關猝遇有警勢難展布合重其事權以便責
成等因今特命爾除照常叅贊外其南京五府僉書
都督但係分管振武神機大小教場者俱聽爾節制
操江及應天淮揚巡撫都御史凡事與爾協同計議
而行副總兵叅遊兵備等官俱聽爾委用調遣敢有
抗違者並即指名叅究一應合行事務仍聽爾便宜
處置朝廷以爾素有才望特加重託爾宜殫忠竭慮
開誠布公以懋建保釐之績如或偏私怠弛致負委
任朕將爾責焉爾其欽哉故勅

擬　勅工科右給事中何起鳴

朕昨因運道淤塞命尚書朱衡前去整理隨據奏開
新河已經工部題覆興工外今給事中鄭欽劾奏衡
妄濬新河以圖僥倖欲令該部從長計議或新河必
可成或舊河必當濬等因緣事在彼中難以遙斷漕
運重務宜加詳審庶不虛費財力妨誤國計茲特命
爾徃彼會同衡及都御史潘季馴并各地方官虛心
看議要見新河果否可開開成之後能否通運舊河
果否可復所用之力比開新河孰多衡之持議是否
剛愎偏僻季馴等是否別有的見務得定論長策星

馳奏報以憑施行欽又劾衡在工所虐民夌下驚擾
衆心等事爾一併從公查勘具奏衡所施爲果有乖
謬即與改革必期事集民安以副朕意地方兩司府
州縣等官並聽爾委用如有抗違怠誤爾即指名叅
治朕以爾係耳目之臣特茲任使爾宜盡心竭誠爲
國遠計固不可求異亦不可苟同如弗慎詳致有差
誤朕將併爾加責爾其欽哉故諭

擬　勅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遲鳳翔

朕惟安邊固圉爲備當周爲謀當預邇因薊鎮邊墻

因夏月霪雨倒塌數多該鎮正在興工修理而復值
秋霖旋築旋圮今不知工程果已何若文武吏士久
事版鍤勞瘁之狀恒軫朕心又今入秋漸深萬一工
未即成其禦虜之策安出計諸邊臣義存報國志切
立功當必有成畫矣茲特命爾前去該鎮宣布朕憫
念之意徧歷緊要處所驗督工程勞撫士卒俾毋懈
沮倦怠必期早完仍會同總督劉燾總兵官李世忠
劉漢巡撫耿隨卿及各將領兵備等官悉心計議目
今若何從宜戰守日後若何經久備禦凡有長策逐
一具奏中間或有顧忌不敢自言之情拘礙不能自

為之事亦就從實條列奏請朝廷謂爾有才識特茲
遣用凡宜上達下攘外安中皆於爾此行是賴爾其
勉之慎之以副簡命欽哉故諭

擬　勅監察御史譚啓等

朕惟倉庫錢糧係是重務歲報文冊原有定規近時
有司怠玩開造不明以致姦弊多端錢糧埋沒今特
命爾前去浙江南直隸等處地方查照該部題准事
理弔取節年巡按御史查盤文冊并各該收放卷簿
將一應遠存近積備兵備荒但係在倉在庫錢糧逐
一查覈明白內原該存留本地方支用者照舊存留
原該起運及存積無礙銀兩盡數起解如有挪移冒
破侵欺等弊爾即按法參究已解未獲批單者一面
開行戶部查各曾否解納一面嚴提家屬監併嘉靖
四十二年以前錢糧尤要多方查訪但有已徵在官
及糧里人等經收者一併解部毋容捏作拖欠濫免
四十五年全徵并隆慶元年半徵及帶徵四十三年
錢糧與今部議查取催解改折輳處等項銀兩俱要
督令上緊解納凡所起解先將各名項數目所差人
員職名所定期限行部知會其餘開載未盡事宜聽
爾比類查究計處地方撫按官不得干預三司以下

官並聽委用承委并各掌印管糧官悉聽爾分別賢
否舉劾昨工部題稱該部料價匠價段疋柴炭等銀
并事例銀兩多被官民侵匿爾宜一體清查事完各
另造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爾受茲委任須殫心竭
誠不避勞怨仍先告示百姓使知朝廷非有額外詔
外之徵曉諭諸司使各體國以補京邊蠲免五分之
費其有官吏人等乘機科擾者嚴行拿問務俾國用
足民生安斯副朕意如或寬縱怠誤責有攸歸爾其
欽承之故勅

擬　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鄒應龍

朕惟鹽法屯田關係國計甚重近來法既廢壞田亦失額致虧兵餉有誤邊防已該兵部會議謂宜差官整理今特命爾前去總管兩浙福建二鹽運司雲南廣東等處各提舉司兼理江西浙江福建兩廣雲貴湖廣江南南隸等處屯田會同各該撫按巡鹽管屯御史督同三司運司府衛提舉州縣等官備行查議在鹽法則阻滯者作何疏通私販者作何禁制專利偏累者作何調停行鹽地方及本色折色今昔不同者作何定擬在屯田則拋荒者作何召種開墾奪占者作何清理撥給有名無實者作何勘處侵盜拖欠

子粒者作何追徵利有何者當興弊有何者當革各先逐一講求停當奏請候旨施行中間如有議論得失相半而難斷事勢彼此掣肘而難行者亦各從實條奏以憑處分其各官并地方仕宦豪強人等有持見偏私奉行虛怠陰騰沮毀明肆抗違者俱許爾指名叅究文武職官賢能不職者仍照例舉劾爾為風憲大臣受茲重委須虛心殫慮以協衆謀執法任怨以期成績如或輕舉妄動及苟且因循有負任使朕必爾責焉其敬之慎之故諭

唐繼祿文同但改今命爾前去管理河東運司陝西花馬池四川提舉司兼理宣大山西陝西四川等處屯田

龐尚鵬文同但改今命爾前去總理兩浙長蘆山東三鹽運司兼理江北山東遼薊保定河南等處屯田

擬　勅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劉燾

朕祇奉
祖宗大業計安中外夙夜不遑毋因邊臣幹理諸務率騁虛詞徒飾文具屢降旨諭責以實為又於去冬令廷臣集議得其所當施行者數事已經行去着落

修舉但恐人心不一舊習難除罔克體於朕心仍未臻於實效目今秋防漸近尤當慎圖特命爾帶領兵部主事某前去宣大山陝等處查照原議逐一巡視軍士之逃故役占者曾否勾補清查兵馬之老弱疲羸者曾否選汰餵養城堡之修築未完者因何妨阻已完者果否堪以守禦器械之製造未成者因何稽延已成者果否堪以刺擊操練能否服去常套公行賞罰糧草能否除去揑報如期給與民兵之團結有無積効宿弊之禁革有無盡絕受命幹理者孰為誠信孰為偽巧領撥閱視者孰為躬親孰為慱委所鎮

各據實跡開立款目較量分數將鎮廵兵備叅遊有司等官從公分別功罪奏請其各鎮馬疋倒失數多仍講求弊源所在與今興革所宜并地方一應重大緊要事情原議開載未盡者並許條奏文武吏士有奇才異能者不拘見任廢閑亦許保舉爾去鎮未久

朝廷特茲召用宜知感奮殫竭忠誠凡所奏陳毋忽毋隱仍宜安靜儉約毋責兵馬之迎毋濫受有司之供應致有勞費負朕振飭邊事之心爾其念之慎之故勅

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王之誥文同但改前去薊遼昌保等處

擬　勅署都督同知戚繼光

朕聞制虜之道莫先於強兵欲兵之強必由於訓練矧惟薊鎮切近京師擇將練兵尤乃要務昨該總督譚綸具奏已經議允茲特命爾前去總理其事該鎮將官自總兵以下俱聽節制爾仍聽總督節制凡事具呈總督計議停當而行其餘文武大小官員俱不許干與撓沮如違呈總督叅奏處治各兵於練習之時有怠肆違犯者輕則量行責戒重則具呈總督處以軍法朕以爾嘗策勳於南故茲簡用爾宜益勵素

志大展才猷必使所練之兵克堪戰守斯副朕意如或驕怠因循訓練無効朕必爾責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擬　勅司禮監太監王臻

朕念景王薨逝府中無知事體者特命爾前去總理一應事務爾須仰體朕心督率本府官屬人等慎護王柩祗奉靈筵宮眷日用之需必令給足內外出入之限必加謹嚴庫藏存積之貲禁戢下人毋容侵盜田湖租稅之籍查發所司毋容欺隱其靈柩歸葬并王妃宮眷回京諸凡事宜爾逐一整理完日即由水路前來沿途應付供用等項已勅湖廣撫按三司等官同爾計議而行合用紅船馬快船隻已勅南京守備官撥付若所撥船隻不敷裝載爾就酌量添取本府厰米器物等件應帶來者帶來應發落者發落靈柩及宮眷在途爾尤須用心照護隨行人員嚴加約束不許分外生事勅內開載未盡事宜俱聽爾從宜處置爾受茲委託務要勤謹周詳俾事無失誤人不勞擾斯副朕懷爾其敬之慎之故勅

擬　勅內官監太監李佑

今命爾前去蘇杭等處織造上用紵絲紗羅等件爾

宜會同各該撫按官遵照發去原樣從實估計其様
某色毋疋該物料銀若干機張箱櫃等項銀若干行
令各該司府查照舊規於官銀内支用仍行司府各
選委廉能官一員提督匠役如法織造務要細膩鮮
明陸續解進原額人匠照例給與月糧幷免其差徭
凡給發銀兩爾及司府等衙門減扣宿弊使用常例
務與撫按官嚴加禁革織造完日具奏回京爾受兹
任使須以上供爲重督率一應官匠不許疎怠違背
尤須體朕恤民之意持廉秉公勿假此有所科斂及
於欽降疋數之外擅自增加以致費財擾民仍禁約

帶去人員毋容侵尅錢糧倚勢生事有負朕委爾其
愼之愼之故勅

擬　勅御馬監太監趙玢

兹命爾帶領人匠前去南京供應機房遵照發去花
様上緊併工織造照依蘇杭織造太監李佑事例陸
續徑進御前合用物料及一應工費亦照李佑會同
南京戶工二部幷科道官從實估計查照舊規行令
各該衙門處給其内外人匠如有侵尅錢糧倚勢生
事者許科道官參奏重治織造完日具奏回京爾受
兹任使須以上供爲重用心督理尤須體朕䘏民之
意持廉奉法以率下人毋得多科妄費自取咎責爾
其戒之愼之故勅

擬　賜各宗室書

先該言官劾奏伊王典楧陰蓄異志恣行僭擬事下
禮兵二部議謂宜正國典朕念宗親止從薄罰近又
該河南撫按官奏稱典楧負恩稔惡屢抗明旨私造
兵器畜養戰馬等項跋扈不臣罪狀顯著復下禮部
三法司參看咸謂法當重處朕仰遵　祖訓俯從公
議不敢以親曲宥然猶未忍卽寘于辟姑革爵降爲
庶人押發高墻禁錮削除世封少懲不軌朕於典楧

毋欲保全冀其省改而典楧怙終不悛悖逆滋甚孽
自已作恩難復施朕恐宗藩未能盡悉專書以達惟
叔亮之

擬　廷試策問

皇帝制曰朕聞治天下者審所尚夏尚忠殷尚質周
尚文皆聖人所以救弊之政也周之末文日以勝當
漢盛時論治者已謂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況今
去古益遠文之弊其可弗救哉然人情之趨於僞也
猶水之趨於下也今欲使損文而用忠其道何繇士
大夫者民之表也朕於百司屢詔以實爲謂庶幾有

副朕意者徐而察之則修政者或圖美觀聽而未能建保邦之業獻議者或徒工詞說而未能效濟時之猷稱愛民者或飾井言而乏一體之心名任事者或張虛聲而罕特立之節致身之義非不知也而鮮克盡瘁於蹇蹇慎獨之訓非不聞也而率多惰行於冥冥然則欲望民之還於忠也不亦難乎夫古之民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於鈇鉞乃今士大夫且不能然其故何也爾諸士上下古今必有慨於玆矣其爲朕根極弊源與所以捄之之術詳著于篇朕將擇而行焉

擬宣諭三衛進貢夷人（語意雖出禮部然嘗經進呈故附於此）

禮部欽奉

聖旨宣諭三衛進貢夷人你們都督并你衆頭目人等比先祖父蒙我

成祖文皇帝賞你地土任牧賞你都督等項許大職事又立下制度許你一年兩次朝貢賞賜你筵宴下程段絹衣服靴韈及許你開市買賣貨物到我

聖上寵遇你們來貢一應　恩典申勅各該衙門務加優厚你們父母妻子飲食服用養生送死許多富貴榮耀那一件不是我　天朝的這箇　恩德與天一般樣大　朝廷之意只爲要你做箇藩籬捍禦達賊所以待你如此今達賊從你地方進我古北口等處作歹你都督等官既不用力堵截又不預先奏報

天朝得知閉口坐視縱令深入豈不背違了　天道孤負了

天恩且如你家養一箇人原要他殺賊今却喫了你的飯不能出一力又如你家養一隻犬原要他吠盜今却喫了你的食不能吠一聲你的心下却道如何論　朝廷的法度本就該將你夷使拘留處置及治你都督的罪但

聖上天心憐憫你們沒見識因此且饒這遭　命我宣諭你們知道你們如今回去備細說與都督務要知恩報恩遇有達賊作歹儘力爲　天朝堵截仍預先多方哨探但有聲息作急奏報不許如前隱縱你若敢如前隱縱輕則削了你官職絕了你朝貢革了你　恩典教你一步沒得受用重則發兵剿你收了原賞的地土教你沒處安生你那時悔之無及矣今朝廷已將京營人馬從新立法簡練精壯又調集下許多良將勁兵整備下許多錢糧器械要大殺那達賊一番你們各要仔細這事雖在你都督主張你們

實同着這箇利害各牢牢記着我的言語去與都督
說好生尊奉　天道自求多福

世經堂集卷之五

世經堂集卷之六

奏疏一　禮文類

請　冊立　東宮

臣等竊惟帝王承天道而理天下正名爲先定國本
以繫人心建儲爲急故易稱主鬯禮重承祧殷書載
以貞之文漢臣陳蚤建之議自三代以來明君哲后
暨我
祖宗列聖未有不由此道者也仰惟
皇上功參三極道冠百王治化極於雍熙謨烈昭於
佑啓是以靈承帝眷秀毓天潢式彰昌後之符茂衍
光前之業然而　春宮未正震位尚虛國本攸關詒
謨貴預天下臣民翹首跂足以望冊立之典謂今日
朝廷之務莫有大且急于此者恭惟　聖誕伊邇鼎
命郅隆萬福攸同羣方來賀允膺南極耀啓前星適
覲典禮之敷允協天人之會是宜肇開　鶴禁丕闡
鴻儀不惟　育德青宮實以承惟　紫極上答天眷
下副輿情此　宗社億萬載無疆之基而天下臣民
之大慶也查得先年冊立　東宮該本部具題百官
表請恭候　命下擇日具儀臣等濫叨邦禮之寄夙
懷犬馬之心敢瀝悃誠仰干　天聽伏乞

皇上深惟國計容令本部照例舉行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　題

再請　冊立　東宮

臣等竊聞自古帝王計安國家莫不以建儲爲急良以太子天下之本本立分定則天下之志一而朝廷之勢尊也仰惟

皇上至仁大孝天親

祖享　神功聖德遠柔邇安和氣薰蒸嘉祥畢集天下臣民固已懽忻鼓舞自慶遭逢之盛矣惟是　儲位尚虛恒切瞻望乃今三陽啓泰蒼震發祥肇建元良昌辰適協臣等查得　累朝冊立　東宮例該本部具題勅戚文武百官上表陳請用敢披瀝誠悃仰瀆宸嚴伏乞　聖明深惟　宗社之計俯察臣民之情容令臣等照例舉行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懇切祈請之至

嘉靖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　題

三請　冊立　東宮

臣等竊惟自古帝王莫不以建儲爲急此其意無他盖欲定國本繫人心爲長治久安之計而其有司亦往往以蚤建爲請此其意無他亦欲計安國家以求盡其職守而已臣等備員禮官嘗竊思　國家大計之所存與夫臣等職守之所重前歲七月去歲正月皆嘗以冊立　東宮爲請

皇上愼重大禮遲而未下仰惟　聖見淵微固非臣等淺陋所能窺測但臣等奉　累朝之明例十五歲者東宮選婚之期也據書生之舊聞十五歲者天子之元子衆子入大學之年也夫及時而婚則嗣續之源可廣過時而學則克養之功難成今　皇子年既十五選婚講學實維其時矣而鴻名未正鶴禁猶虛此天下臣民所以翹首跂足仰望　冊立之命而臣等禮官尤切惓惓者也伏乞

皇上準禮當時容令臣等照例擇吉上表

皇上降　明詔立　元良于以弘燕翼之休衍敬承之緒開子孫千億之祥而綏萬萬世太平之業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嘉靖三十年二月初一日奉

聖旨知道了

四請　冊立　東宮

該臣等題前事奉　聖旨知道了欽此欽遵査得舊

例冊立　東宮該公侯駙馬伯文武百官於　左順
門三上表陳請毋次俱該鴻臚寺官設案司禮監官
捧進各官就於本日恭候　勅旨宣諭仰惟　冊立
盛典臣等題請擇吉上表舉行荷蒙　聖明俯賜允
許天下臣民不勝忻戴臣等謹擇得本月初七日非
時上表吉謹照舊例先期行移鴻臚寺設案于　左
順門至期會同公侯駙馬伯文武百官恭上表文司
禮監官捧進恭候　勅旨宣諭謹具題　知
嘉靖三十年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知已非行事謂

五請　冊立　東宮
嘉靖三十年二月初一日該臣等查得　累朝舊制
東宮十五歲而選婚及查得古者天子之元子十五
歲而入大學題請舉行冊立大禮奉
聖旨知道了欽此欽遵今既踰年　皇子年十有六
矣夫婚姻之禮莫貴於時時則可以開昌後之祥養
正之功莫貴於預預則可以就敬承之德乃今　皇
子年十六則於婚也似不宜復後而於學也亦不宜
復緩臣等深惟周人愛君惓惓子孫千億之祝虞廷
命官諄諄典樂教胄之訓且自惟備員禮署職掌攸

存於　皇子選婚講學二事實切願望竊嘗仰稽
舊制　東宮　親王禮數不同若非名位先正則儀
文難備事體或窒此臣等　冊立之請所以不避煩
瀆屢進而不容已者也伏乞
皇上留念　宗社大計容令臣等照例擇吉上表恭
請冊立以次舉行選婚講學之典庶名正言順事成
而　聖治益隆矣臣等無任懇祈之至
嘉靖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朕二子只着以本禮冠婚已別有旨了

擬請　冊立　東宮表奉　旨罷不果上

伏聞王者家天下式崇佑啓之謨聖人一民心爰重
繫屬之道易稱主器禮著承祧咸計存乎國家故禮
隆於儲貳恭惟
皇帝陛下　道參元始　治協神王大孝至誠孚格
於　郊廟深仁厚澤淪浹於寰區是以昭受天庥靈
承　祖佑螽斯蟄蟄應堯封多男之祈麟趾振振慰
禹甸有子之望然而　睿姿向茂　儲位猶虛爰廷
宜騰漢廷之章用培國本三朝當修周寢之禮仰奉
宸懽況今時際陽亨月當春仲條風駘蕩開出震之
祥化日融和示重離之象允承熙運會膺昌辰伏乞

聖明遠覽古今治安之機深惟　宗祏靈長之自誕
敷鳳綍煥擧鴻儀則少海流長天潢增潤前星耀啓
宸極彌尊于以仰承皇天錫胤之心茂衍
祖宗昌後之福實惟大計豈獨舊章臣等無任祈請
之至

題請　二王冠婚

嘉靖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該司禮監太監麥福
等傳奉
聖旨二王當冠并選婚禮部便開具事宜來看合用
冠服等件通行各該衙門整理欽此又於禮科抄出

該臣等題爲請擧冊立　東宮大禮事奉
聖旨朕二子只着以本禮冠婚巳別有旨了欽此除
欽遵卽行各該衙門整理合用冠服等件外臣等謹
據舊例將冠婚事宜開具上呈　聖覽但舊例親王
該冠於　奉天門前之東廡今若　二王同日行禮
誠恐執事人衆不便周旋又舊例　親王該出府成
婚今府第修葢須經歲月方得完備臣等愚昧欲照
二王長幼之序先於二月初旬擇吉行　裕王冠禮
隨於旬日之中擇吉行　景王冠禮他日成婚吉期
亦然王於出府一節欲乞　聖明於皇城內　欽定

宮宇二所與　二王成婚待後府第修完之日該部
另行題請臣等恭候　聖明裁定遵奉具儀
嘉靖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二王同體如何又要分別着三月行冠禮婚
選候勅下府第便修二所不許違慢

題請　二王冠禮

禮科抄出該欽天監具題　二王冠禮吉期內開三
月初一日卯時吉等因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欽
此欽遵所有儀注理合開具上請案呈到部臣等通
將先年儀注查得諸司職掌親王冠禮有贊冠官而

成化間續定儀無贊冠今照品官冠禮尙有贊則
親王之贊似不可無又查得諸司職掌前期三日各
執事官於禮部習儀而續定儀前期於　奉天門前
東廡習儀今照冠禮行於　東廡各執事官似當於
前期之三日赴冠所演習又查得諸司職掌冠醮祝
詞皆賔自宣祝而續定儀別有宣祝官今照賔之宣
祝乃其執事所據宣祝官似不必用又查得弘治間
二王同冠各用持節官一員總用宣　勅戒官一員
今照　勅戒原只一道似應只用官一員恭宣而持
節官例該充賔似應與贊冠官各用二員供事又查

得會典諸王冊立弟見兄皆四拜今　景王之冠除
一應儀節俱與．裕王相同外其謁見
皇上及　母妃之後似應比照前例詣　裕王前行
四拜禮臣等謹將舊儀逐一斟酌開具上　請再照
傳制遣官及禮成受賀臣等雖據舊儀開擬御殿但
今遇免朝所有傳制遣官合無照近年冊封事例施
行成禮稱賀只行五拜三叩頭禮免致詞臣等俱未
敢擅擬伏乞　聖裁
嘉靖三十一年二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御殿門賀俱權免餘依擬欽此

覆請　二王講讀
臣等看得給事中章适題稱　裕王　景王今踰志
學之年正及講讀之候乞　勑禮部奄議舉行一節
臣等竊聞樂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言
貴學也又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言貴預也
古者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皆十五而入大學此其爲教蓋通乎上下矣然臣
等嘗伏讀
太祖高皇帝聖訓有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
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
係天下之安危則學固通乎上下而在天子之子尤
重且急洪惟　聖朝大本堂之建肇於洪武之初講
讀之規詳於天順弘治之際良法美意萬世所當遵
也乃今　裕王　景王殿下年已十六臣等近於舉
行冠禮之日伏見器度凝重威儀整肅仰惟　大聖
人之子英偉濬哲誠皆得之性生然而涵養擴充其
在常理要必資乎學力臣等前者具疏固嘗謂養正
之功莫貴於預預則可以就敬承之德矣所據章适
奏乞及時講讀實出效忠
皇上之意伏乞　聖明俯從所請容令臣等會同內

閣議擬合行事宜上請　聖裁及行欽天監擇吉乘
此春和出閣講讀臣等幸甚天下幸甚奉
聖旨這事朕與卿等計令舉行何待适言彼竊以爲
瀆法宜叅究何乃借之

請復歲祫告　廟
照得本月三十日恭遇歲祫之期查得大明會典祫
祭項下開載前一日用祝文酒果遣官祭告
太廟又用祝文酒果遣官祭告
祧廟及查得嘉靖二十四年六月初十日節奉　聖
諭四祭歲祫都着照舊行欽此本月十四日又節奉

聖諭着悉照　累朝原行事欽此臣等竊惟前項
祭告之禮既載大明會典此正　聖諭之所謂舊典
所謂　累朝原行者而時所司未曾題請舉行　宗
廟大禮臣等今待罪禮官不敢緘默謹備錄會典所
載全文上呈　御覽伏乞　聖裁勅下臣等遵奉施
行奉
聖旨是照舊儀行
題　莊敬太子喪禮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該司禮監太監劉淸傳
奉

聖諭朕皇太子今日巳時疾作當即薨逝合行事宜
便查例具儀來看欽此恭捧到部案查景泰四年成
化八年及嘉靖十二年雖節有　皇太子喪儀但俱
在下殤奉　旨禮從簡殺今　皇太子冊立已踰十
年近又已成冠禮所有先年簡殺儀文未敢援據爲
例臣等謹按　本朝喪服之制父爲長子服期又按
儀禮臣爲君長子齊衰不杖期傳曰何以期也從服
也言從君而服也臣等謹參酌古今事宜開具初喪
儀注上請伏乞　聖裁勅下遵行
計開

一小殮大殮日欽天監選擇徑自奏聞
一自十七日至十九日
皇上服淺淡服色二十日易素服凡十二日而除
一成服日
皇上遣祭一壇　皇太子母妃祭一壇　皇妃共祭
一壇　裕王景王共祭一壇公主共祭一壇
內官內使共祭一壇東宮六局官共祭一壇
一自十八日爲始輟朝不鳴鐘鼓至除服日止
一毋七百日
皇上遣祭一壇　皇太子母妃祭一壇　裕王景王

共祭一壇
一文武百官自十八日爲始具素服烏紗帽黑
角帶於本衙門宿歇至二十日早具齊衰服
不杖赴思善門候大殮畢舉哀行四拜禮仍
共舉祭一壇而退
一翰林院撰祭文光祿寺辦祭物
一二十一日百官具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詣西
角門行奉慰禮退易布裹紗帽絰帶麻屨于
各衙門辦事通前成服日爲始十二日而止
一在京自開喪日爲始禁屠宰五日

一在京軍民人等各素服十二日而除其聽選辦事官吏監生僧道耆老人等仍俱於二十日赴順天府官俱衰服監生人等素服舉哀行四拜禮

一各王府南京浙江等布政司及直隸府分請勅本部差官訃告

一諸王世子及王妃郡王以下聞訃次日具素冠服舉哀行四拜禮畢服十二日而除

一在外文武官員人等聞訃次日各具衰服舉哀行四拜禮畢易素冠服經帶麻屨十二日而除

一各王府天下文武衙門俱免進香

一頒謚發引等儀另行題請奉

聖旨天子絕期況十五歲之外方出三殤朕服非禮止輟朝十日百官服制可無詣門哭臨之禮着諸停柩之所行其餘依擬

會議 孝烈皇后忌祭

昨該禮部以 孝烈皇后忌祭禮儀上請伏奉

聖旨奉先殿未設后位此件朕已前冬慮矣你每執泥夫文不思大義今雖正祔廟庭恰把我當箇閏位今正禮必奉遷

仁宗主位

奉先設后牌即我廟次爲宜禮部便會官從正歸一議來欽此欽遵臣等會同後軍等都督府太保兼太子太傅宣城伯等官衛錞等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夏邦謨等議得禮有經權易大時義 孝烈皇后久正中宮功德隆重專室祔享經禮昭然但在今日則有未宜遽言者去歲伏奉 勅諭

太廟九室皆滿正義即當奉

仁宗祧蓋后位即朕之位序也今且藏主于 皇妣之側毋遇享居本次止設位儀品祝不必及庶於位次既明情義攸協仰惟 宸見得易之時達禮之權眞可爲千萬世之法矣乃茲忌祭在邇臣階等具題節奉 明旨奉先殿未設后位今正禮必奉遷

仁宗主位

奉先設后牌即我廟次爲宜夫

奉先殿 后位未設誠於禮爲未備然而遽及廟次揆之時義臣等臣子之情不惟不敢實不忍也竊以爲 孝烈皇后神位似宜仍遵 勅諭所定奉安于

奉先殿慈孝獻皇后之側凡祭享儀節除忌祭讀祝

外其餘並如　勅諭則
皇上追報之心以慰　孝烈皇后之靈以妥而禮制
歸一矣

忌祭密疏

昨該臣題請欽定　孝烈皇后忌祭禮儀伏奉
聖旨會議臣今謹已會官議奏但臣愚衷於會疏間
有未敢顯言者切念臣叨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又不敢不罄竭以仰副下議之
意蓋古之議祧皆子爲其親當祔不得已而遷其親
盡之祖今之事體則頗不同臣若不盡言他人或有

言者臣負恩之罪不容誅矣夫　孝烈皇后久位中
宮功德隆重專室　廟祔自有定禮其在今日固無
廟祔議也伏惟
皇上深留　聖思勉從去歲　勅諭實於情義攸協
臣無任懇切仰望之至　次日會議疏奉
聖旨你每懷二之心牢至於今茲未專論后也非比
引子爲親又太非夫爲婦正義止以朕躬論無人肯
奉議徐階楊思忠兩箇定將來就是

再議　孝烈皇后忌祭

昨該禮部題　孝烈皇后忌祭禮儀節奉
聖旨禮部便會官從正歸一議來欽此隨該臣階等
欽遵會同五府九卿詹事府翰林院國子監六科十
三道等衙門宣城伯等官衞錞夏邦謨等議得　孝
烈皇后神位宜仍遵　勅諭奉安于
奉先殿慈孝獻皇后之側凡祭享儀節除忌祭讀祝
外其餘並如　勅諭則
皇上追報之心以慰　孝烈皇后之靈以安而禮制
歸一等因題奉
聖旨你每懷二之心牢至於今茲未專論后也非比
引子爲親又大非夫爲婦正義止以朕躬論無人肯

奉議徐階楊思忠兩箇定將來就是欽此欽遵臣階
臣思忠伏讀　御批你每懷二之心牢至於今臣等
不勝恐懼又伏讀　御批茲未專論后也非比引子
爲親又大非夫爲婦正義止以朕躬論臣等自惟淺
昧不能仰知　聖意之所存又益深惶悚竊惟周建
九廟三昭三穆率六世而祧然其後兄弟相及則亦
有不能具六世者況　國朝　廟制本用同堂異室
與周禮不同今
太廟之中九室皆滿若以　聖躬論
仁宗之當祧何待論說但此乃他日　聖子神孫之

事而仰煩
皇上身自議之則臣等之心尙有所未安者謹按夏
廟五商廟七周廟九夫旣可自五而七自七而九則
九之外亦可增也禮有協諸義而協者可以義起也
況有例可準乎臣等狂妄以爲今日之事宜準三代
廟數遞增之例於
太廟及
奉先殿各增二室而以其一升祔 孝烈皇后則
仁宗可不必祧而 孝烈皇后可速正南向之位且
在

皇上無預祧以俟之嫌也臣等學識疏謬議無可採
伏乞 聖慈矜宥奉
聖旨會議者人人都當盡言你兩箇各一言之卽罷
豈不是懷二你亦臣子之義正當力請該祧該祔之
正又何喚自議又禮之正處何避預祧以俟爲嫌邪
還看歸一會奏來看
東府啓請儀注世廟初崩穆廟時在東府故請啓請
內閣等官詣 府啓請於門外一拜三叩頭以啓本
及儀注交與承奉捧入 殿下覽啓本訖舉哀具黑
翼善冠青布服黑角帶傳 旨內閣等官先回乃

乘轎啓行轎用青布帷 宮眷暫留府中兵部錦衣衛添
撥官軍官校守衛候 旨宣入居後於十五日五更入乾清宮西煖閣
入內儀注
一 駕由東安門入將至 乾清宮門前下轎步哭
釋冠服被髮詣 御塌前五拜三叩頭周視 御體
且視且哭視畢至喪次 皇貴妃等俱不相見
一至喪次 命司禮監云說與內府各衙門查照舊
規辦理喪儀諸務不許遲悞又云說與皇城內外官
員嚴謹守衛仔細關防不許疎怠又云着一箇文書
官去問內閣告 內殿怎麼行禮看具儀注來看司

禮監各承 旨傳行其小殮等項依欽天監所擇日
時行儀注另具
一臣等具告 內殿儀注同 遺詔稿親齋至 駕
所在之處承奉捧入 進呈候 覽訖如有更改逐
一批示臣等另具稿 上進如無更改承奉傳示
臣等書寫仍 命司禮監官一員同臣等看用 詔
書寶幷 須詔供事
一次日頒 遺詔 命司禮監云說與禮部會同翰
林院具
大行皇帝喪儀來看又云說與兵部幷京營提督官

選撥官軍於皇城京城各門嚴謹守衛又云你亦行
同內閣查照舊規報計于各宗室

擬告　內殿儀注

茲奉　旨命臣等具告　內殿儀注臣等謹按　累
朝實錄止言以
大行皇帝賓天告　內殿而不載告文亦不言是親
告或遣某官告及具何項儀物蓋因初喪哀痛荒迷
故不用文亦不親告又其時未頒　遺詔故不遣大
臣又因凶事故不具酒果脯醢等今擬　命司禮監
官一員具香燭恭謁跪告云

大行皇帝於某日某時賓天謹用告　知告畢三叩
頭而退遣官烏紗帽素衣黑角帶伏乞　裁定施行

大喪儀注

十五日發喪不鳴鐘鼓　殿下素服詣
大行皇帝前舉哀哀止小殮括髮設奠（不用文）舉哀歸
喪次　皇貴妃等妃　殿下妃　皇孫　涇簡王妃
等妃　景恭王妃　寧安公主舉哀禮同哀畢各歸
喪次
是日頒　遺詔
十六日大殮　殿下素服束髮詣
大行皇帝前舉哀設奠（不用文）大殮畢奉安
梓宮設　几筵安　神帛立　銘旌哭盡哀　皇貴
妃等妃　殿下妃　皇孫　涇簡王妃等妃　景恭
王妃　寧安公主哭臨禮皆同
十七日成服　殿下服縗服詣　梓宮前舉哀行奠
祭禮　皇貴妃等妃　殿下妃　皇孫　涇簡王妃
等妃　景恭王妃　寧安公主皆成服各設祭一壇
六尚及宮人各隨祭禮畢各歸喪次　是日內官內
使祭一壇（已上祭俱用文）

三上　箋儀注

十八日百官于　會極門跪上勸　進第一箋司禮
監官捧入百官叩頭退候　令諭從　弘政門出至
會極門授鴻臚寺官百官跪聽宣諭畢叩頭而退
十九日請　殿下縗服御　文華殿百官于　文華
門外跪上勸　進第二箋司禮監官由中門捧入百
官叩頭退候于　會極門外　殿下覽箋畢用白椅
坐于地平前　召內閣官進見內閣官入至　丹陛
叩頭致詞云
大行皇帝賓天中外臣民仰戴　殿下為主臣等伏
願　殿下節哀　面諭知道了你每用心辦事內閣

官承　旨叩頭而出司禮監官捧　令諭從　會極
門北門出授禮部鴻臚寺官百官跪聽宣諭畢叩頭
而退
二十日請　殿下綵服御　文華殿百官于　文華
門外跪上勸　進第三箋司禮監官由中門捧入百
官叩頭退候于　會極門外　殿下覽箋畢用白椅
坐于地平前　召五府掌印官提督京營官內閣官
六部尚書及左右都御史進見各官入至　丹陛叩
頭致詞云
大行皇帝賓天　殿下爲　宗社神人之主臣等願

殿下節哀章　正大位　面諭知道了依你每行各
官承　旨叩頭而出司禮監官捧　令諭從　會極
門授禮部鴻臚寺官百官跪聽宣諭畢叩頭而退
是日　諭禮部具儀
初勸進箋
公侯駙馬伯文武百官及軍民耆老人等太師兼太
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臣朱希忠等欽
奉
大行皇帝遺詔命　殿下即皇帝位謹奉　箋勸
進者臣希忠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景運會昌大一統山河之盛　聖人繼作衍萬年歷
祚之長凡在照臨舉同推戴惟我　有明之締造於
昭　世德之洪延
二祖開基大烈永貽於燕翼
六宗承緒深仁益固於龍圖我
大行皇帝　剛健粹精　聖神文武收四十五載道
久化成之効綿二百餘年重熙累洽之休不幸　龍
馭上賓烏號莫及睠茲付託允屬　元良欽惟　殿
下　睿質天成　英資神挺統樞紀瑞夙符誕　聖
之期闢館崇儒益懋純王之學比承　遺詔俾　嗣

丕基四海謳歌慶吾　君之有子　九穹眷佑綿
大命於無疆遠邇具瞻幽明叶贊伏願　殿下仰遵
先志蚤踐　皇圖　揭日月以升華　鼓風雷而渙
號上以奉
九廟神靈之統下以慰萬邦黎獻之心臣等俯伏
闕庭合詞勸　進乾旋坤轉拭目覩萬象之新雨施
雲行翹首望　六龍之御
二勸進箋
具官臣等昨者合詞奉　箋請登　天位未荷　允
俞謹再奉　箋上　請者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九昊儲庥方嗣興於 景祚百神協佑
特傳序於 長君旣 駿命之有歸宜 鴻儀之畢
擧謹陳下悃再瀆 宸嚴我
大行皇帝祗敬 三靈憲章
列祖 神功峻業世允底於昇平 武烈文謨道益
隆於佑啓聰此 承祧之重託諸 主器之良敬惟
殿下 仁孝旁孚 幾神內蘊 勳華協德令聞久
著於 龍潛曆數在 躬大寶宜承於 燕翼聖
懷謙抑未賜 允俞衆望憂惶罔知底定臣等竊惟
天下至大不可一日而無君萬幾至繁不可斯須而

或曠是以康王翌日而踐祚盖遵成考之言景帝釋
服而視朝無改孝文之制粤我
祖宗之故事亦維纘述之是圖遜考前聞率由斯軌
伏願 殿下深思大計少抑哀衷 君王萬方上以
副 天心之眷佑 躬親庶政下以慰衆志之瞻依

三勸進箋

具官臣等欽奉
先帝遺詔伏請 殿下夤登 宸極未蒙 賜允謹
再奉 箋上 請者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
言伏以 佑下民而作之君方新 帝命有大德者
得其位宜順人心況 神器不可久虛而 宗祧必
當有主啓旣賢於繼禹舜自合以紹堯敢干咫尺之
威不顧再三之瀆敬惟 殿下靈承 丕緒昭受貞
符 學廑文后之緝熙 德邁代王之仁儉 一索
而乘震兆久叶於大橫 六龍以御乾世方望其首
出矧 彌留之有託惟克寡之是期雖南嚮讓西嚮
讓堅不肯居然天與之人與之竟將焉往且王者循
民之欲毋屈已以安民惟聖人酌禮之中貴抑情而
從禮若忽於負荷獨持哀痛之情是身爲帝王儕同
士庶之行非天下國家計如

宗廟社稷何臣等是用頻煩致懇迫切陳詞如犬馬
之誠未伸則 閶闔之扣不已伏願 殿下以遺大
投艱爲慮以代 天理物爲心少紓 罔極之懷遄
發 乃雍之旨恢皇綱而接帝統保運祚於泰山磐
石之安纘曆服以培 祖基綿本支於瓜瓞椒聊之
盛

宣治門發議

尊謚勅諭儀注
是日早翰林院捧 勅官先捧 勅立于門之東南
候

上陞座鴻臚寺致詞百官行奉　慰禮畢內閣官升
立于　御座東桯下錦衣衛官升立于　御座西桯
下捧　勅官立於內閣官之南稍後各立定
聖旨召禮部來司禮監錦衣衛傳　旨禮部官至
御路中跪捧　勅官稍前北向立
聖旨與他勅捧　勅官承　旨捧　勅由中道稍偏
下授禮部尚書禮部尚書受　勅叩頭畢捧　勅出
鴻臚寺奏禮畢　駕興
宣治門發議追尊
毋妃勅諭儀注

是日早翰林院捧　勅官先捧　勅立於門之東南
候
上陞座鴻臚寺致詞行謝　頒詔恩禮畢內閣官升
立于　御座東桯下云云如前儀
禮部繳　勅儀注
是日早
上陞座禮部官至　御路中跪奏欽奉　勅諭進繳
奏訖司禮監官接上鴻臚贊叩頭禮部官叩頭而退
常朝奏事　答旨
一官員　遣祭復　命

一官員陞遷　面恩
一官員到京　面見鴻臚寺不開有酒飯者
一凡各衙門奏事無請　旨字樣者　已上俱不用
旨答
一太常寺奏祭祀　京營官請神旗祭　旗手衛請
旗纛之神祭幷六月初六日請旗纛晒晾　吏兵
二部奏頒給文武官　誥勅　尚寶司請　寶捧
幷請　寶用及奏關金牌　已上俱
聖旨是
一官員　面辭內有該領　勅者俟其叩頭畢

聖旨與他勅捧　勅官承　旨捧　勅下授之有該
賜酒飯者俟其受　勅叩頭畢
聖旨與他酒飯喫又有該　賜銀兩表裏者俟其謝
酒飯叩頭畢
聖旨與他賞賜
一通政司奏事先一日　進面帖內係吏部者
聖旨吏部知道戶禮兵刑工等部俱同如係都察院
者
聖旨都察院知道其云本司奏者
聖旨該衙門知道

一吏科進　旨意題本兵科進守衛官軍揭帖
聖旨接來司禮監官承　旨接上
一御史及序班糾奏失儀官員內過大者
聖旨錦衣衛拿了過小者
聖旨饒他
一夜間或從門縫遞出鑰匙一把或城上擲下食物
及衣服等項以試坐更將軍其將軍接得鑰匙食
即遍進明日兵科引奏不用　旨答若食物衣服
等項收執引奏
聖旨賞了他

一吏部引奏知印
聖旨着西東邊跪的五箇做
一都察院奏差御史接管巡按
聖旨着西東邊跪的去
一年終各衙門類奏差錯
聖旨你每說的是且都饒這遭在外的還行文與他
每知道
一每月初一日順天府官領耆老等聽　宣諭內閣
先期擬　諭詞　上進司禮監官錄一帖隨侍侯
彼奏畢

皇上以諭詞面諭之或　命司禮監官以所錄帖述
之

修承天大誌義例

先該臣等題稱體例恭候　命下臣等會同各官將
原稿詳閱并查　大明一統誌內　京師　南京
中都等式參酌議擬上請　聖裁等因奉　聖旨是
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欽遵連日會同副總裁官臣
份纂修官臣居正等繙閱原稿參考諸誌看得原稿
立例有二曰典制曰郡縣詮次不倫義多牴牾臣等
竊惟　興都之地實今日　中興之所由基我

睿宗獻皇帝濬哲淵仁積德以凝命
皇上鍾靈毓　聖嗣統以紹天固皆發祥於此而況
二聖寶藏並久於天地九穹珍貺屢發於山川以至
神藻奎章　鴻恩偉制足以照耀海寓流被金石者
尤不可泯茲蒙
皇上特令臣等編輯成書蓋以覲
二聖之耿光揚　一人之大烈昭示天下垂之無窮
誠甚盛典也夫其典盛則體裁不可以不弘其體弘
則敘述不可以或濫今事係　興都固不宜細分區
石室之書備載　謨烈以盡同於　國史而義專

皇迹尤不宜采秩官諡俗之類泛及瑣細以下同於
郡誌臣等祗承 明命謹將原稿舉要删繁并查
御書所載有關 興都者以補原稿所未備而取漢
書帝紀之義擬爲紀一十有二曰 基命紀曰 符
瑞紀曰 龍飛紀曰 聖孝紀曰 大狩紀曰 宮
殿紀曰
陵寢紀曰 實謨紀曰 御製紀曰 恩澤紀曰禮
樂紀曰苑田紀開坐上請臣等自省陋庸無能稱塞
仰惟
皇上以 明聖之德操制作之權 學冠百王 識

超千古其於此書義例 宸衷必有定裁伏乞 俯
賜訓示俾臣等欽遵一面將原稿所載附館纂輯其
近年事蹟候湖廣撫按官奏 進至日照款增入臣
等又惟此書既與史異尤非誌比伏乞 特賜定名
昭揭 徽美臣等不勝幸甚緣係纂修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

計開

基命紀

昔在有周太王肇基文王新命詩書所稱可考見也
我
獻皇帝邁德周之二王而
章聖太后又嗣徽姜姒
上帝聰之 興都是宅功德積累濬發靈源我
皇上應期挺生席 鴻基而受 駿命實本於此擬
作 基命紀第一

符瑞紀

自昔帝王之生必有神寶以炳示先幾而昭開昌運
天佑我 明 聖神首出
皇上自 興都誕育以迄於茲 穹壤薦祉川嶽效
珍貞符上瑞層見而沓至蓋圖牒不能殫載焉擬作

符瑞紀第二

龍飛紀

稽古神堯起陶唐而履帝位粵若漢文由代邸而嗣
赤基我
皇上靈承
二聖之積慶天人助順自 興都入纂 丕圖媲唐
陋漢萬古爲烈擬作 龍飛紀第三

聖孝紀

夫德位俱造舜孝所以爲大繼述兼善武孝所以爲
達

皇上以至聖踐　天子之位考經據禮顯揚
二聖盡倫盡制尊養備隆帝王之孝雖甚盛者蔑以
加矣擬作　聖孝紀第四

大狩紀

昔虞帝時巡藝祖是格周王時邁昊天子之故展義
而狩帝王之盛節也我
皇上遠御六飛祇奉
二聖　宸蹕所至歡動全楚一舉而仁孝備焉擬作
大狩紀第五

宮殿紀

周之豐文王作之周之鎬武王宅之舊都宮室王業
之根本攸繫也　興都爲
獻皇帝肸封之奥區我
皇上毓聖之潛邸舊構新題巍如煥如在
先皇有遺思在　今日有俯覲焉擬作宮殿紀第六

陵寢紀

純德之山
顯陵是域綰荆襄帶漢沔扶輿之淸淑鍾焉　寶城
遂嚴　瓊寢翬翼于以妥
二聖之靈篤　一人之慶殆與天地相爲悠久矣擬

作
陵寢紀第七

寶謨紀

我
獻皇帝聖文冠古　仙翰入神其登蕆琬琰藏諸
秘府者莫可窺覩而其摛著南國鐫勒舊都炳焉與
天球大訓同珍而共寶也擬作　寶謨紀第八

御製紀

昔漢侈大風之歌唐勒新豐之咏前史猶相傳以爲
盛事矧我
皇上聖衷神啓妙揆化工而制作之流布　興都者
天文昭回八表皆燭　睿藻稽古六經不刊豈漢唐
所能彷彿耶擬作　御製紀第九

恩澤紀

夫歌周德者泝豐芑之源誦漢恩者戴湯沐之賜我
二聖布德施惠浸潤　興都迄今與江漢同流
皇上紹休覃恩益隆肇跡之地淪膚浹髓萬世莫諼
焉擬作　恩澤紀第十

禮樂紀

夫治神人和上下禮樂之爲用大矣

皇上開　帝業於　興都崇　鴻號於
二聖儀章器數煥然一新行其禮奏其樂　聖靈來
格而百神受職矣擬作禮樂紀第十一

苑田紀

靈囿之關詠於周詩土田之錫歌於魯頌我
獻皇苑囿之遺　聖跡存焉莊田之留　先業永焉
皇上以上林為苑以天下為田於此猶綣綣莫之忘
大孝不匱之一也擬作苑田紀第十二

改定一統志義例

近該禮部題為　大誌纂成恭　請刊布以光　聖

孝事內開　大明一統誌係　昭代制書須行天下
然修自　先朝安陸州尚仍其舊今既為
二聖肇造之區我
皇上飛龍之地壁為　天府崇以　興都而　制書
所載猶稱安陸似非事體仍望　勅下翰林院將一
統志中摘取安陸州一卷重加修輯安陸州改為承
天府凡　興都事蹟撮其大要編纂增入　進呈
御覽恭候　聖明裁定發下刊行等因題奉　聖旨
是欽此備行到閣臣等謹欽遵會同副總裁臣張居
正等詳閱　大明一統志依其體例重加修輯凡名

之當改正者改之事之當增入者增之撰成誌稿一
卌隨本上進其改定增入之意開列于後伏乞　聖
明裁訓發下臣等轉行禮部刊刻臣等無任祈　請
之至謹具題以　聞

計開

一查得一統志內　兩京鳳陽凡事係　朝廷者皆
列于　京師　南京　中都之下其山川人物等項
屬郡邑者則載于順天應天鳳陽府治之下所以尊
帝都也謹於湖廣布政司卷首先敘　興都以載
宮殿城池　廟壇　山陵苑囿公署而於承天府下

乃分款詳載山川人物等項如原志之例
一
獻皇帝基命之功德文章我
皇上尊　親之典禮制度謹隨事撮其大要分載各
條內
廟號
陵名字樣俱擡頭寫　制勅及　本朝等字只空一
字寫各依舊式
一原志　京師　南京總圖橫書　京師二字於順
天府之上　南京二字於應天府之上今依此例於

湖廣總圖承天府上橫書　興都二字其鳳陽府原志未有　中都二字亦依例增之

一安陸初係州治故原志列于湖廣諸郡之後今既以湯沐舊邦陞爲承天府本宜列於諸郡之前但武昌府爲省會所在事體相屬故仍以武昌接湖廣布政司而以承天次之其餘各府及州則皆列于後

一目錄內所書安陸州今改書承天府其沔陽州一條既併入府治不載目錄

一原志以湖廣布政司武昌府漢陽府爲五十九卷襄陽府爲六十卷德安府黃州府爲六十一卷荊州

府岳州府爲六十二卷長沙府寶慶府爲六十三卷衡州府常德府爲六十四卷辰州府永州府爲六十五卷沔陽安陸靖郴四州施州等衛爲六十六卷今以　興都及湖廣布政司武昌府合爲五十九卷承天府爲六十卷漢陽襄陽二府併爲六十一卷德安以後等府次第降改而以辰州永州二府靖郴二州施州等衛合爲六十六卷

一荊州府之潛江縣荊門州當陽縣已改屬承天府其原志所載山川人物等項凡係改隸者俱改入承天府下不復載於荊州

一岳懷王　常寧長公主　善化長公主墓俱依原志載陵墓之下而次于　郢梁二王墓後

一稿內山川人物等項下分寫事蹟照依舊式有前代者則書　本朝二字以別之無前代者不書

一稿內行款字數及大書分書等項幷裝潢俱依原志

一稿內係原志舊文者不圈其係新增及有所改定者俱用硃圈

處理重錄　大典奏

題臣階欽奉

聖言昨計重錄永樂大典兩處收藏茲秋涼可處理欽此臣等謹欽遵將處理事宜開具上　請伏乞聖明裁定施行謹題請　旨

計開

一重錄　大典每人一日約寫三葉計每人每年可寫千餘葉但簡帙數多今兩房官不及往時之半中間況有年大不能細寫者勢須添人同寫合無照往年修書事例　敕下吏禮二部廣收善寫之人糊名考試　進呈定奪仍議所以處之之方上請　聖裁

一毋日所寫　大典書葉須逐一校對遇有差錯卽發與另寫合無容臣等於翰林春坊官內選舉勤愼精敏者數員分理其事仍照副總裁例於堂上官內推舉二員總理其事各書職名於卷末以便查考

一校書官并寫書者俱毋日早於閣中領書至晩交書例該典籍二員收掌但今書數既多而典籍止有一員合無容臣等於兩房官內選補典籍一員仍擇勤愼者二員不妨書寫協同收掌

一催儹例用兩房官二員合無容臣等選委

一合用紙劄筆墨卓凳等項及酒飯等并取用人匠等一應事宜候開館之日另行題　請

嘉靖四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

處理重錄　大典奏二

照得書寫官生已該臣等并吏禮二部題奉　欽依考取及總校分校收掌催儹等官臣等各另具題外所有開館合行事宜臣等謹開坐上　請伏乞　勅下各該衙門查照施行

計開

一凡修書例於　朝門東西廊下開館今合仍於是處書寫　內府內官監照例裝修各置書櫃并查照總校分校收掌催儹等官及書寫官生數目各給卓凳火盆等項器用

一欽天監擇開館吉日

一內府司禮監奏　請將　大典毋一千本作一次發出交付收掌官并查照書數按月支給官生紙劄硃墨及添撥界畫匠研光匠同見在閣紙匠張仲安等二十六名供役

一內府御用監撥畫匠

一內府惜薪司及工部照例給炭

一吏部撥送當該吏四名總管書籍及查照館數毋館撥送當該吏二名專管紙筆器用啓閉館門等事

一刑部都察院查照總校分校收掌催儹官員數按月量送中夾奏本手本等項紙筆應用

一錦衣衛撥送校尉六名同見在館校尉梁玉等四名巡禁

一順天府查照各生數目送給硯瓦水鑵仍按

月送給筆墨
一光祿寺照例支給總校分校收掌催儹等官
并書寫官生及在館當該吏人匠校尉等酒
飯
一翰林院照例支給書寫名生及當該吏月米
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
處理重録 大典奏三
臣等看得今次所收書寫 大典官生人數既多品
類又雜必須設法稽考約束庶得整齊書亦易就目
今開館在邇臣等謹欽遵 聖諭將處理事宜開坐

上 請伏乞 聖明裁示遵行
計開
一官生一百九員名分為十館所寫之書總校
官二員總管各館分校官十員各管一館除
校對外各要鈐束官生匆容怠肆有不服者
開送臣等以憑參治
一催儹官收掌官俱總管各館催儹官總置簿
一扇開列各官生職名每日責令畫卯畫酉
收掌官每館置簿一扇登記各官生所領書

數先將官生職名開列簿面其簿內按日開
寫其人領書一本卷幾至卷幾寫完之日即
於其下註某月日寫完領書之時務照名次
逐本給與不許攙越紊亂以杜規避以便查
考其官生有無故不到及私自出外者聽催
儹官有領書不依次者聽收掌官各開呈臣
等以憑參究
一 大典係秘書況無副本催儹收掌官務要
督率各館當該及校尉稽察官生不許潛帶
出外雇人代寫致有疎失違者即便開呈臣

等以憑參治
一收掌官會同催儹官每館置簿一扇按日登
記各官生所寫書葉除題奉 欽依每日須
寫三葉每人須足五千葉外其論葉數須以
實寫之字扣算凡圖畫等項不許槩作葉數
混開如遇差錯發與另寫不拘一次二次只
算一葉其論行數雙行小字只隨大字作一
行計算如官生混報罪坐官生收掌催儹官
縱容作弊罪坐各官
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是着總校等官嚴加程督

論孔子祀典

奏爲慎祀典以彰　聖德事本月二十八日臣在史館該禮部尚書李時傳示　御製正孔子祀典說欲因大學士張璁之疏去孔子王號臣先是聞　陛下以此禮下羣臣會議至是復莊誦　御製再三仰惟
聖性高明　帝文璀璨非臣等淺陋所能窺測臣又官序最卑例不與廷議之末豈敢妄言但臣待罪館職受恩深重苟有所懷不忍過自諉託匿而弗盡且
陛下於此不以獨斷而屬之禮官徵之衆議　親御

宸翰以發其微蓋聖不自聖之心其難其慎之至也而有懷弗盡則何以副　陛下之望使天下曉然知頌　聖德哉謹昧死獻議以爲孔子之王號不必去者三不可去者五蓋昔孔子作春秋誅亂臣討賊子其法誠嚴其義誠密然所謂亂與賊者謂身爲臣子而背其君父肆行僭竊非若孔子道德在人心事功在萬世既沒而追王焉者也然則從而王之於作經之旨夫何戾乎此其不必去者一也凡居其位而心不自安與加人以位而心有所不安者皆病於非其據也孔子以道則王以德則王以事功則王特無其位耳舉而加之在孔子無愧色而在後世帝王不爲過且孔子作春秋命德討罪賞善罰惡道之所在固嘗以布衣行天子之事矣而於既沒之後加之以王之虚名又何不安之慮乎此其不必去者二也孔子之尊與不尊誠不繫王號之有無　陛下所以尊孔子誠亦不在王之一字然而非此則無以致尊崇之意如以爲誣而必欲去王號以爲尊其無乃矯枉而過正乎此其不必去者三也　陛下自即位以來動以
太祖高皇帝爲法

太祖之在御嘗釐嶽瀆諸神之號而獨於孔子仍其王封蓋有不輕變之心焉抑亦神嶽瀆而人孔子其義固有辯也　陛下遹者舉分祀之典以爲復
太祖之舊夫其廢者尚在必復而存者顧不能守乎此其不可去者一也天下王祀孔子承襲已久經生學士習於見聞野父編氓侈於尊戴一旦黍不王之詔衆人愚昧不能通知　聖意所存將互相驚疑妄加臆度以爲　陛下不務抑其他而輕奪爵於孔子人心易惑難曉此其不可去者二也今自京師以達郡邑率像祀孔子袞冕章服顒然而居王號苟去勢

必當毀臣聞愛其人者於其杖屨唾洟猶加珍惜況
在先師之像望而輿如在之思者乎昔
太祖嘗華民間所祀三皇廟像而孔子塑像獨南京
新建國學改用神主餘悉仍元之舊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國學塑像亦遂因之蓋皆有
所不忍毀矣　陛下至明之資至仁之德同符
祖宗顧豈忍毀之此其不可去者三也　國家廟祀
孔子宮殿之制僅下天子一等樂舞籩豆之數率與
天子同臣聞在
太祖時樂用六佾籩豆用十蓋猶諸侯之禮也今去

王號則將復魯司寇之稱而用大夫之祭夷宮殺樂
減損籩豆以應禮文竊恐妨
太祖之初制而　陛下亦惕然若有間乎金石絲竹
之聲此其不可去者四也自唐以來以王爵孔子至
陛下以師尊孔子所以尊孔子之意雖自謂過於前
煞　國家之於孔子惟登極一幸學此外止於朔望
降香春秋遣祭較諸古者食三老五更親割之禮且
猶簡畧　陛下欲有所加益則萬乘之尊難以輕議
欲止仍其舊則是使孔子徒失王號而不獲享師之
禮　陛下所以尊之之意亦竟無以自將此其不可

去者五也臣少而失學長益寡聞於凡典禮非能有
所講明亦非敢自是其愚以忤　君父所以區區不
忍隱默之故已具陳於前伏惟　聖明俯垂矜察以
臣此章下禮部併議務廣　陛下之意全孔子之尊
人心期於必愜事體期於必便則臣愚幸甚斯文幸
甚
嘉靖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薛文清祀議

奏爲從祀眞儒以光　聖治事准禮部祠祭清吏司

手本該御史楊瞻樊得仁各題前事乞將故禮部左
侍郎贈尚書謚文清薛瑄從祀孔子廟庭該本部覆
題奉
聖旨是着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國子監
堂上官人各上議欽此欽遵備行到臣臣謹按瑄誌
狀及所著讀書錄其學行之實與諸臣褒重之辭御
史楊瞻樊得仁言之已盡而該部看詳亦謂瑄立朝
行己風槩卓絕進之從祀足以慰衆論之公彰　聖
朝之美矣末乃以瑄所著止讀書一錄未能釋然於
罕所著述之疑請下臣等博考詳論無亦以事體重

大致敬愼於其間乎臣聞古聖王之制祭所以報有功則秩祀之典固當以功爲論而今之論者惓惓較量著述之多寡亦以爲儒者之功在是也然孟子答彭更之論功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答公孫丑之論不素餐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而著述不與何也蓋聖門之學重踐履而輕文詞貴身心而賤口耳回之如愚世所短也孔子亟稱之賜之博學多識世所尚也孔子屢抑之孟子學孔子而得其眞傳故其所以論功亦如此也降及後世學術不明語希聖者以博

洽爲先務論衛道者因亦以著述爲首功於是漢儒以區區訓詁之末而居然食有功之報臣愚以爲六經之道具在人心六經之文坦然明白縱無訓詁豈遽失傳若乃訓詁作而誦數之途啓使凡學者習熟見聞靡然自足闊略踐履遺棄身心至或談仁義而背君親口廉節而躬貪佞則是聖人之道似傳而實絕漢儒之於道似衛而實壞之安得反謂有功祀諸孔子之側又取以爲論從祀之準乎瑄之踐履苟無玷缺是乃以身衛聖道非徒託諸空言雖微著述猶不害於祀況既有之而顧病其少也或者謂孔子大

聖實修六經孟子大賢實作七篇儒者之於著述自當以多爲貴殊不知六經之修孔子蓋以道不行於春秋不得已達無言之志七篇之作孟子亦以道不行於戰國不得已冒好辯之名皆非欲誇多於著述而自古迄今所以稱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者乃以其道德高厚非徒取修經之勞作書之富也然則在瑄之學孔孟固不必多其著述而在今日之論瑄尤不當以多責之矣假令著述果以多爲貴臣亦請按立德立言之等悉取諸儒人加品第德與言俱立者上也於義應祀德立而言不足者次也於義可以祀言

立而大德不踰閑者又其次也於義在祀不祀之間有言而德不逮者下也於義應黜若瑄之於道雖其自得未見超邁而篤信宋儒力循矩矱眞有非人所及者彼著述之少論其品第不猶在次等乎夫烏得遺之且今末俗滔滔士鮮實學始則枝葉日盛本根日微繼則伎倆愈工心術愈壞流弊積蠹後將益深誠祀瑄以表向往之端示風勵之意其於　聖化亦豈小補臣伏覩嘉靖九年　陛下進陸九淵於孔庭而黜馬融諸人之從祀夫論踐履馬融固不如九淵之正論著述九淵實不如馬融之多而　陛下一進

一黜若此異者盖　聖性高明　聖學精邃故於論
功獨得孟氏之遺旨而一洗世儒之鄙見臣愚以爲
此今日之斷案也臣本淺陋不足與議祀典惟是古
今學術竊嘗論究而有所深慨焉敢因　命及獻其
狂愚伏惟　聖明裁察斯文幸甚

世經堂集卷之六

世經堂集卷之七

奏疏二 政事類

覆鄭府宗人祐橏訐奏鄭世子

先該祐橏奏稱鄭王厚烷奉　旨革爵伊合管理府
事等因該本部看得管理府事非祐橏所當自乞合
行訓治并行河南撫按官勘保倫序相應賢能素著
者二人疏名　上請已經題奉　欽依行去訖今祐
橏又訐奏鄭世子載堉謀管府事要行革去載堉封
爵追奪册寳及令巳管理臣等查得親王因事奪爵
奉　旨立郡王承繼國祀其子始雖降封後仍得嗣

父始封之爵者遼庶人貴烚長子豪墭之封長陽王
是也父子並有罪降庶人不得請封者見灊與其子
祐柄是也罪止其身子得襲爵但以未封世子攝郡
王署府事巳而彼此相訐仍封其子爲世子勅令管
府事者慶庶人世子鼒櫍是也父既坐罪即命其子
管府事者岷庶人彥汰世子譽榮是也至於親王册
寳自非罪干大逆國除如寧庶人宸濠父子殲滅者
例不進繳今鄭庶人仰荷　聖恩罰止其身其子載
堉封爵如故比之貴烚見灊奉旨改令旁支承繼者
不同載堉於厚烷所犯情罪無干幸保封爵比之豪

堺先爲庶人及祐柄有罪降革者亦與本應卽令載
埥管理府事而本部前此題覆不敢輒援岷世子譽
榮慶世子鼒櫍等例爲請止援肇昌郡王例請令河
南撫按勘保倫序相應賢能素著者二人以俟　簡
命蓋以予奪之柄宜出自　朝廷其人之賢否當稽
諸公論也然其待之固已薄於譽榮鼒櫍矣今祐櫍
乃復妄行奏訐圖快私忿合如前擬罰治仍行祐櫍
無得抗違　朝命脇制勘官如或不悛聽撫按叅奏
重處奉
聖旨是祐櫍且不問

覆御史楊順奏
一杜浮議以重行取
前件看得知人則哲自古爲難用人之道如
不得已本部凡遇行取推官知縣等官旣以
撫按薦詞考語爲據矣猶懼其人或外飾善
狀而中懷奸貪有撫按所不能知或修謹於
初而改節於後有撫按所不及知也故於薦
詞考語之外不得不加之以詢訪及衆以爲
賢而取之矣又懼其人非有眞實向上之心
恬靜自守之節則或潰行而濫受贓儀科索
盤費或抵京而旁緣蹊徑巧求美官皆公論
所必棄淸朝所不容也故於行取之後不得
不繼之以再訪無非欲得眞才以副
皇上側席之求重臺諫華要之選而已御史楊順恐
於再訪之時讐嫌汙衊遭誣補外奏要致審
於未取之先不必廉訪於旣取之後固亦愛
惜人才至意但謂毀譽易以亂眞欲本部更
加詳審則可謂所訪盡出讐嫌不宜採聽則
似因噎廢食將來失人之弊恐有甚於人之
遭誣者矣合無今後遇該選授科道等官仍

容臣等於行取之後照舊詳訪叅以年貌奏
疏量才授任至於秉公虛之心勵明愼之實
聽言必反求諸理使浮僞不得行詢事必先
擇其人使憸邪不得肆此則臣等之責恭遇
聖明在上不敢以不自勉以求無負任使者
也
一旌異能以勸吏治
前件看得三考黜陟肇自虞廷至我　國朝
準古立制凡仕焉者皆以三考稱職然後量
其繁簡序遷于時官無苟且之政士無躁競

之心治教既隆風俗亦美此其法誠至善也顧惟近時內外百僚公私多故而官有定額不容不補於是遷轉改調自不容不速治教風俗亦漸以替御史楊順奏要久任盖深有慨於此但政以時異事以勢殊令於守令欲遂舉增秩賜金之典盡復九年之舊假如知府知縣治有聲績增秩賜金而留之久任之法固行於其人之身矣然藩臬有缺例取之於知府科道部屬有缺例取之於知縣彼知府知縣之賢者既留則此藩臬科道部屬之

缺將虛而不補耶將取其名實稍次不當留者補之耶抑將使有罪者不斥有憂者不去以病告者一切抑而不從預杜其缺耶凡此之類竊恐未易行也夫善圖治者貴通其變善法古者不泥其迹合無今後推用各官非有資望不許驟遷以忝常大非有不得已之故不許輕調以妨成功則通變之道得而久任之意亦存於 聖治或有少裨矣奉

聖旨是

覆處日本國貢例

臣等看得帝王之馭夷狄有綏懷之仁有裁制之義二者並行故法不傷於峻恩不至於褻而遠人畏慕威德永為中國不侵不叛之臣今照日本進貢夷使人船有違舊例雖節經題奉 欽依行令將額外之人遣回緣候便風未得遽去滯留賓館前後踰年今若一體給賞則是本部十八年申明知會之咨與近日照例阻回之奏俱成虛文而或過於恩若遂一槩裁革則業已容留在館且周良等所稱衆口嗷嗷咎歸一己跋涉勞苦共沐 聖恩等情不無缺望而或過於法合無查照夷人文冊先儘有職役人員然後

將船頭從人等輳足五十人之數并周良等到京五十人照例給與全賞其過多人船除副軍船從人水夫不賞外餘行彼處巡按御史轉行布政司每人給賞絹布各一疋作速遣回仍諭各夷此出 朝廷憫念久留特恩後不得援以為例通將用過錢糧數目造冊具本奏繳報知本部以憑查考其回賜國王源義晴并正使周良等各該物件本部行移內府各該衙門照數關領給散關支銅錢并回賜國王勅書本部俱行翰林院請給仍照例差屬官一員齎領勅書前往南京該庫關領銅錢給散其特賜國王并王妃

銀兩應否給與伏乞　聖裁及查日本國王源義晴將弘治正德年間底簿共二扇勘合共五十五道齎繳前來請給新勘合并據周良等再三懇請但查弘治年間不惟底簿脫落而未繳勘合尚有七十七道正德年間底簿僅全而未繳勘合尚有五十四道雖據本王咨稱被盜遺失及存留在彼以防中流飄沒終於本部十八年原題候盡數繳還然後給與之例有違而本王收藏不謹查驗欠明之責委亦難逭伏蒙　聖慈曲貸恩已至厚所據新勘合難准頒給但其稱舊勘合盡數繳還萬一中流漂沒無以為將來

符信亦是慎重貢典之意宜為量處合無咨令本王於下次該貢之年將見存正德年間勘合五十道先繳四十道量留十道在彼候給新勘合到國之日仍將十道繳還其被宋一倫去弘治年間勘合并正德年間尚欠四道行令本國嚴行購訪候得獲之日一併奏繳仍行浙江巡按衙門及三司備倭等官如有齎執弘治年間勘合求貢者即係詐偽就行驅逐出港不許頃刻停泊致生事端及照本王咨稱中國多有商船到彼交易或海寇匿名其中數侵邊境貢船三隻之外副軍船一隻以禦賊舟決非違上國定制

等因臣等查得先該都御史朱紈奏為議處夷情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該本部題奉欽依行令本官申明通番之禁重窩主接貨之誅厚告捕購獲之賞開自新改過之條督率所屬着實舉行仍勅諭本國凡有中國人船到彼不許與之貿易交通去後今本王猶稱前因所據前項禁革事宜除都御史朱紈已奉欽依養病回籍合再行令浙江福建巡按衙門督令巡海備倭等官加意奉行不銳始而怠終不具文而無實庶海道肅清而該國亦不得假禦寇之名以文其增船之罪矣再照夷使周良呈稱貢船高大廣厚

每船除使列從商之外非得水夫百名決難駕使是以雖有定制百名吾王不奈之何難以減少臣等查得大明會典只載本國十年一貢至於人船原無定額是以成化弘治以來每次進貢船必三隻而人數多寡不等至正德四年因赴京倭僧在路生事本部始題奉欽依以後日本進貢使臣准起送五十人到京及嘉靖二年因宗設宋素卿爭貢讎殺貽害地方絕不與通至嘉靖十八年本國差使臣碩鼎等復來求貢本部始議准夷使不過百名貢船不過三隻今據周良等告稟似謂百人之例在彼國勢難遵行若

不量爲之處竊恐無以廣　聖朝柔遠之意亦使其下次仍得藉口踰數而來也臣等以爲除十年一貢船三隻起送五十人到京事例無容別議其百人之數合無行令浙江廵按御史備查舊例幷將本夷貢船逐一查驗每船委須若干人駕使比今該量增若干人斟酌停當開具奏聞以憑本部覆議奏請咨行本國知會俾永爲遵守如此而在彼猶或不遵然後決行阻回雖一人之少亦不姑容則我之待彼曲盡而責彼有詞縱至絕貢彼亦當心服矣奉

聖旨是賞賜照例其餘依擬行

清查光祿寺厨役

臣等看得該寺厨役嘉靖九年議准不足四千名方許收補盖本以四千名爲額數後雖加添一百名援之事理總當不過四千一百名則消乏未至四千一百名於例固不得補也除該寺呈要收補法難准行外其稱供役增加各署事有繁簡注籍已定業有專守不能通融乞要議處一節爲照嘉靖九年之例止云不足四千名方許處補緣未曾以四千名量派各署使數各有定以致年久彼此消長不齊不無此署事簡而存數反多彼署事繁而存數反少者今已注之籍專守之業固難更易然自今立法以四千一百名酌量繁簡派爲定數而以各見存厨役較各所定名數視其虧溢以爲消補此則未嘗不可行也伏乞

皇上勅下廵視光祿寺科道等官會同該寺堂上官將該寺食糧厨役逐一清查明實以四千一百名立爲總額而酌量各署事之繁簡分派某署若干某署若干以爲細額然後計各見存厨役如某署該用五百名而見存止四百名則本部爲處補一百名以便供役某署該用五百名而見存乃有六百名則必待其消乏至五百名以下乃始照名議補如此調停庶

該寺不致動稱缺乏有誤供應而於先年議准事理亦無所妨固通融酌處之宜也其或役占過多老疾充數强猾包攬富奸買閑致使食糧有名供應無實一應奸弊並聽廵視科道查例禁革設法救補及或今昔供役事體不同勢須量爲增益亦候公同議處詳當題奏　明旨本部乃敢遵奉施行奉

聖旨依擬行

歲考醫士

查得本部原題通將太醫院槩院食糧醫士醫生嚴加考校則自黜礙龍工之外凡係食糧醫士醫生名

色者俱各相應送考又查得嘉靖十一年該本部題
爲修舉醫學政令事內開醫士醫生考居一等給與
冠帶送御藥房供事原係本房者量授職事二等者
給與冠帶其三等俱發回本院當差遇有御醫吏目
員缺將本房人員送部再考擇其術業精通操履端
謹者御醫於吏目內銓補吏目於醫士內銓補遇有
良醫大使等缺於本院二等人役內考補俱各定擬
堪任職事咨送吏部照缺塡補照得本部近題各役
供事冠帶銓補資格雖與前例相同但查本部舊案
太醫院醫生止是食糧四斗待至習學有成考居優

等方准補醫士名色食糧七斗今次預考有先年習
學醫生除三等者仍舊外其有列居一二等者若與
醫士一槩冠帶食糧似爲太驟原在內殿供事醫生
今次仍居一等者例該量授職事若居二三等者似
應發回該院當差各醫士醫生有方脈全不能通者
俱實三等別無懲戒似爲太縱其醫士醫生人等若
遇每年終類考即與照例冠帶陞用又似太濫俱應
議處今臣等督同該院堂上官將送到各該醫士人
等當堂糊名按科於素問難經本草脈經脈訣幷古
今名方內出題考得方脈兼通一等醫士許玄齡等

一十六名方脈亦通二等醫士醫生趙世美等二十
五名方脈僅通三等醫士醫生陳雲鳳等三十一名
方脈全不能通醫士醫生朱守正三名合無候　命
下之日本部將考居一等原係醫士無冠帶者給與
冠帶原在內殿供事者量陞俸一級俱各候內殿缺
人該院於各科內挨次呈部送入供事考居二等原
係醫生者與克醫士食糧原係醫士無冠帶者給與
冠帶原在內殿者不准供事三等者俱各照舊仍與
二等者俱發該院當差全不通者原有冠帶者不准
冠帶原支品級俸者降俸一級支雜職俸者降克冠

帶醫士食糧七斗原醫士者降克醫生醫生住支月
糧俱聽習學半年該院送部再考如有進益准其照
舊支俸食糧冠帶如再不通俱降克醫生發回該院
專供剉碾之役及照今次開稱見派內外衙門用藥
醫生許寧等告不願考幷丁憂患病給假等項醫士
醫生何雲龍等原開送考而臨考不到醫生盧乾等
俱各未經考試除差在各邊者待差回日丁憂者待
起服到院日患病者待病痊日給假者待銷假日俱
該院按季送部補考外其餘在京差遣幷不願考及
臨考不到人役俱限半年以裏該院類送補考如或

再行推避及有起服差回病痊銷假半年已上不送
考者服滿差滿患病給假各限滿而各故違一年已
上不回院希圖避考者聽本部參奏降革其今後凡
差各該衙門用藥醫士俱要於考居二等人役內挨
次送部差委三等者候二等差盡方許挨次差用如
遇有御醫吏目員缺將該院內殿供事人員送部再
考擇其術業精通操履端謹者御醫於吏目內銓補
吏目於醫士內銓補遇有良醫大使等缺於該院二
等人役內如前考補俱各定擬堪任職事咨送吏部
照缺塡補再照太醫院官生職專調護責任匪輕自

近年考試之法不行勤惰無別藝業漸廢若不及今
修舉固恐醫學日荒但欲每遇年終考試輒許冠帶
食糧供事則又不免太濫合無今後年終考試咨令
本部止與分別等第量行懲責其冠帶食糧供事等
例俱候三年一次題請施行其今後該院不拘大小
官醫俱要將素問難經本草脈經脈訣及本科緊要
方書熟讀詳解待各考滿到部及考試之時於內出
題令其默寫答答如不能通除醫士醫生照前施行
外若係考滿官發回講習半年再考如此則藝成者
有進身之階荒惰者無濫竽之獎人咸思奮而醫學

可與矣奉
聖旨依擬行

歲考通事官生

臣等行據鴻臚寺送到各館通事人員除公差丁憂
給假養病等項未考外見在通事署丞等官雷遇春
等共五十二員名通行當堂出題嚴加考試彌封各
卷分別等第擬議上請合候　命下一等百夷等館
署丞等官雷遇春等四十九員名夷譯精通相應令
其在館照舊供事二等朝鮮等館候缺通事郭文銓
等三名夷譯略通合請　明旨容臣等徑自責治姑

令習學以圖後效其公差丁憂給假養病等項人員
仍各候到部之日附季終一併考試另行分別去留
上請定奪如有違限託事畏避考試者亦聽本部訪
實指名參究伏乞　聖裁臣等竊惟通事之設上以
宣明華夷一統之分下以偵察來夷誠偽之情必須
諳習其聲音而後能周知其意向比之譯字官生原
不相同蓋譯字以能譯其文爲業而通事以能通其
語爲職者也節年相承必試以字者良以聲音易混
而字畫有跡可以旌別耳然夷語有音而或無其字
譯書有字而未盡其音且今考試題字秪依各夷譯

書而夷考其書本以中國之人審問夷語既未能無
誤而自該邊或本國轉相抄寫亦不免漸失其眞今
雖所試字畫盡無訛謬終不適用徒爲彌文所據各
館通事官生固不在能譯其字而已但夷種有東西
南北之異而夷語有喉舌齒唇之分非可強解而驟
通者必立師以教之而又積以歲月庶幾可以漸入
合無於各館中視人數多寡掄選年深通事了曉夷
語者一二人立爲教師不分有無夷人毎日黎明時
進館督率各館通事人等演說夷語或其中有未能
盡曉者遇有該邊原來伴送通事許各館教師備細

詢訪務求通曉音字不差如三年之中教習有効候
類考之時具名奏請擢用若生徒有驕恣怠惰不遵
約束者許教師具呈提督主事轉呈本部黜罰其教
師等官如或挾長忌嫉隱秘的傳索取常禮假公行
私者聽本部廉實輕則量行懲革重則条奏究治再
照各館官生毋遇該寺稽考往往託赴兩館及提督
主事查點則又稱在鴻臚以致職業曠廢徒糜廩祿
應對差訛致笑夷方甚者覬求小利或教唆夷人額
外求賞或增添物價隨數分取損威啓釁關係匪輕
推原其故盖管理責成之權未專而勸懲鼓舞之方

未備也合無行令提督主事置立卯簿一扇毎五日
令各館官生齊赴畫卯如有不到者明書各員名之
下毎月朔望教師引領生徒將所習譯書抽試數字
夷語演說一遍遇有夷人到館則卯入酉出時刻不
許擅離不在五日之例提督官於季終將卯簿封呈
本部以憑季考兼論其勤怠歲終備開考語封呈本
部以待三年通考其廉汚本部季考及三年通考之
時必合字與音相兼考校其補鈌食糧冠帶授職事
宜仍俱遵照本部嘉靖二十五年二十六年題奉欽
依事例施行如此則人有定志而不負乎作養之恩

官不虛設而亦可裨懷柔之典矣奉
聖旨是這所議事宜依擬行

請禱雨

臣等仰惟
皇上事天儆時保之懐視民切如傷之念頃因不雨
禱于上玄徧于羣祀禁屠緩刑䘏病賑窮仁敬之至
堯湯無以加矣而天意未回玄澤未霈兼又風霾屢
作人疫山鳴致廑　宵旰之憂揆厥所由實惟内外
大小臣工不能仰承　德意靖恭厥職而其大者則
貪殘之吏誅求無厭刑罰濫加庸懦之臣武備不修

戎狄乘隙以致生民重困上干於天和也合無恭候
命下本部行令欽天監擇吉題請遣官祭告
南郊　北郊　太社稷　帝社稷　神祇壇翰林院
撰告文太常寺辦祭品及題請遣官自祭告之次日
爲始分詣都城隍等廟各行香三日府部等衙門堂
上官分投陪拜督率屬官青衣角帶於本衙門齋宿
辦事停刑禁屠俱自祭告前一日始共五日仍乞
皇上申勅百司禁止誅求淸理寃滯撫綏士卒申固
邊防各務滌己省愆修舉實政以仰贊　皇誠上回
天意庶幾靈澤應時而　聖心攸慰矣奉

聖旨是

參三法司

刑科抄出該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劉訒等奏爲乞
恩認罪事奉
聖旨你毋迷於回護之堅不以朕覽爲重胡纘宗詩
曰稱頌何又涣不磨全不論發寫本又不經心是人
臣禮焉禮部都察院參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查
得刑部尚書劉訒等問擬胡纘宗等罪名纘宗詩曰
稱頌而末句乃用涣不磨字樣明是謬妄不識避忌
招內却未經說出其陶欽夔止是一名却寫作俱任

參看得刑部尚書劉訒左侍郎楊行中右侍郎彭黯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僑左副都御史臣尚德大理寺
左少卿沈良才右少卿倪嵩左寺丞陶謨右寺丞王
達列職法司奉　旨會問自合殫竭心力仰副任使
顧乃臨事忽易具奏草率於詩內用字之謬妄既全
不能論發於本內寫字之差訛又懵不能改正所據
各官禮屬有違均合罰治內尚書劉訒本以衰病之
身叨居法司之首責實有歸似難輕貸臣等奉　旨
參看不敢容隱伏乞　聖明裁奪奉
聖旨卿等參別既明亦公劉訒等急於市恩全不以

職在執法爲事稱頌之體是如此耶逼不看論劉訒
姑看爲民不許又起三法司堂上官各罰俸半年該
司官吏着錦衣衛拿送鎭撫司打着問了來說胡纘
宗也拏將來本衛打四十棍爲民當差不許輕縱輔
臣嵩對制平獄可嘉着兼支學士俸各該衙門知道

覆保安王男請襲封

臣等看得秦王奏稱保安恭懿王庶長子鎭國將軍
惟熑比照河淸等王事例乞准子承父爵一節爲照
父子相承封爵常理臣等豈敢有違但臣等以爲子
得承爵於父者乃其父之爵當傳於子者也若惟熑

伊父秉椾則於例本不應襲而原奉　明旨亦只准
襲一輩後不爲例其身之爵固不當傳之子而子亦
不得槩以常理得承爵於父是以去歲惟煡奏乞襲
封臣等遵　旨據例參題荷蒙
皇上俞允看以本等官職奉祀且不許再行瀆奏今
秦王據啓復奏前來盖不免於瀆奏矣况其所引止
是准襲事例而於不襲之例
皇上准襲一輩後不爲例之旨一切隱漏所據惟煡
欺擾之罪似不能無但前項事例原是參差本部又
未經題請　聖裁俾歸於一法無定守故宗室得以
隨意援比雖奉　旨不許再行瀆奏如惟煡者亦敢
於再奏而不顧是則臣等實有罪焉不當專以咎惟
煡也臣等嘗考諸前聞詢諸衆論其主承襲之說者
曰親郡王同爲宗室親王絕而襲則郡王絕亦宜襲
也其主不襲之說者曰郡王繼絕
祖訓無其文而兄終弟及亦不爲郡王而發且親王
管理一國非有封爵則行事不便故不獨當爲之繼
其祀而又當爲之繼其封在郡王則事體異矣故但
有人以爲之奉祀卽已足矣而不必更繼其爵夫議
論不同此事例所由異也古語有之衆言淆亂折諸

聖仰惟
皇上聖由天縱明並日臨自登極以來諸凡典制損
益釐正燦然備矣惟是郡王薨絕襲封事例未有定
規本部節年題覆予奪靡常恐非政體臣等謹備查
准襲不准襲諸例開具上請伏乞
皇上念封爵重典將應襲與否特賜　宸斷卽以爲
當襲亦乞分别親支旁支通著爲令則不惟臣等有
法守之常宗室無奏乞之擾而政體實光明正大垂
諸萬世足備典則矣奉
聖旨旣查例不同罷

覆廣時議以少裨財用奏

看得給事中任有齡題稱大臣䘏典費亦不貲近年
乞請太多不無濫與惟因官而比例不錄賢而尚功
乞要深杜請求備加論定一節爲照大臣䘏典其有
無厚薄俱經嘉靖二十三年題奉欽依見今遵行不
敢違越但本部相承議謚則稽評行業祭葬則止據
事例故在陳請者動曰比例在本部題覆動曰查例
曰照例至其人之賢否與夫有功無功委未詳論今
給事中任有齡欲加論定以爲予奪不惟節省財用
實亦愼重恩典之意相應議處合無俟　命下本部

遇有文武官陳乞祭葬除例不該與者立案不行外其或例雖應得而行業無稱勳勞未著則以全給擬作半給半給擬作有祭無葬題請　聖裁或罪過昭彰公論共棄則不問例該全給半給徑與立案庶於䘏死之中默寓勸生之道恩典不虛而用財自節矣再照各府衛帶俸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係皇親者其奏乞䘏典例請　上裁無容別議但所謂皇親有係妃嬪之父母者有係妃嬪之兄弟者近年一槩給與祭葬并喪費銀一百兩似欠等差臣等以為妃之父母祭葬喪費宜全給其兄弟宜止與祭一壇而葬

價喪費俱從半給嬪之父母宜比妃之兄弟嬪之兄弟宜止與祭一壇而量給葬價喪費三分之一合無容臣等於具題之時分別妃嬪父母兄弟上請　聖明裁定則所以重恩典而節財用者益詳備也奉聖旨文武官准議皇親者自宜從厚且近不與爵祿已省為多死後又恪殺之非宜也

覆裁革樂舞生廚役

看得兵科給事中任有齡題稱禮之並修有時樂之舉行有節況事不同時人不並用太常寺廚役樂舞生充補太廣徒為各官納賄之具無藉竊祿之資應管衙門占令役使折納月錢及稱協律司樂雜沓書紫乞要嚴加區別斟酌去留一節臣等竊惟協律郎司樂舞生廚役皆以供　郊廟百神之祀使其缺人固非重祀之義然或至於冗濫則不惟虛耗廩食亦恐猥雜怠肆而不足以交於神明給事中任有齡奏要區別去留誠為有見除奉特恩陞授司樂二十九員例該遇缺不補并額設添設協律郎十二員司樂三十二員據該寺手本開稱僅足供事難以議革外查得每歲之中同日舉祭用樂舞生數多者惟冬至及歲暮兩日而兩日之中又惟歲暮所用為多今樂

舞生見在一千七百五十九名歲暮所用止是一千一百五十三名尚多六百零六名若選留該用之數而於數外量存百餘名以備臨時事故自當足用廚役見在一千三百六十三名雖據該寺呈稱派用不數但嘉靖九年原題奉欽依不足一千名方許收補今

太廟室數及各　陵墓固比九年增多而見在廚役比九年亦已多三百六十三名況直廬薪水所用遇有致祭打掃公用查照欽依係該取回供役人數而該寺看守牙牌祭服等項亦派有定額若能一一遵

奉則於供祀尚當有餘合無候　命下之日行令該
寺將見在樂武生揀選年力精壯儀容整潔音律疏
通者存留一千三百名其餘四百五十九名盡行革
退廚役亦行該寺查審老疾不堪者量退六十三名
存留一千三百名內以一千名奉嘉靖九年題准之
例以三百名供續增差撥及備臨時事故各將存革
過數目花名造冊呈部查考今後樂舞生廚役有缺
查係存留數內者方許照缺收補此外不許濫收其
應管衙門如有占令使役折納月錢并濫收等弊並
聽科道官遵照嘉靖九年　明旨指名參奏如此則
目前之冗食既汰而後之弊端亦杜矣奉
聖旨是

禦虜事宜

側聞邊報甚急凡防守事宜已該兵部具題但臣有
一二愚見竊恐兵部拘泥常格而不敢言抑或思慮
未及臣受　恩深重茲當緊急之際不敢過避出位
之罪輒冒昧上聞臣惟今日之事兵將爲急顧京師
之兵素不習戰而諸勳貴雖號爲將領實不知兵何
益緩急臣訪得緣事見監刑部將官戴綸李珍龐隆
曹鎮歐陽安皆歷任邊疆頗著謀勇伏乞　勅下兵
部查照張達等事例釋而用之仍各量與兵萬人或
數千人使各以己意操練居則自守一方出則自當
一面彼蒙殊恩必肯出力庶於萬分少有補助其他
在外緣事素有名聲將官如時陳周益昌劉大章雖
去京師路遠若一體赦宥召之以來計終必有用此
則臣恐兵部拘泥常格而不敢言者也今關廂之民
不啻十數萬一聞賊至必相攜入城若不爲之安插
則爭鬬搶殺之患必且內作伏乞　勅下兵部會同
錦衣衛五城御史省令有親識者各就親識居任其
無親識者與酌量分派居任飲食之費省諭有無相

通候事寧之日算還仍嚴爲禁戢不許爭搶至於城
內城外之民有壯健知武藝者即行收募爲兵則行
伍可充而彼亦幸有歸着不至倡亂此則臣竊恐兵
部思慮所未及者也臣聞兵部欲發兵於城外劄營
其意蓋爲捍護關廂之計但今京軍既不習戰見賊
必走走則城中守禦之人益寡居民之心益寒而關
廂之民亦竟不能捍護臣聞咸寧侯仇鸞見領大同
人馬在居庸關伏乞　敕下兵部急召鸞入衛仍令
兼督城外劄營諸軍大約以大同人馬爲京軍先鋒
以京軍助大同人馬聲勢庶兩有所恃而不恐其大

同人馬千里入援加以天氣向寒勞苦殊甚伏乞
特降敕旨厚加獎賞倍給衣糧以為戰士之勸此則
臣又竊恐兵部思慮所未及者也臣狂愚之言未必
適用伏惟 聖明裁擇奉
聖旨卿所言非得已戴綸等都赦罪便放了各復原
職給與兵馬行糧隨同總兵官仇鸞調遣內外截殺
逆胡其餘都准行各該衙門知道

會議北虜求貢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欽蒙 召臣階入見
發下俺答求貢文書一紙 面諭臣集百官廷議欽

此欽遵查得 大明會典給賜迤北頭下開載正統
二年賜脫脫不花王六年賜也先及差來正副使表
裏衣服各有等第數目七年又定有賞例弘治元年
三年四年亦俱有賞例今奉前因臣告示百官除守
城巡視及各項差委者外會同中軍都督府成山伯
王維熊等吏部尚書夏邦謨等九卿衙門屬官辦事
進士及太常寺等衙門堂屬官議得虜酋俺答其先
世荷蒙
成祖文皇帝待以不死賜以印信封誥恩德至厚而
俺答乃敢悖逆天道犯我郊畿虜劉人民蹂踐土地
揆諸大義所當必誅今雖稱臣求貢有悔罪之心及
正統弘治初年有通貢賞例然信使不入表文不具
且其文書係是漢字眞僞亦未可知臣等竊以為今
次求貢決不可許但王者之於夷狄禽獸畜之來者
不拒去者不追俺答前此屢曾求貢邊臣上請未蒙
准行今又有此所據來歸之情似難峻拒合無請
勑一道選差通事二員齎捧往諭俺答若果悔罪求
貢宜即日斂兵出境另具番字表文差的當頭目於
大同提督總兵官處投進聽候 朝廷處分如敢駐
兵境內希求速賞則惟有飭勵將士廣集四方兵馬

以大義致討必使匹馬不返以洩神人之憤以明上
下之分臣等愚昧之見如此伏乞 聖明親賜裁斷
勑下遵奉施行奉
聖旨這虜酋入犯悖逆天道神人共憤却乃詐稱求
貢着集兵併力勦殺不許輕縱

薦舉

頃者逆胡侵犯深入郊畿
皇上降勅諭按軍律正諸不任事者之罪內外臣工
固已莫不震慴矣但人才不同譬諸器物小大長短
各有所限若不擇而用之恐終無以稱任使而仰紓

宵旰之憂也臣　觀近日士大夫論人大率重修謹夫
修謹之士在平時非無可稱然而循途守轍不足以
倉猝應變徐言緩步不足以慷慨立功今非應變立
功之秋乎苟以付之若人是終於不稱而已臣　伏見
原任副使聶豹原任都御史何棟茲二臣者其才識
膽畧迥然異於時流而豹在平陽禦虜已有成効獨
以不能顧瞻俯仰趦趄囁嚅爲世俗之態是以多忤
於人仕不果達昔漢魏無知對高帝不取尾生孝已
而但貴有益於成敗之數高帝謂然卒任陳平以克
楚此高帝所以爲英君也仰惟

皇上神謨偉畧遠邁漢高若豹若棟臣　以爲試加收
錄將來建立必有可觀臣　自知此說與時論異趨懷
之數日未敢輒上然而終不能已者念惟受恩深重
不敢隱默自保致
皇上無任事之臣也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訪議如
臣　所言萬一可採急將二臣起用仍推此意於凡陞
擢特破常格以收異能至於山林廢棄有如豹棟之
才而臣　未及知者乞　勑吏兵二部廣行採訪薦舉
共期得人以濟國事臣　愚幸甚天下幸甚奉
聖旨聶豹何棟着查取來京用吏部知道

叅中書汪尚周

先該本部題奉欽依差行人殷正茂前往永定王府
掌行喪葬禮儀續該殷正茂中途丁憂本部於本年
九月初五日題請另差行人一員前去掌禮初七日
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行移行人司取官另差聞有中書
舍人汪尚周來見臣　求討前差臣　與說此是行人職
事已經題奉　明旨另差行人非中書可去等語次
日尚周仍來求討臣　仍前拒却不意尚周猶不肯已
纏擾再三今日臣　訪聞得尚周因見近日虜犯郊畿

要得避去是以求差懇切意在必行此情尚周雖未
曾與臣　面說然使萬一有之則是名爲人臣而惟知
全身保妻子不顧
君上之憂不殉國家之急其爲不忠莫有大者方今
皇上日飭百司修舉戰守之務倘人懷此心各圖規
避
皇上修攘大業將誰與共濟乎臣　竊以爲此風殊不
可長也叅照中書舍人汪尚周官雖冗散實聯侍從
之清班人雖鄙庸宜識君臣之大義今求差一節其
恣行干擾本不宜曲縱以開夤緣奔競之門若使陰

懷避趨尤不宜輕貸以爲負國後君之倡伏乞　聖
明特勑法司將汪尚周提究實情問擬應得罪名奏
請發落庶一懲百警人心正而士習端於國政默有
所助矣奉
聖旨汪尚周着法司提了問

條陳門禁代雙江師

臣等伏奉　宸綸委以巡視九門重寄仰惟天眷
聖明百靈擁佑又自去冬以來
皇上齋神邊備選將練兵積芻儲粟宵旰孜孜　聖
意所加天聲震動醜虜聞知計必驚懾無復肆然入

寇如去秋直薄城下之理但臣等既以巡視爲職有
不容不過爲之慮嚴爲之防者臣等連日會同守門
大臣英國公張溶等吏部右侍郎應大猷等將守城
事宜逐一商確除奏有欽依及瑣細節目不敢瀆奏
外謹將關係重大者條爲六事畫一題請伏乞　聖
明裁定勑下臣等遵奉施行

計開

一明九門啓閉之節臣等伏讀去秋欽奉　聖
諭有云九門先閉是自困焉只是防檢盤詰
時時代之大哉　王言只一十八字之間而
仁民之盛心保邦之長策禦虜之要計燦然
畢具誠千古帝王所未有也今臣等既受巡
視之　命相應遵奉前諭申戒守門內外各
官除大勢虜賊侵逼城下自當閉門拒守外
其賊勢稍緩之日九門各以日出而啓日入
而閉仍遠探報以備非常謹譏察以防奸細
分左入右出之途以便往來禁留難需索之
弊以杜擾害如有故違　明諭望風鎖閉以
取自困及盤檢疎畧致令奸細得入縱容守
門官軍人等乘機需索入城百姓錢物不能

禁止者容臣等指名叅奏如此則既有備禦
之嚴復全鎮靜之體庶幾克奉　聖謨於萬
一矣伏乞　聖裁

一處避虜入城之人臣等訪知去秋逆賊入寇
近畿小民扶攜老弱奔走入城其時有司倉
卒不及爲處致使市井豪猾之徒或不容寄
居肆行拒逐或利其賫持恣爲挾騙困頓顛
連深可憫念今照逆虜深入之舉雖未可必
而似前失所之民當爲預圖合無容臣等通
行五城御史出給告示凡避虜入城百姓除

有親識堪以依附及力能自擇安插者各聽
自便外其餘未有所歸人數嚴督五城兵馬
有家小者於民居無家小者於寺觀各查照
房屋廣狹多寡分配客令寄居附爨不得勒
取房錢其煤米鹽菜聽各以所有兩平算還
不得高擡勒措中間果有窮餓不能自存者
有司量爲賙給其兵馬司分配房屋亦不許
狥情受賄衆寡不均事發俱聽臣等指實參
究庶幾避虜之民不致失所而亦可以杜爭
鬬偷奪之患伏乞　聖裁

一嚴城中竊發之備臣等伏念都城地大人衆
游食惡少寔繁有徒無事之日尚聞攘奪偷
竊虜警人心揑抗則此輩乘機刼殺難保必
無相應嚴爲隄備除臣等責令廵捕官軍各
照分派地方及行五城御史嚴督各城兵畨
火甲晝夜用心廵邏遇有前項無賴之徒即
便協力擒拏外如或嘯聚既衆逞兇拒敵廵
捕官軍力不能制伏乞容臣等暫調廵城官
軍并報効人等及城外民兵一同撲捕有功
題請陞賞其各官軍遇調抗違及臨事退縮

者並聽臣等以軍法處治如此則奸萌銷沮
可無內顧之憂而根本既固益得致力於外
攘矣伏乞　聖裁

一通西山運煤之路臣惟京城居民所仰賴以
生者不過煤米二事然米之乏也官府猶得
以倉廩賑之若煤有缺乏則官府雖欲措給
力無所施然則煤之當預處視米尤急也臣
等聞去秋逆虜入寇之時平昔賣煤之人皆
以畏避沿途殺掠不敢馱載而來城中無從
買煤燒用幾生搶奪議者僉謂今次當發兵

一枝防護煤路毋致斷絕而目下又無強兵
可遣訪得某衛百戶梁宣見任西山實近出
煤之地其畜養家丁及所糾合庄民佃戶約
有三千餘人皆驍勇能任戰鬬伏乞容令臣
等劄委梁宣如遇虜警西山到京道路阻擾
即便每日差人護送煤馱入城該門守門大
臣將護送人數并煤炸馱數按日登記在簿
其護送人各即給與行糧待事寧之後臣等
通查護過煤數差過人數酌量題請陞賞以
酬其勞若彼本因送煤而途中遇虜能有斬

獲徑照兵部近題賞格施行其近山一帶居民如有能協力率衆各自護煤入城亦照梁宣事例施行如此庶煤路無壅而民用不至匱乏矣伏乞　聖裁

一愼官軍調遣之令臣聞兵分信地者所以一衆心而責之以必死也去秋虜變猝起城守之事未有定畫所有士馬朝營於東暮則或掣之而西今日屬此明日則或屬之於彼將無持久之謀兵無適從之志其甚也勞擾滋焉怨讟生焉此戰守之効所以未覩也近該兵部題奉　欽依戰守官兵各分信地葢已能懲舊轍之失矣夫京師天下根本今計城外劄營官軍僅九千員名城上廵城官軍僅四千員名各守鋪官軍僅六千員名已爲少矣儻於臨時不能固守初議輕易調遣則號令不一責任不專觀望推躱與夫勞擾怨讟之弊將復仍舊何以期有功乎伏乞　勑下兵部今後前項官軍不得輒調庶幾將有專責兵有定守內可鞏固　皇畿外可震懾逆虜矣伏乞　聖裁

一請修理犒賞之費臣等濫承　明命廵視九門凡獲功賞格固已有兵部題准事例造辦旗幟器械火藥等項固已有工部掌行但臣等差遣哨探追捕等役或勞有當錄而賞格未載欲賞則礙例不賞則無以使人及旗幟器械火藥猝遇損壞缺乏若必待工部修理辦送或不應手不免誤事臣等冒昧欲乞　勑下戶部量發銀三四千兩就與該部督餉屬官掌管臣等遇有用度票發本官如數動支候事完造冊奏繳庶臣等得展布其愚而於緩急有濟至於冒濫侵剋則國憲具存臣等固亦頗知自愛不敢犯法自負　聖恩也伏乞　聖裁

請收用報効人馬

臣近見各邊奏報皆云逆虜有入寇之謀凡戰守事宜屢經臣僚建白兵部議請　皇上神謨聖猷裁定於上旣已至詳備矣臣偶有愚見一事自念受恩深重不宜緘默敢遂冒昧以聞臣惟戎虜之性嗜利無恥未易以仁義懷服要在有以挫之然後畏而不敢犯今咸寧侯仇鸞調來邊兵俱

分布在外而京城四面列營城外據橋劄營止是京軍城上守鋪止是班軍此兵近經仇鸞教練雖與昔不同然亦僅足拒守未能出戰冀有斬獲夫去秋虜以遊騎直薄城下于時城上之人莫有能向之發一矢者此虜所以肆然敢復謀入寇也今年若復縱之如此後來虜患豈有寧日乎臣聞知各邊將官子弟及各處官吏監生生員人等仰感
皇上平日長育教養之恩多有自備鞍馬器械帶領家丁赴京願殺賊報効者其人馬率驍壯可用臣愚欲乞

皇上勅下巡視九門大臣遇有前項報効之人逐一收錄在官咨行戶部給與行糧料草結伍團操萬一虜賊大營與邊軍相持於外而其遊騎仍如去秋來薄城下即便相機調遣截殺有功轉送查點科道處驗實照例陞賞其有民人不能自備鞍馬器械者試果壯勇及審貫籍明確取有保認可據亦與收名支糧轉行兵工二部允給馬匹兵器一體操練調遣通候事寧發回如此庶可少收斬獲之績而挫憑陵之氣將來或有所畏而不敢犯矣臣迂腐之見不勝惶悚伏惟　聖明俯賜裁奪奉
聖旨這所奏着巡視大臣看行兵部知道

會法司覆楚府請封

臣等檢會大明律十惡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其下乃及不道等所謂惡逆者殺兄其一也今顯休所犯係毆死小功之兄奉　旨勒令自盡其罪在十惡第四比之罪不至死革去爵秩者輕重蓋懸殊矣臣等詳議得宗室所犯罪不至死革去爵秩者其革後所生子女既不得封革前所生子女禮部具由奏請聞亦不得封顯休犯該惡逆賜自盡而其子英熨乃得照舊襲封則反薄於降革之

罰似為過輕然遂革為庶人則又同於國除之條似為過重臣等愚昧竊謂英熨似應降封鎮國將軍以後子孫仍各照例遞降至中尉而止庶於輕重適中情法兩盡但封爵大典恩威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奉
聖旨是你每既會議明白英熨准降封鎮國將軍

覆鄭王府軍廚

看得鄭王廚役舊例於有司及護衛人戶內中半僉撥後因煩擾累民議令退出民廚止用軍廚其無護衛儀衛司者照舊撥用惇族之誼恤民之仁誠為兩

盡但近年以來各處　郡王往往有既用軍廚而朦
朧復用民廚者有本有護衛儀衛司而含糊奏討民
廚者以致本部凡遇奏討民廚槩擬立案則其間有
軍廚者固不苦於乏人而無軍廚者終不免於缺用
事既欠平法亦未盡及訪得各處王府僉取民廚行
司撥送多係鄉民不諳供應所據舊例徵銀雇役實
為兩便再照前項廚役四名原於軍民中半僉撥實
止該民廚二名今有軍衛者既已革去民廚則無軍
衛者不當復以民廚補伊軍廚之數況今宗室日繁
民生日困若欲取足四名不無擾累通應議處合候

命下本部行移河南布政司再查　周府如果無護
衛儀衛即行該縣僉撥民廚二名照例每名徵銀十
兩交與儀封王府教授收領雇人代役仍通行各布
政司備查各王府郡王位下但有護衛儀衛司者合
用軍廚即便照例僉撥不許以奏討民廚煩擾如果
無護衛儀衛司者方許從實具奏本部覆請撥與民
廚二名如前徵銀給發其或已有軍廚而復用民廚
者俱令退出當差不得仍行占役通行遵守如此庶
王府不致乏人而民間亦不致重累矣奉
聖旨是

覆　王府儀從

看得　宗室授封將軍中尉各有品級祿糧房價俱
有等差前項儀從多寡名數見於弘治五年刑部之
議准弘治八年刑部之申明本自詳備其將軍以下
撥儀從二十名會典原載在弘治七年之前大事例
以後定者為准則儀從之撥給固當準弘治八年之
新例而不當復泥會典之舊文此本部節年文移所
以俱稱照品撥發而各省亦胥守以為定規也獨江
西一省在宗室則妄引以求多在有司則徇情而濫
撥又因徒夫不足徵派州縣違例擾民本應查究但

事往人衆合無將已往者姑從寬宥將來者嚴行禁
革臣等恭候　命下備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撫衙
門通行布按二司知會今後務要照依弘治五年八
年刑部議准事例及本部原行照品撥發事理施行
毋得市好宗室重困民生如違聽撫按衙門指名參
劾奉
聖旨是

請禁奢侈　稿已具會入閣　命下不果上

臣等竊惟天下之事莫不有本端其本則末自正此
定理也况於治乎竊見近年以來在京大小官員於

飲食服用居室輿馬及一應問勞往來之禮俱喜爲奢侈至相誇耀間有知其非者率以爲淸儉乃士人守身之常於　朝廷政治未有損益不足以煩明禁然臣等伏思

皇上聖神文武卓冠百王於進賢退不肖安民禦虜等事惓惓注念恒若不及此宜旦夕之間立見績効而循名責實竟未有以仰副　宵旰之所求此其間必有梗之者反復以推其故然後知奢侈之害治而欲端其本者廉節不可以不貴也蓋今百官位雖不同其俸祿之入皆有定制今既務爲奢侈則其祿入勢不能以自給祿入既不能自給則其勢不容不苟取於外然欲苟取於外而無以庇之則人莫之與也故必巧爲延譽曲加援引亂賢否功罪之實以報其所餽而

皇上進賢退不肖之盛心於是乎梗矣在內者既以私庇乎外則在外之欲求庇者勢不容不賂乎內然其賂非身之所能辦家之所素有也故必刻意誅求多方剝削浚軍民之膏血以利其身圖而

皇上安民禦虜之盛心又於是乎梗矣夫其始苟於所取若止足以壞一身之守而其終則

皇上圖治之盛心盡爲之梗而使斯民不獲霑被

聖化躋世道於三代之隆茲豈可視爲薄物細故哉昔左氏謂官之失德由寵賂之章而周人詠歌文王首稱在位者有羔羊之節故欲端治本必當責百官以勵廉節欲百官之勵廉節必先之以禁奢侈而後其節得以自全臣等受恩深重毋見人才日下民生日困武備日弛惕然懷杞人之憂而奢侈之禁實係本部職掌輒敢冒昧題請伏乞　聖明勅下都察院出榜曉諭今後百官務要薄嗜慾省交際重名檢奉公法期於贊成盛治媲美有周及　勅錦衣衛嚴禁坊肆不許製造大餅高花錦鞍繡褥等項奇巧華麗之物以蕩人之耳目而移其心志如有違者官聽科道糾劾軍民聽該衛拏問至於外官苞苴到京一體嚴行緝拏庶奢侈之俗革廉節之風興治本端而太平可致矣

請考補四夷館譯字生

據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丘岳呈據韃靼等館教師署正等官顧禕等屢次呈稱各館缺人習譯乞要選收世業子弟作養等因到職職看得夷語番文

上國所以通知遠情必須素學預教乃能諳曉精通

我
祖宗設置九館以待外番選取子弟以習譯業其食
糧冠帶授職俱有成限定制立法可謂至精至備矣
但自嘉靖十六年考收之後今將三十年中間所收
子弟率多事故更遷見今各館惟韃靼女直等館共
止有譯字官四員回回西番高昌八百等館雖有教
師一二員並無一名子弟習學至於百夷西天等館
教師久已病故緬甸館師生俱各故絕其見在教師
又皆正德初年選入者年深齒邁精力衰頹每年各
夷進到番文及　勅諭夷使事務頗爲繁劇乃責成

於一二教師而使之辯譯書寫未免苦難遲滯是以
夷人不得即回坐費　國家供億況番文字跡種種
不同形畫各殊情僞頓別全與漢文大異尤非學者
一朝一夕所能通曉失今若不早收作養不惟目前
缺人任用不敷抑恐將來譯業無傳番文遺脫誤事
不小合無俯從各官所呈查照先年舊例題　請恭
候　命下照依選收太醫院醫生事體容令本館教
師各具重甘結狀保舉各官名下的親世業子弟聽
禮部會官考試選其資禀年歲相應通曉本等藝業
堪以作養者數十名酌量各館文書繁簡擬定名數

轉送翰林院分撥各館肄業不許在京富商外省梟
監及勢家子弟冒籍頂名希圖進用以開倖緣奔競
之門如有此輩朦朧入選事後或被人首發或查訪
得出不論入館年月久近定行黜退爲民仍將本館
保結教師一併參送法司究問如此庶奸弊可除譯
習得人亦不失　聖朝懷撫四夷之意矣至於增補
教師申飭學規修理館舍供給紙劄一應合用事宜
俟選收畢日職再詳議呈奪施行等因到閣臣等切
惟譯字官生所以譯寫番文上之　朝廷以通知各
夷之情而施制馭綏來之策關係本重今積三十年

不行收補或一館僅存一二或一館俱已故絕將來
失學誤事誠有如少卿丘岳之所慮者顧前此收補
之門路太廣而又不稽其所習之業是以富家權勢
目不識字之人各得行賄請託乘機求進以致公議
不容竟從罷革後之當事者不咎其所行之不善遂
併收補而廢之是前者假公以營私固爲壞　國家
之法而後者謀身而避事亦無所益於　國家之計
也今丘岳議欲盡杜傍蹊止令各館教師結送各官
名下的親世業子弟聽禮部照例考試選其資禀年
歲相應通曉本等藝業者送院作養其有朦朧冒選

者日後事發即行黜退并將原保教師叅問似於修
業革弊二者俱得臣等謹用具題伏乞　勑下禮部
再行詳議題　請施行
嘉靖四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請考授庶吉士
題爲作養人材事嘉靖四十三年五月内該臣等題
奉
世宗皇帝聖旨考選得進士戴洵等二十八名改翰
林院庶吉士在院讀書及遵照題奉　欽依事理教

習考試外查得庶吉士例於讀書第三年之秋冬考
試授官嘉靖十四年庶吉士作養僅及二年即蒙
世宗皇帝准於十五年之冬考授今照翰林院缺官
數多所有同考　經筵展書纂修
實録會試一應公務不數辦理況其讀書已及三年
之期屢經臣等考校頗有成効臣等敢援前例上
請伏乞　俯容臣等於此月内糊名考試從公評品
文字高下開列等第名次封卷　上進恭候　聖明
裁定施行
　題考選庶吉士事宜
准吏部手本該本部題覆吏科給事中楊樞奏爲育
人才以光　盛治事内開庶吉士之選節年舊規俱
係内閣先期具奏本部方行議覆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到閣臣等看得儲才待用本
圖治者之所當先矧今恭遇
皇上肇開取士之科誕布作人之化所有庶吉士委
宜考選但考選之法必公必嚴然後可望得人仰備
皇上他日之任使臣等謹將節年所行事宜逐一斟
酌開款上　請伏乞　聖明裁定　勑下吏部施行
一先年庶吉士俱由閣臣將　廷試文卷重行檢

閲坐名取考臣等竊惟　廷試文卷既奉有
欽定次第難以復置品題況一見姓名中間親
戚鄉識自易容情未協公論合無今次限年四
十以下但願考者俱許赴吏部報名吏部按名
閲審仍加查訪如年歲果實及無殘疾并別樣
違礙者即皆疏名奏　聞候　命下閣臣題請
欽定考試日期其有減年等弊吏部徑自叅奏
一先年考試俱在　東閣前丹墀内先期閣臣奏
請　御題該衙門設考案至日早鴻臚寺序班
引進士序立於　會極門南閣臣恭捧　御題

立於　會極門西向吏禮二部尚書侍郎北向
跪閣臣捧　御題授吏部尚書吏部尚書等各
叩頭與西向立鳴贊贊排班進士入班行五拜
三叩頭禮畢各起就考案閣臣同二部尚書侍
郎詣　東閣恭啓　御題以示進士都察院選
差御史二員監試錦衣衛堂上官帶領官校巡
綽吏部文選司禮部儀制司官公同收卷嚴密
彌封次日分送閣臣及二部尚書侍郎仍於
東閣看詳光祿寺供給進士茶餅并各執事官
酒飯合無今次俱查照行

一先年各官看卷不避鄉貫似於去私遠嫌之道
尚有未盡合無今次俱從迴避以昭至公其考
卷先行分看各取其優者然後會看必衆以爲
優乃在所取查照上年名數分爲正副二等
進呈恭候　聖明裁定
一進呈以後合行事宜閣臣查照舊例以次題
請
隆慶二年五月初三日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世經堂集卷之七

世經堂集卷之八
奏疏三稱賀類
賀伊世子奏進黃白兎各一
皇孝開仁壽之符先華嵩而錫祉后坤闡文明之秘
並河洛以呈祥事曠古今歡騰中外臣等誠欣誠忭
稽首頓首蓋聞兎者玉衡之精又爲心月之象其色
則五百年而蒼素斯變其用則千萬世之文字攸資
顧霜穎皤如在見聞爲已罕而坤裳爛若尤紀載之
所無乃於一時覩此二瑞序維秋孟適鄰貞元誕
聖之期地屬伊藩正邇圖書出潛之所隨百獸以率

舞光握白玉之墀首四靈而有來輝映黃金之闕茲
蓋伏遇
皇上敬昭純一極建中和以白貞而示民坐致時雍
之化以黃離而蓄德躬承道統之傳故協氣由之交
通肆禎祥于焉畢集壽康之啓不徒昭以異物而尤
出應其時聲教所孚非惟示以明徵而復生得其地
此在感召之理信非偶然而功德之隆實卓乎不可
尚者也臣等職叨文墨才謝珪璋辭莫罄乎揄揚情
實深於喜躍伏願緝熙純嘏迓續洪休上及太清下
及太寧益彰至聖之德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永垂大

順之徵

賀雨

伏以 聖王存心於百姓毋先事而致勤皇穹眷德於一人遂應期而錫貺恩覃品彙喜溢寰區茲蓋伏遇

皇上道隆三極德協兩儀知王者之天在民念小民之依在穡爰因夏暵深軫 宸衷致齋明以躬禱於重玄秉精白以昭假於上帝德馨孚感月呈離畢之祥惠澤洽流山效出雲之助既崇朝而霡霂肆信宿以滂沱受厥明於來年功成率育肇駿發於農畝瑞啓豐穰彼雲漢興憂竟無補於救旱而桑林出禱亦遲至於累年誠未有若

皇上今日爲民之懇格天之速曠千古而獨盛者也

臣等幸霑霈澤恭覩休徵愧莫效於微涓欣並游於大化伏願對時育物敷恩逈邁夫堯仁歛福錫民綿祚遠過夫周歷

賀獲逆賊王三

伏以九伐功成兼武烈文謨而丕顯四夷守在合普天率土以咸寧 神機旋斡於無言 聖武布昭於不戰歡呼載路忭躍造庭茲蓋伏遇

皇上誕膺景命光濟中興以仁明武而宰萬機並天地道而稱四大維茲逆醜本我華民犬附桀以吠堯敢妄恩於覆載魚去淵而就釜自絕意於生成顧邊境有繹騷之虞而將帥無匡攘之策上煩 君父躬叩玄穹聖之所存者神既垂衣而奠海宇天之所助者順遂制挺而撻甲兵日月彰其靈威指揮奪魄風霆宣其號令談笑成擒昔太原六月之師棲皇而僅勝在鬼方三年之伐勞頓而始平然猶載諸詩書傳爲盛美詎如今日仰仗 廟謨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成戡定之勳卽坐籌默運之間而建乂安之業其爲儁偉豈易名言臣等聞奏凱於玉關覩獻俘於金闕爲銘爲頌雖則無其才式舞式歌實不勝其樂伏願自今伊始益底永清寧外而併無內憂得人以靈承天眷敷懿德於時夏萬年膽周典之明昭歌帝力於康衢四海沐唐仁之浩蕩

賀瑞雪

伏以靈貺感通昭 聖修之有素休徵備敘肇盛治於無疆慶洽寰區喜均方國茲蓋伏遇

皇上至誠盡性大德好生道配乾元握陰陽而闡化心涵帝則參覆載以成能肆無動而不臧爰有祈而

必獲乃於瑞雪之降益見貞符之存 宸念方萌重
玄響答 淵衷所向百神景從氣隨禱以成凝雲應
命而胥合日當大雪之始驗作謀於時寒月届孟冬之
之終知表珍於陰德肇開三白迓續屢豐是誠 王
者之極功 聖人之能事也臣等生逢明盛目擊嘉
禎望集霰以歡呼逐飛霙而忭舞伏願永膺眷命丕
受福祥甘澤浹流百穀用成而兆民殖太和充塞五
氣順布而四時行

賀冬至

伏以二氣循環月暢肇時和之慶八神樹表日中協
天紀之符融風至而萬物昭蘇星昴正而三辰循度
儀隆亞歲喜溢昌期恭惟
皇上仁契天心健同乾運基命宥密益弘保大之謨
體道淵微丕顯篤恭之化府事治而民生奧燠寒敘
而歲功成時維千載之幸逢節迓一陽之來復日周
四極添弱線於五紋曆紀初元動浮灰於六管登臺
而占物羡瑞靄之氤氳吹律以候風賀祥飆之駘蕩
臣等叨塵法從樂際嘉辰 恩溢葭噓頌富同乎周
雅情深履獻祝敬效乎堯封伏願建極錫民福履應
鼎筴而滋盛對時育物壽祺隨圭景以增長賢俊滿

朝四海慰陽升之望戎夷款塞萬年承陰化之庥

賀正旦

伏以獻歲初吉當一人有道之長端月始和際六合
同春之盛迓芳辰於有俶覲景運以維新日月增華
乾坤交泰恭惟
皇上居正凝命體元長人恩回寒谷之溫明並中天
之照纘基圖於
列聖式九圍而撫四夷邁制作於前王本三統而崇
百禮乃茲歲躔巳酉月建丙寅表厚載於神功啓休
嘉於文治 乘輿夙駕條風動鸞輅之音 左个晨
披青陽耀龍旂之彩會百靈於仙木慶協履端介萬
壽於椒觴祥開首祚是誠太平之景象而稀闊之遭
逢也臣等猥以凡庸濫塵禁近談經漢席才雖乏於
寸長稽首堯封情實深於三祝伏願福隨春至道與
時亨萬物阜蕃溥天地和同之澤羣賢登用昭陰陽
內外之宜

賀 東宮冠禮成

伏以燕翼敷遺仰 聖謨之丕顯鴻儀炳煥表 皇
度之惟貞慶溢宮廷喜均寰宇恭惟
皇上德恭三極功邁百王體濬哲以發祥治隆佑啓

兼文武而昌後道重敬承乃玆　李翰屢頌　天心
獨運考累朝之令典舉三加之舊章冠服鼓鐘禮樂
咸備仁義孝友勅戒孔昭少海波澄導天潢而益遠
前星光燦拱　宸極以彌尊臣等幸際昌時恭逢盛
事贊襄奔走深慚列職之無功忭舞謳歌共戴　大
君之有子伏願　皇圖億世　聖壽萬年鶴禁談經
早奉身心之教龍樓視膳永承　君父之歡

賀　萬壽

伏以日届昌辰仰　一人之有慶天申景貺衍　萬
壽以無疆協氣藹乎乾坤麻光溢於海嶽恭惟

皇上心涵太極道合重玄普仁慈以濟羣生履光明
而照萬物纘五帝三王之正統作君作師撫
二祖　七宗之鴻圖丕承丕顯蓋惟天純佑命　國
家之運方隆是以電繞神樞　真人應期而出久道
成化歛福錫民瑞協嵩呼開八荒之壽域祥孚牧夢
呈萬寳之歲功聽謳歌於堯衢歡騰三祝受朝賀于
周譯會啓萬方北斗爲尊載進長生之酒南辰炫彩
丕昭不老之徵臣等幸際昌明濫塵卿佐上岡陵之
頌仰　九天而難名殫葵藿之誠先百獸而率舞伏
願璿穹之佑申錫年年開明堂以朝諸侯玉衡之運

常平物物賴鴻鈞以成所性　聖壽與天地齊久
皇猷並日月爭光

賀冬至

伏以鍾律噓春氣轉凝寒之後斗杓建子象回交泰
之初延日景於舒長啓地雷於來復祥徵易畫慶協
臺占玆蓋伏遇
皇上聖哲中興仁明廣運三德秉剛柔之用政在扶
陽一中操制作之權功存開物謨烈光乎
二祖精誠格於九穹道備神王巍巍乎莫之能及恩
同覆載蕩蕩乎無得而名迺者序屬殷冬儀陳亞歲

樹八神而視晷窮陰漸謝於玄枵調六管以候時淑
氣逞凝於紫極風行順鬯雲釋祲氣際陽升日永之
期兆歲美人和之瑞寳籙瑆圖昭帝祉無庯鼎爽之
呈珠星璧月煥天文不爽璣衡之察周朔重頒而治
益盛堯年增進而福彌昌盖禮謹踐長固歷代典章
之舊而休隆納祜實于今佑命之純也臣等叨列清
班恭逢　令節稱觴殿上懽騰嵩嶽之呼獻履廷中
誠溢華封之祝伏願　好生澤普涵元化以恒流
體道功成配天行而至健握符御統遠兼軒舜之仙
齡安夏攘夷丕振

祖宗之大業

賀元旦

伏以元正肇祚青陽布一炁之和吉月履端黃道呈
五雲之慶鳳曆紀三十年之大統鴻圖開億萬載之
丕基人物咸亨乾坤交泰恭惟
皇上凝神淵默體道沖虛煥發文章德教風行於四
海奮揚神武威聲雷振於八蠻靈雪應祈茂承天眷
仙丹普濟大悅民心茲當王者仁世之期益彰　聖
人久道之化朔頒夏正繼天地以開人政撫虞辰察
璣衡而獻歲瑞靄耀龍樓之曙色祥風噓鳳沼之晴
波五玉克庭兆鼎來於諸福三陽動地占彙進於羣
材臣等生際昌辰節逢令旦仰春曦之臨照幸偕萬
物以生輝樂淑氣之薰蒸敬先百獸而率舞伏願
皇圖孔固　帝祉常新祿位壽名景祜備膺於有永
禮樂征伐成功丕著於無疆

賀瑞穀

伏以　恩覃寰宇登萬寶於農疇慶洽玄黃萃百祥
於　聖誕位育之功斯顯眷綏之祉彌隆事邁前聞
懽騰庶類恭惟
皇上本府事以爲治德配黃虞拯饑溺以爲心仁兼

禹稷夏霖冬雪躬叩禱以惟虔秋報春祈率典常而
罔懈蕩蕩溥對時育物之澤惓惓秉奉天子民之誠
是以三靈協佑而景祜臻二氣調和而玄貺至青稜
連莖於侯甸紫芒合穎於堯封蓋自癸卯之秋東嶽
之瓊脂肇薦迨乎己酉之歲西苑之玉粒繼升皆當
萬壽之期祗獻有年之瑞天眷久而益固　聖道積
以愈光乃於繞電流虹之初辰復覩盈車充箱之嘉
實且秀滋鄭圃祥發周原地維中土之墟氣出太和
之委數逾六十兆旋元歷甲之長穗具五三見登帝
函王之盛地不愛寶同璧馬以效珍天用降康協冠
裳而上壽斯非馨香之治格于重玄汪濊之仁成於
必世之所致哉稽之瑞應王者德至地則嘉禾生考
之箕疇天子福錫民而庶草茂以告于廟煥乎增
祖考之麻光以筆諸書昇矣擅古今之盛美臣等生
逢昌運位列　清朝詠周頌之章夙感屢豐之有自
覩唐叔之獻忻承和一之方來伏願賜衍明昭藉弘
率育　握符萬載永觀北里之輸禾　御曆九重坐
致南夷之貢黍

賀平內逆

伏以　聖德上通誕受眷懷之祉　天威下震丕彰

定保之庥慶普洽于寰區懽允騰於朝野恭惟
皇上剛健中正文武聖神煥日月之照臨明以行其
斷運雷霆於掌握義以成其仁玆者首逆負恩巨奸
伺釁惟堯姑試蓋冀伯鯀之能悛殛舜行誅實由彼
凶之肆稔戮鯨鯢而殲害殪梟獍以正刑外絕致寇
之囮祲氛遂蕩內剗藏奸之藪萑蘇悉除顧腹心之
憂在理雖治之當急而肘腋之患於勢則去之至難
況乎手握重兵又復家多藏甲自非我
皇上日躋之敬素得乎天親電發之機默承乎神授
何以思若啓而行若翼杜禍亂於萌芽大者畏而小

者懷釋危疑於頃刻故頌治功者以爲一怒而天下
安紀政化者擬諸四罪而兆民服然而皆天祐之所
存非羣力之能與也臣等仰瞻　宸斷伏聽　綸音
喜宇宙之亨嘉不勝忭躍戴乾坤之旋斡莫罄名言
伏願百順駢臻千祥永集歷萬年尊居紫極益延保
國禍民之禧得多賢布列清朝茂建攘外安中之績

賀　聖誕

伏以祥開誕　聖九霄煥南極之輝壽祝齊天萬國
仰　北宸之耀應昌期於五百載介景福於億兆年
慶洽熙朝懽均率土恭惟
皇上至仁體元大德受命秉離明以繼照紹
二祖　七宗之庥履泰運而中興兼五帝三王之盛
樂和禮備燦乎有文治定功成久於其道恩涵庶彙
澤溥羣生四表歸心臻聖神功化之極三靈洽眷享
壽祿名位之全玆者璿象殷秋虹流届節蓂開十葉
呈堯齡向盛之禎桃熟千年證仙果長生之瑞籌添
海屋算益箕疇肇寶曆之天長六甲周而復始衍瑶
圖之日永二儀配以無疆藹佳氣於闕庭溢頌聲於
寰宇臣等叨塵密勿過沐　寵恩仰答鴻私惟祝
聖人之壽俯深鰲抃長瞻　天子之光伏願保合太

和緝熙純嘏帝道運而不息天心眷以彌隆日斯升
月斯恒戴　一人之納佑河常清海常晏慶萬禩之
延禧

賀冬至

伏以璿杓建子乾元肇資始之功玉律迎陽皇極介
履長之慶嘉時有俶　聖壽無疆歌頌溢於熙朝懽
忻通於率土恭惟
皇上道合重玄眞凝太始萬機時勑求端見天地之
心一德日新至靜致中和之極　神機運而諸邊息
警化闡希夷　恩綸布而寒谷生溫功兼參贊玆者

仲冬屆節亞歲陳儀雷動地中驗窮陰之退謝陽回
子半覩淑氣之萌滋數紀曆元歲積成而三統攸起
灰飛緹室君道得而八風自從政舉閉關多方允靖
禮崇饗帝百靈具懷化國之日舒長耀騰舜旦王者
之民熙皡仁溥堯天臣等夙荷生成幸叨輔弼書雲
魏闕忻瞻五色之祥捧日層霄恭上萬年之祝伏願
穹祇篤祜　宗社申庥體乾健以向離昌熾高明茂
集大來之福應復亨而啓泰元會運世永膺久治之
符

賀冬至

伏以曆紀天元萬寓迓維新之慶晷延日表　九重
納滋至之庥御紫極以履長應黃鍾而對育神人闓
懌朝野騰懽恭惟
皇上凝神淵穆邁德希夷參兩儀以建中盡範圍彌
綸之道與四時而合序妙收藏生長之機　神功運
而五炁咸調　聖敬孚而三靈胥佑是以芸生荔挺
玄獄肇瑞於仙芝璧合珠聯旺峪薦珍於寶藏千里
之捷書交奏虜遁倭殲八方之壽域弘開民安物阜
茲者日逢亞歲星值升辰磬初動於天宮一陽來復
灰乍飛於緹室萬彙昭蘇海宇清寧正合寢兵之候

邦家靖謐允符肆樂之期節臨景命之先祥開有俶
炁轉鴻鈞之始慶衍無疆臣等夙荷　寵恩久塵密
勿班先文陛效葵藿以輸誠頌獻華封望蓬萊而致
祝伏願　仙齡益永　皇祚彌昌　帝道與陽道偕
亨四海沐堯仁之浩蕩　聖心與天心並運萬年戴
舜治之雍熙

賀萬壽宮成 壽源太玄萬春仙禧等皆宮殿名

伏以　宸居肇建九重開有俶之圖　天宇慶成萬
禩啓無疆之曆　帝業重光於載造玄禧茂迓於維
新普率騰懽臣民胥懌恭惟

皇上心涵太始神運穆清紹三皇五帝之道統而作
君作師纘
二祖　七宗之丕基而肯堂肯構九功維敘庶績咸
熙乃茲　萬壽之宮寔繫四方之極宅中圖大本
玉迹之肇基革故鼎新荷　天心之錫佑羣情忻戴
百工不戒而趨萬靈協襄五材不餝而具巽命方申
於經始膚功遽奏於美完玉棟鰲擎負兩儀而立極
雕梁虹舉參四大以承華璇題切紫極以高標三光
爭耀朱栱麗繁星而錯落萬象流輝基宥密於深宮
茂衍壽源之慶奉太玄於祕殿祗承凝一之休萬春

萬和萬華萬宇依紫垣而東啓拱萬福於攸同仙禧
仙樂仙安仙明環斗極以西連翊仙齡於有永向離
出治陋長樂之千門保泰定謨邁斯干之百堵矧天
心助順靈龜叶考卜之祥而物瑞獻奇玉兎纘長生
之兆盖將宋庇庥於萬宇開壽域於八荒誠
宗祏永賴之基而神人胥慶之會也臣等叨塵密勿
久荷憪懞喜大厦之成心同燕雀獻明堂之頌技愧
雕虫伏願昊眷日新 皇圖天保萃太和於宫壺萬
年衍關雎麟趾之祥通馨治於神明億載仰鳳儀獸
舞之化

賀 皇極殿成 內建中建極俱殿名文昭武成閣名會極歸極弘政宣治俱門名

伏以皇穹開泰昭駿命於維新 聖主當乾闢鴻圖
於再造屬五百載中興之運奠億萬年孔固之基寔
宇具瞻臣民胥慶恭惟
皇上體天御極紹
祖宅中成樞陰機陽之能而斡旋元會逹窮神知化
之妙而繼述不謨混六合以為家配二儀而正位茲
荷天心眷愛示革舊之昌期乃承 帝命經營建鼎
新之偉制百靈嚮應羣材獻貢以川輸兆姓懽趨庶

役雲從而雷動始曰合少曰完富曰美煥 九重壯
麗之覩跂斯翼鳥斯革翬斯飛聳萬國朝宗之望大
業增隆於 祖武洪名濬發於 宸衷特崇皇極之
稱首揭 君臨之地次建中於後殿式彰宰化之原
列歸會於傍扉顯示遵王之路閣則東文而西武義
闡昭成門則左弘而右宣光揚政治上通紫極溥日
月而切星辰下亘黃輿峙華嵩而縈河海神扶天保
巨工聿就於三年夷戴華尊景祚永垂於萬世此盖
皇上德優參兩兼明聖而盡倫是以功冠五三合創
守而盡制也臣等幸塵密勿叨直禁廬仰廣厦之萬
間憪懞有賴瞻明堂之千仞桯石何功謹稽首以颺
言操濡毫而獻頌伏願瑶圖益鞏玉眷彌昌培壽基
培福基培祿基茂膺壽福祿之禧長生治世立天極
立地極立人極永為天地人之主久視成仙

九廟成上 兩宫徽號賀表 代藩司

興禮樂待百年適際維新之運王天下有三重益彰
大順之徵慶協宫廷歡騰夷夏臣 其等誠懽誠忭稽
首頓首謹言伏以國之大事在祀然必孝子斯能饗
親治之所急惟禮苟非明聖莫能述作慨惟廟制備
於成周愛所親敬所尊則太廟居中東向而三昭三

穆之旁列祖有功宗有德則羣廟遍遷迭毀而文室
武室之不遷逮世既衰斯禮遂廢秦祠各一其處都
宮以𡨋漢祀止及其親廟數未備叔孫渭北之建徒
以遂非侯王郡國之營反以爲褻中更貢禹匡衡之
議既沮厄而不行迄於同堂異室之規竟襲訛而莫
返夫禮非從天降非由地出何世王獨昧於仁孝之
情蓋道必本諸身必徵諸民非聖王莫能任制作之
事恭惟
皇帝陛下　睿資天縱　聖敬日躋建皇極而錫庶
民上承精一之統亶聰明而作元后允膺五百之期
既邁德於百王遂正禮於千古首嚴　郊祀爰及
廟儀
太祖以功尊
太宗以德尊
列聖以世序恩義並明立春有特饗三時有祫饗季
冬有大祫情文交至謹豐禰之戒時祀修於
先皇考長發之禘禘祭隆於
始祖　兩宮徽號孝廣因心六合覃恩仁兼博施是
雖資忠賢之贊其議實則本　聖智之覸其深故能
斷而不疑抑亦發必有中昔

太祖當創業之始欲稽古而未遑暨
列聖席重熙之休將更化而未果乃於今日獲覩彝
章有其德有其位固已見　眞主之作爲善繼志善
述事尤足彰　大聖之達孝臣等備員外服幸際昌
時經始　閟宮莫效勞於丕作之末肅瞻　清廟能
忘情於幸舞之餘顧惟　堯德難名況復　周文獨
盛自惟愚昧曷罄揄揚伏願撫方夏而宅中靈承帝
事假有廟以萃渙永底民生　文命誕敷漸于東被
于西暨朔南而無外　孝思維則塞天地橫四海施
後世以無窮

皇天泰號等禮成賀表代藩司
伏以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報情原始而禮制行聖能
饗帝孝能饗親陳數知義而治道備事超今古喜溢
寰區恭惟
皇帝陛下　齊聖廣淵　聰明睿智禮成嚴配遂讓
德而薦號於　南郊業重開先復稽古而致尊乎
高廟
列祖
文母功德之報兩崇　圜丘　明堂祝史之辭胥正
于焉見　天子之議禮有本有文且以驗　皇極之

敷言是彝是訓臣等目瞻盛舉身被需恩效三祝於
堯封期仰酬蕩蕩之德稽六典於周室願永觀郁郁
之文

明堂禮成賀表代恕庵胡中丞

伏以聖人作而萬物覩舜華允協於堯勳禮樂舉而
天地昭文謨實資乎武烈肇修大享恭上徽稱情文
兼極乎尊親禮以治而具精蘊發揮乎仁孝道待人
而行恭惟
皇上 聖敬日躋 帝德廣運執中膺歷天人之心
交歸若性綏猷君師之責畢舉謂鴻業之建有開必
先而燕翼之貽克昌厥後爰稽古典斷自 淵衷禮
不忘所由生祖
文皇而佑啓之傳益顯孝莫大於嚴父宗
獻考而濬哲之祥以彰歌清廟如見文仰 聖靈之
臨於上祀明堂而知孝信王道之本諸身臣其承乏
內臺將命南服莫贊獻圖之議祗切悚惶有懷奉璋
之誠豈勝欣忭伏願 乾剛不息 離照常中聲教
四敷益廣文明之盛治彝倫攸敘永垂嘉靖之弘休

又代藩司

伏以 天子建中和之極功贊生成 聖人知禮樂
之情道兼述作式弘周典丕闡堯文九有攸觀於曠
儀百王推先乎至德恭惟
皇帝陛下 敬一日新 聰明天縱敷範疇而彝倫
敘觀會通而典禮行肇大饗乎明堂薦徽稱於清廟
本於鑠之造祖
文皇而尊尊之道明遡長發之祥宗
獻考而親親之儀備禮由協義豈獨得諸前聞孝廣
因心于以施諸萬世臣某等備員外服幸際昌期仰
聖謨之洋洋愧莫效如天之頌遵 王道之蕩蕩敢
以倡率土之民

賀冊立 東宮表代藩司

伏以 春宮天啓 一人兼祚胤之全 震器夙成
萬國仰勳華之協式昭燕翼丕闡鴻休恭惟
皇帝陛下 濬哲欽明 剛健中正擴因心之孝既
尊
祖而敬
宗肇裕後之仁遂 建儲以定本諏日之吉考禮之
衷冊寶燦乎交輝文物秩然備舉計存王胄禹傳啓
而慮民深業重守文武得成而卜年永蓋實所謂
清朝之盛事抑亦可見

大聖之遠猷臣某等幸獲遭逢情均忭舞伏願 德
光作述前星護紫極以常明 慶衍來仍少海濟璇
源而益遠

册立 東宮賀

昭聖皇太后表代藩司

伏以 文母承乾慶澤遠垂於奕世 神孫出震歡
欣上徹於重闈時實奇逢事惟曠典恭惟
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陛下 儉勤孝敬 端
一誠莊德協螽斯光佐 三朝之治秀鍾麟趾誕開
百代之禎翊 明聖以建儲得 元良而繩武萬方

孝養福祉彌隆一統承傳輿圖攸屬臣某等職分藩
服心繫闕廷望 慈極以颺言識發祥之有自仰
天潢而稽首祈毓秀於無窮

賀

昭聖皇太后徽號表代藩司

紫極疑輝象啓 慈闈之多祉都宫肇祀光昭 聖
世之丕謨徽號誕加輿情胥慰臣某等誠歡誠忭稽
首頓首謹言伏以文明之運閱千載而一逢宗廟之
儀歷三代而始備盖極治不容驟致故王者必世後
仁而盛典難於遽成非天子則不議禮洪惟 昭代

懋建丕基紀元十有一朝降德百七十禩
祖宗以恭儉慈仁爲之始遂濟雍熙
皇上以聰明睿知作於今適興禮樂此眞得之天授
用以大闡人文在國家爲無疆之休於臣民則不世
之遇也恭惟
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陛下 德同坤載 福
與日升母天下五十年久道成化翊 聖君十六載
謙尊而光既目覩乎曠儀旋 身膺乎殊號金絲協
奏諧鈞韶頀武之音冊寶並陳爛日月雲霞之彩
累朝盛事喜忭何涯萬國懽心敷揚莫旣臣等濫司

藩服遥望闕廷祝 慈壽於岡陵日陪 聖王戴
皇仁於海嶽歲益 神孫

賀

章聖皇太后徽號表代藩司

聖人作君師仰璇源之有自 明王興禮樂肇實錄
之無窮仰誦 綸音俯增忭悃臣某等誠懽誠忭稽
首頓首謹言伏以自昔母后誕生帝王雖其履崇高
備儀物率能饗一代之尊榮然於建中和賛化育實
罕覩無前之謨烈故漢文不敢居更化之任則薄后
徒際夫小康而周武未及成制禮之功雖太姒亦歉

於全美乃如其下益鮮足稱盛治難乎遭逢時眞有
待曠儀煥焉修復事豈徒然恭惟
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陛下 安貞應地 光
大承天作配
先皇壼範遠宗乎窈窕篤生
今上母儀克嗣乎思齊惟一德之素隆肆百祥之騈
集海隅光被既坐觀功化之成 廟祏弘開復快覩
禮儀之擧爰膺寶冊特晋 徽稱膝下袞旒慶典蔚
年而伊始廷中珪幣歡聲四國以胥同日月增華乾
坤攺色由此言世爲法行世爲則永垂嘉靖之休千
焉天得以淸地得以寧再見雍熙之盛臣等草莽賤
品犬馬微忱拜趨雖阻於淸班瞻望實依乎瑤闕伏
願身康強而子孫逢吉祚胤並隆婦順修而男教明
章家國理治

冊立 皇太子賀 中宮箋代藩司

伏以天立厥配乾元得坤厚以成功帝作之邦武烈
繼文謨而弘化凡同覆載擧切瞻依敬惟 皇后殿
下 含弘光大 淑愼惠溫妙順承以育羣黎會貞
元而生 聖嗣青宮夜誦九有歸心鶴駕晨趨萬方
拭目臣其等仰沾 天賚俯激愚衷婦順明章願并
弘夫至德徽音嗣續祈永錫於多男

冊立賀 東宮箋代藩司

伏以禮嚴儲貳邦貞允屬於元良運撫盈成世德式
資乎仁孝恩覃寰宇喜溢華夷敬惟 皇太子殿下
生而神靈 幼而岐嶷熊羆協夢鳳徵繼體之祥龍
鳳爲姿叄著踐形之肖賢聖盛於六七作乃 本朝
則已十傳王者興於五百年在今日實爲疊見由此
彰 昭代慶源之遠于焉卜皇天佑命之純臣其等
幸際昌期欣逢盛事伏願緝熙典學留心保傅之篇
精一執中篤志帝王之道

世經堂集卷之八

奏疏四 謝辭類

謝 賜帝社稷壇酒果脯醢

恩深錫予拜筐篚於雲
寵溢分涯奉豆籩於天上
端章紱增榮室家胥慶仰惟
皇上德隆舜日 惠洽堯天適茲祀禮之成特溥明
神之貺黃流盈缶分自青壇珍品堆盤須從紫禁明
信備方國之貢重踰溪毛芯芬兼水陸之奇芳騰鼎
實臣起家寒賤逢世休嘉一飰本不敢忘
君况幸嘗大烹之餘味微涓愧無能澤物何以酬既

醉之深仁伏願永受神釐靈承帝眷保 皇圖於向
盛如日中天引文教於旁流若水行地

凡謝疏尚書以下答旨例云知道了禮部知道尚書以上增覽卿奏謝四字辭疏則所答旨隨事異詞故此卷謝疏皆不書所奉旨辭疏各書之

謝兼學士教庶吉士

銓曹竊祿方虞斧鉞之加玉署兼官忽拜絲綸之錫
寵榮併至感懼交深竊惟百司之華峻莫過於詞垣
而學士實爲之首羣才之長育莫重於翰吉而師席
尤難其居必得異材以膺高選斯可追匪人之誚抑
將攻造士之功顧惟臣愚無足比數 舊恩未報豈
新命之能勝反己猶慙何成物之可冀猥承 殊眷
清要並躋過辱 誤知範模是任惴諸器使之義本
非分所宜蒙况在多賢之朝尤爲望所未及茲蓋伏
遇
皇上至仁兼覆大德懋昭恢乎有以容故使人不求
備廓然無弗愛故於物靡忍遺念臣嘗竊忝乎科名
罔暇責其實謂臣頗有志於問學直欲觀其成遂俾
膺虛有此遭際幽微畢照已幸依 日月之光高厚
難名益祇戴 乾坤之造臣敢不深惟敎學勉竭進
修策駑蹇以先驊騮期不負市駿之意抱沙石以砥

珪璧庶少效獻璞之心伏願 享遐壽以作人 履
久道而成化五臣佐舜登世運於彌昌多士生周建
邦楨於永固

謝 遣永明後殿代拜 先聖 先師

禘典肇行誕啓文明之治 溫綸誤及彌增侍從之
光喜以愧深感因榮切恭惟
皇上制禮作樂大業日新由義居仁至德天縱贊兩
儀之化育成位乎中正萬世之綱常建其有極惟右
文之志篤肆崇儒之禮隆由周孔以遡羲軒見知聞
知之相授辯名分以嚴位序治統道統之兼明乃茲

初吉之辰載數代拜之　命臣草茅賤質章句庸流
穌贖惕衷豈意更叨乎任使　寵恩踰分何能仰報
乎生成初傳聞以戰兢繼拜颺而忭舞齊心對越謹
巳將　明德之馨砥志進修期少窺正學之緒伏願
受天純嘏集聖大成作之君作之師聲教益彰於四
海得其名得其壽勳華永被於萬年

謝陞禮書兼學士

周治尚文幸際熙昌之運虞廷典禮欣承　任使之
榮眷存特出於　宸衷掄擢迥逾其素望循墻增懼
戉履生輝恭惟

皇上仁邁帝堯智兼大舜以乾坤爲度溥瀸澤於萬
方與日月合明宣耿光於四表賚先善類念切人才
樂育曲成兼有棫樸菁莪之化克知灼見不遺蒭蕘
葑菲之長顧惟尚書尊官況屬春曹華選晏稽往牒
本以禮樂爲司乃在　聖朝尤荷注倚之重宜收民
譽俾贊　皇猷庶於典章雖不能覩　聖人制作之
蘊而凡職守猶可無失豆籩祝嘏之常豈意庸虛過
叨　寵渥躐躋卿省訝駑蹇之先驅兼秩詞林侈能
魚之兩得以蠡測海旣深器小之憂惟鵜在梁彌重
食浮之愧謹披陳其中悃忘瑣瀆以　上聞　天聽

未回莫遂夔龍之讓　綸音荐錫更蒙　華袞之褒
贖蕩之　恩喜幸自倍稀闊之遇報稱爲難揣恩分
以驚惶戴　鴻私而感激臣敢不寅清夙夜策勵初
終大者治神人和上下期仰答乎　聖知次亦考制
度守法紀用恪修乎恒職伏願　帝德廣運　皇風
穆清玉振金聲永建中和之極文經武緯益隆參贊
之功享壽寧以保後生振謨烈而衍丕緒

謝賜　聖節銀幣

竊念臣頑鈍之資夙荷陶鎔於　聖化陋庸之質久
叨衣被於　皇仁方慚績効之靡稱更荷　恩私之

荐及金頒　內帑歷百鍊以精純衣出尚方備五文
而燦爛輝生冠履榮溢簾筐伏願　周鼎垂庥　虞
裳衍慶吹噓二氣握天鈞於萬年經緯兩儀運化機
於六合

謝　賜大紅金彩仙鶴羅衣

綸綍揚廷誕畀金緋之麗衣裳在笥躐躋品秩之崇
拜　賜光華捫心感忭恭惟
皇上體道彌綸天地建中經緯人文　聖斷英謨裁
成乎萬化　深仁厚澤衣被乎羣生辯五服五章命
惟貴德愛一嚬一笑賞必待功顧臣迹濫漸鴻才慚

振鷺非昂昂之仙驥久陪　羽駕於蓬丘無蓍蒿之
奇委幸奉　宸遊於靈囿自揣遭逢之已過豈期
寵賚之仍加朱頂霜毛巧製仙禽之質錦紋縟褸遠
分雲漢之章臣敢不矢音九皐礪志千里翔清風於
玄圃用酬在梁之　恩接彩翰於丹山求追乘軒之
愧伏願天申佑命神相治安紫極玄樞永享萬年之
鶴算瑤圖寶曆丕昭一統之龍光

謝　遣分獻　郊壇

絲綸煥發濫承任使之華俎豆肅陳幸覩典章之盛
喜深雀躍感溢駿奔恭惟

皇上稽古尚文法　祖制禮復　二郊分祀之舊天
地以官辯百神從享之宜尊卑咸秩惟有司之戒事
莫重　圜丘在顯相之擇人宜耆髦士顧臣庸陋際
世休明典禮樂以治神人方愧無稱於職業奉爵帛
以助　禋祀豈期更被夫　恩榮頌謝難名省循罔
措念惟執事之恪可仰將　命之虔敢不勉效寅恭
庶以仰圖報稱伏願帝懷明德神享克誠　壽與天
齊萬歲保永昌之祚福隨陽長　九重集滋至之庥

謝　遣祭文廟

運際文明方慶遭逢之盛禮崇秩祀荐承任使之榮
恩溢分涯感深肺腑恭惟
皇上聖由天縱德懋日新敬一傳心道統遠承乎千
古中和建極制作迥邁乎百王謂孔子不假封爵而
後尊雅薦至聖先師之號　念祀典必奉宸綸而始
重歲舉傳制遣官之儀顧大祭非可以易承而　寵
命不容以虛辱臣猥緣資序竊廩祿於　清朝謬荷
眷知代祼將於文廟瞻天感激伏地慚惶出入宮墻
幸夙佩事君之訓周旋俎豆敢少忘將　命之虔伏
願天祐　聖誠師歆　明德基圖億世王持教化以
常隆壽考萬年造就俊髦而益廣

謝加少保升廕子時擒獲內逆哈舟兒

伏以俎豆司存愧莫贊　右文之盛治干戈載戢濫
同承偃武之　殊恩朝班接三事以增華家學抱一
經而有託　寵逾涯分喜溢遭逢恭惟
皇上道合玄真心通造化誠明旁燭日月煥其輝光
神武丕揚風霆宣其號令驅犬羊於朔漠一怒而天
下舉安殪虎兕於燕雲再鼓而域中遂靖茲實　聖
人之妙用夫豈羣力之與能顧功不自居報謝既修
乎大典而　仁無弗愛褒遷復徧於諸臣録及庸虛
獵進孤卿之秩賞廷稚昧早遊國子之門崇階特簡

於　淵衷溫諭荐頒乎　宸翰才㦸弘化叨任使於
貳公猷乏維楨衍棨庥於奕世人所難得臣幸兼之
狗馬之心竊省循而感刻涓埃之効圖稱塞以兢惶
頌述難名敷陳莫旣伏願茂膺天眷昭受神禧得賢
才以守四方風塵永息保子孫而大一統胤祚兼隆
聖壽邁乎羲軒　皇圖光於周漢

辭免入閣

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初八日該大學士嚴嵩等題稱
閣務繁重伏望
皇上簡命一二員同事等因伏奉　御批禮部尚書

在內閣同嚴嵩每辦事且仍掌部事員缺便會推三
四人來看吏部知道欽此臣伏聞　恩命不勝惶悚
蓋內閣之官參預機務典司政本其任至重大學士
嚴嵩等欲得人同事此蓋在耆碩猶以爲難居而欲
集衆思廣忠益以報
皇上也顧臣備員禮曹碌碌無所建立每自謂　朝
廷如將綜覈名實放斥尸素莫先臣者乃蒙　特賜
御批以輔弼重任一旦加臣不肖之身仰惟　聖恩
天高地厚臣實不勝感激然使不自揣度冒而受焉
切恐負乘與譏妨賢速咎仰累
皇上知人之明而有孤嵩等得人報主之望也伏乞
聖慈察臣悃誠容臣辭免別簡才賢俾佐內閣臣恐
幸甚幸甚

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初十日奉
聖旨卿才識優敏簡在朕心宜盡誠輔贊以副眷任
不允辭着改兼東閣大學士餘如故吏部知道

謝　賜大紅金彩羅蟒衣

竊念臣轍鮒微材井蛙陋質直廬拜　命愧莫報於
魚水之逢在笥單　恩幸躬際乎雲龍之會榮逾望
外感切由衷恭惟

皇上應運乘乾握圖履泰至仁洋溢飛潛共樂乎生
成士化漸濡魚鱉咸歸於順遂爰蒙　寵賚濫及賤
微組繪輝煌鸞鶴覩雲霞之出海金緋燦爛忻聯羽翼
之從　龍顧被服以何堪秖銘銜而增懼臣敢不宣
揚　道澤涵育　聖涯期不負於攀鱗庶少酬乎泳
德伏願福同川至壽與天齊大業無疆萬世仰　龍
光之盛豐年有繼兆民歌魚夢之祥

謝入閣 時命兼掌部事以候代者

黃扉視草任重絲綸　紫殿宣麻輝騰台斗自顧一
介賤庸之質謬蒙　九重特達之知竊揣分以凌兢

式銘心而感戢恭惟
皇上至仁大德上協玄穹偉畧英謨遠同
皇祖定一代之制儀章煥著乎堯文計萬世之安征
討茂揚乎殷武機宜立斷詔令親裁離照弘敷民隱
物情之畢燭乾綱獨攬吏才戎政之咸新夫建大有
爲之功宜簡不世出之佐如臣性資柔闇學識迂疎
誦載籍之陳言無裨實用守信果之小節莫贊宏
猷方虞黜罰之加顧拜延登之及入叅閣務出綰部
章試釣未遂乎恍辭兼秩更承乎寵授文非陸贄
何以增黼黻之華望乏馬光奚足繫國家之重況越

此而周而召又進之爲皐爲夔仰企前修雖幸遭逢
之適類俛惟小器實慚經濟之無能此臣所以聞命
而震驚拜官而傴僂者也臣敢不激昂夙志捐委微
軀祇竭寅恭之衷擬酬高厚之造伏願因愚臣之不
足任益舉羣策而用厥中念人才之難求全姑取所
長而矜其短內安諸夏外服四夷聖壽萬年曆數
邁軒虞之久〃皇圖一統提封兼周漢之隆

謝賜永明後殿酒果

禮崇秘殿膳重道之曠儀賜晉綸扉荷右文之
渥澤遭逢至幸霑被增榮恭惟
皇上德協上玄統承前聖至仁偏覆合萬類以生
成大化弘敷盡羣才而長育如臣性迂質弱識闇
才庸蒭非兼收曾未効仰酬之悃豆籩均錫顧濫承
下逮之慈感久切於栽培喜彌深於醉飽虀鹽力
學念嘗披黃卷而對聖賢犬馬知恩敢或蹈素飡以
負君父伏願惟皇建極自天降康多士嚮風咀英
茹華而濟濟兆民樂業含哺鼓腹以熙熙

謝交代

切念臣賦才最陋受恩至優自兼綰乎部符忽七
更乎月籥事無所補咎益積於曠瘝器有所拘心徒

切於愧懼惟是譴訶之獲免總蒙仁恕之曲容感
天地之生成名言曷罄戴日月之臨照慶幸彌深敢
不策駑蹇以趨長途用勉圖於補過輸涓流以汪大
海期少効於酬知

謝賜三年考滿羊酒鈔貫

乾坤覆載幸塵芥之並容雨露霑濡愧分涯之彌濫
瞻天感激伏地兢惶切念臣猥以陋庸濫陪輔弼偕
聯一品既首玷於班行俸歷三年復多糜乎廩餼語
遭逢則受恩特重計報塞則効力未能昔周家以
忠厚待臣賚予雖優其禮數而虞廷以黜陟馭下考

績必褎其幽明豈期獲逭於條章更爾過叨乎寵錫
䓁醪實品給自太官楮鏹珍封頒從 內府閭里煥
焉動色冠裳㷀矣生輝茲蓋伏遇
皇上至仁宰育 淵度曲涵任官惟賢才固恒慎於
簡擢與人無求備實不輕於棄捐此臣所以得竊祿
治朝而又荐蒙 渥澤者也臣敢不檢身以正勉企
服羔之風約情以和務廣飲醇之義用仰承乎 造
就期少答於 裁成伏願永荷玄庥茂膺帝貺祥流
祚衍允徵既醉之歌慶洽寰區疊奏無羊之雅

謝准照舊承廕 忠正用 賜劄中語

私悃上陳方懼冒干乎 天聽 恩綸下被特承乖
軫於 宸慈喜極寬驚感深涕隕恭惟
皇上德光四表道奉三無霈化雨於寰區舉獲滌瑕
而洗垢鼓祥風於品彙悉蒙起朽以回枯臣夙荷生
成過叨任使才非經濟既 隆眷之莫酬教乏義方
復煩言之自致顧以情牽禽犢僭祈澤及垂魚仰賴
堯仁俯垂 舜察普三驅之惠困翼遂脫於虞羅斡
再造之機生意頓還於寒谷續衣冠之微緒增門戶
之榮光此誠天地高厚之至恩而臣工稀曠之殊遇
也臣敢不誓竭勤誠勉思忠正憂其憂樂其樂永懷
一體之心子而子孫而孫共效萬分之報伏願 穹
祇篤祜 宗社申庥福祿萬年邁軒齡而獨盛本支
百世衍周曆以彌昌

謝 賜六年考滿羊酒鈔貫

竊念臣學非用世才不逮人謬蒙 知遇之隆遂至
叨塵之甚班聯一品分毫莫報於乾坤俸積六年荏
苒空驚於歲月方幸黜幽之獲免乃承 寵賚之荐
頒何功以堪非望所及茲蓋伏遇
皇上心涵玄造德體天明合萬物以曲成恩覃無外
因羣才而器使化洽有孚欲示激勸之意於時賢特

霈優渥之澤於末品俯循愚分允愧悚之交深仰戴
洪慈式銘鏤之益切臣敢不秉終始不欺之節持夙
夜匪懈之誠祝 聖壽萬歲以御皇圖永依光於久
照賛 熙朝三載而計吏治勉効力於先驅

謝六年考滿廕子等 舊直用 賜劄中語

綸閣備員久負乾坤之大造 彤庭錫命荐承雨露
之洪施懼切氷兢感深銘刻伏念臣起家寒賤賦性
迂愚自弱冠登朝積三十餘年而至今日夙荷 聖
知由詞林載筆歷十有二轉以陟孤卿屢蒙 親簡
叅陪政府幸地踐於秘崇直賛禁廬仰天臨於咫尺

然而才不足以經世文無取於代言六易歲華徒糜
厚祿兩書吏課未著微勞所宜在罷黜之首科顧乃
被　眷待之殊典兼官支俸叨貴富於一身贈徃蔭
來忝簪紳於五世喜均存歿榮溢見聞玆盖伏遇
皇上膺籙御乾握符履泰弘敷離照德兼濬哲欽明
廣運玄仁化溥長育成就萬物咸歸覆冒寸長舉獲
甄收是以曲庇凡庸俾仍玷熙朝之列載覃　寵渥
用益隆舊直之　恩信獨得於遭逢豈能窮於頌謝
臣敢不素餐爲戒赤悃是輸奉　制詞以告先人期
各效銜結之報繹　綸音而訓弱息誓共堅忠孝之
心伏願　聖壽崇增　皇圖永固子孫千億丕延胤
祚之祥福祿萬年茂集邦家之慶

謝玫男璠尙寳司丞

皇慈浩蕩曲原瀆冒之愆　帝命優隆俯遂懇祈之
願感深涕隕喜極寛驚伏念臣素乏行能又無勞績
過蒙　簡拔身躋贊輔之榮荐荷賞延家襲衣冠之
美報答未輸於尺寸悚惶恒切於氷淵乃玆傖犢情
牽瞽矇識昧引徃例以陳乞不暇顧其弗倫奉　恩
旨以矜從乃益叨乎非分臣愚旣得相依於竊祿臣
男復釋重負於專城合兩世以安華舉一家而歡忭

玆盖伏遇
皇上仁弘天覆度廓海涵謂梼櫟之賦質本然不責
其短念駑駘之服役頗久併恤其私是以獲隨舊直
之末屢更拜　新綸之殊寵庸微父子同時以立熙
朝淸切班行接武而陪法從遭逢之幸曠遇之恩有
如此也臣銘心鏤骨誓自效於捐糜教子訓孫期共
敦乎忠孝惟丹誠之畢竭庶　洪造之少酬伏願
聖壽天長　皇圖地久玄禧滋至永開祚胤之蕃祥
景運彌昌茂集邦家之大慶

辭免九年考滿　恩命

該吏部以臣九年考滿題奉
聖旨徐階歷一品九年考滿勲勞懋著着改兼吏部
尙書賜勑獎勵仍賜宴禮部以稱朕褒禮輔臣至意
欽此備咨到臣伏念臣一介草茅荷蒙
皇上不次拔擢荐陟孤卿叨塵贊輔　聖恩殊特有
高天地厚之施而臣質鈍材庸曾莫能少效涓埃之
報玆歷倐三考遵例給由夙夜循省自謂必當罷黜
伏蒙　聖慈涵育仍玷班行臣已感激悚惶罔知攸
措乃更奉　恩命自天而下禮數益優寵非意念之
所敢及夫　賜勑　賜宴在人臣爲至極之榮吏部

尚書在官制居六曹之首前此輔臣名德重於縉紳
勳勞著於中外 渥恩隆典或可仰承臣非其人豈
容藉口冒受況今財用告乏南北多警 聖心憂勤
非臣子宴豫之日所有部宴一節尤不敢當查得大
學士嚴嵩兩次 賜宴皆蒙允其疏辭伏乞
皇上俯鑒臣情非出矯飾前項 恩命均 賜停免
庶於愚分獲安公議為允臣下情感幸與祗受同也
臣無任悚息祈懇之至
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初十日奉
聖旨卿輔政多年勞績懋著加恩彝典宜承朕命不
允所辭吏部知道

再辭 賜宴

昨該臣具奏辭免改兼吏部尚書 賜勅 賜宴等
項恩命伏奉
聖旨卿輔政多年勞績懋著加恩彝典宜承朕命不
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竊惟
從厚而施者 君上之至恩揣分而受者人臣之定
義臣昨聞 恩命誠自知無能以堪是以陳情辭免
用安愚分茲奉 溫綸不允所辭 恩慈隆渥臣謹
已鏤骨銘心誓圖補報夫 勅諭之賜 聖訓昭垂
臣敬當捧誦佩服益思勉勵吏部禮部尚書雖序有
先後而品秩尚同二項 恩典臣謹祗承不敢復有
陳懇惟是 賜宴一節禮遇特優雖元輔耆德尚不
敢當顧臣何人乃敢冒昧領受臣之疏辭實出衷臆
聖明在上日月照臨委無一毫矯飾用敢不避煩瀆
再干 天聽伏乞 聖慈俯察愚誠 特賜允免庶
臣內少釋於愧恐外少逭於譏評臣仰荷
皇上鑒體之恩與祗受 恩賜均一天地之高厚也
臣無任惶懼激切仰望之至
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奉

聖旨輔臣九年考滿賜宴朝廷舊典卿不必辭該部
知道

謝九年考滿改兼吏部尚書 賜勅 賜宴

俸歷九年夙荷 乾坤之大造 恩覃三錫丕承雨
露之洪施不勝揣分以悚惶惟切銘心而感戢伏念
臣家本寒素人復凡庸駑蹇非騏驥之羣頗自明於
較度燕雀無鴻鵠之志獨有幸於遭逢當 龍飛之
首科濫登甲第逮鳳曆之二紀漸陟華階繼蒙 任
使於南宮旋被 簡知於內閣職聯贊輔秩晉孤卿
仰戴 聖恩極天高而地厚俯思官守恒夕惕以朝

兢顧朴拙之性多愚而章句之學寡要虛延歲月靡
補涓埃一品僥踰久抱負乘之愧三考奏課竟無底
績之書謂宜正法於黜幽乃沐　垂慈於求舊仍處
鼎司之重地改兼銓部之新銜　勅降熙朝榮溢漢
代璽書之賜宴開春省　寵浮周家筐篚之將再陳
危悃以控辭屢奉　温綸而申命凡微臣今日之所
受實名賢昔時之所稀茲蓋伏遇
皇上德溥生成仁弘涵育廓兼收之量以待士葑非
不遺推一體之義以遇臣履饗是念萬方均賴於有
慶羣情悉照於無私臣是以獲藉　栟懞久玷班行

之峻荐叨　眷渥備膺禮數之蕃祗感　殊恩允莫
窮於頌謝誓堅晩節用少效於報酬伏願軒算彌崇
堯圖永固釐百工而熙庶績載賡喜起之歌斂五福
以錫兆民茂衍平康之治
辭免　萬壽宫成加恩
該工部以　萬壽宫建告成題　請加恩臣役節該
欽奉
聖旨新宫速就朕仰荷天眷非常諸臣協力效勞茲
特加典以酬輔臣階竭盡忠勤催督兒畫加少師兼
支尚書俸還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欽此仰惟　天
恩隆重稠疊踰溢分涯臣下情無任感戴無任惶悚
臣謹先陳大義之不當受然後及臣私情之不敢受
者伏惟　聖明俯賜鑒焉夫土木之工自昔難之往
年凡有營建雖其小者亦必經年累月而後可成昨
寢宮之建爲工甚鉅方經營之初衆皆以爲非一二
年不可望就乃今僅三月而以成告此非人力所能
及也
皇上聖德格天茂膺　眷與是以三靈協佑百神臣
襄材有輻輳之奇動有順利之吉爰克臻此臣於其
間有何勞畫而敢上貪天功以爲巳利此所謂大義

之不當受者也當
皇上駕御顯法也臣伏見殿宇淺隘街路衝逼下情
不勝瞻繫是以一奉　聖諭即以工事爲任而不辭
此時惟知爲　主不遑他顧也及至工舉士大夫見
其重大或懼工之難成而憂臣之不免於罪或意臣
必將奏派錢糧以滋民困奏開事例以壞選法臣聞
之私切憂恐盖廢寢食者屢焉今仗賴
皇上德福非常工克有成上足以仰備　臨御而下
亦無擾於　聖世之民無損於　聖時之政臣獲免
於重罰而逭於清議其爲慶幸巳不勝矣如復受茲

隆恩異數不將取叨冒之譏來滿盈之咎乎此所謂
私情之不敢受者也伏乞　聖明俯察臣言非有矯
偽特降　恩旨允臣所辭則臣身心俱安不勝幸甚
不勝幸甚如必以爲妨衆亦乞容臣只領兼俸一項
恩命其加官廕子并原兼支大學士俸俱　允辭免
庶臣可以仰承臣無任懇切祈請之至
嘉靖四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卿竭盡忠誠加恩不逾准辭免學士俸新恩不
允宜承朕意吏部知道

謝　萬壽宮成加恩

宸居美就慶逢昌運之維新　帝命煥頒驚拜　寵
恩之過渥瀝忱辭而莫遂既切悚惶詎　溫旨以祇
承益深感激竊念臣猥以草茅之質叨塵鼎鉉之司
久受　眷知毋圖報答適欽奉作新之　諭詞嚴義
正惟天命以是承而仰瞻　暫幸之宮地淺位偏非
至尊所宜御心惟爲　王爰不揣而濫事於經營身
幸際時逐未幾而遽臻於完美萬靈協助總由　大
佑以致然百順駢臻實賴　鴻庥而有此惟　璇宇
之既建卽葵悃之已酬求厥寧而覩厥成本無心於
希賞畧其功而取其志乃過沐於　加恩萬感奚以
能勝千言曷足爲頌茲蓋伏遇
皇上德合九穹道符
二祖秉虞舜之大智言必用中運唐堯之至仁賞惟
從厚式令淺薄得贊末議於工興仍俾凡庸獲被
隆施於役竟秩益崇祿益重夫豈分量之宜兼貴其
身世其官允非筆舌之可謝臣惟當銘心刻骨誓罄
竭於忠誠教子訓孫期對揚於　休命伏願永膺昊
貺廣納神扶君子躋君子寧應斯千之詩而祚延圖
大聖人壽聖人富協華封之祝而祉介宅尊

謝　賜十二年考滿銀兩表裏等

竊念臣頑鈍靡稱於作礪空疎重愧於演綸曲謹小
廉徒有慕羔羊之節偷玩時愒日殊無補既醉之太
平久玷班行虛糜廩餼顧幸逭於幽黜仍過沐於
明恩銀幣寶緡既輝煌而在笥牽醪珍餼復稠疊以
盈庭兼晉侯三錫之榮邁周人百朋之貺豈惟臣之
揣分不敢望焉卽在國之待賢何以加此慶奇逢於
千載誓當夙夜匪懈以少答洪施祝　聖壽於萬年
願與天地同長而永弘玄化

辭免十二年考滿加恩

該吏部題爲給由事奉

聖旨徐階輔弼重臣忠勞懋著茲一品九年滿後又
歷三年考滿着寫勑奬諭賜宴禮部還給與應得誥
命以稱朕眷酬至意欽此臣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
伏念臣性資朴拙學識踈庸爲 主之心雖不忘於
頃刻佐時之畧實無取於分毫而誤受 眷知濫叨
贊輔歷官一日則有一日瘝曠之愆今至於十有二
年臣之罪戾其積也多矣伏蒙
皇上廓求舊之仁 弘曲容之造俾臣仍備員近列
竊祿 清朝臣仰戴 洪恩俯循愚分感悚已不自
勝敢復拜茲 恩命如螘負山又益以華嶽之重耶

且臣於嘉靖三十八年嘗因九年考滿叨蒙 賜勑
賜宴遡者恭遇 宸居告成叨蒙加官兼俸僅纔踰
月夫隆殊之數三歲而再頒贖特之施朞月而兩及
此非臣小器薄福所能勝而亦知止忌盈者所不敢
居也伏乞 聖慈察臣悃誠容臣只領應得 誥命
以少伸光顯祖父一念水木之私其 賜勑 賜宴
均乞收回 成命庶臣身心少安得以勉圖報効感
荷 聖恩與領受同也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奉
聖旨輔臣考滿加恩朝廷彝典卿輔政年多勲勞茂
著宜承朕命覽奏情詞懇切部宴允辤仍給與折宴
銀四十兩彩段四表裏勑諭誥命須賜該部知道

謝十二年考滿 賜勑諭誥命并折宴銀幣

五百年運値 明昌夙慶遭逢之有幸十二載班聯
密勿久慚報禮之無稱課殿最於 清朝宜詔下考
檢彝章於 昭代顧沐洪施龍箋示華衮之褒誥省
啓彤弓之饗 誥仍頒於四世 命特降於三霄在
聖主借淺薄以勸賢雖靡所靳乃微臣因曠瘝而揣
分實莫敢當爰陳懇切之辭更荷 優隆之答勳勞
何取 綸音濫奉於春溫金幣交輝宴折過霑於露

湑茲蓋恭遇
皇上心涵大造道邁重玄隨物以成其材誕普作新
之化使人不責其備尤弘求舊之仁身建極而言用
中克知宅而灼見俊念臣頗能自勵於守己亦曲庇
其孤蹤謂臣麁知匪懈於事君遂存宥於 湣眷既
免罷黜復 賜寵嘉是雖刻骨銘心何能志感卽俾
捐軀隕首豈足酬 恩誓惟益竭乎初誠庶以少圖
乎後効堅持晚節擬松栢以凌寒獨抱朴忠同藿葵
而向日伏願昊穹篤祜 宗社申禧操八柄以馭臣
雲會風從允覩咸熙於庶績握六符而治世天長地

久茂膺多祜於萬齡

謝　賜勅

黄扉一紀慚歲序之虚延　紫綍再頒荷　天恩之
渥被祇承嶽戴捧誦冰兢伏念臣獨抱樸愚受特知
於　聖主叨塵密勿膺異數於　清朝忝竊有年涓
埃無補蘉循資而奏績旣　賜勅以示褒茲緣四考
之書復冒　九重之寵　奎章晋錫煥矣堯文　宸
翰貫聯昭哉舜命一字榮踰華衮況蒙鳳藻之聯翩
幅價重瓊瑶矧覩龍紋之絢爛濫叨過甚感激奚
勝茲蓋伏遇我

皇上化篤因材仁弘求舊謂臣數年贊輔麤知効匪
懈之勞察臣一念靖恭爰申降殊常之諭陋彼十行
賜劄炳焉三代同風因　奬借而省循益切顔情之
有靦仰　訓謨而效法允嚴師保之如臨臣敢不奉
以無違服而勿失銘心刻骨誓堅報　主之忠傳子
貽孫奉作鎮家之寶伏願天庥滋至玄貺彌隆歛五
福而臻百祚　聖壽永齊乎天地調四時而康九有
皇圖恒固於河山

辭加建極殿大學士

准吏部咨奉　手勅輔臣焞着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建極殿大學士階同進兼殿職如勅奉行欽此備咨
到臣仰惟
皇上以萬壽聖節大霈　天恩　録贊輔之臣降進
兼之　勅臣濫同聞　命感激何涯但念臣自玷台
司久叨榮　寵雖感知一念不忘於夢昧之間而才
力所拘無能少有裨益卽守舊秩尚不能勝乃茲
初制之遷除宜屬　熙朝之名碩在臣淺薄本非其
人況已蒙　聖恩陞臣男琨尚寶司少卿今臣復叨
前項　恩命叨逾益甚承受彌難臣雖至愚亦知自
揣輾轉思惟實有不敢冒領者伏望　聖慈俯鑒下

情　特容辭免惟使臣心少紓於悚愧庶幾臣身得
安於供職而勉圖補報於萬一矣

謝加建極殿大學士〔此官之設自此始時歲在甲子〕

虹電開祥慶戴方騰於嵩祝雲霄渙渥省循彌切於
冰兢過叨望外之榮深激由中之感竊惟建極之名
殿宏規本定於　聖裁學士之官綸初制特題於
御筆一代官聯大備允屬　熙朝萬年　彝典肇彰
適符新甲惟是人所未得爲之職秩宜歸世所不恒
有之才英臣德謝珪璋學慚經濟遭逢偶幸遂濫侍
於禁廬勞績靡稱徒屢更於歲畬卽使守舊銜而供

事猶虞負　重委以速愆豈期釋瘝曠之咎於前時
仍荷示優殊之寵於茲日金箋璽潤煒乎彩溢盤龍
玉璽硃明奕矣輝騰翥鳳況以顓蒙之弱息驟遷法
從之清班材質陋庸僅一日而再承異數家門寒賤
合兩世而並沐　洪慈曷罄悚惶惟知銘刻茲蓋伏
遇
皇上道叅上妙運際中興膺九昊之眷懷珽圖永撫
納三靈之佑助寶誕再逢爰推饗帝之由益切繼天
之念顧綏猷惟后雖則　聖王所優爲而輔世惟賢
實非愚臣所能任此臣所以履榮而傴僂捧　勑而

戰驚者也臣敢不服膺忠訓用殫力以酬　知教子
義方期同心而報　主仰瞻白日俯誓丹衷伏願仙
算益增天庥滋至建皇極以啓會極歸極衍萬萬世
有道之長固壽元以培福元祿元介億億劫無疆之
慶

辭十五年考滿　恩命

准吏禮二部谷該吏禮二部欽奉　聖諭元輔階九
年又歷六年考滿着照舊輔贊卿等會議加恩來看
欽此隨該二部議請寫　勑褒奬　賜宴禮部加授
特進給與應得　誥命仍廕一子爲尚寶司司丞題
奉　御批卿等所議恩加都可仍加上柱國以示朕
特眷欽此備咨到臣臣仰誦俯思不勝震悚夫人臣
必有殊常之勞績然後可以膺殊常之　恩寵苟或
違此則不惟公論所不容寔乃天道所不佑也臣才
本庸下學復空疎濫塵輔贊於十有五年莫報　恩
私於萬分之一義當自劾用俟黜幽以彰考課之公
以儆庶官之愓故前月初三日雖屬滿期不敢咨部
題請復職茲蒙降　諭不咎曠官於累歲仍容竊祿
於　熙朝臣已感幸不自勝矣顧乃復頒前項　恩
命如部疏所擬　絲綸之褒　慈惠之錫特進之銜

延世之賞本皆　朝廷殊典非臣所宜冒受至於
御批上柱國之加尤有不敢當者蓋上之一字在人
臣之義所必當避在人臣之職所不得書閣中先臣
昔嘗援故事以具辭荷蒙　俞允矣臣雖建立之効
無可稱述於纖毫而敬畏之忱實頗知不懈於頃刻
似此非分之恩臣感戴　特眷則誠不可名言然非
所敢聞　命也又　賜宴一節目今邊餉缺乏閭里
空虛
皇上兼惠兵民動從節省臣縱不能仰贊　聖政又
豈宜耗蠹太官況昔歲　允辭亦有成例除　賜給

誥命臣方祈藉 制詞光顯祖先於地下不敢辭外
所有上柱國必望 聖明鑒臣尊 主之心出於眞
切 俯容辭免其 賜宴及 賜勅加特進廕子等
項亦乞一併收回 成命庶使臣上不干天道之譴
責下不犯公論之譏訐身心得安以勉圖報答斯則
皇上保全愚臣之恩造尤至隆而至篤矣
嘉靖四十四年四月初九日奉
聖旨卿忠誠公正念切邦民輔政多年勳猷茂著奏
績加恩彝典不逾覽奏情詞懇切上柱國及部宴允
辭照例給與折宴銀四十兩彩段四表裏其餘宜悉
承命以副朕眷答忠勞至意該部知道

謝十五年考滿加恩

奉職無稱愧懼方深於歲月 加恩有命寵榮彌溢
於分涯揣己凌兢銘心感激竊念臣樸拙一惟守己
才能百不如人偶蒙 聖主之誤知擢居政府遂陟
孤卿之極品荐歷年華屬當五考以届期擬瀝寸衷
而乞去顧煩 諭示俾仍立於 熙朝旋荷 御批
用昭垂於 特眷仰 九重之注念自昔未聞考一
代之彝章于茲爲盛竊嘗慨賢哲之士多不值辨治
之時或竟抑於下僚何望異數鴻私之駢錫或僅承
於一顧敢希 奎章宸翰之屢頒故語及於遭逢必
感形於涕泗但以輔贊全無小補而 勅降殊褒建
立不踰庸流而階遷特進先臣未效結草之義舋被
絲綸稚子尚乏執御之能謬忝侍從章陳辭避幸俯
鑒敬畏之忱 詔給宴資復濫叨優渥之貺毋緣術
省輒倍悚惶雖黽勉以仰承實跼蹐而靡措茲蓋伏
遇
皇上道超今古德備君師用才則舍其短姑取其長
並乾坤而覆載覯人則聽其言即識其行乘日月以
照臨亮臣不敢爲欺因略其本質之最下謂臣頗知

好善過期其後效之有成爰 屆法於黜幽載 弘
慈於渙號 賜之璽書而授之崚秩無非借淺海以
勸忠贈其自出而廕其所生亦將因源流而教孝臣
敢不祗承 聖意取法前修往不諫而來可追務乘
時以補過心勿忘而身匪懈誓盡瘁以酬 恩伏願
聖壽彌崇 皇圖永固登百工而熙績雲從景附萬
年慶協於明良歛五福以錫民外靖中嘉六合庥延
於豫泰

謝 賜考滿羊酒等

竊念臣猥以凡庸濫麈輔贊徒糜歲月殊乏建明按

日以課成功則已積曠官之咎計食而求稱事亦不
勝素餐之譏顧幸免於黜幽仍叨膺於　錫命兼金
文幣輝聯寶鏹以煥須肥狩上尊美協珍羞而並賚
榮逾意望對揚曷罄於名言寵溢分涯循省彌增於
感悚誓惟祇奉忠誠公正之訓用以勉酬　簡知眷
答之恩輔　一人建極綏猷必使聲教弘敷於四海
贊　五位祈天永命允瞻壽禧茂衍於萬年

謝　賜十五年考滿　敕諭

綸閣叨居績効靡稱於五考　璽書寵錫恩私載涯
于　九重揣素分以增慚捫丹衷而切感伏念臣性

資迂拙學術空疎官階首玷於班行已云竊位廩祿
久糜於歲月尤屬素餐頃當考課之期伏俟黜幽之
命顧蒙　鴻造親降諭以眷留仍荷　寵光特　賜
綸而嘉奬發金箋於　內府飛寶墨於西清稽首以
迎祇奉自天之玉檢傴躬而受驚瞻耀日之瓊章銜
戴難名怔營曷措茲蓋伏遇
皇上乾道廣運離照弘垂用材則並蓄兼收非封周
棄念舊則俯矜曲軫䇲履弗遺謂臣之輔贊有年察
臣之操存近實爰頒　御勅用示　寵慈　吉溫春
溫錄其長不訂其短　義昭日鑒褒其往復勸其來

赫赫乎天之示人諄諄乎父之訓子靜言俯省奚克
仰承紀隆遇於青箱期傳子孫而爲世寶勵初心於
白首誓同松栢以凌歲寒伏願茂介玄庥永膺昊祉
體三德而建皇極集康寧壽富之純禧得羣賢以翊
帝猷衍喜起明良之盛治

辭　登極加恩

隆慶元年二月初九日該吏部欽奉　手敕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徐階男中書舍
人瑛陞尚寶司少卿欽此臣竊惟　先朝加恩講讀
諸臣必首及閣臣者蓋以閣臣提調講讀之事也臣

備員內閣十有六年僅於嘉靖三十一年八月
皇上初出閣之三日幸得周旋　講幄瞻對　天顏
此後不過恭閱　御書改定講章及嘗上請進講通
鑑荷蒙　俞允並未由與諸臣日侍講讀少效提調
之勞茲乃蒙　聖恩俯錄推及臣男瑛俾以一介稚
昧之質躐躋五品侍從之班在臣既最無功在臣男
尤極非分臣捧讀　綸音感激固不可名言而惶悚
交并亦實無自容之地伏乞　聖明鑒亮下情收回
成命庶臣父子身心少安得以圖報　恩造於萬一
其爲感幸與拜受均矣

隆慶元年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卿內閣首臣忠誠夙著朕茲嗣統翊贊弘多特
用加廕以示酬眷宜承恩命不允辭吏部知道
辭重錄　大典成加俸
該吏部節奉　手敕茲重錄永樂大典成足慰我
皇考尊
祖右文至意內閣輔臣綜理校閱著有勞績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徐階着加正一
品俸欽此移咨到臣臣伏思　大典之重錄昔蒙
先帝親灑　宸翰諭臣處理臣時弇覩卷帙之浩繁

輒私憂校錄之難就至昨歲　龍馭上賓臣益懼事
不克竟無以上副
先帝所以委任愚臣者日夜惶惶以爲大恐乃茲仰
賴
皇上以
先帝尊
祖之心爲心以
先帝右文之事爲事羣力畢效用底于成臣獲藉手
以復
先帝此其感幸已不自勝矣敢更首蹙　恩命厚叨

俸入增踰涯之愧重素餐之愆耶況　國家之制正
一品月支米八十七石一歲爲米千石有奇今太倉
空虛百姓窮困此千石者積之於廩則足以資　國
用蠲之於下則足以裕民生仰惟
皇上方崇恭儉之德行節省之政而臣既不能少有
贊襄又耗蠹焉輾轉思惟尤所不敢伏乞　聖明俯
鑒悃誠　特賜俞允俾臣照舊支俸供職則臣心所
安即　聖恩所注固不必食之加豐也臣無任祈懇
之至
隆慶元年四月十八日奉

聖旨書成加俸朝廷舊典宜承恩命不允辭該部知
道
辭　聖節廕子疏
奏爲辭免　恩命事該吏部節奉　敕朕生辰大慶
念輔臣久效勤勞特加恩賚大學士階廕一子與做
尙寶司司丞仍賜衣一襲欽此移咨到臣仰惟
皇上以　大慶加恩輔臣所有襲衣之　賜臣謹當
拜　命服以恭賀　萬壽其廕子一節緣臣猥以陋
庸幸逢　明聖官叨鼎鉉未能展報於涓埃景入參
榆方擬投閒於林壑祇以　聖節將屆　賀禮肇行

義當恭效慶祝之忱未敢即上陳乞之疏顧蒙 聖
慈俯念 宸翰下頒誤錄勤勞特加 恩數賞既隆
於延世仍今忝侍從之班學無取於傳家乃許接登
朝之武戴 德誠莫勝感頌拊躬則彌切慚惶輒敢
控辭企 垂照察惟妝回於 成命俾不辱於 鴻
施庶獲少紓危懼之懷亦可無累 仁明之政臣無
任祈請仰望之至

隆慶二年正月十四日奉
聖旨卿內閣元臣輔理新政茂著勤勞大慶賜廕以
示眷倚宜承恩命不允辭吏部知道

謝 賜十八年考滿羊酒等

伏念臣幸際 昌時濫叨重任計竊祿於一品雖有
歲年語酬知於 兩朝實無績效方伏俟罷黜之
命乃過叨賚予之 恩金幣寶緡輝煌於織篚上尊
肥羜充牣於散廬豈惟縉紳以為至榮實乃簡冊所
稀奇遇臣感增鏤刻頌莫名言惟祝 聖人荷天之
休引慶祉益隆於祚胤仍乞 明王擇賢而任賜裴
膺早返於山林

致仕謝 賜 敕諭并差官護送月米歲夫
等

該大學士李春芳等題爲懇乞
天恩優禮老臣事奉
聖旨是徐階輔政多年勳勞茂著朕念其高年屢疏
乞休用允所辭着寫敕諭差官護送還鄉仍月給米
六石歲撥人夫八名應用以示優眷至意該部知道
欽此伏念臣器局陋庸年力衰憊惟自揣久孤於
任使故屢疏懇乞於退休 俞旨下頒已幸遂生還
之願 温綸再錫乃過叨優眷之恩治狀無聞濫荷
璽書而襃美病軀靡仗欣蒙 命使以護持歲仍免
於徒行月有資於繼粟凡茲異數咸出 洪慈伏地

拊心竊重愧此生之莫報瞻 天稽首惟虔祈 聖
算以崇增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陛辭謝 賜銀兩鈔貫綵段襲衣

本月二十一日伏蒙
皇上以臣致仕回籍辭朝 頒賜臣銀五十兩新鈔
三千貫綵段四表裏紵絲大紅織金胸背雲鶴員領
一件綠素褡護一件青素貼裏一件臣謹頓首祇領
訖仰惟
皇上仁弘無外 義篤不遺遂令江湖萬里之孤蹤

猶拜　雨露九天之渥澤兼金賓鏹足資引養於衰
年文綺襲衣獲藉誇榮於故里莫窮頌　德惟切銜
恩臣下情無任感戴之至

謝致仕抵家

伏蒙
皇上念臣年老　賜臣致仕　欽遣行人紀大綱護
送臣回籍於七月二十一日　面辭即行茲九月初
四日已回至原籍松江府華亭縣訖途行三千餘里
幸免風波舟居月又一旬尚延視息庸才小器既獲
安在野之宜病骨孱軀仍可遂首丘之願此皆仰賴

我
皇上好生為德　曲成爲心　體羣臣而敬大臣禮
夙隆於待士佚老者而矜愚者惠特溥於從人是以
臣濫沐榮光叨承　庇廕有如此也臣奄奄白首雖
莫報　賜於銜環耿耿丹心終誓酬　恩於結草伏
願　聖躬天保　睿學日新內順治而外威嚴　駿
業益增於鞏固道蕩平而風淸穆　鴻休茂衍於隆
昌臣無任感戴祈祝之至

世經堂集卷之九

世經堂集卷之十

奏疏五　陳乞類

乞太恭人卹典

臣由嘉靖二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陞浙江等處
提學僉事副使等官嘉靖十八年遇蒙
皇上冊立　東宮改臣前職仍以四品服色係級供
事臣仰荷　聖明擢拔生成之恩正期圖報不意臣
母封太恭人顧氏於嘉靖十九年六月初一日在家
病故至本月二十九日接得家書是的臣例應回籍
守制臣哀慟昏迷之餘竊思母恩欲報無期　君寵

咫尺可覲伏見先後講讀諸臣凡遇父母之喪陳乞
卹典皆蒙
皇上特恩俯賜祭葬仍許馳驛查得近年右春坊右
諭德王用賓援例乞恩伏奉　欽依准給仰見
皇上推廣達孝優禮儒臣誠大聖人錫類之至仁曠
千古而僅見者也臣本庸愚恭逢
皇上中興考禮之朝叨賜及第備員史職濫竽講筵
又嘗奉敕纂修祀儀成典及大明會典近復備選宮
僚再塵　經幄叨承　任使霑被　寵光亦既十有
八年矣思得臣母生前首遇推恩隆典復蒙轉秩加

封庭闈之榮無與爲比但臣自叨祿仕臣母衰年不
能遠離鄉井未遂迎養臣又感激遭際不敢言私今
一旦背棄臣遠隔四千餘里不及躬視含殮痛割難
言幸有前項䘏典實與王用賓事體相同伏望
聖慈矜念臣痛苦迫切之情一體給賜祭葬則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貴及泉壤而臣私懷劬勞之報
亦得少伸倘未卽塡委溝壑皆圖竭犬馬之年也臣
不勝懇切顒望之至奉
聖旨該部知道後該禮部覆奉
聖旨徐階毋准給與祭葬不爲例

考察自陳

該本部題爲遵舊例嚴考察以勵庶官事奉
聖旨是各衙門例該考察的官員你部裏便會同都
察院堂上官照例從公考察翰林院詹事府等衙門
照嘉靖六年考察事例行欽此欽遵臣惟考察者
朝廷之大典吏部者銓衡之要地臣本庸陋重以迂
疎守章句之舊而無適用之才抱樂善之心而乏知
人之鑒幸蒙
皇上至仁無棄物使人不求備遂緣貂續濫佐銓司
感恩崇深揣分悚懼卽在居常之日猶貽尸素之譏

況今考察百僚臣亦與聞末議顧豈能以不肖之身
甄別淑慝仰贊大典於萬一乎伏乞　聖明將臣首
賜罷黜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庶法行於近而衆志自
服選公於上而淸議自彰其於　聖治不無少補臣
愚不勝祈懇之至
嘉靖二十四年三月初三日奉
聖旨徐階職佐銓曹着從公協贊考察不准辭吏部
知道

考察自陳

該吏部題奉　欽依舉行考察之典已將五品以下
官照例考察訖臣惟大臣者庶官之表也大臣法而
後小臣廉大臣得其人而後能各率其屬以修其政
然則今日罷黜不職不獨當詳於庶官實當嚴於大
臣也臣荷蒙　聖恩擢任禮卿加秩一品雖素乏大
臣之望而固已冒而居乎其官自受職以來再易歲
矣感恩圖報雖不敢頃刻忘於心而柔懦之資鞭策
不能進狹小之器恩勉不能拓程效計功未有尺寸
皇上之遇臣迥出常格之外而臣所以報塞者顧猶
不逮衆人然則今日大臣之不職又實莫甚於臣也
仰惟

皇上留神修攘宵旰孜孜簡用大臣厥惟首務而考
察舊典適當舉行之期臣豈敢仍竊祿位重負恩造
伏乞 聖明將臣罷黜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則考察
之典嚴而庶官益勵其於政治所補不小矣
嘉靖三十年二月二十日奉
御批朕簡任卿非他衆同宜思忠正之道以報不允
辭吏部知道

考察自陳

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公考察事該吏部題
奉 欽依舉行六年考察京官之典而大臣則許自

陳臣惟官得其人則庶績熙法行自近則羣情畏此
常理也乃若輔弼之臣其責任視百司爲最重其地
分視百司爲最親此尤擇人者之所宜慎行法者之
所宜先也臣猥以凡庸荷蒙
皇上特賜 御批拔置內閣 恩遇隆特千載一時
臣感激圖報雖罔敢懈逸而材質所限鞭策莫前文
不足以代言學不足以經世望不能表正士習識不
能周知政體廩祿之叨糜滋久涓埃之補益未效此
在爲官擇人之義本不容立於 治朝況今當考察
自陳正行法之日顧宜仍處非據上負 聖恩而下

妨賢路哉伏乞 聖明將臣 首賜罷黜以昭行法
之公庶百司咸知惕厲官各得人而 聖治益隆矣
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卿學識優敏內閣重地朕所簡任宜盡誠輔贊
豈可引例求退不允所陳吏部知道

乞改男璠散秩

奏爲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改授臣男閒散一職以圖補報事臣男宗人府
署經歷徐璠由官生除授右軍都督府都事歷陞前
職近該吏部循資題奉 欽依陞授雲南廣南府知

府竊惟知府之官係正四品方面臣既備員贊輔男
復叨此臣父子豈勝榮幸感激但臣有一二私情仰
荷
皇上天地父母之恩不敢不輸誠控告夫守令者人
主所用以親民圖治承流宣化者也臣男三人璠最
長係臣前妻沈氏所生周歲喪母氣體素弱性復至
愚今使領郡親民爲州縣諸吏之長而理其錢穀刑
名賦役等項重大繁難之事實恐不能稱職無以仰
副
皇上慎擇守令之意又臣次男方年一十四歲幼男

僅八歲此男今年二十九以之領郡則誠不能以在
私家則稍能代臣料理俾臣專意直贊且雲南去京
師萬里彼此音問非數月不能通臣以亡妻之故尤
難遠別臣查得先年大學士嚴嵩爲伊男順天府治
中嚴世蕃吏部尚書許讚爲伊男辰州府知府許倎
前後奏乞改授閒散京職俱蒙 聖恩俯允今臣私
情比與二臣相同伏乞 天慈特垂矜念 敕下吏
部查照前例將臣男所陞知府官品降減三四級量
改在京閒散衙門一官庶臣朝夕有所倚託得以不
分心力勉圖仰報 天恩而臣男亦得少效涓埃之
報於散秩矣臣干冒 天威無任惶懼戰慄祈懇之
至奉
聖旨着吏部查擬改用

乞以男代歸祭掃

臣伏覩 大明會典內開京官離家十年者許省祭
臣先以司經局洗馬守制服滿在家嘉靖二十一年
十二月伏蒙 聖恩陞臣國子監祭酒次年四月到
任迄今已一十八年所有祖父墳塋初留臣男今尚
寶司司丞璠看守璠續於嘉靖三十三年二月取選
赴部迄今亦已七年祭掃之事止以託諸族人中間

存經倭患水患松楸摧毀碑石傾仆臣每一興思不
能寧處惟是蒙被 聖恩天高地厚義當捐糜圖報
不敢言私欲得璠代臣前去祭掃以少盡爲子爲孫
之情伏乞 聖慈矜察 俯賜容允 敕下吏部准
璠給假回籍事畢即依限前來供職則臣舉家存歿
均切感戴 天恩之至而臣誓當益竭庸愚以勉圖
報於萬一也
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奉
聖旨覽卿奏徐璠准給假祭掃着馳驛去事畢依限
前來供職吏部知道

災異自陳

頃者旱暵經時風霾屢作該吏部以言官之議推致
災之由題奉 欽依行四品以上京堂官各自陳臣
竊惟 朝廷設官雖皆有政事之責然在周書以寅
亮天地獨歸之三孤而漢世每遇災異輒策免輔理
之臣則其責固有所專而曠其官者所宜執其咎矣
臣一介草茅荷蒙
皇上天恩不次拔擢叨以孤卿之銜濫居論思之地
所謂寅亮輔理實兼任之而臣學識迂疎性資暗懦
既不能有所建明以少贊

皇上中和位育之化又不能早自引退以開賢者亮
工熙載之途乃茲災異荐臻民生困踣仰厪我
皇上屢舉禱雨之典數下賑饑拯疾之令 宸衷懇
惻 聖躬煩勞臣之罪愆何所於逭伏乞 聖恩將
臣首賜罷免然後按諸司之職業校其修廢而去留
之而尤嚴貪墨之罰重奔競之禁是乃所以修人事
回天意之大者也
嘉靖四十年五月二十日奉
聖旨卿學行老成宜益竭忠猷勤誠輔贊以副眷任
豈可因災求退所陳不允吏部知道

考察自陳

近該吏部題奉 欽依舉行考察之典臣備員大臣
例 許自陳竊念臣本以凡庸誤蒙
皇上拔置內閣頃復叨居輔臣之首臣感荷 聖恩
誓圖報荅伏思君令臣恭之義則欲倡率庶僚使祗
承 德意以尊事 朝廷體天覆地載之仁則欲綏
懷小民使沐浴膏澤以會歸 皇極故一切政務凡
有關於尊 主庇民者朝夕思惟銳志畢力冀以少
裨我
皇上中興之烈少紓我
皇上宵旰之懷此臣之心亦臣之分也奈性資柔懦
不足以佐 明作之功才識淺劣不足以贊 訏遠
之書志意徒勤績用靡效加以年逾六十氣血耗衰
遇事每病於愆忘運思多苦於昏塞稍涉勞頓則頭
暈目眩如覆轉輪偶失寢食則心悸神搖如臨深谷
疲憊若此瘝曠可知仰惟
皇上之恩眷愈渥而臣之稱塞愈難
皇上之任使愈重而臣之憂懼愈甚常自量能而揣
分久宜去位以讓賢祗因懷感激圖報之忱未敢陳
衰病乞歸之疏茲當公舉彝章難復冒居近列輒攄

愚悃上瀆 宸嚴伏乞 聖明將臣首 賜罷黜使
羣臣知有不職者即輔臣不得以倖免則至公之典
足以懾服人心臣雖不能仰報 聖恩於竊祿之時
而得因去官以風勵有位於 聖治亦或有少補矣
嘉靖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御批卿念在邦民誠圖寧固輔首方居正宜贊朕不
及所陳弗允罔棄是恩吏部知道

乞補廕

臣先於嘉靖三十年十一月內該吏部等衙門題為
欽奉

聖諭事節奉
聖旨徐階廕一子送監讀書欽此臣隨將男徐琨開
送吏部題奉　欽依送監讀書去後續於嘉靖三十
三年四月内該兵工二部題爲工完事節奉
聖旨徐階廕一子做中書舍人欽此至嘉靖三十五
年九月内臣因弟徐陟亡故無後欲將弟徐陟次男
徐玭爲陳立繼備咨吏部題奉　欽依將徐琨承廕
中書舍人到任管事其原廕恩生改與徐玭于時臣
兄弟私情仰頼　天恩獲少遂矣不幸次年二月内
玭未及入監患病身故臣每念亡弟深切痛傷今有
陟第三男徐琳見年十八歲堪以承繼臣查得見行
事例凡廕子未仕而故者許令補廕一次臣仰惟
皇上至仁之末潤淪洽幽遐　大德之餘波漸被枯
朽用是輒敢比援陳乞伏望　聖慈　俯垂憫念
敕下吏部查果於例無礙將徐琳補廕入監讀書俾
臣得以續亡弟之後則　聖恩浩蕩不惟臣伏切感
戴於生存臣亡弟有知亦必銜戢於地下矣
嘉靖四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奉　詔自陳

伏讀　詔書内一欵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官俱着
自陳欽此伏念臣性資迂懦學術空疎偶蒙
先帝之誤知遂冒輔臣之首秩小廉曲謹僅勉守於
矩尋至計訏猷實罔裨於分寸負恩曠職積咎良多
乃今天運維新　聖人御極方將整齊六合開無疆
之太平鞭策羣工建有赫之勳業如臣久孤　任使
豈合仍玷班行夫建明堂者本無取於樸樕之材而
登新筵者尤不容有腐殘之品臣於審度頗自分明
公論輿情諒所不與況臣年六十有五氣血兩弱形
神俱疲雖心不敢懈於服官而力已難於任事竊惟

朝廷養士之廪禄皆出百姓之膏脂詎宜取彼勤苦
之輸將以供衰庸之耗蠹伏乞
皇上將臣　首賜罷黜改屬時賢俾佐　聖政則衆
志奮於用舍之各當庶績熙於輔理之得人臣身伏
丘壑其爲榮幸與在　朝等矣
隆慶元年正月十三日奉
聖旨卿輔弼首臣忠誠體國勳庸茂著中外具瞻朕
兹嗣位眷倚方切宜益竭謀猷贊成化理所辭不允
吏部知道

患病乞休

奏爲衰病難愈乞　恩休致事臣於三月二十六日
因飲食停滯致發吐瀉暈眩等疾奏　准給假調理
隨蒙　遣醫胗視及　賜豬羊酒米甜醬瓜茄等物
臣感激　聖恩深冀旦夕痊可出供職業以圖仰報
奈臣禀受素薄年未五十卽已齒落髮白六十以後
疾病漸多去年夏秋之間嘗患暈眩草疏乞休會
先帝聖躬違和不果　上進此閣中諸臣所共知者
今年二月忽患右手麻木右足酸痛臣貪戀　聖時
一向勉強　朝叅供事不敢輒有陳乞至於今次暈
眩之發則因氣血比前益耗而鬱火上攻濕痰壅滯

脾胃虛損又皆前此之所未有故自蒙　恩予告以
來雖日服湯藥而暈眩略不減退飲食略不增加手
足之麻木酸痛展轉滋甚日惟偃臥在牀及閉目端
坐其或暫時行立必須人扶否卽顛蹶詢之醫者云
是年衰病深非可速愈臣伏思閣臣地親任重本非
養病之官況今恭遇
皇上政治方新　講筵將啓臣旣抱難愈之病若久
臥私家妨廢公事上負　朝廷之眷禮下干縉紳之
譏評則臣存有餘責歿有餘憾矣伏乞　聖明察臣
下情　賜臣致仕回籍從容調理俾臣得有延生之
望而無曠官之愆是所謂大庇曲成　天地之至仁
也
隆慶元年四月初六日奉
聖旨卿輔弼元臣德望隆重朕方虛懷委託贊理化
機豈可以微疾輒求引退宜卽出供職以副朕倚不
必再辭吏部知道

被論自陳

奏爲自陳不職懇乞　天恩　俯賜罷黜以謝人言
事臣今日在閣伏蒙發下諸司章疏見御史齊康一
本爲險邪貪穢輔臣欺　主背恩專權蠹國十分不

忠乞　賜罷黜究治以隆　初政事內劾臣過惡併
及臣男徐璠徐琨徐瑛臣細讀一徧除描寫造作之
詞曖昧無稽之事天地鬼神所共照察臣俱不須辯
臣父子請託等項係干吏部兵部刑部有行者當事
之臣及凡文卷俱各見存
皇上可以召問取閱其行賄幷過付之人俱有姓名
皇上可以敕令廠衛訪問拏究臣亦不必辯至於
冊立一節臣昔任禮部尚書四次奏請　冊立不報
後備員內閣
先帝賜臣　御劄竝未嘗　諭以冊立間及傳繼則

臣于時恐啓他釁委不敢贊成然而
皇上之賢孝臣於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并
十二月十六日兩奉　御劄皆曾懇懇爲
先帝陳之又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欽奉　御劄似有
所疑卽奏稱萬萬無足慮此日并十六日所奉
御劄雖巳繳進而十三日所奉　御劄臣今尚藏見
在其兩次繳進　御劄并三次回奏必尚收貯在內
可查亦不待臣辯外但臣本以庸碌之才拙直之性
身旣過於叨冒三男仍被　渥恩履滿處盈觸犯昔
人所戒況復世途傾險人情反覆臣不能蚤見事機

決於求去則凡今日所以致玆醜詆者皆臣咎也伏
乞　聖慈　俯賜矜念將臣并臣男削奪官職放回
田里使　清朝無倖位之人而　盛世有聽言之美
臣愚幸甚幸甚

隆慶元年五月十八日奉
聖旨覽奏卿夙效忠懇朕巳久悉玆當初政方切倚
毗豈可遽因浮言求退宜遵前諭卽出供職不允辭
吏部知道

再乞休

奏爲辭免　恩命仍乞　俯賜罷黜以重國體事該
鴻臚卿李一元少卿侯璀郭瑀至臣私家捧示　聖
諭大學士徐階李春芳高拱卽出供職臣謹叩頭跪
聽訖切念臣奉職無狀身被重劾方闔門藉藁以俟
罪譴乃蒙
皇上日月照臨察臣無他特降　宸綸遣官宣召
豈勝榮感豈勝仰戴但大臣進退國體攸關使能知
恥守禮則國體因之以重其或昧義徇利則國體由
之以輕此非細故末節可以苟焉而處也臣雖不才
幸際　聖明叨居輔臣之首今如齊康所論則臣誅
殛尚有餘辜況可復立廟堂之間率百官以事　聖

主乎
皇上宥臣罪罰仍加召用如天之仁固前古所未有
也乃臣自省旣不能崇積聲望使人無言於前若又
不能堅辭榮祿以謝人言於後是臣昧義徇利眞所
謂患得患失之鄙夫矣有臣如此
皇上何所用之故使臣貪冒而出於臣身誅則得於
國體未見有益也臣誠知　聖恩不可不承然不容
復以不肖之身致輕國體而來後議是以不敢輒拜
命焉今賢俊滿朝臣之去留何足仰累　聖念惟是
國體則不可不愛惜伏乞　聖明將臣　俯賜罷黜

使天下知猶有難進易退之臣而士大夫由此益貴
廉恥之節則　國體隱然增重臣雖屛伏田野爲幸
莫大矣臣無任懇切祈請之至
隆慶元年五月二十日奉
聖旨卿忠誠體國朕所鑒知人言何足介意宜遵前
諭卽出供職以副朕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三乞休

奏爲三乞　天恩　俯賜罷黜事本月十八日准吏
部咨該臣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謝人言事
奉

聖旨覽奏卿夙效忠懇朕已久悉茲當初政方切倚
毗豈可遽因浮言求退宜遵諭卽出供職不允辭吏
部知道欽此二十日又准吏部咨該臣奏爲辭免
恩命仍乞　俯賜罷黜以重國體事奉
聖旨卿忠誠體國朕所鑒知人言何足介意宜遵前
諭卽出供職以副朕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伏
念昨御史齊康汙臣以衆惡中臣以危禍卽傍人觀
之猶爲臣戰慄其在臣可知也茲荷蒙　聖明悉臣
之忠懇　鑒臣之忠誠兩　命臣遵諭卽出供職臣
恍如聞天上之言覩夢中之事捧誦感激不覺涕下

謹已矢心銜結圖報　聖恩矣但卽出供職一節則
臣有不敢聞　命者輒復昧死陳之蓋
皇上之留臣爲欲輔初政也臣惟輔政者必有深遠
超邁之識而後能贊萬幾之裁決必有完潔峻特之
行而後能立百官之標準今臣薄德厚享叢疑積忌
而不能早見而豫去之則愚昧甚矣況有所謂深遠
超邁之識乎如使臣於茲時幸浮言之不克肆卽貪
戀官職不肯捨去若彼丐婦乞兒得一殘杯冷炙輒
忻然利醉飽而忘其羞辱則廉恥且盡喪矣況有所
謂完潔峻特之行乎如此何以能佐理萬幾而表率

百官也古人有言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臣之愚
昧失於前者誠已不可諫矣乃若決於退休于以存
廉恥之節而愧彼嗜利競進者之心非臣今日所可
追者歟故在臣之義惟去爲當而在
皇上爲初政謀亦惟聽臣之去爲當何也　朝廷簡
任輔臣本期有所裨益今臣既無佐理萬幾表率百
官之具則其留也徒糜厚祿已耳徒妨賢者之路已
耳
皇上方將樹光前之鴻烈開萬世無疆之太平奈何
留糜祿妨賢之人以孤天下更化善治之望乎故

皇上聽臣去則不惟全臣之義而初政之所裨益自
多否則留非其所當留任非其所足任或反爲初政
之累矣臣於求去雖若爲身而思以裨益初政總惟
體國伏乞　聖慈俯諒愚情早　賜罷黜則臣身心
俱安志願允愜感　恩尤無窮也臣無任叩地籲天
懇切祈請之至
隆慶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朕勉留卿正賴裨益新政況輔弼大臣義當先
國事而後身圖豈可固求引退不允所辭宜速出供
職吏部知道

四乞休

奏爲四乞　天恩　俯賜罷黜事本月二十四日准
吏部咨該臣奏爲三乞　天恩　俯賜罷黜事奉
聖旨朕勉留卿正賴裨益新政況輔弼大臣義當先
國事而後身圖豈可固求引退不允所辭宜速出供
職吏部知道欽此伏念臣連日以來一奉　宸翰三
奉　綸音過蒙　眷慈不允退休之請臣感戴深切
莫可名言但臣聞篤於求舊者　聖王之恩也審於
去就者人臣之道也今
皇上施恩於臣誠已至矣顧臣自少讀書雖粗識事
君之義守已之節而性偏於疾惡言拙於狥人徒恃
此心之靡他謂可保所如之無患乃茲忽遭疑忌橫
被詆譏若非仰賴
皇上秉至明以照臨部院科道暨諸曹司據公是以
論奏臣且不知死所矣夫臣素志有定雖不肯輙因
讒害後國事而先身圖然　恩益深則爲報益難人
之所望益重則副之益不易其容以冒昧居之乎此
臣去就之當審者一也天下未嘗無君子亦未嘗無
小人昔元愷四凶並生於虞舜之世舜惟能去四凶
而用元愷遂以成風動之化垂無爲之稱故圖治者

莫有急於擇人而求才者不必借於異代今公卿侍
正臺諫效忠諸司狥義彬彬乎元愷之儔矣
皇上於其有爲也虛心以任之於其有言也屈意以
從之則不必留臣而舜治之隆可以坐致不然臣雖
留奚益哉此臣去就之當審者二也凡欲任事不獨
在有才力亦須稍有精力臣於所謂才力者既已無
之而犬馬之年復踰六十近爲鬱火傷肺濕痰滯脾
頭目眩昏形神衰耗竊自計度縱欲有爲力已不逮
假令靦顏就列他日驅策不前職務曠廢咎將誰諉
乎此臣去就之當審者三也臣有是三當審是以屢

奏　恩命而不敢不辭伏惟　聖明察臣具辭之情
非出於可已　諒臣具辭之語非由於矯飾　慨賜
罷黜俾獲釋慚懼而全始終則朝堂田野均一受
恩之地也臣無任瞻丏俟命之至
隆慶元年五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卿德望隆重中外具瞻朕方虚懷倚託期弘化
理豈可以浮言決於引去宜體朕再三諭留至意卽
出贊輔愼毋固辭吏部知道

九年再滿乞休

奏爲歷俸再滿九年自劾奉職不稱乞　賜罷黜事
臣先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於嘉靖二十九年
八月初四日蒙
世宗皇帝加臣太子太保後荐加少保少傅東閣等
大學士以至今官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初三日歷從
一品俸九年考滿蒙
世宗皇帝命臣復職去歲恭遇
皇上龍飛御天不棄管蒯仍容竊祿扣至今二月初
三日連閏又歷俸九年查得九年考滿官員例應開
俸聽候　朝廷處分除已將俸糧咨行戶部住支外
伏念臣才質庸下學術空疎偶蒙兩朝　仁聖之誤
知久冒一品孤卿之峻秩用過其器食浮于人愧每
積於叨逾咎日叢於鰥曠加以犬馬之齒六十有六
衰齡多病氣弱神昏䶂鼠之技既窮駑駘之力併竭
卽臣自評猶知不可復戀非據至於公論其將謂何
玆當報滿之期實乃知止之會在臣固宜決於求去
不容昧心以誅身在　朝廷亦宜嚴於黜幽不得以
仁而揜義臣用是輒敢陳乞伏望　聖明持考課之
至公念行法之自近將臣　俯賜罷黜則不惟輔弼
重任不玷於非人而凡臣工咸有勸懲益勉修其職
業矣

隆慶二年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卿輔佐
先帝久著忠誠翊戴朕躬勳猷益茂玆九年再滿朕
心嘉悅着照舊贊理不允辭應得恩典吏部議擬來
看

乞休幷收回　恩命

奏爲衰庸久負　任使懇乞　俯賜罷黜收回　恩
命事本月初四日該臣奏爲歷俸再滿九年自劾奉
職不稱乞　賜罷黜事初六日奉
聖旨卿輔佐

先帝久著忠誠翊戴朕躬勳猷益茂茲九年再滿朕心嘉悅着照舊贊理不允辭應得恩典吏部議擬來看欽此臣捧讀省循不勝感激不勝惶悚切念臣生本至愚長復寡學徒慕硜硜之末節而無應務之才徒懷惴惴之小心而無濟時之略贊理重任非臣所宜冒居不獨人知之臣誠自知之矣故在
先帝時常因奏對屢乞休致荷蒙
先帝包荒之度未及棄捐昨歲恭遇
皇上登極臣嘗應 詔自陳及因患病被論累疏乞去俱蒙

皇上求舊之仁未即擯斥臣于時仰感 恩造俯幸遭逢亦自忘其不足有爲矢竭心力用圖報稱顧以質限於天賦莫效馳驅又以氣衰於暮齡不任鞭策自去冬以來數欲引退但思 萬壽聖節近在春初義當率先羣臣恭效 慶祝是以疏草雖具不敢輒瀆 宸嚴茲 賀禮已成繼令臣歷俸尚淺亦不宜仍處非據以上負 聖明之任使下干縉紳之譏評而況再滿九年叨逾極甚臣雖不才豈遽至以貪戀盡迷其是非之良心哉臣昨疏所云蓋惟恨未能敷寫慚惶恐懼之情初不敢有一語虛飾也茲乃蒙
聖慈曲念 天語過褒不允贊理之辭仍下 加恩之命臣將何以勝之仰惟
皇上光撫丕圖旁招羣彥方將振休聲於三王五帝恢鴻烈於
二祖
八宗黜陟賞罰之施所宜審慎伏乞 念贊理之託誤於昔者不容復失於今 恩數之頒溢於前者不可復濫於後將臣即 賜罷黜 勅下吏部停止
恩典之議擬則 聖政益彰於辨治庶績益進於熙明不惟遂臣今日知止之祈實足慰臣平日區區所

願望也
隆慶二年二月初九日奉
聖旨卿先朝耆碩才德兼隆經國籌邊功在社稷朕已命所司議擬重加恩賚用示眷酬如何又疏求去宜遵前旨即出贊理以副朕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再乞休并收回 恩命

奏爲辭免 恩命仍乞 俯賜罷黜事本月初四日該臣奏爲歷俸再滿九年自劾奉職不稱乞 賜罷黜事初六日奉
聖旨卿輔佐

先帝久著忠誠翊戴朕躬勳猷益茂茲九年再滿朕
心嘉悅着照舊贊理不允辭應得恩典吏部議擬來
看欽此次日該臣奏爲衰庸久負　任使懇乞　聖
明俯賜罷黜收回　恩命事本月初九日奉
聖旨卿先朝耆碩才德兼隆經國籌邊功在社稷朕
已命所司議擬重加恩賚用示眷酬如何又疏求去
宜遵前旨卽出贊理以副朕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欽此臣正草疏再行陳乞間隨准吏部咨該本部題
奉
聖旨是輔臣階特加支伯爵俸廕一子與做錦衣衛

正千戶其應廕文銜着以伊男徐璠陞太常寺卿仍
管尚寶司事還寫敕獎諭賜宴禮部以示朕眷禮至
意欽此臣聞　命惶悚措身無地蓋人臣事君必自
量有能爲之才然後可以居位而不避否則有曠官
之刑必自審有可錄之功然後可以受恩而不辭否
則有負乘之咎臣昨陳乞罷黜正自量器局陋庸年
力衰憊不足以居乎其位是以不敢冒而安之也茲
乃仰荷　聖慈寬於議罰　篤於施仁舉　綸音之
重部宴之榮五等之厚祿奉常侍衛之美官一旦並
加臣身以及臣之子此則於　恩爲非常於數爲極

異卽在名賢碩輔且猶不能勝而不職如臣方欲辭
其所有顧蒙
皇上益之以所無方欲解去其所不敢居顧蒙
皇上錫之以夢想之所未嘗及臣其容以領受乎夫
非分之獲不獨有道者以爲憂亦乃鬼神所不佑殊
特之恩不獨在下者所當力辭亦　朝廷所宜深加
愛惜臣雖無所知識然於自度則頗分明若貪取而
不知愧冥行而不知恐固非臣之所敢爲也況臣舊
患痰火便血等證見今舉發飲食日減動履日艱方
虞殘喘之難延尤絕身外之過望伏乞　聖明鑒亮

臣情收回前項　恩命仍將臣罷黜以昭考課之公
以示服官之警臣退伏田里實所甘心如或　念臣
曾隨翊戴之末姑存優禮大臣之體　賜臣致仕使
得假借名器以耀生前而光地下則尤臣之至幸然
非所敢輒請也臣無任懇切仰祈之至
隆慶二年二月十二日奉
聖旨卿才兼文武久著勳勞特加異恩以示酬眷宜
承命卽出輔理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再乞收回　恩命

奏爲祗奉　明旨勉出供職懇乞　聖明允辭　恩

命事本月初十日該臣奏爲辭免　恩命仍乞　俯
賜罷黜事十二日奉
聖旨卿才兼文武久著勳勞特加異恩以示酬眷宜
承命卽出輔理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數日以
來凡三上疏乞罷古稱犬馬猶知報主臣幸荷
皇上知遇之隆　眷禮之厚豈至憒然不知圖報曾
犬馬之不若哉實以任大器小責重年衰恐辦理不
前歴誤國事是以屢瀆而不能已也伏奉　明旨曰
照舊贊理不允辭曰宜遵前旨卽出贊理曰卽出輔
理不允所辭前後亦三留臣仰惟
皇上方舉耕耤之上儀奉
山陵之春祀臣於分皆當扈蹕昨濫與九推之列特
出　欽點臣於義所當遵承三月間冊立　東宮臣
於禮當率先羣臣恭行　廷賀且明辰適值耤田演
禮之期而茲蒙　德意勤惓　温詔諄複又如此臣
捧誦感激涕泗交下不敢過自退怯仰負　聖恩謹
勉策駑駘力忍疾痛卽赴鴻臚寺報名朝　見謝
恩照舊供職外惟是加俸等項　恩典在　朝廷之
賜予則爲過於曠特在臣下之承受則爲極於叨逾
臣反復思惟不敢冒領臣昔於嘉靖四十四年以歴

俸十五年考滿荷蒙
先帝賜臣　敕諭并三代　誥命加臣上柱國并特
進　賜宴禮部廕臣一子爲尚寶司司丞後臣具疏
控辭蒙　允辭上柱國及部宴之　賜今免宴已有
故事而伯爵俸乃　朝廷所以待殊勳其非臣所宜
受與上柱國事體相等臣男太常寺卿之陞錦衣衞
正千戶之廕較臣彼時所被廕典爲官既崇爲數又
倍臣自揣豈能勝此伏乞
皇上少垂天日之光照察下悃容臣祗領　敕諭其
餘　恩數一切停止庶臣身心少安得以勉修職業
圖報萬一臣無任懇款祈請之至
隆慶二年二月十四日奉
聖旨卿忠貞茂績加恩非過覽奏情詞懇切具見謙
愼伯爵俸并部宴准辭免其餘宜承朕命該部知道

請假

奏爲給假調理事臣近因飲食傷脾得患痢疾自惟
職務重繁未敢輒行請告每日攜藥至閣中煎服勉
强辦事延至昨日病勢增甚身發寒熱不能　朝參
赴閣伏乞　聖慈俯容臣給假調理倘獲痊可卽出
供職臣無任祈請之至

隆慶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卿有疾准暫調理痊可卽出輔政吏部知道
乞休
奏爲衰病不能復出供職乞　恩休致事臣於前月
二十七日因患痢疾寒熱等證奏蒙　允賜給假調
理臣遭世熙昌受　恩深厚本冀速愈再入兆行勉
效犬馬之勞少酬　洪造顧以血氣衰敗不能運動
藥力數日以來前病略未見退而飲食則日減脾胃
轉虛肢體轉弱頭暈足軟眼花耳鳴肩背胷膛處處
疼痛想望痊可邈然難期雖欲復出勢不可得伏思

臣所居官濫稱輔政比之百司庶府不同恭遇　聖
明御極　普離之照　振乾之綱又屬修省之餘
上下淬勵方始卽在末僚猶不容以疾廢職而臣乃
抱衰病偃臥私家無以承奮發有爲之　盛心贊內
安外攘之　大業臣再三籌度其能安於伏枕哉且
臣樸樕之材不堪任重淺昧之識不足謀遠自量自
評蓋頗明審去歲三月至今年二月屢疏乞罷誤被
眷留叨竊浮沉恒用汗泚茲正擬披瀝下悃再瀆
宸聰而適衰病羈纏不能復出以分以義其不當復
有貪戀也必矣伏乞　聖慈俯垂鑒察　賜臣致仕

俾臣得以逭罪罰於鰥曠延性命於退休則生成保
全之恩眞同於天地而過於父母也臣無任仰望祈
請之至
隆慶二年四月初七日奉
聖旨卿德望優隆練達政體安攘大計方賴贊襄豈
可引疾求退宜愼加調攝痊可卽出輔理不允辭吏
部知道
再乞休
奏爲衰病懇乞　天恩　俯允休致事本月初五日
該臣以患病調理罔效自度不能復出奏乞休致未

蒙　俞允今又調理踰旬病勢乍退乍復痊可無期
臣旣仰感
皇上未忍棄捐之恩又竊自懼前所陳病狀意者
皇上以爲有所虛飾故未卽聽歟茲敢指言其證再
用陳乞伏惟　聖明垂察蓋人必氣血耗敗於中而
後容貌形體變毀於外臣兩年侍立　御座之側
講案之傍
皇上固已親見臣鬢髮之盡白矣臣齒牙又已脫落
過半今年三月初復落一門牙言語音字率多訛舛
想昨　文華讀卷之時

皇上亦頗覺之矣以此顯然之迹證臣所云衰病則臣之奏豈敢一語有所欺哉臣幸際　聖明過叨眷遇生非木石固嘗夙夜懷報　恩酬　知之心但念以爲報　恩酬　知必有才德以爲之本有精力以爲之輔然後能有所爲臣本凡庸於古人所謂格君之學經世之才旣莫能及其萬一而重以衰病鞭策磨礪皆無所施若猶不自知止貪戀因循則名欲報　恩實負　聖恩而已名欲酬　知實辱　聖知而已有臣如此
皇上安所用之他日隳廢職務干犯譏評臣罪固無所逃竊恐其時
皇上亦不免於悔恨矣臣是以再瀝悃誠用申前請伏乞
皇上恢從欲之仁兼自爲用人圖治之計早　賜臣致仕委任賢能登庸髦望與建立事功使臣獲於畎畝之間仰覩太平之盛則臣蒙　恩有百倍於立朝者矣臣無任懇乞俟　命之至

隆慶二年四月十八日奉
聖旨卿才德素裕精力未衰朕眷倚方隆豈可屢疏求退宜卽出輔理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又乞休（草已具會奉召諭不果上）

奏爲衰病披瀝下悃乞　恩休致事臣於今月內因年衰病困屢疏乞休切望　賜允而　天高日遠聰聽未回伏枕三思且感且懼臣之病狀已具前疏諒蒙
皇上之垂照矣顧猶未奉　俞旨得無以臣所請専爲身謀耶然據臣之言雖若謀身原臣之心實乃謀國輒敢冒昧爲
皇上陳之夫使臣外苦衰病之纏綿而其中有可以爲世用則謂欲退處田里專謀其身之安可也今臣庸碌旣如彼衰病又如此一日居乎其官必一日曠乎其職故留則爲尸位爲竊祿其終將至於妨賢病國而仰累　朝廷任使之公退則爲知分爲知止而可開賢者之路以贊成　聖治之盛然則臣之乞休其爲謀身謀國可不辯而明矣自古忠臣固惟惓惓謀國之是務而在明主亦必自爲其國謀凡謀國者必擇相今內閣之官雖無相名實有相道焉故不必其人貪暴凶戾作威福以盜　主權亦不必其人巧佞奸回亂是非以惑　上聽乃始能害治也如徒得畏謹之士而任之則才有所拘而亦無以佐光前裕

後之峻業或徒得平實之人而任之則識有所短而
亦無以裨濟時應變之大猷是故擇之不可不慎也
以臣自覩於所謂𢛳謹平實者且未能無愧而茲重
以衰病氣不足以輔其志神不足以運其思仰使臣
貪戀官爵懵於求退在
皇上謀國猶當罷臣而改圖矧臣疏乞之已屢邪邇
者京師及北直隷山陝等處地方各奏報地震間又
奏報雨雹其占皆為陰盛陽衰仰惟
皇上當茲之時正宜祗　天戒體　天行大奮陽剛
消弭陰盛之患伏乞先將臣放回致仕然後廣詢

密察以殄陰孽之干侵　深慮遠思以防陰邪之窺
伺　容言納諫以蕩陰氛之蔽欺積財飭兵以杜陰
沴之擾犯此則又
皇上謀國之要務而臣平生不敢謀身之心所夙夜
仰望　聖明者也臣無任懇切祈請俯伏俟　命之
至

被論乞休

奏為自陳不職懇乞　天恩俯賜罷黜以謝人言事
今日臣在閣伏蒙　發下諸司章疏內有戶科左給
事中張齊一本題為邊事重大元輔不堪懇乞　聖
明大奮乾斷亟　賜議處以保安　宗社事其詞專
為劾臣臣竊伏惟念奉職無狀致遭人言孤負　天
恩慚悚無地據齊所論除修撰玄文雖前後同事不
止臣一人然臣既不能獨辭何所逃責　永壽宮之
燬臣因見
先帝宸居無所　聖衷焦勞又係
成祖文皇帝舊宮孝子慈孫理宜修復委實不能諫
止亦無所逭罪臣平素不敢狥私植黨不敢竊弄威
權
皇上召問廷臣徧詢士庶必有公言無庸臣自明外

其餘三端則於臣之職掌似有未合於臣之心事似
有未亮於人臣之大義似有未明臣輒敢冒昧陳之
古者宰相兼綜庶政自宋以兵屬樞密用兵機宜宰
相已有不與聞者至我　朝革丞相設六卿兵事盡
以歸之兵部閣臣之職止是票擬亦猶科臣之職止
是建白凡內外臣工論奏邊事觀其緩急擬　請下
部看詳及兵部題覆覩其當否擬　請斷處間值事
情重大緊迫擬　旨上請傳行蓋為閣臣者其職如
此而已非若督撫等官親臨邊塞幹理戰守之務也
只如齊所奏板升一節已經下部覆　准施行而臣

等恭遇
皇上登極之初擬上　詔條先已及於招徠去冬會
議防邊又已申明其說中間行之力與不力乃在邊
臣非臣等所能代爲也今如齊奏必當使閣臣臨邊
若宗祝之舍尊俎而代庖歟斯則於臣之職掌未合
者也輔臣草詔是謂代言前歲
先帝所頒遺詔草雖具於臣手然實代
先帝言也臣于時竊思禹湯罪己其興勃焉而下者
如輪臺奉天之詔亦足以收人心恢帝業遂不自量
淺薄欲於文字之間成

先帝之盛德賛
皇上之新政是以有葢愆成美端伏後賢等語實非
敢彰
先帝之失也當　遺詔之開讀也百官萬民莫不感
動號哭頌
先帝之聖增　遺弓之思此在
皇上可訪而知也然則臣於
先帝爲諛歟爲忠歟斯則於臣之心事未亮者也臣
昔與嚴嵩同官其序在先其齒又長彼所行事臣安
能盡與相違然中間勸諭調維固亦多矣其後事敗

御史鄒應龍林潤等據公論以劾奏於下三法司錦
衣衛按公法以議擬於中
先帝秉公道以主張於上或　親灑翰諭或　親批
奏章明日月而威雷霆于時嵩父子之獲罪蓋有不
待臣之攻者夫古者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兄及弟石
碏誅其子聖賢未嘗非之誠以國家爲重也今排齊
之意則爲人臣者必當不顧君父而惟私交之是徇
然後爲君子長者之道歟斯則於人臣之大義未明
者也臣淺才薄德無補　聖時久已自知累疏求退
玆又被論益何顏面立於百僚之首惟是職掌心事

大義之所存不容不白故敢不避瀆煩披瀝上奏至
若臣之官職伏乞　聖明俯賜削奪以謝言者仍如
齊奏別選才能代臣所任以保　宗社於永安實臣
愚之至幸亦臣避賢之夙心也臣不勝懇切祈　請
之至
隆慶二年七月十七日奉
聖旨卿即出供職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再乞休

奏爲恭謝　天恩再陳下悃乞　賜罷黜事本月十
七日該戶科左給事中張齊題爲邊事重大元輔不

堪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亟 賜議處以保安 宗
社事奉
聖旨徐階輔弼重臣忠誠體國朕所素鑒張齊輒敢
恣肆詆誣姑不究調外任該衙門知道欽此又該臣
奏為自陳不職懇乞 天恩俯賜罷黜以謝人言事
奉
聖旨卿即出供職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伏念臣
濫叨任使荐歷歲年勞效靡稱罪過叢積茲經論劾
罷黜猶輕荷蒙
皇上普日月照臨之明恢天地包容之度滌臣垢累
俾仍舊班特降 御批敕令即出臣仰天稽首伏地
拊心感極涕零莫知所措本當即奉 明命趨謝
闕廷勉供職業但臣聞任之重者不易於稱塞恩之
隆者尤難於報酬臣才識疎庸器局褊淺既無經世
之略亦乏救時之能邇者屢疏乞休固已具陳不堪
之狀矣今重任不減於前 聖恩益隆於舊而臣禀
賦有定莫能擴充年力衰遲不勝鞭策其將何以效
報酬而圖稱塞哉夫力微道遠而行不止則顛蹶必
隨腹小量盈而食不休則疾病必作故貪迷寵利非
人臣所以求無負於 明時而衰矜不能實 聖主
所以賜曲成於庶物臣用是踧踖戰兢未敢即出徘
徊瞻眄猶冀 曲從再瀝忱辭仰干 天聽伏乞
皇上俯鑒下情 慨賜罷黜俾臣獲安愚分以免後
艱則臣生當戴 鴻造於山林死當銜 至仁於泉
曲矣臣無任懇切祈請俟 命之至
隆慶二年七月十九日奉
聖旨卿既屢辭特准致仕着馳驛去吏部知道

世經堂集卷之十

世經堂集卷之十一

序一

送東滄守劉侯入　覲後序

劉侯允卿之將入　覲也以書告行於其朋友於是予師沈先生即其道路所經繪爲八圖且徵晉進士諸君詩爲贈而自序其首惟侯之政績先生述之甚詳而一時登覧觀遊感慨激烈之意諸君所以賦之者幾乎盡矣予不敏以文學爲侯知乃爲申入　覲之義以告曰覲之爲禮尚矣昔在唐虞天子五載一巡狩諸侯四朝成周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

儀以親諸侯有朝有宗有覲有遇然其義非以嚴君臣之分竭奔走之誠而已盖將於是觀政焉是故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陳詩以觀風俗陳物價以觀時好陳宮室車旗之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以觀從違陳名山大川宗廟之祭以觀孝敬盖古昔帝王知天下之不能獨治則以責之人臣知其臣不能皆治又或有所欲爲而不逮也則於覲焉考之將以懲其不恭而助其所不及故朝以圖天下之事覲以比邦國之儀宗以陳天下之謨遇以協諸侯之慮凡以爲民而已方今

聖明在上中外之吏各舉其職法制典禮之大秩然燦然靡有違者獨其間張弛損益之故盖有欲爲不逮者存焉古之諸侯於其國也刑賞則專廢置則專興革則專擇其中大且要者然後以聞之於上今之州守裂千里之地而君之固古諸侯也然一有舉動必以請之於郡郡猶不敢專也必以請之監司監司不敢專也必以請之

天子報可而後行焉其論議相違意氣相失州沮於郡郡沮於監司監司沮於政府者不在是夫其沮而不行不足言矣縱有行焉其文移往來動涉歲月後

時失事使民不獲即蒙其澤者又豈徒一二哉故有志之士恒有所欲爲而不逮也東南諸郡賦財之所出也文教之所先也頻歲荐饑民敝且僞斟酌劑量以備若時之政抑揚高下以成化俗之功在劉侯必有槩於中矣然有沮而不行者乎乃今見

天子正可有言之會也劉侯言焉

天子聽焉下之一方達之天下舉以爲式侯之入

覲斯不爲具文爾矣侯濵行東滄士大夫皆有詩父老子弟皆涕泣以別予以爲一方之事未足以盡侯故欲其以言及天下侯之位方日進其他見諸事業

者將徐考其成焉

送參將陳侯汝玉濬河通州序

嘉靖丁亥秋沛縣河再塞

天子軫念漕運之艱既　命官往治又　詔濬通州河以紓陸輓求可董是役者大司空以勇果卧陳侯汝玉對

天子雅聞其賢命充參將奉　勅往莅其事蓋於任專矣惟濬河之難有二亟役則病民玩事則罔功今天下之民胥趨於敝産薄而困於役則惟燕薊爲甚故其民之食力者日夜恐其上之人奪而用之至漕之利病非所計也歲凶而困於賦則惟東南爲甚故其民之輓輸者日夜冀河之速就以省費至役之罷勞非所恤也二者之情雖皆出於私而聖人有所不能廢何者愛其力與愛其財彼固求所以生而非以爲梗要在順之而已今之言順民者曰役之以時緩之以惠勸懲之以道斯民不困而功可成此其忠誠善而其事亦若近而易行然考其功効卒莫能如其言者未必皆厲民以從欲徵發或非其期則裹糧而待事敝其力而無所用也綜理或有未周則吏胥因緣爲奸財費而民不被其澤也視聽或有未融則功

罪混淆賞罰徒嚴而無以服其心也夫奪民之時而委之無用聚民之財而以爲奸吏之資枉其實而以爲立威之具此民之所以重困歟古之立大功者必有惠慈之心貞白之操而又有聰察強毅之才見利可以守指麾應變出之而不窮然後可以顯名於天下漕運國之大計也鋤弊而宜民將必待若人乎此

天子所以難其選而重有望於侯也通州去京師六十里陸輓之勞若於民不甚費

天子猶毅然思舉而去之明作之志子惠之仁有能體而行之可以董是役矣侯少讀書管舉軍政備倭揚州汰冗兵若干莫或以爲怨又嘗以參將佐漕運濬河之事蓋其所素聞者而自南都受勇果之命振揚威武人咸畏且愛焉吾知其能奉

天子之意無所愧於任使也於其行爲之序以張之

壽鄭母俞太安人七十序

嘉靖戊子夏同年鄭君淮惟東既以南京戶部主事考績於　朝得贈封其父若母乃十一月二十九日適太安人俞氏七十之期君率子弟戒賓友奉所得勅命冠帔之屬進爲太安人壽其族之黃耇舉觶於太安人曰太安人飲是惟淮少而孤以育以教以至

今日太安人力也又舉觶於君曰子歆是維我鄭宗
蹟而復振晦而復彰乃茲奉觴之辰明命在庭衣冠
在列使吾族人亦與有光者子力也既又舉觶於太
安人揖君而謂之曰今日之事則可謂榮且樂矣雖
然吾願子之進之也夫親之於其子也莫不願有顯
者焉是故幸而祿於朝其位升則其心怡然以適矣
莫不願有賢者焉是故幸而齒於縉紳其德升則其
心怡然以適矣　國家以九品制官自六曹之屬歷
十餘級而後至於公孤保傅而君子之修其身也由
善與信歷數等而後至於聖人盖皆非苟焉者之能

爲也子其勉之德與位升而壽母之心適矣於是太
安人訖飲顧謂君曰謹識之君再拜受命大夫士之
得於觀者述以語予予辱交於君久見其才行之良
進修之果毋竊重君之賢而意其不能無所助乃今
聞黃耇太安人之所以命君者則遂歎曰君之所以
勗其德者信有資也夫方以衆宴而黃耇者不以頌
而以規此雖有後心誰得而乘之太安人之閫正言
也不以怒而因以爲教此雖有傲心誰得而生之家
庭之告戒其親於方冊之爲訓而嚴於師友之切磨
多矣君之賢也以是相之德其有弗升乎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百執事相周旋於下方度德命
官求古所謂吉人君子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而以
是應之位其有弗升乎然則太安人之心吾知其可
以無不適而君之所藉以爲榮且樂者不啻今日焉
爾也遂次第其語大書以贈之使異日或有徵焉

壽寒溪林先生序

莆有隱君子曰寒溪先生林公少業舉子弗就退而
耕於野於世所競趨而爭逐者泊然無所慕因自號
寒溪以見志云先生年四十七其子君儀舉進士閱
二年君儀拜禮部主事又三年嘉靖戊子君儀奏績

於　朝封先生如其官乃己丑春二月君儀以使事
適閩將覲省焉盖君儀去先生六年而先生壽五十
三矣孟夏八日維先生初度之辰君儀豫圖所以壽
者謂予曰子不可無言也嗟乎先生孝友之德宜於
家惠慈之澤被於物廉潔端毅之操推重於鄉評儀
刑於士類者人人能言之矣而君之歸也奉　王命
之重出則建旄秉節翺翔容與使鄉之人改觀而爭
睹入則擁笏垂紳奉觴爲壽使先生不知老之將至
而樂其子之爲賢晝繡之榮家庭之慶又人人能言
之矣予將何以頌哉顧予能言先生之必壽也古今

巖穴之士其高風勁節既足以振動一時而凡稱壽考者復往往歸焉至或託諸神仙如鬼谷希夷之類雖其說不足盡信而於理有可徵者何也其凝澹玄默之志足以養其神而弗害也夫天下之事無窮而神之得於天者有限無窮則應之易困而難周有限則用之易敝而難繼是二者交而神能弗害乎孔子之論壽曰仁者靜靜也者蓋所以養其神也而莊子不逹顧以樗爲喻則所謂壽者必皆不材者歟先生之才足以用於世今之世非不能用先生然先生少而甘隱至視天下之物一無所動於中此其所以養

神而全壽者未可以易窺也且夫閩天下佳山水處也而莆又閩之佳者也清和明粹之蘊發爲人文而氣之瀟散剛特不可羈紲者又輒鍾而爲高人逸士然則先生者殆山川之所泛情也其獨能無壽耶予不能通神仙之說竊以理之常者知先生之壽日進而未已也君儀再拜曰是可以頌吾叟矣請書之予與君儀仕同年學同志先生之壽考蓋所深願也遂次以爲序俾歸獻焉

送郟進士薦和使山東遂歸省母序

夫越鳥懷枝因風激響遊鴈失侶見月摧心故慼士惜別雖志士未能忘情感物含悽在逹人有所不免予忝竊科第久羈京師白頭在堂友于睽隔思欲一謝軒紱言返丘園而　天門九重烟波千里未嘗不瞻雲搖恨對雨歎息賴茲朋好相與慰心今年己丑仲夏望日同年郟君薦和式奉　王命遄徂於齊使節儼其在門僕夫戒以晨發四方之志蓋其素蘊八鸞之駕惟時所榮且將取道青齊歸省吳會舟楫所止霜風獻秋慈母倚閭婣舊迎道詠棠棣之佳什閒皇華之首章山川爲輝草木動色而予素願未愜良友復邁征轅不駐撫杯盤桓俛喔彈鋏之艱仰羨肴

鞭之早指點故國如在目前轉睇清塵漸落天外炎風赤日愁聞別鶴之聲苑樹江蘺盡是驚猿之處同遊諸彥相率賦詩授予首簡暑雨時作愼哉此行明歲之春俟我江滸定省有暇當與君憩虎丘上玄墓泛兩洞庭之奇勝攬七十二峯之精英激昂風流睥睨塵世快斯志焉

贈邑侯方君考績復任序

湖南方君始令華亭披竅黜奸約費裕財決所不可不以勢怵不以恩貸肆其餘力興學右文閱三年嘉靖己丑士歌於庠民樂於野乃八月乙亥來告成績

銓部謂賢將留以爲御史給舍
天子若曰惟天惟
祖宗畀予天下惟是蘇松諸邑賦財僾髦胥此焉出
苟非其人孰相予治乃復還公華亭一時縉紳相與
仰歎
聖天子愛養黎元崇重守令明示意向以爲化始治
安之基與天罔極踰月戊申公既辭行階從邑士大
夫餞諸郊外酒半君執爵言曰何以教予坐有應者
頌也而君蹙然規也而君躍然比語訖君聽不怠衆
相與竊歎君之爲政績効既彰而心不忘降以爲民

王華亭之民其永有賴於是階言於衆曰華亭僻在
海隅去京師三千餘里譬諸赤子遠其慈父疾痛在
愚孰究孰問政偷俗敝其勢則然惟
天子仁聖不遺吾人惟君之賢式克用乂出諸塗泥
濯以清泉煦以春陽將俾斯人歸於至理惟
天子之澤非君曷布惟君之賢非
天子曷知君臣之間協德一心以竟厥施茲豈惟華
亭之休固天下所共嘉賴也而嗜無敘述則奚以俟
華亭之遺張　國家之盛列之詩書以爲後則衆僉
謂然既乃屬階序曰子職也不可以辭階曰諾次其

事追而贈之

送侍御南江馮君赴南臺序

國家肇建兩京並置監察御史以司糾繩督察之事
其爲職盖同而南臺御史數常不滿二十人公卿大
夫之相臨者亦僅得北臺之半故其尊顯獨異諸司
而又無朝謁供奉之勞無出按之專責無四方奏愬
之擾其所舉刺非御史幸先發之故凡爲御史於南
者往往羨慕以爲神仙然然南都
祖宗根本之地百司庶府錯列其間文武大寮握重
兵保釐於其上而隔遠　神京其勢不可無所制數

御史者
天子實寄耳目焉是故南臺之選似逸也而實要也
似冗也而實重也苟非有聰明強毅特立不羣之才
其孰能任之南江馮君以進士爲行人三年
天子擢爲御史於南君之官吾所謂重且要者也而
君博學有志節每論事是非利害臧否人物不爽毫
髮君之才又吾所謂聰明強毅特立而不羣者也古
之君子有其才則思旦暮用於世矧爲
天子所簡擢巍然任其重且要者乎然則君之南其
殆不宜徐徐而行也士大夫從君遊而相期以事功

者相率爲歌詩以贈予最故推其意序之若夫晝繡之榮迎養之便鄉之人所詫以爲難者則固可畧云

送別駕張君董餉還松江序

余少時則聞董餉之難以爲急則厲民寬則僨事二者無一可者其後入於　朝而判府襄陽鄭君實董餉事事集而民懷之縉紳能言之徒至爲一舸清風詩以贈則妄以爲易明年繼之者敗官以去竊役以爲難然而不能無疑焉二君者其位同其民同而毀譽成敗異也嘉靖戊子巳丑秋別駕關中張君速二歲董餉於北吾松人之從者目不識箠朴之威耳不

聞追呼之擾而自始發以至都下期之無後期者令之無違指者僅閱月遂以訖事余將斷以爲易而莫測君所以致之就其從者問焉僉曰君自奉約其率吾屬以來亦食飯一盂肉與蔬不求備衣服用器僕從輿馬之費不煩吾屬一錢則始歎曰君之所以得民而集事者其在茲哉然則餉固不難董也夫民之所悋惜者財也顧其在郡縣也征之惟恐其不盡也輸以歸於庶府也收之惟恐其不厚也而苞苴之入又不在是民之財一而取之者三雖或寬之猶不免於病也剝戕之以刑者耶及其窮而無所於出雖或急之猶無以應也剝持之以不斷者耶如是而以爲難豈不可也仁人者作體其情不竭其有制其用不私其羸夫苟不竭其有民則何敢愛其正之供不私其羸民則何敢怠其役之常若君今日之事雖以爲易又豈不可也松自有郡以迄於今繼今以及於無窮其董餉者前乎君余不能盡知後乎君余不能逆知然使前乎君而能是則所謂難者安從始後乎君而能是則所謂易者其有終乎余不能無慨於前而深冀於後也雖然松一郡也董餉又特其一事也今天下民就窮而賦亦不登於舊治乎君子蓋亟病其

救之難矣誠推君之意而處之庶其有濟乎君以名進士歷官十餘年聲稱彌著固將有天下之責者然行之自一郡一事始吾聞松守熊侯仁人也舉松之利弊相與斟酌而罷行之使後之人罔以松爲難治其不在君耶於是士大夫致私願於君者各賦以詩而余爲之序且以廣清風之義云

送少尹王君董餉還華亭序

丁亥冬今少尹咸寧王君董餉將還士大夫餞且賦詩送之余實僭爲之序亟歎曰茲舉也前此所未有也今年冬君再董餉於北比訖事予既從士大夫餞

且賦詩送之而從事其輩二十人復請余言爲贈則歎曰兹舉也又丁亥所未有也華亭人之於君顧可謂無情哉惟華亭之俗世之論者蓋或喜其醇又或病其訐矣以余言之二者之論皆非也夫所謂醇與訐者非以其有愛惡耶愛惡之情雖殊然而順其欲則愛生拂其欲則惡生猶之赤子然其啼與笑情雖不同而皆非有意爲之也華亭人於其長吏自余所聞知固有所同惡如某某者數人焉其政存也其於民之欲得無有未順焉者耶有所同愛如前邑侯江右聶公今湖南方公少尹關中楊君與君四人焉其

政存也其於民之欲得無有不忍拂焉者耶民之欲莫大於養生送死安老而慈幼惟其不克自遂而始以望於上之人上之人南面而涖之食其財而役其力苟違其望雖欲其無惡不可得也不然雖欲其無愛亦不可得也故自其有惡也可以爲訐而實非仇之也自其有愛也可以爲醇而實非私之也夫其愛與惡苟皆非有意爲之則愛公也惡亦公也其愛也吾將同其樂而不獨以爲喜其惡也吾將反其政而不敢以爲病蓋長人者若是而止耳而暇計其醇與訐哉君之前後董餉也廉潔慎勤之政具見於士大夫之詩余獨慨夫世之論者不知自反而徒責之人其志之所期往往出君之上而卒無以得民也於是乎言

贈沈君建之赴寧海序

五年春令寧海太守沈君建之爲光祿掌醢署正天子將重守令之選　詔百司舉其屬之材者以聞於是光祿卿上疏曰臣伏見署正鈊在位六年勤苦修潔不替益固而綜理區畫毋有餘才爲守其可天子下其疏吏部及是寧海守缺君適以九年考最司銓者曰寧海地僻而貧不治巳久撫而輯之非沈君莫可使者卽汪君寧海州除目始下大夫士交相謂曰是往年光祿所薦耶可以爲寧海矣君故禮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贈尚書公之子母張淑人於今

昭聖慈壽皇太后爲姑當

孝宗皇帝時沈氏之貴重聞天下然公爲人凝遠端愼在通政敷奏出納詳審明雅人自謂不及階遷級進以至卿佐不專爲恩其教諸子尤有禮法故君之少與其兄尚寶卿抑之則旣以良子弟稱於戚里公歿若干年抑之自中書舍人遷尚寶司丞再晉今官而君亦遂以薦起兄弟並爲大夫君之行意懋然若

不勝任者予走謂之曰今天下仕宦子孫不難於君政而其所共以爲難者二其一世其家之難其一忘其有之難子之先公天下所賢也子之兄又賢也子居賢父兄之間而程休絜譽卓然無愧色不謂能世其家乎子之爲子弟爲掌醞則有聞比得州又獲重語於大夫士而意猶不自以爲足也不謂能忘其有乎進能世其家退能忘其有二難備矣夫是之謂敬德敬以事人則上安其恭敬以使民則下服其教審如是豈惟寧海雖天下可也子其行哉於是君再拜謝曰銘實不肖無以爲　國家役至於敬德則固聞命矣請書之遂次以爲序

送汪君淵之守永州序

永州去京師六千里而遥汪君淵之自都水郎擢爲之守或曰當路者忌之也或曰君之爲都水疏剔垢弊怨讟交積當路者思以全之也予謂不然君之爲都水誠賢耶當路者自宜禮而任之雖讒不能爲之惑雖怨不能爲之動何必置諸遠郡而後爲全之也然則忌之歟今天下之用日患其多而財日患不足聖君賢相早夜圖以節之又豈得夫善節財者用之而君固其人也是將薦而起焉其尚恐忌乎予蓋反復之而得其說焉士大夫重內而輕外久矣況在永州之遠乎往年

天子屢詔重守令然而詔愈勤而守令之輕不減分毫於昔何者計資而授焉則得之輕指瘕而出焉則待之輕二者具而其勢自不得而重也當路者思所以奉　明詔則思反其政思所以反其政則思得人焉先之而借以爲重以祛天下之惑永州之爲遠夫人所知君之爲賢都水又夫人所知以君守永則凡臺諫部寺之英聞之舉將曰若是乎其不輕授人以郡也一時之爲遠郡者聞之又將曰若是乎其不輕出我於遠也外者安其官內者樂於行推之於今莫不皆然其勢有不期重而自重者是故汪君者當路之所借以爲重以祛天下之惑而非如或者之說也君將行同年友咸爲詩文以贈予懼君之意有不釋然者故爲著之若君都水之政則奏疏案牘可考而知而其爲必當守而不可變也良有司或自能究君之志予可畧云

西隱詩序

客有示余西隱詩者余讀而歎曰夫隱居之樂易言而達人之心事難窺也古今稱隱君子自許由始由之

爲介雖一瓢之小猶以爲煩而必欲去之而堯廷諸臣所以相堯以爲治安者汲汲焉窮日夕而不倦後世不詆由爲矯而亦不病堯廷諸臣爲貪何者達人之視天下猶其身也是故方其未治且安而回視世之人乃未有起而救之者則不得已攬爲己責以全吾天下之身堯廷諸臣是也苟既有其人矣則固可高隱不出以全吾一身之身由之不臣堯是也故以形而論天下大瓢小以達人之心而論則天下一身而瓢猶身外之物瓢可棄天下不可棄而由棄而隱爲者有堯廷諸臣在也此其心豈可以仕隱二之哉

是故達人之心事難窺也今

天子神聖文武比隆帝堯中外材俊之士講論道德挾持藝能欣欣然立於其位而又搜訪遺逸敷求巽人不少厭怠雲龍風虎以爲交都俞吁咈以爲治無異堯廷諸臣于是時有伏而在下姓名邑里不一被於薦書光彩文詞不暫登於　天府自非其人眞無足爲世用宜不屑以爲而介直有行義如西隱君者獨爲之不顧其心或者以在位諸君子濟逢　聖明殫忠効勞自足致治安垂永久故慕由之風思全其一身之身功不必自己出而其爲樂乃亦在雍熙太和之外而不徒泉石之湛耶不然君之所以爲隱其亦非其時而不足以語君臣之際矣達人之心事其信有難窺者歟客喜而笑曰茲義也其未之聞也請書之遂次是說使歸質君梅江之上君姓葉氏名廷矩其爲人予得之友人李進士正之云

一松詩序

弘選李先生築別墅於郭西數里所植松其間顧而樂之因自號一松客有過而言者曰先生進無所求退無所慕卜居於野將以自娛而草萊僅闢荊棘麤剪兩楹爲室一松爲徒上者不能爲乎泉之富貴輞

川之佳麗其次亦不能少假人力累石爲山引泉爲池雜蒔佳卉擷芳攬幽以時自適其何以慰寂寞而老歲月歟先生笑而應曰客少吾松耶然客知吾松之寡而不知吾樂之多也吾昔觀於貴顯之人顧其毀譽較量俯仰嗟咨戚戚日不自堪據其所處若榮若華其中所操如在牢穽心竊傷之退而居於野寵辱黜陟不聞不知意之所是與之而莫吾與意之所非罪之而莫吾仇行無趑趄之憂止無拘迫之患日晏而起以遨以嬉客以爲吾之樂何如也夫樂在我者也物在外者也樂苟具矣何物之須挹明月於座

隅挹清風於天末身之所在樂即隨之而況松花可採茯苓可斵其植可以爲材其陰可以憩息者乎不然役乎外未免勞乎中悅乎形未必娱乎志乎泉韜川其始也僅以供耳目之餘歡其終也反以資高人之一慨又奚足慕乎故吾之爲此竊自託吾樂之多而不知松之寡也客少吾松耶客無以應述以語予予歎曰先生可謂善爲隱者矣古稱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又稱獨寤寐言永矢勿諼世之人重慕外物而必欲求其樂於衡門寤言之外故其勢自不能隱其欲隱者亦必有以自給然後可以徜徉而無憂而先

生之樂乃不遠於一松而得之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宜先生之能養高以全其身而使頑夫懦人有所激焉以興起也於是士大夫知先生者相與賦一松詩而余爲之序

金精吟社集序

雩都金精山舊有集作於邑人曾蒼山黎月澗而訂正於董文信胡諫議凡談金精之勝者宗之其後三十年諸公相繼淪沒詩亦散亡考文徵獻之士往往致惜然未有爲之繼者繼之自今謝懶夫龍始懶夫[illegible]之言曰吾屬幸而生治平之朝無饑饉流亡之苦又幸而能文辭而又幸而密邇夫金精之勝不有賦詠則何以振昔人之遐軌倡後學而教之文也於是結爲吟社月必有會會必有作其詩遂傳人亦借以償舊集散亡之感諸君子於茲良可謂苦心矣雖然諸君子之苦心將以振遐軌倡後學也然而有大者焉吾請爲誦之　國家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專以文辭爲登用之途士之生者不患其無文患其無行詩又文之一也其學傳與不傳無足深論諸君子猶不忍坐觀其然至道學不明里無善俗寡廉鮮耻以利爲義近世大儒力救之而未能者其亦嘗思以倡之

乎倡之如何修身以及人篤近以舉遠善者與之又從而進之惡者懲之又從而教之積之以歲時感之以誠意則人心之天復而俗可自敦俗敦而其用普矣區區文詞之學徐而議焉可也階不敏方悔昔學之謬思進於高明故敢因是集以告諸君子其重圖焉

贈侍御漆川廖君按山東序

今士大夫仕於時喜有賞怒有罰自農桑學校以及錢穀甲兵刑獄之務咸得考稽而振舉自藩臬以及郡縣之吏咸得刺察而黜陟惟御史之出按者爲然

故士大夫欲行其志莫如御史雖然御史非行其志之難而得情於藩臬郡縣之吏爲難藩臬郡縣之吏其事御史也貌非不肅而或屈體以爲容則有不用敬者焉言非不遜而或詭辭以爲佞則有不用愛者焉諷諫於一堂之上非不懇且至而或揣摩覬望以爲媚則有不用忠者焉三者具而民隱有所不關政有所不知賢不肖有所不辯御史者始孤立於上欲行其志而不可得是故得情於藩臬郡縣之吏爲難也古之君子將大有爲於天下也其明足以燭幾事之微其剛足以勝軔繁之任矣至與人處則必自

貶以下之誠心以求之虛已以觀之夫是以人有所畏而不敢匿其情有所感而不忍不盡其情情盡則私屏私屏則道合道合則凡聰明才力吾咸得取其有以爲吾用蓋今之欲行其志者亦如是而止矣漆川廖君以御史往按山東君爲人明而不恃剛而不有宅心乎其大而不可以非禮悅所謂古之君子於是乎在而其能得人之情以行已之志有可以預必者予不佞辱與君友幸山東之人將被君之惠澤而吾黨亦借以爲榮也於是乎有以贈君

贈建寧貳守李君致仕序

新會李君朝光以鄉進士高等歷判衡湖松三大郡晉貳建寧守居甫期再移文請致仕當道未報允君卽先遣其孥而固請以行蓋中外縉紳未有如君之能去雖去未有如君之決者嗚呼難矣哉夫天下之塗二義與利而已徇義則妨利徇利則於所謂義者亦不免委而棄之蓋二者之相形也不啻白黑之不容混也其不可以兼舉而互存也不啻南北之不容以並而馳也而不察者若汲汲於利之爲圖銖積寸累貪而不能去其欲去利以就義又毋顧瞻前却戀而不能決故方其貪而不能去也若泅大川而莫或

爲之援也戀而不能決也若被疢疾而莫或爲之療也其卒也不溺則病矣雖未更事竊嘗見數人焉皆所謂聰明才俊者也皆貪且戀困於利者也而君之去此獨若脫敝屣而祛浮埃然用能全出處之義以自卓立於流俗此其爲勇誠有賁育不能加而其素所養殆孔子所深歎息於剛之未見者歟吾雖欲不謂之難不可得也君始判三大郡皆有聲比佐建寧廉靜愷悌尤爲民所愛信法當至大官頃年
天子詔銓部用人惟其賢不問資格勢又當得驟顯夫有利在前能不擠其儕而爭之卽不可謂不仁能

不迂其身以求之卽不可謂無恥矣君乃復去而不
願若不知利爲何物古稱大夫七十致仕君之官應
古大夫而年去七十遠甚是二者吾益不敢不謂之
難也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今
之世其尚有頑若懦者耶抑無其人耶聞君之風可
以勸且愧矣君將行予適赴貶與君會建寧之郡舍
予立　朝無所成名又不能早自引去迄今竄斥而
去猶未能決也所謂頑若懦狥利而妨義孰有甚於
予者乎予言知不足爲君重而君之賢不可使無聞
也爲之序以贈之

贈邦伯南原李公入　覲序

階昔在翰林嘗取近代名公卿而品第之以爲其廉
吏而處已或傷於峻其能吏而持法或流於急峻則
失禮於君子急則失心於小民凡天下之未治不必
皆庸人之罪諸名公卿亦與有責也當時聞者率以
爲然其後往來南北求所謂廉能之吏亦且不可多
得頗自悔所評之過而仰歎夫全才之難然又竊疑
之
聖天子在上明作厲精夢寐英傑將舉唐虞三代之
治其風聲意氣之所招徠不宜併兩漢諸君子之聲
績無聞於下今年春卽貶於延見南原李公之爲政
然後知抱全才以佐
聖天子復古之治者固有其人特階所接未廣也公
爲政于延一年筦庫之役凡省供億餽遺之費數十
百金舊通宿弊淸舉釐革者百有餘事廉能之與振
於閭中然與人處恂恂于于雖童子必以貌哀矜鰥
寡明愼庶獄戚然有殺一無罪以得天下不爲之心
此其視兩漢諸君子所爲誠未知所先後顧階與公
生同郡叔父谷易公又與公同舉於鄉而階至於今
而後知公也則階向時之論雖或不爲過而其病於

所接之未廣不已甚乎階於是有深以爲愧者矣雖
然公今入　覲
聖天子詢且考焉知公之爲全才也進公勞焉舉而
大用焉四方之吏聞而興起者其將不日異歲殊乎
然則由今而後苟階所見聞縱未必如公賢亦公之
之徒也階固當以多才爲　聖世賀而所接之未廣
有不足愧歟夫詠歌太平述名哲以詔後世史臣職
也階雖已不在其位而意不能默焉於公之行姑次
以爲序

贈建寧守詹公入　覲序

今天下之吏惟守令於民最親雖然情抑而弗通冤閉而弗泄號吸叫呼而莫或聞知吾未見守令之果親其民也言焉而弗信倡焉而弗從詠歌唯諾於公庭之上而怨且詈於其室吾未見民之果親守令也然則守令之於民將遂踈乎民之憂樂在下而樞機在上民非欲與守令踈也理之而非眞有心以爲理字之而非眞有心以爲字文具日飾而勢日以隔心日以貳故非民之踈守令守令踈之耳古之爲親民之政者其言曰若保赤子人之所最愛有甚於子者乎而保民以保子之心有弗得養者寡矣抑其言曰恫瘝乃身人之所必愛有甚於身者乎而保民以保身之心有弗得養者益寡矣是故必有子民之實而後民戴之爲父母必有天下一體之實而後民奉之爲腹心大學之教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其論明德曰在誠意嗚呼盡之矣建寧居閩上游城之內爲都司一爲衛若邑四廩祿之費歲若干千而民困於賦人之居者兵農工賈雜而民黠於訟士大夫東西過建者迹相接於途而民疲於役番陽詹公作伯三年撙節休息以諭以教不動不變困者蘇黠者戢疲者安政令之所加民幸趨之無怠入　覲之日相與詩而

送之無間言公之於民何相親之深也公爲人忠厚敦朴其眞德實意出於文具之外者固所謂不賞而勸不嚴而理者歟莊子曰天無爲得以淸地無爲得以寧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是故觀於天地而君子之明德親民者可知也予始赴延識公建寧之郡舍今玆行其僚高君羅君屬予言爲贈公之惠政建寧人述之盡矣何所容予言哉然公之所以能與民相親者世未必知也故爲著之如此

贈建寧郡伯詹公考績序

番陽詹公守建寧之三年將以其績上於銓部客有賢公於階者曰公之在建也省刑罰罷科條蠲滌繁擾與民休息自始至以迄于行之日若不見其有所爲者然而觀於野則有餘蓄焉其惠可知也觀於庭則無留訟焉其政可知也觀於校則士興於仁義焉其教可知也無赫赫之聲而有醇醇之實公之績也信有成歟又有賢公者曰公之在建也其言常曰君子之治猶婦女之績也夫績順而緩之則理排而亟之則棼民之於好惡有同情焉其不猶績之可順而不可排者乎上之人欲行其化必有漸焉其不猶績

之可緩而不可亟者乎而吾烏得而遠之故公之爲政罔咈百姓罔求近功寧拙毋巧寧遲毋速卒以有成效公之績也其眞所謂績歟階曰二君之論於公之績幾矣未足盡公之賢也夫喜名譽而樂仕進非士人之恒情歟凡有爲於天下一不試輒懲創沮衂不能自振甚或改圖以求售非士人之恒患歟公始爲政於建上之人羣而笑之既而毀之又既而摧抑之于時爲公謀者僉以爲宜少變以應時好而公獨無所動於其心其爲笑也容之若海之納細流而不怒也毀也視之若飛蟲之過前秋雲之倏幻倏滅而不驚也摧且抑也處之若乘安車以履周道而不懾也于于然日行其志以徐觀其成此其德量之宏操持之固薄名譽仕進而信道篤豈世楚楚孑孑之徒所可矯而能哉公之賢於是過人遠矣客以爲然退以告政和令潘侯邦相侯於公爲屬而於階爲同年乃與松溪令陳侯輔請書以爲公贈夫公笑毀摧抑無所動其心者也豈以人之賢已爲悅哉階特序其事以規於有位使無迂老成而輕棄其守則庶績或有賴也

贈邦伯南原李公考績序

善爲政者不遠民以得治而不善爲政者亟求治而失民是故善爲政者之於民也因其生植之而已不必有以益之也因其財節之而已不必有以與之也因其力時使之而已不必有以助之也夫是以上無舉措之勞而下有康阜之實不善爲政者日焦焦然狥私見以繁其令曰吾能利民矣而不知情之未順則適以爲擾守陳言以議興革又曰吾能利民矣而不知時之未合則適以爲病夫是以上有不暇給之名而下有重困之歎此其得失豈特倍蓰什伯之相懸已哉延平故文獻地也然爲郡山多而土少其產薄故其生艱自鄧茂七之變以來其經兵燹特數故其財匱頃年饑疫相繼其生齒日耗而賦役不少減於昔故其力疲上海南原李公以大理評事來爲邦伯一見歎曰是病羸者之狀可以休息而不可以藥劫也於是省文書緩刑罰罷非正之供止不急之役訟之至者平其忿不訐其私民之罹於法者正其罪不追其往耕耘種植之務導之以勤不強其地之闘冠婚喪祭歲時之費示之以儉不責其俗之同津梁道塗之政要之無厲於衆不求其觀之美人之視公若不見有所爲而行之朞年而民生遂又朞年而民

財裕民力完比三年而告訐之俗易禮讓之教行歲
偷之警弛弦誦之聲作駸駸然復古文獻之盛有不
知所以爲之者蓋公之爲政因民以致其養若橐駝
之種樹然不必益之而實滋恃以爲立不必與之而
實陰受賜以爲富不必助之而實深有所藉以爲安
彼其反之者則是孟子所論宋人之揠苗非徒無益
又害之者也公非所謂善爲政者歟乃秋八月公將
以績上干　天朝大參龍津黄君都諫劒溪鄭君憲
官王事枸山田君相與謀爲公贈而屬言於階階既
辭不獲因念公昔蒞延十月階即濫佐公刑獄以迄

于今雖甚不肖無所贊翊然於公之政聞見特詳故
輒序其不遠民而得治者如此若乃
聖天子陟明之典延士庶去思之情則大參都諫之
作言之詳矣階可無贅云

贈方伯浦南胡公赴江西序

正德庚午階叔父谷易公與今江西右方伯浦南胡
公同舉於鄉階時尚幼獲以通家子姪侍公几席之
間叔父嘗指公謂階曰此所謂崇山大河能任重澤
遠者也階謹唯而識之其後數年公舉進士拜刑部
主事遷四川僉事階亦繼忝進取官翰林往往從蜀
薦紳聞公聲籍甚又後數年公遷湖廣副使歷廣西
參政遷福建按察使而階先一歲謫爲延平推官於
公爲屬得覩公政事之詳其條理精密而規謨弘遠
持己甚介而與人不疑法之所在不可以私撓而不
爲苛急繁瑣不可近之行因追服叔父所以評公之
審仰而歎曰　國家自正德以來政之弊可知矣顧
一時君子有志振作者既多畧於大體而汲汲文法
條目之求其自謂老成安靜者又一切沿陋習非苟
幸無事而不知變夫是皆非
祖宗之治之舊也有能知所以復古以佐我

聖天子精明惇大之業者其在浦南公之徒歟居一
年江西之　命下則又竊幸望公者之不孤徧以告
素所往來者曰術家謂六十子之運數窮則復豈不
信然哉浦南公且大用天下自茲太平矣夫古昔君
子之生也得志則自以其身任天下之重不得志亦
庶幾有大人焉主張於上以自效於百執事之末階
誠不肖無能有所爲然其心願有以自竭也於公之
遷也獨能無少覬乎公行既得日謁階宜有贈於是
階序公之賢以爲天下賀而因及其私

新泉問辯錄序

君子之學一而已矣一者何也理也理也者人之得乎天而具於心者也天不二則理不二理不二則君子之學獨有二乎哉是故君子之學一而已矣雖然天不二也而或爲日月星辰之昭布焉或爲風霆雨露之鼓舞潤澤焉或爲春夏秋冬之迭運焉是數者非天乎曰天也日月星辰之昭布者天之象也風霆雨露之鼓舞潤澤者天之氣也春夏秋冬之迭運者天之時也合而言之天也是故曰天不二也其在人之心仁也者理之愛者也義也者理之宜者也禮智也者理之敬與辯者也親義序別信者理之著於父

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者也出處辭受舉措刑賞極而禪讓放伐萬有不齊者理之散見於事爲者也合而言之理也是故曰理不二也理不二而有仁義之屬以至於萬有不齊者何也此正理之條理而孔子所謂文也夫文非緣物而始有也理之在人心也渾然無象而條理森然具焉是故理在心不在物由乎中而應乎外其未應也未嘗無其方應也亦豈露其本有者耳昔者舜之命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不言博文而孔子言之此非有異也博所以致其精約所以守其一故夫博者精之謂也約者一之謂也而禮也者理也非有異也後世理一之義不明於是學者因應物之迹而誤以理爲在物擾擾焉欲四逐以求之是猶見影之在地忘其本吾身之所爲也而曰其地有影焉其長短大小曲直之狀如此遂欲求影於其地嗚呼此豈非義外之說孟軻氏所深辯而力排之者乎而欲以爲學謬矣甘泉先生講學新泉之精舍其門人周君通輩彙次所聞以爲問辯錄若干卷先生之言固皆粹然出於正然其大指則惟以發明夫理之本一故於體認天理蓋屢言之至其曰天理是一大頭腦千聖千賢共此頭腦終日終

身只是此一事更無別事者則又弊緊明白獨紹虞廷孔子之正傳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也然則學先生者其尚可求之二哉同僚林君彝卿嘗遊先生門將梓是錄以惠學者階不敏竊有志於學誦先生之言恍乎若有見也僭爲之序因以質諸先生

學則序

古之學出於一而後世之學析而爲二是故古之道問學以尊德性而後世欲舍尊德性以別求所謂道問學之事古之尊德性則必問且學而後世欲舍道問學以別求所謂尊德性之功偏曲固滯竊似亂眞

而精一博約之傳自子思孟子沒而遂絕矣周衰迄于宋季千有餘年晦菴象山兩夫子出相與切磋論難以得夫眞似之辯而其學粹然惟一之宗盖嘗卽其言求之朱子之教人曰求放心曰爲己曰持敬曰操存曰辯義利而亟有取於程子涵養進學之說陸子之教人曰親師友曰觀書冊曰講明曰理會曰諷詠而謂學問固無窮已其端緒得失則當早辯朱子之於陸子兩稱其肯講學而陸子之稱朱子曰英特曰高明曰泰山喬嶽朱子之責門人曰只成說話曰多不得力而陸子之斥釋氏曰利曰邪曰祟朱子於

程允夫之名齋易道問學以爲尊德性而陸子於傅子雲周淸叟李伯敏詹阜民諸人毋告以讀書之法盖兩夫子之學同出於一而精一博約之傳絕而復續者實在於此至所謂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某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者則或朱子一時答問之語未可據以爲終身之斷而其謂道合志同是乃兩夫子之深相契而相許者也顧昧者不此之察旣謬以爲二而其間號爲有識之士亦僅以爲如輔車之不可相無而不能究其本一則又何惟其學博觀遠取自以爲宗朱而玩物溺心實戾於朱子瞑視却聽自以爲宗陸而談空守寂實與陸子背而馳也哉階不敏竊爲此懼日與多士論兩夫子之同出於一者使嚮往焉旣又恐其聽之未審也因取兩夫子言之尤喫緊者得書七十有八銘三講義一論二語錄二十有四合爲一編以授之而名之曰學則嗚呼兩夫子之學自其生存以及今日未有定論而階獨比而同之階之爲此誠可謂不自量然學者苟按是以觀兩夫子之學則可以諒階之非妄而卽是以致學焉亦庶乎其不詭於聖人矣

贈憲副東津魏公致仕序

今年夏憲副東津魏公疏於　朝曰臣不幸生六歲而孤臣母許撫且教臣以有成立今臣蒙　恩祿食中外二十有五年而未獲旦暮效薪水之奉惟臣母老矣臣於事母事　陛下之日不能無計長短焉乞放還以便養

天子憐其懇惻冬十月　詔許致仕於是諸君子同官於浙者相率送公而屬階爲文以贈階昔讀詩至四牡竊歎古之君子謀其國不遺其親而君之使臣卹其私不盡其力以爲古君臣之間若是乎仁之至孝之篤其所以致雍熙太和者固有由也乃今觀東

津公挾有爲之才當可爲之時而以母老毅然乞致其事推其意將薄三公而重一日之養所謂孝者非耶

聖天子識公犖小吏之中舉而加諸顯位將益任以有爲而一旦聽公之請使得遂其志所謂仁者非耶夫忠孝之移也仁義之感也今而後爲人子者聞公之乞去曰輿起於孝而因以資其忠爲人臣者聞公之得去曰感激於 仁聖之難遭而益以奮於義然則公茲行所繫於國家甚大階固不容無述而又惜其鄙陋不能作爲歌詩以附四牡之末也姑爲次其說如此公定省之暇時一觀焉所以資其忠而奮於義者顧豈特如夫人爾乎階不佞竊復有所望也已

杭州北關志後序

杭之北關故未有志志之自今桂東王君始嘉靖甲午春君奉 命來董關政以其暇日繙諸故牘旁詢黃耇得事之利於國而宜於民者輒喟然曰國家之有關征非得已也佐之以是其庶幾乎而吾可使弗聞乎其有不然則又喟然曰夫其行諸一時不已甚乎而吾忍使繼焉者踵而爲之也於是益加蒐訪上本建置下訖文藝爲關志十六卷卷各爲論敘而梓之以傳蓋君之慮遠矣階不敏嘗承乏史氏聞學士先生言志有實有文稱乎古足以行於今作乎前足以訓於後者實也其事核其詞辯理約而該博者文也二者具志是以傳是故以考人事以觀時變則史之體存焉以審避趨以徵治亂以寓感創以示襃貶以安民而坊世則經之義備焉若是乎志之重也君之爲是志也其慮遠其詞足以發之所謂傳者其在茲乎雖然傳非徒文之謂也其實存焉耳後之居是官讀是志者階固不能無望而亦不能無慨於輪扁之說也於刻之成也書其後以告之毋俾嗣而志焉者重有感於斯文

昭遇錄序

少宰中峯先生既葬厥考頤菴公之明年彙次所得誥敕及 諭祭之文與諸士夫所爲銘狀序記之屬以爲錄而取 制詞所謂昭遇賢之典者題之曰昭遇泣以示階曰先君子之賢天下莫不聞今不幸至於大故孤竊懼夫文之不足後無所徵也將於是託不朽焉子其爲孤序而傳之階辭不獲則遂讀而歎曰嗚呼君臣之際其相遇豈不信難也哉惟昔成化弘治在 本朝最爲盛時士有所挾舉獲自見而公

爲御史獨以忌出出未幾又被讒以罷及
今上嗣統求舊任賢幽遠必達而公則既耄老徒以
封命之及其身以爲遇故至聰有所不聞至明有所
不睹則雖
憲
孝之朝而公不克大其施事有不相值而幾或有所
厄是以
今上之仁聖而不獲及公之壯以究其用蓋凡讀公
之　制詞者未嘗不三歎於斯也今距公始封之歲
未及十年而公既沒且葬所遺於人間者又獨此

綸綍之音金石之刻可以考見公之爲賢而已典刑
日遠在縉紳舉悼惜焉矧爲之子若孫者耶然則先
生茲錄殆非直以爲文獻之資也階不敏幸出先生
門於先生所以處父子之間者知之爲詳故爲述彙
次之意如此若公行實履歷與先生顯親之孝則錄
所載已備不復贅云

贈少叅體齋陸公赴山西序

階少時先君子嘗示以古今人物之槩且爲之評曰
人之才智古與今不甚相遠顧今之建立卒未有幾
於古者古之道義明而今榮利之習勝情則喜隨而
惡方政則尚通而鄙介途則貴捷而賤正人則右勢
而左賢其稍知自樹者又或毀譽交而志不能保其
初利鈍形而節不能堅於晚故無以爲建立之地也
階謹拜而識之其後持以考紀傳所載徵諸耳目所
見聞無一不合者於是服先君子之評之審而竊歎
夫自拔於榮利者之難其人頃來武林得今山西叅
議體齋陸公則庶幾焉者也公始爲儀制被誣謫官
再轉而後僉浙江憲事其爲僉事僚友之先後至者
遷轉幾盡惟公歷四歲官如初而茹清飲潔守法持
正毅然不以毀譽利鈍之故少自貶以求速化間嘗

語階曰使我再作僉事十年此心當亦猶是嗚呼克
公之志節後之建立其可量乎顧無由起先君子於
九泉一觀公之成而慰其慕古之心也公自僉事爲
叅議所增僅一階無足爲公賀獨以公之建立既有
其地而於茲擢又足以占公論之不容泯循是以往
其所以建立者將無病於弗庸也故以憲伯恭川李
公之意次是說以識吾私焉李公昔與公同舉於鄉
階亦濫同舉進士維階鄙懦不足以望公而二公之
志節則實所謂相頡頏者今李公既貴公亦漸顯古
人之建立其必有蔚相章而炳相輝者乎階敢遂以

為國家賀也已

官箴集要序

官箴集要若干卷其言出仕官箴規書簾緒論諸書其所論說自紀綱法度以及隱幽微細之務靡不盡其檃括以就是編則今侍御汝陽張公以意屬仁和學諭汪天錫為之始公按浙三月亟梓文公先生小學授其屬之仕者學者及再閱月是編成又梓授焉階因得再拜公賜作而歎曰嗚呼公之詔吾人以政可謂至矣雖然公將梓是編也而必先之以小學則其意豈徒然哉夫政與學非二物也顧三代以上政

與學一而仁義禮樂之澤達於天下三代以降政與學析而為二而仁義禮樂為虛談此其故何也古之時士知以仁義禮樂修其身而已未始求夫政者而講明之也然自其習於仁也則所以育萬民者存焉自其習於義也則所以正萬民者存焉自其習於禮於樂也則所以節民和民者存焉本諸其身施諸天下惟天下亦自感發於所性之同與其踐履之實而以順以化雖欲二之烏得而二之後世修身之義不明士指其訓詁詞章名之曰學一旦立於民上則見天向之所習果不足以為治不得已俛出於刑名術

數以要近功及行之既久亦遂不覺其非名之曰政而顓顓焉執以待用雖欲一之又烏得而一之也故天下不患無善政患無實學古之學者方其出入家塾黨庠之間則已實從事於修身以植夫大人之德業矣其後聖王不作小學遂廢繼遭秦火書亦泯而弗傳文公先生憫今所謂小學者以補古之遺缺其為教雖以行之蒙士然其言固曰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嗚呼士大夫習乎此所謂政與學一者其庶幾乎公於茲刻其後先之間用意深矣階不敏儕有志於三代之學之政嘗欲一闡斯義告諸好

古君子乃今於公重有契焉然猶懼夫讀是編者苟不得公之意則終將析政與學而二之也遂承公命序之簡端若公激揚風裁正己格物不專以書者當自有良史言之茲未能悉著云

贈都閫沂東湯君備倭揚州序

昔我
太祖高皇帝有佐命之臣曰信國湯公實定閩越下巴蜀斥倭寇有大功於時公沒百四十餘年六世孫沂東君以署都指揮僉事嗣備倭海上豐頤廣顙長幹偉畧又實有公之風往時驕將悍卒奸民黠賈緣

利媒寇者舉帖帖不敢動乎數語所知曰夫民易治也寇易禦也惟是緣利媒寇之徒有寇之情無寇之形是謂內宄內宄難制乃君能禁伏之可不謂良將軍哉居一年太倉有兵事

天子念非君無可授鉞者會廵撫南畿中丞侯公以爲請遂 詔徙君揚州予聞走謂曰沂東君古今稱大節動必曰忠孝夫乘時而不能大有爲不可謂忠襲前人之遺而不能世其美不可謂孝君信國之裔而

天子之所材也予聞太倉盜在其疆急之則逸緩之

復聚疇昔之秋嘗以爲討任非其人功不時建頃

天子既以命憲臣飭兵防矣而復以屬君非君自奮於忠孝之會耶君謝不敏予又謂曰夫功非難建者也人情去私則智忘私則勇利害毀譽一牽於中皆謂私勝私勝罔功君在海上任怨與謗毅然不回利害毀譽幾無牽矣守而不變勇智寔生智以謀之勇以行之於建功何有吾願君之毋易其初也君再拜曰敢不惟命予亦再拜曰善沂東君之可與爲忠孝退次其說爲贈

贈都閫一山李君坐營南都序

自道義微而士之志於功名者日以奔趨爲能朝衺聚而議曰夫某某也由某某進焉者也又聚而議曰夫某也其勢且日盛盛則思附焉某也其勢且日落落則思去焉盖欣然自以爲計之得也以予觀之不然凡制窮達之命者非天乎夫天蒼蒼爾巍巍爾孰得而奔趨之故或奔趨而有得者命則宜得也不然世固有竭心力以圖之而反失焉者何也其不能奔趨而不得者命則不宜得也不然世固有偃蹇骫骳無援於人而顧有獲焉者何也是故曰不可求曰得之有命而世乃謂窮達之算舉由於人而忘命之制

於天也其可謂智乎江都一山李君始爲指揮使以薦佐浙江閫事前後七閱年擢坐營於南都君爲人廉靜寡與部使者之稱之曰一介不取予於人而君亦自謂我不能識當世賢有力者方君之久於浙也士或竊笑以爲不能奔趨者固如是君聞愈安竟以得擢然則向所謂由某某以進而欲計較於勢之盛衰者其謬妄可知也君行矣夫謂奔趨可以奪天命舍天而求之人者亦天所惡也君務順乎天益堅其守天將日佑之雖欲不達其將能乎君性孝宦轍所至必奉其母以俱與人交不爲巧言僞貌皆可爲世

法而以其廉靜行之坐營所以收人心養士氣又均有賴者予獨以士方惑於奔趨之說而君茲行可以破之也故敘君之得擢者加詳焉

贈大參龍山戴公赴貴州序

貴州於古爲西南夷自入　國朝牧以大吏聯以庶司教養之以學校人物地望遂與諸夏等然而仕者猶以爲遠鮮或樂乎其官

今皇帝即位十有七年益明習政治知民所疾苦凡有辟除加志遠外又嘗　命銓司慎選藩臬諸大夫以置兩廣滇貴之間而貴州參政適以闕告乃夏四

月　詔前太僕少卿龍山戴公自江西按察副使往涖之故事士大夫之量移與其賢而擢者幸得內地公固量移也而公爲人開敏弘博揚確古今臧否人物動能識其大自典郡臬吏歷臺寺入總馬政出振邦紀左文右武具有績効所謂賢者也比得地乃否人咸惜之未有知

皇帝所以加志焉者公意獨自任數曰貴非吾民耶在昔君子以一物不被澤爲己責眞有宣慰安撫司各一六府四州十衛地東西九百餘里南北三百里此豈直一物而吾幸獲當全盛之時參承宣之政可自遠外使　聖明之澤有所不被及哉五月己亥遂治任以行階竊自語曰世恒謂三代以下有臣無君又或有君而無臣故於古道合之治志同之交每歎慕以爲不可復見維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貴州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鎮之且諭曰非名臣重望者未可托蓋　聖謨之弘遠如此

今皇帝不忘遠之心與

太祖實同而公負康濟之畧懷一物不被澤之憂推之建立將卓然出汝南平章上所謂有君有臣者非

耶顧世無仲山甫其人不能賦蒸民崧高之詩其下亦不能爲王褒之頌韓氏之碑柳氏之雅以紀國家盛事將若公何按察使西陂劉公聞而謂階曰吾屬與公交久公今去此以適千里之外不可無贈贈又足紀盛事於國家雖文不逮古人其容廢乎階再拜曰西陂公詔我大義矣退而次序其事俾後之作者或有所採

送山西少參我齋朱公序

嘉靖甲午春我齋朱公以監察御史僉臬事於江之西歲戊戌五月　詔擢爲山西參議揆公始至以迄

去之日使之代者四人副使八人僉事六人蓋不獨
公才猷聲譽之美宜爲　聖明所簡擢姑以資計亦
既久且勞矣然則公茲擢也可以卲公論之存哉維
昔帝王尊賢使能無論新故其最盛也匹夫之微胥
靡之賤一旦舉而爲相君不失人相不失望於天下
後世此意微而循資之議起資固非所以待異才也
然自世道益衰士之狥於利益急不次之説或假借
以希速化而柄事之臣又樂廢其次以便已私於是
傍觀者既莫測其登進之由而士亦茫然無所據守
則不若計資而用之猶可以少塞倖門定士志然則
公之以資擢也亦銓司救弊之意歟予於是重有感
矣予昔督學於浙僉憲姑蘇體齋陸公實自浙叅藩
山西予僭爲文送之今督學於此而公適徃代陸公
得山西四年陸五年何二公於山西得之難也然皆
辱與予爲友陸又與予生同鄉舉進士同年豈拙者
固恒相值耶予不能不以前所言爲天下幸以後所
言私自悼也公行矣如欲繼此而速遷也其務擇其
所與也哉

送少叅蕣崖周公赴河南序

階始舉進士於京師毎好爲狂言人率以爲罪獨蕣
崖周公與階志相合也公之言曰天生舌於人而使
能言豈宜瘖啞自全已哉昔三代盛時伊傅周召之
徒相與訓戒其君累千百言而不足及周之衰孔子
孟子發揮仁義其所爲書亦各數千百言蓋古聖賢
不敢自默如此今
聖天子在上六籍大明無所容吾説而又幸而仕於
朝爲伊爲傅爲周召茲非其時已哉顧何恐負之也
其後數年公自臨川徵拜御史未踰月會禮官言河
清當告祀公卽疏其不可當路者交疾公以繫詔獄
天子明其無他謫典韶州府幕歷七年三遷爲江西

按察僉事而階繼自翰林以妄議孔子祀典出司刑
延平歷八年三轉而督學於此以與公會於時階既
重自懲艾公亦涵養深粹不欲相尚以言然偶值無
事兩人者獨相對其故態不自覺其復作輒又相與
太息而別蓋至今年之夏加數焉未幾公擢河南左
叅議諏日告行階於是既自悲其無侶又念中州諸
大夫與公相知者不知當幾何人纔有所深慨也然
階聞古之君子其所志也苟無戾於道雖或相知之
難亦必守之終其身而不變故易稱無悶詩美不渝
以爲不如是不足以言成德而涉世毀譽利害之私

往往撓人而奪其志人亦因以敗且辱其身然則為
公慮者固不宜計人之知不知矧在　聖明之世其
知可必乎公博學能文章其為政廉明果決人不敢
欺久之亦自不為欺嗟乎公茍無變乎其志而以是
行之信其必見知也已

二楚集序

昔韓子有云讙愉之言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以階
觀之不然夫言非出於心者耶古之人理義以養其
心富貴貧賤患難夷狄泊乎無所動於中而其形諸
言也無戚無喜無得無喪藹然中和之發則雖讙愉

窮苦且猶無之又安得而工拙其詞也後世心學不
明人溺於利中之盈歉一繫乎外之所遭於是縉紳
之徒明志得者失之驕敘成功者流於伐述燕樂者
其說靡以淫衒光榮者其詞鄙以陋壯夫貞士相與
誦而羞之退考諸山林之作則見其規模氣象雖或
病於枯槁悲蹙而興致格律猶有可觀者遂以為詩
之工拙由於讙愉窮苦之異狀而不知彼不善言讙
愉者乃其動於讙愉者也江西按察使西陂先生劉
公自幼以詩名其所誦法直追漢魏而上之唐以來
諸大家不道也然公始仕於司寇為美官繼守鎮江
為望郡督學於三晉之間為地清且顯閒嘗忤時以
歸未幾起叅湖藩擢今官為位尊為望甚重以公所
遭揆之人情盖於讙愉居多而茲集載公在湖南及
今江西所為諸詩沖和古雅弘遠俊逸雍雍乎赤舄
圭璋之度而煙霞丘壑之趣自存焉嗟乎此固容以
難工易好言哉階於是識公所養矣昔歲癸未公校
文禮闈階實以其年成進士拜公於　朝後又嘗會
於京口乃今益得朝夕焉世恒於達官貴人數問遺
為敬公至不能舉其字號小大之獄賓旅之交裁決
應酬日鮮暇刻而意思瀟灑若無事者公之心豈讙

愉所能動而其工於詩豈偶然也公詩在徵用以前
歲各自為集而名之以其甲子茲獨曰二楚者湖之
南江之西皆故楚封識地也乃其篇數則於前僅十
一焉雖然空青丹砂目其銖粒亦足例其餘矣

送大叅三峯侯公入蜀序

台州自昔多廉節之士階往年以視學再至其地見
其俗特儉質自紹以東温以西迥然異也因大悟曰
台士之多廉節有自也哉夫人生而有耳目鼻口四
肢之慾一不知檢則放放而事欲其副則必屈身焉
以求之故浮侈之俗成而廉節之志奪在孔子時則

巳病夫性之相近習之相遠矣逮及戰國丈夫之所
爲甘心下乞人而不恥則其俗又巳不及春秋況在
後世其汲汲於欲復不啻妻妾之奉宮室之美窮乏
之得我乎台俗特儉質而其士多廉節固亦俗有以
成之也往階嘗觀三代之際其治理之務不先政刑
而先風俗以爲古之時民僞未滋故能然耳乃若後
世當不暇爲是及觀於台然後知俗不易則人材不
可成天下不可治而易俗之當務在民僞旣滋之後
爲尤急也於是三歎息焉階故吳人吳爲俗於天下
最浮侈所謂廉節之士固恒有之然不能數見也思

徙家於台與諸賢相追逐間以語三峯侯公公台士
之名廉節者幸不吾拒也今公擢參蜀政取道過其
鄉方遂志之故宅庶幾有隙地乎其爲我卜尺寸而
廬焉公起家比部作伯於池餉戎於贛所至有惠政
殊績方大用於時而階自顧非薄又甚多病四方之
志黯然盡矣所以樂暮年計子孫實於台是賴公之
友一所高子石梁王子素知階者也尚以是告之苟
方尺無遺墟焉舍我上蔡祠之側則尤幸也已

理刑疏要序

侍御蒲津先生景公手一編示階曰此吾鄉先進西
磐張公所授也公昔爲中丞以風裁著稱而是編三
疏於明刑愼罰惓惓焉夫士大夫之勵風裁者能致
審於刑獄寡矣吾欲梓以示吾屬司刑之士何如階
曰請試讀之讀旣作而言曰夫刑非聖人所得已也
昔在虞舜象以典刑于時皐陶實爲上師皆聖人也
然其始也君不敢忘乎欽恤之心臣不敢廢乎明允
之命及其終也雖民巳協中治巳從欲而猶不能
忘情於明刑無刑之辯蓋其不得巳於用刑如此後
世庸主具臣旣不知以刑爲念而英君能吏或轉而
入於刻深之求至其臣主異好上下不交者又多有

之於是刑罰不中禮樂不興而慨想虞廷之治日益
見其不可及然則非世異也所以爲君臣者其道殊
也

今皇帝寬仁成性小大之獄罔不用情西磐公位爲
執法又以明愼左右其間觀是編言於
上者三
上三是之君臣之間儼然虞廷無以加也階昔在
朝及見見素林公爲司寇蓉溪金公爲御史大夫二
公之議辟天下自謂不寃二公去而西磐公繼爲中
丞其所建白復具如三疏何　聖明在上賢執法之

相望也階於是見　明良之遇焉見人才之盛焉不獨司刑者有取爾也明日以復於景公屬瑞州孫守璧梓之景公為人直諒弘雅其按江藩持憲甚肅而用法平恕蓋家居十年所養者深矣工既成謀告於司刑之士曰西磐公以
聖天子之心為心景公又以西磐公事
聖天子之心為心吾屬而不以景公之心為心者其自棄於　聖明不已甚乎聞者盡悚遂書以弁其端

贈大方伯凌川傅公入閩序

君子之學最可以自驗者其在失得之際乎人情苟有得皆足以喜有失皆足以悲失得日交乎前而其中亦日以動然則非獨失得之際可以自驗也雖然彼物也吾計其當得而果得焉則有能不喜者矣吾計其且失而果失焉則有能不悲者矣惟夫理所必不失者吾既據而私之而驟失之未有不瞿然驚眩然悲者也勢所不易以復者吾既習而安之而坐得之未不有瞿然驚躍然喜者也故自得而失自失而復得失得之際非養之深者不能以無動而君子之學最可以自驗者此也嗟夫三代以降學術不明天下滔滔焉趨於利於其所不當得能不早夜以求之

難矣矧無喜於得與其驟失之而不以悲耶於其所不可復得能不委曲以挽之難矣矧無悲於失與其坐得之而不以喜耶吾是以重有感於君子之學焉也凌川傅公舉正德辛未進士拜給事中出知太平歷浙江河南兩憲副至山西按察使遷四川右布政使有　成命矣會巡撫王中丞下宗室兩人者于獄事連公坐貶河南參議徊翔四年復自河南憲副參藩江西公素不干進又不皎立聲譽與輩行爭短長其至江西怡然安焉居一年而擢福建右布政使蓋公昔之失也理之所必不失者也今之復得勢之不易以復焉者也然階聞公之當貶也報者及門公方與客語徐問事始末唯唯而起不少動顏色及是命下朋友爭趨賀公亦不喜何其於失得之際能若是不動也公為人端重慎密不欲以辯窮人尤不為高大廣虛之論而臨事乃爾豈其默識躬行是乃所以為養之深歟階不敏幼有志於學聞嘗比次孔孟周程之緒言為諸生誦之蓋自謂秩然可聽居常自許亦妄謂能無所動於中矣及毀譽利害接而不肖之念時時作焉然後知空言之無益而所愧於公者多也公行矣階於公非直燕遊之好也其尚有以處

我也哉

贈華亭學諭天桂楊君序

少湖子曰予覩於天桂君知行仁義之易易也以語其徒不必夫詞之繁也然而無弗從也以事其上之人不必夫積之久也然而無弗與也非其心誠有所同然者乎三代衰世日趨於利士修其身施於其官上乃爲功名其次爲詞藝其下則富貴焉已耳未有務爲仁義者也夫其不爲仁義非鄙仁義而小之也其心以爲世方習於彼而吾獨以是語之將以爲迂矣夫豈特以爲迂將詘焉而弗吾從也世方便於彼而吾獨以是事之將以爲拙矣夫豈特以爲拙將怒焉而弗吾與也是故自利之謀勝而仁義之學之教益微夫吾實未始以語人不可意人之弗從吾實未始以事人不可意人之弗與苟無以先之而徒尤之是自昧於所同然也君故太師文貞公玄孫幼以文行亟爲督學諸名公所器賞旣來華亭爲諸生立約十餘條其言諄諄依於仁義士相謂吾屬今乃有師無弗奮者居一年督學侍御聞人公聞而褒之上又相詔侍御可謂知人無弗悅者君之語其徒蓋未始繁其詞其以事人蓋未始久也而孚於上下如此予以是知行仁義之易易也持是而無變其德教之成聲聞之達以名世而垂後庸可量乎予友某某君高第弟子所謂聞仁義而奮焉者也予旣樂覩仁義之行又重諸友請故有以贈君雖然予將由是考君之成矣

皇華忠愛詩後序

大中丞嶼湖秦公出示階皇華忠愛之詩蓋公以御史按江西時中朝士大夫所贈也階讀而歎曰嗟乎古道不見於世久矣茲卷也殆其遺乎非公何以致之維昔周王之遣使臣則爲之賦皇華其詩曰每懷靡及曰諏謀度詢而仲山甫之城齊尹吉甫爲之賦烝民其詩曰德輶如毛仲山甫舉之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二詩所云固皆忠愛之事也然而在皇華則多規在烝民則多頌何耶蓋皇華君之命臣也是故規以立誨誨立而忠愛之心不敢懈烝民朋友之相贈處也是故贈以示勸勸行而忠愛之思不容已古之道也後世皇華之歌廢乃其友以言贈者亦率誇爵命之榮美登覽之適而於忠愛未有聞焉此非獨作者之識下亦聽焉者無忠愛之素而憚於聞正言也茲卷爲詩若干篇其語莊其志懃以名節相

砥礪以事功相勉策則本乎規之情其詞婉其氣和
逊才望之隆表德儀之美則發乎頌之義蓋一舉而
二詩兼焉非公何以致之公忠愛天植自爲御史則
旣凛然有聲稱至於今出撫大藩入佐内臺位益尊
忠愛益篤嘗毋愧歎以爲不可及乃於是卷益有徵
焉竊計他日爲公傳名臣者當有取爾也敬序諸末
簡以俟

禮記正蒙後序

侍御驪山陳先生刻禮記正蒙成嘗讀而歎曰嗚呼
先王没而三物之教廢士能通經即衆以爲賢而含
實獵華誦言忘味其有得於聖人之道蓋淺降及近
世於聖人之書且猶不能盡讀拘拘焉各專其經以
自安於敝陋而又溺於惰偷之習惑於玄虚之論併
其所謂專經亦復不能究知其旨蓋凡三變而去盛
世之學益遠矣夫道豈有二哉蘊之爲德行發之爲
文章無内外無顯微無精麤者也六經非聖人之文
章而德行所發乎是故習其文章而不知履其德行
與嘐嘐然談說德行而謂可以遺其文章皆二之之
過也合而一之盛世之學其可復乎嘗於是書有望
焉是書析義蒐引類詳扶羣疑而一折衷之以聖人
之論自昔言禮未有能先之者乃其志則欲學者適
其辭因以踐其實舉凡修已治人範世軌物之具口
誦而身體之達之五經皆然將以使聖人之德行文
章炳然見於世也先生之謀道於是乎勤矣是書初
名淺說後乃更正蒙夫蒙而思正之先生之志不可
識乎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是書之刻於求童
蒙蓋先之矣若夫童蒙求我則在學盛世之學者究
心焉

贈大方伯石樓陸公入閩序

今江以南諸大藩惟閩地最僻賦最寡而又多大儒
之遺澤故其政簡其民醇號爲易治予往年自翰林
出典延之刑獄嘗攝其郡事於是時於文法簿書一
無所通曉而獨舊所誦習楊羅李朱黄蔡氏之書時
時往來於心因自用其愚稍破去條格以所誦習者
進其父老子弟而告語之久之民亦便予之愚郡益
無事以予推之知凡賢且智於予而又爵位通顯有
聲實以爲之先者其易治何如也嘉靖丁酉春四明
石樓陸公以江藩右轄晉左轄於閩公爲人操行修
飭而明敏練達事有難處與獄之難辯者能立語決
之予所謂賢且智者也　國家建官之制其在外服

莫尊於左轄公之爵位予所謂通顯者也公尊翁碧洲先生昔嘗以御史按閩而仲氏石溪頃又嘗副其臬事人兩賢之公今繼往予所謂有聲實爲之先者也以閩之易治而公挾是三者以臨之固可朝夕冀治之成哉然予聞治莫大於教化古周召之爲方伯其治在詩書可考已今方伯之署曰承宣官曰布政三歲而舉士職曰提調則治亦可知也而世論方伯之事乃徒以財賦當之何歟公茲行禮紫陽之祠弔龜山豫章延平之墓式西山勉齋氏之閭揭其所相授受者以詔士庶爲

天子蔚然興文治於一方是予所深望也公初在江落今中丞浦南胡公實爲左轄屬予文贈公予未有以應也而胡公數言之嗟乎予之見迂矣其進之而不敢發豈無意也哉惟公不以世之論方伯者自居則庶乎其有取焉矣

贈謙谷林公赴貴州序

謙谷林公與予舉進士同年始予讀其文辯而甚腴及貌之乃若不能言者已而叩之其中益肆以弘不可窮詰喟然曰若是乎養之[illegible]其後公自春官擢湖廣按察僉事遭先封君憂服除改江西行部所至剪強植弱不專以威抱規履矩不肅而化然當軸者或不深知公公亦不求知徊翔十年視所謂聲勢之途漠然無足動其意則又喟然曰若是乎養之定哉惟人才生於世也楩楠豫章之產不以古今爲有無則人才宜亦然矣然而人才之在古也上者爲聖賢爲王佐下亦不失爲君子其在後世則爲伯爲術爲刑名爲智與數甚乃爲姦佞此其故何哉古之道義明而後世功利之習勝其生則同而養之得失異也自堯舜禹湯文武没學校庠序之教名存實亡上之人既不知以道義養士及周之季孔子孟子出以空

言賞罰天下顏氏子操簞瓢臥陋巷世所謂愚人也而彼亟稱之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晏子以其君顯世所謂賢者也而彼亟黜之故當其時士雖不獲被先王之澤而賴孔孟以爲之養卒不失其正孔孟没言之在方策者士相與習焉而罔畏於是養之之道盡失功利之說得以深入乎其心其所挾者本不足以見於世而輒自言之一不遇則屈身以求必售靡然富貴之狥而管晏之事業亦且不可復見則人才之不逮古無恠也公生去聖益遠耳目所聞見不異於世之人至其所養乃獨裕且定如此殆有得於道

義者深乎使由是不替而益充之雖至於爲聖賢爲王佐莫能禦之矣公以今年春自江西擢貴州按察副使貴州去京師五千里而邉人咸謂公遷最遲得地最遠宜有所不平而公怡然束舊所讀書數十冊携兩童子躍馬以去所謂不替而益充之者予於是又可預占也於其別飲之酒而張之以文

贈方伯石橋劉公序

嘉靖丁亥戊子間陽明先生講學梧州之督府士大夫四遠而至今東藩右方伯石橋劉公時知梧州亦與受業先生延納訓教坐嘗百餘人而意所器許獨

公爲最階生晚不及登先生門最在京師獲從先生帥南贛時高第弟子南野太史遊聞所謂致良知者退以證諸傳習録及先生所爲詩若文恍然悟夫良知在我而其要在乎能致數自語曰良知之本體其虛靈知覺萬物畢照者固不待求之口耳載籍之間然自夫昏於物欲而求以復其本體則所謂惟精惟一戒謹恐懼以盡夫致之之功實有不容忘且助者舉知而歸諸良舉良知而歸諸致此先生之學所以爲上契虞廷孔門之旨也及走四方先生之弟子既衆所自爲說往往異其師傳於是盛言良知而忘致之爲要稱率性則厭拘檢以爲煩而不知其弊且流於狗欲貴無我則鄙操存惕厲以爲着物而不知其弊漸入於空虛無實放曠而失守語悖本則宗默坐以爲精約詆窮經以爲浮僞而不知其弊已陷於是內非外槁木死灰之爲階深懼其將害道思爲之論說而去南野日遠又竊自悲其力薄而無與也丁酉春承乏督學江右公適總臬事具以所懷質焉公曰先生言良知以別聞見之非言致良知以別定慧之謬彼紛紛者非俗則禪先生無是也階聞而大慰夫道不易明尤不易傳在昔孔氏之徒身通六藝者求

之三千人得七十焉其選精矣然子夏仲弓不一二傳已失其正二程子之門學焉者皆四方之良也而伊川自洛歸以長進稱者獨龜山上蔡兩人以階所見先生弟子若南野暨公可謂得其傳矣豈是可不爲斯文之幸耶公是歲冬循故事入　覲遂遷山東藩諸縉紳無若階昔之懼且悲者亦烏得而私之也公爲人外和內剛未嘗以私干人人亦不可干以私而用法平恕所至有惠澤叅藩廣西尤有勞於武事蓋眞能致良知者階之敬服公固非徒以言之合

而已東藩諸縉紳苟欲明先生之學其尚知所質而從也哉

世經堂集卷之十一

世經堂集卷之十二

序二

壽封僉事吉菴王先生暨配張太宜人序

古今之變其可慨也夫古之學不難於言難於行今之學不獨難於行亦難於言蓋昔虞廷之論學僅僅十六字其君臣師友之間又若不專以學爲務者而其時乃多聖人孔子孟子發揮仁義恒數百千言惓惓然聚其徒以從事於學而其時叛道敗德者接踵然彼猶未親受孔孟之教者也孔門從游者至三千人孟子傳食諸侯從者亦數百人使此三千者十而

一賢則道統之傳當不獨在顏曾二子此數百人者百而一賢則其所稱許當不止一樂正氏亦不止爲二之中四之下然而不能然也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夫孔子豈無得於躬行者哉誠病夫學者行之不逮借已言之耳觀於春秋而戰國可知也吾故曰古之學不難於言難於行秦漢以降士益汨於利所謂躬行者吾既已無望而百家諸氏紛紛不經之說吾亦不暇責之詳至宋大儒輩出其於論學宜足以紹虞廷孔孟之傳矣而支離之獘猶不免焉近世君子表知行之一致發明之

一源直指人性之本善使求諸內可謂精且盡矣而吾屬學者終不能一洗舊聞之陋往往言之失其宗又或轉而入於空寂吾故曰今之學不獨難於行亦難於言嗟乎言且難而行可知矣古今之變其信可慨也夫予友在菴王子自幼聞良知之學能深信而篤行之其居於家以孝稱仕為諫議以直稱出佐藩臬於山之東江之西以賢稱蓋不獨能言亦能行者也今年夏自江西入賀　聖節得過其家次第為尊翁封僉事吉菴先生母張太宜人壽屬階以文夫世壽人者動以壽為祝又或盛言子之榮貴以誇詡之

階以為榮貴之事君子所不道而子之賢者其親之名實賴以不朽則所謂遐壽莫踰於是故序古今之學與王子之所以為學者復焉先生素讀書知道理今年八十四生以六月二日太宜人年八十生以八月七日協德於先生當必以吾言為然矣

贈大方伯松泉夏公報政序

天下有公論有公法曰賢曰不肖必當其實者論之公也進賢退不肖必如其人者法之公也是二者其理本一也然而世之盛也論定而法行則二者恒合為一而出於朝廷之上世之衰也法之在朝廷者不能盡公士大夫之賢不肖亦不取決於朝廷而定於閭閻田野之口則遂析而為二而所謂公論獨歸於下階每讀經至詩所刺譏春秋所褒貶未嘗不喟然而歎以為此所云者皆唐虞三代日所進退之常政耳方其日見諸行也天下習而安之或且忘焉及既不行而托諸此以洩其憤懣不平之情與夫垂訓立坊之志則累千萬言而卒無益於政夫固宜論世道者慨想於唐虞三代之盛不能自已乎松泉夏公始拜右伯於廣西繼遷江西左伯合之得三年焉故事當報政公之為政於粵也階聞之惠而和簡而易煦

煦若慈母粵去朝廷遠其賦薄其民貧故其政然居一年而頌聲作及為政於茲土也階見之廉而察信而斷侃侃如嚴父茲土之賦繁吏巧於文而民習於玩故其政然居一年而頌聲又作公蓋公論之所賢也而今之時吾所謂公論與法合而出於朝廷者也昔公始至也或謂階曰公其遂遷乎階曰未也夫明君任賢以圖治猶任匠以作室室之甫構中道而易匠非策也其待公績之成乎已而銓部薦公為中丞果不用及是或曰公其遷乎階曰遷矣夫今之時公論與法既合而出於朝廷而公績又以成告譬諸五

穀時至而熟矣雖欲無遷得乎昔之不遷以爲民也今之必遷爲公論與法也公行既有日右伯雙橋蔣公聞階是說俾次敘爲公贈夫階之論公者於理則然然而其詞俚矣何足以贈公哉自古文章之士在衰世則多伏於山林在盛世則多仕於臺閣詩所刺譏春秋所褒貶衰世事也論世道者所深隱也而實作於山林舜典敘舜之命官與其羣臣濟濟相讓之美盛世事也論世道者所慨想也而實作於臺閣公行矣旦夕大拜其將有臺閣之士敘
聖天子所以命公諸公卿之推賢讓能者繼舜典而出乎階請敬錄焉追納公之行李

贈鳳峯沈子守寧波序

鳳峯沈子爲刑部郎三年會寧波南昌守缺二郡大夫士交欲得沈子以言諸銓部銓部難所與則曰吾從其先缺者遂擢守寧波少湖子聞而歎曰昔孔子言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以今沈子之事觀之豈不信哉夫自三代降爲春秋其風俗固已日薄然而先王之化猶有存者直道之在民無怪也自春秋迄於今其風俗之薄當益甚人情同已則喜異已則惡其蔽於私當益深二郡大夫士非一人其情當不能盡一沈子雖賢當不能盡與之同而皆欲得沈子何也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是非之心也固直道所從出歟其必有是是非之心也固直道所以存歟是故在沈子可以自考在吾人可以勸矣自古刑賞之權皆制於君相刑賞者直道之用也孔子不以直道與周魯齊衛之君又不以與其用事之臣而獨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蓋傷直道不明於上猶幸存於下耳今二郡大夫士交欲得沈子銓部以請於
天子而畀之直道庶幾其在上乎予於是竊有喜也

然是非之在人心其情殊其理一未有公於是而不公於非者也以二郡之交欲得沈子也反而觀之能無可懼乎古之人其得民之深有將去而挽留之者矣有既去而思慕之詠歌之者矣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斯終譽之極也直道之遺也沈子勉乎哉君子將爲善非祈人之是已也充吾心之所是而其是已者自不能違其不爲不善非畏人之非已也去吾心之所非而其不我非者自不能外是故絜矩公好惡則天下平焉戒懼慎獨以致其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焉皆先自直而已沈子勉乎哉予之

所望者不獨能爲寧波已也沈子行有曰鄉之諸友請予言爲贈夫沈子則旣賢矣予何贈哉其亦曰若沈子者不獨能爲寧波已也乃其道則先自直

贈楊子虛卿序

三代而下稱世家者或再世或三世其盛者桓榮氏五世若乃歷數千年仆而復興衰而復振綿綿焉相望不絕者惟楊氏爲然蓋在漢時太尉震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三公唐時於陵爲太子少傅其子嗣復爲宰相嗣復子授爲刑部尚書連三世大顯本朝東里先生文貞公歷相

成祖

仁宗

宣宗三皇帝位至少師其後孫曾爲太僕爲邑博士閱六世而今潮州推官虛卿以進士繼起世家之盛他姓未有也雖然家之盛者其繼實難而其所謂盛者又非獨祿位之云也姑卽楊氏之先論之震却金暮夜疏斥樊豐朝廷稱其忠秉不附梁冀引疾去賜詆譏張禹連辭三公之命彪沮董卓忤曹操臨難不改節魏文受禪欲以爲太尉固辭卒抗賓客之禮於陵堅明方峻終始不失嗣復宏辭博學與裴度柳公綽俱爲武元衡所知授不汲汲於進文貞知人耶達謀斷兼資德業爲名相第一然則所謂盛者不有在乎斯其繼之益難矣虛卿少善屬文予昔督學江右亟試亟奇之諸僚友謂予曰虛卿固能世其家者耶予曰未也已而虛卿舉進士胥曰虛卿眞能世其家者耶予又曰未也是其在虛卿之身乎夫虛卿外和內勁其才無不通而不以自炫乃其志則卓然恥爲今之人也循是不變其爲廉爲節爲名德爲事功以濟世矣而繼其先之人也可必矣是故在虛卿之身乎予不敏不能如元衡之知嗣復然與虛卿處三年

數以正告焉虛卿不予厭也故於潮之行也以崇義丁子汝簡劉子之意申之以世家之說予聞虛卿常奉文貞像自隨意固欲有繼焉知其不厭聞也已

送嘉興守東蒙王侯入　覲序

三代之制其一尚存今朝覲是也雖然古諸侯之入覲也以言於上則無隱以取諸民則不敢有侈費是故上得脩其政而下不病乎其行後世則或巧文以逃責厚斂以求豐其私矣古天子之朝其臣也以慶讓則公以黜陟則公是故權倖之途絕而熙凝之治成後世則或官敗於賄彰賢不肖移於毀譽之口舍

然則所謂存者無乃獨其名歟予昔讀史竊借以為三代之制其宜於民雖同而可考見者莫詳於周今周禮所載大者數十小者未易數也顧其亡者已徙付之慨息而僅存者又獨其名焉斯民之欲覩三代之盛宜其不可得已嘉靖辛丑天下復當朝　覲之期嘉興郡守東蒙王侯如　制率其屬以往侯之治嘉興以身為政以公為急於小民甚愛於君子敬而有禮其視所謂修費既穀然有所不為而言之於上亦可以無隱矣若乃錄其功以為褒與其賢而陟加焉此三代明良之所以交也予能無望焉爾乎凡事之廢久則必復興其興也又必有所從始三代之制廢也久矣茲非興之時乎如或始之則侯其人也君臣之際炳乎其相遭蔚乎其相輝使凡覩者咸曰制之存也以實不以名予將賀三代之盛復覩於今矣侯與予同舉進士嘗司刑於松松之民至今德焉而嘉善令谷君其方以才行為侯知且與予好也請予言為贈嗟乎予言豈獨為侯發哉

董大理合葬錄序

君子之於親生盡其養矣以為未足也於是厚為之葬以固其藏又以為未足也於是錄其言與行鋟之梓以傳諸後其所以為親計愈深遠矣是心也何心哉人生而愛其親愛之必欲其壽壽之在天者不可強也固其藏使不速化錄其言與行使永有聞焉是亦壽也其事則在人而得自力也勉其得自力者以償其所不可強而致其愛豈非所謂良心哉良心之在人愈充則愈弘愈窒則愈微是故君子之於親必致其愛而夫人或生事之未能夫是二者以相校則甚遠也然而夫人則由之是愈弘愈微之效也上海董子元喪其尊府大理公與母唐宜人既厚其葬矣又次公宜人所被　兩朝之制辭士大夫所為誌碑傳誄以為合葬錄曰吾父母之言與行將託是不朽焉子元之於親非真能致其愛何以有此夫愛始於親達於民物終於四海故良心斂之不盈掬而擴之可以保天下吾所謂愈充則愈弘愈窒則愈微者也子元能充諸乎大理公夫婦所託以不朽孰大於是詩曰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能充之之謂也子元勉之公諱恬字世良別號中岡自為司空屬迄佐廷尉咸有聲績唐宜人克相以禮語在錄中子元名宜陽以文章知名國子嘗從東郭鄒先生游習聞良心之說者也

賀雲臕孫君序

予少時讀班生傳竊慨想其爲人以爲古儒者之學上之經緯天地次亦足折衝尊俎爲國家消旦夕之憂其道甚大中世文武析而爲二持文墨者賤武功擐甲冑者鄙儒術夫既已拘拘焉不相爲用而近時所謂文者又皆沿襲口耳嬰情利達於國家之事曾不足以爲重輕則誠不若投筆而起馳驅矢石間猶得少有裨益也及走仕途聞西北之警時時有之已復覩

今皇帝南征北伐毅然有殷高周宣之思而平時號

爲文學之臣不足任用則又益慚其所爲思得人如班生者而從之游甲午予視學于浙識今都督沂東湯君湯君之爲人雄毅慷慨隼擊而不避者也丁酉將視學江西歸覲先太恭人識今千兵雲臕孫君孫君之爲人明敏有機智可與謀者也二君皆嘗游於學憤世所謂文者不足事而假世資焉以自見殆有慕於班生之爲者歟庚子冬湯君既奉 璽書討賊克有成功君亦以臺察之檄視其所豢二[illegible]之果爲班生則既有緒矣然予復有說焉班生之功業其在漢世雖炳然可稱述要之上古所不道二君者誠至

予斯而已乎吾猶小之剏其或不逮耶子生也怯於筆不果投然古儒者之學實幸竊聞其槩於二君乎重有省矣孫君之將涖事吾舅氏顧邃野與其二三友屬予言爲賀予固知君者因以諗之

贈郡博魯湖翟君序

予昔讀傳記見士之賢而文者或淪落不獲用輒喟然傷之以爲古之仕者多由薦辟至試進士亦或得以文薦夫薦辟之道其在盛時誠足以致異才得實行逮乎衰季請謁衒鬻交於貴倖之門則彼所謂異才實行者反不免爲之摧抑以死今世科舉之法糊

名易書以校其藝雖若所求未出於詞章之末而其道則固可謂之至公士苟有所挾當不患不見用矣及覩於鄉又遍以覩於海之內而吾所謂賢而文者猶未必盡用也則徘徊歎息舉而歸之於命然又妄意以爲今科舉之法公矣而未廣有如以場屋之遺責大臣臺諫使薦辟

天子親試而去取之授之官而責其成其謬舉者罰無赦則庶幾士可盡得而請謁衒鬻之途亦可以逆杜往歲登 朝嘗欲疏言之會以憂歸未果也今年春識魯湖翟君君故與吏侍龍湖張公太僕雨厓朱

公稱十才子於湖之南其後諸公相繼貴顯而君竟不獲舉進士來爲松江教授予每讀其文察其志所向益歎恨於士之不盡用而向之欲言而未果者未嘗不日往來於懷也夏五月部使者具羔與幣移檄奬君夫使者奉

明天子命以激揚爲職今學校之官其賢而文宜莫如君者顧不能薦而以奬塞責吾不能無憾焉然君教於松未朞其名聲即已徹

明天子之使旣久可知也夫欲士之盡用予心也士或遺於場屋而以薦辟進予所欲言而未果者也君雖不獲舉進士今其進幸有地予能無少慰乎作贈魯湖序

終慕詩序

松江司訓成都李君始爲諸生喪其母魏以爲不獲養也哭之甚哀其後貢　大廷分教陜之寧遂上疏以俸之半養其父杇菴翁未幾翁卒以爲養弗能久也哭之又哀比補松江每語及其親與閱其俸之入未嘗不哀以泣也於是華亭學諭泰和楊君爲作終慕篇大書揭於其官之舍士大夫聞者相與詩而和之屬予以序予昔讀論語見其稱學詩者邇之可以事父因退而考之詩三百十一篇而作於孝子者凡六陟岵鴇羽南陔白華蓼莪北山是也及考其世陟岵者國蹙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子兄弟離散故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之作也鴇羽者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父母而作也蓼莪者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也北山者幽王之時役使不均大夫勞於從事不得養父母而作也其作於治世者獨南陔爲孝子相戒以養白華爲孝子之潔白與四牡之篇〓一及乎將父將母之云耳孝子之詩六而作於亂世者四於是時其人獨多孝耶世治則人獲自致其養而戒勉稱美之詞自不得繁世亂則養不獲遂而其深悲隱怨觸事遂形而言自不能已是則詩之多寡所以異也聖人錄之於經固將使爲人君者知下之失養由於我而不敢以不修其政爲人子者知古之人苟不獲遂其養則不能一日忘於懷而於所以養其父母者不敢以不力故曰邇之事父又曰可以觀可以興者此也李君生當　聖明之世其始而學繼而仕實出於國家賓養登用與昔之役焉者殊科諸君子之爲之詩宜以繼南陔白華之什無所事於悲怨然予觀於卷中皆幽悒悽惻不

可讀而聞也豈其深原君之爲情如四牡所謂不遑來諗者歟夫君與親其尊同忠與孝其道同者也孝子事親雖嘗致悲怨於養之不獲遂而於其君之役亦皆不敢以辭矧在　聖明之世學而仕者耶君之慕其親其情則可謂至矣移孝而忠是予所望於君而亦四牡靡盬之義也敢以發卷中之未備與君共勉焉

贈司訓虛亭杜君序

今中外之官所繫至重而世恒易之者其惟學校乎學校之官十二出鄉舉其八出歲貢出鄉舉者例以

祿仕俛爲之出歲貢者銓司之授之曰是其資宜然耳非以望也監司之待之曰是老且貧優容之已耳非以爲師也　國家之以教責之曰文焉已耳非急於行也是故官學校者朝擊鼓於堂聚其徒教之爲文課惰勤第高下以爲賞罰夕振鐸於舍巡而督之不懈有能是即衆以爲賢矣其因循玩弛積日月以待遷與夫老耄志得者衆亦相與憐而庇之未有斷然以爲非也嗟乎士生斯世其欲聞三物之教以進於聖賢之域也不亦難乎古今論治者多矣其大要不外乎得人蓋有一國之存亡繫於一人之得喪者矣然予惜其知得人之爲要而不知作人以待用爲尤要也夫人主所與作人以待用者非學校之官乎授之不必其賢待之不厚其禮責之不以三物之教如是而欲人才之有成固不可得也河南虛亭杜君年四十被　詔選於諸生中貢爲華亭訓導始至吾友郡伯梓谷黃公亟稱之踰年部使者移文嘉勞之君之得是官與人之待之蓋異乎前所云矣君爲人忠信與諸生言恒先行實後文藝束脩之餽不計有無其貧甚者時周之君之志其有慕於古之爲教將率之以身歟君於官不得專其學事予又力薄不能

振君然予所懷竊欲言之
聖天子以贊復古之治而不敢遽自謏也故爲君道之雖然言不能必見用其能自必者脩身焉耳君尚慎其脩諸身者以俟吾言之用哉君名倡字其虛亭號也

水西集序

嗚呼此予友錫山華君德啓集也嘉靖壬午秋予濫與君同領鄉薦明年同舉進士當是時君名聲出予上遠甚顧未幾以謗失官又未幾鬱鬱以卒予每念其事未始不泫然也其尚忍讀君集哉君昔嘗語予

云曰者言吾壽不遐果然當以墓銘累予予嘆曰君
儒者乃亦惑於是以今觀之彼偶中耶抑誠有所見
也古今人恒惜賈長沙仕不遂以至夭死以爲誼蓋
不遇知己之主故耳予初心亦謂然及讀李廣傳乃
喟然曰夫世所謂能貴賤人者非人主乎廣始事文
帝帝好文而廣好武其不侯猶可諉也及武帝則所
好合矣此於理當與衛霍同幸而帝顧以爲數奇不
使當單于廣亦竟飲恨以歿士固有命苟賤也雖遇
知己之主不能使貴歟曰者之言殆未可謂偶中也
史爲廣作傳末及李蔡事若深置不平於廣者嗟乎

自漢以降遇世之士豈獨一李蔡哉此予所以悲君
也君臨事不苟爲詩文率苦思連日夜乃屬稿稿成
其討論刪潤力有加焉於政事亦然故所在聲績勃
起今其詩文幸尚有是集後當不泯沒至其政事則
雖君所知厚猶或不能道十一矧冀永有聞於後乎
予是以重爲君悲也刻是集者君之子泮今爲國子
生能世其學刻成而泮來請予序予哽咽不能執筆
者久之又自念知君深非予則誰當序者蓋踰年而
始有以復焉亦聊識予悲且以塞銘墓之託耳君名
錀字德啓水西其號故以名集官止職方郎中卒時
年四十五云

崇雅錄序

雅也者鄭之反也昔者孔子惡似是而非以爲鄭實
亂雅又以爲爲邦者之所必放然孔子論鄭聲以次
似是之末而後世直謂其皆淫奔之辭以今觀之鄭
之聲果皆淫奔也奚以爲似是其爲亂雅亦奚俟聖
人知之此其論不能無少過矣然而必曰鄭聲淫何
也記曰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說者曰狄成者
淫佚之意也滌濫者言其音之泛濫猶水然也夫其
謂狄成也滌濫也是鄭聲之淫乎夫固似是而非非

聖人莫能知者也惟文亦然聖人之道楊墨老莊刑
名術數不容以竝之固也然士之言聖人之道欲雜
以刑名術數之言其非易知也其矜奇衒博溢入於
楊墨老莊未易知也是豈非亂雅之鄭而學聖人者
所必放歟　國家以文取士百八十年于茲在宣德
以前場屋之文雖間失之朴略而信經守傳要之不
牴牾聖人至成化弘治間則既彬彬盛矣正德以降
奇博日益而遂以入於楊墨老莊者蓋時有之彼其
要歸誠與聖人之道不啻秦越然其言之似是世方
悅焉而莫之能放也予往年視學江淛則有志於斯

顧其論議既不足以發其中之所存其才與力又不能爲之振起獨幸多士有以亮予之志而自識其所宗諸所爲文翕然以變予於是得逃責焉而又恨其無以達之天下嘉靖庚子春侍御裁菴楊君奉　命董南畿學政始至移書博士弟子敎之爲文巳乃懸繩衡以去取之巳復擇其優者裒爲此錄將以須諸學官而題之曰崇雅予嘗竊觀之其華藻爛然而宗旨一出經傳信無愧於雅之云而君嘉奬播揚亦信乎其能崇之矣使董學者舉如是天下之文有不盡趨於雅乎然予又聞之古之學者行成於身而言發

於外故其文與行常合而爲一後世行不逮而徒竊其辭故其文與行常析而爲二韓之於唐歐陽之於宋說者謂其於文章有大功然其氣節勳業表率一世者實有出於文之外焉今之世其畔聖人之道飾鄭而亂雅者獨文巳哉由韓歐進之濂洛又進以承洙泗之眞傳是則君之責而亦予所望於鄉之諸彥者也君名宜栽菴其號與予同舉癸未進士幼則能文章立　朝以有風力爲名御史故於崇雅能必行其志云

送黎山敎授楊天柱序

今天下之吏以輔導爲職者在　朝廷曰詹事翰林在親藩曰長史審理在郡王曰敎授詹事翰林位尊而地要長史秩大夫審理之品猶在第六獨敎授品從九恒仰視諸貴人然其談論經史道德超然出簿書法律外實與詹事翰林等故敎授職雖卑有淸華之望焉　國初稽古建邦崇重輔導知名之士多在藩府若少師文貞楊公以薦徵入翰林出爲齊審理副復入爲編脩其最著者也降自中葉長史以下旣格不得遷而章縫之徒又率慕貴要而厭閒散才者壯者強有力者盡在　朝廷而諸府僚苟以處衰殘

迂朽之士間有好脩寡諸者則衆相與擯使居之於是才賢之途窒輔導之職虛而河間東平之聲不復聞於世蓋凡有志治理者未嘗不三歎於斯也辛丑冬天柱楊君自華亭學諭擢敎授黎山之府君於文貞爲曾孫文與行能不忝其世在華亭七年以身爲敎士敬且愛之而年又未耄老其往黎山也當事者其有意輔導之選歟抑漫與之也

今天子仁聖英武動法

祖宗進退人才苟見其賢不問資格苟見不肖雖在勳舊去之亦不崇朝夫

天子視諸藩臣猶士大夫視其族人所館士也賢不肖盡易聞焉君茲行其務慎其所以輔導者安知聖天子不用文貞事待君乎君仲子虛卿舊嘗從予游今擧進士司刑潮州文貞之勳業不在君之身當必在其子而予獨致迂望於君者近世用人莫獘於資格尤莫獘於待府僚誠欲當事者變而通之以贊我

聖天子光前之治也

贈郡伯梓谷黃公致仕序

予昔讀衡門考槃詩竊念以爲士之生也莫勞於廊廟而莫佚於山林然又數疑之伊尹周公其在廊廟以身任弔伐之事且嘗放其君誅其兄排大難以安天下其勞宜矣孔子孟子退處於山林之間此其身宜得自佚而刪述贊脩距楊墨闢邪說汲汲焉一日不敢懈何獨異於詩之云也其後反覆思之而得其說凡隱有二以潔身爲學漠然無意於天下者高士之所爲也二詩人是也以萬物一體爲學無所遇於時不得已而隱者聖賢之所爲也孔孟是也二詩人之於伊周其學異其遇異是故寤歌棲遲而其志已足夫安得不佚乎孔孟之於伊周其學同其遇異是故進不得澤其民退必將以成其後之髦士夫安得不勞乎是二者其小與大較然別也然自榮利之途啓而所謂縉紳者往往重廊廟而輕山林於此有易退之士出焉則不獨其身自託於詩人而彼與之游者亦必擧詩之所稱相率誇詡羡慕之未有以孔孟之事告之者也蓋一體之學不明也久矣梓谷黃公少讀孔孟氏書聞所謂萬物一體者長復從東郭諸君子相究切焉其仕爲戶部郎與守吾松恒先其民而後其身民有飢者已不敢以飽有寒者已不敢以衆帛其進而澤其民可謂勞矣今年春忽上疏致其事夫今之世所謂重廊廟而輕山林者非耶而公獨舍此而取彼其高於縉紳之徒無所待予言也然予以爲未足盡公之太故遡伊周孔孟以及詩人之勞佚異同者請公擇焉予聞公謀養其太夫人格於例引疾以去可謂篤孝而往時五山張子嘗爲予言蜀地僻在山谷間其人士率朴茂喜問學孟子不云乎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審如是吾將賀蜀士之有成而公果得以就其大也徵予言者公之僚龍川施侯元峯龍山兩李侯琴巖黃侯皆嘗用力於一體之學元峯又適攝郡事故爲之倡云

壽郡憲翠巖黃君序

壽之有祝古也其在二雅親親則祝行葦之詩是也賢賢則祝南山之詩是也夫二詩皆王者事也王者之所與處雖親且賢其分則臣耳然猶爲之祝如此下此可知矣今之稱壽之禮固古之遺也歟古者明王代作其字天下不啻毋之於子蓋於時民之命懸於君後世君不皆賢而章憲具存率而行之皆可以治于時民之命則懸於政又至其後人政並亡維持補塞獨州郡是賴于時民則懸命于良有司而有司者又不能盡良也民之命遂一懸於歲之豐歉於此有人焉其爲政於州郡之間廉而不苛惠而不縱忠信誠篤而莫之或欺則固民之命所懸也以是而稱壽之禮行焉抑其情之不能自已者歟夫天下禮與情而已禮也者又緣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其情誠不能自已則禮雖先王未之有猶可以義起矧其爲古之遺耶有知禮者吾知其必不廢也嘉靖辛丑八月十六日爲吾郡憲翠巖黃君初度之辰眥之於民有父母之責者也而君之政吾所謂廉而不苛惠而不縱忠信誠篤而莫之欺者也是則可謂親且賢矣宜松人之於君交欲其壽哉然予聞之君子之壽非徒年之謂也蓋必有不朽之譽焉君子之壽其人非徒年之祝也蓋必有胥勸之道焉行葦之亂曰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南山之三章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斯古之所謂壽也黃君之政誠由前所云者充之始於一方達於天下使天下之人致親賢於君舉猶吾松也則不朽之譽存胥勸之道得有知禮者吾又知其在所予矣請予言者國子林生棟暨其弟杭兩生者嘗學於君而予又幸與君爲道義交故爲之說如此予與君尚皆未老願相與勉之

送僉憲元峯李公之山西序

往予在 朝嘗竊歎以爲今 國家之法密矣然徒便於中人之自守而有志之士則恒病其拘而不得爲其後憂歸聞秦晉之間虜騎歲至而議者於刑賞之政猶不能稍去舊習以作士氣收人心則益慨然傷其所爲然又思之夫所謂有志之士非以能自信成敗毀譽無所動其中耶夫苟能自信不以成敗毀譽動其中則事有所當爲法雖不吾許固嘗攘袂爲之奚必徘徊四顧歎其拘而不得騁也去年秋聞雙江先生聶公守平陽其所設施能不自拘於法心竊壯之而當事者顧病其專至黜其功而陰幸其敗然

則士生乎今之世雖欲行其志固終不可得矣予於是重悲焉今年春元峯李公自松江別駕擢山西按察僉事分司平陽元峯之爲人吾知之義之所可衆雖莫敢爲爲之不少懾其所不可雖或羣趨之弗顧也排衆論而惟雙江是與吾於公有望矣雖然君子欲成天下之事其爲之有序則人不駭以疑其轉移有機則人之從已也易身處其難而不自有其功則雖有謗無自興焉故夫以成敗毀譽動其中遂自拘於法者懦夫之爲也能不自拘矣而不委曲以圖其成腐儒之爲也二者高下雖不同以言乎僨事則均耳公行矣予且拭目以觀于褒之功其毋併以予言爲懦也哉

送文選鈍軒周君出判河間序

天下治亂繫道術之晦明此其理易知而其效易覩也雖然今之談道術者超然出形器之外可謂高矣而其身乃或溺於流俗其剖析幽微亦既極其精矣而於出處取予之大或背於義而莫之察也則其所談者不已僞乎古昔盛時上篤於教而下篤於學篤於學故不爲僞篤於教故僞自無所容今所謂談道術者既不免於僞而上之人又不務求轉移化導之方一切詆而禁之此其上下之間無乃胥失乎然而上之疑其下則下之僞實啓之予於今之談道術者蓋不能無憾焉已鈍軒周君始爲御史與予同　召爲宮僚未幾以論邊事黜君之入輒爲美官而其再黜皆非其罪然君於得無所喜於失無所怒於得而復失未甞有顧惜於其心蓋君明乎其大而出乎流俗也遠矣斯古所謂篤於學者耶夫天下是與非而已僞者既在所禁則篤者宜在所與而顧數黜焉何也其無乃疑於僞爲之過併君而不之信歟然予聞議者云道術隱而難知惟政事有迹而易見此雖不

知道術政事之出於一姑即其意推之固將以政事爲道術之徵也河間去京師四百里而近君昔按山東其政事既炳然可述今茲往出其蘊蓄素位而行之化成於其郡而流聲實於　天朝後有信君之爲人而因以知談道術者之不可盡誣將必自茲始矣予能無望焉爾乎助教黃子雅與君相知而謂予言有得於贈處之義請遂書以送君其諸同志者竝列名左方

送與山袁君分教南昌序

今之論者曰天下之未治吏失職也故政莫急於乂

民而其道莫先於擇吏然予竊有疑焉三代以降擇吏之法未嘗廢也而其得人卒未有若三代之盛此其故何哉人君擇吏以乂民猶之擇木以爲室木必預養而後有以應匠氏之求士必素教而後其材足以任有司之選皆非可以旋爲而取效也古帝王之於其民自其塾於家庠於黨序於術既無地而非教而其所以教之者曰節性曰興德曰防淫曰同俗曰致孝曰逮不足曰崇德曰絀惡又皆本諸身心而未始有邪說以雜之則其材固皆可以用矣然猶以爲未足也鄉論其秀升之司徒司徒論其秀升之學學正崇四術立四教遲之以九年申之以再簡夫然後論其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於王而官之蓋教焉之功三擇焉之功一而已而其官於司馬者顧皆足以舉其職而無負則擇之之法素行於教之中也後世治衰教廢士所謂學靡然溺於詞章功利之間方其在庠序而所向往已無以異於吏之所爲故一旦有事人君雖欲擇人以爲用而勢不可得其或應文取具則其所就亦不過如向所謂吏而不足以副願治之心蓋昔齊桓公初見管仲悼襄公之失德慨然有帝王之想而仲所以告之者乃不出乎富强之謀漢宣帝厲精爲治守令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而時郡國乃多飾僞以邀賞夫齊桓豈不欲得帝王之佐漢宣豈不欲得不二心之臣哉然而不能者其教之無素而不容以遽辦也故教無所與於吏而吏必由之以出吏可以略於擇而士不可以不詳於教在君人者審所從事而已予友與山袁君以明經貢於 廷踰年拜南昌訓學君之官蓋以教爲職者也 國家之制士恒由庠序升於國學其意與古同而其爲教則或未能如古予昔以憲節視學江淛嘗竊憾之及今觀於國學益嘆然思易其舊而未能也於君之行有感焉君博學敦行誼其將闡古之教以迪南昌之士而使 聖朝擇吏之典得有所施乎予故爲文贈君且曰其庶有以處我

壽陳母曹孺人八十序

陳子敏之以天台諸生貢于 廷既得見 天子來 明年一發抒其所蘊蓄即請歸其鄉曰吾吾母曹孺人以九月五日春秋八十矣木將來一觴以祝焉於是士大夫聞者相與賦詩爲敏之祝得若干首敏之來以詣予請曰願求所以壽吾母者予曰

子之於孺人則既可謂能壽矣吾何以相諸敏之謝未達則告之曰夫世所謂壽其親者非祿與位之云耶夫謂祿與位爲足壽其親者非謂有以榮其身而樂乎其心耶然予觀世之君子姱節之弗立而令名之弗聞使議者遡而訾其所生則是貽之以辱曠政僨事以罹大罰使其親怛焉而不得寧則是貽之以憂夫人之壽未有出百年者也以其壽未有出乎百年而又或貽之憂辱如是而謂之壽可不可也古之君子脩其身以成其名而因以顯其親於無窮若孔顏曾孟不可及已濂洛關閩諸大儒其身未嘗一日處乎丞弼之位而其道上繼鄒魯歷數百年不廢則後之稱其親者亦至於今不衰夫人之壽方局於百年之中且不能以必得而此乃至於數百年如是而不謂之壽可不可也今子讀古之書於人不苟合必以道於物不苟取必以義家甚貧而色恒充入以奉孺人孝以敬人是以賢子相與賦詩而代子以祝傳之四方垂之異日誦是集者舉知有孺人而相與稱慕焉子之於孺人則既可謂能壽矣吾將舉古之壽者以告是子所習聞也其將言今之壽者是子所不屑聞也吾何以相子乎敏之謝不敢當則又告之曰夫道無終窮者也學無止法者也昔孟子論善士自一鄉以至天下以至友古之人凡四等其自善與信積之至於聖神凡六等而孔子之論學自十五至七十每十年而必一進若是乎不可怠也吾子勉之身爲濂洛關閩氏則孺人爲濂洛關閩之母矣身爲孔顏曾孟氏則孺人爲孔顏曾孟之母矣是子之所以致其壽者乎敏之再拜曰敢不如教遂書爲序俾侑觴於孺人孺人二子長敏之次庠生本孫三人鳴謙勞謙撝謙其仲與季通舉子業敏之兄弟少而孤教養皆出孺人君子又以知孺人宜其壽者也

壽雙崖李先生八十序

人之壽三而其壽於人五三者何也得氣之厚且完則壽閭閻之小民生而能寒暑任勞苦蚩蚩然延其年而不自知者是也寡嗜慾則壽深山窮谷之中其人不識鹽醯之味不知有聲利可奔走乃其壽往往至百歲者是也有德則壽君子慎脩其身內固其精神而外以綏其福履於國爲黃耇爲老成於鄉爲先生丈人者是也是三者高下則有間矣五者何也樂其有以師我也而爲之壽則以賢稱者也樂其有以庇我也而爲之壽則以功業著者也樂其有以後先

我也而為之壽則以子若孫聞者也其勢足以進退榮辱我也而畏焉而媚焉而為之壽則以位顯者也其人不足稱也姑以其老而貌敬焉而為之壽則以齒尊者也是五者高下亦有間矣嗟乎道術隱而世教微世之壽者能不盡出於氣稟習俗之幸然乎其壽於人也能不盡出於畏與媚與貌敬焉者之為乎故古之壽者為平格而今也則否何者以其畏與媚與貌敬焉者之不盡無也雖然欲其身之壽與壽於人而無媿色也無亦反求諸已乎吾於雙崖李先生有感矣先生少而耕於平定之野事其父孝撫其弟若妹有恩其性簡直喜面規人之過然於人好施於其族惇睦以敬鄉之稱有德者必歸先生後進之士相率以為師而先生以今年八月廿八日春秋八十其聰明健强猶壯時也所謂平格者非耶先生之初度予應奎于時為晉府長史應庚為順天推官應箕為鄉進士應斗為邑庠生孫念為刑科給事中愈為戶部主事其所交遊既各為詩文以贈而都諫傅岩王君又徵言於予予往年識給事君於錢塘端雅而甚文意其必賢者也及入　朝果以議論志節高一世先生雖隱而不仕乃其賢則既師於人其功業則有子若孫以措諸天下其壽於人也所謂無愧色者非耶然而先生闇然退然非有所覬於天人之際也是故欲身之壽與壽於人而無愧色吾於先生有感矣先生脩其身誠不以老自懈俾鄉之人恒得以為師家之子若孫恒有所承藉以光大其功業則先生之壽將無窮而士大夫之以言贈者亦借以為重予於茲舉也幸實先之敢遂以為祝惟先生念之哉

贈宗伯程齋先生盛公予假南還序

程齋先生赴召之五月引疾乞歸其鄉　詔予假給驛舟以行少湖徐階往賀之曰先生昔以御史中丞去國十五年

天子以為有道厚幣召先生以來晉秩宗伯勞問之使踵相接於館下乃茲歸復有　寵命焉可不謂人臣之至榮哉雖然君子之學道將以致其君也階聞先生以養心之說告

天子天子既嘉而納之矣而先生遽舍以去何居其無乃有忘世之心乎先生曰端明何敢然乃吾所以去者固將以有為也自三代以降士大夫厚望其君而薄待其身也久矣夫其望於君厚而自待薄也豈不謂君臣之際其交獨以言耶然而上之人聽其言

而稽其行有一弗酬則亦拒而弗用也故三代以降君不信其臣而併棄其言也亦久矣吾幸見
天子論攝生之道以爲攝生莫急於養心而養心莫先於寡欲夫勢利者非人臣之大欲歟今吾病苟靡而不去是不能自寡其欲也欲之不能寡而徒以空言致厚望於
天子其誰信之故吾不敢以留者誠欲信吾言而有所爲也於是階再拜曰先生進不求潔其名退未嘗忘世其所見果賢於人矣以是稱曰有道其誰謂不然退又自念曰今士大夫與先生比肩而事主者幾人操國之柄以論思諫諍爲職要且重於先生者幾人其平時誦說仁義鋪張化理
天子蓋嘗改容聽焉而治效卒未覩也其或者有不信之心故拒而不用歟夫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誠之道亦求其言之可信積久而不懈焉耳予且以先生爲法予又且將以先生告於百執事明日先生門下士韓君柱等請階言爲贈階不得辭

送太常少卿後屏盧君序

太常之有寺自昔以掌郊廟朝廷之禮樂至我國家禮樂之事既統諸宗伯又析其在郊廟者以屬太常在朝廷者以屬鴻臚而太常寺獨正三品卿若少卿皆取士大夫之有聲譽者爲之其地望視鴻臚遠甚豈非以致敬郊廟故詳於其職而重乎其選如是哉然嘗考之三代以降郊廟之樂既已非古而其祀禮亦或雜於方士之說異端之教與夫家人里巷之爲則禮樂之廢久矣
今皇帝聰明睿知稽古右文郊廟之禮一洗漢唐之陋而獨於樂有遺論焉何者律呂不備而旋宮之法不可得行六變八變九變之妙不可得覩其周旋於搏拊詠歌之間者又不以屬之士人非所謂秉文德而攝威儀也往年冬予承乏禮部會有以樂言者予以爲古樂之義廣大精深今雖未易猝復然亦不可遂置而不講謂當建官設局博求天下之耆碩相與討論訂正仰贊
聖天子制作之萬一而聽者率以爲迂未幾予亦收官以去其議遂寢豈古樂之復固自有待抑予所謂人而不仁不足與於禮樂徒抱叔孫之志而不自知其見誚於兩生者歟今年春後屏盧君自吏科都給事中擢爲南京太常少卿君之官以禮樂爲職者也

而君爲人易直子諒敬愼而溫良庶幾孔子之所謂仁也然則考制度之沿革探聲氣之本原協比律呂奏之郊廟又因以復大廷之雅樂罷敎坊之新聲固於君乎有賴矣而論者或謂今饑饉荐臻重以兵革天下之民愁歎呻吟未有底止樂非所當急者嗟乎是未知樂之談也天下之治本於君心而古帝王之作樂直以爲治心之具使朝廷之上誠得后夔其人進古樂而反復焉于以養 聖德之中和詔瞽宗之絃誦其於治化夫豈小補顧不憂夔之無人而詆樂非所急何也君行既有日今都給事介石尹君率其

僚徵予言爲贈夫予之言聽者之所迂而論者之所謂非急也其何以辱命哉然而不能默者誠慨想后夔之爲人而所致望於諸君子者深也

贈藩叅潙陽周君序

昔韓子有言儒者之於患難其翫而忘之以文辭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也以予言之文辭之於道淺矣夫奚足翫之以忘患難唐時能文詞者莫若韓子其次莫若柳宗元韓之於富貴既不能無嬰情而宗元之在柳州其愁苦悲思至今讀其言猶使人悽惻亦烏在其能忘之以文詞也人之情必有所欲惡而後物之可欲惡者始得以動乎其中其甚也有一物而欲惡殊者矣農夫之望雨閔閔焉畏其不足而塗之人以爲苦軒纓紱冕逵人以爲累而輿臺里巷之子至相驚詡以爲榮然則所謂欲與惡者果係於物耶抑其中先有所欲惡觸焉而遂動也古之儒者其夙夜孜孜於斯道之外無所事也及自反而無惡於志無愧於天無怍於人則克然自得視天下之物無一可以爲吾之欲惡者故日與物接而自無所動於其中非動而後假翫於文詞以忘之也假翫於文詞以求忘則其不能忘也必矣今年春潙陽

周君以禮科都給事中出爲陝西叅政 國家重臺諫之選恩禮視諸司特殊而都給事尤不以輕授其爲之者率擢貳卿寺以爲常自弘治以來士大夫往往重內輕外而近時藩臬之吏以制於御史又怵於京師之毀譽有趦趄嚅囁疎遠不得自直之嘆故尤不樂爲外官至或悲惡忿懟若履患難然者獨君被命無幾微不平之色君於世之所惡固無所動於中耶予始在翰林則獲從君游見其求道甚力而凡權利聲華世之所豔慕奔走者澹然不以屑意佇始有所自得故不動於物之可欲而因無見於其可惡耶

夫事必不動於欲惡而後能有所爲今天下民日就
窮而吏不加恤疆場之政日以廢弛
天子蓋嘗有意振起之而吏率應文襲故未聞有安
攘之實問之則曰制於御史與怵於京師之毀譽也
今君所蘊蓄如是其出而施諸政吾知其不爲趑趄
嚅囁豫憂其不得直而遂自沮矣夫吾未始有必爲
之志而徒曰制於人事不咎其處之未當而徒曰人
且以爲毀其無乃薄自責而誣人厚耶毅然以其身
易天下予於君不能無望也今都給事虛峯陳君左
給事龍津楊君右給事文岡陳君給事蒙泉徐君近

川查君同有志乎道者也聞予言而是焉俾遂書以
爲君贈

賀熊母萬太夫人蒙　恩存問序

嘉靖乙巳夏五月太宰北原先生熊公以母萬太夫
人壽九十疏乞歸養
上手詔留公而命有司致粟帛存問太夫人以慰公
志朝之卿佐交口言曰此殊典也遂相率造公邸第
再拜賀曰維人子之情莫不欲壽其親維人臣之情
莫不欲被恩於君然而不可必得縱得之不可得兼
也今太夫人有子如公食厚養躋上壽世既未有與
伍而又膺玆殊典即在往牒亦未之前聞公於臣子
所願欲者獨際其盛而兼享其全國恩家慶其可謂
無以加矣公遜謝不敢當喈不敏濫從諸卿佐後乃
進而拜曰自三代以降士大夫謀其身而遺其親也
久矣是故蓼莪之義微而絕裾之事作維公位冢宰
厲廉節獎恬退振幽滯天下賢俊之士已翕然向風
而公復薄上卿之尊而重一日之養以有此疏今而
後士大夫曰興於孝也其自公始乎敢以爲公賀又
進而拜曰自三代以降君之遇臣其不以禮也亦久
矣是故四牡之歌息而鴇羽之怨形維太夫人以義

方教公用克以勳業聞望師表一世簡在　聖心以
有玆命今而後朝廷之遇臣日篤於禮也其自太夫
人始乎敢以爲太夫人賀又進而拜曰忠臣之事其
君無所爲而爲者也矧其或勸之耶賢母之教其子
亦無所爲而爲者也矧其或報之耶維公忠義之性
得之天植充之學問以事　聖明吾所謂無所爲
者也而
上之遇公如是則所以勸公者至矣維太夫人履貞
禀順明理道習圖史其於教公吾所謂無所爲焉者
也而

上之施恩於太夫人如是則所以報太夫人者抑又至矣夫　國之倚公猶棟也屋所賴以立也士大夫之望公猶衡也賢不肖所由以輕重也今而後吾知太夫人將益以大義責公而綏於其身之養公亦得以有司之存問代定省而畢力於康濟之圖敢以爲天下賀於是公再拜曰敢不拜子之賜諸卿佐亦再拜曰敢不爲天下拜賜於公既退屬階次其說賀太夫人於南昌之里第

贈諫議蒙泉徐君序

異說之害道莫甚於似是而非周之末有之矣鄉原是也宋之初有之矣禪是也至於今而士大夫喜爲無情之說鄉原者自以爲中行而非者也禪也者自以爲上達而非者也無情之說又自以爲得之易而非者也易之言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士大夫之好老莊者讀是書而不深惟其義又欲稍變其名以爲奇於是無情之說作夫情也者非喜怒哀樂之謂耶人之生苟非若木與石然則是四者聖人不獨不能使之無而已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固天下之大本也其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固天下之達道也聖人者方將使

人朝夕畢力於中和之致而豈欲禁之而使無也在昔程伯子之對橫渠曰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伯子之意以爲聖人之於喜怒隨物應之而已無所與則是有而未嘗有也故必情順萬事而後可以言無情非併其順萬事者而無之頑然感之而莫應又或陽怒僞喜貌悲色樂如世之大奸之爲也譬諸鏡之照物方其照也毫髮畢陳然而未至未嘗迎既往未嘗留雖謂之無可也非併其照者而無之也故聖人之教務使人自明以應感而世之說者務使人自昏以息照夫惟自明以應感是故致中也大本

立焉致和也達道行焉無思無爲而其至寂者未嘗不感而通也夫惟自昏以息照是故照之息也方自幸其無而不知垢之積也已不勝其有使其果無也則歸於頑如其不能無也則卒流於大奸之爲而已嗚呼此其說所以似是而非而害道甚也鄉原之在周也得孔孟而世以不惑禪之在宋也得程朱而其說不得肆今固未有孔孟程朱其人也然而鄉原之閹然以行媚士之高明者猶知羞之至於禪則高明者且宗之矣又至於無情之說則深微窅眇彼幸而出乎禪者亦且轉而入於其中矣夫高明者非所謂

適道之資乎幸而出乎禪又轉而入於老莊氏子所以懼焉而思爲之辨也而非其人也諫議蒙泉徐君與予友三年其志趣高明而踐履篤實嘗於致中和之學究心而有得焉予往年遊於浙之東江之西往往與其士人及粵之行役而道焉者接無情之說蓋屢聞之偺嘗誦言其非而莫之信則以非其人也君玆行計其道里自浙以達於江又南入於粵其士大夫尚有以無情言者乎誠以所自得告之使無至於害道則繼程朱而有功聖門其在君矣其在君矣

送大宗伯兩洲先生王公赴南都序

君子必有以信於天下而後可以有爲而必成然而求爲可信在慎其所取始蓋古之人有伊尹者自上世未有往來天子諸侯之間至五就而不嫌者也而尹則爲之亦未有相諸侯以伐天子又身自放且復其君如奕人之置奕者也而尹則又爲之于是時天下不議其貪不疑其簒唯唯焉惟尹之欲爲尹遂以造殷而安定其社稷此其事豈不奇偉稀闊甚哉及考尹所以信於天下自一介不取之外無有也夫以一介視去就放伐其小大不待明者然後知而尹則必慎於其小天下亦以小而信其大何也凡有小大

者事也其無小無大者道與義也尹以爲道義之所不與卽在一介非有小於去就放伐也而不取焉天下因亦知尹確然惟道義之視其無所利於去就放伐猶其不取於一介也是故從而信焉然則所謂一介者固奇偉稀闊之事所從出而尹之所必慎歟少宰兩洲先生王公予嘗事之閩中頃又同在銓部公爲人於矩尋繩墨所素守也而尤慎於所取入官三十餘年其衣服飲食僅給天下亦胥信公莫敢以私干者夫自尹以降士大夫欲有爲者衆矣顧其事奇偉稀闊於尹卒莫望焉則其成之宜易而乃不盡然何也彼其所取之慎未有以信於天下而驟爲之是故欲進賢而天下逆以爲且引其所私欲退不肖而天下逆以爲且去其所惡欲有所興革而天下逆以爲且罔其君而規大利令之而不急則怠急之則相聚而懼且憂如是何望其能有爲而必成也今公慎於所取而天下胥以信使公益大用其以進退興革惟公之欲爲而必有成也吾可以豫筴矣去年冬天子擢公南京禮部尚書　國家之制尚書官最尊而近時六卿又多自南京召至公其果大用乎予雅知公故序公之能有爲者爲天下賀且使世之君子

知其所爲卽奇偉稀闊如尹亦非有加於所取之愼也幸反而求爲可信焉或曰禮部故儒臣之選也公多讀書明習百司之舊事爲古文歌詩皆可誦法天子以是用公噫乎儒臣之爲職獨見聞詞章已哉予故不著

送銀臺大夫景山錢君序

今天下士稱科目之盛詞章之工者莫如吳而其習俗之下亦莫甚於吳雖然吳之習俗其亦非一日之積矣周之衰也子游没而道術湮晉之東也王謝用而風流貴至於近世籠之以科目啖之以祿利則詞

章勝而渾樸漓士之生其鄉者相矜以文相高以達靡然不知道術爲何物而浮競淫侈之事作然以其見聞之稔漸染之深亦胥溺而莫知其非也夫士之品其上道術其次動業外此非所論也三代以降名公鉅卿乘時奮出雖於所謂道術者槩未有聞然而莫不有淵然之度寵之而不盈確然之守撼之而不懼故其勳業亦自足顯於天下若宋韓魏公是也魏公之不可易及夫人能知之當時稱之者不過曰厚重如勃君子未有聞而非焉者也而吳之士不然擬之以王謝則喜擬之以子游則畏而不敢爲擬之以勃未有不怒於色也夫擬之以勃則怒擬之以子游則又畏而不敢爲此其所以詞章科目雖幸甲於一世而道術勳業卒不足稱歟予往年病其如此間與鄉之後進追惟往昔慨然思振起之然予實不能爲詞章故其聽者以爲予特大爲之說以覆所短笑而莫之從也景山錢君吳產也自其少時則究心於道術風流詞章之辨而愼都惇篤又於所謂淵然確然者庶幾焉予與之處十年常以爲非吳之士也今年春君以考功郎中擢爲南京通政參議自古習俗高下代不盡同而轉移之機恒視朝廷所用舍以吳之

習俗如彼而今　朝廷所用乃如此士其有所感而興乎夫追惟往昔以振起習俗予所欲爲而未能者也使吳之士誠有感於君之用毅然舍其舊而思以道術勳業顯也予雖不肖不能鞭策以從然幸入而聞絃歌之餘響出而覩　聖明之新化夫豈非生平之一快哉故樂道君之見用者以先之雖然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亦豈待有所感而然也

贈諫議文岡陳君送母趙恭人還鄢陵序

諫議文岡陳君來其母趙恭人居京師踰年恭人思歸鄢陵君上疏乞送母如例　詔賜可矜恭人以就

養之年年六十君既得具冠帔戒賓友稱觴爲壽及是歸又賫奉　明命扶侍以行士大夫榮之爲歌詩紀其事合若干首予讀而嘆曰嗟乎三代以降君之使臣督以義而不暇恤其情臣之事君制於公而不及顧其私久矣惟我　國家仕於朝者例許迎其親以養其不能赴者許覲於其廬就養而歸者又許數職務假月日以送若君今日之事固國之彝典昔之簡冊三代所不能專美也獨陳氏之私榮已乎今君之往也次其道里自京師達于鄢陵郡若邑凡幾自縉紳之士下及里巷田野之人奔走見聞者凡幾望

恭人之車則相與言曰是諫議之母
天子重其歸而詔其子送焉者也望君之車則又相與言曰諫議之送母疏於朝而
天子許焉者也父母莫不思教其子其爲子者莫不思自奮以蕲顯其親於風化豈小補哉其不可謂陳氏之私榮信矣雖然予於君竊有請也自古天下之事惟宰相得行之惟諫官得言之君固諫官也今天下民日就窮而吏不加恤姑論君道里所經畿內之郡困於水者三年乃其力又疲於土木之役矣大河之南困於旱者再期乃其財又匱於宗藩之供矣而

有司若弗聞也君顧能無言乎定省之餘進其鄉之賢者與圖康濟之術還以告諸
天子議可而行焉惠澤加於民功業昭於時使士大夫僉曰諫議之篤於親不遺其君如此
聖天子有臣如諫議既孝且忠如此相率以君爲法則所補於風化彌大而於國之彝典有光斯陳氏之至榮也君博學能文章在諫署四年數上書言事直聲動中外孔子不云乎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失人之爲懼此予所以贈君也君行矣予因日望之

陽峯家藏集後序

宗伯大學士陽峯先生張公示階家藏集三十五卷階受而三復焉其大者若　講筵之啓沃典禮之裁定皆致君經國者之所必資其次若　聖制之賡和誥冊之撰擬賦頌之鋪張表疏之賀謝皆討論故實者之所必考又其次詠山川之形勝誌賢士大夫之行能序風俗之同異媺惡民生之休戚皆博物洽聞者之所必取至其體裁之純正詞旨之暢達華藻之贍麗音律之鏗鏘又皆爲詩文者之所必法天下後世將誦而傳之而顧曰家藏集者謙也古今文章之士多矣然於時或不庸即庸矣或未必爲宰相而其

以相業著者又或不以文稱故漢之相稱蕭曹丙魏乃其文稱司馬遷班固揚雄唐之相稱房杜姚宋乃其文稱韓愈柳宗元宋韓范富歐　本朝三楊李文達先後稱名相而獨歐陽公東里公之文盛行於後蓋文章事業其難兼也久矣然蕭曹以下諸君子雖不以文稱而所爲書疏詩賦與其刻集亦往往而傳則豈非重其事業故哉公以厚德宿望受知　聖明致位台鼎康濟之業追蹤古人而所爲文章又復震耀一世然則是集公雖欲秘之以爲家藏不可得矣雖然不可秘者公之文也謙而不居者公之心也自

古宰相莫不以禮嚴穴之士受直諒之言爲難則謙固未易能也今公之爲心如是是豈非縉紳之幸社稷之福而事業之所以彌光者乎階不敏辱公數進而與之論文既又以序屬夫公之文非可專以文章言也故謹爲著之末簡嗟乎後之讀是集者其慎毋曰文焉已哉

壽封太史心萱嚴君六十序

予嘗讀詩南山有臺竊歎古之君子其君燕衎而頌禱之至再三而不厭蓋周之盛王禮待其臣而治道之所由興如此及讀曹風傷婉孌悲下泉彼及乎不可爲國而鳲鳩之篇所以頌禱君子者顧猶有南山之意則疑以爲曹固無君子不然豈其君能下賢而國不可得治既而思之南山者人君之詩也鳲鳩者國人之詩也世之方治則君子見禮於上而燕饗之歌作及乎既亂則所謂君子往往爲時擯沮擯斥而獨其國之人相與憐且愛之於是竊爲之頌禱而其志乃有戚於斯幾之感苞蕭之歎者二詩之爲詞同而指則異君子之生於人國固亦有幸不幸哉封太史心萱嚴君蘇人也其事親孝與人處喜成其美而卹其不給教其子太史敏卿非道義未嘗出諸口蘇

之人交賢之今年九月　日君壽六十士大夫爭持羔酒詣君而君于是時方具冠服食其子太官之養隱然有南山之遇非若鳲鳩君子獨見憐愛於其國之人也蓋國家承平
天子加禮文學侍從之士而推及其親其勤厚優渥有出成周之上者君之生其可謂幸焉矣予聞李文達公在內閣其父來朝
英宗見之便殿解所服玉帶以賜石齋楊公爲少師其父尚在食其祿璽書存問縉紳謂榮今敏卿於爲相既有其階而君之年又足以待異時恩禮所被焉

知無爲君舉南山之曠典播之詠歌勒之金石昭盛治而垂休聲者乎予不佞敢以前所言爲君賀以後所言爲國家願之若夫崇德樹動追蹤往哲期爲君迓
聖朝之寵命則在斂卿矣

遊太嶽山詩序

今東南稱名山嶽鎮以降太嶽鴈蕩匡廬武夷其尤著者也自予走仕途太嶽既無因而至鴈蕩匡廬辛嘗吏其土矣而鴈蕩以試事嚴不暇遊匡廬以病不克遊武夷嘗造其下以雨不果遊竊自怪歎以爲天下之事其制於天者吾不可得而必矣若登覽之適蓋庶幾吾所能自致而竟莫獲遂焉豈山川靈秀固造物者所秘惜不容以易窺耶乃今讀春山宮公遊太嶽山詩按公自爲記蓋凡行十六日留八日得盡觀其峯巖淵壑之勝雲物之奇與夫神仙之幻迹而後返公于是時方自蜀解官歸人之情尚不得意於仕宦其悲愁抑鬱感慨無聊率有若不能堪者而公於登覽獨未嘗廢至探幽極遐窮日繼夜既去而猶有未足之思而予於鴈蕩諸山方擁傳建節翱翔其境豈不可解紛力疾緩程俟霽以冀登覽之一遂乎然而不能也於是恍然自悟非造物者眞有秘惜於

其間特繫乎好之不篤爲事物所勝耳公爲人高明灑落數自謂有山水之癖讀其詩可想見其中之所存非予鄙陋能望則其異於予宜也古之君子於聖人之道深信而篤好之故其求之也如飢之於食渴之於飲不得不止而後之君子往往悅樂交戰如端木氏之云故終於無所得予於公茲遊重有感也爲序其詩而傳之

下市聶氏譜序

君子之治天下莫先於禮雖然禮之廢久矣不肖者汨於欲則或畏其拘而苦其勞賢者異其見則或恥其卑惡其繁而又或詆之以爲僞然則君子欲禮之行也不已難乎夫禮非無本而作也在昔聖人知人之有愛敬之心也因而爲之禮其凛然不可踰者其施不盡同而皆本乎心之敬者也其周旋委曲藹然不可厭者其施不盡同而皆本乎心之愛者也故當其時論定於朝者之間而天下之人莫不反諸心而識其制作之自其賢者無所容其議其不肖者悅而趨之而先王之禮因得以四達而不悖至於後世不然抱秦火之缺文守漢儒之曲說動以禦人曰古之禮蓋如此夫古之禮也聖人之所制也聖人之制禮

本諸人心之愛敬者爲之而後世之爲禮不求其本
而惟文之泥語之以其智之所不能知奔走之以其
情之所不能安則夫行之難無怪也雙江先生聶公
歸自關中作下市聶氏譜以奠繫世辨昭穆聯兄弟
禮也嘗得而讀之首之以譜原次之以譜述使人
知今之疎且遠者其始皆出於一人之身而不忍以
薄則本乎心之愛爲之者也終之以譜戒使人知敬
其宗以尊其祖修其身以不辱其先則本乎心之敬
爲之者也本乎愛以爲禮而凡有愛之心者相與是
而趨焉本乎敬以爲禮而凡有敬之心者又相與是

而趨焉先王之禮其遂行諸家乎天下家之聚也一
家之心天下之人之心也其聚衆則拂而行之益難
其心同則因而導之恒易有欲以禮治天下者可以
得所師矣先生名豹字文蔚雙江其號舉正德丁丑
進士歷官至陝西副使嘗從陽明先生遊聞致良知
之學所謂禮之本者蓋身履之非徒示之訓也故譜
成而人信以化嗚呼階於今之君子益不能無望焉
已

壽少宰學士龍湖先生張公六十序

拘而不可恒者物也變而能久者道也變非久也天
下之勢極而不變則窮窮則不可以久變也者以通
其不可久而使之久者也今夫天之爲天也明晦相
禪而晝夜成焉寒暑相推而四時行焉變也不然未
有能不息者也其在於人呼與吸遞相續也動與靜
互相生也屈與伸迭相用也變也不然其形與氣未
有不速壞者也聖人者近取諸身而遠以觀於天其
治天下知夫狃於强者必折柔其暴而後强可久也
習於安者必傾振其惰而後安可久也淫於富者必
返於貧節其奢而後富可久也苦於嚴者必激而無
所顧解其苛而後嚴可久也於是乎迎而處之通其

變使民不勌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而天下之治賴以
不廢故聖人之治之久也以能變也夫變聖人非以
狥天下也勢極而不變則窮窮則不可以久吾是以
順焉與之俱變通其不可久而使之久也是所謂道
也混闢而無窮者也昔者文王之作易也以開物成
務冒天下之道也而於乾用九焉於坤用六焉於乾
之德擬諸龍焉文王何取於是也爻之九六旣老而
當變而天下之物亦惟龍爲能變龍德具而厥施普
矣九六用而陰陽之運如環無端矣是故變也者道
也九六者其數也龍者其象也彼拘而不可恒者物

也少宰學士龍湖先生張公其學無所不窺而尤深於易蓋嘗曰聖人之道始於立而終於權故行以中爲貴者也義以時爲大者也用以旁行爲妙而功以曲成爲神者也凡可以方所名象拘者皆非也其論當世之務因革損益弛張高下要於宜其民止矣不求爲同也鼓舞之使不勸止矣不泥於故常也信乎有龍德而達乎聖人之道者也今年八月十有六日先生春秋六十而門下士馬子應圖率其同年友若干人奉觴爲壽夫天之有晝夜寒暑也身之有呼吸動靜屈伸也治之有因革損益弛張高下也能變而

後能久其道一也聖人法天以養其身以治天下其致亦一也先生有龍德而達乎聖人之道舉其養身者推之以治天下而斂其治天下者還以養其身吾將賀先生之壽考與其所以壽天下者相爲久也爲序之

壽少宰翰學毅齋先生孫公序

是歲十二月十三日爲少宰翰學毅齋先生孫公初度之辰公于時春秋蓋六十七云初公舉正德辛未進士讀書中秘授編脩文名重一時然公恬於世榮迴翔史局者十有六年遭際

今皇帝始以大典成晉中允又久之遷侍讀學士視篆留院會簡官僚召爲少詹事擢貳禮部改今官同時六卿之佐遷轉幾盡而公獨八年不徙公顧浩然有以自樂出與人接入與其妻孥處未嘗有感慨不平之意或諷之稍自叙求進輒謝不答士大夫得以公爲賢及是聞公壽相與持羔酒致鳲鳩萬年之祝者不約而同也昔孔子言仁者壽至論仁之所以壽則歸之於静夫静者豈其身心枯槁寂寞之謂哉淵然之度增之不爲盈挹之不爲損確然之守得志不得志不可移奪是乃所謂静也自世教衰士大夫牽

於進取之私顧忌毁譽較量得失日覩其所不可必致而奔走於其所不當爲憧憧焉如飄瀛海以求驪龍之珠且貪且恐且勇且怯既每亂乎其中而其幸得之也驚喜儳肆失其故常卒求一念之静而不可得若公恬於世榮浩然有以自樂也所謂仁者非耶予於是知公之必壽而士大夫之祝公者非誤矣公今方左右　儲皇將上致其君下綏其民舉一世躋之於仁壽夫德非静不可成政非静則民擾以怨公之所以壽一世固將自其中之静者爲之予於是又有深幸焉而辱以鄉後進與公門下士修撰李君春

三百人日侍公之教其所深幸者乃其所樂爲天下道者也遂序以侑觴於公維天下聞公之賢翹首跂足以須大拜之命久矣其又當以予之所深幸者爲非諛也夫

送太宰龍湖張公詩序

詩二十九首作者吉士二十七人太宰龍湖先生張公朝夕授之業者也太史李君胡君二人先生禮闈所舉士也始先生被　命爲吉士師予不敏辱以職事從先生後先生喟然語予曰夫學廢也久矣古之君子學以修其身而舉之以治天下其體與用蓋一以貫焉者也後世不知所謂體而以詞章訓詁當之不知所謂用而以刑名術數當之於是體用析爲二物庠序之所習不可以施於有官而官之所業以爲政者亦胥不足以治自三代以降願治之君圖治之臣世未嘗乏而治卒不古若則學之廢爲之也惟國家取士之科莫重於進士今又拔其尤者使學於此天子之意蓋將以治天下之事責之而吾屬相與砥礪以祗承　德意者顧安得以世所謂學應之乎旦日進諸子詔之以大學明日證之以中庸又明日證

之以六經語孟爰及程氏朱氏之說諸子者始而駭中而悟終而油然日有得也今年春天子召太宰西磐張公於留都　詔先生往代其任諸子戚慄焉懼失其所宗而予亦妄謂諸子之於學譬諸草木幸有其萌矣而先生遽舍之以去將遂敗於牛羊斧斤以爲大戚謀所以留先生而無從也則解於衆曰學者於師之良非可以必遇也其道在自致其力昔者洙泗之間從游者三千人彼旣遇孔子以爲之師而孔子又自謂吾無行而不與也然而三千人不皆至於聖人孟子之生去孔子百餘歲其言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者也孟子之於孔子不親於三千人其所私淑諸人者固三千人所聞於洙泗之緒餘也而其所造論者則推尊之以繼孔子此無他力有致有不致也諸子侍先生踰年其於學幸旣有其萌矣誠自致其力養之使益完充之使益盛則先生雖舍而去教固在也矧旦夕將召之來乎不然雖日侍先生無益也矧其去而不可留乎吾願諸子之擇於斯也諸子曰諾退謀於二太史爲詩送先生而予因爲之序予聞先生與諸子別意亦有悵然者聞予言其或可少慰矣

壽顧東川六十序

顧於上海為著姓其曰太守草堂公之孫處士省軒先生之子而賢者為東川君君有異質喜讀書能博通古聖賢之籍下及醫經字説稗官雜流靡不究覽其施於家父子兄弟相對如嚴師至其中孝慈友悌雍雍如也夫自科舉之業興士遊於庠序之間日誦其所挾二三策計足以應有司取科第即夥然謂能不復知有博學而其以博學稱者又或傲輕誕肆詆修齊以為迂闊蓋其弊至近時而極而其來則非一朝夕之積矣若君者不可謂信賢歟三代以降治之近古者莫如漢當其時鄉舉里選雖廢而孝廉茂才賢良方正猶往往以之設科未有盡天下之士籠絷之使出一途如唐宋之科舉者也

聖天子好古有為予以謂古之制誠幸而復士之可以應明詔宜莫先君者顧久不克遇晚乃以醫薦召試為御醫入直聖濟予未嘗不為之惜也然予嘗讀漢書班固氏於諸公卿率為作傳乃石慶為郎中令慶弟建為丞相貴重矣而獨以兩人附其父奮至論奮之事直云恭謹無文學此何以異於傳人者然而不以彼加此蓋行與藝位與德其輕重然也昔既有奮之賢而文學過之即其子孫位不逮兩人後有班固猶在所稱述矧其雅雅魚魚有貴重之地哉予又未嘗不以是為君賀也今年三月廿六日君届秋六十其子中舍從禮國子生從義請予言為壽古之君子知其人之賢也則頌之頌之而不足則祝之今予惜君之不遇與所以賀之者如此雖欲不言得乎遂次其事以復且私於中舍兄弟曰勉之乎為建為慶斯壽其親之大者也

送海峯吳君赴湖藩序

圖治者以求才為急此古今之通論也然予嘗觀於今庠序之士歲貢於廷者恒數百人三歲而大比士之前後舉於鄉升於禮部者多至三千人

天子命吏試之舉以為進士者又恒三四百人　朝廷以為制有司以為職奉而行之無後期此其求之可謂勤而士之賢者宜無不見用於世矣然而不盡然何也凡欲得才而用之不難於求而難於識蓋馬之能千里者世之所同寶也今或捐千金以求千里馬而見其肉角汗血眼紫艷而口紅光以為怪也瞿然去之則千里馬終莫幸而得也千里馬莫幸而得則是所為捐千金以求馬者不可謂求千里馬特以

其鶩而已此予所以悲夫今之求才者不惟不得才以爲用將併其名而失之也海峯吳君自少博學於百氏之書其志意論議迥然出乎流俗而力能行之予嘗私於朋友以爲君蓋奇士國家所爲設科而求者此其尤也今年春君以光祿丞且考績忽出爲湖廣叅議夫吾以爲世方求君顧得君而不使之久於內也此無乃與怪千里馬者類耶予聞才之須於世不急則雖至美往往抑而不用今海內承平品式具備士大夫相與御而安之譬之周旋俯仰於一室之中泰然自足雖得千里馬宜以無用棄及行役迫乎前而禍患驅之於後夫然後須於馬始急而其所謂馬者卽未必良且猶售焉況其能千里也君姑往哉
聖天子行召君矣

壽謝母李太宜人八十序

嘉靖戊申五月一日江西叅政謝君少溪之母太宜人春秋八十諫議葉子職方曹子侍御徐子率其同年若干人請予言爲壽諸子者謝君昔以御史按江西時所舉士也予聞之愛敬人者必推而及其親而人子之事親亦恒以得人之愛敬爲盛然自世道衰士大夫相與爲交游方其懽時握手示肺肝若可與

共欣戚然或未久而衰或視勢所在爲厚薄漠然若途人者有之矣則是其於我猶非有愛敬之實也矧能推以及吾親耶夫其無愛敬之實彼則失矣其在於我亦有咎焉何者我於彼非眞能知其賢而我之賢又於彼無足以相觀法則其相與爲交游獨勢而已耳以勢爲交游勢去而漠然若途人宜也矧望其以愛敬我者推而及吾親耶謝君自監臨場屋至于今且十年歷時不可謂不久君官在外服而諸子者列要途爲
天子之近吏此其勢固自有在然而諸子愛敬君不衰視太宜人之壽相與樂而祝之不啻若已之親也雖諸子篤於義則然在君要必有以致之者君爲人凝重嚴整其督學北畿士苟挾一藝以上無不謂君知己君於諸子信能知其賢而其賢又足與諸子相觀法者耶予於是竊有慕也予往年幸以學使之節與諸子相識雖其明與賢於君不敢望而諸子之待予實不異於君惜先公先淑人不及見也予於是又深有羨焉爲序其事侑觴於太宜人太宜人皆佐都運公有禮教君及其兄弟有勞施于族黨有恩愛事皆可稱述然予謂人子之事親以得人之愛敬爲盛

則夫頌其親之美者宜亦莫大乎此故於他不暇詳焉太宜人李姓登仕郎景明之女山東[illegible]人

贈太史董君用均予告序

國家於百司其待之至優而養之至豫者莫如翰林雖然翰林之職吾能言之其在經筵君德由之以成在史局紀載由之以信在鄉會試人才由之以出在內閣庶績由之以熙非若百司者得失繫於一事予奪行於一時也然則其待之優養之豫也固將以重責而遠期之乎翰林之臣其欲舉其職也亦難矣予嘗聞前輩言

宣廟時庶吉士讀書在今 奉天門之東廡而三楊先生爲之師在東閣時時召諸吉士出百司章奏示之問所當罷行及古今政治同異成敗之狀其才達於政矣又陰察其行必惇大正直顯然負時望者然後留之翰林非專以文詞選也其後閣老不暇爲庶吉士師而庶吉士亦遂館於翰林之署其所誦習獨漢唐人所爲詩若文數十卷耳不復詢之政以觀其才其日課於師月試於閣視以爲去留者獨詩若文數篇耳不暇察其行以收其望於是翰林之職始專以文稱而所謂重且遠者亦始責之而或不能勝斯

之而或不能踐嗟乎翰林之設其初固然哉編修董君用均自爲諸生時予則幸識之嘉靖辛丑試大廷天子親第其文以爲二甲第二未幾改庶吉士授今官又未幾 詔選翰林五人者俾掌 誥敕而君名在第一君固長於文者也然君雅留意當世之務斟酌古今犂然當於時義而持身事親諄諄不懈殆有志於重且遠者乎今年春君上疏乞送母張孺人歸其鄉君既長於文而才與行又卓卓如是蓋天下士所快覩者也自翰林之職專以文稱而天下士修之家以媒選於翰林者益汲汲焉惟文之爲務至吳越

之間尤靡然甚爲文君茲歸也或有問焉者乎幸舉其重且遠者應之古之君子其身果足以勝夫責之重踐夫期之遠矣然猶以爲治功者非一人所能辦也於是乎廣求賢才以自輔而所謂賢才者又非可以易得也其道在能長養成就長養成就之道在先示之鄉方故予以爲君告嗟乎予言亦豈獨告君哉

世經堂集卷之十二

序三

陸文裕公集序

陸文裕公集一百卷其子國子生楫所刻公諱深字
子淵上海人舉弘治乙丑進士歷官至詹事府詹事
兼翰林院學士文裕者其謚也公自少時文則有名
既官翰林以文章爲職業於是其所著作日益工以
富毋一篇出士大夫輒傳誦推遜之然公嘗言文以
通達政務爲尚以紀事輔經爲賢非顓顓輪轅之飾
已也夫文之用廣矣大矣其體諸身爲德之純其措

諸事爲道之顯其書諸簡冊爲訓之昭古昔聖人以
此經緯天地綱紀人倫化成海內貽則萬世故夫播
而爲訓誥萃而爲典謨刪述而爲經筆削而爲史雖
出於聖人之手猶文之一端也而後世不察獨以文
字當之於是道德勳業文章判爲三途至其甚也又
舉所謂文字者歸之乎浮靡詭誕之作而其爲文因
亦流於俳優之末技家人之俚語則何所繫於人文
世道以庶幾古作者之萬一哉惟公之見不然故於
輔經有詩微有道南三書有學說有同異錄於論政
有處置鹽法狀有裨聖學光治體疏有西川用兵書
有備胡弭盜賑饑諸策問於紀事有翰林誌有經筵
詞有郊祀錄有孫炎花雲傳而國家之典章百司之
故實散見於碑誌序記者尤多率其言可以適道舉
其說可以爲治信公之深於文也階往年嘗獲侍公
竊覘公之志蓋毅然以經濟自許故在翰林在國子
則數上書言事督學于晉參藩于楚旬宣于蜀則皆
有功德於其士民而世顧獨稱公爲文章之宗匠豈
以彼而掩此乎抑論文者沒溺於舊文而然也公沒
再期而此集出雖公位不登卿輔壽不滿七十其文
之在經濟者雖不盡顯於時而所謂輔經紀事通達

政務之文猶幸有徵於此然則集之刻固尚論公者
所不可廢哉昔公嘗重修蘇文忠傳而近時名公卿
品第人物亦率以文忠擬公嗟乎後世合公與文忠
較量之當益知階之序公集非諛矣

吳文端公集序

文章之高下繫其所養養不厚則其發也工矣而或
失之巧奇矣而或失之露深矣而或失之晦簡矣而
或失之俲士之善爲文者羞稱之至於怪誕鄙背之
詞不論也自有文章以來六經不可尚矣國語戰國
策其作者往往皆人士之雄此其文宜亦足以訓而

君子至以爲衰世亂世之文非獨以其間時有惟誕鄙背也工而巧奇而露深而晦簡而削彼二書者誠不免焉然以是爲文之疵足矣而國家之氣運乃直有關於是文其可易作哉雖然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則夫學六經而不至者猶不免於弊也矧諸人以其縱橫捭闔之術嗜利干進之心爲之耶故養莫貴於正正莫貴於厚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斯吾所謂養之徵也吳文端公蘇人也自始爲翰林迄于卒積四十餘年所爲文章合若干首予得而讀之溫醇敷暢而精思奧

義與其謹嚴之度雄偉之氣實存焉蓋工而不巧奇而不露深而不晦簡而不削也公其厚於養者耶間嘗考公之履歷其在翰林忤中貴人則出爲刑部員外及爲宗伯掌制誥忤宰相則又出理部事已又改南京吏部未幾遂致仕以歸意公爲人必蘄然不可近而公恂恂于于固未嘗有絕物之形也嗚呼是可以得公之所養矣昔在壬午予與公子今光祿寺丞純叔同領南畿鄉薦其明年予幸先舉進士間嘗侍公縱言及於文公俛而不答當是時予茫然自失也及今思之予以少年新進而輒論文於先生長者之前所養可知矣公之不答也其教我者深乎純叔刻公集成首以示予俾爲之序予不肖不足知公文然而公之教不敢忘也因論次所見書諸簡端以質後之君子公諱一鵬字南夫別號白樓文端其謚觀於謚又可以得公之爲人云

壽褚石臞七十序

自孔子歎惜於中行之不可得而思及狂狷於是高明之士率慕爲狂而其流或入於蕩其好修者率慕爲狷而其流或入於忿戾而喜爭孔子又深病之於是鄉愿者出其言蓋隱然自附於中行而孔子則以

爲德之賊孟子復爲之說曰夫鄉愿者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者也今夫有物於此取之即爲貪而不取即爲廉潔人之於其言能踐即爲忠信而不能踐即爲欺二者之辯炳如黑白者之何其似之也蓋嘗思之鄉愿之心闇然以媚世盜名爲務其於物雖未嘗取也然而將以盜天下之名則貪孰甚焉其於言雖未嘗不能踐也然而將以自媚於世則欺孰甚焉故曰鄉愿似德非德而德之賊也昔者大學之教其功用極於治國平天下而其根本則在能誠其意鄉愿之與忠信廉潔其迹豈有異哉特意未誠焉耳是

故忠信廉潔一也誠其意則爲中行而不誠則爲鄉愿狂與狷亦一也彼其意眞有志乎古之人而㬥然不屑不潔則可以次於中行如曰慕其名而已則爲蕩爲忿戾亦不過狂狷之似徒爲孔子所深病而不足以慰其願見之思吾是以知大學者果孔子之遺書而入德之門也石臞褚先生自其少時即能以財讓其昆弟又不有其婦家之產及爲邑博士爲推官爲太守所至以廉稱然先生不喜自表襮故人少知之者其與人言不爲飾詞陽諾士大夫初從之遊莫不以爲難合而其終莫不愛且敬所謂誠其意者非耶去年九月十有九日先生春秋七十子鴻臚君徵予言追爲之壽予方慨大學之敎不明又竊幸鄉有老成後進之士有所望而趨也遂爲次其說如此先生之壽考固豈獨其子孫願之已哉

送大司空直齋屠公赴南都序

直齋屠公自太常卿歷佐兩京工部凡八年同時之爲三品與其後至者遷轉幾盡而公獨不徙士大夫相與聚而評公其恬靜寡求好古而自信者則咸服公之爲而其銳敏通達思旦夕以功名著者則率詆以爲拙當是時予意公且自悔公顧不少變恂恂然

尺步而繩趨若不知其淹之久也今年春南京工部尚書鈌特　詔公以往於是士大夫又相與言曰直齋公遷矣君子之仕其拙也固無妨於進哉後踰月公行大司空沃焦文公以予與公同年也屬予言爲贈予聞之仕非顯融之貴而以身繫天下之重爲賢夫繫天下之重有二當軸處中政由己出則拯危亨屯建康濟之業此其得志於時者然也若乃職尊而地遠或有其位而無其權則以所謂恬靜寡求好古自信之節卓然植立於風波頹靡之中使後進望之而得師特焉而無恐此未得盡行其志者然也　國家並建兩都置六部其間體統雖一而地則有遠近事權則有輕重今公之南蓋於志未得盡行也然士大夫由公而知拙之無妨於進則公所繫於天下者雖九鼎大呂無以加矣近世士大夫號爲銳敏通達者何限彼其初莫不以功名自許乃其後也或失身而無益或勇於進而不克終故夫欲有爲者非有所不爲者不能致也以公之節如此他日樹羔裘之軌振素絲之風而遂以建康濟之業非公又奚望焉予既病世之詆公者不足以訓又以爲彼服公者未盡其用也故序以贈公繼自今公其益安於拙也哉

送少宗伯兩厓朱公還湖南序

往予爲國子祭酒今閣學龍湖張公與予論楚材之宜用而廢者二人曰尚書松石劉公曰太僕少卿兩厓朱公其後予爲吏部侍郎當攝其部事松石格於例不克用獨兩厓幸薦起之以爲僉都御史當是時張公旣以爲予功惟士大夫亦莫不以得人爲　朝廷賀也今年春予承乏禮書而公自工部侍郎徙禮部予竊自計以予之不肖當賴公以寡過矣未幾有論公者

天子謂然手詔罷公政昔公養望於湖之南十年臺諫相與薦公章二十餘上其畧以爲如公者不獨今之人不能及卽古賢公卿鮮有過焉者也今相去數載耳公之進修未有息於初而論者則已訾之又不幸一擊而遽去人才之在天下其成之難而毀之易也如此哉自頃年以來老成名碩凋落幾盡司銓者滐然懷乏才之憂予嘗妄論以爲救之之道在長育愛惜凡長育在養其始故教之不可不端愛惜在翼其終故論之不可不審今學校之教拘拘乎詞章訓詁之習所謂長育者已無聞矣若乃豪傑之士克自識其宗積之歲年以有樹立此宜若景星鳳凰爲世

快覩而於愛惜又不可望如此然則人才之有成也天也非人也其忽焉而毀也人也非天也有爲　國家深慮者能無慨於茲乎公居家孝友歷官所至有績業爲文章取法秦漢而其自守尤確然不可奪自入朝至于今山林之思未嘗一日忘也乃茲被論無損於聲實而得便其私圖予知公欣然而往矣而猶不能無言者非獨惜公也古者薦人而不效則必坐其罰今

天子寬仁雖不予罪而予於義則當去矣湖南多佳山水尚欲訪公而共遊焉其買舟以俟我

柘山李先生壽序

爲老莊之說者曰古之有道者歛其精以養其身保其壽命而推其糟粕猶足以治天下然以爲治天下者必有假乎勢位則猶舍內而託外物以爲重也故雖其功至於治天下必拒之而不肯受其賤至於糟粕必愛之而不肯出此其賢於世之人則遠矣以予言之有道者廓乎其無所界者也今曰某外也拒之惟恐其不嚴某內也深藏固守惟恐其不力無乃猶有所界歟聖人之視天下無一物非己是故無外夫惟無外故亦無內其於治天下樂則行之非有損於

內也吾何愛焉憂則違之非有繫於外也吾何拒焉譬則雲聚而雨雲散而霽其變無恒而太虛清明之體未始有異此聖人之學所以能躋天下於仁壽而不失其養身壽命之常老莊之學既不足以及人而其所以自為者亦不若聖人之果無累也今衡嶽之下有隱君子曰柘山李先生其始業舉子工甚既而度無所遇則抱其書以授嗣子今都諫君而日怡然於事親從兄之間若將終身者及都諫貴先生日誦所聞教之事君治民都諫遂為名郡憲徵拜戶科給事中封先生如其官先生從容起受之又若固有焉

者其庶幾不愛不拒者耶今年某月某日先生春秋六十三工科右給事鳳原張君偕諸君子屬予言為壽夫道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故於天下壽最久而人之有道者以養其身以保其壽命則壽亦最久先生既庶幾乎道其於壽固未艾也遂次是說以復使學道者知聖與老莊之別焉

逸菴楊翁壽序

逸菴楊翁以子司空貴封僉都御史今年己酉壽九十二矣毋來視司空能自乘馬馳竟日不倦其飲食視聽亦與少壯不殊客或問翁所以養生者翁笑曰吾何養哉吾生而值盛時無水旱兵革之警凡四方之事吾咸獲免焉而又有先世之薄田可以耕敝廬可以處有子以讀先世之遺書仕于　朝以行吾之志吾恒早臥晏起悠然自適於畎畝之中而無所制於人盖吾之身幸而逸者如此吾於物無所好凡計出入之盈虧校蓄積之厚薄世之所早夜汲汲以圖焉者吾恥之而不肯為而又於人無所怨憎凡虞人之報我而曲為之防冀人之宥我而矯情飾貌以求其莫予毒吾皆有所不必為盖吾之心得自逸者如此吾用是名吾菴曰逸衎衎焉不至知老之至而歲

年之積也吾何養哉他日客以語階階曰善乎翁之所謂逸乃眞善養生者也夫人神本固也而勞之則漓氣本聚也而勞之則散善養生者於其賦畀之初非能有所增益能勿使漓且散焉而已世之君子牽於利慾既往往自戕其生而其貪生之過則又惟方士之說是信卒以耗其神而暴其氣盖二者所為譬之挾策與博所趨雖異而亡羊實均今翁外有以逸其身內有以逸其心又自謂無所養而卓然不惑於方士之說其神氣固已全矣宜其踰耋而康強如少壯也持是以往翁之壽豈有涯哉十一月二十六日

維翁初度之辰銀臺癸山張公謂階及司徒長白李公司寇石淵傅公廷尉石溪駱公少宰南野歐公曰吾屬與司空舉進士同年翁之壽不可無賀於是相率奉觴於翁而命階爲序夫翁所謂逸豈獨足以自養其生哉階故樂爻其說以傳欲養德者或有取焉已

賀一竹趙翁暨配汪孺人雙壽序

今年冬

天子遣近臣冊　藩王之當封者於天下而諫議桐城趙君得河南之　崇藩將以間歸壽其父一竹翁

母汪孺人蓋翁春秋七十有八而孺人八十一矣翁性剛直愼許可嘗爲進士業連試弗售棄去養其母築圃所居之後植竹數千挺數召知舊飲奕其中若與之甚狎者及客去輒撫竹歎曰可與惟此君因自號一竹老人孺人出名族其始來歸翁貧而好修孺人賢能佐其志諫議之少也翁教之嚴或時不懌孺人必泣語諫議翁之所以訓戒責成者諫議用是篤于行而工於文領南畿鄉試第一舉進士拜刑部主事改禮科給事中遷工科右給事中有聲籍甚明年正月　日當孺人設帨之辰而諫議適持節衣錦

歸奉觴堂下諸縉紳與諫議生同鄉仕同朝者相與言曰茲趙氏之家慶也請予文爲賀予竊有感焉蓋昔聖王設爲庠序學校以成就人才而需其用三代以降政熄教微人才之生於所謂庠序學校漫無所得而獨藉乎家庭之訓故于時隱君淑媛雖其身無所與於政教之責而人才之成就恒必資之然而視昔庠序學校之所就則旣寡矣及世愈衰所謂隱君淑媛又不可多得於是人才之成就益難朝廷需用之途益隘而其所資於隱君淑媛者亦益急然則今之世有能成其子以需　朝廷之用若翁夫婦者其

壽考健強以享子孫之奉固邦家之光不可私以爲趙氏之慶也近時公卿大僚憑藉寵靈冠服足以爲親榮祿入足以爲親養聲光氣焰又足以庇其三族竦動震懾乎其鄉之人視諫議君所有相去不啻什百然卒泯沒澌盡或爲後所詆譏而一二賢者當其仕于朝若落寞不足慕乃其名獨炳然久存至其親亦藉以爲重卽趙氏之家慶殆不得以持節衣錦世所謂榮者當之也而予尙可以爲賀哉雖然世所謂榮固不足道乃翁夫婦以其身繫邦家之光者不可無述也遂書以復諸縉紳之請俾凡父若母　知所以

成其子焉

贈海村劉君擢貳南太僕序

國家建置封內蕃馬厲兵以待非常自冀北之野以及秦隴汧渭齊魯宋衛之墟莫不有官自孳牧印俵解納以及寄養充給莫不有法其散之營衛用以騎操之厲禁煩細纖悉莫不備具而又於兩京設太僕寺以督課稽察之夫固宜馬政畢舉　當宁無[illegible]之憂而有志之士不至於慨想思臧而不得見矣迺今顧大謬不然孳生寡而買補艱牧地失而朋養累印俵繁而作息擾解納遠而勞費滋寄養不均而貧窮困其在於民既不勝其苦及一旦入於騎操之手則芻豆竊而羸瘠多倒死頻而充給數營衛之所有不可以戰而養之內地者廄圉日以虛[illegible]與民[illegible]是交病則無乃督課稽察之者未得其人歟夫營衛之國在春秋時微甚而楚丘之[illegible]坰野之牧詩人歌之列於頌雅至今以爲美談豈不以衛文魯僖能用其最爾之地與諸雄爭衡者特有此哉然[illegible]之道成敗之[illegible]其[illegible]緩急之所繫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予官檢校會典究竟時務觀其源委未嘗不往來于中獨念以爲[illegible]數十年不可而皆有所不得爲也予於是三歎焉今年春海村劉君以吏科都給事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君之官實以馬爲職而君沖和簡直操行秉心要歸於忠厚至臨利害與可否事則侃侃不可奪嘗爲兵科給事中與聞司馬之議於馬政之利弊辯之素詳而君又魯人游汧渭之墟望坰野之迹以考其蕃息盛旅之自非若懸論而臆說者當職受任必有所舉措以慰

聖天子簡任之意矣予所謂督課稽察之得人於斯其會歟夫理國之術譬之治絲置之則棼終不可解而急之則斷今日馬政弊故則國與民愈病變革則又有所不得爲於此有人焉就事而爲之處除其弊而賜無所改於其名庶幾有濟乎此予所深望於君也方君爲吏科時所言官人之法蓋累疏矣其大者如疏通貢士薦起遺逸予亦謂之未嘗不歎其達於世之務也誠持此以佐太僕何有於馬政哉於其行遂書以爲序

賀太史胡君子文二親偕壽序

嘉靖己酉太史胡君子文自豐城水陸行四千里迎其父東洲翁母徐孺人以養于京師其明年四月廿九日翁壽六十而孺人亦以是月廿一日壽六十二

於是君請于予曰願求所以爲吾親榮者始予督學
江西君與其鄉之多士旅試南昌時年盖十五六予
得其文奇之後數年君領鄉薦第一舉進士改庶吉
士讀中秘書予適謬領教事君進學甚苦而尤有志
乎經濟之業予則又奇之其迎養其親也予嘗語之
曰自古父母之於子莫不有榮已之心而所謂孝子
亦莫不有榮親之願然而不可必得故曾子爲吏祿
不及釜而心忻忻毛義捧郡檄喜動顏色誠以夫致
之難也今君爲
天子文學近臣得以其祿入與夫太官之饌奉二親

而養之乎玉堂之邸其榮則可謂至矣亦嘗思所以
報乎君曰唯唯夫君爲
天子近臣以得養其二親此予所謂至榮也而君復
欲求所以爲之榮者豈以是爲未足歟按字書草木
之華曰榮今夫草木之華悅于目者多矣然未必適
用即適於用未必至於一日不可缺其適於用一日
不得則不可以生者惟五穀爲然古之人以富貴爲
草木之榮華又以文章比之春華夫富貴儒者所不
道乃若文章固吾人所朝夕俛焉以爲之者也然猶
曰春華巳耳則所謂秋實必有所在以君之志乎經

濟也宜其不足於予之所謂榮矣予聞東洲翁性孝
友淳樸蚤攻舉子業有聲數奇無所遇稍仕爲　遼
藩引禮即棄去家居惟讀書課子不殖生計而孺人
賢克佐成之審如是其於所謂榮者豈無辯於中乎
敢遂以諗之

送憲副雙臺林子督學湖南序

國家之制聚民之俊秀者居之庠序而屬之學官使
教之又　命憲臣督課其勤怠循厥有成者貢諸鄉
登諸禮部而薦諸天子其不能者汰黜之督學憲臣
者固士所由升黜而禮部所資以得賢也然自詞章

之學行所謂憲臣率以文督其學官教其弟子故其
所業雖幸中於程式而心與行則漸以趨於偽一旦
授之政棄其所誦習若弁髦者有之矣嗟乎學官者
於其庠序之士得教之矣而不獲與於升黜之柄禮
部合天下之士三試之第甲乙而薦之盖獲操升黜
之柄矣而不得舉古人所謂學者與之朝夕討論以
致其踐修之力故學官者常病於力不足爲勸懲而
禮部常病於教之無素乃若有其力又得巡行庠序
閱躬督課其所爲業惟憲臣爲然而吾顧未見有舉
古人之學以教焉者然則　朝廷雖欲得賢而用之

終無由也雙臺林子以嘉靖辛丑進士改庶吉士選
不應華要之選爲屬官於禮部者十年簡靜介特無
所求於世世亦鮮知之今年秋始自儀制郎擢按察
副使於湖之南董其學政夫禮部之不得素教天下
士林子嘗與予三歎於斯矣則予今日所望於林子
與林子思以爲　朝廷得賢之地者將遂如近時所
爲已乎今士所不齒於清議者有三曰貪墨曰濫刑
以逞曰急於進而三者之害急於進尤大蓋彼二者
固所以成其進之急也以林子自守之節如此舉以
督其學官教其弟子吾知湖湘之間凡學焉者皆知

薄利祿重名檢以庶幾乎古之人而他日頌　朝廷
得賢之盛者將自林子始矣予於是有深幸焉爲次
其說以贈

賀有懷先生唐公七十序

昔者聖王之治天下既舉其役髦委之政事使各究
其用矣及其老也又養之太學至爲之袒而割牲執
醬執爵偲偲然如子弟之事父兄夫是以貴德尚齒
之教行於朝廷而其民亦相與習爲敬讓不知俯仰
升降之爲勞拜稽之爲屈以成其老老長長之俗降
及後世所謂士大夫之賢者既不得有爲於時而其
耆老又或受其播棄汲溺困踣於閭閻田野之間則
其政治風俗因以大壞予每上下古今未嘗不喟然
於斯也今年二月十有二日爲有懷先生唐公七十
之辰公舉正德庚午應天鄉試知郴州歷戶部員外
郎郎中遷永州太守身有古子男之封地與所稱刺
史之榮而公又在郡久有德於其民民戴之若慈父
不可謂不用於時矣獨其倦而歸也未獲從三老五
更以享太學之養思古者或有憾焉然公雖不獲登
於太學而其初度之日鄉之耋彥從其子太史君遊
者莫不奉羔酒稱壽於公之庭其俯仰升降稽首而

再拜莫有不樂於卮隱然古敬讓之俗豈非　聖朝
學校之設所以教焉者有素而太史君躬行孝弟又
有以先之耶

今上聰明睿智高視遠覽禮文之事追復古初者多
矣惟所謂養老廷臣莫或以爲言故其禮未之能復
而高年粟帛酒肉之賜猶時時見於詔令蓋
上貴德尚齒之心得於天賦如此誠有舉三代之典
以告者
上固將忻然從之而公年始七十其享割牲饋酳之
奉殆未可歲月計也予叔父昔與公同領鄉薦予又

與太史君交最稔故序以賀公太史君博學篤行名
聲聞四方年未四十家食大臣屢薦之不召然
上意將老而用之非常情能測也今而後公壽益高
太史公亦起佐
天子盡展其蘊蓄以壽天下寧俟當爲公賀之

會試錄序

嘉靖三十二年復當會試天下士禮部尚書臣德右
侍郎臣如霖以聞于時左侍郎臣陞 遣祀承天未
還而臣如霖有 二王之婚禮迺正月乙巳 詔以
吏部左侍郎臣文德知貢舉二月癸丑 詔臣暫學

士臣銑司校文仰惟
皇上取賢歛才與圖治理再三歲一開科作興修飭
視庶政特重若茲舉也臣自
上左右臣文德自銓曹以從事於場屋 德意所嚮
重益有加矣臣謭薄不足稱任使獨念人臣之義莫
大乎以人事君臣幸受知 聖明眷遇拔擢恩同天
地身無能爲報如竭其心力得士焉可以備他日亮
工熙載之用庶幾仰酬洪造於萬一遂不敢遜避而
以甲寅偕臣銑臣文德同考試官修撰臣元立編修
臣份臣景淳臣春臣思謙臣鏜孫臣居正臣杰檢討

臣世芳臣賺臣大韶都給事中臣良翰左給事中臣
思靜臣登之郎中臣載鳴臣應魁主事臣鏘監試官
御史臣南金臣炳然及諸執事 陛辭入院越丙辰
已未壬戌合士之前後貢於有司者四千四百有奇
如故事三試之癸酉遵 聖斷取四百人梓其姓名
與其文二十篇彙爲茲錄將以甲戌之旦獻諸闕下
始臣在館局嘗聯往時所謂舉業之文覩之大抵宣
德以前其詞簡而質弘治以前其詞雅而暢至正德
間其詞蔚以昌矣然厭棄師說而流於詭僻驚於怪
奇者亦間有之乃今閱多士所爲文率能發抒所自

得而實未嘗違背經傳及逸而出於繩墨蓋我
皇上繼天立極道隆君師敬一之箴五箴之註士相
與誦詠服習已非一時久道化成理固然也臣自甲
子迄於辛未屢爲之撫卷嘉歎以爲人才之盛如此
凡亮工熙載之用皆將於是乎取之而不窮竊深自
慶焉既而思曰多士之爛然在臣目者文也其亮工
熙載卓然著於用世者行與業也自進士之科立士
豈無聲實相副如唐宋璟張九齡裴度陸贄宋李沆
王旦韓琦范仲淹司馬光歐陽修諸人者乎抑豈無
靜言庸違文有可觀而人無足稱者乎使多士能爲

文能以行業著於用世臣則可自慶矣不然是臣欲
藉以報王不可得也於是又竊有深懼焉謹因錄成
恭述　德意而併及臣將　命之心以示多士書有
之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夫　聖人在上固黎獻所願
出而有爲之時也矧夫豫教素養於學校而又設科
以求之若是其重者耶多士有感於曠世之遭作人
之澤則夫交相戒勗以期光賛　聖治而因以釋王
司之懼者殆弗容已矣臣不佞方日望之

送宮保宗伯毅齋先生孫公致仕序

自古人臣之事君難矣然未有難於事英王者也英

王之馭臣其明不可欺而其威不可犯明不可欺故
無其才則不容竊其位竊則有不任職之刑威不可
犯故任其事則不敢言去以便其身圖言則有不爲
用之責而凡貪冒倖進雍容養重之計皆有所不得
施然則士生其時欲見任用位通顯而其倦也又獲
謝其政以優游於水泉林壑之間進退去就舉如其
志此豈可以易得哉是故事英王難也今
皇帝受命中興內舉禮樂宗廟之事外攘却四夷夙
夜勵精以事責臣下程功課能莫得爲苟容其或疾
病乞去往往見責以大義無敢輒言者獨毅齋孫公
自在翰林即受知及以宗伯歸
上手詔召掌詹府進秩太子少保眷寵出羣臣右而
頃者公再疏以疾告
上特許致仕　賜乘傳　命其子部事克弘扶侍以
歸公之進退去就於世所謂難者何其異也公爲人
恬素修謹有古人之節而其心表裏洞達出以語人
入以語其妻子不能爲一語僞
上實嘉公之節而諒其誠故其初也舍在廷之臣起
公于家屬之儲貳之重而其後也聽公之去而不疑
葢公自結於

上者素矣予於是得事君之道焉傳曰勿欺也而犯
之又曰一心可以事百君葢古聖賢所以爲訓者如
此而世乃曰臣以智自全嗚呼自三代以降臣之號
爲有智者務巧辭曲說以狥君之意而固其寵方其
未敗時莫不自謂得計一旦情見術窮率不免於戮
甚者國家之事隨之以壞而無所逃於萬世之誅然
則其所以自全者竟何如也公大臣也進退去就於
世道有關焉予故舉以送公乃若道路之光榮如史
所稱兩疏事與夫僚友惜別之情皆其小者不復道

賀封工部主事石林凌翁夫婦七十壽序

嘉靖癸丑某月某日封工部主事石林凌翁壽七十其明年某月某日配陳安人亦壽七十于時翁伯子雲鵠爲戶科都給事中季子雲翼爲浙江按察僉事其仲某晉侍翁以孝謹稱蘇縉紳仕于朝者相與謁翁之福履徵予言爲賀予辱與都諫昆弟游嘗因凌氏有感於天人之際矣始翁以文行爲故太宰陸公所知太宰欲薦之翁力辭以免其後太宰被謗門下士皆亡匿獨翁視其家夫以翁之賢縱使因太宰除吏豈遽有所貶損翁既不受太宰之薦及其坐法即引身去之豈遽爲衞將軍翟廷尉所望而翁於彼則辭於此則不避皆世所竊笑以爲迂闊今三十年昔之緣陸氏以進者聲迹既不復存而其亡匿以幸免於難者亦莫或至於貴顯翁乃方與其配以高年膺

朝命之榮享子孫之奉不獨彼笑焉者以爲駭且慕即翁之自計亦不及此此豈人所能爲哉天也古聖賢言天人之際多矣其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尤彰彰著明者也而世顧忽而弗畏其下者且姑弗論即中人以上苟有所挾未嘗不急於進而謹愿之士見患害如毫髮率棄義而思去之嗟乎彼以爲天者可以人力勝哉予故因凌氏有感也予嘗見都諫言翁夫婦年雖高其視聽動履不異少壯而都諫兄弟風度論議士大夫咸稱之名位之盛有進進未已者天固將厚凌氏以爲世勸乎予又因天人之際重爲凌氏賀也於是乎言

賀封禮科右給事中張君序

臨洮張君仲澄少業舉子一旦若有所不樂棄去與其配吳耕于邑之野毅然自食其力其施於家孝謹其視世所慕悅與夫依違澳涊苟以取容之事一切不屑以爲居若干年子萬紀舉進士拜吏科給事中遷禮科右給事滿三載

天子按故事封君如子官吳爲孺人會給事遷知廬州將以赴官之便奉冠服進于君夫婦而刲羊釃酒以爲壽於是朝之縉紳相與謀曰張氏在隴西爲故家自君之祖若父咸以種德爲邑鉅人長者然而連世不顯至於君又不克顯於身及既老乃始以子貴其發之遲而得之難如此吾屬詩以賀之其可哉予弟尚寶司丞陟給事同年進士也以詢於予予曰三代降而世教衰士之爲善率有計功謀利之心一不副則懈有能終其身不懈以止者吾見寡矣歷一世再世至於其身有不懲以懈者吾未之見也而獨於

爲然方張氏之未顯也世豈無疑於天之報施懈其心於爲善者乎今君夫婦封疑者以釋懈者以奮是於世教有助焉且夫士大夫官于朝例以三載封其親由　國初至於今布素之家以子貴者何啻千萬然或指議其平生以爲倖得或怨且詈曩其失以爲快而張氏獨以其發之遲而得之難爲縉紳所慶幸焉之後世有榮聞焉兼是二者其曰可賀信也陟乃起賦詩而予千給事有交游之好因爲之序君名淮仲澄字今年六十三吳孺人少一歲給事好學有古行在諫署侃然著直聲其用於時而顯其親蓋方於是始云

賀都憲東洲屠公進秩太子太保序

今年夏四月左都御史東洲屠公以九載考績
上加公太子太保仍掌院事士大夫相與慶於朝曰東洲公位一品矣於是少司徒前中丞倪公今中丞馮公趙公率諸侍御徵予文爲賀予爲推本士大夫所以相慶之意爲之序曰　國朝舉天下之政分屬之六曹而風紀之司則專以屬都察院每歲奏遣御史巡行天下及代還得考其稱否三載黜陟計吏六載合京朝五品以下官考察去留之又得論劾其大吏之不職其責至重如此故掌院事者率難其人而上下二百年間獨太康顧公安福張公浮梁戴公風采著於天下然數公者其在位皆不能久其官亦未有能至一品惟公恬淡之心清白之守剛毅直諒之節與數公等而在位滿九載加秩宮保横于朝者之間則數公莫能並焉此豈偶然之故哉夫法者小人之所不便而執法之臣小人所深嫉也自漢以來小人之害多矣而莫甚於中官何者彼日在人主左右其讒易以入而所憑依者重其勢不易以制即在
國朝往事之載史冊者可考矣仰惟

皇上神聖英武總攬天下之政權悉自己出而待中官尤嚴至不敢出一語故功有所必賞則中官不能抑之以立威罪有所必罰則中官不能宥之以市恩
天子以法付之都察院都察院秉法以事
天子安然得行其志而莫敢嫉焉蓋公之能久於位以至加秩者誠有所遭遇也漢王褒有言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待明主以顯其德故明良之遇自昔以爲難而其不幸而不相值則雖孔明亦咨嗟歎息不得已舉而歸之於命然則公之遇
皇上豈非千古所罕見哉宜士大夫之相慶而不能

巳也後有欲知
上之聖明請觀公之所遇欲知今日天下之平治請
觀
上與公君臣之間
上春秋鼎盛公亦年踰七十而精神志氣不衰其相
資以有爲殆不止是也予雖不敏尚當爲天下頌之

贈宮保大司馬雙江先生聶公謝政西歸序

階昔爲諸生今宮保大司馬雙江先生聶公以進士
知華亭進階而謂之曰小子知學乎夫學致其良知
而已矣良知者心之本體也廓乎其至虛也而明生
焉惟夫物以實之則昧湛乎其常寂也而感通焉惟
夫私以擾之則窒聖人者保其虛養其靜於所謂本
體者未嘗失也是故喜怒哀樂發而無弗和辭受取
與仕止久速以及禪授放伐夏臺羑里伐木絕糧凡
簡冊所未前有之事應而無弗當成己成物位育參
贊時措之而無弗宜而學之能事於是乎畢故學致
其良知而已矣當是時進士之吏於江之南者數十
人獨先生以約己裕民民愛戴之如慈母其後階嗣
舉進士而先生召拜御史激揚剌舉凛然著不屈之
節擢知蘇州飭吏治正風俗稱賢太守徙知平陽繕

城練兵虜不敢犯遭讒被逮禍幾不可救無戚戚不
堪之容及宥而出起爲都御史未至遷侍郞尋拜兵
書不色喜在兵部塞請託之門嚴掊克之禁力抗姦
兇事循舊章削去苛法士勸以奮指授方畧動有成
功盖先生所歷文武細鉅其事殊險夷順逆其地異
而爲之莫不有餘力處之莫不有定見階於是知先
生之學眞能致其良知而竊自愧惰偷無能踐所聞
爲門下諸生倡獨賴與先生同朝時時獲瞻望德容
動其心而忍其性以爲幸喜今年二月先生以疾乞
致仕　詔報允階既懦不能留又縻於祿不能繼先
生自引去典刑日遠懼且汩溺而不自知也思請於
先生曰願賜一言之教使奉以處此先生曰予何言
哉夫學致其良知而已矣予則久以告吾子茲何言
哉君子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之乎能潔其
身使身苟潔也雖縲囚非辱也況於仕身苟不潔雖
山林猶利藪也又況於仕子務潔其身毋嫌於迹之
不潔毋自文其私以爲潔斯可謂致子之良知矣階
再拜受先生教退而銘諸坐間會諸門下士謀所以
贈先生者階不得辭遂合前後所聞次序之爲贈而
因以爲贄期不敢負焉

涇野先生集序

道至孔子而極善言道者宜莫如孔子然孔子之言載於論語詳矣舉未有出乎日用常行之外而後世儒者則往往高深其說至窈微恍惚不可得而窮此其故何也道必有實得然後有實見有實見然後能言之不失其眞夫道不遠人者也孔子得其不遠人者而見夫遠之之非道也故自不容遠人以言道後世儒者慕道之名而不得其實徒以億見揣摩議擬乎其間譬諸窶人之談珠玉以爲不極恠奇不足明珠玉之爲寶於是乎侈爲之說不知說益侈而其失眞乃益以甚然則言道而遠人皆未能實得者之蔽歟洪惟我　朝建學造士一教之誦法孔子至於近時士尤喜言道意將發孔子之精蘊而羽翼其傳其趨可謂正矣然既久而各務以說相勝則漸以入於窈微恍惚而道亦漸失其眞獨涇野呂先生不然先生自少至於卒無日不以學道爲心其歷官中外所至無不以聚徒講學爲事然先生之言平易簡質要在反身克己於其日用常行者實致力焉其他未嘗及也先生博覽強記自六籍以逮莊列百家之書問之無不響應肆其才力卽窮高極淵爲驚世之語說

名之曰道宜無不可能乖之後來宜亦足以有述而顧舍而不爲嗚呼其於孔子信之篤矣論者或言先生資稟朴茂故其文不喜爲奇意不欲自立於峻故恂恂然與人語而不倦是豈眞知先生者哉予往年與先生同在翰林嘗有志於共學未幾予以請告去先生亦出判解州嗣是蹤跡差池者十餘年比予再入朝則先生已致仕俄而計至矣共學之志卒莫副之然予每讀當世士大夫所爲文章反之於心證之於論語睹流俗而思大雅意未嘗不在涇水也今年秋先生高第弟子侍御徐君思行吳君惟錫相與集先生之文校而梓焉拔趙幟而赤之二君之心所以爲來學甚厚予故推本孔子之言道者序諸首簡使知先生之文果可以誦而傳如此先生諱柟字仲木高陵人官至南京禮部侍郎集凡若干卷

費文憲公集序

費文憲公集八卷凡爲詩四百五首文四百十篇巡按江西侍御吳君遵之所刻也昔歲癸未階濫出公之門公嘗詔之曰文章可以觀人其文如長江大河則其人必能有所容受承載若如溪澗之流雖其清可以鑑然而爲用微矣階謹再拜識之退而考公之

文出入經傳平正弘博無一不如其言又退而觀公之爲人其度廓乎有容其氣象渾厚惇大足以任天下之重又無一不如其文於是始悟爲文之法而竊自幸獨獲聞公之教庶幾有所成就以無忝於門下士然又嘗疑之自漢以降士以文章名家者莫過於韓柳歐蘇四子之中柳文差傷於峭薄而其行與業柳亦在第四以是質公之言可謂信矣然柳子者翹然負秀出之資其所自待宜不甘於人下而顧三子之不能及此必有物以蔽之公於人品文章兼有其盛此必有以爲之本者于時階既未能叩而公亦不

以告豈其自得之妙不容輕授姑發其端而使階深思而自識之歟今去癸未餘三十年公已不可復作而階亦向老進修弗力無以副公之教惕焉不寧於心然不敢以身之不肖使公之言沒而弗傳也刻成因論次所聞而幷及所未能叩者以告後之君子相與思焉公歷官至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憲故以文憲名集吳君能爲文有志行故其刻是集在公卒之後又以板藏於公之祠

送少司成文石朱君赴南雍序

自周衰而太學之教廢至　國朝建學兩都設祭酒司業羣天下之士教之以明體適用修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而後藝文今我
太祖皇帝所製學規頒在有司載在國史固聖人之言而周之法也然士之學也出入於耳目則易而體之於身心則難師之教也取辦於其易則率沛然有餘而責之以所難則莫能有以副故其師之所教弟子之所習久而漸失其初獨規規詞章課倣之間相與指爲職業於是士不足爲世用而所謂祭酒司業者官雖尊其事乃無以異於學究予昔爲祭酒竊愧恥之思一復學規之舊而習俗之蔽已久姑即其所

爲舉業者與之講論引而歸諸身心于是時士方有所興起而予適遷官以去不克見其成就又未嘗不以爲憾也今年春南京國子司業缺　詔以翰林檢討文石朱君爲之君學有本源且與予遊也久凡予前所云君蓋習聞焉而南監者我
聖祖所肇建也學規之頒實於是乎始君行仰誦
訓謨儼然見
聖靈之在上而思以贊
今天子菁莪棫樸之化則夫學究之事予知君益有所不屑爲矣然予聞之周之士尚文其後也文日勝

而質日濟鄙先進務色莊聽其言而不足以信其行
是故教由之廢而孔子因有取於剛毅木訥之近仁
自予去國子今十有二年嘗竊觀於天下文殆日以
勝矣如欲行其教非矯世所尙激厲而裁抑之其勢
不能夫剛毅木訥孔子所謂近仁之質也君誠得其
人藝雖下必引而進名雖微必抗而使張厚以爲之
禮勤以與之接斯矯世之術也昔孔子之有取於近
仁也蓋將移易其士習而曾不獲列於學官之末而
教卒不得行今君奉　明命西面以臨諸生意之所
向莫敢不赴邇孔子之志舉而措諸行事固學孔子

者之道歟館閣諸君子例有歌詩贈君予最厚爲論
所宜施於教者以爲序嗟乎君之教有成亦予所借
以爲寵也

送憲副內山張君督學湖南序

自邇年來南北用兵財與力胥詘而績効罕覩士大
夫相與蹙頞聚談莫不欲得才焉爲
聖天子理財治兵以紓宵旰之憂然其求之甚勤望
之甚切而所謂才者卒不可得何也人才之在天下
譬諸嘉穀植於春而斂之於秋非可以懸想坐致也
三代盛時羣士於學校擇人以爲之師教之仁義禮
樂迆之歲月以養其成故學校者其田也師也者農
也仁義禮樂者其植之之術也三者具而人才出於
是乎用之而不窮其大者足以輔世長民建平治之
業其小者亦足理財治兵收一事之効蓋其圖之者
預而爲之者愼以詳也後世學校存而教化廢詞章
功利之習汩沒乎人心士之仕者於自爲恒厚爲天
下國家恒薄故或才可有爲矣而無其志志欲有爲
矣而無其誠前之人以浮沉巧僞利其身而後之繼
者術益以工趨益以下倀倀乎求理財治兵者而不
可得夫理財治兵所謂一事之小也且猶不可得矧

其大焉者乎有其田而治之非其人植之非其術此
嘉穀所以不生而稂莠蕃且滋也故欲得才莫若明
教化欲明教化莫若先擇夫司教化之人今中外之
吏以教化爲職者非督學之憲臣歟督學者士之師
也意所左右士輒覘爲從違矧其體諸身施諸政事
炳然著明者乎是故督學得其人而天下無乏才之
懼矣張君內山自儀制郎出爲湖廣督學副使往予
督學浙江識君於諸生中今與之遊二十年予雖甚
淺薄凡告君者未嘗不本於仁義禮樂君亦不以爲
迂而聽之其立心行已涖官行政不爲矯激之行而

確然有以自守君之行吾知湖南之士當有所覩法成就他日出而用世不獨能理財治兵爾矣吾故不以君之遷爲賀而竊賀　朝廷之得才將自茲始也爲之序以送之

賀封戶部尚書裕菴賈先生暨配李夫人序

嘉靖戊午春大司徒樵村賈公歷俸二品滿三載而時尊翁裕菴先生母李氏皆在堂年皆八十有四
詔封先生爲戶部尚書李爲夫人於是士大夫相與賀先生而言曰凡爲子者莫不欲徼封命以爲親榮凡爲親者亦莫不欲及身之俱存被一命以稱榮於

閭里然而鮮獲遂焉幸遂矣有及見其子之屢遷者蓋加少焉至於金紫又加少焉至於六卿則子之位極矣而猶及以偕老受封命自藁城張氏以後於先生僅再見也豈非家之大慶人情所深願而不可得者哉予始聞以爲然既而思曰氣運與治化相爲盛衰而人之得是氣以生者其才之高下福履之厚薄因之當治化之盛也天地之氣凝聚而完固時則有異人者出或以雄才偉畧佐天子出治於廟堂之間或以高年碩德享有子孫之泰於山林之下而其得氣之尤厚者則又合是二者以出於一家乃在吾世則不然譬之物之於春也乘氣之至以阜蕃於秋也值其既返而萎落蓋理與數然也洪惟我　朝
高皇帝用夏變夷功高千古
列聖嗣統子惠兆民後先一道至我
皇上綏之以仁義文之以禮樂治化之盛庶幾唐虞而張氏賈氏相繼以出於畿輔之間先生夫婦內能睦其族外能恤其鄉年雖高強健與少壯等樵村公弘毅直諒歷官三十六年所至有聲績嘗以節鉞鎮三邊虜不敢犯
上以爲能召拜司寇會方有事理財以非公莫可任

改司徒其父子間才行福履又俱出張氏上非天地之氣應時凝聚而先生適得其尤厚其孰能之然則今日之事乃我　國家治化之徵非賈氏之私慶也顧獨以爲先生賀不已隘歟明日予從同年太宰默泉吳公司寇淡泉鄭公御史大夫峨山周公少司寇東橋楊公少司空安山張公具羔酒升先生之堂遂酌以飲先生曰先生克崇其德以與時會爰偕其配拜茲榮賜於
明天子敢以賀先生之遭又酌以飲公曰願公知榮之所自以無忘圖報且以衍賈氏之慶於無疆退次

第其說告諸史氏之紀盛治而傳名卿者

兩厓集序

予毋讀近世士大夫所爲文章恠其說理者或失之腐騁詞者或失之浮好古者或艱深而難知衒博者或泛濫而無統間以評文衡之所載於四者之病亦多不免焉未嘗不歎文之難工而古作者之不易以及也今年春始得兩厓朱公集讀之公爲文根本性命發抒學術上取正於六經下取材於諸子乃其矩度則取法史漢參之韓歐是故雄深博厚平正典雅而鏗然之音蒼然之色自存乎其間予亟歎曰文固

在茲乎文固在茲乎然予與公同舉進士公以太僕引疾家居予實薦爲御史中丞又同在禮部號爲知已顧其時方以行業相砥礪期有所建立仰報　明主然後以其餘閒致力於文章以與名賢相馳逐於翰墨之苑而未幾公罷官以去故雖與公友三十年乃所謂兩厓集者迄於今始獲見焉則夫高賢異能之士伏在巖穴予不及知其名而索觀其文與夫厚自珍惜藏諸名山予雖知其能文而未及見者多矣其又安敢以見聞之淺狹遂誣斯世謂不逮於古之之人哉自公歸通山今又且十年予既不克再起公以竟其用而予亦抱病退焉惟丘壑之懷俯仰　聖明聽其乞去雖老矣尚當從公於翠屏龍巖間相與切磋討論以畢曩日之願其或有所得雖甚淺薄不能以事功顯於朝廷猶庶幾得以述作自表見於林下與公同垂不朽敢遂書集之首簡用訂期於公公名廷立字子爵兩厓其自號云

壽節婦封太孺人劉母都氏六十序

嘉靖戊午侍御河南尚君行縣至長洲其士民以令封太孺人劉母都氏之行言於君曰太孺人始歸贈瑞安公爲繼室年盖十有七後十年而公捐館舍太

孺人嗇檗茹荼撫公元配之子今給事畿暨其子坊堪相繼有成立今年五十九矣其貞心苦節世既莫與之齊而能成其子以亢其宗則雖古亦未之多見也惟　制守節踰三十年者得旌其門敢列狀以請於是侍御爲聞於　朝明年　詔有司旌表如故事而十月十一日適太孺人六十懸帨之辰鄉縉紳相與造予乞言爲賀往予讀國史見其稱給事高祖少詹假菴先生介特自守勢權之地雖故舊絕迹不往竊念以士風之下甚矣如先生者雖其人已不可作得見其子若孫庶幾先輩之風流猶可想見於一二

久之識給事朴而文正而不激至於今又聞太孺人所以守其身成其子者炳炳若是喟然歎曰何先生之教行於家者遠也然先生在天順開天下想望以爲相而不果副先生歿嗣孫湯溪公位不及顯瑞安公亦以早卒人方疑於天之所以報先生而給事母子出焉其賢足以振先生之芳塵而其壽與祿又皆進而未巳也乎於是見天之道君子之澤惟久而後定故其發必昌遠而不亡故其流益演迤以肆而彼責報於歲月之間者斯陋也巳夫事無益於世教雖美弗足書矧足以賀今以太孺人之事究觀其前後

於維世勵俗豈淺哉有如續列女之編輯世家之傳以垂範於將來吾知其不能遺也爰次其說授諸縉紳使侑觴焉太孺人他懿行尚多茲特舉其大者故不及

壽宮保大宗伯毅齋孫公八十序

天既純佑我
皇上億萬壽無疆而士之膺夢賚由嶽降者亦多蕃祉耆老其在朝者姑不論乃若謝政而家居太宰增城湛公年九十四太宰四明聞公年八十一我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毅齋孫公年八十其尤著者也公舉正德辛未進士官翰林歷事
毅皇帝
今皇帝其述作之功在史館啓沃之益在講筵而恩澤陰被於天下流及後世乃其人則所謂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望而知爲正人君子者也自公引疾歸十今且十年鄉里之後生日得瞻顏色接論議相與去躁釋邪長善而成德若飢渴之飽菽粟飫醇酎若當炎暑奭然濯之以清風若在清廟之中聆琴瑟之音以和平其心志古稱賢者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而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若公者所謂其人非耶公年

雖高然予每得其書動數千百言詞氣與少壯等以理推之公之壽殆未有涯矣夫出諸身法之人謂之教其相噓之久也則風成焉至其相沿之久也則俗成焉吾鄉固多秀穎之士如是而得公久爲之儀刑孝弟忠信之俗其當遂成乎予於公之壽有深幸也公以十二月十二日爲初度之辰予既不克奉羔酒從諸鄉縉紳賀公於堂會兒子璠予告歸因使道予所私幸者再拜以獻昔文潞公爲耆英之會司馬公少十餘歲特引與俱重其人也予雖不敢僭擬昔賢然辱公鄉里忘年之愛也久兹時儻得乞身以歸

視於俗樂公教之有成而又進而獲侍几杖追洛社之遊夫豈非至幸耶敢遂因壽公簡以爲請公尚忻然而許我

浙江通誌序

浙江故未有通誌今爲誌若干卷凡若干萬言總督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梅林胡公謀諸巡按御史際巖周君春洲崔君聘前提學副使方山薛君所特也往予督學於浙巡按御史西墅張君嘗屬以誌事予竊自念浙於今爲首藩自昔大夫士所爲詩若文流傳四方視諸藩爲盛非獨作者工也蓋有名勝之

助焉以予淺薄如獲成是書託姓名於不朽夫豈非平生之至幸於是盡哀郡志偕今南京兵部尚書克齋李公今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潯陽董公相與考訂而編次之業既有緒會有以私撓者予亦適值遷官以去遂不果成迄今三十年追惟舊草未嘗不喟然而歎也自倭夷入犯以來東南繹騷調餉發兵主上數爲之旰食梅林公以御史首被　簡擢建節握符以平賊爲事進師百萬統地數千里計擒力討宜日不暇給而乃有餘功以成茲舉固公雄才偉畧有大過人者抑造物忌名非予淺薄者所能竊歟然

予聞之誌之體與史相類其要在紀政治之得失垂諸後來使足爲勸戒非徒炫博逞奇已也浙之事其在古昔予不暇論姑舉耳目所見聞宋素卿之變倭患已萌蘖矣而時縉紳溺於宴安莫或以爲意其後降璽書遣大吏
上蓋深注意於備倭矣而任事者考之不詳處之失當乃更以啓侮論者毋追咎其然而痛恨於救之弗及然此猶往事也今民已困窮而寇來之端未杜欲罷兵則有不可測之憂欲養兵則有不能勝之慮公爲政於浙亦既竭其心力矣乃若調維補葺以求善

其終也非所望於後之君子乎是故觀山川之形勢可以得戰守之宜觀兵數之多寡可以識選練之術觀戶口之登耗田疇之蕪闢風俗之醇澆可以動樽節愛養之思又遍觀於前轍之得失而其庶政各以時修焉是公作誌意也予辱公命輒爲書諸首簡

御史大夫思質王公奏議序

御史大夫思質王公奏議以類分者七以卷次者二十二以篇計者三百七十有奇其子藩臬元美儀制敬美梓以示予予讀而歎曰自古稱文章以能經世爲貴奏議者蓋經世之具也顧天下之事有所因於

前則補緝潤色其術易工而創始者每難於定畫盛
富強之業者其範易建而承積衰之勢則振起難於
為謀經世之効夫固未容以數覯矣當倭奴之始入
寇吳越之人久不習兵革而倭舟往來海中瞬息千
里巧銃利刃其鋒不可當上下震駭莫知計之所出
天子南顧歎息舉浙以屬公公至始為之議守是以
有建城之疏又始為之立法是以有賞格之疏又始
為之計食是以有留民壯折銀之疏又始為之置將
是以有宥罪之疏又始為之誅首惡杜接濟調客兵
嚴會哨擇守令是以有條處海防之疏其事不同皆

無所因而創為之者也北虜自庚戌以後氣驕聲張
將上闒傲輒戰懼無人色而忝顏諸夷規利伺便陰
與虜通厚賞之則慢以僻絕之則怨以叛公督薊遼
謂兵不盛則內益恐而外益肆是以請濟師謂餉不
足則未戰而兵已疲是以請處月糧又請給本色謂
器不具不可以戰守是以請給神器謂將不擇不足
與圖功是以請更置謂謀不素定不能以應猝是以
請據險要請專責成請明探報請撫屬夷謂卒不練
不可以必勝是以請選遊兵將領其事不同皆承積
衰之勢而振起之者也乃公之言莫不中機宜得要

領其弘規遠畧足以奔走一時之人先見曲防足以
制伏姦宄之心而奪其氣蓋公智識明故於幾牙無
不燭問學博故於人情物理無不通而又感
先皇帝特達之知殫忠致誠圖所報稱諭謀周而計
慮審故見諸奏議如此宜其投則中為則成不必有
所因而南殄倭氛不必席富強之業而北紓虜患以
功名顯於　朝廷也昔蘇文忠稱陸宣公曰智如子
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若公者其宣公之
儔歟然公始被　特簡其言於
上無弗從其於戰功有所指擬無不副即古明良之

會無以加而其後羣小不悅交肆詆諆以請兵為蠹
國以告急為脅君則公勳業遂以不竟而且及於難
視宣公為裴延齡趙璟所毀貶死忠州釁孽相類而
酷過之此所以讀公奏議者亟服公經世之才而扼
腕撫膺深致恨於小人也公歿後四年向之害公者
相繼坐法誅斥又一年
今皇帝登極藩忝兄弟扣閽訟公冤　詔復故官而
奏議亦遂大行於世於此見我　國家
聖聖相承過唐德順遠矣予故遊公父子間輒以藩
忝請序公奏議而并及其所遇於　兩朝者使後之

人知所勸戒焉然則茲刻殆不獨爲王氏一家之書而已

世經堂集卷之十三

世經堂集卷之十四

記

華亭縣新建名宦鄉賢祠記

華亭名宦鄉賢故未有祠祠之者今監察御史邑侯永豐聶公也公舉正德丁丑進士來尹茲邑見其民有不獲所者爲節冗費抑兼併發倉庾以賑其窮見其民有信鬼好訟不率教者爲修學宮立鄉社禮儒生以振其衰又見其有不率者喟然歎曰聖人之道遠而未易求吾即其近者以勸可乎乃博采史乘參互舊聞得前尹某某官之最有聲者幾人某官某鄉之最賢者幾人將祠諸學宮之東西以風勵民俗而歲適大侵費無所於出公自捐俸若干鳩工始事太學生陸岳金山衛庠生劉因聞而奮曰茲義舉也成之在我即公所規地建祠二間左爲名宦右爲鄉賢梁棟桷榱門檻之屬煥然以新丹漆粉繪塗堊之屬爛然以章蓋瓦級甎土石之屬翼然以整而二祠之前舊有隙地復就其兩旁各建樓五間爲絃誦遊歌之所閱五月工用告成時嘉靖癸未仲秋朔也季秋之望公命奠祠下禮度肅雍品物明備一時吏士得於觀者莫不鼓舞振作政有勗以舉其良德有勸

以底於成而邑之父老子弟亦莫不瞻望欣喜私相
戒飭以無負公之教蓋一舉動邑幾化焉閱一年公
以擢去廩膳生沈某輩若干人相與思公乃合而謀
曰華亭東南壯邑名宦鄉賢代未始乏人顧湮沒百
年而始祠於公又其義有以感人其教有以化俗皆
盛事不可無記徵文於階階公門生也於其崇重施
惠之意漸摩最深近嘗登鄉賢祠見其東閟有就圮
而莫之葺者益歎公之賢能舉斯祠於久曠之後而
後世或不能守之於既成之餘則二祠者將遂廢也
川刻石以記曰後之人將為聶公者耶不為聶公者

耶其可鑒矣

方齋記

倅吾郡湖南鄭侯名其居曰方齋取易所謂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也侯少有大志年三十領鄉薦學非以
充行修以潔每舉動輒問義可否不隨俗俯仰於是
鄉之學者信侯之能方也相與稱方齋先生云既五
試春官弗得志謀於其叔文選公公曰君子貴行道
耳必皆進士耶謁選拜今官就公求所以治松者公
曰子無忘其方足矣又嘗指車而語曰輪之所以能
運者以其圓也箱之所以能載者以其方也非箱曷
任非輪曷行雖然非箱無所用輪也圓其外而方其
中柳子有成說矣子其圖之侯奉命惟謹既至松益
自裁以義視其貌溫然不見喜慍之色而其中所以
自守者確乎不可使遷而就也侯職在治農有以利
弊告者侯曰是能使上下四旁舉無病乎倘有不足
非絜矩之政也其精慎類如此嘉靖乙酉部使賢侯
所為命董京餉侯首令於衆曰吾與若實有一日之
分今茲行也如家人父子然非有大小非有疎戚惟
是　朝廷之法在吾人之圍於法也猶木之從矩也
不可以踰吾食不過一豆衣不過裘葛吾祿皆足以

充焉寸縷斗粟惟爾司之吾無爾侵也聞者盡竦嘗
署事上海又三署華亭一以方行之有諷侯少自貶
者侯曰吾不能詭以媚人吾惟履方而行焉庶於心
無愧也於是郡父老子弟皆信侯之能方相與稱方
齋公云嗟乎方之為義不明於世久矣物有則而不
過是所謂中也情有制而不流是所謂和也中和者
聖人之大德也而方皆有焉孔子曰七十從心所欲
不踰矩故方者聖人之所俛焉而終身也侯其志於
聖學者耶侯名直字子敬夫以敬直其內而以義方
其外其所以用方者蓋有道矣今年春予既為侯銘

其齋俟復欲得予記噫方如俟者固予所樂言也

海槎記

海槎者王君靜之之所自號也君世家上海觀於海而有感焉喟然曰夫海水之宗也聖人者道之至也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信乎海之似聖人也退而覽乘槎之說則又喟然曰吾得從張騫氏以浮於海副吾大觀之萬一於吾生足矣旣徙居華亭華亭去海遂遠而君之思益甚因繪海槎圖朝夕覽焉以自適客有過君者指而問曰子之有取於槎也豈將逃塵俗而遊冥漠者乎夫道之在人

與水之在地非有異同溝渠川瀆要之皆水日用飲食要之皆道大小差焉爾故行潦取於康公川流稱於孔子華亭之西瀦而爲湖匯而爲泖衍而爲川其爲道之寓也多矣苟有可觀皆有可樂豈惟海耶君何慕之深也君笑曰子之言知道矣而未知所以求道也夫道與水固無往而不在然而求其全猶恐其失之也而況於其散焉者乎今夫江不可以言廣漢不可以言永舉其一而遺其一道之所以失也昔者三千之徒蓋嘗登孔氏之門舉道之全而識之矣其旣也得其一體而不足故君子之求道自其全者始以其全者主之而以散者充之此吾之所以志於海而有取於槎也且子以吾之槎爲何物也哉槎靈物也而人之心最靈者也吾將虛吾心以觀吾道之全故槎者吾所資以入於道之具也吾豈欲逃塵俗而游冥漠者哉於是客無以應予聞之始而疑終而若有契焉造君請記之君曰諾遂書於其上方

竹村記

竹村先生少讀書長以家蠱棄去晚課其子紹先監先學厥有聞矣喟然歎曰吾以業付吾子茲其遂可隱乎買田搆廬居洙溪之上率溪之滸植竹萬竿清

陰素波相與環映課耕之暇卽而憩焉俗轍不至惡聲靡聞觴詠琴奕以時自適乃進二君謂之曰樂哉吾竹之爲村乎彼汲汲榮利之圖以自賊於車塵馬足之下者其爲心何如也又曰竹君子所以比德也是故中虛以崇智外直以端軌後凋以砥節吾老矣不能進於是矣樹高標而揚丕聲其在子也耶於是二君述以語余請爲之記余曰懿哉先生之志歟何其與世之爲好者異也古今稱好竹莫甚於王子猷子猷之言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東坡蘇子嗣爲之說其意乃在淸俗肥瘦之間他未暇及也先生靜

淵以知事木訥以近仁貞毅以固守休德令聞擬諸所好可謂協矣而復惓惓焉惟子之繼承是望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懿哉先生之志歟能穀其子者也彼王氏之槐竇氏之桂所以望諸後人者其無乃陋乎昔伶倫氏取嶰谷之竹以爲黃鍾之宮而樂是用興又竹鳳所棲也鳳之出天下以爲瑞二君之文使遇伶倫焉薦而起之協而奏之固將以鳴國家瑞天下而得先生爲之父信所以爲棲鳳之地者與枳棘乎異矣然則覽德輝而耀九苞之羽其殆可必也夫先生姓張氏名應祥字子善邑大夫士因其居而

稱之曰竹村云

望雲記

國子生項君汝清過予言曰某不幸數歲而孤又不肖無以養吾母吾兄漢汝潔者遊江淮間毋之養資焉顧其心未始以爲安也蓋嘗語某曰吾非遊無以養吾母然遊非吾好也吾聞古狄梁公者望雲而思其親吾俛焉事商賈之業於茲有年矣山川之登眺道里之經歷不爲不多雲之接於目者其亦屢焉爾矣吾之心每有見焉雖不敢自附於公然未始一日忘吾母也又曰梁公之於唐猶仕而顯其親也吾生也賤不獲顯吾母又舍而遊焉吾之心夫豈獨弗忘而已將愧赧咨嗟而不能釋也因自號曰望雲見雲焉感歎涕洟或竟日不懌其徒之從者見其然也相與慰之慰之弗能得也則相與歌詠而稱道之望雲之名徧江淮矣某重愧吾母之不能養而吾兄之念母者不置也乞言以爲之記夫天下之事苟有所限皆不可以强能其根於性無問智愚貴賤賢不肖皆可學而至充其量皆可以無愧於心而名後來者惟忠與孝爲然梁公之忠著於反正之舉而其孝也著於望雲之思固卓乎不可及矣世之人弗能於忠則

每以不得位爲解至於孝宜無可諉又輒曰是惡不肖弗及爲賢矣智矣貴有位矣進之無聞於忠退之不能自致其孝猶夫人也視其貌安焉問之若有所限而弗能爲者豈非梁公之罪人哉而汝潔之遊以爲其母至所以念其母者又每於遊發之此其心固可進於梁公之孝矣有援之使仕忠或可幾也然則雖布衣何貶焉用書其事規於有位者

孫氏先祠記

孫氏先祠者碧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名共字其世爲上海鉅族今去邑二十七里所稱孫家灣者蓋先

生高祖某以上皆居之後燬於火而曾祖某始徙居
邑治之南歷祖教諭某考某以迄于先生之兄弟父
子乃復大振然祠未備也正德丁卯先生以居讓其
兄司憲鶚而徙居其右里許越十有九年嘉靖丙戌
謀新焉進其子鄉進士繼祿謂之曰吾聞君子之營
居室宗廟爲先蓋其重也昔我曾祖續先緒之微茂
功遺澤我後人至于今是賴而祠獨缺時則力未遑
其心未始忘也君子於其先也將繼志焉矧其重如
祠者耶遂卽所居堂之東構祠三間高深廣各如其
堂之度中列四龕左右以藏祭器華無踰制朴無廢

觀成而奠焉禋獻祝侑一準諸古邑之俊彥聞而善
之曰先生於是有禮矣夫禮理也事得理而後成是
故禮之亡也語遠天下失其紀焉語近一家失其則
焉其存也天下且猶順之況一家乎古者聖人之制
禮也自天子至於士皆有廟是故時而祭時而思所
以教孝也過而趨入而肅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所以教敬也孝敬具而家之則立矣家之則立而天
下之紀繫焉矣世教既衰禮之爲學蕪而不治好古
君子蓋嘗病之顧其獘莫甚於吳而尤莫甚於今日
夫自庠序之士以至舉於鄉沾一命於朝皆古所得

立廟者也祠之設固廟之遺也而吾屬士大夫俊其
室而略於祠者間有之矣則豈非古之爲禮也自天
子達於衆庶而今也或不能達於士大夫歟且夫君
子於其親不敢有死心者也是故象其有存也從而
爲之祭象其有居也從而爲之祠祠兆備則祭兆虔
祭兆虔則祭之禮亦且隨廢循是意也生事之禮能
久無失乎予蓋竊懼夫禮之就亡而君子之教家以
及天下者無其具也先生茲舉也信有禮哉先生方
以世家爲時望繼祿亦磊砢能文章將策名大廷躋
膴仕使邑之人於先生或有化焉而繼祿又執是以

爲政則所謂天下得其紀者固可以推之而無難也
予故樂爲記其事云

飭軒記

唐君清之以適名軒旣而曰夫適未易言也有周公
之聖而後赤舃几几無失其常有顏子之賢而後簞
瓢陋巷不改其樂其也何以能之惟古之君子不忍
一置其身於有過之地而欲寡過又非樂放肆而畏
拘檢者所能幾也吾惟志於飭焉使無陷於大戾其
可乎遂更其軒曰飭大書以揭之朝夕以視之曰苟
忘吾飭是負茲軒也君故都憲公從子門閥倜儻

於他族然能敦素以樹名恭儉以基德讀書藝文以世其業上與君遊者素已知其能飾比君以名軒也惕然益過差之為慮每一言出輒曰是無乃與道悖乎道苟合矣又曰是無乃與時忤乎以至於事無小大皆然於是邑之俊彥相與稱曰飾軒君真能飾者也予聞而歎曰君豈獨真能飾哉乃無為適者也夫天下之途二理與欲而已理勝則心常虛虛則舒以泰欲勝則心常窒窒則窘以懼是故君子坦蕩蕩其理勝也小人常戚戚其欲勝也君惕然日過差之慮積而久之理常勝而心常虛有不怡然適者寡矣昔

周公稱克念作聖而自謂若游大川顏子之學曰不貳過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用力於飾者豈其微哉知周公顏子之所以能適則知君之為飾非迂也異日以語君君笑曰有是哉遂書以記諸軒下

竹溪記

松水秀而地多竹許君惟德居黃泥漕之陽其水特澄洌可鑑而君之性尤素好竹沿漕而植焉以萬計因自號竹溪子嘗過而憩焉煙霏之狀交乎前風雨之聲交乎耳蓋水若益秀而地若益勝喟然歎曰樂哉是居乎吾所願徙而家也退而考君之履其鄉之叟曰君故鉅族席富厚然於物澹然無所欲獨時時至竹下笑言詠歌以自為適有古高人逸士之風則又歎曰賢哉君乎吾所願從而遊也比官於北北土寒雅不宜竹間或一見蓋蕭然數竿耳而水固不可得兼或兼矣其主人非戚里之豪即黃冠緇衣率無足與語竹溪之勝未嘗不往來於懷而未由一舍此以去戊子秋君之子本中來與予會居一歲而別將歸所謂竹溪者益悵然懷之史事方殷欲去不可嗟乎今世所謂至樂者非以能適志耶予之志在溪山竹石之間而此身顧不得一日自出於塵埃紛擾之

外然則予之適與不適可知矣茲豈非重外物者之為累歟予於君又不能無愧也姑記諸竹上俟獲去為君賦焉

坦菴記

御馬少監宋君取君子坦蕩蕩之語題其居曰坦菴而語其徒曰吾昔讀是書以為聖人者立教姑云然耳至于今乃知坦蕩蕩者非君子果莫能與而夫人之自役於戚戚也夫所謂戚戚者非必禍與患之云也凡天下之物莫不有主其大者莫如名與利而必欲過求焉則憂求之而必欲固守焉則憂守之而必

欲傳諸子若孫則憂是三者循環於胷中而始不能一日自脫於戚戚之境惟君子者無欲也無欲則虛虛則靜靜則平是故無得無喪無寵無辱雖欲使其心一日自脫於蕩蕩之境而亦不可得是故地一也君子為易小人為險遇一也君子為樂小人為憂夫固有以取之矣吾於所謂坦蕩蕩者雖未之有得然而竊有志焉苟非所可冀雖或與之弗敢受也矧其敢過求耶雖或得之弗敢有也矧其敢固守之又思以傳之耶故吾進無以踰人退而有以適焉其言如此予以為世之戚戚於名利者勞頓憂瘁既非人所能堪而其所求亦互有得有不得得之者既自以為能而志其心之累不得者每自咎其謀之弗至夙夜焉益以累其心至其後或終於無得而彼得之者又或不久而失之是其向之戚戚秖以自病其心均之於身無益也宋君鄙戚戚以為不足為然予聞達人大官苟見君者必以為君子有欲薦賢而用之者必惟曰宋君其人君之心寂乎無所慕而名日以振位日以升無入而不自適焉然則君子小人孰得孰失抑又有辨乎是可為世勸也予故為記之庶後之人觀於是而有動乎其心焉

華亭縣修學記

雙江先生永豐聶公知華亭之二年百廢具興上下胥悅乃修學宮葺故創新具有成績

天子徵公為御史又晉公作伯於蘇而于時尚未有刻石識者以為憾己丑春姚江陳君徠以鄉進士乞典學事君之始拜命也階為言公作學勤導士懇有古循吏之風君歎且慕久之比至肅瞻廟宇周視黌舍旁稽載籍博詢黃耇進諸生沈東輩謂之曰雙江公之功也前此有之乎曰無有後此有繼焉者乎曰無有雙江公之功果無有也諸生則能忘諸曰諸生則何能忘顧公之功非文無以紀而諸生非其人也乃相與礱石構亭謀徵文史氏而未有所屬今年春階以謫歸乃幣而請曰子昔言雙江公作學之勤導士之懇也徠今得覩而考焉其工役艱其經費廣其綜理密其督課勞信哉勤矣乎修大成殿以崇本修明倫堂以立教作名宦鄉賢祠以端軌作講堂作號樓以居業信哉懇矣乎知雙江公者莫如子子無用辭階昔為諸生受業公之門又親見公之修學及官翰林嘗欲為公作記而公以書止曰是有司之職不足以示令傳後惟仁義忠孝吾與子朝夕所議論者

苟無負吾言則所以爲惠也階拜而識之不敢忘夫仁義忠孝豈獨階有是心乎公之爲政於茲也亦豈獨爲階言之乎而其所以作學而導士者又豈有他指乎凡有是心而不知求與戴公之功而不知服公之教皆非善事公者也然則穹碑峻址不足爲公榮深刻顯書不足爲公悅階不佞無以塞陳君之請輒敢中公意與邑諸彥反而求焉公名豹字文蔚正德丁丑進士修學之歲爲嘉靖改元壬午

泰寧縣重建察院記

我 國家簡命御史以察於藩臬郡縣故其官獨以

察爲名其所居之院因之曰察而其爲制亦必廣嚴邃密然後可以遠外譁飭內閑澄慮遯視以秩憲度而揚風紀非徒示崇重已也邵武之泰寧故有察院嘉靖丁亥燬於火御史按部至者率就藩臬之分司居之庚寅辛卯間知郡事丘君汝中以爲弗稱議即故基重建焉會入 覲不果壬寅春御史虞公涖邑歎曰吾之至於斯也凡政之墜將察而舉其良乃於院宜苟略之安以爲惰首耶吾奉
天子命而來將察於有位使官居其職民居其業而居吾身者非其寓也則無乃邇之弗察耶議如丘君之指以告分守叅議王公公贊其決乃以役屬典史金某而命推官吳君某綜其成工且舉邑人某等相與言曰御史公之爲院志在察也吾屬能無念諸既又曰郡憲君率吾尉以親茲役凡以成御史公之志也吾屬能坐以視諸第其貲之贏輸金二百六十餘兩請代有司之費吳君重其義許而授成畫且勑相焉閱若干日院以成告周垣重門上堂旁宇後寢下舍遊息之所庖湢之具弘規纖理罔不精備邑吏庶士聚而觀之由外以闚其中穆然以深由門歷階以登其堂閎然以肅登堂以睨其左右却而顧其後翼

然以整廓然以容井然以辨蓋隱乎見御史之紀度而震懾於其察焉又不獨居之者可以遠外譁飭內閑澄慮而遯視也御史之有院與院之以察名俱可謂稱矣於是丘君屬某記某素陋無所聞知不能言嘗思之察非明不能明者宜必貴察而昔人之論乃似謂明可有察不可用則夫明之與察固亦有辨而御史之爲察必有道歟然而不敢以臆而決也爲誌院之成遂以質於君子

冰檗軒記

封其官冰檗王先生憫俗之汶汶也士大夫之甘柔而不足以與立也思易之以其道耕於安成之野藜藿布素若將終其身間語其子今方伯兩洲公曰冰天下之至清也人之心亦清也而欲汨之則日昏檗天下之至苦也人之情畏苦者也而欲乘之則日流是故君子動心忍性之功不可以已也又曰冰清也然而物之寒者莫冰若也檗苦也然而藥之良者莫檗若也夫苟清之慕則何所辭其寒苟良之求則何所辭其苦吾之志辨此也久矣子其勉之既方伯公聚進士拜司寇屬改官銓曹先生數以書申昔所告

語者于時

武皇帝在御多權貴人縉紳之士不折於勢則汶於利惟公毅然無所汙屈

今皇帝嗣位公自內艱起司銓進退黜陟不可干以私自文選佐兩京太僕改貳太常侃侃論事與當軸者意不合立棄華顯來為此藩烝議再轉至今官天下益以公出處大節知公能自勵不移於俗而因以徵先生之教曰先生是可謂冰檗者雖然階聞之五音比而後和五味濟而後調濁不可與清對而太清者隘之弊生焉甘不可與苦對而過苦者節之凶出焉是故古之君子將大有為於天下能使頑夫廉懦夫立而不廢其藏垢納汙之量能使盜言醴交無所於售而和風甘雨之度人亦愛且慕之不衰蓋所以用其清苦者如此方伯公律己嚴然與人和取善恕士始見公者不敢懷非義之心退而罔有怨惡所謂善用其清苦者非耶然則非先生不能成公之高非公不能究先生之大信先生之父子賢於人者遠也於是先生作冰檗軒成而階為之記

讀書臺記

讀書以為學也學也者以學為道德也雖然讀書以

學為道德而道德者非待書而後有也其所謂道與德亦非有二物也夫所謂道者非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耶是倫也生而所必有者也所謂德者非仁義禮智之性耶是性也生而所固有者也是故道也德也非待書而後有也道之行於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也其藹然有恩者是之謂仁其截然各得其宜者是之謂義其燦然有文昭然有辨者是之謂禮謂智而其合而名之也謂之德恩也宜也文也辨也隨其倫之所在而各著焉以篤父子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位夫婦以合朋友是之謂親義序別信

而其合而名之也謂之道是故道也者德之散見於五倫之間者也德也者道之全體於一心之內者也非二物也而世之讀書者習其詞旁通其訓詁貪奇務博以為道德獨存乎簡冊之間而不知其舉吾所有者以為訓句為之析字為之辨支離穿鑿以為此道也不可以言德彼德也不可以言道泥其名之異而不知反其實之同嗚呼此其自誣也不已甚哉而尚可謂之學乎古聖賢之有書也始於唐虞終於孟子舜之命契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舉親義序別信屬之乎父子君臣夫

婦長幼朋友之身而又言道而不及德孟子之言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而又言德而不及道孔子生乎其間子思子述其意而為之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然則所謂道德者斷可識而凡讀書者亦可以得所學也已大參龍津黃君作樓於其居讀書臺之故址儲書以遺子孫而仍其舊名曰臺屬予為記予既病夫世之讀書者往往入於自誣而君之子應春又方從予學故為言所以讀書者如此今而後凡嗣君之緒登君之樓思讀君之書者苟有省於予言其於書也庶不為徒讀矣夫

重建了齋先生祠堂記

自孟子沒而養氣之學不傳所謂豪傑之士徇國之臣瀕死生禍福以氣節自奮於流俗者蓋亦世有其人然而其氣或慷慨悲壯一發而遽衰或愁苦憂思逡敗而不振其故何也長江大河百折必東而潢潦之水朝盈而夕涸彼其於浩然之氣養之不素而所謂慷慨悲壯者特出於一時感憤激觸之所為則不必困踣流離之狀足以動其愁苦憂思而敗其氣也苟出於有所感事往而氣亦平出於有所憤怒志而氣亦索出於有所激觸勢定而氣亦沮矣矧撓之以

憂患乎若了齋先生陳忠肅公乃所謂善養浩然之氣繼孟子而興焉者也先生沙縣人宋建中靖國初仕為右司諫以論蔡京卞之奸罷監揚州糧料院起權給事中又以忤曾布出知泰州謫監建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又以了正彙訟蔡京安置通州大觀末放自便又以所著尊堯錄忤宰相徙台州竟不用以卒夷考古今士之蒙被憂患未有如先生甚者而先生處之前後一節不少貶以求晉容於時蓋先生克己尊賢虛心取善所以養其浩然之氣者非一朝一夕之積是故義有所不屈

抑之而彌昌意有所不屑遏之而必逝流離困踣人以爲至艱而履之若平夷寬廣之途屢仆屢起毅然必伸其志人以爲奇偉卓犖而視之若寢興語默之常豈彼出於一時感憤激觸之所爲者可同年而語哉階每讀先生責沈文自警詩諭子姪諸篇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爲先生之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其原蓋出於此未可直以氣節之士目之也先生故有書院在縣西一里許後因以祀先生及從子默堂先生歲久甚圮有司者未之能葺階謀於教諭李邦光訓導林順石愷將出月俸之贏稍修飾焉而邦光等各請以其膳直鄉縉紳曾君侗等各請以其貲爲助則遂屬典膳蕭延曾言卿撤而新之以爲今祠自嘉靖癸巳四月庚子至歲十月乙亥工以訖功先生裔孫載與伐石請紀成事階因僭論先生之學使後之祀先生者知所嚮往如此若祠高卑廣狹之度暨諸好義者氏名詳具碑陰

南平縣雲蓋里社學記

南平之雲蓋里故有淫祠雜老釋氏所爲像祀之里楊生贇予毀以爲社學既又病其卑隘即祠之左作新居焉地高而明屋敞而幽師弟子講誦遊息於其間者既安且適矣予乃進其師弟子告之曰若知此屋之所由作與吾所以責於爾者乎夫業賈者必於市業農者必於野業儒者必於學此屋之作固以別爾於市拔諸野而登之儒也然而謀利者賈之爲也謀食者農之爲也謀道者儒之爲也賈不能以謀利不可爲賈農不能以謀食不可爲農儒不能以謀道其獨可爲儒乎自三代之衰外誘深而正學隱至於今日益靡然富貴之爲慕師之教其弟子曰吾將使之爲文詞取富貴焉苟有工於其藝雖甚不肖世以爲賢矣弟子之求其師曰吾文詞之未能將就彼而

學焉苟有能傳其藝雖甚不肖世亦以爲賢矣師弟子之所爲胥失其本業而世又賢而助之爲業日勤叛道日甚其名曰儒其實賈與農焉已耳其居曰學其實野與市焉已耳爾師爾弟子苟所爲若是則此屋之作不亦虛乎故吾有以責於爾居其室必思脩其業享其名必思覆其事入而孝出而弟是弟子所以學也率之孝率之弟是師所以敎也愛其親舉之以事君敬其長舉之以事上孝弟脩其身而舉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之爲儒也夫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謹庠序之敎申之以孝弟之義凡吾

之責於爾非有加於常惟本業之復非有出於位惟所居之稱非有遠於人惟以別於賈與農之爲爾師爾弟子其知所從事也哉於是胥應曰諾楊生曰是將久而忘也請記焉鑱諸石陷置壁間楊生名清從予學儒之知謀道者也

觀瀾亭記

故判舉慶余君雲從有池在郡東郭之東亭於其上取孟子所謂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扁之曰觀瀾之亭君卒若干年予來佐郡刑獄南平劉生應鳳從予游而君之子相娶於劉氏劉生得讀書其間因以觀

瀾之旨請曰瀾可以觀道乎曰可夫道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自天之覆地之載以及日月星辰之運山之峙川之流鳶魚之飛躍草木之生殖皆道也故君子於道觀其高明者徵諸天觀其博厚者徵諸地觀其始終不窮者徵諸日月四時觀其靜而正者徵諸山觀其流而不息者徵諸川觀其充塞無間發見昭著者徵諸鳶魚草木瀾川之屬因所以觀道也曰瀾即道乎曰即道也易有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與道不相離可以言形而上下而不可分上下爲兩物蓋形而上者以其不可見聞而言也形而下者以其可以見聞而言也可以見聞者固即其不可見聞者之迹也曰學道者先之觀瀾可乎曰是未可易能也人之於道必有所見而後能以意觀否則窒必有所契而後能以神觀否則滯彼能觀瀾者其於道有所見而契焉矣曰然則能觀瀾者其學至矣乎曰未也夫山下出泉靜而清者性之初也泉之始達擴而充之者學之幾也原泉混混盈科而進者學之事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聖之德也德聖則與道爲一而學斯至焉矣曰在吾人則何以爲力乎曰吾固已言之擴充其端進而

不已斯其方也於是劉生戚戚然若有動於中又欣然若有得焉起謝且言曰請以記於亭予曰諾

刻盡忠報國碑記

宋鄂國岳武穆王故有祠在其墓所嘉靖乙未春巡按浙江侍御張公慕王之烈率諸吏士造而謁焉既乃觀王遺像讀所作滿江紅詞送張紫巖北伐詩慨然想見王之爲人又退而論王之世至所謂以背示何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者顧謂布政使任君某范君某按察使李君某曰嗚呼王信可謂無愧於茲矣盍碑之以表王之心胥曰諾於是復謂三

君曰爲我礱石詡忝政洪君其曰爲我書之謂階曰爲我紀成事階昔讀明道先生書有言曰天下之士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才而不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竊嘗執是評古之人物至武穆王事未嘗不歎王之才與至誠非尋常號有忠義功業者所能擬也王始起徒步在諸將中位最卑年最少然而百戰百勝爲功最多郾城之捷廬州之役雖桀驁如兀朮猶悲啼竄避之不暇其才大率類漢淮陰侯信高宗之始用王有精忠之褒有中興之委其爲知遇亦大率類漢高之於信然信

困楚之績拒徹之言雖有可稱而怏怏之私卒不免萌於奪爵之非其罪惟王自破劉豫唐州之後銳意欲取中原于時高宗方惑於姦檜以節制光州則不果以諫阻和議則不納以請灑掃諸陵則不從蓋高宗之用王者已大異於初而王援拱亳略汝鄭經營傾蔡爲之益力比進軍朱仙恢復之功且垂成矣而班師之詔遽下未幾王亦身殞於獄以忠受禍至今論者猶共冤之而王怡然就死略無忿懟不平之意其視信失王則不赴討豨之徵臨刑則追咎拒徹之誤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然則王忠義功業非激於高宗之知遇如信解衣推食之云非慊於天下之誠已如信背人不祥之説特其殉國之心眞切懇至意以爲幸不死於戰即歸死於獄苟初心之不違斯隨寓而安耳非誠之至也奚能爲之故語王之純節惟漢諸葛忠武侯唐郭汾陽王可謂儔匹而汾陽之才又似不及王蓋三代以降才與至誠合一卓然炳然者王及諸葛兩人而已侍御公以盡忠報國表王之心也其殆觀王之深者歟公名某字某河南汝陽人其爲政所至崇孝義奬廉節扶植風教若此類者甚多方今天下承平士幸生其時如王之忠義功業固

無由自見然而有官守言責者體王之心以修其職以盡其忠則豈有異道乎是又公微意也階故不辭而記之碑爲石四以是歲某月某日立於墓之南

海鹽縣重修捍海塘記

海鹽縣捍海塘東直秦駐白塔兩山之間歲怒潮挾風至山下束不得肆則益怒西注而塘實當其衝故其勢特易圮嘉靖乙未冬十月侍御汝陽張公按行海上顧視塘石岌焉下瞰大駭曰此塘不修且盡壞壞則民其魚乎遂以役謀諸分巡僉事宛陵焦君會有以費言者公曰有帑藏之積存焉夫成大事者不

計費況取諸其羸乎又有以勞言者公曰有生之道存焉夫以生道殺民死猶不怨況役諸農之隙乎於是公主其議焦君贊其決伐石于山取材於林擇吏之良與民之好義者因能以授之事分地以程其工崇卑實虛葺故益新疏爲陡門傳爲三堰凡用白金二千四百用民之力前後六閱旬而修石塘二百餘丈土塘二千七百餘丈邑父老以爲神相率抱孫攜子往觀之歸則具酒食召賓客晝夜劇飲相賀曰今而後無憂於墊溺矣其明年秋公既得代又相率肖公像爲生祠而介鄉縉紳方伯吳公昂輩謁階記塘

之成績碑諸廡下蓋嘗稽諸往牒自洪武迄弘治之初百二十年間塘凡八修築景泰甲戌之役爲金至三萬九千有奇爲工至再閱歲亦甚勞費矣然而不可以已者何也其利害輕重之實固有在也自弘治迄于今幾五十年地勢民隱非有異於昔而保障之謀塘弗及焉此又何也古之君子以天下爲一身惻怛慈愛根於中而不能已是故憂未至則預爲之備患已迫則亟爲之坊其又甚也排羣議冒怨謗毅然必爲之而後世卒蒙其利今之君子以官爲傳舍憂民體國之志不能勝其自爲之私是故苟可無事則

自託於不援以幸旦夕之安而訏謨至計動以爲迂且拙維侍御公明敏英斷有高世之才而其心又不安於自爲蓋茲役也任事之決可以謂勇計慮之遠區畫之詳費薄力省而功鉅且速可以謂智若乃赴民之急如謀其身惻怛慈愛根於中而不能已則爲仁至矣宜海鹽人之惓惓於公也公名景字光啓焦君名煜字伯升其以吏之良復授事者嘉興知府鄭綱海鹽知縣董玶平湖知縣黎循典嗚呼後世頌公之績而欲效諸政者其尚求公之心哉

廬州府題名記

君子之爲政自盡其心而已矣民寒而衣之飢而食之疾病憂患而拯之藥之自盡其心之仁也有善而賞之過而刑之鬭爭攻奪而誅之殛之自盡其心之義也皆非以爲名也世之爲題名之說者曰羣吏之氏名鑱之石吾將懼後之議已於政必勉焉嗟乎是爲名也爲名以爲仁義有能至焉者乎人之不爲仁義蓋有冒刑憲蹈水火禁而不從者矣苟非求盡其心而徒自懼以後之議已吾未見能至於仁義也然則題名之刻可廢歟曰何可廢也君子之爲政猶人之養生養生者既審於嗜欲之坊與其起居服食之

節矣又必聚方書而讀之疏古之至人者時而觀之夫固所以致其養也君子於政稽諸往躅不有成法乎則方書之謂也徵諸往哲不有師資乎則至人之謂也故欲自懼以後之議已則不可欲按古之氏名尚論其世得善焉吾行之得不善焉吾改之則皆自盡其心之資也何可廢也夫天下固有同事而異志者君子不求聞然而恥無聞不求稱然而疾無稱此其辨何也求聞與稱其志在名也計獲於事先者也恥無聞疾無稱其志在可聞可稱之實也正誼明道而不計功謀利者也故題名之刻一也志在取人之

善而去其不善則摩挲鐫勒之間無往非自盡其心也志在懼後之議已則其流也知義之所在或避謗而不敢爲知不義之所在或枉道以干人之譽無往非爲名也此其爲同而異殆未以尋丈較量也雖然自唐虞迄於今數千歲矣皐夔伊傅周召之名旣炳然如日月而其次若龔黄卓魯亦皆後先輝映於丹青方策之間然則心苟盡矣名且焉逃哉是故君子爲政自盡其心而已矣憲副太原東庄高公爲廬州時嘗刻題名之石旣遷於浙念未有記其事者而以屬階階素知公之爲志且欲告於後之觀者舉是說以復焉若乃謂茲刻姑以識邑里示榮耀則其事益下所不必道也

紫山書院記

晉江陳侯讓以鄉薦第一人舉進士出典紹之刑獄行縣至暨陽登臨紫山降覩四湖愛其形勝爰作書院選士之秀異者學於其間而聘教諭安福尹一仁氏爲之師又爲顏其門曰養正之學示志也顏其前堂曰禮教堂學者之初習於禮則怠肆之心無自入而可與適道示始事也顏其中堂曰作聖堂君子道問學以尊其德性而後世學者或認以爲詞章功利

之資揭而歸之作聖示實功也顏其後堂曰求放心學莫至於聖人而聖人者非他也在我有良心焉放而知求聖於是在示要指也旣成會進士樂平黎君秀來知縣事益飭治之院之制大備予聞往觀焉進諸生謂曰夫良有司作人之勤觀於茲院可知矣爾諸生亦求所以無負乎惟學有僞有誠茲院之設以養正也使諸生居其室業其事自謂能正矣而心之所懷猶未免於詞章功利是謂名正而實邪其所懐也自謂能正矣而其用世或未免舍已徇人枉尺以冀直尋之遇是謂正入而邪出其用世也又自謂能

正矣而初之所履或不能守其恒治朝之所以自立或不能無奪於危亡之際是謂正始而邪終皆僞也皆自負於茲院者也爾諸生其圖之胥曰諾未幾予徙江右一仁以書來曰昔子之言願鑱諸石俾諸生永有省也予不得辭併爲記其始末如此院爲屋南向若干楹東西向各若干楹陳侯懼其久而廢買田若干畝屬守者以養士之餘歲修葺之別有籍

松泉記

松泉夏公厥初卜別墅於黑潭地故多松撫而悅之後十年作室城西山麓發石得泉始流涓涓已乃成瀑又悅之引之爲渠瀦之爲池移松於黑潭環而植之而時觀游焉水鳴相宜松翠交映煙霏夕留涼颸晝動集鳥跳魚畢在庭戶合而名其室曰松泉書屋而因自稱曰松泉於是客過公者望閭而佳樹見及門而淸泉聞揖讓言笑於城郭之間而湖山之勝具得相顧言曰自昔賢人君子雖身在廟堂計安海宇日無暇時而莫不有遊息之物以寄其意然率苦心竭力蒐抉遐隱及一泉一木得之稍異則又輒刻畫金石自詭爲天作地藏以誇於人茲地之勝前未有也至公始發而公於所謂心力者實無勞焉豈非造物者秘以遺公耶宜公之托稱於斯也公在正德間爲吏部郎不合於俗出佐揚州鹽運歷七遷積二十五年始來作伯江右其爲人博學有器量徙義若飢渴容善若不足久於外不求進然而天下皆曰公賢者也有長人之望焉夫松百木之長也後凋之操孔子稱之而易於蒙之象曰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井之九五曰井洌寒泉食考公之德與其所託稱可謂協矣他日有頌公棟梁舟楫之功與其及物之澤者尚當於是徵之階不敏雅辱公知亦僭自謂知公謹記屋壁以廣客之論公者

陽明先生畫像記

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同年淡泉鄭子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問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餋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

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
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後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彊會濠
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情苟有約其敗
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
兩端雖彊之必不留
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
內應方其蹶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
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
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幸成而其心事
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

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
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
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
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
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
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
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
平時所謂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爲勸懲
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踈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
亂孫許二公死於前先生平定之於後其迹不同同

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
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射圃未幾被　召因摹像
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鄭子予嘗見人言此像
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于
此見儒者之作用矣鄭子誠有慕乎尚於其學求之

封丘縣重修鳳山秦公生祠記

人之情最不可以僞爲者惟怨與德雖然世道降而
民俗漓深於怨者有矣未或能厚於德也德其人至
於俎豆之愈久而益虔斯其致之彌難矣是非有大
功足以活其身及其子孫而至誠之意又足以動其

心者不能自王道熄爲政者非盡無功於其民其出
肺肝以相告語亦非不藹然可聽也然其中也莫不
有自爲之私焉是故借之以媒利則富强者之爲也
借之以取名則佐霸者之爲也彼方其借之也蓋自
謂能愚其民矣而民卒莫德之禹之治水其心特以
爲民有溺者猶已溺之汲汲焉思拯之已爾非有期
於德我也而萬世覩河洛者思禹不置嗚呼此誠僞
之別也然則世之情深於怨而薄於德也固亦有自
嫩鳳山秦公正德間爲河南參政敗賊楊虎于封丘
民因爲公立生祠學宮之右迄今二十餘年祠稍圮

輒相與竭貲力興復之盖建修者再焉封丘人於公何德之厚如此也階嘗往來周齊間見諸父老云賊始自山東窺封丘勢猖獗甚公時行部延津文武吏士下逮耄稚交口言宜避去公獨奮曰封丘吾赤子奈何棄之即馳入其城督宋參將者與戰敗之封丘人得不屠滅嗟乎公之全封丘吾所謂活其身及其子孫功之大者也然猶可能也至其不忍棄封丘毅然以身當之此吾所謂至誠之意深動乎民之心者也不可能也公以誠動封丘之人而封丘人亦以誠應故其德公久益不忘而近時欲得民者顧猶襲富

强佐霸之餘術以冀有河洛之思其亦悖於理矣公自河南歷藩臬遷御史中丞巡撫湖廣所至能和其民爲司徒繼爲司空能縮國之浮費蠲除負逋天下以不凋耗最公之功在社稷爲大一方爲小民之德公宜有先後而獨封丘有祠者戰功易見而隱然培護元氣者未易知也階不敏幸隷史氏敢著公之大告後之論世者公名金字國聲別號鳳山仕至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祠始作於正德甲戌重建於嘉靖丙戌修於戊戌其屋之制與戰之日月詳具學士張先生所爲記中

忠訓堂記

忠訓堂者吾友南江馮君之所作也始君爲童子厥考慈菴公數訓以持己守官忠義廉節之道于是時君既幼而慈菴公爲農家乃其語皆縉紳大夫所有事鄉之人迂之公不爲變未幾病且瞑顧君語曰能憶吾言乎君謝不敢忘遂領之而逝公既卒母吳氏申詔君如公之爲後二十年君舉進士爲南京監察御史贈公如其官封母太孺人上疏詆用事者逮繫詔獄罪至死再下廷讞無所屈論如初杖於西市吏卒萬人持白刃夾道立旁觀者皆泣君不色恐會太

孺人率君嗣子行可擊登聞鼓上書行可又刺臂血書疏以請

天子憐之得戍雷州由是君直聲震海内士大夫相與言曰南江君眞可謂忠臣慈菴公以忠訓其子眞可謂不負焉已又五年君被　詔放歸其鄉日娛侍

太孺人感

上之恩而痛公之不可作則取　制詞所謂教子謹忠廉之訓者顏其堂曰忠訓屬階爲記階聞之忠也者盡己之心之謂也人之有心萬理畢具而以時出之以昭世趨定國是則爲義以決取舍則爲廉以狥

國則爲節而總名之曰忠故君子於是三者或有之
而不能兼或兼之而不能無渝於終始皆於盡心之
學未有聞者也君危言極論披奸訣之隱覈忠邪之
辨薄利祿捐死生毅然無所顧其於三者既有初矣
今雖在野章縫之士日夜幸君之復出則夫圖其終
以求盡其心非君所以善承遺訓者歟階不敏辱交
於君深敢因以爲勗公諱其字某慈菴其號與太孺
人諸懿行尚多茲特記其訓君者故不及行可舉庚
子南畿鄉薦嘗挽汪鋐與訟父冤鋐斥之曰爾父爲
忠臣爾復欲爲孝子耶使立於朝固能移孝爲忠以

承其祖訓者也

青浦縣新建察院記

嘉靖壬寅冬　詔作青浦縣於松江府治之東北巡
按監察御史侯官舒公汀率羣吏經營之有成議矣
會以代去明年春莆田周公持斧繼至喟然言曰松
爲里千四百有奇而屬邑維二
聖天子以爲難理作茲新邑蓋所以爲民甚厚而吾
屬將順焉者一有不至責其可辭乃進郡守順德何
侯繼之推官莆田黃君洪毗計費所出已則俾攝華
亭事通判內江張君叔宜知上海縣莆田張君秉壼

督其丞狄希明等爲之閱四月邑有廨學有宮巡察
有院神有祠民有廬室蓋訖工之速前此未之聞而
民未始告勞也於是何侯請予記察院之成刻之石
維　國家置御史寄之耳目委之風紀其在於內於
事無不得言其按於外於政無不得問故其官曰監
察其所居之署曰察院則察固御史職也然予聞之
察一也而用之有善有不善善則爲明爲審而天下
之治由之以成不善則爲苛爲伺而天下之事因之
以僨在易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夫
九二以剛中之德當交泰之會其於誅賞興革固宜

肆其力爲之而顧有取於包荒何也人之才或長於
彼而短於此而隨俗習非亦或不幸而入於過如是
而欲盡棄焉則有乏才之憂政或不宜於古而宜於
今亦或人以爲不便而課其利害則猶利多而害少
而不思所以易之者又未見其果勝如是而欲遽變
焉則有滋弊之歎夫惟君子智足以知其然而量足
以容之故其智爲光大其道得尚於中行而泰之治
成焉斯古善用察者也今天下患在議論多而成功
少夫其議論多也亦以用察之義不明敢於訾人而
輕於變法是故易言之及臨事而乏才則旋取其棄

者畀之以位而不知乍進乍退人將無固志以埶其能法立而奬滋則繼焉者必矯之以由舊而不知一華一復之際民已不勝其擾無怪乎成功之寡覩也公之爲是院也亦嘗思所以爲察者乎頃予見公語法必原夫情語古必詢諸俗其爲政不爲簾視壁聽而奸自無所容不喜爲紛更而調停補葺民實陰受其賜蓋今善用察無如公者嗚呼後之君子居公之室因以紹公之政則斯民之幸而於公亦不負矣公名亮字某嘉靖壬辰進士何侯丙戌進士廉靜豈弟與公志相合故請予記者侯云

金山衛學初置廩膳記

金山衛故有學有師以教吏士之子弟及其民之秀者率再歲而貢士一人于廷比於邑學蓋自正統己未迄于今百餘年矣而其士猶未得養於有司於是其當貢者亦恒爭不能決嘉靖庚子教授王新請于督學御史楊公宜得以文之優者二十人當廩膳之數而次第貢之其明年新率訓導蔣詵及諸生孫寅陸中美等言於巡按御史舒公汀曰 國家疆域萬里以養士二十人不爲費然而可以見一視之仁焉可以見右文之盛焉如以請當無不可公以語郡守何侯繼之别駕李君蓁郡憲黃君洪毗僉曰教授言是黃君則又進曰洪毗閩人閩有平海衛者實得廩其學生金山亦衛也援以請其可於是舒公疏於朝如黃君言大宗伯上議曰御史言是得 詔置廩膳二十人教授新既拜舞以謝退語於衆曰我 國家以文爲治自洪武至正統其化大行則衛於是有學又自正統迄于今化日益淪浹則士始得養於有司蓋其繫乎時者如此不可無述也乃幣而徵文於階階嘗讀易竊有感矣易爲卦六十四而有取於養者二其一鼎之象曰大亨以養聖賢言上之養士也其

一頤之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士之自養也夫上必養士而後可以成治士必自養而後可以佐時二者固恒相須也三代以降聖人之道不明已久故士或從事於學而徇外以戕內則是不能養其入而於節飲食之義乖牽己以從物則是不能養其出而於慎言語之旨悖如是而徒養於上之人其何時之能佐以無負於國家也哉階不敏欲僭規於多士遂不辭而記之雖然亦諸君子建請之初心也

嘉定縣改建啓聖祠記

啓聖公孔氏郡若邑舊無祠嘉靖九年

皇上正大禮秩羣祀喟然以爲孔子之道莫大於孝今顔曾思孟配食孔子位皆在堂上而其父顔位兩廡不可謂順　詔郡邑爲祠祀啓聖公於學而以顔無繇曾蔵孔鯉孟孫氏及宋程珦朱松蔡元定七人者配蓋所以推明孔子之道精矣十八年西蜀馬侯麟以進士知蘇之嘉定將祀所謂啓聖祠而其主乃寓食練川書院之講堂大懼無以廣　德意稱　明詔議改爲之會有兵事不果又明年冬盜平政成境内大和則卜地學宮之巽隅撤諸淫祠擇其材爲祠三間南向爲拜亭三間北向表以崇基繚以周垣鑿

其門西出合之於學而斥其材之贏以傚工役閱三月祠成高明廣深甲於諸邑然而不煩民一錢於是邑士庶相顧言曰夫邑昔之封也今昔之官也祠缺於昔而始建於今人之才力固若是相遠歟或曰侯素志乎古之治古之治者上敎化緩刑政侯爲是祠蓋其志然非獨才力過人甚也訓導康君濂王君廷訓聞之不能決則爲書遣其徒周子魁徐子應解以質於階階既是志之說又爲申其義以告曰維　國家以道爲治自洪武迄正德蓋百六十餘年至我
皇上繼統立極益重化源若九年之詔可見矣士生其時非孔子之書不讀非其緒論不談蓋自謂於道爲之巳力然而卒靡所得其於功利未嘗敢顯爲之也然而媒之以詞章則繪絺組織不教而益工固之以術智則將迎維護不督而益巧豈才力有優劣於其間乎自孔子歿功利之習深入乎人心士名爲道而實志於功利夫志誠在是則其爲之也耳若加聰目若加明雖有不能焉者寡矣志誠不在是則其才與力不爲之用雖或有得焉者寡矣嘉定東南壯邑也令於是者皆時之選也一祠之建其才力豈不足辦而必有俟於侯是故志可知矣士之於道亦若是

也夫古之學者莫先於立志故其入學必先辨志嘉定文獻夙有人焉在淮之彥要皆志乎孔子之道者尚益求有得以無負
皇上建祠之旨與賢侯奉行之意哉階不敏謹識歲月以俟雖然亦不敢不自勉矣

松江府理刑廳題名記

今世士大夫舉于鄉薦於春官有録録以梓　賜第于　大廷仕于中外有題名題名者以石其於示久遠計愈至矣雖然石之刻也徒以識一時聚散升沉之迹巳乎則吾不敢知如將以昭勸戒也自唐虞迄

于今數千年彼其時題名之石未有也然而有岳牧
元愷其人者世未有不知其賢也有四凶之族者世
亦未有不知其不肖也石不已贅乎曰否天下之道
二而人之品三二也者善與惡之謂也三也者上智
下愚中才之謂也上智下愚人所易數而知也岳牧
元愷四凶之族是也其在中才善小而未成或不幸
生不庸於時歿不傳於後矣惡小而未著或幸而生
不為戮歿得以泯而弗聞矣夫豈非彰善癉惡者之
所隱乎次其氏名刻之石使後之人有考焉而因以
勸且戒焉是題名者之志也曰石固為中才設歟曰

然上智者之於善不待教下愚者不可教中才者非
教則善莫幸而至焉是故聖王之教中才既為之賞
罰使去惡而遷善矣懼其怠也於是獻賢能也為之
書仕也為之籍曰庶無改於其素乎又懼其怠也於
是為之史曰庶無矯偽以欺於耳目之所及乎今所
謂錄蓋古之籍與書而題名之石其以昭勸戒示久
遠則隱然史之法也雖然觀乎石退而有感乎其心
上智者以進於善下愚者以去其惡石亦不能無助
焉已莆田翠巖黃侯司刑於松再朞覽前任者之氏
名慨其闕軼則亟取可攷見者刻之石曰善也吾將
勸焉惡也吾將戒焉侯之政予嘗僭評之以為廉而
不苛惠而不縱忠信誠篤而莫之或欺然猶取善汲
汲若不足吾於其反之身也見進修之力焉於其昭
勸戒於後之人也見彰善癉惡之嚴焉皆可書也因
為記諸上方嗚呼後之觀者慎毋謂侯之志姑以識
一時聚散升沉之迹已也

華亭縣題名記

華亭東南望邑也按郡志　明興至正德辛未知縣
事者二十六人自辛未迄于今予所能記數者八人
其治有聲績誌所載者烏江馮侯榮番禺蔣侯思平

陽王侯瑶瑞安章侯增長壽郭侯綸江陵汪侯宣凡
六人予所能記數者永豐聶先生豹巴陵方侯鈍璧
今海寧朱侯執中凡三人噫鮮矣然予於是不獨見
人才之難得間嘗考數君子之政竊有感於時之變
也蓋在　國初寇盜甫平法制未備則馮蔣以興革
稱宣德正統間上下底寧民物殷阜則王章以惠愛
著成化以降法久而玩治崇而圮則郭汪以振厲聞
又降自正德淫侈浮競日以成俗而民亦就貧則聶
先生導之以節義方侯矯之以儉約朱侯裁之以禮
而撫之以慈蓋數君子因時立政不啻若坊之止水

賴以不潰然而時之變則日巳下矣玆豈非尚論者
所深惻乎嗣玆以往變之高下不可知其政之臧否
亦不可逆覩考前人之遺迹退而思其所終閔時君
子其益不能無情也巳今年春朱侯祗召且北上恐
坂前後氏名刻之石侯嘗與予言華亭之財力詘矣
苟不加卹後數年必困 國家之憂將於是在而予
亦嘗妄謂今西北之食仰給東南東南困則變生乎
其閒而西北不可得食然後大亂故 國家之憂必
始於東南成於西北予誠鄙淺不能知天下事如侯
所云必有見於中矣石之刻也其將以動閔時者之

思乎予故併著其言以告觀者華亭自唐天寶閒始
爲縣其知縣事者唐若宋曰令元曰尹元又有達魯
花赤監之唐宋之事也遠元之制也夷故今所刻獨
國朝諸君子云

長洲縣學尊經閣記

嘉靖壬寅春巡按直隷監察御史候官舒公汀改長
洲之福寧寺以爲學遂葺其藏經之閣合六經羣籍
貯於其上而扁之曰尊經經也者聖人以扶人極以
開來學其道甚大羣籍不得竝焉故獨曰尊經也往
年紹興南守元吉作尊經閣於稽山陽明先生王公
實爲之記其大意以爲六經之實具於人心達四海
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而六經者
特其記籍學者能求六經之實於心是則謂之尊經
而不當攷索影響牽制文義顓顓焉守記籍以爲足
階每誦而最焉然又竊念六經之實其在學者誠不
可不知所求而異端之說或得以爲之迷溺則夫闢
邪放淫以翼成一代尊經之敎在有位君子亦有不
得辭其責者三代以降異端之說足以迷溺人心者
衆矣而近理亂眞莫甚於佛昔昌黎韓子嘗欲火其
書廬其居而歐陽子作本論頗非之夫佛與聖人不

容竝立此自然之勢也今其爲書方與易詩書春秋
禮樂等而稱經而世之所以嚴事之者其輪奐丹碧
又僭侈巳甚於此放闢不加而徒曰吾將修其本以
勝之無乃異於孟氏承三聖之旨歟 國家崇重聖
眞造士斂材非六經不得施用肆我
皇上踐履仁孝發揮敬一數 詔有司汰沙門毀僧
舍所以樹尊經之敎蓋迥出千古而時奉行之吏不
能翼以成之於是佛氏之書既未及火而其居亦歸
然固存與學宮抗迄今且十年福寧藏經之閣博士
弟子始得以侍御公之命虔奉六經以貯其上而凡

學者因益得去佛而歸儒公眞能以闢邪放淫爲已責矣夫佛氏之道息則聖人之道著亦自然之勢也今而後登斯閣者知上之敎我若是其備也而日致力於心學之求則六經大明而洙泗之傳將復紹於子游氏之里尊經有閣庶其不虛矣乎階不敏敢因記成事以告閣凡五間高五丈廣九丈深四丈八尺其地有玉帶河折桂橋杏花村或謂公以是期邑之諸彥蓋淺之乎知公而其改作之始末與諸執事之姓名則有吳令世良所爲學誌階可略也

丹陽縣報功生祠記

嘉靖庚子春給事中丹陽眭君煒暨前知南靖丁君玘以書言於其令莆田周侯公躅曰吾江以南財賦之郡七鎭最爲下鎭統縣三吾丹陽地最瘠故其賦又最下然而貧若旅晝夜出于途其役乃與諸望縣等自頃年大吏爲均賦之議奸胥乘之盡去邑故籍剳丹徒金壇稅萬百石有奇益之丹陽又增丹陽役錢歲爲金六千兩民益愁困轉徙邑故爲里六百六十今亡里且四十矣其將若何周侯聞之懼將爲之請會邑人郭思倫輩若干人具以狀白巡撫都御史涪州夏公公瞿然曰是固在我檄應天治中隴州閻侯其亟械治奸胥獄且具民又以白巡按監察御史歷城趙君君曰噫吾固聞之檄蘇州推官陳侯其莌其獄未幾趙君代去御史侯官舒君繼至督治獄急奸胥者度不能脫則詭爲疏走闕下自理　詔下夏公集郡若三邑之吏議所宜從而餘姚鄭侯其適自御史謫知縣事援國之制與民所以弗堪者爭甚力公曰鄭尹言是寘奸胥于法邑之賦役盡還其舊於是民老弱女婦交呼於道曰今而後吾屬其幸少矣雖然不可忘所自乃相與作祠邑治之東肖夏公趙君舒君像祀之而以閻侯周侯鄭侯配食左右經始

辛丑之秋冬十二月告成事給事君則又以民之意扁之曰報功生祠卜日而舍奠焉邑人丁璞好義士也以前判徽江孫君曜書來請階記階曰諸君子有功於丹陽人則能言之爾丹陽人之報諸君子亦既盡其心焉矣階尚何說哉雖然階竊有慨於變法之難而願爲政者之愼其後也自古國家盛時任事之臣率主守法中葉以降率主變法夫其變法有二說焉才智之士喜於自見鄙舊制而欲新之則藉口周官者是也小人爲國興利務紛更以便其私則頭箕會斂之爲是也小人者吾不暇論乃所謂才智之士

彼方盛有所挾冀樹動名於不朽豈故欲為民病哉然而卒以病民何也凡法不能無弊猶室不能無壞也室必極壞而吾又自計有更為之才則可以撤其舊而新是圖不然必敗昔者秦隋五代之法漢唐宋嘗變之皆以致治其後自變其法則輒以亂亡此無他漢唐宋之初室既極壞而才又足以有為彼後之人或自多其才智室未壞而冒為之耳江以南諸郡國家財用出焉則壞以賦因民以役昔我

二祖蓋嘗注意於斯而文襄周公又實經理之於下吾以為其法萬世所當守也即不幸至於弊修復之斯可矣而議者欲遂舉而變之若今日之事一奸胥亂之數日之間至合諸君子之力前後再碁而始克還其舊豈不可深鑒哉故揩願為政者之慎其後而惜未有持吾說以告之也姑為記以俟焉祠為堂三楹其後為福星堂前為門屋廣皆如堂之度周之為垣百二十丈其財與力皆民所樂施故壯偉甲於邑中夏公名邦謨字舜俞趙君名繼本字孝甫舒君名汀字紹安夏公惇大以惠三君精敏以肅政有功於民甚多丹陽其一事云

三原縣新築北郭城記

今隸以西為縣九十有五其最鉅者莫如三原故家名族縉紳縫掖之士下及水陸所產怪奇珍異之物商賈聿輸以與秦人市者往往而聚而莫盛於北郭嘉靖壬寅有倡於衆者曰是盜賊之所窺也盍城之衆乃自合其財力以請於大吏而或以為迂議遂格乙巳又以請又格丙午夏諜者言虜且南牧當是時邊吏士力不能禦而內地至連數郡無兵北郭之民復以請於巡撫都御史晩溪謝公公許之檄僉事劉君志辛君童督知縣王鳴鳳度地而為之制計民而授之役始是歲六月二十一日奔鍤雲集築削兢勸

踰月城成厚三丈高二丈五尺東西北周之得八百丈而南屬諸清谷之濵望之如玦其秋八月虜入慶陽轉掠而南遠近震慴扶攜亡匿晝夜不得休乃北郭獨恃城以無恐於是邑士大夫相與言曰古之君子干城其民既設險以守之矣又飭其米芻之皆甲兵之衛使外以捍其寇偷而內保其家室蓋先事而憂之如此其在于今邑無蓋藏戎器弗除棄其城郭弗治弗圖民靡所依而寇在閭於是自憂其傾覆弃走嗷呼荷杵以須其君子猶詆且笑之束牒與書妥臥而徐趨若茲北郭之役非有謝公吾懼夫議之終

格而民之患不可得紓也乃以太守秦君狀屬予記與築之歲月使後之人知公之功在北郭者予於是有感焉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夷狄之橫也中國之城郭豈惟其陵夷毀頓者不免於陷滅而已蓋亦有據金湯之固而不能守焉然則君子先事而憂其民抑又有急於城郭者耶雖然明吾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以為之本而又以時修其城郭其於禦夷狄也爾固是役也其不可無紀謝公名蘭字其蕃端丙戌進士晉之代州人秦君名鎬與予同舉癸未進士諸士夫及民之佽是役者竝鐫名碑陰

太常寺題名記

太常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二人其屬典簿博士協律贊禮司樂提點知觀吏目奉祀祀丞若干人其職則典　郊廟百神之禮樂而以時修其祭祀乃其選則博士以上率處以士人而掌寺事者又往往寵以六卿之秩蓋其重也我

皇上嗣統中興加志禮樂每當禮祭有司之步趨俯仰一有弗虔聲容節奏一有弗協則輒為之惕然不寧故於太常尤慎其選而時士人乃或因憒襲偷無以當　上意於是工書陳道瀛起贊禮郎掌其寺事陳卒禮侍金𧷤仁繼之金卒今禮侍徐可成又繼之凡卿少卿丞莫不以贊禮進其跡若抑士人而其實則公且審矣寺正官故有題名刻于嘉靖己丑迄今二十年碑之左方不足以待來者可成復礱石為嗣書計徵文於予予諾而有感焉古之君子以禮樂治其身心而遂以施諸天下其至盛也王道以之備天地以之官四海之內以之合敬而同愛故曰禮非玉帛樂非鐘鼓數可陳而義難知也仰惟

皇上聰明睿知超出千古　聖情所向方將建中和之極興禮樂之治旁求遴覽庶幾得人如夷夔者任之而在位君子遭逢明盛顧無以當　上意於步趨俯仰聲容節奏之間即數未易陳矣況於義哉自三代以降士大夫溺於訓詁辭章之習其於禮樂相與視為虛文不惟義不克知而數亦有不暇究蓋其弊至於今而極而世之論者猶囂然以學術為迂闊而不足為然則禮樂終不可舉而古之治終無自復也予故因茲石論士人所以不見用者使毋咎乎時而反求諸學術

刑科題名記

刑科舊未有題名嘉靖丙午冬都給事鮑君某始謀於左給事某君某右給事某君某給事某君某褒諸仕焉者之姓名與其踐歷鐫之石以置直廬之左夫刑者聖王所以使人遷善遠罪協於中而已者也周衰孔子之言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則在孔子時有司之用刑其亦已異乎古之意矣然韓非申不害世所謂深於刑者也乃其志則欲以正君臣上下之分引繩墨明是非施之於名實是猶知爲國也至於近世士大夫急於身圖而其用刑因亦規以自利蓋自予有知至於今三十

年耳而用刑者凡再變其在正德間士大夫沐浴
孝皇之澤恥言慘礉則或故爲縱弛以邀寬厚之名至我
皇上振綱維飭法守赫然裁之以義則或競爲深苛以避不任職之咎而其所志乃更出申韓下夫豈非論世道者所深慨乎　國家設六科畀之言責凡彝章政事以及小大之吏罔不得論奏其有所請而戾於法者則封駁隨之夫觀於所志而其人之賢否可知也觀於所論奏與其封駁又準是以覲其身則凡仕於是科者其賢否又可知也然則兹石豈非鏡戒之林而挽回世道者所必資乎古之君子將有所爲其於世道果有繫也雖廢必舉否則雖或倡之莫敢從也是科題名缺於昔而始備於今而其於世道所繫如此予以是知諸君子之所爲有古之風矣爲書其歲月俾鐫諸上方

嘉靖二十年進士題名記

嘉靖辛丑春三月望
皇上進禮部所貢士三百人於廷策試之　賜沈坤等及第出身有差又允禮部請立石題諸姓名於太學迄今九年矣而題名之記未刻乃冬十月十日

皇上考故事修廢墜　詔臣爲之文臣既謝恩闕下退而思與是科之士共圖報恩萬一則謹告于衆曰
國朝因唐制開進士之科然在　國初賢良方正人才僉各以其科進其後諸科雖廢而鄉舉歲貢往往與進士同位通顯今則自孤卿外及牧伯非進士莫與焉蓋
皇上登用之恩其加厚如此前代取士率以詞章
國朝罷詩賦尚經術士既曉然知所向往至
皇上益表章正學開示聖眞敬一之箴五箴之註刻在庠序昭如日星蓋

皇上造就之恩其加厚又如此爾多士宜何以爲報
哉竊嘗伏讀是科 制策惓惓以禮樂爲問夫今
郊廟朝廷下逮閭巷儀章品物 聖明之制作燦乎
備矣顧猶有慕於禮樂何也蓋聞禮主於理而樂主
於和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理之極也而禮行焉流而
不息合同而化和之至也而樂興焉故循理者君子
之所以植禮致和者君子之所以樂樂也今夫人臣
之事君也政權當上出而或竊之恵澤當下流而或
壅之賢者當進有功者當賞而或抑之不肖者當黜
有罪者當罰而或右之法有所當守而或撓之變有

所當通而或窒之凡若此者不可謂之能循理可否
不期於相濟而同以求容論議不務於相益而愎以
求勝人各黨其類而自尊以爲能官各拘其職而自
利以爲智才也愧於相下而忌猜忿嫉之心生位也
恥於相使而驕抗陵忽之私作凡若此者不可謂之
能致和然則 制策所謂禮樂豈將求諸儀章品物
之間哉其以訓戒于有位至矣爾多士誠知 聖恩
之當報也其尚於 聖訓服膺而勿失乎衆咸曰唯
唯於是臣拜手言曰惟
皇上明聖能以禮樂敎諸臣惟多士漸濡 聖化能
知秉禮樂以祗承于 上臣不敏幸以禮樂爲職臣
又獲以文詞蒙任使其敢不夙夜惟 聖訓是式以
爲多士先臣謹記

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題名記

我
皇上御極之三十二年癸丑春三月辛卯 親製策
問試士于廷越三日甲午 賜陳謹等四百三人及
第出身有差 命工部立石題名太學而 命臣爲
記謹按嘉靖二年癸未士之登科者四百十人今凡
十開科而其數乃復踰四百多士之遭逢其可謂至

幸矣然臣聞之人君之取士莫不欲得才焉以資其
輔理之功士之修于家亦莫不欲得時焉以行其所
學二者其相須甚殷也自三代以降取士之科日繁
而進士一科尤世所貴重乃其得才之效顧未有幾
於古昔論者遂謂科目不足得人相與慨想夫咨詢
夢卜鄉舉里選之制而有君無臣往往以爲憾則豈
非爲士者之咎歟仰惟
皇上受命中興任賢保民宵旰匪懈其在更化之初
蒐剔奸蠹導宣恵澤百司庶職咸欲得人則博取羣
材以備任使若癸未是也至於邇年水旱間作邊聲

時聞此在堯舜之世所不能無而　聖心惻然廑儆
予之念嚴猾夏之防凡安攘大政修舉已無遺策又
思旁羅俊髦與之共治則是科是也然則多士仰承
德意而因以行其所學者宜何如哉臣愚伏讀　制
策發明君臣克艱之義而敎多士以力行者至矣誠
能服膺　聖訓常無失心志之明上義而遠利秉公
而黜私官罔計崇卑必求其稱事罔擇難易必竭其
力用佐我　國家太平之業垂之億萬年使後之觀
于題名者仰企我
皇上是科得才之盛而多士亦有無疆之聞豈不休

哉臣昔在癸未誤蒙　聖恩賜之及第荐荷拔擢以
至今官而是科又獲厠校文讀卷之列自惟淺薄無
能報塞隆遇然漸濡　聖化覩多士實親且久所以
求盡夫克艱之責者願與多士共勉焉故於會試既
序以冐之而申告之於此嗚呼多士其念之哉

京畿道題名記

御史以監察為職以淛江等十三道為署出入中外
激揚刺舉無避大吏其職重且專矣京畿道又在十
三道之右為特置焉說者謂始以僉都御史領之後
乃易以御史之久次者然其沿革不見於會典而今
兩京畿道印其一有文曰洪熙元年造則其領以御
史也久矣豈僉都御史之設乃洪武永樂間事而御
史其定制歟嘉靖丙午今中丞王君某以御史視道
事值署舍為雨所圮修復之既而稽前之涖兹道者
其姓名往往不存喟然慨文獻之湮沒將猶夫考官
制者之久而無徵也於是即所聞見扁之署中而請
予記其後御史党君某今廷尉魏君某張君某太僕
鄒君某御史邢君某繼至遂相與勒石題名以申前
請予惟　國朝建立諸司條理品式燦然備具而又
於文案嚴照刷之條重埋沒違枉規避之罰期以杜

吏欺飭法守故每省必　命御史董之而是道之設
則又居京師重地凡六曹五府暨百司庶正文案之
照刷咸屬焉故其文移之體視諸道有加蓋重其任
俾得行其法也及其久也吏既視以為常而御史間
亦習於姑息送刷者舉其一或遺其二照刷者詳于
細或略于大而當時建署設官之良法美意且將為
彌文故事日以墜失則前此姓名之不存復何怪哉
今諸君精明剛毅咸克舉其職而肆其餘力搜羅前
人列之貞石將俾來者指其名第其政于以審淑慝
之辨識從違之途此其慮遠矣然予又聞今世文人

學士往往重史籍而於文卷則詆爲鄙俗至却去不
欲觀夫文卷視史籍雖其文細纖古今不同然而國
之故實與夫賢人君子經世佐時之具民生政治休
戚興替之由舉於是在其有資於見聞政理宜無不
同而輕重之若是其異是大惑也予旣表諸君之所
慮告後之照刷者而予嘗習爲文辭遂併以規於業
文之士嗚呼士誠知文卷之不可鄙則其從事於照
刷有不思盡其心以舉其職者乎

旌忠祠記

旌忠祠者以祀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贈禮部尚書

諡忠烈餘姚孫公江西按察司副使贈禮部尚書諡
忠節固始許公者也初二公死宸濠之難濠誅　詔
有司建祠以祀　賜今額及諭祭文蓋所以褒崇之
者甚至而時有司詘於財力會徙貢院於所謂陽春
書院者遂卽舊院之遺宇祀二公其中予昔督學江
西每病其簡陋思改爲之未能也嘉靖壬子貢院災
甲寅春巡按監察御史吳君視院之制以爲不足以
遠火患又視舊院之左右皆可拓也謀諸巡撫都御
史陳公疏請復貢院於舊址而作新屋陽春之墟以
奉俎豆　詔報可吳君乃以某月某日經始祠事閱

幾月告成堂寢門廡宏壯靚深而　朝廷褒崇之意
於是始稱夫自有載籍以來臣之死難者多矣然其
忠雖同而功之在國家則小大有異何者夷狄寇盜
人知其爲賊死則足以立節而不死亦不足以惑衆
如是而死焉者其功小若夫奸逆之起衆方疑於從
違而獨名其爲賊使曉然知奮而攻之此則功之大
者也濠之始稱兵也矯稱奉
太后密旨入監國當是時
武皇無嗣而車駕又數遠狩冒風露兵革之虞闇者
莫能明其信否賴二公首發其詐仗君臣之義詈爲

反賊而死之於是天下始知順逆之所在城守堅於
安慶義旗建於虔州勇智之士雲合響附而濠遂以
敗縛然則二公之死豈徒立節已哉固安社稷之首
功也自古國家取士莫利於得賢而所謂賢者莫大
於安社稷有事則爲忠無事則爲良二者皆社稷所
由安也惟茲乙卯之試吳君於制當監臨其首飭祀
典意實有在多士登茲祠景仰前哲慨然動其爲忠
爲良之心而持以應有司之選則於君所以風勵焉
者庶無負矣吳君名遵字某浙之海寧人陳公名洙
字某上虞人其諸有勞者竝刻名碑陰而予嘗董學

政又嘗病祠之簡陋有志於改爲故僭記其始末且於多士致厚望焉

復碧山吟社記

碧山吟社在惠山之麓其始作於封武昌太守修敬秦翁翁沒而據於邑之豪其後六十年翁曾孫從川先生始克復之葺其堂若榭以與鄉縉紳顧憲副洞陽王僉憲仲山華學士鴻山王侍御石沙賦詩其中而不敢有加焉重修敬之舊也予嘗讀邵文莊公所爲吟社跋語謂修敬之作是社其相與詠遊者十人皆時所稱耆俊而三原王端毅公巡撫江南聞其風

而願見想其時衣冠之盛篇什之富固洛社之流亞哉是宜錫之人相與護而存之而猶不免爲豪之所據使非秦氏有人則幾不可得而復蓋物之有興卽有廢其常理如此況於歌舞宴嬉之地爲賢人君子所不道者顧欲恒有之豈非惑歟然社之復也衆相與侈談之以爲故家之盛事而歌舞宴嬉之地則或一失而不復或復之而無可稱又以見文章之貴而所謂利與勢有不足慕者智者於此當自能擇其所託而況又有進焉者也自三代以降士失其學民失其所以生其有望於復殆甚於吟社而予觀於縉紳間飾詞章而競功利務便其身而閭閻之疾苦漠然若不聞者皆是也豈物之廢也有時而興而道之廢卒不可復耶抑以無其人耶先生學有本源遊於邑之校凡八舉不第遂退而隱處以業授其子今銀臺君君篤於脩身而急於爲民所以復道之廢者固於是乎在予是以因社之復也致厚望焉他日君紹聖學之緒而建不朽之業使後世益稱秦氏爲有人吾知吟社將賴以永存矣

無爲州城記

無爲州故有城周若干丈其始不知所由築及元末而圮今復城之者監察御史吳君百朋也嘉靖辛亥

壬子間倭夷竊寇海上州人南京通政參議劉君崙以侍御憂居言於同知今按察僉事許君用中請城以爲之備而無爲去海遠衆相與迂之不聽後三年倭寇益肆數焚燒郡縣劫守吏而取其藏

天子詔有司各得爲城自保于時許君已去州之吏無能任其事者明年丙辰吳君奉　命按江北會寇犯維揚遠近洶洶君歎曰是尚可不急圖哉進州守何寬脩公帑之羨得若干緡使具諸費而召其民告語之使出力以供諸役民胥應無後始事於某月某

日凡爲日九十城成寇聞不敢犯州父老子弟相與樂其生而頌君之功於是劉君走書京師請予記按誌無爲隷廬州廬在曹魏及南宋蓋南北之界而攻守者所必先也想其時高城固門百倍他郡而民之苦於兵革亦有甚焉者逮我 國朝混一區宇列聖相繼禮敎明法令一寇賊姦宄無所容其間而廬於天下爲中土其吏與民晏然無復戰爭之慮故城之遺址坐視其沒於荒榛野草之間無復以爲省者夫豈非治平之徵而臣民之大幸歟然君子之爲政未嘗不以其身共天下之樂亦未嘗不以其心先

天下之憂城郭溝池所以設險而守國者蓋不俟患之旣至乃爲之圖也若茲城之久而後復也又豈非有司之失職而論政者所深慨歟自江南用兵以來戰守之務取具倉猝以致喪敗者多矣彼其心非盡不知患之當備惟夫計遷習惰而僥倖免諸其身故備之弗豫也無爲今巨州寇所窺也非賴吳君殆不免於焚刦然 國家之制吏率以九載乃得去其官惟御史之出按則一年而代計吳君之日宜易以僥倖無事而獨汲汲修備以肬州人於兵燹之中此其賢於世之君子遠矣予故爲記其事以告爲政者使知勸焉君字惟錫浙之義烏人初名伯朋

上攺從百其有勞於是役者郡守汪克用通判龔元州判黃正色而正色之助爲多

端諒堂記

白灘張君作堂於其家扁之曰端諒蓋君在諫署三年

上賜之敕命有端諒之褒故取以爲名也君先世居葉謝里高祖曾一始遷邑之南門再傳至憲副艮菴公舉進士爲御史而故所居草堂火徙家邑中取敕詞名其堂曰清峻以黃帛囊敕庋之梁間君之少

也從其父居邑西而伯父怡栢翁夢敕囊兩端下垂屬於君其後堂鬻於他姓嘉靖某年君贖得徙居之未幾不戒於火乃卽故址稍西若干丈作今所謂端諒堂者蓋自清峻之建甲子一周君家凡再被 恩綸以爲於堂之額其可謂能世其家而夢之祥亦於是乎踐矣然予觀漢唐以來士大夫家簪纓圭組累葉相輝耀者何限顧皆已泯沒無聞而獨一二以德業行誼相承如關西太丘者其名與姓至今猶在人耳目然則所謂世家豈徒富貴已哉華亭居東海之上山川止而風氣凝世家文獻往往甲於他邑然以

端諒繼清峻而起爲
天子所嘉奬炳然載於制書者獨君爲能然夫君諫
官也自諫之有專官端諒之士世蓋未嘗乏而其心
恒不獲受知於君則其言亦恒賈疑觸怒棄斥而不
用故君以受言爲難臣以不逢時爲恨其來久矣以
今觀君之名堂其所以世其家者可以爲世法而其
見知於
上者可以爲斯道賀也予故爲記堂之所由作刻之
楣間堂凡三間經始於嘉靖某年某月某日成於某
年某月某日

嚴州三先生祠記

君子之相天下必本於學所謂學者何哉惟精惟一
伊傅周召聞諸堯舜而以相乎殷周者是也慨自世
教衰士有如管仲者出挾其小器以規利於諸侯諸
侯之相適無知學者而仲因得以行其志由是士大
夫慕焉其世愈下其名愈闇權謀功利之習遂以深
錮不復知有學而獨一二不得位之君子相與探精
一之旨於殘編斷簡之間以淑其身以教諸人而論
者因以理學歸之蓋其說公矣然其後也遂以是學
爲不得位者之私物而相天下者專以業稱則又豈
知學之與業名雖殊而實則一使業本於學則業所
學也使業不本於學則業亦非也而顧析而二之其
然乃感歟由漢至於宋稱名相者今可數矣然以予
言之若文正范公者非諸人所能望也何也中庸一
書堯舜孔子所以嚮百世相授受者也當其未經程
氏之表章而公則首舉以告横渠張子至其體諸身
者言必本於仁義志每存乎先憂凡有所爲曰爲之
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不敢必非有見於精一
之旨能之乎然則公相業之隆本於學者也非諸人
所能望也顧在作宋史者既不知推本公之學而世

亦習其說而未之思故有舉程氏朱氏以及其徒若
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者稱之曰理學則相與信
之如舉文正公以列於理學之林未有不疑者也蓋
學與業其義鬱而不明久矣文正公在明道中以司
諫貶知嚴州後乾道初宣公以直祕閣起知州事而
時成公實爲郡博士至今徵文獻者宗之然獨文正
有祠未有合宣公成公而祀焉者也嘉靖己未文正
公罔孫學憲君行部至嚴有事祠下既屬韓守叔陽
葺治其頽漏喟然曰我文正公非徒以相業稱者也
遂奉公之主居中左宣右成略其位而題之曰三先

生祠來請予記予㓜有志於學竊嘗討論而識其大端因為發文正公之學以見其同於宣公成公而得竝稱先生者如此使韓守刻諸石用告夫斆學者焉學憲君名惟一辛丑進士韓丁未進士

張家灣城記

自都門東南行六十里有地曰張家灣凡四方之貢賦與士大夫之造朝者舟至於此則市馬僦車陸行以達都下故其地水陸之會而百物之所聚也嘉靖癸亥冬

世宗皇帝以有虜警　詔發營兵戍之先聲播聞虜不敢犯然戍者無所據依晝夜被甲立勢實不可以久甲子春順天府尹劉君畿因以城請司空雷公禮上議曰城於戍便於守固

世宗報可　勅順天府丞郭汝霖通判歐陽昱內官太監桂琦以二月二十二日始事財取諸官之贖及士民之助者木取諸營建之餘甎取諸內官廠之積石取諸道路橋梁之廢且圯者夫取諸通州之衛卒及商若民之饒於貲者工旣舉而財不時集階具以聞　詔光祿寺出膳羞之餘金三萬兩貸之於是諸臣咸悅以奮而巡按御史董君堯封王君用楨程督加嚴越三月遂以成告周九百五丈有奇厚一丈一尺高視厚加一丈內外皆甃以甎東南濵潞河阻水為險西北環以濠為門四各冠以樓又為便門一水關三而城之制悉備中建屋若干楹遇警則以貯運舟之粟且以為避兵者之所舍設守備一員督軍五百守之而灣之人南北之搢紳中國四夷朝貢之使歲漕之將士下逮商賈販傭胥恃以無恐王於京師亦隱然有掎角之助矣仰惟　國家建都燕薊百六十年于茲乃灣之有城實自

世宗遣戍之詔始蓋

世宗雄才大略出於天縱而　訏謨睿算又得於夙夜計安天下之心非偶然者其功在社稷　廟稱為

世雖未易以名言然此固其一也夫覩河洛而思禹情也亦義也今而後登茲城者於

世宗能無思乎誠使文武吏士體保固郊圻之意而殫謀以殿封疆兵之守者懷據依之便居處之安而竭力以奮武衛其在賔旅邇周防出護之恩而各修厥職以供　朝廷之事則庶幾為能思

世宗矣階不敏敢因紀成以規焉

漕運新渠記

先皇帝之四十四年秋七月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出
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於是沛之北水逆流壓湖
陵孟陽至谷亭若干里其南溢於徐沛渺然成巨浸運
道阻焉事聞　詔吏部舉大臣之有才識者督河道
都御史直隷河南山東之撫臣洪閘之司屬暨諸藩
臬有司治之得今萬安朱公衡爰自南京刑部尚書
改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璽書總理
其事公至駕輕舠凌風雨周覸河流規復沛渠之舊
而崩潰者為澤淤者為沮洳疏與塞俱不得施公喟
然言曰夫水之性下而茲地下甚不獨今不可治也

即能治之他歲河水至且復淪沒若運事何召諸吏
士及父老而問計或曰道南陽折而南東至於夏村
又東南至於留城其地高河水不能及昔中丞盛公
應期嘗議鑿渠於此而不果就其跡尚存可續也公
率僚屬覸之果然馳疏以請
先皇帝從之工既舉而民之規利與士大夫之泥於
故常者爭以為復舊渠便
先皇帝若曰茲國之大事謀之不可不審也　敕工
科右給事中何君起鳴勘議焉何君具言舊渠之難
復者五急宜治新渠而增其所未備以濟漕運　詔

工部集廷臣議僉又以為然　詔報可公乃廬於夏
村晝夜督諸屬程役以工授匠以式測水之平鏟高
而實下導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會其中壩三河口以
杜浮沙之壅堤馬家橋遏河之出飛雲者盡入於秦
溝滌泥沙使不得積凡鑿新渠起南陽迄留城百四
十一里有奇疏舊渠起留城迄境山五十三里建閘
九減水閘一為月河於閘之旁者六為土若石之壩
十有二為土堤於渠之兩涯以丈計者三萬五千二
百八十有奇以里計者五十三為石堤三十里而運
道復通已又遡薛河之上流鑿王家口導其水入於

赤山湖鑿薛城之左右導玉花泉趕牛溝之水會於
赤山經微山呂孟諸湖達於徐遡沙河之上流鑿黃
甫導其水入於獨山湖沿渠之東西建減水閘十有
三獨山溢則洩而歸諸昭陽鑿翟家等口導其水入
於尹家湖及印馬池凡為枝河八夾以堤六千三百
四十六丈旱足以濟而潦不能為災於是新渠之工
備矣竊惟　國家建都燕薊百官六軍之食咸仰給
於東南漕運者蓋　國之大計也自海運罷而舟之
轉漕獨茲一線之渠其通與塞又　國之所謂大利
大害也河勢悍而流濁塞之則復決濬之則輒淤蓋

在往代及　先朝者姑弗論即嘉靖間疏築之役屢
矣而卒未有數歲之寧則今徙渠而避焉誠計之所
必出也然當議之初上也或以爲方命或以爲厲民
譁之以衆口撓之以貴勢誣之以重謗脅之以危言
干其時公之身且不能自保況敢冀渠之成哉賴
先皇帝明聖不怒不疑徐以公論付之諫臣擇兩端
之中而因得夫遠猶之所在由是公始得竭智畢力
以竟其初志而質其謀之非迂然則茲渠之成固公
之功實

先皇帝成之也昔禹受治水之命於舜盡舍其前人
堙塞之圖而創爲疏導之說彼其驟聞焉者豈無或
駭且謗乎惟舜信之深任之篤至八年而不二禹是
以得建萬世永賴之績奉玄圭以告厥成則洪水底
平雖謂舜之功可也而虞夏之史臣與後世之文人
學士咸知稱禹而莫知頌舜其得爲探本之論哉洪
惟
先皇帝力持國是以就茲渠功德之隆較之帝舜可
謂協矣階曩備員内閣嘗屢奉治河之　諭邇謝政
南歸復得親至新渠觀其水土而考論其事之始末
追感往昔不自知涕泗之交頤也遂因公請僭爲之

記且以告夫修　實錄者役前後歷四年用夫若干
銀若干贊其議者河道都御史孫公愼潘公季馴綜
理於其間者工部郎中程道東游季勳沈子木朱應
時涂淵主事陳楠李汶吳善言李承緒王宜唐鍊張
純參政熊桴副使梁夢龍徐節胡湧張任陳奎李幼
滋僉事董文寀黎德充郭天祿劉贄並列名左方

世經堂集卷之十四

墓誌銘一

九江太守王君墓誌銘

九江太守王君諱蕙字吉甫別號迂齋其先青州銅川人宋建炎間有諱壽者從高宗南渡始居慈溪傳十幾世至君曾祖頤族久益大頤生璡璡生二子長賜次賺兄弟並以文學有聲賺君考也君生而穎異嘗從司訓錢本深教諭孫文元學二君大奇之邑處士翁梅軒先生將嫁其女曰此吾所愛不可以與凡子謀壻於錢遂歸君今翁宜人也由是君聲籍甚年二十舉成化癸卯浙江鄉試閱六年弘治庚戌登進士第明年授工部營繕主事督磚臨清悉釐去宿弊奉其父以居能以色養人至今稱之甲寅改刑部湖廣司主事尋遷廣東司員外廣東於刑部事最劇君蓋以才舉云己未遷廣西司郎中父喪去官卒喪改司陝西癸亥以母喪去再起改山西司君在刑部前後七年法習聽審嘗治獄昌平時逆瑾用事意有所左右故先是累訊不決而有司以忤瑾相繼得罪君往一斷以法文辯情覈瑾亦無以加後歲餘始誣以他事罰米三百石盖其介如此正德丁卯擢守九江

九江素難治前守以刑繩之益肆爲詐不可禁君鎭之以靜撫之以慈興學校崇禮義表先賢之祠在境內者或相告訐徐以理諭之皆頓首解去訟獄遂省寧庶人之未敗也毋有求索君悉拒不與旅衛厮役少憑藉恣睢輒以抵法故其民獨不知有庶人之害嘗擬擢湖廣副使不果張綵以君同年居選部初賢君所爲欲引之嗛君不附已亦不果辛未春竟以忌去其所署考曰才長於治郡禮拙於逢迎云幼善詩家居十餘年日與朋舊吟詠爲樂不一問外事嘉靖乙酉六月十四日以疾卒於正寢距其生天順甲申正月十二日享年六十二子男四言玄京高言京皆邑庠生玄都司知印女二長適翰林修撰姚君惟東次適鄉貢進士袁在孫男三天保天慶天佑女一言輩卜以丙戌某月某日葬君貫懸里三峯山之原乃奉修撰君狀來徵銘君孝友修謹平居恂恂言若不出口至臨事則慷慨奮發必行其志予往年讀方伯楊公司業陸公贈君文詞則固已知君而修撰君予同年友也得其狀益詳爲之銘曰

王氏之南自宋歷元間有作者未大厥門譬彼桐梓日培其根君一發之以曄以繁君生恂恂其言溫溫

乃若其中有剛者存仁以爲基義以爲藩翼翼室堂
縉紳所尊如何不弔梁折棟燔有峩者丘三峯之原
我銘揭之貽厥子孫

贈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汪公墓誌銘

南京戶部署員外郎主事汪君漢淵之卜以嘉靖某
年某月某日改葬其考贈承德郎主事公於某所盖
公之卒至是二十有三年矣始予見淵之誦公遺事
未嘗不泣以爲是父子之情固然比見其鄉人言及
公者率歎惜歔欷而不能禁而人之聞之又莫不企
慕慷慨若其生而欲一先之也嗚呼賢哉公諱某字

克寛先世居歙系出越國公之後宋末徙皖入 國
朝徙懷寧聚其族成鄉焉今猶稱汪家團再傳至公
曾祖其族散而始微祖其父其皆不果振公四歲失
母熊又一歲失其父育於他姓九歲邑長者丁濬求
得撫之凝重軒豁不與羣兒伍識者謂汪氏有人長
好客遊再出輒獲厚息業用是興然不爲私蓄賂遺
賔客周卹貧弱治杠梁川塗盡力乃止嘗以錦綺若
干寄金陵某某私之詭以盜對爲券期明歲償公公
信不疑比往會其以他累貧竟不責約而返又嘗遊
江滸見覆舟急命僕援之出者九人自言舉子當上

春官時天方寒公延歸親爇火燎衣留數日人贈衣
一襲白金一兩易舟遣之畧不問姓字或言公當問
者歎曰吾行吾義耳何問爲又或言公施太厚色赧
然不敢當且自以爲未足也嗚呼今天下淺夫鄙人
覦捐毫髮利可以取義寧失義無所與又其甚者利
人之危而奪之而公之所以爲義者至不欲知其人
而責之報此其視利何如也揆諸古昔不猶在先生
長者之流與宜其沒而有遐思也已公生正統甲子
六月八日卒正德丙寅十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三
娶錢氏繼娶今贈安人詹氏有懿德實生淵之淵之

幼從吉水謝履素學歲時問遺必豐於諸生盖以公
之賢而孺人又克相之淵之所以有今日也女三長
錢出其二詹出壻曰葉斐袁伯郭山孫男一器予與
淵之同舉於鄉既又同舉進士而濫以文辭爲職業
遂敘而銘公銘曰

惟人有言生則必亡乃如其終亦槩否臧彼死而晦
此久而彰纍纍者丘中實異藏猗嗟汪公好義慨慷
流風逸響沒世不忘身則已矣其存者長攷卜而安
奕世其昌

封太安人陳氏墓誌銘

封太安人陳姓諱某其世曰寧國之太平人曾祖某祖某皆以隱德稱於鄉某歸曰封承德郎主事焦公志剛其子曰南京刑部主事煜次煒次烈最少庠生煜壻曰里之人陳祿孫男曰廷翰廷珍廷爵廷瓚廷宣廷堅廷璧凡七人孫女曰某某又四人其生曰天順甲子某月某日卒曰嘉靖戊子十一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七其葬曰某年某月某日地曰某山之原其行曰事繼母孝事姑如其母事封君禮敬如賓處妯娌無忤言亦不爲比教諸子耕讀皆有法煜既貴迎養官邸毋戒之曰無怙威無濫繁法無以喜怒重輕凡深故之報不干爾身必于爾子孫煜奉以周旋安和明愼有聲南都素勤儉至拜　封命猶日事紡績曰以是相吾子廉且使勿懈也嗚呼是可書矣予與煜同舉進士遂按車駕主事鄭君宰冊狀爲之銘曰

翟之祁祁象服之宜子而斯材功也緊誰封之翼翼玄宅之恤是曰令終維內之則

明故宣城伯夫人張氏墓誌銘

宣城伯夫人姓張氏華亭龜𧿹里人大父鍪仕至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有聲

孝宗朝贈太子太保諡莊懿父泉以尚書廕授福寧州判官病不果往爲詩文自娛終夫人生而娟好又性儉素諸所被服不慕華美尚書愛之携以自隨口授女誡能通其指由是滋以爲慧必欲使爲貴人妻年若干遂歸衛氏配今宣城公於勳衛和順端恪動準矩度閨門之內不聞忤言公祖莊勇公性嚴毅雖處父子如在朝廷下至飲食亦務精潔夫人代姑顧夫人綜家政輕重高下不爽銖兩躬執烹爨事承其懽毋有約束莊勇公必問家人是新婦晝否曰然即笑行之食上必問是新婦調否曰然即盡嘗之如是以爲恒莊勇公面謂夫人曰新婦賢善事我宣城公父子亦因禮夫人有加後遭三大喪相宣城公襄事戚易如禮公既嗣伯尤佐以道閒有諮議輒對曰妾聞之吾祖云云諸子侍側數正色語曰吾昔見吾祖言五侯家子弟好奢逸鬬雞擊鞠走馬舞劒以蕩夌德卒致傾敗心竊傷之汝曹幸有世祿惟日敬畏可以久存如五侯家所爲愼勿學也諸子咸奉教戒不敢以過失聞嘉靖甲申拜伯夫人封庚寅春　皇后親蠶北郊特詔克三公命婦禮成　賜衣二襲其夏上作圜丘命公知營建提督神機營如故公退朝夫

人迎賀曰
上知夫子實深以有茲遻惟妾亦以夫子之故獲有
事公桑　國恩至矣妾則無以爲報夫子其重圖焉
秋九月遘疾公日往視辭曰夫子有國事毋以妾爲
憂比疾革語終不變公涕泣領之旣卒哭之慟爲不
再娶亦不畜婢妾曰以是下報夫人嗚呼女德之助
其來尚矣顧在紈綺以及閭巷狃安習惰局見溺聞
雖微美必彰而植立彌寡若夫人明於理道修身飭
辭卓然自出流俗以與古名姬淑媛上下交稱豈不
可謂偉哉宜宣城公傷之深也夫人卒以十月二十

九日距生成化丁酉二月十一日享年五十四歲辛
卯某月某日葬都城西翠屏山之陰所生子男三人
長守正次守忠又次守信女二人長適楊司空子右
府都事太次適游都尉子錦衣百戶鉞孫女二宣城
公謂葬宜有銘而予嘗執筆隸史氏又與夫人之弟
刑部檢校啓雲好也遂奉李正郎尚絅狀以請予不
得辭銘曰
張氏世德龜蛇之原施於尚書不替益敦尚書之教
被其女孫其中旦旦其容溫溫女孫來歸元勲之門
不泰不驕以封慶源慶贏厥躬將畀後昆曰忠於
君遺言則存凡後之人其永勿諼

明故竹賓吳君墓誌銘

竹賓吳君屬纊之前一日旣經紀其家事乃以書屬
其友黃子龍津鄭子劒溪曰臻死必二子者狀而請
少湖子銘君卒且葬黃子語鄭子曰子交竹賓稔於
我盍狀諸於是鄭子爲狀而偕黃子詣予以銘請如
君言始予與君相處重其敦朴謂有古長者之風乃
歲元日予許以文爲君七十壽未及期君病度不可
作則又心許銘君然則予今不得負也按狀君諱臻
字至善南平之普安里人其先世號審律先生者有

重名於宋十二傳至通直郎奎又幾傳至君曾大父
董三董三生仲礽仲礽生仲純皆克嗣其德仲純三
子君於行第二仲純擇而教之未冠補郡弟子員歷
二十餘年貢入太學卒業壬峯羅先生之門有能文
稱弘治辛酉領北畿鄉薦正德甲戌謁選試高等拜
廬之無爲知州州故濱江多水災君隄防賑貸具有
條理又爲蠲馬政之弊葺學舍建鄉飲表士之賢者
與官之有聲績者若干人民歸其德旣兩考以無子
不樂仕嘉靖壬午疏歸其鄉悅梅山之勝徙居山之
南麓今所卒處也君爲人不外飾聲笑偃仰如其所

懷不隨人作悲喜毋與人語雖極小事非親見不敢言亦不能爲巧譬曲喻爲酒食召賓客嘗治累日必豐潔乃發書書必閱數過然後以授使者其居介郡縣治之間雅自重寡與縉紳相接一時樂媚伎喜華侈者亦多不愜君所爲門之外極落寞君終不變予既佐延刑獄亟過君君乃以予爲知己然禮貌亦不有加於其素嗚呼以君之敦朴使久存於世豈不足少勵薄俗哉而不幸以死是可傷已君生天順甲申三月十六日卒嘉靖癸巳二月五日官止進階朝列大夫葬以卒之某月某日墓在普安鐵場之三坵田

君再娶初娶官氏無子繼娶王氏側室陳氏魏氏竟無子乃以兄輝之次子鏑爲嗣君引且發而鏑卒今奉君以葬者輝之長子鋼銘曰

世趨下濡其逝川孰返之猗鄉之多賢有人顓顓寡笑與言不豐其華而全其天後學有瞻不幸而死典刑兮曷傳慕之石文以堅我銘是鐫以此塞悲兮吁嗟乎其然吁嗟乎其然

明故南京禮科給事中歙溪鄭君墓誌銘

嗚呼自歙溪君卒而予無益友矣君性高邁介直不隨人慍喜亦不能隱人之過其爲論說剖析義利決擇是非能使人聽之晝夜凛凛坐不敢言去予昔司理延平與君處三年有不善未嘗不予告苟弗能改未嘗不憂即能改未嘗不飲予酒歡笑竟日也而今不可作矣嗚呼是豈獨君之不幸哉自道世交喪臣之於君既靡然諂以求利之爲務至於朋友其利幾何然而一辭邑之好能不諂以求之者寡矣故苟志於利無所不至焉苟不志於利亦無所不至焉以君之處友而其事君可知也以予之不獲受君之益而天下之失望於君可知也嗚呼夫豈獨君之不幸哉君諱慶雲字舜祥延平之南平人曾祖某祖某世有

隱德考友以貢授賓州司訓娶林氏生君君幼奇敏爲文多不屬草然具詞乃若宿搆故自少即有聲年二十二領正德癸酉福建鄉薦明年甲戌舉進士拜灊山令部使者優其才徙南昌當是時寧庶人方恣横藩臬大吏莫敢裁以法君不爲撓踰年以異政徵部使者嗛君行遂誣奏之事下巡撫都御史覈治會庶人敗士大夫多失節者由是君名重甚中丞陽明先生王公御史漁石唐公連疏白其誣且薦之拜南京禮科給事中

今皇帝即位首劾中官楊琳貪不奉法及聞守大臣

之不職者立報可後三年大禮議起君引濮議以爭
不能得引疾歸劒溪家如諸生時志晏如也未幾遭
賔州喪獨不用浮屠服除會新制廷臣病滿三載皆
罷不用當路者素嫉君文致以爲當罷竟斥去君亦
不尤復歸劒溪閉門吟誦若遂與世絶然人益賢君
東西過延平者莫不造其廬君亦與之傾倒梧觴詩
奕各志滿而去予之始謫也君方待命國門一見語
意合及予抵郡數月君亦罷歸予於是數過君其瀟
灑脫落之趣人咸得親之而規誨劘切則予所得多
焉盖君之待予厚矣君所居自扁曰劒溪草堂近世

名公卿多爲賦干將鎮鋣神異之事者然君意實有
所托故予嘗作劒溪解褒之及其卒也爲四詩哭之
而遺其孤文卿書曰銘汝父者必我後兩月文卿卜
地得故劒浦廢驛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而奉大參
龍津黃君狀以銘請龍津載君屬纊之言曰必乞銘
於少湖予於是復大哭次其事而爲之銘君生于弘
治壬子十一月十七日卒于嘉靖戊戌三月二十六
日享年僅四十七娶王氏無子側室郭氏實生文卿
及女一人今嫁爲士人劉季春妻君自弱冠至於卒
所爲詩文甚多其最著曰延平郡志劒溪媿稿郡志

旣梓行矣媿稿予且序而傳之銘曰
豐城神物光燭天鐔津化去今千年精靈抑世不自
禁戲一躍出津水邊寒芒旁射觸者斷世上無物爾
完堅神乎厭棄下土濁旋復化龍歸九淵嗚呼南山
有虎雄視耽東海有蛟饞吐涎我欲借爾除此二害
者今爾復化使我有志徒潸然嗚呼今爾復化使我
有志徒潸然

封太淑人董母婁氏墓誌銘

嘉靖丙申六月十三日封太淑人婁氏卒太淑人其
出爲前御史屛栁公女其歸爲故雲南知府封詹事

府詹事兼翰林學士頣齋公配爲吾師今吏部左侍
郎兼學士中峯先生母其封於　國之制爲三品然
其生也家無貲卒也橐無遺財及且葬階往弔先生
而爲文祭太淑人退語所知曰嗚呼自伯夷沒顏子
夭士大夫汩溺富貴于今幾千百年率揚揚自謂得
志往予觀於鄉見富者數人焉皆故窶貧者也皆仕
爲小官夫其窶貧時三五年或十年者也方其富也
肥甘醲鮮可以醉飽室宇可以居臺榭池館歌舞絲
竹之屬可以息遊宴樂又推其餘結納貲權能號令
奔走郡縣之吏旁噬其里人後生無識者慕之已輒

踐爲之至於今益甚太淑人之貧雖其夫若子所樹立有大過人者顧所以左右先後之功豈小哉嗚呼可謂賢矣太淑人始歸董氏頤齋公方試春官不利偕仲兄僉事公卒業太學時乃無僮僕資斧太淑人躬執炊爨薪絕手拾穢遺棗而爇之無怨言其年頤齋公舉進士拜黟縣令太淑人在官所朝夕惟爲公設肉身及子女皆茹淡被服甚儉一衣非十許年弗易後公徵入爲御史按畿內真定諸郡太淑人留京邸有干請者絕不與通繼按閩偹歲大比浙鎮守中貴人爲其姪求舉密遣人致重賄太淑人時寄寓旅

子舍賄者以治第爲諷言殊委曲卒不顧公自閩代還多所糾劾以忌出知雲南太淑人益佐公爲清約居九年忌者竟罷公公既素貧四子一女至不能婚嫁太淑人早作夜休躬蠶繅課樹藝次第畢事公賴不煩弘治乙丑先生試春官第一進士及第官翰林嚴重端簡人無私交太淑人聞之喜曰吾乃幸有子數寄語先生慎無易其初故先生自爲編修至於少宰以廉節聞天下及先生被讒歸視其室蕭然太淑人出視行李亦蕭然母子各大慰先生日晨起櫛疏煮粥奉以進太淑人太淑人食之盡復色加充澤皆

嘗謁先生賜之坐屋僅十餘間坐處稍完潔中可着七八人餘則已敝漏有頃賜食設大盂羅菜數種久乃有魚肉味皆淡薄杯盤之屬小大黑白錯雜大駭異以爲此布衣之士所不堪既而詢諸其鄰曰先生平時飯客尙不能辦此也嗚呼頤齋公爲知縣爲御史爲知府於人情可以富先生在翰林二十年爲少宰又五年於人情可以大富以先生繼頤齋公再世仕宦於人情又可以富然而無改於貧太淑人既不撓其夫尤其子又臞身竭力以爲之助正言悅色以勸以勉故先生父子所自樹立雖本大過於人

而太孺人左右先後之功豈少哉嗚呼可謂賢矣太淑人生于正統辛未八月二日距其卒享年八十六初封孺人進恭人再進令封計聞

天子念先生日講舊勞　特賜祭葬於是守臣建兆域于蒿山之陽而先生以　年　月　日奉頤齋公及太淑人合葬焉先生於太淑人爲仲子其於父母甚愛年二十三猶與頤齋公共臥初婚之夕雞鳴尙侍側頤齋公固遣之乃去兩上春官及謁告還朝抱持太淑人而泣屢旬不能別頤齋公力推拽之太淑人亦怒語曰汝不務爲大孝顧作兒女態耶不得已

出門行數十里猶涙下不止故人又以徵先生之孝與太淑人之善教也太淑人諸懿行尚多語在陳太史約之狀中太史蓋先生壻其知爲詳銘曰

太淑人賢耶能佐其夫貧而不能使爲卿能教其子又貧而不能使爲周師保商阿衡太淑人未賢耶董氏再世位不足而優於名吾安取衷請以比黔婁氏之妻和靖氏之母位耶名耶其孰重輕嗚呼世方靡靡詆嗤賤貧口腹是憂而忘其身彼皆丈夫此乃婦人我刻銘詩以詔于斯民

明故封文林郎大理寺右評事海槎王公墓誌銘

封評事海槎王公以嘉靖戊戌十月五日卒其子廷評君卜以己亥　月　日葬公莊港之東原手爲狀請予銘其墓昔予叔父谷易公與公交好也予幼與廷評君同學長同仕宦而予弟隣又娶王氏予兄弟與公父子嗣相好也銘其可辭王世家上海自徙華亭以醫聞公少嘗治毛氏詩通大義矣會得羸疾亦去學醫然非其志也思多讀經史百家之言以自表見四方之士有挾古策籍者無不厚價購之即語合雖傾囊無所靳即不可得必借以歸口誦手抄汲汲若不足故公生於世五十有九年繼以廷評君貴有田僅百畝屋僅足以居而其藏書乃多至萬七千卷予始爲編修時見京師沈氏者其家多藏書士大夫欲借書讀之必之沈氏後予自延平量移歸公飲予酒予因請書目觀焉多沈氏所未有也嗚呼其可謂篤於好矣公素能詩工小楷及藏書益多見聞益博所爲詩及楷書行草皆出入諸體妙埶精奧嘗燕處一室焚香展卷怡然自娛人莫窺其際也嘉靖甲申乙酉間郡知公能醫補醫學正科太守汶上路公順德何公毎見必以貌壬辰廷評君舉進士知會稽丙申擢令官其冬

皇帝作　九廟成推恩羣下封公文林郎大理評事配姜氏太孺人人謂公之藏書既成其身又成其子卒食其報爲不負云公諱山字靜之海槎其號上世有輔者永樂初以人才薦授東平吏目遷全州判官全州生昱昱生祥祥生繼繼生宗宗號濟軒是爲公考以父命後其叔暹暹父瑨號東溪始徙居華亭以醫聞者也公雖已居華亭而其族衆留上海者力賙恤之至朋舊亦然廷評君在會稽公數寓書勗以古持己牧民之說君是以爲政有聲拜封三年於有司

未嘗有所干謁卒之日至無遺財焉子二人長敎郎
廷評君次政國子生女一人子弟隣所娶也銘曰
惟世於利各以貪羣然白首終昏酣偉哉王公百不
就室中何有書千籠奇文異典得飽探收拾精蘊付
兩男雲霄馳逐服與驂彼乾沒者如蜉蝣生死一瞬
無餘詣以此較彼孰媿懸我銘厥幽歎息三

明故柳溪唐君暨配劉孺人錢孺人合葬誌銘

吾華亭之白砂里有望族曰唐其先汴人宋建炎間
將仕郎貴一者扈從南渡實始居白砂歷　傳　百
十餘年以及於柳溪君君盖耕雲處士玉之曾孫

贈車駕主事墉之孫而北園散官祚之子也諱僎字
子美少警敏純篤知自力於學弱冠補邑庠生與兄
太學生僎相師友所期許甚重未幾北園公病配宋
孺人憂之亦病君歎曰夫所謂學者非學爲忠與孝
耶吾既家食無以自效其忠而吾父母病不能養不
可謂孝遂絕意進取朝夕治醫藥具滫瀡以奉北園
公夫婦疾頻瘳後北園公夫婦卒喪葬一以禮事伯
叔父如父事舅氏如其母唐內外之族交謂君孝友
正德間予明甫就外傳君數試數奇之益竭貲力課
之學嘉靖初明甫果補郡博士弟子文蔚然有聲歲
甲午明甫再困場屋急遣入成均曰以盡友天下士
鄉縉紳又交謂君善教其子君爲人於義重於財㢘
尤善鑒別徵惡幽隱無所貸早歲人多嚴憚君者晚
更爲樂易卜居洋溪環植以梛日與姻故觴詠其間
翰林待詔文先生爲賦詩有不須更說陶元亮之語
盖以擬靖節云嘉靖己亥五月三日得疾卒距生成
化癸卯正月九日享年五十六君凡四娶初娶邵庠
生劉綸女端重凝一相君以禮故君無失事於賓祭
正德己亥四月十四日年三十三卒生子自新自古
自謙古謙皆早夭自新者明甫名也女一人嫁爲鄉

進士朱承祖妻次處士戴　女寬弘慈惠相君以仁
故君無失恩於鄉族嘉靖癸未　月　日年二十八
卒生子自立自守次尚書文通錢公曾孫女沈靜嚴
整相君以義故君無失擧於朋友嘉靖甲午　月
日年三十五卒生子自修最後處士姚某女生女一
人尚幼明甫卜以是歲　月　日葬君菴港北源之
新塋而啓三母以祔自爲狀率其兩弟及子本堯述
堯相堯介朱進士請予以銘請予素知明甫近又與
進士游得具聞君之賢而本堯述堯年甫髫齔俱已
能文章益信慶源之有自也遂爲銘辭曰

唐有氏始於堯世世承傳繁以遥居白砂自汴徙宋遺
臣唐別子維柳溪篤於親守一丘訢終身蓄不施以
畀後肆子孫孝以秀唐之柳王之槐史作銘徵後來

明故文林郎吏科都給事中致仕麟山楊公

墓誌銘

嗚呼此予友麟山楊公之墓也始予自江右歸即擬
過公與商訂當世之務且發舒平生所扼腕而不平
者抵家聞公病意公素強旦夕當愈未即往居數日
忽報公卒遺言屬予銘嗚呼予方以不及見公爲憾
尚忍銘公哉然而遺言不可負也乃按蘇侍御一齋

狀序而銘之公諱秉義字士宜麟山號其先自上海
徙華亭之葉謝鎮語在宗伯文僖顧公所爲府丞公
誠中府丞公諱璨故散官諱文信之孫封工部主事
諱雲之子而公之考也府丞爲諸生時與文僖及兄
玉峯憲副先後以文名公入奉家庭之訓出從文僖
游文譽日起正德丁卯領南畿鄉薦甲戌舉進士授
行人司行人丁丑遷兵科給事中當是時寧庶人有
異志而諸權倖相比周爲姦公知言不用引疾歸庚
辰
武皇帝內誅外討政由巳出公乃起至則改吏科辛
巳
今皇帝即位鋭意治理公上言
先帝初政勤明中遭壅蔽國事日非　陛下承付託
之重當臨莅之始乞以爲鑒崇正學親儒臣謹號令
絕進獻責執奏於有司付恭駁於臺諫詔旨不爲容
言章奏不至停閣然後諸邪莫入而至治可期
上深嘉納焉中官魏彬以迎立功入掌司禮又封弟
英爲伯公言彬以鷹犬事
先帝虧損聖德　陛下入嗣大統本出　祖訓彬何
功而受重賞　詔奪兩人官劾楊侍郎儀姦回固寵

罷之奉　命犒邊軍故事隆慶步隊軍餘及鎮邊召
募之衆賜皆不及而守禦白羊口堡諸軍以名隸涿
鹿亦不與賜公至居庸奏其勞　詔賜白羊視居庸
餘皆半給至宣府盡覈漏丁奏補給銀二萬兩又奏
發內帑戶部羨銀積粟居庸紫荊鴈門等關爲戰守
備邊人賴之未幾丁母周宜人憂甲申服除仍爲吏
科奉　命巡視京營上言
祖宗重根本計久遠設五府以統四十八衛立三大
營以蓄精鋭十二團營以備調遣今承平既久官軍
日減官馬日耗一旦有警何以爲策宜詔兵部選將

官實軍伍惜戰馬如
祖宗之制從之丙戌遷右給事中丁亥　詔百司陳
政之利民者公首疏七事曰懲貪刻定法守輕差徭
省包賠蘇糧役恤竈丁謹邊防時稱有識會　制考
察京朝官劾奏大學士張孚敬而下二十四人或詣
公自辯公曰孚言誠謬然願吾有此言不願君有此
行辯者愧服其秋司徒錫山秦公司空安成趙公相
繼去國而陳道瀛以黃冠為太常少卿公抗疏論之
不報遷禮科左給事中戊子遷吏科都給事中尋病
疽解官歸初府丞公兩為南考功嚴重諒直冢宰信

靖廖公知之薦為尚寶卿連疏乞南僖靖高其節擢
貳京兆公實無所與力而公之為都諫也周侍御在
徐侍御州郗侍御元洪邀公有所論列公與議不合
謝之已而三侍御俱得罪而公以材任中丞薦己丑
張桂罷忌者詆公為桂黨其辭曰巧遷父官陰傷善
類會當軸者素嫉公不附已遂與致仕時論嚻然不
平而公方丁府丞公憂絕口不辯至終其身恒然曰
心苟無瑕後當有知我者居閒十年未嘗以事干有
司創世墓建家廟置祭田修族譜設義醫義塾恩以
孝友禮讓化其家及其里人巡撫歐中丞薦之朝眾

方有所深冀而公遽卒嗚呼以公之賢縱不為世用
苟使享壽考發其所未竟於鄉閭族黨之間其於風
教夫豈小補顧失於彼復不得於此何也公生以成
化癸卯八月十一日卒以嘉靖己亥閏七月八日享
年五十七初娶夏氏封孺人先十三年卒繼娶王氏
子男三人允修側室劉出允雋王出允佳側室袁出
女五人長適一齋子國子生克柔次適姚王政從子
國子生裔皆夏出次受何散官子鈿聘袁出次劉出
最幼王出公之卒也允修年十五允雋允佳始八歲
弟國子生秉謙實率允修以是歲　月　日葬公

尹山涇先塋之昭位且撫視諸孤所著奏議若干卷
予議梓之秉謙曰惟我在銘曰
生才實難古聖所咨孰難其生而輕毀之嗟惟楊公
直辭偉度司諫兩朝鸞騫駿驚邁誣而歸道義是敦
煌煌厥聲被于後昆既嗇厥施胡不遐壽顏短蹠長
孰任其咎人之云亡季世則宜吾不悲公為世孔悲

明故義烏訓導封中憲大夫長沙知府鶴峯
李公墓誌銘

嘉靖十八年長沙知府李君曰章以治行徵拜山東
按察副使至則奏疏曰臣章猥以不肖守兩大郡晉

貳臬司　陛下所以寵臣甚厚臣於義不敢言私然
臣父老矣不及今爲養臣恐日之不待也惟　陛下
哀憐之疏上具爲書報其父鶴峯公公亟以大義止
君會　命下不允君拜且泣曰吾父知教章以忠吾
乃不能以孝委曲丐　闕下幸終見聽不可爲子即
日遣其孥將再疏以請其冬十二月十五日公病卒
享年七十七於是士大夫嘉公之能後其身圖也憲
副君之急於養也蓋賢於人遠云公諱霆字民畏鶴
峯其號以貢爲義烏訓導六年以憲副君貴兼其官
歸封刑部員外郎又封中憲大夫長沙知府初公爲
諸生時季父谷暘公實與同筆硯季父固以文有名
聲然猶心畏其能及階嗣游於學公則已仕獨得與
憲副君暨其兄國子君日宣同試有司階于時復畏
君兄弟甚其鄉之人嘗語階曰公昔困場屋數中夜
擲書歎曰吾竟不得一第耶顧見二子察視眉目輒
又喜曰天固以此償吾負也悉抱所爲文授二子引
觴滿飲而罷階與其事識之至於今具如公云公之
先汴人扈宋徙上海至公曾大父德芳客死其孫晟
始來居華亭晟生枰是爲秋田翁以高年授冠帶實
生公公幼事秋田孝長能友其兄與人處寧爲所負

不敢以薄尤有襟度租俸入門爲酒食召賓友歡讌
連日夕或持所餘以去亦不吝惜間値空乏意恒怡
然在義烏與居其鄉迪引後進汲汲若不及故其門
多名人配許氏贈太安人加贈太恭人子男五長國
子君次憲副君次日積次日就次日進早卒女一嫁
張汝器孫男七乾亨豫亨泰亨升亨觀亨益亨鼎亨
豫亨爲邑博士弟子世其學女三公卒之又明年二
月[illegible]日憲副君偕其兄弟葬公李巷涇之原合祔
許恭人塋以公門人侍御徐君狀屬階銘其墓階曰
夫銘於行必著其大者子之先公有文以詒子兄弟
老又獲重語於士大夫行孰大於是是可銘已銘曰
九峯兮參差鶴昔鳴兮子和之鶴去兮何所子鳴孤
兮惻以楚惻以楚懷遺音其音則遠我知其心以鳴
貽子子貽
王朝宜蓬丘夕玄圃刻銘墓中非廷女華表他年鶴
應語

明故處士菊坡朱君墓誌銘

嘉靖二十年八月六日華亭處士菊坡朱君卒於赤
松溪之里其冬十一月三日嗣子鄉進士伯元葬其
諸弟葬君松隱之西北原先事手爲狀詣予言曰孤

不幸喪我先君凡顯榮孝養之事無所致吾力矣惟先君之隱德所以使永有聞于後者幸有墓中之石敢以銘請伯元故與予遊而年稍長予蓋以兄事之乃諸而銘君按狀君諱秀字廷芳菊坡所自號也其先有諱德新者是生麟麟生璧號儀齋世以力田爲業然皆喜詩書有淸白聲儀齋娶陶氏晚生君君幼則從事於學會儀齋卒棄去喟然言曰夫古所謂學者其止於詞章科第巳乎則吾不及爲如其非詞章科第之云乎吾固不害有以自見也於是益力田取賦之贏盡以奉其母母大樂之比伯元生君異其質抱先世所遺書授伯元益大肆力於田取奉母之贏盡以資伯元學嘉靖乙酉伯元遂舉於鄉弟煦弟煥亦相繼爲邑博士弟子兄弟並以文有盛名朋友間性介直人有過數面規之退未嘗出一語爲訾毁與人謀必盡人與之謀不輕爲然諾諾即無弗踐者歲凶里中人有所稱貸度不能償恒折券畀之賓友過從不問有無必畱與飲飲必極醉當其得意時歌詩投壺引滿相屬視世俗一切可憂喜之事漠如也君生成化巳亥五月十四日距卒享年六十三娶陳氏生五男子長勳是爲伯元次烈早卒次煦次煥其季曰默孫男九人懋光懋充懋隆懋忠懋恩懋升懋延懋陽懋傳懋光巳爲邑庠生餘亦業舉子女八人曾孫女一人予嘗過松溪南望平疇間林木蔚然其下屋數十間制殊儉朴詢之曰君所居也及登君堂中所有獨圖書耒耜蓋於是見古之風焉其可銘也巳銘曰

漢治近古爰徵力田本實旣崇化猷以宣其後俗薄舍田而市上下鶩馳惟利之視猗歟朱君獨古作求手耒與鋤樂彼林丘穡事之成以奉慈母亦有圖書式開厥後我懷若人漢濱鹿門潛藏闇然化源實存其人則往我欽其德刻石幽墟過者必式

明故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一齋蘇公墓誌銘

公諱恩字從仁別號一齋姓蘇氏仕終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嘉靖巳亥八月十二日得壽五十七以卒公幼孤母薛孺人撫且教之公生則寡言笑恒若有所思念不與羣兒戲逐爲歡好年二十出應科舉還有司置其文高等明年遂領鄉薦人猶罕識面目者正德戊辰舉進士拜秀水令秀水去華亭百里而近姻故造請輒戒門以絕請所與草惟法之從視世

所謂周旋委曲槩以爲違枉與監司語不能抑揚致
媚厚邑之豪不得肆則誣公不法若干條按察使思
文致之比辯乃無絲毫實名益起徵拜御史鄉人有
附貴倖竊勢權者公意輕之彼愠曰小蘇乃敢爾耶
會侍宴殿中劾奏錢寧江彬驕不時赴 詔釋不問
公知不能容乞歸養薛孺人尋丁孺人憂諸貴倖踵
相繼斥戮以死免喪復爲御史出按四川飭己持憲
繩引斤斲人不敢失尺寸奪巨族侵民之田若干頃
配其奴同年友黷于貨摘發無少隱當是時論公者
十以爲嚴師一以爲鳥鷙公因引疾歸後四年起按

廣東或舉蜀事爲戒公不答至則籍寺田歸之官斂
郵吏毋濫給食察其食之濫與食焉者根鉤罪之費
大省英德令受民賕聞公且來即夜去其邑不敢以
門第姻黨冀萬一免聘相疾公之爲爲新法大考諸
臺諫從臣疏三上竟罷公御史最公之政始爲秀水
則幾失官爲御史初忤臺禍幾不止失官按四川又
幾失官至廣而踣皆以執法自舉進士迄致其仕垂
二十年食祿之日僅十有三嗚呼其可謂篤信特立
矣公家居不樂與賓友過從宴衎問遺之跡不及郡
縣意有所會或時忿悒不平一發之詩長篇短章皆

勁雅可誦嘗讀唐御史蘇渙集喟然曰吾與渙姓同
官同好靜又同獨詩不逮耳予因請題其稿曰三同
公屬予序予諾之未暇爲也乃於今哭公韓子云官
不遂歸譏于時身不得年其又尤誰予於公情可知
矣公先世居東明里曾大父浩始徙沙岡大父俊父
謹連三世爲鄉長者謹獨以公貴贈監察御史元配
衛氏封孺人有子克柔國子生繼配憲副艮菴張公
女有子三人克厚邑庠生克恭早卒克溫爲舉子學
女三人長適大參栲菴宋公孫寵次適唐上舍子予
采幼許嫁宗伯毅齋孫公子某孫男三人守約守正

守益歲庚子十二月二十一日克柔葬其二弟葬公
沙岡之原前事以邑博硯江金君狀介予友鄉進士
張子監先來徵銘予既深悲公爲之銘以慰之其詞
曰
玉以琢毀尾由棄全校得寡多其歸則懸故形情易
淆而智有所必擇權衡誠設而利有所必捐猗嗟蘇
公尚千百年安于其阡

明故通議大夫大理寺卿前巡撫江西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浦南胡公墓誌銘

我

皇上受命中興羣賢畢附于時有宜力任事之臣曰
華亭浦南胡公諱岳字仲申起家刑部主事歷員外
郎四川按察僉事湖廣副使廣西右叅政福建按察
使江西廣西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擢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廵撫江西改大理卿未上卒公爲人以氣
節勲業自許事至能立斷爲刑部時慮囚鳳陽大姓
甲者與乙爭田鬬不勝因殺叔誣之獄具憚莫敢決
至公乃決
上之卽位懋選藩臬大吏與圖化理以公爲才遷四
川芒部宼川南公當分廵會病議更川西奮曰人固

有死必川南邪卽督兵入其山斬木通道二百里募
死士塞賊走路大合兵擣之誅若降若干人捷聞
賜白金文綺松潘兵備副使遷當路者曰是重地且
其政廢久非胡其不可使攝胥檄公公往覈戎籍實
倉庾厲侵尅之罰卒以月餉貧富室計其息及十三
爲取券焚之居數月米餘於廩人有餘力繕甲仗營
堡關梁事政於舊諸夷讋焉總憲于閩數據法直民
死罪按贜吏不以御史意假貸語時譏御史御史至
面發赤流汗乃止閩故牘得事之未報者晨夕下郡
縣盡閩之屬檄日常八九至吏傳寫不能給而公聽

讞乃恒有暇手校四書五經及晦菴先生集翻梓以
傳江西吏巧文而輕犯法爲置簿書勾稽以時遠視
廣聽姦至卽發閒以禮規御史御史怒公不爲撓曰
吾務盡其在我者治事如初至疾病猶扶掖以出御
史竟不能有加後至者以精　聞拜中丞公益自奮
首爲書數千言徧以授羣吏已乃汰冗費更役法民
視產出錢歲不過十一役於官有常期榜懸籍刻吏
無得動
郊廟建　詔市材楚蜀吏盜官錢更賦民或張旗幟
擊鼓伐金從徒百餘行視民所植出黃紙封之縛其

主怖曰當自輸京師民號泣致厚賄乃免公嚴爲禁
楚人賴安歲饑奏疏以請
上爲減所輸全活甚衆公旣勤於政疾復作迨被徵
已艱於行會聞繼母喪自江西歸其家踰月遽卒公
平生於財廉所至未嘗市民一物其與人處言笑歡
譃洞然不疑然或以不義攖之輒訴怒已又輒霽甞
面折人之過聞者震慴不能勝及論薦人才終不沒
其善交游姻故雖在寒賤拯援周卹必盡其情然不
可干以私故賢者服其誼不肖者忘其怨宜力任事
初若不容於俗而卒成其名致位通顯蓋非獨所遭

際爲然公生成化甲午正月三日卒于嘉靖己亥五
月十七日享年六十六曾祖其祖斌父琥仕爲湖州
府學訓導封刑部主事與斌贈俱通議大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祖妣　氏妣顧氏繼妣　氏贈封俱淑
人配張氏封安人先公八年卒贈淑人子三長錬郡
庠生以公廕入國子次鏜國子生次錫郡庠生早卒
孫男三嗣孝嗣弟嗣敬歲　月　日錬葬公
奉顧少𠫭伯從狀來徵銘公昔領正德庚午鄉薦於
階先叔父爲同年甲戌舉進士於階爲先輩其後階
自翰林出爲延平推官於公爲屬自浙江爲江西提

學副使於公爲僚公遷中丞又爲屬幸與識焉乃泣
而銘曰
士昔未逢志咸在民及既遇時謀止其身温温非恭
訥訥非慎曰世尚隨毀方爲狗卓矣胡公偘偘揭揭
衆所逡巡獨奮以決孰良無告我覆露之撫之摩之
又乳哺之孰爲蟊賊爲狼爲梟搏磔薙夷罔敢或驕
孰爲國常我主持之先之後之左右維之孰聿而墉
孰狐而城我膺我懲則莫敢攖究公之志曷顧曷慕
將俾八荒遵我王度惟人之壯或勇於爲暨于疾病
氣因以衰惟位之崇或有所恃厥初未逹多遜以俟

繄公毅然始郎迄卿二十六年不替厥聲彼徑以趨
我才蹶起駕乱駿騖翔鶩千里方躋而蹎識者所傷
功則多有邦家之光公心如震我亦非密報公以文
來者是述

明故廣東布政司左𠫭政南岑吳君墓誌銘

吳氏故汴人宋時有諱崇本者從高宗南渡始占籍
浙之錢塘至　國初子昌以貲徙實京師其子孫仍
家於浙閱三世誠爲右副都御史贈其大父原敬父
士寧如其官謹義授承事郎以子貴贈奉政大夫廣
東按察僉事其妻莫與其側室周贈皆宜人族乃益

大顯君諱玭字汝瑩別號南岑舉嘉靖癸未進士拜
行人司行人歷司副刑部員外郎廣東按察僉事副
使布政司左𠫭政贈其父大夫者也始大夫三娶無
子年五十七周宜人乃生君故君最愛於父母然於
問學不督而能弱冠爲諸生名蔚然起方伯夏公延
置師席時與論古今人賢不肖及事成敗有幸不幸
語甚相合引爲忘年交在刑部時嘗同考順天鄉試
其所爲文章諸老先生自謂弗及故海內知君能文
然君固知兵習吏事爲員外摘抉姦隱平釋寃滯精
練以敏大廷尉讀君獄詞必曰吾固知非吳員外不

能爲其所治因卽罪死無號呼不平者爲僉事飭兵
嶺南蒐士卒立保伍明法令察盜所出没根披苗梅
境以大寧連寇作督師征之殺二千餘人降千餘人
清遠峽險以多盜以卒六百人鑿山三十里爲梁二
十有一舟用得挽以濟爲副使籍民舟之賈於海者
什五爲綱紀約寇至共擊之其去爲盜者衆發之不
發與連坐海寇頓戢性疎爽喜調笑諧謔治園亭西
湖之濱與賓客燕遊其間若樂而忘檢者至持官奉
親特嚴以孝縣吏植柑分巡廨中間遺君君曰此官
物吾不可以食盡易錢輸之庫連寇平都御史御史

張宴具金幣勞君固辭以免周宜人病痢刲股肉和
藥血淋漓下不已痛大夫以食芋遘疾終其身不忍
食芋宦遊四方必奉像櫝懸之祭則展拜以泣比病
不能言數引手上指像忽自墜其僕曰得非欲奉以
行乎頷之而逝吁其可敬也已君生成化戊戌正月
二日卒嘉靖庚子六月十二日享年六十三初君至
嶺南勤於其治按行郡邑觸冒瘴癘遂患癘比爲參
政會
天子有事安南治益勤既疾革猶日命吏抱文書置
榻前臥聽之故以羸卒配宜人王氏生男子二人長

涵邑庠生其次曰泳女子二人適庠生唐守國子生
朱裕皆早卒孫男二人桯朴女五人涵以　年
月　日葬君　以廣西參議
默泉吳君狀來徵銘予與默泉皆君同年進士且相
好也遂爲銘銘曰
參政躭經始以文稱施於其政乃匪一能出入刑官
允毅且武凡民之奸孰敢予侮與其友處傾倒嬉娛
炳然大節矩度不踰生不忘忠没不忘孝嗟君之學
孰窺其奧生才實難誰則毁之原泉茫茫又誰起之
君藏厚完覓來安只我刻銘詩爲國惜士

鶴山楊君墓誌銘

鶴山楊君其先世歸德人勝國時有諱榮者以總管
從伯顏平江南留屯海隅而以仲子和卿贅曹涇岳
萬戶氏子孫因爲華亭之曹涇人至於君八世矣君
祖怡清與大司馬莊簡張公相友善而早卒君生十
餘年則慷慨有志量莊簡公愛且憐之命其從子南
墅君贅君于家未幾走歸代其父繇役其勞費一不
以望其兄弟又請於運使建鹽倉聚蕩田歸之官運
使奇之君能益聞然君顧自下卽有慢侮笑不與校
人乃益賢君其相訴爭或積歲不能決得君語立解

去君爲人厚喜成就人與赴人之急叔父友菊君饒
於貲而卒其子婦有違言涕泣諭解之有外侮必力
扶持之以免羣從子弟薦於鄉錄於博士聞卽幣以
賀又率其族鼓而迎諸郊其幼者督之學里人張止
亭顧竹菴幼與君好也張富甲海上諸熱附者翕翕
作媚語君獨廷以義張卒獨君視其孤顧老不能自
衣食館穀之終其身不倦嗚呼君可謂篤於行者矣
君生成化丙戌十月十三日卒以嘉靖辛丑四月七
日享年七十六然人猶相與咨嗟言曰君之亡遽君
諱錦字文夫有女兄歸秦氏早寡母王孺人晝夜思

以泣君數迎諸秦又時時集諸妹婣婭孺人前後孺
人年九十君奉觴爲壽雙鶴下而獲焉顧侍御西巖
以爲孝感題其居曰來鶴故自號鶴山曾大父善大
父琦父竑連三世不仕然皆以德稱琦卽所云怡清
者也子男女六正出者女嫁朱世承子曰沛字澤卿
舉嘉靖戊子南畿鄉試與予友二十年敦信而溫文
庶長子曰滂次曰浙陳氏出女買氏出壻曰馬浦陳
氏姨之子幼而育於君者曰汴君卒之明年十二月
九日澤卿與其兄弟葬君祖塋之昭予旣吿澤卿又
嘗登君塋徘徊覽觀歎賢者之得其藏焉於是以澤
卿狀爲銘銘曰
歲在寅斗建丑日會牛月次酉海山前環浦亘厥後
葬君于玆安以久

曹太安人墓誌銘

曹太安人奚姓曰太安人者其封也奚氏世家華亭
有諱盛者仕爲合州知州其子刑部郎中昊以文學
政事有名省署閒而與雲南僉事賓梅曹公好也故
以女歸曹氏爲今封南京工部虞衡主事筠坪翁配
生南京工部營繕郎中嗣榮是爲太安人太安人幼
慧敏刑部教之孝經小學蒙求諸書能通其義刑部

卒太安人年蓋十有六獨奉其母潘安人居以孝聞
及歸虞衡逮事其祖姑趙於是時趙春秋高非貳膳
不足以養而雲南三子三女子又皆有室然而居官
廉衣食恒不能給太安人日夜勤織紝黹縫其闕雲
南安之雲南卒家益落太安人相虞衡益勤葬趙及
雲南無廢禮嫁二幼姑人人如其意所欲得長姑早
寡携其子來歸姑性卞急而與雲南側室張胥婦祝
太安人至或不相下太安人事之卽又無不悅毛氏
娣卒撫其子二人女一人如所生營繕少有才而不
羈其就外傅虞衡課之嚴太安人夜必取所讀書爲

正句讀時時出菓餅佐誦習閒被撻血蔽體下不諫
止或以爲言輒曰今人有子墮落不克振幸成於母
之姑息吾敢乎哉吾敢乎哉營繕嘗夜歸虞衡怒蹴
之牀下夜半燭盡滅太安人寢而覺呼視之猶在地
因大驚嘔血泣語營繕曰吾爲若至此吾今則旦暮
死毋重吾地下憂也營繕由是大慟力問學能爲古
文章歌詩舉嘉靖乙未進士由南京工部虞衡主事
再轉爲郎入總司政出督沿江之蘆洲有聲績太安
人既貴與姻族處一不驕嘗在官邸御僮僕爲門戶
甚飭歲辛丑營繕奏績如京師其冬十月太安人疾

作越六月遂卒享年七十五營繕歸至蘇聞訃哭踊
不欲生已而曰吾尚有父在於是強自節以禮又明
年正月一日葬太安人沙岡之新阡先事謂其友張
子濟之曰吾母有美而不克使聞是愈不孝也子爲
狀其將徵銘史氏遂幸其子邑庠生復來泰來而下
六人孫二人詣予請予曰太安人之行皆可書也雖
然其大者莫如能成其子敢以銘其辭曰
有玉在璞世未識良工得之三歎息磨礱琱琢不遺
力製爲瑚璉價百億獻之朝堂　帝動色錫封曰安
昭內則良工良工意誰測治玉彌苦愛彌極考德幽
墟視玆刻

明故容城教諭封翰林檢討從仕郎育菴閻
先生暨配張孺人墓誌銘

山西之榆次有育菴閻先生者諱某字某年二十讀
書源渦寺中連晝夜不少懈一日忽有所悟於是盡
棄浮末獨取孔孟周程所說講誦諷詠之以得其古
其爲文雄肆俊拔必出於己不少貶以徇時好晉之
士咸尊師之予往年聞先生名竊語人曰昔者孔子
言道蓋至於一貫止矣于時羣弟子不能盡識也故
自文章性道之說出而道始離自德行言語政事文

學之科立而道析而爲四秦漢以降訓詁辭章之習
深入乎人心雖大儒者作猶不能無疑乎德性問學
之出于一後生不察羣而和之其始岐而爲二已則
倂其問學茫然失其所指流爲口耳轉爲功利而遂
與道背而爭馳至于近世其資口耳以媒功利日急
而剽竊蹈襲伎倆顧日益下若先生所謂出於流俗
之外者非邪先生既學與人殊數試有司或得其文
相傳觀以爲怪擯不得錄嘉靖癸巳始以貢分教浙
之安吉安吉人故嘗讀陽明先生書聞先生說服焉
其習大變戊戌擢教諭容城進語諸生具如安吉士

且彬彬起而先生已厭事居一歲遽歸然諸生相論
難卽譁不可屈或徐曰先生之說盖云輒唯而退先
生幼事親孝父甞病禱於天乞以身代母殁哭踊有
踰禮又善事兄兄卒視其孤旣老於家非冠帶不出
非禮燕未甞入城府故鄉之人於先生也信先生曾
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世有隱德其生成化戊
戌三月二日晩以子樸貴封翰林檢討從仕郎嘉靖
壬寅八月十日卒享年六十五元配張孺人同邑處
士積女其事姑敬以順治於內儉以有禮先生是以
得肆力於學先生治家嚴孺人乃更爲博大終其身

無疾言遽色家之人安之正德戊戌八月一日年三
十六以卒繼配孺人李二孺人凡出子男七長梅次
卽樸今爲右春坊右賛善兼翰林檢討次樸縣學生
次桓次格次樞次梯女四長適趙堯臣次適舉人李
彥士次許聘郭廷付其季未笄孫男七煥焯炫燁焯
燿爌炫以上皆業舉子女三長適任維志二尚幼賛
善君卜以癸卯　月　日葬先生古城之原啓母張
孺人柩祔先事奉文選鈍軒周君狀請予銘予旣雅
聞先生而賛善君凝然端且重與予同官予甚敬焉
又以徵先生之敎果行於家故銘先生者予也銘曰

學不局聞惟古是趨敎不擇方惟寓而孚嗚呼容城
身道則俱偲偲宮坊尚嗣厥圖

封奉政大夫廣西按察司僉事頤菴潘公墓
誌銘

昔我先公吏侍府君有友數人焉其一封奉政大夫
廣西按察僉事上海頤菴潘公諱奎字用章公爲人
疑靜沖泊凡世俗嗜好誇詡之事一無所入於其心
與人處不能爲委曲孰媚其寡於言天性也往往至
竟日不出一語始陪爲諸生甞獲侍公于是時陪少
耳不樂近也後五年舉進士間一再見則稍安公之

爲又後二十年以洗馬壽公於家察見公中所自得
乃大歎服以爲公盖古所謂離禮去智與道幾者退
而惘然自失焉盖先公與公友其知之深矣公少治
舉子業比長以家累棄去爲從事邑中久之授河南
項城尉正德間巨盜流刼周齊宋衛之郊王師不能
討而項城當盜衝邑且爲墟公佐其令招亡撫存已
又甃其墉高若干丈廣若干丈民以不恐嘗錄所繫
囚有童子坐盜當死公曰是不幸失所從耳立敗獄
辭縱遣之攝令商水邑豪或易公公條其政之良與
民所不便者罷行若干事豪大服御史以王師夜出

南頓南頓故數被盜民相聚自保以為盜也拒之御
史怒捕繫二十人將殺以徇公爭曰是無死法悉得
不死公於為政位雖卑然數持法與大吏抗嶷嶷不
可奪民以是頌公而大吏竟恥為所屈故其官亦止
於尉嗚呼人之情不樂近公也豈獨階少時為然耶
先公仁厚介直嘗丞兩劇邑有功德於其民前後十
五年而卒不一調階於是竊慨夫古之道果不可行
於今也公先世毘陵人元末有諱添二者始避亂從
上海將傳至麟仕為所大使大使生慶娶邑唐氏生
公公之將誕也唐孺人夢異人遺之袍帶人謂公且

大貴既乃不盡然公既老而伯子恩舉進士歷官廣
西提學僉事山東副使叔子忠領應天鄉薦仲惠季
恕俱為太學生伯能其官而三子能文章將相繼以
顯夢之祥也其在乎是公生天順癸未十一月二十
五日卒嘉靖乙巳五月二十六日享年八十三元配
趙氏無出繼錢氏以憲副貴贈宜人凡生四男三女
壻曰顧銅庠生俞文榮一早卒孫男九允斯邑庠生
允升允穆允修郡庠生允亨允立允徵允達允肅孫
女三曾孫女一錢宜人先公而卒其葬在陳涇憲副
以其地下攻卜得　之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公而遷宜人以祔公既與先公友而階與憲副又舉
進士同年恕來卒業國子階實為祭酒乃按學憲龍
江唐先生狀為銘銘曰
好以俗移位是以卑行與衆違頌是以歸卑我者人
不卑者吾反而得我其又曷圖卑我則徃不卑實存
矧其有子有壻有孫維我維人得孰少多刻石幽墟
訓用不磨

何母孫孺人墓誌銘

孺人孫姓諱某世居華亭之廬河里曾大父豫當
文皇帝時以賢良方正徵累官山西右布政使至今

人以官名其家孺人者布政家孫處士某女也年十
八邑人何聘君靜軒喪其配曹其父澹菴翁曰吾家
自雷州公以來族望幸不薄非孫氏無足與婚且女
賢不可失也厚幣娶孺人以繼曹之室入門柔婉端
靜內外親迎觀望見咸相賀以為得人後三年澹菴
翁卒聘君奉其兄嫂以居于是時兄有妾衛而聘君
有妾鄒曹又有女幼也孺人居其間上承下撫恩禮
交至家庭之內不聞閒言及女當嫁簪珥衣服恣所
取不問女嫁若干年喪其夫抱二子以歸何氏孺人
為衣食之不煩聘君有所計畫指使聘君性喜客郡

中賢豪長者數相約過聘君聘君聞益喜具酒殽菓
蔬與飲食連晝夜不倦費皆出孺人教諸子正以慈
講誦遊息具有時度故諸子之於學勸嘉靖辛丑子
良傅舉進士其明年孺人年七十而進士以使事歸
壽孺人於家時聘君卒三年矣孺人感泣懷思未嘗
樂也又明年進士以行人使瀋已又使魯連得謁孺
人居無何輒促使北上曰毋以我故曠若職其能知
大義又若此歲乙巳十月十四日遘疾卒距生成化
癸巳二月十七日享年七十三丙午某月某日祔聘
君葬其鄉半岡之東子男三長良佐國子生娶張氏

再娶沈氏次良俊後其伯父訥軒公以選貢入成均
凡七舉不第然能爲文章有名公卿間次即良傅今
猶爲行人嘗病革妻宋氏輒死以徇事 聞旌其門
曰異烈女四其長所謂曹出也嫁郡庠生沈欽次鄉
出嫁曹準餘孺人出一嫁董大理族子應彌一育於
衛嫁宗伯文僖顧公孫應録孫男五長蔚次儁俱庠
生次彭次延年次尚幼孫女四長適大名通判張公
孫庠生嗣賢次月輪次寶輪次許嫁張給事龍山孫
德孺曾孫女三予故娶於沈氏庠生欽者予室恭人
仲父也而張生嗣賢於予令淑人爲姪故予知孺人
詳銘曰
翼翼驪河方伯之門再世不仕發于女孫女孫來歸
聘君之室厥聲藹如以相有德是生三子二以文稱
雷州之緒八葉以興七十三終祔聘君葬鬱鬱松楸
東岡之上其身已矣慶則有貽琢辭最功祀饗式時

封新喻知縣文林郎節齋趙君墓誌銘

趙氏故洛陽人宋之南陞今劒州爲隆慶府而趙有
諱致中者以進士來知府事值亂不能歸因家其劒
門鄉故今爲劒州人君諱松字時茂别號節齋隆慶
七世孫也大父佐當

憲宗朝知汝寧之西平繼配呂孺人生子濟娶於范
生君君甫晬父則已没呂與范以二婦人撫且教之
弱冠能爲文章川長吏將禮致以爲博士弟子二母
泣相謂曰趙氏兩世獨此兒在豈忍使旦夕去吾側
君亦束書自屏匿竟得留以事二母呂嘗病君籲天
請禱額盡傷出血於是州人士多二母之節而君以
孝聞君爲人坦易無畛域或遇以非禮未嘗較然其
中有以自守不可利動勢迫與人處喜稱說古忠臣
義士奇語及奇節激昂慷慨若身與之周旋至其不
幸被刑戮輒流涕哽咽悲不自勝也嘉靖乙巳十二

月廿八日年六十遘疾卒配鄭氏同郡處士諱朝立之女淑慎儉勤事二姑能承君志呂孺人疾革引其手語曰吾無以報汝孝願生賢子孫其事汝若汝之爲年五十五以嘉靖辛丑四月十二日先卒子男二長挺然死無後次御史炳然女一嫁郡庠生毋愷孫男一居敬女三御史初以進士知新喻廉仁而有威政成封君如其官母鄭氏孺人及爲御史數月丁孺人憂服除不欲行君以大義強之乃出宣大自兵變以來卒驕不奉法其將吏倚爲奸私金穀出納至棼不可校

天子知御史才使與給事巴江李君奉　璽書以往至則盡披其隱伏罪小吏若干人歸而疏罷大吏又若干人按宗藩之與虜通者以置重典二鎮之士始知有　朝廷然而不聞一言譁於是

天子益奇之俾按畿內諸郡未幾君計至祖而號曰炳然不孝去吾父屬耳遽及於是何以生爲已而曰不可以不孝故使吾父之行不聞於世乃以給事梓潼何君狀請予曰炳然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吾父母於某地敢徵銘予故視學江西知御史也久不得辭銘曰

上古貴德厥多隱君末世急官苟利其身維君爲㲀抗志弗仕周典旣絀漢科亦廢遺餘厥後御史是膺煌煌國恩被于丘林刻碑墓前

天子有詔子仕而忠父隱以孝維野有賢邦家之光孰占少微視此銘章

明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恭肅周公墓誌銘

公周姓諱用字行之號白川蘇之吳江人也少以文有名弘治壬戌舉進士拜行人司行人正德初遷南京兵科給事中後九年改禮科給事中當是時士大

夫重內徙得輙動色以賀公獨曰南於我便乃復以爲南京兵科給事中

武皇帝好佛遣中貴人迎大寶法王於西番公上書諫甚力已又論倖進諸大臣及鎮守江西中貴人不法其身引而南其所論奏顧侃侃出北臺諫上久之遷廣東叅議督兵討賊之逋誅者凡戮九百餘人平寨十有八猶以前敢言功不得錄

今上卽位天下士有聲實者率起爲大官公於是得浙江副使未幾遭母憂服除改山東副使整飭臨淸兵備爲捕盜格若干條盡臨淸之境盜不敢入遂遷

福建按察使故事鎮守市舶中貴人日給食三山驛
費錢至若干公敕驛減十二且曰吾將以漸盡去之
踰年遷河南右布政使歲侵　詔發內帑以賑會汝
寧分守缺公輒自請攝事盡罷俗吏所爲具文苛法
全活甚衆事聞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
軍務捕斬劇賊若干人已而曰民之爲盜非得已也
夫事固有源不窒其源流終不可得塞徒多殺人父
子兄弟何爲移書屬邑薄賦稅平徭役緩軍餉之徵
行之期年盜果不復作　召還協理院事晉吏部右
侍郎轉左侍郎尚書有所薦引失宰相意而尚書故

與宰相比因諉過於公調南京刑部右侍郎公終不
自辯後兩人相繼罷去即拜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
史遷南京工部尚書工部市物於民吏受賕率先給
直而故緩其入黠賈者因據以爲利公令民有物得
自輸輸已授之直罔後弊頓革嘗修都城召匠與之
分地籍而藏諸官匠內自畏城以不速圮改刑部尚
書
九廟災上疏致其仕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公自吏侍
去國至是十年矣
上久而益明其賢用御史薦徵拜工部尚書總督河

道數月改督理漕運未至以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士
之干譽喜進者傳聞望見不待戒以絕明年當考察
京朝官公廉得其人賢不肖狀輒手書於籍又第其
高下丹鉛識別之其改定或至三四苟賢矣雖仇不
問苟不肖雖親有勢力必黜天下服其公又明年滿
九載加太子少保　賜寶鈔牽羊上尊其秋大宰唐
公罷
上若曰
孝宗時舊臣而賢者誰乎于時公廷推在第三　特
詔以爲吏部尚書自近歲來郎中於爲政專尚書至

不暇有所可否而侍郎遍相彈以噤不出語爲知體
郎中者其智與力困則盡以任吏於是銓部之政幾
由吏出公將有所舉措必謀諸侍郎兩侍郎莫不樂
爲公盡而郎中亦遂以簿書任其僚吏不得爲奸私
故公之典銓不嚴而肅公素強及爲吏部勞然以新
被命勇不自顧惜疾遽作會冬當大計羣吏之治奮
曰此重典也吾不可以病自懈晝夜取部使者所上
籍閱之又採輿議品騭其賢不肖去留之疾增劇丁
未春正月僅訖事以其月十九日卒距生成化丙申
九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二公性孝友而薄於嗜慾

歷官四十餘年恒不以家自隨人餽之物即果蔬見
之輒不懌故其卒也至無以市棺教諸子嚴予嘗侍
公其子國南竊語予寢食狀公目且瞑遽呼曰兒毋
及外事其不亂如此曾大父諱景芳大父諱瑄父諱
昻連兩世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
史母許封太孺人贈夫人配施封孺人先卒贈夫人
子男四長即國南以公廕為右軍都督府都事施出
次兆南太學生式南乾南縣學生俱側室姜出孫男
八京甸來甸賓士京甸縣學生其二尚幼孫女二長
適縣學生顧名義次許嫁張某公卒既踰月國南以

訃聞
上震悼贈太子太保謚恭肅賜祭四壇命有司治葬
事給驛舟歸其喪大臣之卹典於是乎備然而衆莫
不曰宜其年某月某日國南葬公澄源鄉西亢之原
先事請予銘墓予故與苑洛韓公西陂劉公以侍郎
樂為公盡者也故既為詩三章哭公又敘其事而為
之銘曰
維古大臣社稷是謀厥後為身與時沉浮公昔始官
擇衆所棄直聲凛然聞者震悸再仆而興以歷畏途
衆所逡巡獨奮以趨國有公議吾秉吾植國有奸良
吾黜吾陟始冬迄春早夜孜孜吾志必酬吾死徇之
身之弗圖矧其細者歸視于家蕭然貧也煢煢冢宰
貸錢市棺公身則儉公心孔安榮哀始終
天子有詔我銘著之來者是告

封潁州知州劉君墓誌銘

君劉姓諱時字尚忠別號介軒其先江西隆興人元
末有諱文信者以避亂徙家蜀之內江傳子至曾孫
連三世秘其才不仕
憲皇帝朝國家之文治彬彬然盛矣於是玄孫廷應
進士舉歷官南京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鶴慶知府

而封其父志寧為南京戶部主事母段為孺人君考
也君生成化壬辰六月十一日弱冠鶴慶當之郡署
侍段孺人未幾貴竹夷亂道梗不相聞君數從間道
往覲鶴慶母子恃以不憂恐鶴慶嘗買田山谷間磽
确不可耕君心手計指督僮僕甸之甚力及田成一
旦以讓其弟鄢藍盜夜犯君君負段孺人脫走又還
求鶴慶凡三遇賊竟得鶴慶以免故君自其少以孝
友稱嘉靖初君年踰五十矣以前鄉貢士通判揚州
當是時士大夫重進士選其以鄉貢得官者率猥自
沮棄由是途益輕君獨自奮取於民毫髮無所苟其

以臨政無問小大不爲應文逃責閲八月遭祖母喪
去揚州人相與訃曰言曰君其庶幾復來其後服除
果再爲揚州判揚之人大喜而君亦益自信治之加
勤踰年鄉人有爲御史督鹺於揚者既移疾矣猶時
操利權與賈人爲市君入以義責之御史面發赤流
汗不能堪君遽悟曰是將中我即其日致仕蓋距始
得官三年耳君父子既薄於財而君又不久官歸之
日其衣食僅給然未嘗以貧語人郡邑吏欲禮於其
廬輒避不受頋時喜施予凡嫁姑之女一人友人待
以娶者一人脫其友之子於奴一人平生與人語雖

至微賤若恐傷之里人盜其冢得固爲諱曰冢偶類
非盜也其德厚又如此嘉靖廿六年五月六日享年
七十二卒元配張氏贈宜人繼娶黃氏張宜人孝謹
而有禮生子男三養仕起家潁州知州封君如其官
今爲戶部員外郎以使事過家及視君殮養直舉進
士爲給事中嘗論邊事人服其識躓而復起今爲吏
部考功員外郎養民邑博士弟子女四壻曰黃健陳
鎬馬鍾周藩皆學于邑博士孫男十元亮元冲元和
元善元化元熙元素元朴元平元復女九考功與其
兄卜葬君於鶴慶之兆而奉張宜人祔吉卜日得其

年某月某甲子又吉遂以文選主事趙君狀來徵銘
予雅知考功兄弟且以君之賢而仕不達知其後必
大也爲銘曰
黝乎日章兮維德之光義以退身兮維行之方畜而
弗施兮以篤其慶龜則告之兮其藏孔臧

封南京吏部考功主事竹泉薛君墓誌銘

君諱卿字寅卿別號竹泉常之武進人其先奚仲爲
夏車正實始封薛春秋時以國見經其子孫因以爲
氏散處四方至極爲宋參知政事封毗陵郡公於是
武進之薛始顯參政再傳至孫文而

高皇帝定鼎金陵當是時國新建詘于財文遣子彥
泓盡以其貲佐經費
高皇帝謂賢詔給驛歸鄉里彥泓生祥伯自邑城從
居余巷是生瑞瑞二子鈁鉠同爲縣學生鈁娶無錫
秦氏生君爲次子而鉠死無後因以君後鉠君少好
書學于母舅贈太保畢牧秦先生且有聞矣然性疎
宕不喜事家人作業以故產日落壽亦廢學稍稍治
生養其母而以贏餘餽遺飲食四方之遊士士爭造
其廬君雖隱處其名聲乃出諸達官上嘉靖乙未子
應旂以會試第二人舉進士出知慈溪慕古循吏之

爲政日與其郡爭民所便不便郡不能容則上疏請
爲九江教授三年遷南京吏部考功王事封君如其
官踰年晉郎中會考察庶僚引繩操矩多所罷斥謗
語囂暴謫判建昌南臺諫合詞言
天子方用法守責羣臣不宜使考功以守職去吏部
以請召爲刑部員外郎前後十年間再仆再起而君
處之澹若一日刑部居官廉其於奉養雖既貴恒不
能給君顧自喜曰我教兒固如是歲丁未七月一日
刑部持母吳安人喪未終君繼卒享年七十七大
夫猶以爲君之壽未滿其德也君初娶史氏贈安人
凡生四男子其存者長曰應廷次即刑部又次邦臣
爲從父本立後繼娶吳安人生子一曰應嘉孫男四
近齊近曾近滕近鄒孫女四刑部卜以卒之歲十二
月十三日葬君韓村之新阡奉前太常少卿許君狀
請予銘墓予嘗病世教衰父兄之望其子弟自富貴
以外無有也乃於君三歎焉爲之銘曰
楩楠豫章非崇山不生吾以知君之子所由成雖然
所謂崇山者非楩楠豫章弗名吾又以知君之賢所
以能永於聞嗚呼誰其無父又誰無子我刻斯銘以
作世軌

世經堂集卷之十五

世經堂集卷之十六

墓誌銘二

湖廣左叅政龍津黃君墓誌銘

往予在延平所與遊者兩人君及諫議劒溪鄭君是
也鄭君爲人慷慨尚志節而君沖夷簡遠有翛然之
度兩人者其氣味不相類然皆與予好也其後予督
學江西鄭君卒今予幸登　朝而君以嘉靖丁未二
月七日年六十五卒自予去延平至於今十四年耳
而兩人者相繼淪沒夫兩人者予所冀以爲且復用
者也而皆已不可作予寧能無泫然哉君諱焯字子
昭龍津其號延平之南平人其世系具予所爲君考
貞孝先生表中君生三十年舉正德甲戌進士拜南
京禮部精膳主事滿三載封貞孝如其官母胡太安
人迎養之官邸己卯寧庶人叛諜言將犯金陵勢張
甚君入再拜言曰兒有官賊至當死大人其行矣於
是家人盡哭君終不色變辛巳遷儀制郎中貴人子
入太學後期繫治之如法嘉靖癸未遷知永州州人
惰不事耕作其親死輒破產飯僧及無以葬則舉而
委諸野尤恥貧賤苟貧賤矣女子雖已字舍之他適
苟貴富有氣力即往往奪人妻君至痛繩之以絕故

事有司用兵九溪諸蠻費皆自民出而郡有鹽引錢
奉給私使君悉斂貯之曰以是供軍儳後遂不敢有
盜鹽引錢者九疑相傳有舜塚爲置祀田設守者二
人作濂溪先生祠闢東山書院聚博士弟子教之又
廩孝子楊成章貢之州人以是知學庚寅遷湖廣左
叅政會其使病君攝事再踰月名聲出使上人咸望
君爲真而君素不能飾言貌以悅於世數曰吾幸有
親在得歸效一日之養足矣壬辰遂致其事葺觀物
園奉親讀書其間朋舊過從破崖岸與之接及有所
請屬輒拂衣而起盖予與君遊三年未嘗見君言之

及私也予是以敬君而徃來於觀物益習君亦不予
鄙遺其諸子前後受學焉今其手神面目猶宛然見
之而身則既卒且葬矣君平生喜爲詩文所著有尊
美堂政録五卷修來編　卷中庸讀法　卷貽光堂
集　卷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其山之原子男三
應春配鄧安人出應林應詔側室孫出皆庠生女二
長出鄧安人嫁庠生楊繼周次出側室張尚幼孫男
二期升期鼎女四君將卒顧言曰必請少湖子銘嗚
呼君固以予爲知已可託以不朽也夫銘曰
嗟嗟黄君遂葬此玉毀劍埋誰實使吾儕海内凡有

幾十四年間兩人死由今準後可知矣我諾銘君悲
曷已

明故大名府判鶴沙張公墓誌銘

公張姓諱　字　別號鶴沙其先自揚州冉徙華亭
之龜蚍里華亭於天下爲望邑故家大族徃徃而是
而張爲最著當成化弘治間張姓凡兩尚書公盖太
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贈太子太保謚莊
懿諱鎣之孫而淮府紀善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貞
孝先生諱璹之曾孫也初莊懿廕其子㬎入太學㬎
素高不樂仕　詔授福寧州判而以廕公正德庚辰

需次得都察院檢校遭母顧孺人憂服除改刑部公
既出名卿後其爲人又特儉朴被服飲食至與儒素
等由是大司寇靜菴胡公以爲賢其禮待過於世所
謂智能者久之遷刑部照磨　國家之制刑部都察
院實掌天下刑獄公居常寡言然聞有寃輒爲之白
一時諸君子率皆諒公多平反者乃其人固不知也
嘉靖乙未奉使廣之東西守土吏以故事致舟車費
盡却去之道遷大名通判黄河自開封溢而北決則
大名當其衝歲費修堤錢若干而有司率爲具文追
責至私其贏以自利公乃獨否部使者亟奏旌之居

三年
上狩於承天中貴人怙勢奴視諸吏公歎曰吾豈能
以升斗祿受挫辱爲先人羞中貴人怒誣以缺上供
事下御史公于時薄仕進不力辯遂　詔致其事乙
巳九月二十九日得疾卒壽六十八矣配朱氏尚書
蛾溪公女初尚書以通家子擇壻得公及公且娶而
莊懿父子皆巳卒因贅公於家公亦德尚書留事之
二十年晚始出而仕然其受於朱獨宅一區耳故人
以爲廉子男三朝封邑庠生朝桂國子生其尚幼女
四長適千戶顧朝次林政次爲階妻淑人又次適上

海學生董容大孫男六震伯府學生仲謙領應天丙
午鄉薦觀叔府學生季履其其皆習舉子業孫女一
許嫁工部員外郎范君子其曾孫男四重一重丕重
宣重文曾孫女一　葬以戊申某月某日墓在某處維
公仕雖不逹然其生爲善人爲循吏上克世其家而
下克啓其後人其可銘也巳銘曰
張氏厥初紀善發聞尚書拓之爰及公身公德長者
宜達而屯蓄其休祥以畀後昆紀善於張如木有根
公維其幹枝乃其孫維枝之榮維幹是因維根之沃
維幹實承嗟公之功其孰與倫我銘于幽以詔弗泯

貴州按察副使閭山馮公墓誌銘

閭山馮公諱某字某臨朐人也少孤育於叔祖母池
氏及爲諸生池卒爲持三年喪有司就辟之至再三
不赴其爲學喜誦習朱程之說反求之身心齊魯間
諸宿儒咸自謂不及正德戊辰舉進士出知華亭當
是時海內治安士大夫計無以自見則爭爲嚴急或
妄取故事更張之公獨恂恂以廉平爲行其有所爲
必視民便不便不苟異同邑嘗大水取其逋均之上
田大吏不悅誣公加賦民交走言狀事竟白猶改知
蕭縣蕭故豐碭之區俗獷悍尚豪俠又新被兵公厚

撫之其強者得不去爲盜賊弱者以不饑死遷晉州
知州黄河自城北徙而南北地日瘠而賦乃視南高
公更其額民大悅遷南京戶部員外郎督儲中都留
守中貴人素驕公不爲下中貴人怒陰伺公踰年無
所得乃巳稍遷郎中久之遷平凉知府以赴官後期
改知石阡凱播酋相攻擊爲正疆界計所殺傷償之
如其俗即其日不復爲亂遷貴州按察副使飭兵威
清土酋龍里死其兄侵之里妻率其衆據險以禦兵
各數萬人遠近震恐公單車往諭皆散去嘗視司篆
孰苗犯程番議者奮欲用師公徐曰無以爲也遣斷

事其撫之遂定在威清三年忠信惠愛孚於其人然公於財廉無書問以遺貴近又不能飾詞貌爲媚說故當塗之士乃鮮知公者嘉靖甲午被論致其事公聞怡然曰吾仕宦三十年數脫奇禍今得老牖下足矣居家不一問生產厚薄與鄉人處和以介召之飲輒往往輒爲盡醉或以私請則辭性喜爲詩晚與諸名士結詩社其所倡和傳於人多至數百首乙巳六月廿四日年六十七卒公之先居臨朐 明興曾大父某以選戍廣寧至公始復故以其年十一月一日葬臨朐洋溪之側大父某父某贈奉直大夫南京戶

部員外郎母李氏贈宜人配宜人伏子男五惟健戊子舉人惟重進士官行人卒惟敏丁酉舉人惟訥進士今爲松江府同知惟直縣學生女三長適廣寧傳偉衛學生次適濟陽黃有次適益都朱泗孫男五子益縣學生次子臨子履熊孫又次幼孫女三長適益都石繼芳縣學生其二亦幼公既葬而郡丞君與其伯兄以侍御齊君狀來徵銘予固華亭人自爲兒時已父老往往爲予言公之政乃今得侍御狀益詳爲之銘曰

古仕爲人悶悶爾厥後徇名乃爲己以民易官公獨恥抱貞致一百政理三遷遠徼再左徙吾道非耶世莫以桐鄉南陽史所美公沒猶存刻有子

明故大中大夫太僕寺卿石溪毛公墓誌銘

公諱渠字公澤別號石溪東萊掖人也父紀以成化丙午山東鄉試第一人舉丁未進士累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簡母官氏封一品夫人大父敏杭州府學教授曾大父福英皆以文簡公貴贈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文簡生丈夫子六而公行第四其始就傅文簡則既顯矣然其往來師友之間徒步布衣

不異寒素識者奇之嘉靖乙酉與仲兄戶部員外郎暨同舉于鄉公名復第一明年舉進士改庶吉士而文簡在內閣士大夫家言文獻之盛必以毛爲稱會時宰有不樂諸吉士者例補外公於是得工部營繕主事戊子丁官夫人憂辛卯復除虞衡主事未幾改禮部儀制主事

天子加恩典禮之臣 賜太學衍義欽天記頌祖德詩各一帙癸巳遷精膳員外郎以 詔恩進階奉直大夫封其配劉爲宜人甲午遷祠祭郎中當是時

天子方建

九廟及大內諸宮其儀文規度多出公晝巳又奉
皇太后祇謁
陵園有司以無故事相視駭愕公徐取古今諸禮参
酌損益草其儀以上　詔盡從之　莊肅皇后崩或
謂宜殺其禮公獨請如制賴
天子明聖議以不奪皇史宬訖工　詔加俸一等
九廟成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尋以上　兩宮尊
號　賜綵幣巳亥改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謄黃辛丑
遷太僕寺卿公生而習爲文章其所歷官又皆不以
錢穀刑名爲職業及在太僕諸所釐革乃有老吏不

能逮者故人謂公通才甲辰滿三載廕子延清爲國
子生其秋省文簡於家踰年遂遭文簡喪初宮夫人
卒公實以歸省得盡其誠信於送死之事及是復然
人咸歎息以爲孝感而公則以哀毀致疾終喪甫閱
月遂不起丁未十月朔也年五十一耳公爲人坦易
弘博與人處委曲有情味至待昆弟宗族恩禮尤厚
往予入翰林幸及事文簡其後爲祭酒而公子卿進
士延魁復來卒業因獲與公遊長軀方面望之偉然
竊以爲如公者其文章器量姑不論即其狀貌固世
所謂福人也乃其位與壽僅止此予實惑焉然予觀

自古名臣之後克自樹立不辱其先者寡矣有能以
文章取科第與天下士爭長者百人而一也能取科
第者寡矣其有至於卿大夫者千萬人而一也公以
宰相子繼登朝著官爲卿階爲大中大夫秩爲三品
趾美前人垂廕後來壽雖不遐其亦可無憾矣公卒
之明年延魁匍匐入京師疏乞祭葬
天子念公世臣且所以用之者未竟也　特詔如所
請　年　月　日遂以　恩命葬公城西祿山之新
阡而請予銘墓予不得辭公生五子延魁最長次延
厚府學生出後戶部君次延清延祀延太女二人俱

未嫁所著有石溪子稿若干卷銘曰
崇山巨川珎異所生賢者之後宜公宜卿猗昔毛公
授詩漢代迢迢千載聖經是賴施于少保德音不瑕
贊襄密勿功在邦家天相厥胤公用繼起重朱累金
以佐
天子生有榮遇沒有殊恩其流之餘又被厥孫福則
自求善靡不報我銘于幽百世有耀

贈監察御史南溟馮先生墓誌銘

馮先生諱某字某學者稱爲獨齋先生後又稱南溟
先生黃之蘄州人也蘄故多巨族而馮氏尤以文學

世相傳有名聲先生曾祖銘父翱皆嘗貢于有司然
其仕不幸不至通顯銘爲京衛經歷翱終兖州推官
推官父渶以經歷之不遇過自懲不仕以卒然馮氏
雖不仕乃蘄之人言高衡德門必以馮爲首稱意其
後必大先生少而能文章督學使者前後十數輩至
輒取所爲文置首選而先生行又甚修數曰君子之
學要無媿乎其獨其施於人事依於厚至其自守凛
如也其赴人之急若已與有至其平居未嘗有疾言
遽色也于是時先生雖在庠序其賢聞四方人則謂
馮氏當遂振矣而先生十試於鄉竟不遇復繼其父

以貢入太學祭酒甘泉湛公司業琴溪陳公得其文
奇之已又廉知其人益奇之陳公館先生於家使教
子若壻而先生賢亦益聞六館之士踵先生門思得
聞緒論接容色幸有所警發者屢相接也未幾汪選
歸踰年喪其父方父病時先生終夕侍湯藥而天甚
暑其室又迫隘父力遣之先生卽戶外露處閱月由
是得濕疾比父没先生哭又甚哀疾增劇嘉靖辛卯
六月十六日父喪甫小祥而卒遺言以素服歛距生
成化丁酉九月二十三日得壽五十五蘄之人相與
諡曰天之道固不可信乎後五年乙未子天馭舉進

士授大理評事陞御史贈先生如其官再奉　命董
南畿學政遷大理丞諸所與友盡海內名士而士之
出其門者亦咸知重行檢薄利祿自别爲午山弟子
午山者大理號也於是人爭言曰馮氏之厚積而遲
發如此予故與大理遊聞而歎焉今年大理以中丞
賈公狀請予銘墓予既得論次其事則又歎曰嗟乎
人之與善豈非其性然哉有不善人於此其於彼非
有損也然而聞其用則以爲憂附其敗則以爲喜有
善人於此其於彼未必有益也然而咨嗟於其不遇
而幸其後之昌者至於久而猶然蓋予所見聞若是

者多也而先生尤著自修者其殆可以勸夫爲再拜
而銘之先生子二人長卽大理次國子生天駿女三
其三蚤喪存者適生員張儒葬以卒之歲十二月一
日墓在安陽山之隅銘曰
茲維先生之宫耶其詘於躬者既賴子以顯融其垂
於後者又待予以無窮耶嗚呼先生塞耶通耶彼暫
焉者果足以介於中耶

潛夫張先生墓誌銘

萬安之横塘有處士張姓諱其字其少治舉子業既
有聞矣忽自棄去獨用所讀書爲詩語皆清淡簡遠

人傳爲法相與稱潛夫先生云先生上世蓋楚之湘
潭人有爲吉州路總管者始家廬陵之西街而震發
灝發兄弟當宋之南相繼以省元薦蔚爲望族元時
有號雲樵居士者自廬陵徙萬安之西溧後乃徙橫
塘數傳至　國朝生器重器重生博菴博菴娶於蕭
凡生五男子而先生行第四最愛於其母年七八毋
猶抱持之及遣就外傅卽其日橐書去無悲戀不能
舍之色父老以是知其不凡弱冠讀歸去來辭慨然
慕古隱君之節視世所謂科第者既以爲不足爲而
其二切靡麗可喜之事尤不以屑意自賓祭外蔬食

布衣怡如也先生性又輕於財歲侵諸積穀者爭爲
貴出而先生獨貸或貧不能償輒焚其券鄉人有屢
貸不能償者當先生貸時慙不敢往先生召與之粟
其人竟不能償亦竟不問張氏自雲樵而後子孫日
蕃至不能相識先生首以錢若干千倡於族爲合食
之堂既又修橫塘譜若干卷譜成告於祖遂以其族
宴而爲之約曰毋陵幼毋傲長富毋驕以嗇施貧毋
惰而不立於是族人翕然興於禮義而四方之士時
先生之合食奔走來觀亦罔不感動者邑大夫賢先
生每舉鄉飲必虛賓席奉書幣再三以請然先生素

高不樂與縉紳接卒不赴或褒以冠服終其身未嘗
服也先生嘗構別業龍山之陽意甚樂之會寇至燬
退營居於橫塘其鄰不戒於火又燬人咸以弔乃先
生吟笑如平時嗚呼先生之度如此宜其於勢與利
漠然無所動也夫先生生景泰壬申八月十一日卒
嘉靖甲辰正月十三日享年九十三初娶郭氏繼劉
氏生子各二人士新士仰士優士佳仰爲　益府典
膳優以子貴封監察御史女各一人壻曰蕭遠　益
府引禮劉巽孫男十二人敷譽徽徽遂遴雨霆霄霑
霽璽雨舉進士出知淸豐擢雲南道監察御史譽及

霆以下皆邑庠生女五人嫁邑人某某邑庠生劉宗
武郭相桓曾孫男十四人文鎬宸賓寅瑚鋭錄鉉恭
樂棨棻其某文鎬邑庠生女十二人一嫁鄉進士曾
棟一許嫁宗伯南野歐公孫某又一許嫁蕭某又一
許嫁司寇淺齋郭公子某餘俱幼先生既卒之四年
戊申　月　日御史君以貴州之節便道葬先生于
之原予習與御史君遊而重其才與志故銘
先生者予也銘曰
昔漢王符好學有聲不仕著書潛夫是名於維先生
抗志高蹈作詩自娛潛夫是號千載之間凡兩潛夫

其世則異其人不殊孰傳先生請附於符先生其俞

封兵部尚書梅齋翁公墓誌銘

嘉靖己酉秋八月某日封兵部尚書梅齋翁公以疾卒于家再越月訃聞于是時公子東涯司馬新自北邊歸本兵屬天下重望而公又自以行義著南海之上故薦紳大夫人人爲悲哀之公之先蓋莆田人有秀峯隱士雄者來居揭陽之鮀江今遂爲鮀江人秀峯四傳至義叟奕世積德而義叟尤嗜書好古顓顓守善爲邑聞人則公考也公諱某字某梅齋其號幼閎朗翹然思亢宗折節就學且成矣屬連遭大喪弗

果卒業獨時時以所學教授鄉里及司馬生而茂異公喜曰酬吾志者其在茲耶即膝前爲道古經義司馬了了迎解則益爲譚說遠大與世俗之所以不足慕者他日客或過公言顯貴人田宅財利公目司馬厲聲曰是詎足言耶夫士誦法聖賢見用當世宜表表有所樹立即事華侈詫閭巷已耳則壟商市賈也客爲竦然已司馬歷官歸俸于公盡以置義田供祭祀卹宗黨又贖地爲亭朔望率父老讀鄉約其中州里之爭多就公質成者得片言輒驩然解去歲嘗大歉有司議賑卹請公主其事公既賢又益以己貲全活甚衆明年復歉穀價踊甚公發私粟賤糶之邑中富家亦各發其粟價遂平司馬爲中丞分陝使人迎公公入關今有懷百金爲壽者公從容言曰今賢吾子當自知毋庸以是自溷也不受竟亦不以語司馬公固雅飭自好又容止楚楚傾道上所過士大夫爭慕望之因知司馬之賢爲有自云公以司馬貴封而父義叟亦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母楊氏累贈夫人公於是大喜曰吾子果酬吾志配許氏繼配楊氏俱累贈夫人又繼黃氏男四長即司馬名萬達許出次七品散官萬紀楊出次太學生萬程黃出次萬逵

側室鄭氏出女五人長適鱷浦李某次適邑庠生鮀浦陳某次適某次適某其一尚幼孫男三思俊思佐思偉女七俱未笄公生成化甲午某月某日卒其卒享年七十有六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司馬葬公于某山之原以中丞似菴郭公狀來請銘爲序而銘之銘曰

祝融之墟厥有逸民不出戶庭而聲孔振歛厥贍餘以昌後人嗚呼古有荀陳委祉自身我儀圖之非公其孰與倫

贈戶部尚書南峯夏翁暨配郭夫人墓誌銘

嘉靖己酉秋今太宰松泉夏公以司徒之績上 詔
段贈厥考贈方伯南峯翁爲戶部尚書母郭爲夫人
泣而言曰惟我考妣積德累行以大庇于我後之人
惟
聖天子寵褒小臣以上及其所自出則既茂以加矣
而墓之石未刻其何以示永久乃以翰林檢討毛君
狀請予誌而銘之按狀翁諱彥策字士言其先世居
英山五代祖顯一元末避兵徙蜀之巴縣生子若隆
孫朝佐再還於涪遂爲涪州人朝佐生輔輔生友綸
娶于李生子彥肅繼娶熊氏生翁翁幼讀書已嶄然

見頭角忽自念曰夫學者以學爲人子爲人弟也今
吾有親在菽水之奉可獨以累吾兄遂棄去力耕爲
養視聲華利達澹如也後熊夫人卒事繼母羅氏高
氏咸如夫人與彥肅同爨若干年以淑監別築室江
之南盡舉先所遺田宅以讓友愛篤至白首無間言
涪之人曰翁眞能爲人子爲人弟者太宰公之生翁
年三十餘矣然未嘗一日以愛廢教太宰遂以弱冠
領鄉薦繼登正德戊辰進士拜戶部主事于是時閹
人瑾專太宰於仕弗樂也翁曰自古有奸人竊政柄
而能久者乎未幾瑾果敗太宰自戶部改考功主事

忤時宰出爲兩淮運判翁手書律己馭吏愛民平賦
十餘事以戒太宰益奮勵政有異聲移守通州擢貴
州僉事提學位駸駸起翁顧愈挹損非公事不至城
府郡守貳或飾輿馬往迓時一會會已即歸不爲私
干教諸子若孫必以禮讓涪之人又言曰翁固能爲
人父爲人兄者性簡默至與人接則油然無忤又喜
紓人急凡稱貸而貧者往往不責償其或以怨仇相
構得翁數語輒解去蓋所孚於人者素云翁生景泰
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卒於嘉靖九年九月十六日享
年七十九元配郭夫人同邑處士諱其之女端雅淑

靜善事其舅姑翁之初徙能自勤苦以裕其業太宰
公始知學佐翁教之方正婉曲得母道甚接遇尊卑
行輩咸有儀法然其要務在以慈故雖僕使終其身
不一見慍怒之色先翁五年卒壽七十五繼夫人胡
氏翁子三人長即太宰邦謨次邦功次太學生邦問
女二人壻曰丁善林藻孫男十人棐樟太宰出棐以
廕補太學生果榘檠条案架俱邦功出琹邦問出孫
女四人曾孫　人長潢郡弟子員餘尚幼太宰既
以嘉靖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合葬翁夫人於宅東園
之岡至是始徵銘志實有待予重翁夫婦賢又重太

宰公念其親不遺其君可謂忠孝是爲銘其詞曰
凡士用世不必其躬或代爲之功與己同矧翁夫人
太宰自出施于邦家孰非爾極
天子報功赫赫龍章太宰拜受曰予敢忘忘君非臣
忘親非子爰刻茲石以識厥始維
天子聖仁維太宰忠孝禮卿作銘予臣是詔豈惟潛
德之耀

明故興濟知縣劉君暨配王孺人墓誌銘

往年予如京師道出興濟其父老爲予言嘗建昌侯
時有張忱者怙勢恣睢令莫敢何問獨扶溝劉君拒

不與相接嘗以私請君裂其書擲之督治益急忱怒
思中君使其黨日夜伺君短長竟三年不得毫毛過
會君以母憂去忱勢復張興濟之民日苦張氏虐泣
相語曰劉君庶幾其復來予聞賢君獨以不得其字
名爲憾後十年考功副郎劉子體乾以殿讀安陽郭
君狀請予銘其祖考若妣之墓於是知所謂劉君者
體乾祖也然以君之賢其官亦竟止興濟予嘅吁悲
之而又幸君之有子孫以爲爲善者猶得恃以無恐
然則予於銘君固不得辭按狀君諱瑞字邦器其先
元處士伯亮生子原弼　明興原弼以貢仕爲刑部

主事生子讓讓生淵淵生憲君於憲爲次子補邑庠
弟子員亦以貢起拜浙江常山丞常山民富以喜訟
君於民能一無所取其縉紳或携金壺試君君爲指
天以誓名乃益彰而其民用是不畏令而畏丞督賦
租捕有罪清理冤獄凡所欲爲無不如志者君又能
兵王浩八寇常山數與戰有功寇平遂令興濟其抗
忱說者謂與戰浩八用力等故得不敗君性直諒少
時鄉人有貴而驕者君絕不與遊乃所往來必慷慨
有氣節士人以是夙知君之不凡君生成化丙戌十
二月十六日卒正德己卯十月十六日年僅五十四

娶寧陽王氏居家善事姑在官能以節儉成君之清
白生成化丁亥二月六日卒嘉靖己酉三月二十四
日年八十三歲子男五東歲貢生柔果訓科東昌平
知州女三嫁謝資張琬庠生李文焜孫男十五自修
選貢生自強嘉靖甲辰進士體乾名也自得自任俱
庠生自秀自存自樂自養自充自勵自警自觀自順
喜兒重喜孫女六曾孫男四繩武庠生成兒連兒大
武曾孫女七東與諸弟卜以庚戌　月　日合葬
君夫婦於邑南　村先人兆次而體乾嘗卒業國
子予爲師故以銘請銘曰

吁嗟乎今之人孰位卑而名永存孰詘于躬而昌其子孫吾以是慰君夫婦於九原且俾來者式于茲墳

尚寶司司丞致仕洛原白君墓誌銘

洛原白君既卒踰月其子祠祭主事啓常奉吳太史澤峯狀請予爲銘啓常娶於華亭而官於禮部且曰尚寶君之治命也予不得辭按狀君諱悅字貞夫別號洛原系出秦大夫乙丙宋末有諱季昇者由洛陽徙晉陵　國朝省晉陵入武進故白氏爲武進人季昇若干傳至均禮均禮生思恭思恭生大治縣教諭珂兪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珂生刑部尚書贈特進太保謚康敏諱昻康敏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諱圻君於康敏爲孫於中丞爲冢子生三年而康敏致政歸數指謂中丞曰繼我與汝者是兒也及成童中丞進從先正陽明王先生學先生字之而贈以文所以器許之者甚厚正德丙子君既冠矣補邑庠弟子員應應天府鄉試不舉會中丞卒以蔭改國子生而北學于今光祿芹山陳公嘉靖壬午遂舉順天府鄉試上疏請以弟怡補蔭其後怡累官至雲南廣西府知府壬辰舉進士授戶部陝西司主事改禮部主客司歷陞員外郎郎中轉儀制司己亥冊立　東宮禮成　賜白金若干兩羅衣一襲　上之南巡君以儀制充扈從尋改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不得從繼君爲儀制者不奉　命不敢從法當奏請代君坐不奏請代出爲永平府通判踰年陞南京後軍都督府經歷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乙巳復調外丁未通判河間府戊申陞戶部主事己酉改尚寶司司丞其秋啓常舉應天府鄉試明年舉進士人謂君連不得志於仕宦其末路當大亨亨且自今始而公遽遘疾辛亥三月陞江西按察司僉事病未能詣　闕謝會被論　詔仍以尚寶致其仕顧謂啓常曰吾食祿二十年碌碌無補茲得奉骸骨以歸於吾願足矣急命治行而病已劇四月二十日竟卒距生弘治戊午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四君能爲古文歌詩行草小楷皆有法意興所到濡筆引紙往往屈其坐人故毎見謂浮薄性又喜賓客延訪結納朝夕不暇而時名公鉅卿之好士者亦喜與君遊故又見謂奔競及既病日閉門與客絕間有訪君榻前者君輒與論時務亹亹不置故又見謂矯抗其仕宦以是不達然君之心固未嘗一日不志於爲善也士生於世其仕止毀譽信有幸不幸哉配鄒氏累

贈宜人繼楊氏累封宜人子五長節啓常次啓京府庠生次啓詹啓吳啓河女五長適宜興褚偉次適溧陽楊繼璋俱監生次受姑蘇皇甫楙聘又次受太倉陸端復聘其一幼孫男二紹先紹元孫女一葬以卒之歲八月某日墓在芳茂山銘曰

予觀乎古之人其爲善也要無愧於其心故不計乎毀譽之紛紛其爲文也不苟求知於今故汲汲焉沒其身而力益勤芳茂之原青山白雲苟心之不瑕而後之有聞彼目前者奈何乎君

封宜人王母李氏墓誌銘

嘉靖庚戌六月十九日鄉寧王子喪其母李宜人將以其月某日祔於厥考薊州公之墓走使三千里請予爲銘初王子與海鹽鄭子武進唐子及予三人者友也王子長身廣顙昂昂如野鶴而其志行峻介嚴潔不可以不義動予三人者恒相與推服之其後爲文選郎善善惡惡直行無所顧禍且旦夕作而宜人適就養官邸諸爲王子謀者度不能奪則懼之曰將若宜人何王子笑曰茲固吾母之所教也吾昔舉進士司刑蘇州吾母教之曰毋黷貨毋殉名毋謀爾之身而戕民之生吾實拜受焉及晉銓司吾母又教之

曰毋阿世毋蔽賢毋舍爾之學以辱其先吾又實拜受焉今吾母方日夜咎吾教之弗克率而豈忻戚於世之所慕畏也未幾王子果被逐布衣徒步奉宜人歸而耕釣河汾之間宜人食麤茹淡其色充然若祿於朝者當是時唐子已落職踰年鄭子亦貶而予獨幸存既竊以爲媿又念王子得竭力以事其母而先淑人不逮於養未嘗不泫然悲也今年春聞宜人卒方以書報鄭子於南寺報唐子於家謀爲文以弔而王子以銘屬義不得辭宜人聞喜人父曰文綸仕爲豐潤丞擇壻得薊州公遂以歸王氏凡生三子長培齡次與齡次喬齡與齡者與其兄同舉嘉靖己丑進士而予與王三人友者也喬齡縣學生女三孫二長整縣學生次較宜人事父事姑以孝聞薊州公謁選都下而姑卒其治喪事哀以有禮事薊州公於官前後十五年更三劇地門以內事一不以累公而其成仲子之節尤炳炳著白予是以銘其辭曰

華之津利之塗棄而歸覗若無汾之稼河之魚食而甘老不渝嗟宜人女丈夫彼懦頑空眉鬚刻銘文示後楨

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志梅林君墓誌銘

君諱鵠字九霄別號志梅陸姓其曰林者從其外氏
也始君考馨翁娶於林凡生三子君最幼甫三月而
孤母舅槎軒君屬其子浩子之其後槎軒父子相繼
卒陸亦中落兩家之孤寡與其婚嫁喪葬之事皆仰
給於君於是時君以孝義有聲於鄉著甚及君益長
喜讀書能誦說古今言鏗鏗可聽又喜施與罄所有
無吝色故君雖自處峻乃鄉之人莫敢望焉嘉靖辛
丑子樹聲會試禮部第一遂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翰
林編修封君如其官吳之俗縉紳父兄子弟往往藉
聲勢廣交接君獨不入城府郡大夫有終三年未及

識君者編修既仕則欲復其姓數踶以請君流涕曰
汝他日自爲之吾不忍也編修重違君志不果今年
春將舉翰林之有文行者授 二王經予與大學士
李公首以編修薦疏且上而編修得君書心動卽乞
歸省予益賢之比至則君已卒君故有篋常置案間
疾革指而言曰吾所存惟是編修泣發之獨遺言一
紙諄諄欲其子孫仕者爲良臣居者爲良民而已嗟
乎人死乃見眞性若君者其平生爲善豈有所矯飾
耶君世居華亭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字某鄉人
稱之曰馨翁配沈氏先卒贈孺人子男三長樹芳次
卽編修次樹德鄉進士女二一嫁奚日新張紹孫男三
鏊國子生埜庠生元壽女六曾孫男二女四君生以
弘治庚戌三月十八日卒以嘉靖壬子四月六日享
年六十三卒之歲 月 日編修與其兄弟葬君封
澳塘之原與沈孺人同壙而以學憲莫君狀來徵銘
銘曰
不知其生觀其死不知其身觀其子盖古之論人而
吾之所以三歎而銘君者以此

北貉范君暨配顧孺人墓誌銘

范文正公有十五世孫曰啓曄字景輝少學書以孤

貧弗克竟自蘇來賈華亭之泗涇于是時泗之賈人
以百數獨君被服言動儼然儒者泗之人咸愛敬君
君亦盡交其豪傑因家泗上而迎母沈孺人以居後
二十年君益有田宅又有子若孫子又已貴而君非
望陽山涕泣言曰吾先人之所廬也自號北貉以見
志歲數過蘇掃墓其春秋會祀文正祠下未嘗後期
日及配顧孺人卒謀葬事謂其子曰吾當從先人於
蘇卜地得吳之清流山遂以孺人葬君既不忘其初
性又喜施予見族之貧者輒厚贈遺之其孤者載與
歸衣食之族人交賢君請主祠祀於是君聲聞兩郡

間嘉靖辛丑子惟一舉進士知鈞州遞請君就養君
喜曰先文正監簿忠宣諸塋在洛中吾儻得灑掃其
下於吾願畏足至則走洛展墓留書戒惟一以潔己
勤民無忝先世策其馬徑歸兩郡之縉紳由此益賢
君而惟一亦奉君教以廉能著名績今累遷廣東按
察僉事君曾祖諱元瑛祖諱從江考諱汝信自元瑛
以上世居長洲支硎山至汝信贅陽山之沈氏生君
四年而卒故君念陽山不置君卒於嘉靖辛亥正月
十六日距生成化辛丑四月十三日享年七十一配
顧孺人性孝君每祭祀泣孺人亦輒泣沈孺人始來

華亭意頗不樂孺人孝養曲至久之顧益懽君育族
之孤娶率常數人孺人課紡績佐其費無倦色年四
十七以嘉靖辛卯十二月十四日先君卒子男三長
即惟一次惟立次惟丕領丙午南畿鄉薦女四適朱
祀陸有椿趙璠國子生馮文孫男二允升允謙女一
予雅重君父子意其女必賢也聘為吾兒琨婦僉憲
將以壬子四月二十七日啓顧孺人壙葬君而請予
銘予不得辭銘曰
家于松葬于蘇子從父妻從夫其藏孔安神則愉慶
澤以衍吉永孚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
諡文襄唐公墓誌銘

嘉靖丙午夏六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唐公病弗能
朝三上疏乞致仕
上方倚公重以爲忘國奪其官放歸七月十九日公
輿出都門三十里卒于旅舍有司莫敢以聞後三年
樵翀觀山祖塋之側其明年子汝楫舉進士第一授
翰林修撰又二年具疏明公不敢爲欺狀　詔復公
官　賜祭葬贈少保諡文襄於是士大夫相與戴
上之仁明而幸公之有子且以識天道之存焉明年

秋修撰將改葬公遂以狀請予爲銘納公之墓禮也
按狀公諱龍字虞佐別號漁石系出堯之冑唐侯歷
戰國秦漢晉隋仕者不絕而莒宋兩公前後開國於
唐尤號貴盛唐末莒國裔孫仁恭避地餘杭後再徙
蘭溪世以武功顯宋末始復業儒　明興公祖贈尚
書思州公與其子贈尚書篁嶼公皆以文行爲鄉閭
所推篁嶼公娶于鄭是生公公之在娠鄭夫人夢獅
居門而向日及生日光正射蓐其貌儼然獅也人相
與異而傳之稍長受業楓山章文懿公爲高第弟子
弘治辛酉領鄉薦正德戊辰舉進士知郯城郯于時

荒甚公使民得貸粟於官而薄其息禁豪猾毋多賦
却羨餘之賂吏者以佐轉輸民用不困大盜起燕齊
間流劫至鄭公督兵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合其
黨大至公發碗口長柄諸砲斃其驍銳六十餘人賊
乃遁以功陞俸二等丁箕嶼公憂服除拜監察御史
出按雲南上疏乞戒巡遊黜貴倖又數以法抗嬖臣
人爲公恐公笑曰吾職固然己卯寧庶人誅江西新
免於兵而歲荐饑公以選往按賑災䘏貧疏連十餘
上西人以安嘉靖丙戌自陝西提學副使遷按察使
驛作徒數十人歲暮餓而逋有司嘗以越獄公悉縱

歸使自齎牒投郡縣輸雇直以免衆感泣輸無後期
民有誣其弟盜者獄既具公佯執其妻訊之曰汝夫
與弟同盜法不得以先自言幸活妻懼以情告誣遂
白丁亥徵拜太僕卿尋擢僉都御史總督漕運條凡
兵民所不便大者奏聞小者立罷興利布惠若已與
有及召爲副都御史民爭繪像祀焉擢吏部右侍郎
轉左侍郎壬辰關中饑　詔發帑金以賑而虜酋吉
囊數寇邊
天子爲之旰食遷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
軍務兼理賑濟公馳入關奏平糶節用等十事民稍

全活者二十餘萬人已乃簡戎伍飭器械明賞罰任
梁震王効劉文諸名將以師三萬耀武陰山虜大驚
北徙六百里明年虜犯鎮遠公督震効擊之斬首百
四十級甲午春虜犯延綏時震方援大同公趣震還
而檄叅將任傑以兵出虜後合擊俘獲五十餘人其
夏敗虜於響水斬首七十餘級秋吉囊自將十萬衆
犯安會公使文迎敵而伏兵其旁戰既合伏兵起乘
之虜大敗遁歸至興武効邀擊敗之至乾溝鎮追擊
又敗之凡斬首四百五十有奇奪夷器無算兵部上
公功　詔賜金幣廕一子爲國子生丙申改刑部尚

書初大同卒叛都御史東平劉公帥師討之將盡誅
其黨卒懼爲飛語中劉公徵下獄公言大同凡三亂
輒戕其帥不一正法無以令天下而論者專務姑息
以冀苟安今罪源清邊人益得窺　朝指矣劉公於
是得釋劉東山與其徒乘時爲奸利至構閒　兩宮
株連貴近吏坐獄不窮竟去者數十人公獨以抵法
無所慊
九廟成公條大禮大獄諸名臣以請得赦歸者二十
餘人當是時公風采聞天下而權貴多不悅戊戌夏
乞終養鄭夫人　詔報可公既去名聲益彰臺諫薦

者章三十餘上甲辰秋　召爲南京刑部尚書以毋
辭不允改南京吏部尚書會有邊警改兵部尚書鄭
夫人諭公曰茲所謂金革之事非汝將毋時也吾偕
汝行矣乙巳春奉夫人入都公故習邊事以爲虜去
來若風雨而我收保恒後時故多亡失檄諸邊修城
堡遠斥堠虜至持滿待之其秋虜果不得入自頃年
來吏喜以文法繩邊將其跅弛雄傑之才往往獲罪
而柔佞乃幸全公請有諸在繫者使立功以贖廢錮
者量其才用之士聞咸奮
太廟成加太子太保冬十一月太宰缺廷推首屬公

上方重兵事傾銓衡非公不可疏留中一日竟改吏
部公爲政兼論資望殊勞異能疏遠必拔而中才不
得越次以進其有所用舍聚僚屬共謀之衆議合然
後署疏以請嘗舉廢棄四十人皆時譽也雖不果用
正論爲伸夏四月公病足又數與執政議不合於是
毅然求去馴至奪職以卒縉紳悲之公性坦易與人
處披露肝膈而其意氣激昂慷慨見者盡傾尤好獎
拔後進士多賴以知名今中丞平凉趙公其一也素
善屬文當其得意時長篇短章操觚立就莫不婉麗
暢達或戲爲奇深文難字至不可讀然終不詭於理

所著易經大旨若干卷漁石集若干卷雲南江西督
府總督奏議各若干卷傳於世公生成化丁酉六月
二日享年七十配徐繼劉俱一品夫人子男七長汝
器國子生次修撰次汝舟舉人次汝梅汝渭汝澧皆
邑庠生最少汝淮女一適監生朱朝尹孫男十二廷
俊廷佐皆官生廷佑廷儀廷仕廷傅廷儲廷偉廷修
廷僖廷侍廷僎女三公既以文武才有盛名而予嘗
偕宛洛韓公以吏部侍郎與公同事修撰及其兄弟
又多出予門者故爲銘銘曰
惟士於才古難其兼孰文且武爲時具瞻偉哉唐公

魁顏鉅鼻學恥一長高步遠視揮毫藝苑捷若雲飛
聚爲犀玉散爲珠璣運謀戎幄奇若神扣陰陽翕張
風霆震盪出總制閫入長卿垣英髦宿將藹其在門
始殞于途縉紳胥悼　聖聽繼回卹典有耀贈官少
保三孤之崇易名文襄焯賢象功吁嗟公身歿受多
祉惟　皇仁明惟公有子世美必濟　主恩必酬公
多子孫尚慎厥修

明故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簣齋陸
公墓誌銘

昔在甲辰湖南饑中丞陸公珈時守岳州盡發倉庾

之儲歲省視其民月一賑之凡活數十萬人御史以
聞吏部言于
上曰古者守令能舉其職則有增秩賜金仰惟
皇上愛養元元德意甚厚而有司恬偷鮮或以佐民
爲急今臣琊獨克奉　明詔多所全活宜有顯擢以
勸來者　詔報可徵拜公太僕少卿加御史俸一等
於是天下益曉然知
上意所向爭以治行自見而其後激勸之典曠焉莫
行吏得有所藉口復怠以肆論政者惜焉公舉嘉靖
丙戌進士其始讀書則恥爲章句嘗曰人心與事物

不相離舍事物而徒求諸心者禪學也逐事物而不
求諸心者俗學也至其自檢尤篤行誼重氣節教絫
以古人爲期故其歷官於職事必竭其力而凡厨傳
書疏問候起居繁文縟節世所藉以利其身圖者一
切以爲不足務其爲南京刑部主事嘗有所平反與
大理丞議不合白尚書具疏以請　詔竟從公遷員
外郎郎中丁父憂服除鄉人有欲引公者拒不應改
刑部郎中尋乞改南京武庫郎中武庫掌諸司隸直
率名取羨餘供費而陰爲奸私公獨於纖識未嘗啓
視廉聲流聞遷知常德以能治繁徙武昌尋徙岳其

自岳入佐太僕去養馬之不便者若干事自太僕爲
南京鴻臚卿遷南京光祿卿與內豎約毋過取文辯
意懇宿蠹爲除河南吏懦而民貧宗室索常祿不得
則相聚呌呼數走　闕下自訴會廵撫缺
上曰是宜得廉而肯任事者庶其有濟　詔公以右
僉都御史往撫公冒暑雨疾行遂病既入汴病有加
歎曰吾縱不能效犬馬力上報
天子其又可曠常職遂乞致其事歸三月告終庚戌
十一月十七日也距生弘治丁巳十二月二十五日
得年五十五縉紳惜之公字秀卿別號簣齋其先穎

人七世祖勝二當元之末避亂徙嘉善傳至玄孫耘
以義旌門於是始稱大家耘生畦畦生贈刑部郎中
鵾娶於陶生公公初娶亦陶氏贈安人再贈宜人繼
娶胡氏封安人再封宜人子男二長敷錫國子生次
中錫女二適同邑沈炯吳江丘棟俱庠生孫男一繼
淵女一公能文所著有詩輯傳習錄辯疑及古文詩
賦若干篇其歷官所至有遺愛集若干卷敷錫皆將
鋟梓以傳尋往與公同領應天鄉薦公之召拜太僕
尋實在吏部爲侍郎而中錫娶於吾友少參顧左山
氏遂以左山狀來徵銘銘曰

學爲已仕爲人偉哉公孰與倫業未究不永年嗟哉
公誰使然我刻銘垂不朽猗哉公亭以壽

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貞菴王翁暨配張
宜人墓誌銘

太守王君紱將奉其父封刑部員外郎貞菴翁母張
宜人之柩返葬于上海詣予泣以言曰吾父少孤育
于其女兄及長走京師謁貴官可指取有不幸無所
遇恥不肯歸會吾外祖張翁家京師因娶而留焉予
是時無尺寸之地可仰藉獨與吾母朝夕食其力已
乃遊齊魯河洛之間冒寒暑風雨波濤之險者二十

年始克有家紱之當就傳也吾父授以易使學于光
祿卿惕菴崔公洗馬九川滕公幸而能文詞正德癸
酉幸錄於北畿之試吾父又謂於金紫可旦夕得而
紱不幸凡七試不獲中進士選以副吾父之望紱者
紱竊痛吾父生而其志不獲伸也吾父之卒也命紱
曰必返葬紱不敢違焉然自京師抵上海跋涉四千
里歷三月乃克至又必數月乃克卜地以襄事紱又
痛吾父吾母沒而不克遽即於安也維吾父性惇篤
重信義家雖貧喜賙人之急親舊之婚喪往往待吾
父以舉丹陽褚十六盜官錢逮繫吾父憐而貸與之

得不瘐死後十六不克償遂焚其券吾母勤儉慧敏
凡家之事豐儉厚薄能如吾父意所欲出中外以爲
賢令吾父生不獲伸其志歿不克與吾母遽即於安
而其一二善行紱又不能假重名公卿託諸金石以
使行聞於後則吾父母將不瞑於九泉而紱之不孝
彌大也敢以銘累執事予聞而悲之念昔在翰林與
故大學士龍湖張公數過君君出所爲文爲予兩人
讀之聲琅琅可聽予兩人者亦甚奇君而君竟不舉
進士其自溯不幸誠然然則凡所云皆可信也爲誌
其事而系以銘翁諱明字景昭世爲上海人生天順

乙卯四月四日卒嘉靖乙巳十二月廿二日年八十
七宜人之先姑蘇人生成化庚寅十一月廿三日卒
嘉靖己酉正月七日年八十子一即紱自刑部司務
歷員外郎郎中出守平涼以抗直不合於時而歸孫
男五長體元次體健順天府學生蚤卒次體順順天
府學廩膳生又次體謙體信皆治舉子業孫女四長
適錦衣總旗韋槐次適戶部主事崔學狠孫尚幼孫
男七喬年彭年堯年舜年禹年皋年夔年女孫四其
在其山之陽葬以其年某月某日銘曰
孤則守丘鳥則懷枝矧伊人耶其鄉之邦思千里雖

遠蒐無不之苟遺言之弗違尚永安於玆

封孺人顧母李氏墓誌銘

孺人李姓其先宋荆州刺史邦當高宗時來居嘉定之西斐涇繼徙江灣歷元入　國朝子孫日蕃以大號江灣李氏弘治間有為太學生諱鎬者謁選得邳州判官自計不能與世俯仰棄而歸鄉人稱其賢鎬子海娶上海董氏生孺人三歲知推遜其兄七歲習女紅傅不煩兩邑之大姓爭欲得以為婦而董諸父大理少卿恬與廣南太守上海草堂顧公為通家因以孺人歸廣南之孫今御醫君定芳始至顧之內外

親莫不謂有禮居數月又莫不謂新婦孝敬其僮僕婢使又莫不謂於我有恩未幾廣南父子相繼卒御醫君方遊太學恂恂為儒生鄉人多肆侮者君日夜就有司求直乃家政悉屬孺人會姑陸孺人數病目而君弟光祿署丞卉與族之孤遺先後當嫁娶孺人躬儉素課耕織連晝夜不懈用克外佐御醫君之覺而內以治藥餌具衣服酒漿供婚事之百須卒不墜其家御醫君多讀書喜談當世之務海內大夫士咸樂與遊其餽問慶弔走使於四方自牲醴幣帛以及果蔬修脯諸孺人無問多寡無不給足後君直聖濟子中書舍人從禮供事內閣地清而俸薄孺人歲時致米帛寓書曰勉事

明王毋內顧御醫君父子賴是能久於京師嘉靖乙巳從禮以三載考績　詔賜孺人封明年子從仁病孺人憂之甚瘍發於左乳越五年辛亥七月廿八日卒距生弘治壬子十月十六日享年六十子男六長即從禮次從德國子生次從仁先卒次從義中書舍人出繼其叔光祿次從孝從敬俱庠生女五長適國子生唐贇次受國子生張之臣聘未嫁而卒次適李資陽夫婦皆先卒次適凌景賢又次適沈紹伊皆宦

族孫男五九疇九敘九錫九華九　孫女六長適邑庠生唐國柱次適府庠生張雲門次許嫁馮允達餘尚幼從禮以父命卜癸丑十二月　日葬孺人邑西磬吉浜之原先事奉母舅李郡博士龍狀請予銘墓予獲交顧氏父子間而予女許嫁從禮之子九錫不得辭乃銘曰

既孝以仁又儉以勤厥德之良飭于其身以貽後人
惟澤之長子孫振振毖勿繩繩乃報之常刻文貞珉
彌久弗湮猗後之光

封刑部王事柳溪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鏜字大淵御史崙之父也嘉靖乙巳秋
天子作九廟成覃恩中外時御史爲刑部主事封君
如其官君素高不樂隨俗俯仰及歲晚益思與人事
絕嘗別墅於城之南鑿池其中植柳環之而日詠遊
其下因自號柳溪云君世家盧之無爲州曾祖清仕
爲嘉興同知以廉稱祖克恭父琛連再世不仕宦而
琛善治生至君喟然曰富在行其德財不足多聚也
數推所有撫其兄之孤岑又及其貧交疏昆弟莫不
給足歲侵有司檄君賑饑明覈詳慎凡活數千人其
以私財賑者不在是然君於自奉儉食未嘗具重肉

其教諸子亦恒以儉爲先曰清苦乃吾儒分內事若
王沂公志不在溫飽眞汝輩師也故諸子皆以修謹
著而御史居臺中尤有聲自舉進士至於今貲十年
矣乃其家無所增於舊君生成化丙午七月一日卒
嘉靖辛亥三月十三日得壽六十六配林氏封安人
子男四長岑淮府引禮次卽御史次徽郡庠生先卒
次嵩國子生女一適郭均孫男七長汝均郡庠生次
汝達汝基汝壯汝孝汝夔汝勤孫女一許嫁萬樊君
卒之前一歲御史以使還便道省覲將留侍君會報
虜犯京師君遽謂御史曰國方多事汝其行矣御史
遂趣赴　闕至則虜已退居五月君訃聞於是侍御
自痛恨哭幾不能生嗟乎君可謂知爲臣御史可謂
知爲子矣君葬以其年某月某日墓在某處予雅善
御史乃以其同官阮君狀爲之銘曰
柳之風穆然以清維君之名溪之水淵然以積維君
之澤猗風水兮相遭波成文兮浪增高君之家兮多
孫子流無窮兮聲日起

友松胡翁墓誌銘

友松胡翁名某字某今翰林編修懋中之父也胡氏
故居六合　國朝洪武初有諱名乙者以戎籍隸密

雲生子敬永樂初敬從
文皇帝靖內難有功陞東勝左衛正千戶生子海海
生琛琛生典調山東威海衛而琛弟鏞復以官餘改
隸南京鷹揚衛生子徽徽娶於孫生翁故今爲南京
人翁生九年而孤稍長盡以產讓其諸父而獨奉母
以居泊然若有以自樂及旣壯念無以爲養則遂歎
曰丈夫能株守一室務硜硜以儉其親耶偕弟瑛偏
遊江湖間身勤苦儉約與賈人最下者等而積累贏
利歸以養其母凡甘旨溫煖之奉不求而具母大樂
瑛性豪至或不喜就檢束翁乃益崇退讓恂恂如儒

生久之瑛更爲雅飭瑛客死歸其喪厚葬之撫其孤
娶恩義備至南京故士大夫所聚于是時翁孝友聞
四方諸士大夫莫不折節願與之交也翁年五十六
始生編修喜曰必此子亢吾宗者編修當就傅則又
歎曰幸有子可教寧容汲汲於利不自知止足如世俗
賈人之爲耶以貲屬其僕而日課編修學後二十三
年編修領嘉靖壬子鄉薦明年舉進士改庶吉士又
二年授今官　命下十有六日而翁卒蓋翁雖不獲
享編修之養然及見其取科第以文學侍從
天子出入玉堂金馬之間於所謂亢宗之望可謂不

負矣豈翁孝友之行鬼神固有以相之歟翁生成化
甲午十一月十九日卒嘉靖乙卯十二月二十二日
享年八十二初娶陳氏繼李氏丁氏又繼熊氏子男
一汝嘉是爲編修懋中其字也熊出女二長陳出嫁
龍江指揮張弛其次李出嫁陳瑶孫男一宗舜編修
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翁某山之原奉侍講邢君狀
來徵銘編修予會試所舉士不得辭銘曰
徂徠有松焉獨立乎山之崖水之隈而庥者莫不樂
其廕過者莫不稱其材衎嗟胡翁植德不回本實是
培發閎厥躬委祉方來其斯所以爲松之友而世相
與信翁之自稱者哉

贈監察御史時齋馮公暨配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馮君子仁爲南臺侍御抗疏論時政語侵權貴人君
子以爲忠而權貴人搆之逮繫詔獄議竄死賴
天子明聖得從末減謫戍雷州後三年放歸萱堂以
奉其母封太孺人吳而因請其父贈御史時齋公之
所以爲教者請名于予予辱交於君久爲取　制詞
之意名之曰忠訓迄今十有三年太孺人亦卒君以
友人鄉進士朱君狀請予銘其父母之藏于因得考

見其教益詳乃次序其事而系之以銘時齋公諱某
字惟中居華亭之北圩塘家故貧儒也生若干年喪
其父會歲大饑米斗百錢公日負米百里外以養祖
母浦及母胡曰小孝用力吾所以行吾孝者當如是
祖母沒鬻其居以奉葬事遂徙楓涇力耕以養母而
大書壁間曰丈夫廉節自勵乃能窮不失義故公雖
貧其於人未嘗有所俯仰至貧益甚節乃益堅鄉人
高之庶弟遠嘗與公同舟而溺公解衣投水援之或
呼曰有祟勿投也公亟投弗克援哭嘔血數升病數
月始愈後十年竟以嘔血卒太孺人年十八歸公逮

事二姑祖姑潁死曰小新婦孝愛願天爲生好孫以
報德公之居楓溪太孺人躬織紝佐公連晝夜不怠
用能成公之節侍御君生公數抱持語人曰此兒當
亢吾宗少長輒訓以居官之事書忠孝廉節四大字
號之公卒時君年纔弱冠所以教養之以底成立咸
出太孺人及在繫太孺人詣　闕上書請以身贖留
京師三年君得釋士大夫爲賦貞慈詩君嘗赴雷太
孺人泣謂曰雷雖遠然衆皆欲汝殺
上獨憐而活汝　聖恩不可忘也蓋公與太孺人所
以教君如此宜君所樹立卓然異於人歟公生某年
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五十太孺人生某年月日
卒於某年月日享年九十五合葬某鄉某原馮氏世
居雲間鄉　國初以著姓戍滇南至公祖仲文始改
京衛徙居北圩塘以授徒爲業生子海則公父也海
性至孝母浦寢疾累月叩北斗求代若無瘳夜母幸
瘳而身以勞斃里人私謚曰苦孝先生公三子長即
侍御君名恩子仁其字太孺人出次惠次憲俱庶出
女三人嫁莊華庠生陸府鍾鳳孫男十一長行可領
應天鄉薦年十二陸馳數千里從太孺人於京刺血
爲疏乞代父死天下聞而偉之次際可逵可學可再

可輔可皆太學生繼可庠生衍可時可曾可庶可尚
幼孫女六人已嫁者三壻曰朱星馬汴顧大化星汴
皆太學生曾孫男女各四人惟馮氏有侍御君父子
能世其德而孫曾之盛又如此嗚呼公夫婦之食報
於茲爲盛矣銘曰
德必有基慶必有源刻其再世忠孝之門猗嗟馮公
夫夫婦婦以教于家父父母母覯厥子孫載用爾思
訓于無疆刻此銘辭

封太安人莫母朱氏墓誌銘

貴州學憲莫君如忠卜以嘉靖乙卯　月　日啓厥
考贈儀制主事省軒公墓祔葬其母太安人而奉太
史林君狀請予銘太安人姓朱氏世家松江之華亭
父諱鼎舉弘治壬戌進士拜御史遷廣東按察僉事
生女四人太安人其長也年十六擇壻得儀制館于
家會舅東昌通判一軒公卒從儀制歸執喪無違禮
喪畢復依朱氏以居尋喪其姑太安人曰貧壻非古
也矧舅姑之祀在遂歸於莫然是時東昌無厚產遺
子孫而儀制方讀書不暇省家人作業太安人甘儉
約力勤苦以資儀制正德癸酉儀制舉於鄉莫內外
族咸曰太安人之助也學憲君幼僉憲數拊其頂謂

太安人曰是兒當吾宅相好育之太安人固奇其子及聞僉憲言益自信凡所以教學憲與禮其師友者無不備至學憲由是舉進士高等以文章稱學憲初官南虞部奉太安人以俱已分署眞州郎又奉如眞州踰年丁儀制憂服除當赴銓曹徘徊不忍別太安人以義迫遣之至則改儀制主事秩滿　詔授太安人今封又明年學憲居京師五年矣會聞太安人有念已言遽請告歸今　制予告有期限不得逾因奏如京師而太安人不習其水土數病臥學憲時爲祠祭郎中泣語其友曰吾少以多病累吾母病毋劇母輒籲天祈以身代雖至成立母視吾猶兒時飲食必親視出則候僕踵至歸稍踰期輒爲筮安否故忠平生不敢遠遊而羈宦數年自非奉母俱母無旬日不哭經月不病者母今病於此吾豈可以終累吾母哉遂請外得今官冀便母養而貴州道險遠不能奉與俱留數月以太安人命勉就道至漢陽心動上疏乞致仕詞甚懇

上憐而許之抵家治醫藥在燠寒寢食之節者兩年太安人乃卒嗚呼學憲庶幾得盡其孝於其母矣太安人性醇確好施予賙卹貧乏之囊至無留錢在官邸恒勗子以清白雖奉養菲甚心顧樂之嘗命子如信後其伯知費縣北溪君北溪既得子即召以歸田宅粟帛毫髮無所受其知理道又如此生弘治庚戌九月二十七日卒嘉靖甲寅三月二日享年六十五子男四長如忠是爲學憲次如信國子生次如德國子生側室吳出次如爵生員側室陸出女二長嫁王諤次側室唐出受淩　聘孫男十人是龍生員次是驥餘尚幼學憲受業予友荆川唐子之門而予在禮部學憲實爲祠祭於其出處之際相知深焉故爲銘太安人其詞曰

禮載內則詩歌女士婦職相夫毋實成子嗟太安人備德與儀以正爲順以訓爲慈教行于家澤流厥嗣稽經作銘來者所視

明故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潙陽周公墓誌

銘

曩予在經局日從東郭鄒子荆川唐子念菴羅子相與切磋於身心之學于時士大夫之賢者大率尋與予四人遊若潙陽周公其一也公爲人養深而守定視其貌薾然懦且怯及與之言誾誾侃侃乃漸發露至於臨事雖死生在前終不可屈奪蓋孔子所稱仁

者之勇也當是時朋類莫不推公賢以爲公他日在廟堂必能爲國家定大議鎭雅俗使海內獲覩正人君子之作用庶幾以明講學者不盡爲空言公亦勇自任毅然不撓人乃日覺其異自禮科都給事中出爲陝西右叅政遷福建按察使四川右布政使轉左使徊翔藩臬者十有二年始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雲南公於內拜最遲得地又最遠士或爲公不平或爲公喜以爲忌公者終不能以其私廢輿論之公終當有以慰昔之所屬望者而公蒞鎭旬日遽遭外艱歸其廬四月以過毀得疾遽卒嗟乎其命也耶

其抑有忌之於冥冥之中者耶公生正德丁卯十二月六日卒嘉靖丙辰五月二十六日得壽僅五十無子以兄之子耀承後年十有二子往年讀太史公所作伯夷傳心竊病其怨誹之甚於中道未爲合及今覩於世宰富貴久長者其人率如彼而公於位於壽於子孫獨如此然則太史公之怨誹亦其情宜然也公卒後數月耀承具疏請卹典格於例得　賜祭一壇及葬骨之半於是耀承以公遺言請予銘墓予固悲公者不得辭公長沙寧鄉人諱采字子亮潙陽其號也嘉靖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吏科給事中再遷至吏科左給事中充會試同考試官遷禮科都給事中補外歷官所至交薦胡御史彥嘗疏于朝曰居然大雅卓爾不羣論者以爲知人曾祖添裕祖鎭以公貴贈通奉大夫四川左布政使父策領湖廣鄉薦知貴縣有聲封文林郎中書舍人再封左布政使母唐氏贈夫人配某氏繼劉氏贈封皆夫人女一劉夫人出耀承幼不能悉知其父事故予於其政亦不得詳姑以曩昔之知公者誌而銘之其詞曰

吁嗟潙陽埋骨于茲誰實生之又誰尼之吾悲者時

明故陝西叅議春谷潘君墓誌銘

嘉靖丁巳正月八日陝西叅議春谷潘君卒年四十有四君自幼以才顯名年十九登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當是時朝多賢士大夫文章政事各以所長相高而其篤志好古者則又相聚以講良知之學覩文與政以爲不屑爲而彼亦詆此以爲偽勢幾不相容君盡遊其間論雄詞辯莫可窮詰諸前輩相視以得君爲重於是君名益閧然忌者亦益衆劾諸司有所建白其詞稍不襲故常輒譁曰春谷筆也出之陝西踰年以前大理罷官其祿食僅九年年二十八耳君既罷論者咸謂處君太過君亦痛自懲思盡屏去華藻

以就精實士大夫乃更賢君凡持節莅晉者交章以薦竟格於例不果用嗚呼若君者其信可謂生之難而毀之易矣昔歲己亥予與東郭鄒子荆川唐子念菴羅子同被召爲宫僚獲徧交一時之名士而君與焉其冬君入關明年予以憂去三子亦相繼罷黜今予幸登朝而三子者猶未召君又已作土中人予安得無惻然於中也君諱高字子抑春谷其號先世居廬之合肥　國初有諱興者從

皇祖起淮泗拜山西寧化所副千戶遂爲寧化人興孫銘以功遷正千戶銘孫璟生五年而孤其母節婦施鞠育之既長能其官數考軍政第一君考也君方娠時母王孺人夢蛟入懷寤而生故君才與貌奇偉豁達皆若蛟然措諸施爲排難解紛濟艱應猝人所不足處之有餘乃其在陝西釋繫囚均賦役搏擊贓吏禁戢豪宗特其可見之淺淺者而位與年皆止於此命也配王氏太宰恭襄公之孫後府都事內泉君之女恭襄擇而嫁焉生子二長雲祥郡庠生次雲程尚幼女二長適高憲副東庄子生員一麟次許嫁孫光祿汲泉子訓雲祥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自爲狀奉東庄書而介汲泉請予銘墓予既雅知君又嘗

與東庄同官於浙與汲泉同朝且重雲祥能汲汲於表揚其親也爲之銘曰

蛟神物也或乘風雷變化騰凌或蟄于淵寂若無能蛟有異耶視其所憑嗚呼士等才耳遂則泉淪遇乃雲升雖賢哲其奈何吾是以三歎於君夢之無徵

明故廣東按察司僉事進階奉政大夫竹溪先生黃公墓誌銘

嘉靖某年月日竹溪先生黃公卒于家距生某年月日享年八十其子南京光祿卿養蒙以少宗伯康公狀來問銘予固與公同舉嘉靖癸未進士公之以僉憲歸也予每追服其才而太息於其用之未究及見光祿君舉進士官吏部欻然起爲名卿方幸有以慰公於林下顧未幾而公卒予復喟然惜焉思所以致其情於公而無由也銘其可辭按狀公諱澄字廷肅別號竹溪其先大興人也七世祖貞仕元爲泉之南安令因家南安故今爲南安人祖彝父德平以公貴贈刑部員外郎公釋褐爲行人　國家之制科道缺員則以行人選授而諸行人亦莫不冀爲科道以得不得爲憂喜乃公爲行人獨辭不預選遂由司副遷刑部員外郎當是時咸謂公恬退人耳未必解吏事

乃公爲刑部則又精法比善讞決以廉直著聲居五年出爲廣東按察僉事飭兵嶺西僉徭均高州朝議用兵剿之人謂公雖解吏治未必知兵乃公則又曉習兵法所攻無堅破賊巢十有三斬首千一百餘級歸被虜生口八百餘人獲馬牛器械無算督府上其狀　詔賜白金文綺公所轄高肇二府民居與生熟之徭相半往時生徭禁不得出市魚鹽諸買人亦不許入公曰魚鹽彼所賴以生也如是其能行乎於是令賈人得通魚鹽諸峒中而獨禁徭毋擅出其熟徭或時至庭下獻茶蜜爲壽必厚以魚鹽償之溢其望

以故諸徭咸德公終其官無爲患者然公故峭直不能婞阿媚人在刑部嘗以執法郤貴璫之請及是奉職守官多與上下忤乃歎曰吾不能瓦合於世也明矣竹溪之上吾足自老焉尚何所戀慕哉卽日棄其官歸與朋舊爲詩酒會暇則課僮奴治稼圃時自衒長鑱雜作其閭人不知爲貴人也公嘗以父不逮養歲時祭祀必極豐潔曰祭之豐以補養之薄也諸父有以部運覆沒者縣官督償甚急公爲輸其半又撫其孤其孝友大節如此初南安詩失傳獨公治毛詩以其學講授里中及公成進士光祿君繼魁天下其門人轉相授受由是詩學始盛相與稱黃氏詩予家素業詩先叔父進士府君尤號有深造予嘗叩公節予家所傳罔無以過也公旣老以子貴進階奉政大夫配李氏有賢行是生光祿君先公四十四年卒贈安人繼贈宜人側室孫生子養道吳生子養新女八人嫁李天佑訓術傅佑生員蘇棟傅勳者俱宜人出嫁史國賓解元章日闇生員李日新者俱孫出嫁生員張文詔者側室趙出孫男五人某某某某某女三人光祿君以其年月日奉公葬許坂山之原與李宜人同壙禮也銘曰

學以獨得蔚爲士師仕以獨行卒厄於時嗟是二者伊誰之爲將詘於身而子是貽吾不能知銘以俟之

世經堂集卷之十六

世經堂集卷之十七

墓誌銘三

明故資政大夫總督湖廣川貴軍務都察院
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襄惠淨峯張公

墓誌銘

公諱岳字維喬號淨峯其先蓋出黃帝之後少昊氏
有子曰揮能制弓矢教民帝賴其用命爲弓正而封
之尹城賜姓曰張其後世子孫益蕃代有顯者漢留
侯良晉司空華唐文獻公九齡其尤著者也五代時
始自曲江遷閩之惠安入　明有爲桐廬丞諱茂者

公曾大父也祖諱綸萍鄉令考諱愼英德令自萍鄉
至英德皆有文行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
鄭氏贈淑人公生而室有光桐廬異之曰是必允岳
宗名之岳岳大名也及長端凝不爲羣兒戲好學不
勌遂博極羣書弱冠試于鄉其所對策書紙背盡滿
主司大奇之擢置第一舉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
武皇帝寢疾豹房獨宦者數人侍公上疏請令大臣
臺諫朝夕起居不報寧庶人謀逆聲播遠近
上將南巡中外洶洶諫者數十輩已前繫詔獄公復
率其僚切諫
上怒杖闕下既而釋之調南京國子監學正
今皇帝卽位盡還
武廟時諫者官復以公爲行人居久之遷司副尋擢
南京武選員外祠祭郎中丁祖母憂服闋補主客郎
中由主客出爲廣西提學僉事復改江西坐廣西所
貢士　廷試黜落七人貶廣東提舉初公爲主客大
宗伯與執政議禘禮不合執政知其出於公也忌之
然未有以罪至是乃貶云甲午起知廉州始教民田
而嚴盜珠之禁民以不溺死改建學宮選其俊秀親
爲講授廉用得去荒陋廉中州安南以亂久不克貢

朝議將討之公疏言遠夷相攻殺不足爲出兵勞弊
中國既不報則遂治兵食立營堡計王師所從入水
陸道里之詳事有緒矣會滿三載擢浙江提學副使
尋擢布政司參政以方有事安南調廣東未則莫福
海已款鎭南關乞降公爲督府畫所以受降之策近
崖黎涉海南攻羅活抱萬抱宥諸洞破之再　賜金
幣陞俸一級於是
天子以公果可大用壬寅拜僉都御史巡撫鄖陽改
江西江西饑公疏留當輸京師銀五萬兩又請折正

兊改兊米數十萬石民饑而不傷乙巳擢副都御史
總督兩廣軍務徑獞數寇廣右公旣久在兩廣熟知
其山川險易與獞之情僞至則以兵討會封文德文
滑腦諸巢平之遷兵部右侍郎　賜銀幣明年平融
懷遠諸獞進攻馬鞍魚窩平之又陞俸一級　賜銀
幣召爲刑部侍郎御史奏留不果行又明年平連山
獞兩廣無事復　召爲兵部侍郎尋以前後平獞賊
功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先時湖之麻陽
鎭筸貴之銅仁諸苗叛當事者僥倖苟安曲意爲撫
由是貴苗益肆而湖苗亦且伺釁以動公旣開府于

沅聚錢穀飭戎伍易將帥之不足任者下令爲征勦
計而　朝廷方議撫守二策公力言其非　詔報可
苗始大恐然猶欲藉口於撫以逭誅乃放兵四出寇
印江寇石阡寇思恩幸　朝廷以失利去公而罷兵
詔書切責最後奪一官以激之而公用兵愈急以計
獲其內調田應朝幾諸獄集土漢兵九萬二千有奇
檄諸將分道進勦前後斬獲以數千計其頗逃匿山
箐悉諭降之苗旣衰破震懾其黨皆自分必得相繼
擒首惡龍許保吳黑苗以獻三方遂寧功未及奏而
公卒前數月有大星隕西南公曰我當應之至是果
卒卒之三年本兵袭上其功
上復公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襄惠廕子　賜祭
葬皆從中降蓋特典也公生於弘治壬子十月四日
卒於嘉靖壬子十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一配
陳氏封淑人綜理內政與公合德後二年亦卒子三
엥太學生娶黃大参潤女嵩官生娶洪御史庭桂女
宿幼女一適庠生李忱孫男女各一公識遠器弘平
居寡言笑天性孝友篤於人倫其學宗宋大儒程朱
曰程朱之言如著龜神明不可忽也故其敎學者必
以持敬窮理反躬實踐爲務而凡談說性命一切指

以爲籠罩揣摩毅然排之而不顧一時賢智之士亦
莫能屈焉歷官風采毅然不爲身計利害時宰將以
事罪公亡由廣西貢者相約毋就試公適在京師強
之曰若輩涉萬里以求升斗之祿奈何以吾故乃爾
及試公果坐落職亦無幾微見顏面公始以文章氣
節著名及交南用兵更推有將帥之略雖蠻夷亦聞
其威名莫福海將入款謂其人曰向廉州太守安在
也然是時邊臣爲自全計競餽遺用事者公獨不通
一書故毋用兵有功常薄其賞微失利輒被譴賴
天子明聖卒能以功名終兩廣沅皆立祠以祀鄉人

亦祀諸學嗚呼公可爲一代之名臣矣公所著有惠
安誌古文要典三禮經傳宋元名輔事業宋名臣奏
議載道集大儒文集聖賢正傳歷代兵鑑恭敬大訓
小山類稿凡若干卷藏于家皆有補於世敎云公弟
戶部主事峯率宓等以其月日葬公許山而乞銘于
予予故與公爲道義交而兄事焉乃爲銘曰
張始受氏以弓正封植固而蕃赫赫厥宗旣振文譽
亦纘武功良籌垓下華定江東曲江策拔半稱遺忠
矯矯襄惠克配於先三已無慍百鍊彌堅俎豆揖讓
文敎屢宣帷幄笑談決勝萬全有頑不庭王師四征

或偏或專功罔不成黎患旣息蠻寇亦平蠢茲鬼方
三年弗克有謀盈庭宜撫以德公曰無庸誓滅此賊
蠻方言言王旅翼翼深入其阻殪戎糾忒公始視師
衆論謂危惟
皇之斷信任弗疑公之旣沒寇亂始夷惟
皇之仁褒錄弗遺旣多受祉生榮死哀刻銘幽墟以
勸于來

明故前監察御史蒙泉包君墓誌銘

嘉靖丙午蒙泉包君以侍御謫戍莊浪後三年厥妣
楊太孺人卒于家君痛其生之弗能養也疾之弗獲
侍也歿之弗克奉以葬也窮晝夜哭泣比卒喪哀經
不去體又五年弟侍御吳石繼卒君拊膺號曰誰代
我奉時祀者於是哭益悲竟以是得疾歲丙辰六月
二十八日卒於戍所年五十一初君生五歲而孤太
孺人身敎養之勤苦備至及嘉靖壬辰乙未君與吳
石接踵舉進士君以東昌推官徵入北臺而吳石自
中書舍人爲南御史太孺人則已向衰君之按滇還
也將上疏乞侍養會吳石以終養得請太孺人恚曰
敎子者獨爲身謀不思爲國家用耶君不得已入
朝未幾奉　命按湖南劾中貴人不法若干事爲所

誣搆得罪當死
天子憐而活之故君之赴莊浪雖甚危苦未始有不
平色其所居頹垣敗屋不蔽風雨而君處之甚安獨
以太孺人故悲傷蚤殞謝雖於君爲不幸然亦足以
觀忠孝之大節矣君爲人慷慨儁爽口所欲言不顧
其人之怍於色心所欲爲不計其身之及於難嘗淸
戎福建出按滇南鎭守世臣悚然爲君降禮而貪墨
之吏望風解印綬以去至湖南先聲所被莫不震讋
一時稱眞御史者必歸君然君亦以是不見容又無
財足以自救其卒也棺殮之費皆出西寧兵備大祭

孟君淮孟蓋素與君以意氣相許者也君諱節字元
達別號蒙泉其先嘉興人曾祖俊贈南京禮部郎中
祖鼎與其弟鼐同舉成化戊戌進士官至池州太守
父志贄曹涇楊氏君遂占籍華亭領應天鄉薦以起
子三人長杞次梓季樉杞楩皆國子生梓邑庠生孫
男二兆祥兆隆女三長適國子生屠仲行餘尚幼往
年楩陸走八千里省君莊浪會君聞倭奴寇曹涇道
還視太孺人塚行未抵家而君卒杞梓聞訃相與迎
君喪歸卜以丁巳年十二月十八日葬于龍居菴東
之新塋於是楩奉孟君狀走京師求予銘且曰吾先

子所著有苑詩類選西戌北遠錄通考意抄二十一
史意抄釋疑錄湟中稿合若干卷楩兄弟將刻以傳
嗚呼楩之兄弟庶幾能致其孝於君矣予故與君遊
而子孫女又許嫁吳石之子漸林乃銘曰
物忌剛毀亦恥巧完以身狥名烈士所安螻蟻烏鳶
其致惟一殀於客死又奚足恤猗嗟包君字以達稱
魂其來歸享此嘗烝

明故江西臨江府同知細林楊君墓誌銘

君諱樞字運之別號細林華亭人也大父溥例授承
事郎父欽例授伊府典膳凡再世皆以善稱於鄉君
少頴敏年七歲出語驚其座人弱冠補郡弟子員丁
母憂明年大父卒而父病家又多外侮君晝出幹父
蠱夜讀書僧舍中率鄉晨乃巳戊子領應天鄉薦卒
業南廱爲祭酒張文定公司業歐陽文莊公所知又
師事涇野呂先生受毛氏詩名聞四方庚子丁父憂
甲辰謁選得福建延平府推官滿三載吏部以君治
行　聞贈父如其官母俞氏孺人踰年擢辰州同知
庚戌當考察會有讒君者調漢陽推官甲寅考績如
京師于時薦君者章凡七上吏部擬擢太僕丞不果
乙卯遷臨江同知議且召君而君以過勞得疾卒丙

辰十月二十有九日也距生弘治壬戌正月十有二
日享年五十五君爲學不專治章句務有以體諸身
見諸行事自爲諸生卽請於其父作祠堂以倡族人
居父母喪哀毀踰禮與其兄弟六人者處終父之世
未嘗有間言所著言史愼餘淞故述火餘雜著雅歌
譜傳心數學家養正訛等書若干卷皆足傳於世其
居官一以廉愼平恕在延平時河南饑民男女八十
餘人流入閩監司盡縶之將坐以盜公力爭曰世固
未有攜妻子以爲盜者遂得釋部使者使査盤它郡
獨不爲深文嘗直漳倅之誣倅德君乘君方飲以美

帶潛易君帶而去君覺立追還之在漢陽均賦役置學田奪湖利之侵於豪右者歸之民民大畏以悅及佐臨江郡境大旱禱彌月不雨諸役皆疲命君始攝篆盡散遣諸役而獨齊祓以居閱三日遂雨郡有驛四巡檢司六故事歲留驛金千又令司以鹽之羨金六十供郡費君一斥去不顧其治事恒以昧爽興至夜分乃寢曰吾不忍自佚而病民嘗以除夕草淸理驛傳檄比成夜漏下四十刻矣即出具服望闕稱賀君既生而癯又自奉薄而又勤於其政故年未及下壽遂病以卒卒之日臨江民哭之哀歸櫬過豫章猶

追而送之士大夫相與稱曰古之遺愛也嗚呼君於學於政其諸過人遠矣配李氏禮部尚書至剛五世孫以君貴封孺人繼以子豫孫貴封安人子八人長即豫孫舉丁未進士今官祠部郎以學行聞于時次蒙孫萃孫升孫貴孫鼎孫井孫謙孫貢孫殤謙孫幼其五皆庠生女二人長適庠生張觀叔次適黃倜孫男二曾唯曾弘孫女六人初君訃至京師祠部陸走四千里匍匐扶櫬還卜以丁巳年十二月十七日葬蔡成涇任淇浜之原奉司業林君狀來徵銘予舊與君同學於博士君僅長予一歲仕未達而卒予既以悲君然君有賢稱而又有子如祠部郎九泉可無憾也乃銘以慰焉其辭曰

位與名孰重輕兮君試溯求乎權以程之身與子孰短長兮君試逆觀乎度以明之淇浜之原土厚水清兮君其永安乎徐享而迄成之

明故中憲大夫福建按察司副使卜君墓志銘

往予視學浙中每喜得材賢士以需世用於秀水得卜君吉夫所爲文奇之已又見君卓然有志聖賢之學其在衆中稽經評史不苟爲異同或群議競發君

常持以靜徐出一語決可否莫不犂然當於道予則益喜指謂其守曰此當爲國器時予所望於君甚厚君嘗夢詣國子有泉湧上出遇故太宰恭肅周公謂曰泉上出及物象也汝志之覺而感奮遂自號監泉以貲入國子嘉靖丁酉領順天鄉薦明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慮囚江之南以平稱歷員外郎拜湖廣按察司僉事督下江防先是議者言自九江入楚蘄黃漢岳會于洞庭江流彌亘千里而遥盜負濤浪行劫甚且攻剽州縣有司莫能制宜立上下江防置憲臣便　詔以君往于是時事皆草創而地又當皖汝淮

楚之交吏各私其人法易梗而奸不易詰較之上江防尤難君既按行謡俗去民所疾苦飭封守立里保畨形勢定經防乃移文鄰壤爲陳一體之義及相成之利因與約關白勿違與按捕勿格失弗察者與同論令行期年群盜屏息部使者迹上其治狀稍遷湖廣布政司參議時征苗久弗克君至慨然曰兵貴先知其情以形合之知勝而後戰定策而後進是爲知兵否則以兵試者也因著征苗圖記總督張公得君說意合而君亦提湖兵會沅水上遂以平苗由是倭益起會海寇挾倭作難海所在皆震而閩爲禍首時

論推君才擢福建巡海副使客有問海事者君應曰倭所處聯絡海島譬如颶風掣電猝絶之難恃備在我耳夫禦外者必内固今不吾固而與倭逐是馳颶掣電鮮克濟矣乃趣駕至海上簡卒伍詳烽堠控險要大治樓船積糗糧以待賊又輯備倭岡記授吏士言其悉初閩人多入海與諸夷市而漳泉爲甚縱弗禁則法廢禁嚴則奸民失利而倖亂往往導賊入或且攘臂群起以張賊勢最號難治而海禁兼筦利權下者既多自敗其名潔廉者又率避弗肯爲以故海防日益廢弛獨君毅然任之既修飭内治諸所興革

一切與民爲宜民咸安其政賊亦知有備終君任三年弗犯閩而屢寇甌會吳越閩攻掠城邑數千里被其毒至動天下之兵不能制獨閩得君晏然君卒後二年乃始告警君生正德巳巳　月　日卒嘉靖乙卯九月四日年纔四十七嗟乎以君所負與予向所望於君皆不止此而今僅止此何也然君雖未竟厥施其所注措巳足以立於世垂於後人可必無憾而憂時艱者方欲得材賢卓立之士如君者布滿天下以共圖弘濟乃復失君一人嗟乎予豈獨爲君惜哉君之先世居秀水思賢鄉有名璿者以財雄里

中璿生顒顒生周周生國子生宗洛能飲有氣槩不樂與世俯仰自稱長醉翁君考也以君貴贈刑部主事再贈刑部員外郎前母周氏母賀氏封太安人再封太宜人長醉翁生四子君居長次南京刑部主事大有次大觀次吏部考功主事六順刑部考功相繼舉進士君數貽書勉以樹立又貽書大觀爲言祖宗積累之難宜益謹飭引於長久故仕者咸著聲績處者亦恂恂以善聞云君名大同吉夫其字配周氏封安人再封宜人恭肅公弟之女先君卒子男四雨蒙皆庠生棊棊尚幼女三適吳江舉人吳承熙庠生沈

僑周寀孫男一孫女三考功以學士董君狀來請銘
予故知君而學士嘗與君同筆研予得其言益信所
以望君者非謬而重惜於不果副也遂誌而銘之其
詞曰
咸淵檻泉厥流瀰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才孰豐之
壽孰靳之時耶命耶銘以訊之

梅淑人墓誌銘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侍郎謚文裕上
海陸公厥配梅淑人既卒之六年其嗣孫官生鄴走
京師言曰臣先臣深幸獲遭逢　聖明日侍講幄歿

有葬有祭有贈有易名之典先臣死且不朽矣惟故
事日講之臣率蒙恩推及其妻臣祖母梅以歲癸巳
十二月十八日卒臣力未能葬也惟
聖主哀憐而賜祭焉疏上　詔禮部賜淑人祭一壇
啓公墓以祔仍併祭公其年　月　日鄴奉淑人葬
遂以少司成朱君狀請予銘予昔在翰林公方以文
章有盛名於後輩少所許可而獨深器予先夫人之
葬銘公筆也然則銘淑人予豈得辭按狀梅故上海
鉅族有號太初處士者以隱德稱於鄉實生淑人淑
人于歸時公猶未第能從臾公出讀書學舍遂領鄉
試第一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編修凡門以內事
淑人一不以煩公公用是益得肆力於學天下士服
其文公居父母喪能相以禮及爲祭酒請延平淑人
朝夕慰解公甚至公以詹事致仕歸日具酒殽延諸
門下士與公遊公故達不以仕宦得失爲意賴淑人
益安公卒淑人哭泣不欲生會子楫卒無嗣遽曰我
死誰與陸氏計門祚者遂輟哭疏於朝立鄴爲楫後
補公廕讀書成均又命鄴割田五百畝助鄉人役出
金二千兩城其邑而自以金三百築邑之小東門其
胷襟智慮殆出丈夫右乃若賙鄰睦族儉勤等事在

婦人所可能者不道也淑人生成化丙申　月　日
卒時年七十八子一卽楫女一嫁思州推官瞿師召
亦先卒惟文裕公英偉磊落志在經濟官不竟其所
欲爲淑人之賢復過人遠甚而不幸無嗣然有鄴恂
恂足保其家玆又能乞卹典爲淑人夫婦榮其亦可
以瞑矣銘曰
荷天之恩無孫有孫歸安乎魂

明故中順大夫邵武府知府致仕魯溪彭公
墓誌銘

往年予叔父谷陽府君求士之端嚴者以游諸子得

鲁溪彭公於諸生中而予因得與公遊于是時公年甫踰冠終日危坐讀書其有言必依於正其門人有小過必痛斥之至媿悚無所容乃已故子家兄弟出公門者皆務檢飭好義而徇名今國子生子進南京太僕卿子明其尤著者也公既以文行蔚然負時望然苦數奇年四十始領應天鄉薦又五年成進士出知樂清樂清在東海之濱貴家勢族率事武斷或兼併以自利公一置諸法乃於小民則盡屏去煩擾與之休息於是不便公者日造爲謗語而小民則交口頌公貢以爲父母當事者廉知其自謗不克行會中

丞秋崖朱公以巡視開府檄公勞師公心手計畫倉猝立辦庭中趨走吏士數百人竟席無譁者能聲蔚聞徵拜南京刑部主事轉郎中遷知邵武鋤強植弱約已裕民視永嘉益勵而募兵除器外禦倭寇內制山賊綱條畢舉時有措置傍觀者多不能明其然已而莫不服其然巡按御史吉君澄首列公治狀于朝其後巡撫王公詢巡按樊君獻科相繼薦公將屬公重任而公患偏左遂乞致其仕　詔有司俟病痊以聞未幾竟卒嘉靖戊午十一月二十四日也距生弘治庚申七月三日享年五十九初公領郡有聲子謂以公之賢遲暮而始達其積之既久則其發之宏固宜及聞公病猶冀其再出故於章疏之間深致意焉而不虞其不果副每與大夫士論當世之才未嘗不喟然於公也公世家華亭曾祖諱文祖諱忠考贈刑部主事東園公諱溶前母贈安人張氏母贈安人馮氏馮氏方娠夢麟入其舍寤而生公故公麟名字允禎又字太符魯溪其別號云配封安人周氏生三子三女子曰汝達府學生汝毅汝讓皆治舉子業女適刑部郎中袁福徵府學生吳伯光許汝升刑部在童穉時公識其不凡許嫁以女後遂與公同舉進士人

謂公知人汝達卜以己未　月　日葬公　之原春都諫白灘張公狀請予銘墓予與都諫皆公所知厚也都諫既按刑部所敘述爲狀又附以所親見二事曰公嘗自外歸觸友人蒼頭所持蓋而仆折二齒友人方駭責蒼頭公忍痛曰非彼不愼乃吾自不愼也其後毋語及齒痛卒無幾微見顏色赴試南都館人有少婦盛飾挑公公罵却之明日即移館舍以避嗚呼觀人者必於其隱此可以知公矣銘曰

隱之不欺以爲人師謗之不知而民是綏其賢也猶發之孔遲不竟其施其數也噫琢石幽墟銘以著之

其垂也永而

封安人陸母沈氏墓誌銘

平湖陸君與繩初舉進士知濬縣部使者以治行為于朝章累十餘上于時士大夫咸謂君必且官要近而君念其母沈安人體素羸力請得南京祠祭主事迎安人於官邸以色為養又數延諸名士講學績文討論當世之務安人每竊聽而樂之諸名士聞亦益樂與君遊而相與頌安人賢以為古歐蘇氏之母無以過也後三年君遷儀制郎中奏績 闕下奉安人歸其鄉比至當道有欲留君者泫然曰吾豈可以離

吾母立上疏引疾去又二年嘉靖己未二月二十八日安人卒論者謂君能使安人以賢聞縉紳間又生能致其養歿及視其殮其可謂孝矣明年庚申君請於父刑部晉峯公將以九月二十七日葬安人於烏程菁山之原自為狀請予銘墓予固習與君遊且深知其孝者也不可以辭按狀安人嘉善人高祖鏐祖癸連三世為散官蔡尤稱長者父槩為諸生以文行著聲邑人尊之曰平齋先生安人生數歲平齋口授之孝經小學時時舉古賢人淑女忠孝節義之事為安人誦說安人輒能通其大指平齋嘗詘於有司意不能無少望安人前解曰兒聞大人言應舉非本情今顧當以得失介諸胷中耶平齋驚曰誰教汝言此者由是奇安人以歸刑部愛於其姑王淑人陸氏世以財雄里中至刑部祖程鄉公始仕宦乃其家亦自程鄉始落程鄉子光祿東濱公宦益尊家之落顧益甚刑部之始婚伯兄司空石涇公已舉進士居京師諸兄弟亦次第宦學於外其所受父貲蓋不滿數百金而又方讀書不服治產業安人屏浮費節衣食夙夜課耕與蠶以身先其下乃遂累奇贏闢田宅凡其家吉凶之百需刑部自入胄監以至成進士舟車館

舍之費外及賑貸施予舉刑部所欲為沛然無不給然而刑部不與知也安人性孝奉其舅姑往往至毀瘠治祀事寒暑必親見遺物輒泣不忍視平齋既老而貧歲時致酒肉衣帛又為豫其後事及一旦啓手足無弗備者與妯娌處敬以和御子女婢僕凜然有矩度門以內不聞急走疾呼之聲至其待親故則雖甚貧賤詞色未嘗不溫也君與其兄弟或時籌論古今於安人前安人以意評一二語皆簡而中每聞朝政得則喜失則憂聞忠賢士摧仆困窮色慘然若及其難其以婦人而有丈夫之略又如此安人以君貴

封其生弘治癸亥正月十五日享年五十七子四人
長光祖與繩其字次光裕舉人次光祚已未進士後
其伯處士一齋次光宅縣學生後其伯刑部司務伍
塘女三人長嫁舉人陶九部次嫁太學生包杞次嫁
舉人趙邦秩孫男五人基誠基忠基道基恕基仁女
六人皆幼予既得與繩狀知安人懿行為詳又見君
諸父太保東湖公言光宅之後伍塘也安人數囑善
視其庶子光宙至割田宅與之嗚呼其又可謂不私
其子矣銘曰

徂徠之山維松所生松既稱材山亦以名古云有母
實生是子又謂觀母惟子是視我銘安人其將曷云
請徵于古式永厥聞

明故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恪季
泉孫公墓誌銘

嘉靖庚申六月二十日南京禮部尚書季泉孫公卒
於位士大夫交相弔曰嗚呼失一君子矣其知者則
又交相弔曰嗚呼凡吾望公以有為者今其已矣或
語及公姓字官爵輒相與泫然悲焉既久而不能釋
也初公皇考忠烈公燧死寧庶人之變公時年十九
隨其二兄誓死赴讎會反者就縛乃奉喪以歸廬於

墓不飲酒食肉者三年遇忌日輒衰絰以哭又善順
其母而嚴事其伯兄故公未仕以孝友稱及入官益
務修身慎行端重畏謹擇地而蹈曰吾敢以辱吾先
其與衆處正色危坐竟日不語笑尤不喜言人過然
於是非賢否甚辨以晳其問學未嘗自矜衒然於六
籍百家金石竹簡之傳無不窺於國家之典故問之
無弗知其臨財廉於世所窺伺以為進取之會退避
若懦夫然然而勇於義故士大夫莫不服其德而其
知公者則深有望焉乃今不可作矣是誠可悲也公
先世居睦州後唐有廉吏曰三司使岳者卒葬餘姚
之燭湖子孫遂為餘姚人七世至應時舉宋淳熙乙
未進士通判邵武軍倡道東南學者稱燭湖先生既
歿從祀孔子廟庭又五世至原彞為山陰教諭原彞
生銳以長子泓貴封監察御史其次子溥生新新生
忠烈
皇上褒死勸生推恩所自贈皆禮部尚書妣皆夫人
忠烈公娶夫人楊氏生三子伯堪由武舉第一人仕
至都督同知以孝旌仲墀仕至尚寶司卿公其季也
諱陞字志高季泉其號少嘗作越王臺弔古文見者
奇之嘉靖乙酉領鄉薦丁亥遊太學大司成今少師

分宜嚴公及上海陸公兩試皆首選名聲益聞四方
士多從學者乙未對　大廷進仁禮之說
上親爲批定　賜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燭湖
旣以理學聞及忠烈公炳然樹大節而公與伯兄又
以文武科相繼魁天下凡稱世家未有過焉者也乙
巳以校勘
列聖御文五經二十一史遷右春坊右中允與修大
明會典清理軍職貼黃丙午主南畿試稱爲得人已
酉遷國子祭酒其敎先器識抑浮競爲格二十二條
懸之屏間不以親貴關說有所左右諸士咸服辛亥

遷禮部右侍郎予自爲洗馬與公遊而好也及公遷
禮侍予實爲尚書事必咨公以決其大者若　睿景
附冠讀禮是也壬子
上卽舊邸建元佑宮成以爲
二聖重地安神重禮選於諸卿佐　命公奉敕以行
有司聞公至治廚傳甚具公一麾去不受襄鄧間方
役民治河公軫其寒飢作詩遺守臣諸役者遂得廪
於其吏今其詩鐫石存焉癸丑改吏部丁楊夫人憂
執禮如忠烈公時足跡不一入城市服除部使者薦
疏趣至徵拜禮部左侍郎未幾仍改吏部遷南京禮

部尚書陳較衡業數事　詔嘉納之自近年來仕者
謂留都爲遠外每當往輒不樂公之南也獨自請以
行士大夫愈服公之高冀旦夕入相
天子復覩其所設施而竟不及召以卒于官素知公
然則悲公者殆莫予若也公自少嗜書其在翰林終
日手一編絕不與他曹事及旣顯猶然爲文宗兩淡
詩宗杜氏所著述凡若干卷公旣素貧而諸子又胥
奉公敎食指滋多貧乃滋甚未能刻也昔公與宮諭
華州王君友晉王卒公亟收其遺文敘以傳列人如
公者哉予不患其弗傳而獨慨其以衆所屬望者託

諸空言是予所以重悲也公生弘治辛酉三月二十
六日得年六十元配韓氏先公二十八年卒繼楊氏
以子鋌貴與韓贈封皆夫人子男五長鑨丙辰進士
今爲兵部職方員外郎次卽鋌癸丑進士今爲翰林
編修次鈞戊午舉人次鑛官生次鐶尚幼女一曰綵
嫁少傅李公子中書舍人允鑨鋌韓夫人出鈞鐶鑛
楊夫人出鐶側室馬氏出孫男一女三俱幼計至鑨
等以卹典請　詔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賜祭二壇
命有司治葬事嗚呼公之蒙恩於
上則可謂渥矣其竟足以塞予悲也否乎鑨等尚以

其年月日葬公燭湖之月山李公既與公爲婚姻而鏷與予子瑛又皆太保陸公壻也於是鏷等以李公狀徼予銘予深悲公者重以親誼不得以不文辭銘曰

奕奕龍山姚江之濵儲精炳靈是生哲人維是哲人世其忠孝曰君制義曰父有敎衆所競慕耳若不聞矩步繩趨左右典墳日修其身以對君父不出戶庭望隆公輔夢卜猶稽濇焉云亡有用弗竟識者之傷惟彼淵泉或流或止澤被於物其究均爾我銘公行百世有師用之竟耶其在於兹

封太孺人趙母許氏墓誌銘

封太孺人許氏者故封翰林編修平凉趙公諱玉之繼室今御史中丞以仁母也父曰安東護衛義官宣母張姓太孺人生而儉朴不喜隨諸女婦施鉛朱爲容年若干歸于翰林逮事其舅平谷丞及繼姑某某待子婦苛翰林元配史繼配范皆不能得其意鬱鬱以卒范卒時有子時元甫七歲其復虐之翰林以爲憂太孺人至則日具鮮腆爲奉或時遇詬辱無纖毫不平意見於色詞其遂悅遇時元亦有恩平谷卒其盡私其宦資謀他適太孺人告翰林勿止曰毋貽子孫患其薄於利而爲趙氏遠計慮若此翰林以貢授元城訓導畫側室王生子時泰踰年太孺人始之元城時中丞生數歲有異資而時元年十八太孺人爲娶段氏夫婦皆好逸每有煩言太孺人若不聞曰吾幸有兒可敎他何足介吾意其教中丞必先忠孝戒毋得美衣食習宴安然事必以身先之糲飯練裳怡然自足雖在疾病未嘗廢績紝尤惡巫覡佛老之說或語及輒掩耳不聽故中丞之爲人甘貧苦尚節義辟斥世俗一切非聖之書而獨尊信六經語孟曰不能行此不名爲人嘉靖丙戌會試禮部第一讀書翰

林當道者忌之授戶部主事尋改兵部以論時事失官薦者章數十上召爲翰林編修兼司經校書又以論職事失官庚戌有虜患召爲兵部主事慶抗逆鸞幾爲所殺出僉山東按察司事轉副使鸞誅拜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又以論邊事失官前後凡三失官然太孺人聞之輒喜曰吾兒丈夫也庚戌之召所親咸以虜勢重請太孺人諭止中丞太孺人獨曰國方有急不卽赴可乎中丞居山東職領民兵戍薊門遣使迎太孺人養所親又請母行太孺人曰吾不行無以堅兒志故中丞仕於世不達然搢紳相與稱士有大

飾緩急可倚仗及可望以必死者率歸焉太孺人素
所敎也嘉靖辛酉五月中丞奉太孺人遊於北園食
王太孺人忽苦寒促歸臥遂以二十二日卒距生成
化癸卯八月十二日享年七十九子三人獨中丞爲
所出名時春以仁其字女一適郡學生張雲龍而側
室王有女太孺人以嫁平凉指揮使王文生子思愼
卒文素貧無屋以居王女攜思愼歸於趙太孺人長
育之今襲指揮使矣孫男四守正守業時元出守巖
守愚中丞出守巖俊敏有父風女四皆中丞出長適
今兵部主事周鑑次適傅大叅子生員中二尚幼中

丞卜以是歲　月　日祔葬太孺人於翰林南山之
堂屬鑑爲狀來徵銘予辱交於中丞三十年兩人者
當少壯時所與往來多海內名士意氣相期許要不
肯後於古人今漸次零落而其渝盟變塞以狥於世
者亦間有之獨中丞不懼不沮若金之百鍊日以益
精乃予亦自幸磨涅之餘其本來面目未盡喪也故
雖仕處異迹而猶得兄事中丞太孺人於予有毋道
焉銘其可辭銘曰
趙家平凉緜修發聞曰有女士自許來嬪厥德旣合
爰生中丞維中丞公允武允文旣孝而忠爲時名臣
南山之原有翼其墳過者必式雖歿猶存

明故整飭蘇松兵備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兼
副使贈光祿寺卿復菴任公墓誌銘

嘉靖癸丑倭夷寇東南于是時天下承平久吏與民
不知有兵華賊至輒奔以潰復菴任公同知蘇州獨
訓練所統民兵與力戰而躬介冑策馬以先之自靑
其姓名於腹背手足曰死戰吾責也雖然先人之遺
體不可棄也茲用以識庶得收葬焉聞者感泣公
又與其兵同寢食或連日夜粒米不入口或露宿草
莽植立泥淖中未嘗稍自異所得俸直及諸上官之

牢醴悉分與其兵由是兵亦日奮敗賊於上海之八
團方戰時寇拔劒擊公賴庖人某身蔽公以免公猶
被三創旣而守太倉以積勞疽發于背公子爾孝請
公還郡就醫公叱曰吾誓不與賊俱生幸吾疾愈而
賊滅當與若共太平之福否則有臣死忠妻死節子
死孝而已歸以是語爾毋吾不能與婦子對泣幃榻
間泯泯以沒也會報賊至公遂裹瘡出海擊之怒濤
如山南人習舟者皆震眩失色公意氣彌厲手劒麾
舟師擣之賊大敗俘斬百餘未幾又敗之陰沙敗之
保山敗之南沙賊望公旌旆輒遁去捷　聞擢山東

按察司僉事整飭蘇松兵備甲寅賊犯蘇民爭走入城聚保而門鑰不得入民相抱號哭聲震原野公泣曰城池視百姓重等耳奈何棄之亟命啓門而謂其守曰賊入者其請任其責活數十萬人明日賊至以計敗之葑門乙卯賊復大至復大敗之斬首六十餘級　詔進公副使　賜白金文綺廕一子爲潞州衛左所副千戸世襲丁毋趙夫人憂部使者及諸士民連疏乞起公　詔責公大義而特贈公毋爲孺人以慰公公不得已受　命明年倭寇平疏乞終制　詔報可仍陞山東布政司參政以旌其功又明年丁嫡

母張夫人憂海內士大夫方望公服闋出爲　國家排大難立大功而公以前勞戊午　月　日疾作遂卒享年僅四十於是士大夫又莫不悲公用之未竟與　朝廷之失士而蘇松之士民則相與爲祠祀公給事中蘇人徐師曾請於
上贈公光祿寺卿然其父老猶相與言曰未足盡報公云公諱環字應乾復菴其號世爲潞安人曾祖增祖仕父翔以公貴贈文林郎滑縣知縣公生正德巳卯二月十八日幼警悟不凡年二十三舉山西庚子鄉試甲辰登進士知廣平以才優調沙河丁父憂改滑縣沙河當南北之衝疲於役甚公首爲省廚傳罷誅求以次釋冤獄毀淫祠凡所興革必視民所便沙民大悅其治滑如治沙語具二邑生祠記及德政之碑辛亥徵至京師公之族有與宗室婚者故以例佐蘇州配李氏先是公以其毋壓於嫡不敢爲妻請封公歿爾孝以請始特封宜人子男二長卽爾孝郡庠生次爾節今襲千戸女一適郡庠生仇承爵孫男一可淳公爲學先行誼尚名檢始爲諸生時大書壁間曰嘗私者無上虧行者無親又曰充海闊天高之量養先憂後樂之心必如是始可以言士故其歷官清

貞介特迥然異於時流而忠義之績在蘇松者尤著爾孝等卜以庚申　月　日葬公栢墺之原予松人也遂以督學江陵曹君狀爲銘其詞曰
世每患多故而乏材幸有之矣乃復中道而摧嗚呼人耶天耶且奈何哉銘于幽壚豈獨以識吾之哀

明故亞中大夫順天府尹近川查公墓誌銘

嘉靖辛酉閏五月十又六日亞中大夫順天府府尹近川查公卒于官其子太學生志文以訃聞　詔賜祭一壇　命有司治葬事
上方愼重卹典卽於例合猶必問其人何如而公位

三品未滿一考獨獲被　恩數於是士大夫仰見
上之知公又惜公幸既受知而不及竟其用也公爲
人凝重簡遠有黃子之度居常獨見謂長者耳及臨
事確有定守不可以毀譽利害攖之使亂迫之使急
至於進取之際澹如也當始舉進士時將疏請展墓
或謂公宜少遲以需臺諫之選笑不應及予告還例
授黃州推官尤公者雜至終笑不應其在黃州諸所
讞鞫不䙵上官意爲重輕亦不以請託有所縱捨召
拜禮科給事中上議舉　莊敬冠讀禮當事者惑傍
言不敢任而以禮繁難行爲解公抗疏請簡其儀節
後踰年卒如公議行之楚世子弒其父有司未能正
法公覈其報計日月之訛而律以春秋不嘗藥之義
獄遂定轉戶科右給事中尋轉左會　朝覲考察疏
陳黜酷吏禁罰贖緩征科等若干條語多犯時忌竟
以言謫雲南定遠典史復爲建寧推官遷刑部主事
改吏部累遷至文選郎中盡取諸條例去其舛複裁
爲一定吏不得爲奸有干請者濫詞遣之卒無所撓
屈間見誚責居之如常或教以迎合謝不能而起遷
太常少卿改大理少卿遷太僕卿所至舉其職遂尹
順天涖事五日觸暑得疾以卒距生弘治甲子四月

十三日享年五十八耳公之先出於周以所食邑爲
姓唐時胥臣爲司空師詣爲柱國南唐時某爲尚書
宋時某爲龍圖待制其後有號仁齋者自休寧徙居
海寧之花園七傳至御史中丞約於公爲叔父故公
祖益封南京刑部主事又封奉政大夫而公父繪號
雪岐生四子公與仲兄南京刑部郎中秉直相繼以
科第起查氏遂益有聞公於爲子爲弟以孝敬稱撫
其伯兄之孤志學志譽以慈稱自爲諸生以文稱歷
官以廉稱然未嘗自表襮與人處退然若無能者葢
其性然也配陳氏封孺人又以子志立貴封恭人子
男三長即志文次志宏領戊午順天鄉薦次即志立
舉丙辰進士今爲禮部郎中女二長適徐釜亂次適
朱來旬俱太學生孫男五孫女二葬以　年　月
日墓在　之原予自再入　朝與公游而好也遂
按禮侍石麓李公狀爲銘諸幽曰
周原瓜瓞生綿綿因邑爲姓惟查先司空柱國貴且
賢尚書待制麻光聯入　明火德蔚復燃中丞首奮
公繼騫宛如玉潤停如淵勢不能懾欲不遷諫垣選
部聲鏗然器可大受不永年我作銘詩瘞茲阡石不
可朽名其傳

封一品太夫人楊氏墓誌銘

一品太夫人楊氏者贈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醉憂李公之配今少傅大學士南渠公母也父諱諒娶於吳生太夫人而無兄弟太夫人生七年吳氏卒哭泣不欲生諸母止之不能得其父恚曰若欲我憂死者耶太夫人乃強食粥年十四歸少保公爲繼室及事其舅姑姑胡夫人治家嚴太夫人毎侍飲食立移時不敢退胡夫人嘗病太夫人與少保公晝夜侍醫藥再閲月不就寢兩家人交稱曰孝性又慈少保公元配俞夫人遺女甫四歳太夫人

愛之如已出及既嫁猶然至其老亦無不然其於婢使未嘗輕有罵笞門以内雍如也少保公之卒少傅猶業舉子太夫人時時稱舉少保公所爲訓者以飭少傅少傅學遂大成舉進士歷官至國子祭酒迎養太夫人於京師嘉靖己酉

上愼簡輔弼之臣特命入内閣少傅歸覲太夫人且謝且賀太夫人訓之曰往汝父客於文正謝公嘗爲予言文正之事若無小大無敢欺也其於持已無小大無敢苟也今汝官文正也亦思與文正同其心與行乎少傅固能尚名德遠權勢聞太夫人教應聲曰所不惟毋命之奉以事

天子者不可謂忠且不可謂孝

上數賜少傅金帛暨諸上方之珍品少傅以奉太夫人太夫人必呼萬歳然未嘗傒服食毎指布蔬與諸婦曰惟此爲可久也及受一品封少傅奉　誥命歸太夫人北向拜呼萬歳者三又謂少傅曰

聖天子恩至渥矣吾一婦人何能爲報惟汝勉之少傅益自感奮常深夜計晝曰如是而天下可使安四夷可使附如是而庶幾無負於毋氏之詔我者予與少傅同在翰林相先後入閣無逸之直又同盧舍毎

聞少傅云云輒低回歎服而因以知太夫人之賢舉以語縉紳莫不幸太夫人壽以成少傅之志也歳辛酉五月十日太夫人得疾卒少師嚴公借予以聞

上命禮部賜祭者四併祭少保公者一　命工部給喪葬具兵部給舟車　遣大行一人護其喪員外郎一人治葬事而　賜少傅乘傳以歸蓋

上知少傅深故太夫人所被卹典備極隆厚而在縉紳則以少傅之去加悼恤焉嗚呼是可銘矣太夫人生成化甲辰三月十七日享年七十八子四人長本即少傅次禾蚤卒太夫人毎念之少傅爲立後且移

葬太夫人之墓側次樂南京太醫院判次采中書舍
人孫男十三元允皆中書舍人見錦衣衛百戶尧從
軍都督府都事兌中書舍人尭國子生冠魁冕充旭
尚幼孫女五長適管大參之子浙江都指揮僉事海
次聘於宋中丞之孫其又次聘於大司寇楊公之曾
孫其又次聘於陳學士之子其又次聘於陸刑部之
子其曾孫男五少傅卜以　年　月　日葬太夫人
之原先事以學士狀屬予銘予雅賢太夫人者
不得辭銘曰
詩歌徽音母教則基不出戶庭功施于時猗太夫人

少傅之母為女為婦德儀多有規於少傅侃侃色辭
曰父有訓爾其承之少傅拜受以輔大政厥德乃心
協于
明聖聖曰嗟哉是實教忠生封歿卹恩數並隆[illegible]
之原有碑崇峙顯刻深書
天子所賜亦有信史金匱之藏名載列女煒其輝光
人誰無母又誰無子巋然茲丘孝慈所視

明故太保兼少傅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掌錦
衣衛事贈忠誠伯謚武惠東湖陸公墓誌
銘

東湖陸公諱炳字文孚浙江平湖人唐宰相宣公之
系也成化間有諱墀者選充錦衣衛小旗
獻皇帝之國選充興府儀衛司總旗傳子松事
今上於藩邸
上之登極松以扈從功陞錦衣衛副千戶世襲典詔
獄歷陞指揮使管衛事官至都督僉事卒贈都督同
知則公考也公生而器宇軒豁志氣雄偉長才遠識
文武兼備以舍人當都督公之存中嘉靖壬辰武舉
授署所鎮撫貲書薊州甲午春虜犯洽黼關公斬虜
一人陞副千戶都督卒

上念舊錄勞　命公世襲指揮僉事兵部合公武舉
所得署級請於
上改署指揮使管南鎮撫司事戊戌
上謁諸陵　命公管衛事扈從以行其冬實授指揮
使　賜誥命冊天禮成加俸若服色一級己亥春
上南狩駕至衛輝行殿火公覩負
上以免由是
上謂公忠甲辰冬　命署衛印提督官校陞都指揮
同知乙巳春掌衛事丙午夏
太廟成陞署後軍都督僉事仍加俸若服色一級冬

以緝獲功陞都督同知　賜羊酒寶鏹陞又以功廕
冢子經爲署百戶戊申以　聖節恩加光祿大夫柱
國冬以緝獲功陞右都督廕次子紳爲總旗庚戌秋
虜犯京師警始聞當事者盡閉諸城門民走入保不
得啼號之聲載道公亟啓門以納凡活數萬人虜遊
騎薄城下城中惡少密相結乘時爲亂有期日將發
公廉知其狀縛魁渠置諸獄遂以無事冬以緝獲虜
賊功陞子經副千戶時逆鸞兼總京邊兵又多畜死
士將謀不軌公請於
上建射所選官校舍餘分番習射以陰制之鸞果憚

不敢輒發辛亥以緝獲功陞左都督冬以諸邊底寧
加太子太保尋又以緝獲功廕從子緒爲錦衣衛百
戶壬子秋鸞病死其所畜死士故嘗橫於京師及是
懼罪洶洶思變公爲好語安之而奏請還諸各鎮京
師遂安未幾鸞逆謀洩　詔剖其棺斬首傳示九邊
公分遣旗校授方略盡獲其黨時義侯榮等以罪諸
法義榮本與虜通當是時非公幾北走虜矣癸丑
詔追論公功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歲支伯爵祿贈曾
祖軾祖墀考都督公如其官曾祖妣舒氏祖妣王氏
前母張氏母范氏繼母李氏皆一品夫人自庚戌之

變虜數垂涎京師之南關
上用羣議作重城　命公提督公陳拓城基建樓關
集夫役增工食嚴賞罰給醫藥等六事
上皆從之而公於督視尤竭心力城成加太保廕一
子爲錦衣百戶其秋　召直無逸冬兵部以諸邊捷
聞加祿米歲五十石乙卯陳鋪戶甲役之累言甚懇
詔都察院如公言釐諸獘端民費大省丙辰　賜諸
進士宴于禮部　命公列坐文職二品之次丁巳奏
發中官李彬貪黷恣橫諸不法狀彬時方幸人皆爲
公恐賴

上聖明捕彬及其黨付詔獄中外又皆動色以喜故
事錦衣諸所及二鎮撫司有管事官有帶俸官公疏
請汰管事官之年老有疾者俾帶俸閒住以清冗員
而其帶俸官十年以上者給半俸十五年以上者量
給俸三之一二十年以上者月給米一石以省冗費
又請令輸粟授總旗者不得註錦衣衛以杜冗濫
詔皆從之秋以　聖節恩加兼少傅　賜諭曰以公
兼孤云戊午春虜攻圍大同右衛致仕叅將尚表率
諸將士固守而城中乏食勢不能支會千戶張大用
奏　命遣總督楊順還具以告公公疏聞

上諭公選官往勞而語總督江公東急運謀救之公
復遣大用及百戶謝麟以行大用等至宣
上德意會江公所市芻糧亦集大用等因與江公及
其鎮巡選調士馬會於左衛城歃血盟諸將以四月
十五日誠行而西虜懼遁去遂以其夕入右衛說者
謂遲五日則右衛不守矣已未夏以先夫人葬承天
乞祭葬　詔特允之秋以　聖節恩加祿米二百石
庚申十二月十一日暴卒距生正德庚午十月十五
日享年五十一公為人忠義正直視國家之事苟可
效尺寸必竭其力禍福生死無少惕於心見有奸於
法亂於紀者疾之如讎搏擊無少避故觀其持已行
法若剛不可犯而介然與物無情者然其事繼母能
以色養待其弟太僕少卿煒友愛周至惟恐拂其情
施於朋舊拯難賙急有其人意望所不及與自謀之
所不逮者尊賢禮士問遺造請不計有無不憚寒暑
有危急務保全之其謙恭委曲視前所為若兩人然
蓋公讀書明理道故義之所激千萬人必往而禮之
所在輒巽懦如書生非獨其天性然也於是
上詔有司曰炳予忠國之臣贈忠誠伯諡武惠　賜
祭十六壇齋糧麻布五十石疋　命工部具棺造塋
兵部廕子繹為錦衣都指揮僉事已又念繹幼　命
掌衛事都督朱公保視之弁經紀其家事公雖不獲
享遐壽而其受恩於
上則雖簡冊所載未之前聞於此見忠國之報矣公
初娶吳氏繼黃氏張氏趙氏子男三長經次紳俱先
卒次即繹次絿公卒後側室李氏出女五長嫁成國
朱公嗣子時泰次嫁少師嚴公孫錦衣指揮僉事紹
庭次受予子瑛聘又次受宗伯孫公子鑲太宰吳公
子綬聘孫女一嫁錦衣南鎮撫司都指揮僉事袁憲
文公存時嘗卜地於朝陽關外三里屯至是諸姻故
合而謀曰公之意不可違也乃以辛酉二月初七日
葬公而遷張夫人以祔予素與公相期以忠孝公之
建射所捕逆黨解右衛圍予多與謀而予孤危之迹
又數賴公以免患故公之卒也予哭之慟退而為之
銘其詞曰
宣公之後有人崛生既武既文以佐　皇明有狐在
城莫之敢睨時其出穴一矢而斃有虎負隅莫之敢
攖翦其翼牙卒死以烹近既寧止乃謀於遠翊贊
廟謨重城以建內既綏止爰及邊方解圍右衛外患
以攘其將有為奮不自顧退接士友曲中矩度其在

用法根抉枝披撫視孤煢又何惠慈徛嗟咥公克世
其德百身莫贖我悲奚極朝陽之原有墳隆然銘以
揭之過者式焉

明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
詹事府事贈太子太保謚文簡孫公墓誌
銘

公諱承恩字貞甫毅齋號也其世曰孫氏出晉御史
大夫康宋之南自汴徙居武陵元末有為上饒錄事
諱伯英者避方國珍亂始來華亭再傳至士達生子
瓛領宣德乙卯鄉薦署廣信訓導訓導生衍舉成化

戊戌進士仕終延平知府郡人為立遺愛祠自延平
而上凡三世皆以公貴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妣皆夫人其生曰成化辛丑十二月十日
卒曰嘉靖辛酉八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一其配曰
吳氏封孺人累贈至夫人繼娶楊氏封夫人所子兄
之子曰詹事府主簿克紹側室錢所生子曰前軍都
督府都事克弘女三壻曰太學生陸鐈黄相戴邦傑
孫男五曰生員某某某某俱克紹出曰昌福尚幼克
弘出其葬曰嘉靖癸亥十二月十六日墓在蟠龍塘
祖塋之右其歷官曰公舉正德辛未進士改翰林院
庶吉士授編修當是時權貴人數亂政公歸臥於家
者七年
今皇帝卽位始拂拭其衣冠告所知曰吾可以出矣
及登朝以選使安南又久之以纂修　明倫大典遷
左春坊左中允充經筵講官兼講大學衍義進主南
北畿鄉試遷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　皇太子出閣
為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禮部右侍郎缺銓司
舉陸文裕公及公以聞　詔特用公仍兼少詹事侍
讀學士充經筵日講官數　遣視牲　南郊陪祀
帝社稷代拜永明祭先師於太學　眷禮出尚書上

轉左侍郎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同修　玉牒
充會典副總裁主考會試遷禮部尚書仍掌府事改
掌部事兼掌府事會有忌者力引疾以歸然
上每念公見謂可信任逾年　召掌詹府加太子少
保疏請　皇子講讀不報遂以疾再疏乞致仕　詔
賜馳驛并許以克弘侍行凡居家十年卒其卹典曰
自聞喪至於葬　賜祭四壇　遣中書舍人梁孜治
葬事贈太子太保謚文簡又將廕其孫其行曰公事
親孝始延平以祈雨得疾公侍值有所謁者輒蹙額
不欲聞母阮夫人以上元日生公歲張燈為壽夫人

歿不復燃一燭撫其兄之子克嗣孫昌祖族之孫令
鄉進士友仁及焦氏之寡姊母族之孤嫠朋舊之貧
且病者咸有恩於辭受無所苟然生而直項寡言與
人交雖所知厚自一揖外不能致款曲即有所德於
人亦不能懇懇為謝或說以名位可智力取輒辭曰
有命又或强之面發赤不復荅聞有毀已者笑曰吾
固無愧於心間受人欺輒又笑曰誠不意乃爾於書
無所不窺及對賓友一不以資談論故在士大夫之
賢者罕克知公而其不肖者因謂公易與恩有以摧
沮陵躐之獨賴

上識公醇謹遷轉召用多出　御筆公遂得至貴顯
上在位久明於人情凡大臣請告者率見疑獨公以
誠見諒得以恩禮去位自少至於老手不識握算亦
未嘗一問米鹽細小物價之盈縮故公年踰八十乃
其心渾然赤子之初其制作曰在
武宗時有修德應天賦
上之登極有正始箴有鑒古韻語
上南狩還有大孝頌皆志存勸戒雖或取忌取謗為
之不疑垂卒有遺表曰慚負國恩虛生人世捐殞已
矣銜結茫然惟
聖躬康壽天曆彌長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讀者以
為公於愛君至死不替有古大臣之心而其他若使
交紀行稿使郢稿集古像贊易卦通義女訓瀼溪草
堂全集以文章稱雄於世者未暇論也予後公舉進
士十年猶及與公同在史館宮僚之選予自江西副
使獲隨公升于朝後公視篆詹府而予繼為禮侍公
歸予實代為禮書公之再起予忝在內閣與公處甚
久稔知公之為人蓋真所謂長者故公之歸予為文
贈之又以文壽公八十及既卒又合諡法所謂博學
好問一德不懈者諡公而茲又按大參鳳峯沈公狀

序其事之大者以銘于幽銘曰
世衰道微文乃盛孔子因之思先進公生業文獨賢
勝口無甘言色不令紛華滿前一無競羣趨衆譁持
以靜人莫知公
主明聖南宮詹府佩兩印既歸復召　親錫命行且
相公公則病吁嗟有德用未竟餘光燁燁照史乘易
名文簡行允稱

明故廣西參議左山顧公墓誌銘

嘉靖壬戌九月三十日廣西參議左山顧公以疾卒
于家階悼故舊之凋落也才賢之不可以復作也自

京師為文祭公於是公之弟大叅豫齋公書來曰中
孚不幸喪吾兄而吾兄幸辱哀於吾子宜有以圖其
不朽者乃自為狀授公仲子正倫以示予曰顧氏出
吳丞相雍遠綠黄門侍郎野王始占籍華亭入　國
朝有諱景陽以能詩稱者吾五世祖也永樂初有諱
彥迪以儒士佐英國公幕者吾高祖也弘治正德間
有諱斌仕為興寧知縣以文行稱靜虛先生卒贈刑
部主事者吾父也吾兄生而吾父奇愛之遣受業於
尚書文僖顧公文僖之門故多士然獨以國士稱吾
兄即諸先輩讀其文莫不愧且屈也年二十二領正

德丙子鄉薦後十年登嘉靖丙戌進士為南京刑部
主事丁吾父憂服除改刑部故事有本科以看詳諸
司之章奏非文學政事兼者莫克與其選尚書諫於
衆咸曰惟吾兄宜於是吾兄專其事者三年會吾母
太宜人病醫謂弗宜其水土吾兄曰迎養以為親也
柰何反以病吾親立上疏乞改南復為南刑部逾年
遷儀制郎中又逾年遷山東按察司僉事嘗行縣發
其衆賑饑吏曰粟必白撫按俟報乃得發吾兄叱之
曰民且死何報之俟青徐間賴以活者數千人縣又
嘗苦蝗檄令尉曰及蝗始生易撲滅也蝗卒不能為

災有　詔發銀礦以佐國羣盜覬窺焉撫按曰非顧
僉事莫能辨此人或為吾兄危吾兄曰誠率之以無
私而行之以法孰敢干吾紀者已而果帖然羣吏有
以賄聞而見徵者請於撫按即以其事白之銓曹銓
曹械歸其人於是羣情甚快而黨惡者大不悅秩滿
遷廣西歸覲吾母一見愀然曰報母之日短矣疏乞
終養明年吾母捐館舍而辛丑竟為忌者所中致其
仕吾兄為人剛明而直諒其中有所懷未嘗不發於
言乃其所言者中固未必有也其所問學在於用世
故其政隨所至有聲而其形之制作燦然可觀者特

其緒餘也其處宗姻事必從厚而於孝友尤篤至於
老不衰也其襟度夷曠不以世故戚戚於中題其居
曰洪厓堂名其詩若文曰洪厓集蓋庶幾古所謂達
者也然而仕不竟其志壽不能及七旬其命也夫吾
兄諱中立字伯從左山其號生弘治乙卯十月二十
日享年六十八配朱氏贈宜人無出繼娶吳氏封宜
人子男四長正誼次即正倫次正心正時俱生員女
三長適右都御史上海潘公之子今南京工部主事
允端次適巡撫河南都御史嘉善陸公之子生員中
錫次適吏科都給事中同邑楊公之子生員允儁孫

男二嗣科嗣賢孫女二長受李氏聘次尚幼葬以癸亥十月八日墓在　始吾父官興寧中孚幼且多病其撫且教之以至成立皆吾兄之功吾父罹寇變中孚時知萬載不即聞吾兄在南都棄其官奔以還而吾母之卒吾兄時在侍故吾二親之含殮中孚得無憾焉者繄吾兄是賴至於中孚之家居朝夕所仰以寡過者亦惟吾兄是師而今已矣此吾之所以重悲也予讀竟顧謂正倫曰予自未冠獲交於尊公凡茲所稱皆予所知即予不能有所張大揚詡其又忍使弗傳遂誌而銘之曰

才無徵耶燁其休聲才必徵耶不竟於閒不我者才用我者人其徵與否又奚足云狀公者弟銘公者史信于百世徵其在此

封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靜菴郭公墓誌銘

靜菴郭公以嘉靖癸亥三月三日卒于家其子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朴以聞　詔賜公祭加等遣官治葬事而　命太宰馳驛以還蓋異數也太宰哭謂予曰朴奉吾父之教以幸有今日顧
主恩未及報而吾父則已不可作惟誌其流光委祉之實傳之後來庶吾父為不朽而朴時一誦焉亦或於圖報
聖主而光顯吾父者庶幾其有助也因再拜以銘請予故與太宰友善不可辭按狀公河南安陽人諱清字靖之靜菴其號曾大父恭領鄉薦知眞定之藁城大父銀父瑜以貢主魚臺簿公既寡兄弟而主簿自魚臺歸家又甚貧須公以養故公少廢學耕於洹之野有田五十畝屋六楹至不足給衣食而公襟度夷曠篤於義而輕於財每與人飲連日夜無勸色人有急傾所有資之不少吝初封翰林編修又封通議大

夫吏部左侍郎兼侍講學士又親見太宰握銓持衡進退黜陟天下士者踰年視昔耕于野貴賤殊絕矣乃服食用器無所加於前數步行里閈間非素相識者不能知為太宰父也故人尤以為盛德嘗就養官邸會太宰主考南畿鄉試分教禮闈鑰門謝客訖事乃已太宰既在銓司數迎公養不赴鄉人入都者或索公書為贄輒謝曰吾方飲酒不暇為煩語吾兒勉事
聖主毋以吾為念先是太宰拜掌銓之命
上賜手詔曰慎評庶職先之守令于時天下翕然想

見
上圖治之心而竊懼其難副及太宰考察內外羣吏
注授百僚賢不肖不爽毫髮天下又翕然頌太宰眞
能舉其職而公方康寧健强相與樂公之壽庶幾太
宰之政有成而遽以憂去於是凡屬望於太宰者又
相與歎惜於公之卒至涕淚而不能自禁也公生弘
治癸丑九月一日享年七十一配李氏封淑人子男
四長郎太宰次樞次楨俱國子生楨先二年卒次棟
舉人女二長適庠生鄭中次適典寶正徐琪孫男十
人煥焜俱庠生燦官生煊炤熠餘尚幼女十六人壻

馬緒徐佶俱國子生李喬枚張焞庠生餘亦幼曾孫
子二人曾孫女一人公葬以　年　月　日墓在洹
水之陽銘曰
惟民望治甚於渴飢幸既得止又懼失之故天下以
太宰而樂公之壽及公之卒復以太宰之去而悲穆
穆太宰
天子所知尚遄其來以慰邦人之思

明故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春山富公
墓誌銘

春山富公以正德庚午與予叔父谷陽府君同舉應
天鄉試公時年二十餘方面豐頤瑩如玉樹而意氣
閒雅飄逸予以童子從旁窺視之竊敬且慕焉後予
稍長間以府君命侍諸先輩飲公待予獨厚辛巳公
舉進士拜工部主事推木荆州閱二年予亦遂幸忝
竊又五年公以服闋改刑部會予免先少師喪復官
翰林益得從公游故於公習焉公才高其於爲政初
若不經意而所措注詳練精密卒莫能易之初試於
荆荆故利數司推務者往往遭怨謗以去公條所不
便於商及舊制所宜復者爲奏罷行之聲望蔚起自
刑部郎中出知重慶盡取民所出賦役衷以爲籍而

事爲之限使民自輸於官奸人至環視不能有所乾
沒自重慶遷副使飭兵建昌鑿山堙壍起海塘堡爲
陸道數百里以避瀘水之瘴先是建昌推井鹽以餉
兵其後鹽丁逃而兵據有鹽井之利於是稅廢而餉
存當事者雖知其然然莫敢奪公令計所當受餉與
鹽稅相准費乃須紓故時論者以公爲通才公又有
定力於毀譽得失之際能無所動其心在刑部時侍
御南江馮君以論汪鋐下獄公爭以爲無死法鋐銜
之出守遠郡公不怨尤及道江瀼下瞿塘歷巫峽峨
眉青城諸山顧其僕笑曰吾嘗數夢家萬山中茲豈

偶然也在重慶時蜀王與都司劉永昌訐奏不法若干事　詔遣公給事中御史案之蜀既大藩而劉又素兇狡二人以撽公或謂公勿往公不應至則一斷以法僅十日獄具奏報可在建昌發屬吏之貪酷者其僚以為請弗聽則譲公巡按御史御史慼之會當大計天下吏公即棄其官歸所過登眺詠歌若以遷至既抵家不治生產數出遊湖山經月乃返返未月又買舟以出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觴詠即獨處亦未嘗不怡悅與人處未嘗不盡人或負之雖至再三終不校蓋公多讀書尤喜談神僊氏之說其所自得者深矣公諱好禮字子超春山其號厥初洛陽人從宋南渡始家華亭曾祖禎壽官祖綱父洪洪以公貴封工部屯田司主事贈副使母丁氏封太安人贈恭人配張氏累封恭人子男三長于文光祿寺監事次于德于仁皆庠生蚤卒女三長適貴州提學副使莫如忠次適監生張承祖又次適禮部郎中白啓常孫男一可大郡庠生于文出女二于德于仁出曾孫二俱幼公卒以嘉靖辛亥　月　日距生成化丙午某月日享年六十六予既習與公游而公之卒也命于文必請予銘予往時嘗語後進云士大夫子當以子文孝謹為法及是于文來致其父命予不得辭銘曰

有廢必舉有為必成惟材之弘外無役於形內無戚於心惟養之深生也予知殁也予銘惟文永傳以慰幽冥

張母朱孺人墓誌銘

張母朱孺人既卒之十閱月嗣子封兵部主事朝封率其弟朝桂庶弟朝奎啓其父大名通判鶴沙公之墓奉孺人合葬焉先事以孺人從子國子司業大部狀屬階為銘階孺人壻也不敢辭然階聞之銘也者以昭德而示後也孺人之德狀所載者多矣詳於細不若著其大者之簡而傳也乃掇其二端以刻于石曰凡勤儉敬恭之節在貧賤之人非難而在富貴者為難其薄於利而篤於義在男子且難之在婦人女子其難可知也惟孺人於封御史慎恒公為曾孫於按察副使鈍菴公為孫於南京禮部尚書菉溪公為長女其歸張氏於南京刑部尚書莊懿公為孫婦於鶴沙公為正室於宣城伯之夫人為弟之婦而其子二人朝封以子貴封兵部主事朝桂為國子生孫仲謙舉進士為兵部武庫郎某某某某皆為博士弟子曾孫某某亦以文學繼諸父以游於郡之庠女長嫁

爲千戶顧　妻有子承勳爲河南都指揮使掌司事次適階封一品夫人有子璠爲太常少卿琨爲中書舍人季適府學生董容大最華亭之仕者尚書五人雖人品高下不盡同而孺人之父與夫之祖居其二爲司業者三人而夫人之從子居其一其以侯加少保總
天子之六軍者一人以少師居政府率百官左右
天子者一人而皆於張爲壻則故宣城伯衛公錞暨階是也孺人之富貴其亦可謂盛矣然孺人身常衣布素至老猶手紡績治木緜作布帨不間寒暑與內外親及鄰之婺嫗處高下厚薄一視禮所宜未嘗有傲色非性於勤儉敬恭者耶自邇年來天下靡然趨於利窮晝夜之力圖其所不當得至蔑倫理敗風俗不少顧即士大夫能自拔於流俗者鮮矣孺人少受於母秦秦嘗與之珠環及琢溪公側室之子生母索環曰此汝祖所寶當歸諸其孫孺人出之無難色鶴沙公初贅於朱孺人以長女理家政於朱之金帛分毫無所私後從鶴沙公居新橋而琢溪公輯內室獲遺金及簪珥數事檢其籍則孺人理家時所留也以歸孺人孺人竟不受非篤於義而薄於利卓然出士

人之表者耶嗚呼古之君子以一言一行之善至名天下聞後世歷數千百歲不衰孺人之賢如是是誠足以傳矣孺人生成化戊戌六月二十日卒嘉靖癸亥正月十一日享年八十六葬以卒之歲十一月十一日墓在車墩之原銘曰

善不必多惟其絕殊福不在身視其遺餘孺人母張而出於朱蔚其賢聲光兩尚書慶積澤流由張暨徐子壻甥孫榮暉煒如猗嗟孺人德與福俱有徵賢者其在茲歟

世經堂集卷之十七

墓誌銘四

明故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海樓李公

墓誌銘

公諱日章字尚絅

今天子紀元之歲與予同舉於鄉其明年同舉進士毋飲酒酣輒歌李太白所爲梁父吟將進酒諸篇慷慨言曰士君子必有空宇宙而超今古之度然後能不動於物以大有爲於時有如登百尺之樓凭欄而望東海攬三山於几席納百川於杯盂斯其爲度也

庶幾矣乎因自號曰海樓後三年拜刑部主事有巨璫謁公欲有所逮捕公曰越百里而逮人非法也中貴人怒以危言恐公公終拒不聽遷員外郎郎中出知襄陽以才徙長沙先是太溈寇數千人屢招輒叛叛則其所焚掠益甚於前公曰此我驕之耳遂身督兵往討縛其酋斬若干人降若干人事聞　賜白金文綺郡故喜訟稍抑之卽肆爲詆誣太守往往貶法以徇公獨不撓至其獄詞則老吏猾胥相環視莫能損益一字由是訟頓息能聲聞四方遷山東按察司副使

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顯陵當是時舟之先後行者以數百計吏之奔走執事者以數千計公私之役遠近至者以數萬計公預籍其數而爲法授有司令餉以人給夫以舟限俟於境者無後期出於途者無稽程費大省而事集居踰年丁父憂會大計天下吏有忌公者騰飛語謗公銓司不及察罷公政士大夫意公素剛必且抗疏自明公笑曰仕宦在行志耳志苟不行卽列侯將相曾不足等海中之一漚其聚與散交於吾前而吾目猶不肯一顧也矧足動吾心哉聯諸縉紳之家居者以爲

社日賦詩較奕徜徉林壑閒見嗜進者必指其口曰能吸盡滄海之波乎見戚於退者必撫其背曰悲哉溺於苦海乎公守官廉傾其橐得百金作狎鷗亭於所居之後因題所著詩曰狎鷗亭稿當其脫落塵鞅傲睨一世眞若所謂白鷗沒浩蕩可望而不可馴者然其憂世之志至老不衰毋見郡縣長吏爲陳民所疾苦與政所宜興革其言偘偘雖或致怨尤不顧也蓋公所謂空宇宙而超古今之度其發見不同均之無所動如此嘉靖癸亥十二月二日公得疾卒于家距生弘治丁巳五月十一日享年六十七於是子太

學生豫亭庠生升亭奉侍御南湖徐公狀來京師請
銘予與公交久且厚也不得辭公先世洛陽人從宋
南渡居武林繼徙上海之王渡里至曾祖德芳始家
華亭德芳生晟晟生壽官枰枰生義爲訓導霆霆娶
許氏生公以公貴封長沙知府而贈許恭人公二子
豫亭配董恭人出升亭側室夏出女三適太學生董
光裕張允言其季受楊繼心聘孫男六茂承茂昭茂
向茂賞茂對茂達女三俱幼甲子十二月十六日豫
亭兄弟實啓唐子浜董恭人之壙以葬公云銘曰
猗達人之大觀兮納六合於其胷之中獨立乎海上

之層樓兮狎煙濤而睨蛟龍之宮窮萬變與百形兮
超塵𡏖以遊於太空嗟有才而不竟於用兮又奄然
以長終夫既齊得喪與毁譽兮宜無繫於去畱之蹤
勒斯銘於幽墟兮庶後世其知公

建昌同知未軒朱君暨配周孺人墓誌銘

未軒朱君始爲諸生以治易有聲于遺季弟今南京
大理卿子明徃受業焉其後邑大夫陳君昌福聞之
延以教其子於是君聲益振然數試於京闈輒不利
或謂君曰夫進取者豈必文之工哉蓋亦有命存乎
其間不可強也君曰不然夫國之廢興命也然而在
聖人有永命之道人之死生命也然而在神仙有延
命之術仕之達不達亦命也其在我也獨無抝命之
文乎哉於是益晝夜讀書其爲文注思甚苦夜自誦
讀爲聲甚悲越若干年竟以貢領南畿鄉薦連上春
官又不遇人又謂之如前君亦持其說不變君性儉
約食不輕具肉間有所徃雖數十里率常步行其劬
於書而薄於自奉至面色枯槁人見之不能堪而君
志益厲嘉靖丙辰君既已三下第年亦六十四矣乃
擲書歎曰舉進士信有命耶謁選吏部時士之同試
者百數十人君稍出其緒餘及唱名猶在第一故事

第一人當得京除會無缺遂以知定州定大州也軍
與民雜處而違官怙勢數侵侮小民民不能勝則盡
舉其產半售之以利其庇已有司莫能禁州又當孔
道士大夫晝夜出其途輿馬之費日益而客猶見罪
以爲簡君至則出令曰自守而下各毋取民一錢軍
或暴民及與民以利爲奸欺者必罪守或取非其有
軍若民共攻之衆遂帖帖不敢犯士大夫至者君迎
送于郊極恭至輿馬則必視其所當與一不少徇州
人便之然士大夫率以故多不悅君於聽訟意在得
情實常遲之以俟詢訪左右因肆其奸君弗及覺不

悅者遂以爲誘故在州三年部使者莫或薦君獨以守不失至巳未冬例遷建昌同知閩寇窺建君故儒生不習兵也檄諸屬邑募壯勇簡精鋭禦之賊竟不敢窺郡城民以爲德而當事者猶以屬邑被焚刼劾君不任事壬戌大計天下吏銓司入先言擬調君簡僻君發怒得病徑歸至家未踰旬以六月二十五日卒顧謂子胤徐曰悲哉命也夫君少貧能盡以產讓其兄而自授徒以給衣食人以爲難後從學者衆束修之入銖積寸累家更以富稱乃君勤苦前後猶一日君當未仕時能識　朝廷之政體與貴官者之情狀其與人畫計策料事嘗成敗率奇中響應又善談謔毋君所至即風雪羈旅人忘其憂比去雖高筵盛會不樂也嗚呼以君之才辯如此而仕竟不達服勤茹苦以終其身宜其深致憾於命也歟君諱某字某未軒其號先世高淳人　國初有諱寶者以微累戍金山再傳爲君曾祖海海生杲杲生機機生二子而其仲爲君有異質里周翁廷瑞妻以其子實能務織紝畜雞豢彘以資君爲學君年五十未舉子爲娶妾傅氏已又爲娶金氏始生胤徐享年六十三先君八年卒葬張涇之新阡女二人長適大叅東老沈公之

子鍵次適侍御南江馮公之子學可俱國子生君生於弘治癸丑六月二十六日卒時年七十胤徐卜以歲十二月二十二日啓周孺人壙合葬焉而未有銘至是奉大叅鳳峯沈公狀走京師哭謂予曰先子昔幸受知於公公又嘗憐其不遇以死願有以銘諸幽予乃爲銘曰

命可拘耶天虛器耳不可拘耶人事贅矣君之於命拘者半焉爰稽其自夫孰使然能拘者人不能者命往哉九泉其尚奚恨

封翰林院檢討徵仕郎餘山朱公墓誌銘

南京國子司業朱君象玄喪其考封翰林檢討徵仕郎餘山公之三月自爲狀而以書授其女兄之夫沈方石俾謁予京師曰先君子少砥礪名節盖欲自立於君子之塗植學績文亦思見之實用而不幸不獲試其所望於不肖孤者謂或能樹鴻蔚之聲以不朽其親乃不肖所就又止此惟執事賜之銘使天下後世庶幾知有先君子即不肖孤死無憾矣予讀而悲之往予與公同受業博士後象玄讀書翰林予實濫忝教習之　命予初娶沈夫人之於方石暨今張夫人之於象玄皆兄弟也然則銘以慰公之丈予予固

不得辭按狀朱氏其先開封通許人宋時自汴從吳興又自吳興從華亭之七寶　國初有諱尚德者贅烏溪趙氏於是始家烏溪尚德再傳至鈍菴公諱某舉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山西按察副使生二子長諱某是爲　南京禮部尚書旅溪公次南京天策經歷橫溪公諱某公蓋天策之次子也初天策不得志於仕宦抱故所讀書以授長子河南布政司都事艮諫既乃以病羸輸粟入國子及公生頴敏絶人書一過目輒覆誦不差一字橫溪公喜曰此所謂二郎必倣右也年十九提學安成張先生選以爲郡庠生後四年

橫溪公卒時旅溪公已謝政鄉之豪猾相與侮公公奮曰易稱幹蠱而咎裕蠱吾獨宜坐視蠱之日深耶毅然起擴之家以不頓落公才固足進取志又不屑隨人後自理家政外手未嘗釋書屬母陸孺人病痿遂亦廢　詔輸粟冀得旦夕侍孺人尋丁孺人憂服除卒業南雍祭酒張文定公暨文通公司業貞齋江公奇其文每舉以勗多士公又能爲詩其語夷曠俊逸往往似白江州蘇長公名聲益彰儆公出常乘銀騧駒因相與稱白馬生云嘉靖丁未象玄以鄉薦第二人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癸丑封公如

其官于是時松之封君數輩郡縣諸大夫以爲公世之遺才也敬禮之有加然公不自矜銜數步行田野間與故知識談說耕稼占候晴雨若不知身之已貴與人之貴之也公爲人孝友遇天策公及陸孺人之諱日哀慕如初喪歲時祭祀必思其所嗜以薦都事君老而貧奉之甚虔一味之旨必與共之女兄歸唐氏者蚤寡依公以居年七十未始一日憂衣食姪某坐累戍邊公出粟若干石倡族人贖其罪某以不枉梏死其於朋友慎所與而篤於義方石之父鋠公與口許爲婚姻會暴卒竟贅方石於家分與之田宅沈

君載采困於宦遊公賑之粟帛十年比疾革猶問象玄曰曾餉宜山否宜山者載采號也倭奴寇烏溪公奉四廟主夜跳入郡城寇燬公居殺一老僕以去象玄得公書持以泣欲棄官省覲當路者知其意以佐成均於南象玄迎養公官邸公一見甚懽已又念墳墓歸視之未返而象玄以忌罷官公聞賦詩不忿疾忌者而更以杯酒得團圞爲樂尚書孫文簡公見之歎曰餘山可謂能不汩沒於世味矣癸亥冬公得胃疾及歲且盡冒風雪往哭其從兄守莘疾遂亟甚以十六月三日卒於郡城之新居距生弘治戊午十月

十二日享年六十七公諱某字某自號餘山子配張氏封太孺人子二長卽象玄次曰大英女二長嫁沈方石次嫁顧正誼側室沈有子一引孫女一受李某聘孫男一驥大英出女二出象玄者許嫁王憲副之子某出大英者許嫁李憲副之子某象玄卜以是歲十二月　日葬公於施涇天策墓之穆公存日所自營也銘曰

公歸兮施涇中丈兮左凡心夙洭兮體魄永寧有才三世兮施弗弘儲厥慶餘兮以畀其孫曾我銘幽墟兮洵久而徵

明故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中峯先生董公墓誌銘

嘉靖丙午六月二十六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中峯先生董公卒于家其子思近謂階公門生也奉學憲汪君狀屬銘公墓而階意有所待遲之二十年今年秋其孫祖慶復以請階因念昔之侍者既未可必副而身已衰老一旦溘先朝露則公之行將遂不克彰顯於世其何以見公地下乃敘而銘之公諱玘字文玉其先汴人宋之南有諱康者來家會稽之東小江遂爲會稽人入　國朝彥昇以薦被徵而昇子諫諫子敬相繼以文行聞浙之東西敬二子長某仕至某處按察僉事次某舉進士歷縣縣知縣雲南知府有祠於其民娶章氏繼娶氏實生公公少以神童稱然凝重靜默至終日不出一言年十九領浙江鄉薦第二游於太學祭酒楓山章公奇之指示諸生曰此天下士也弘治乙丑舉會試第一廷試第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編修予假歸娶召修

孝宗實錄及成陞俸一級當是時逆瑾欲推抑天下士使必已屈出公知成安稍遷刑部主事人意公於法律非所習且有所不屑爲乃公治獄獨不少厭倦其所爲獄詞卽老吏自謂不能及又時用事者諸所

按劾務爲刻深公數抱律以爭曰法固止是用事者往往屈而從焉改吏部考功主事張采附瑾欲盡更故事令取諸司故牘焚之公持不可乃止瑾允死朝貴咸走爭公作東遊紀異以刺人咸爲公危會瑾誅還公翰林同考辛未會試甲戌滿九載遷侍讀乙亥充　經筵講官尋遷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丁丑乞歸省邑養者五年

今皇帝登極雲南公以大義促公行至則與修

武宗實錄充　日講官　賜衣帶嘉靖壬午主考南

幾階時以諸生試爲同考所黜落公閱而改品題焉
且將以爲第一屬有沮者乃以爲第七凡階所以有
今日皆公賜也甲寅陞侍講學士尋充副總裁官先
是
孝宗實錄焦芳多以意毀譽其間而
武宗朝大奸相繼亂政其事龎雜諸史官相顧不能
書公於絕載詳而不冗簡而能盡又因以正前錄之
訛謬歸之至公其有功於國史甚大少師費公毋舉
以語人遷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而忌者謂故
事書成遷轉不越二級公獨得五級於是謗始作矣

其冬以　日講勞　賜誥命贈祖及封雲南公皆詹
事贈祖妣及前母封母皆淑人會修
睿宗實錄仍充副總裁丙戌主考會試尋奉　命教
庶吉士秋實錄成陞俸一級丁亥遷吏部右侍郎仍
兼學士轉左侍郎戊子滿三載　詔廕子入監讀書
冬十一月聞雲南公喪　詔賜祭葬給驛以歸初公
在吏部拒絕請託尤嚴於君子小人之辯御史胡明
善所爲多不法公疏出之草已具而計至不果上公
又薄都御史汪鋐鋐明善是有怨公公之請卹典也値
方　郊有司不敢覆請及　命下則去闋喪已踰月

鋐明善因誣公謂有他覬不肯行而昔之以請託見
拒者咸相與搆之　詔落公職公方在疚不敢自明
其後三年誣始白奉　詔與致仕南北臺諫及御史
之按浙者交章薦公而公猶以前持法爲羣小所不
悅不果用最後有知公者則公以遭妻淑人喪積毀
成疾繼以卒聞矣嗚呼惜哉公爲文精於理而深於
思毋命階屬草塗竄損益存者不能十二三階督學
于浙數謁公公晋諸竟日未嘗以子弟親舊爲託而
諸藩臬之吏至不得一識公面其廉介自重如此元
配潘氏繼程氏錢氏子一即思近以公廕爲　知

府後公[illegible]年卒女子長適河南提學副使陳束次
適國子生何紳孫男一即祖慶今爲紹興府學生孫
女三嫁某某某公生成化癸卯八月十七日享年六
十四葬以卒之歲十二月　日墓在會稽大善山之
原其所著有中峯稿階方序而傳之銘曰
巍巍禹穴會稽之南鍾靈孕奇哲人出焉其人謂誰
仲舒之裔曰行與文罔不克似觀公之外退然如愚
其中所存含命不渝公與衆處終日靜默及在朝廷
危言正色始官翰林逆閹出之天開日張既墜復飛
驍且入相厄於怨誹金鑠杼投竟不　召起猗嗟

小能困公身百千斯年公名則存幽有銘文明有信
史彼讒有知其顙宜泚

太醫院吏目雪谷施君墓誌銘

君諱文治字德顯別號雪谷華亭人也大父松巖公
濟父悅泉公燦世以善聞於鄉而悅泉公尤著君生
有異資愛於父母十歲就外傅日駸駸能文章居四
年丁悅泉公憂又五年喪其母韓孺人君旣困於幹
蠱於是始廢學晚乃習爲醫所治輒效而家故有籍
在尚方會　詔醫之子弟得輸粟補官君於是以例
拜太醫院吏目云君爲人慈惠恭謹女兄蚤寡迎歸

養之終身嫁其女弟三無失時與人處即幼且賤必
引與鈞禮拜揖跪起竟日無倦色其有施於人不責
報或負之亦未嘗有慍言至其受施於人報之必倍
也善飲酒或時大醉終恂恂如初筵元配徐氏於吾
先少師公爲季女於予爲妹於吾弟刑部侍郎爲女
兄然未嘗以予兄弟故有所干謁於有司及失禮於
隣里姻族故士大夫稱盛德必曰施君施君繼娶湯
氏子二兆山聘鄉進士王君之路女如山聘翰林庶
吉士陳君懿德女俱側室薛氏出女一嫁府學生員
蔣師古予妹出君生以正德己巳九月二十五日卒

嘉靖壬戌五月十九日享年五十四兆山等卜以丙
寅十二月十六日葬君莠花涇之新阡啓予妹柩以
祔初予赴祭酒之　召也留兒今太常少卿璠守墳
墓屬君夫婦視之君愛如子而待如賓嘗有疾予妹
憂之至爲喪心自投井幾死君亦禱于神請以身代
故予於予妹之卒也哭之哀於君哀之如予妹予兄
且病凡以文字請者輒謝去顧念以爲君之賢不可
使無聞於後有如因予文而不泯則予所以報君者
庶其在茲乎遂以吾弟狀銘諸其幽曰
孰儲之厚兮而發弗光孰濬之深兮而流弗長猗嗟

乎君有負未償其後必昌

明故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陳君墓
誌銘

嗚呼此予癸丑所舉士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
修陳君之墓也　國家以文章取士往往因言以得
人而邇年士所爲文率恠誕浮靡豐肉而少骨君獨
溫厚平實間指言時事不激不阿予徧語同考曰茲
其所謂有德者之言歟及撤棘君來見拜起跪揖不
拘拘爲恭敬而規矩繩尺無一不合踰月對　大廷
天子親擢以爲第一君又來見坦坦翼翼如前時予

心語曰茲有德者之容歟畱與之語其於天理人欲君子小人之際辯之甚晰持之甚堅而退然若無能者已又察其所爲自朝謁後日閉門讀書不輕與人接尤不輕有所取予予益重之曰君眞可謂有德矣天子以是人儲之翰林他日講筵綸閣當必大有所補益非獨文爲國華已也後三年

天子降節冊遣使封諸藩君入拜　命後期柄臣素惡君慢已遂出爲惠州推官予意君必愠君顧深自咎無幾微不平見於顏面亦無憔悴可憐之色又以予嘗推延平數過予問所以理刑之要至聞小民爲

吏侮法所苦輒蹙然若身受之予於是又歎曰君之德滋益厚矣夫德厚者其所享必裕雖出當復還抑天將使習民事以全其才而大授之耶明年予力薦於銓部改南京太僕寺丞尋改尚寶司丞又三年轉南京國子司業甲子考績入都予時濫秉政因請畱爲中允管　誥敕予以爲昔所望於君者行且副矣踰年丁其父修撰君憂明年得疾卒告者屢至予終不肯信最後洗馬林君恒貞涕泣爲予言之予始哭曰嗟乎　朝廷失一士矣凡予所望者既不可副而天亦於是乎不可知矣方爲文祭君而君之弟誥與

其子以編修張君子維狀乞予銘墓中之石予不忍聞恒貞復謂予曰德言待此以瞑目予乃爲之銘冀以慰君而塞予悲焉然予毋中夜屈指天下士可爲朝廷用者必及君盖予望之素深毋忘其死如此嗚呼予之悲其殆非銘所能塞也夫君諱謹字德言別號環江世爲福州之閩縣人曾祖志祖琛壽官父伯亮以君貴封翰林修撰母卓氏元配石氏繼鄧氏贈封皆安人子一應虞女二長適龔某石出次許嫁林某鄧出君生嘉靖乙酉閏十二月十二日卒丙寅三月十日年僅四十二以丁卯某月某日葬　山之

原君在翰林同考會試者再得士甚多其他善行亦多可紀予獨識其悲君者故不及備書然有子維狀事核而語文亦足以傳矣銘曰

力而升之兮孰抑而卑之曲而進之兮孰拒而睽之望而不果副兮姑銘之以塞吾悲嗚呼悲可塞兮不可塞兮重爲君臨文以嗟咨其將奈何兮天實爲之

封通政參議從川秦君墓誌銘

君諱瀚字叔度號從川錫之玄文里人也其先自宋淮海先生子處度倅常州因家新塘後乃徙錫之胡埭再徙今居高祖季昇祖旭旭有高行鄉人私諡爲

貞靜先生以子夔貴封中憲大夫夔弟永孚仲孚並以孝旌稱雙孝秦氏永孚生鏜鏜舉於鄉後以親老不復試春官郡又舉孝廉不就　詔即其家授都察院都事通政君者都事公季子也君性至孝而倜儻好義弱冠爲邑庠生有聲凡八試于鄉不第已乃歸其庠曰家大人所爲不試春官者何吾安得白首于此事都事公先意承志如恐傷之君少以祖命後其姑之歸吳氏者故與公夾河而舍然晨夕起居卽寒暑不廢也都事公誕日或歲時則釀酒召客從諸兄弟子婦羅拜爲壽都事公爲社會輒具洗腆以從病

則嘗藥請禱積數月衣不解帶其事姑如母力請于監司疏旌其節於是秦氏益以節孝聞江南已又求吳氏近屬後姑而授之產使主姑祀君猶以春秋祠于家率子婦展其墓焉君於兄弟友愛旣起偕兄辰溪令淮太學生漳弟寧波判涵謁家廟畢立語徘徊久之乃去尤嚴事伯兄而撫仲之孤置義田敦族會助婚喪貧無歸者多所收恤闢邑祠祀暨名賢遺跡有廢沒者亟爲新之又以其暇裒先世遺文悉壽諸梓故秦之文獻得君益彰訓諸子嚴而正子梁旣貴數勵以清白及梁爲給事中被廷杖君曰誠得其言

而死死猶生也爲南通政謫歸曰今誠以忤權門而黜黜猶榮也已梁歷藩臬官漸顯爲書誡曰大榮辱何常尚一乃心毋忘先世以爲而父憂初梁以通政司右參議考最君得　誥封如子官深自韜斂築圃繡嶺峯下招故所厚善與游或靜臥一室手未嘗釋卷故所著獨富其曰從川吟稿者若干卷紀游錄者若干卷巖棲集者又若干卷皆藏于家君生弘治癸丑正月十一日卒嘉靖丙寅六月二十三日年七十有四葬以卒之明年八月十三日墓在軍將山之箬塢配殷宜人子男四長卽梁今爲江西右布政使次

桀次棨俱太學生次龔女五孫男十燉爌焯熠梁子烱炤燈燭棨子熣炘棨子女十曾孫女三其婚姻多郡中顯者而予弟刑部侍郎子明嘗以女許嫁熠未娶而殤故梁狀公行使子爌走京師乞予銘予不得辭銘曰

詩稱孝子永錫爾類秦氏亦云克顯厥世貞靜雙孝如植始芽都事暨君鄂鄂其華施于孫子益修以姱食其實者將在斯邪

文林郎武城知縣滄溪吳君墓誌銘

故禮部侍郎宜興吳文肅公有弟曰滄溪君名儔字

克類自少以孝稱年十九補邑弟子員以爲學於家
庭者未足也出游兩京太學盡友海內文章之士爲
文日益工而試於有司顧輒不利君於是歎曰大學
在澤民耳獨爲科第謀哉謁選得許州判則又歎曰
茲吾先輩邵文莊公所治也其敢使弗克嗣以爲鄉
邦羞凡律已治人毅然一準諸法監生某者武斷恣
睢有司咲其賂莫肯問君至立以付獄境內帖然久
之遷知武城治如許州未期年部使者亟以爲薦然
武城陬衝遂其餙廚傳繕舟楫以媚賓客勞恒倍於
治民君意不樂遂棄其官歸隱滄溪之上鑿池築臺

雜時卉木又卽銅官之西南引漢川爲流觴曲島日
與諸名士詠遊其間故自號滄溪又號漢川子鄉後
進咸稱焉君性儉朴自奉如寒士而喜賙人之急歲
祲屢作粥食饑者櫬死揜骼費累千百金無少靳撫
從子庠生某暨外家楊氏之後尤有恩其施於鄉覩
其居官若兩人然論者以是知君培德於仁立政於
義非拘方者也君生弘治己酉三月十三日卒嘉靖
乙丑八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七配楊氏東莞知縣
武進烋軒公女生子三長馭詹事府主簿次儁國子
生次馳邑庠生女二長適衞知事沈徵次適董憲副

士弘子言禮孫男一某葬以某年　月　日墓在某
地予少時嘗從宗伯文僖顧公聞文肅之賢旣長讀
武宗實録知文肅以守正得罪於逆瑾心竊慕之欲
一識其兄弟子孫邇年馭來簿詹事於予爲屬而太
師成國葵亭朱公與其弟太保都督箎菴公馭表兄
也數與予稱君之爲人茲葬旣得吉馭以董憲副狀
來徵銘憲副予同年子觀其狀益徵兩朱公之言非
私乃銘于其幽曰

吳家宜興厥世有人文肅繼之聲益以振武城恂恂
文肅之弟居爲長者出爲能吏滄溪之間流風藹如

百世而下式此幽墟

明故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端簡鄭公墓誌銘

嘉靖甲寅乙卯間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
下憂之端簡鄭公時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州勵將士選民兵
集鹽場之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皐擊之於海
門搗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
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于京師無後期議者
謂公有功於　國家甚大而時宰分宜公故與公不

相得僅擬賜金幣加服俸一等後公爲刑書猶諧公
自專落公職及公卒子履淳等訟于朝會分宜已得
罪去
世宗皇帝詔復公職
今皇帝嗣統改元　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端簡蔭
一子入監讀書於是士大夫相與戴
世宗之明感
今上之恩而又惜公之不獲竟於用也履淳等以隆
慶某年某月某日葬公勾城山祖塋之次自爲狀乞
予銘予固知公深當分宜之去位予嘗請於

世宗且召用矣而公遽卒予甚痛焉則今敘公行傳
之無窮非予責也夫公諱曉字窒甫別號澹泉其先
開封人遠祖某從宋高宗南渡始家鹽官幾傳至信
菴公積書萬卷以訓其子廣東提舉東谷公某孫遵
化訓導吾核公某世以尚書教授里中弟子各數百
人訓導娶於費生公有異資年十二能誦經傳及通
鑑節要訓導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以誡曰汝他日
當爲此不得爲彼故公自少至於老毅然必爲君子
不以毀譽利害貳其心訓導之教所漸濡者然也嘉
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中

峯董先生力薦引之公竟不一見政府廷試得二甲
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
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蓉溪金公屬撰
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
禮杖　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
請赦之公抗疏以爲不可不報丁母憂服除補武選
張文忠時秉政欲改公翰林又欲改科道皆不應尋
丁父憂去戊戌許文簡爲太宰調公考功踰年乃起
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考功郎中巡按御史有所糾
劾不當公勘得其實反論御史貴溪罷相有　詔考

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己者公更黜其所厚若干人
癸卯嚴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公謂非故事不聽
分宜益怒密疏公抗上市恩　詔貶和州判而世蕃
遂遷尚寶少卿公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
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
中又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
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出撫鳳陽公素以
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不勝衣而至鎮乃獨以武功
顯於是人益知賢者之不可測也乙卯還吏部左侍
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

世宗以公知兵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以奮戊午改刑部尚書猶兼掌兵部事是時大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而南總督有覬補本兵者其黨欲爲之地相與言楊公宜爲社稷計留鎮非門議者惑之公疏以爲楊某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其戰守之事咸飭不獨宣大一方特以無恐計安社稷宜無艮於是

世宗從之在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舊制既又謂王直於法必當誅留都亂卒於漸不可長皆與分宜議不合譖言日騰庚申

詔公間任及

世宗覺爲所誤則公已病又馹至不可作矣嗚呼惜哉公居家角巾布衣數攜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嘗言士必有伊尹一介不取予之節然後可窮可達可常可變故歷官垂四十年家僅有田數百畝松窻竹几蒲茵綈帷蕭然如山僧焉乙丑忽命履淳等治後事丙寅夏甫畢其秋遂病及易簀顧履淳曰南北無警否中國司馬起居安否無一語及家事公爲學主於用世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所著吾學編七十八卷古言二卷今言四卷奏議文集各十卷禹貢圖說史論各二卷策學六卷予嘗以爲文中子陸宣公之流馬周諸人不道也生弘治己未正月　日卒嘉靖丙寅九月十四日壽六十八祖若父贈皆刑部尚書妣及妻皆夫人子三履淳壬戌進士引疾侍公養側室沈氏出履準官生履洵恩生側室顧氏出女五嫁南京吏部主事項篤壽嘉興府學生彭紹賢者元配劉夫人出嫁國子生湯承寵嘉興府學生呂性祖者沈出嫁鴻臚署丞吳紳者顧出孫男一心材女

四長許嫁十方沈思憲與心材皆履淳出其二幼履準履洵出初予與公同舉進士者四百十人公獨遇予厚予外以兄事公心實師事焉數極論時事感慨涕泣期有以共濟艱難垂之不朽而公竟阨於讒邪顧不果副其忻戚之情具見予所爲祭文乃公臨卒所云中國司馬者蓋謂予也予毋自愧淺薄於

二聖始終之際不能有所建立慰公幽冥乃茲銘公惟重悲於人之云亡而已銘曰

鄭之南以從君家何有典與墳維公生世其文闡訏猷殄夷氛身爲儒兼戎勳嗟伊人孰與羣厄於讒老

海濱子叫閽大知聞　詔下頒奸良分卹典備輿情
忻我爲銘豈徒云欽　明聖揚英芬

明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謚貞襄聶

公墓誌銘

我

皇上嗣大歷服首降德音錄故公卿之行應卹典者
於是諸臺諫舉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聶公等若干
人以聞　詔贈公少保謚貞襄　賜祭九壇　命有
司治葬事盖公之卒至是五年矣某年某月某日公
從子儀部郎中靜嗣子錦衣千戶靛啓公攢以葬而

持通政叅議宋君狀來徵銘階公門人也不可辭按
狀公諱豹字文蔚先世居永豐之磊塘自晉歷宋元
再徙而家雙溪故公自號雙江　國初有諱敏瑞者
其配楊以守節旌生濬樂公汝璉濬樂生巽菴公日
聰巽菴生水雲公玉治是爲公考以公貴封文林郎
華亭縣知縣配鄒氏封孺人公舉正德丁丑進士乞
歸省者二年庚辰始知華亭立法行政自其身始發
諸奸欺籍所侵盗金萬六千用代逋賦濬塘港三萬
丈有奇復塘之廢者萬二千丈民以不苦水逃亡來
歸者至三千二百二十三戶建名宦鄉賢祠闢射圃
日進諸生與之論學其說本於易所謂寂感而證之
以中和證之以孝弟又證之以古聖賢所以成己成
物守約而施博者簡而明暢而實階時幸有聞雖甚
不敏然於心竊有契焉今既五十年惟公之言是訓
是行亦惟公之言味之而益旨履之而益效也乙酉
徵拜御史劾奏司禮太監張佐遣詔收補工匠禮書
席公不當乞留其弟於翰林直聲頓起戊子巡按福
建奏罷鎮守太監趙誠及中官之司市舶者追論延
平守贓濫黜之擒寇鄭新建養正書院刻傳習錄二
業合一論以示學者人謂眞御史而權貴則以此嫉

公出爲寧波知府改蘇州至則治之如華亭而加嚴
曰吳人習縱肆久不先約之以法教未易行也其後
法舉而人果率公教踰年丁水雲公憂又丁鄒孺人
憂服除臥不出南北臺諫交章薦之辛丑冬以虜頻
歲寇山西召知平陽公曰國方有急吾不可以不赴
既至歎曰是其民饒於財虜所必攻也爲書諭富民
及釋其罪之疑者得金二萬餘修郭家溝冷泉靈石
諸關隘募兵六千人親教練而使守之壬寅虜果犯
郭家溝守者殺其前驅二人虜知有備遁去御史以
功聞

世宗喜顧問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于是時公名聞
上下而忌者誣公於罰金有所乾沒大吏和之謗亦
遂流播明年擢陝西按察副使會當計羣吏或寘公
名拾遺疏中　詔巡按御史查勘前後五年經三御
史咸謂無纖毫私而鄉人有謗公於時宰者時宰怒
逮繫錦衣　詔巡按御史覆覈未幾時宰亦下獄曰
吾慚見雙江乃公與相對無怨尤邑時宰大悔服明
年事白落職歸永豐謗者則先以他事謫戍而時宰
亦既伏誅蓋天之惡傷善人如此庚戌虜犯京師
世宗切責兵部及邊臣不任事而慨然有良將相之
思階時爲禮書因以公薦立　召拜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順天整飭薊遼軍務尋遷兵部右侍郎辛
亥奉　命巡視京城九門條六事奏之語皆要且急
者轉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數與仇鸞議不合已而
鸞請調宣大兵入衛意在弱二鎮以納虜公疏陳四
慮謂宜固守宣大宣大安則京師安鸞益怒密伺公
所爲將中以罪既數月無所得乃已壬子遷兵部尚
書首奏修邊墻建關隘愼選將士預處芻糧分屯重
兵以控要害尤拒絕請託動循法例一時聲望赫然
已又奏城南關遣今少傅虞坡楊公經畧薊州邊務

罷易州通州昌平三都御史冬虜犯紫荆關公遣邊
兵乘其惰擊之斬首四百餘級加太子少保廕一子
錦衣衛千戶甲寅虜攻薊州凡六晝夜不能入加太
子少傅倭奴寇蘇松奏設總兵官於金山設把總於
南匯吳淞江劉家河鎭江及淮之鹽城俾畫地以爲
戰守吳人賴之明年趙文華請視師朱隆禧請差田
賦開市舶時宰主其議舉之於
世宗公執奏以爲不可　詔降俸二級尋小乘
上意日毀公踰月遂以老疾致仕公旣歸建賜老堂
聚門人子弟講學其間曰吾不得行諸天下庶幾行

諸一鄉公受業陽明先生之門而與祭酒東郭鄒公
宗伯南野歐公修撰念菴羅公相發明其師說切磋
論難不苟爲同所著有大學臆說被逮稿困辯錄幽
居答述致知議畧良知辯質疑存稿蓋以學終其身
焉公生成化丁未正月十三日卒嘉靖癸亥十一月
四日享年七十七夫人宋氏無子妾　氏生子營吉
六歲而殤故公以譏嗣而以同祖孫耿爲營吉後譏
子二人冬孫孝孫儀部子五人長棟以公廕爲左軍
都督府經歷餘皆能讀公書銘曰
聖學旣喪異端出俗儒禪伯其失一偉哉公生抱卓

識邇孟及思本諸易曰感有萬體則寂常寂常感妙
不測是謂良知非外索養寂應感萬事畢公見高明
履篤實發爲功言胥可述左持戎樞右簡冊武功文
教相輝赫老子樞趨自幼日心惟身體得正脈無由
起公莅講席刻銘墓中垂後則

明故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浚谷趙
公墓誌銘

隆慶元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巡撫山西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浚谷趙公以疾卒于家明年五月總督三
邊兵部右侍郎鑑川王公爲請卹典有司循故事得

賜祭一壇於是予西望拜且哭曰嗚呼予負公矣予
負公矣予與公交三十年自謂世之知公無如予者
今予方在政府又幸際
聖天子嗣大歷服盡召起巖穴有聲實之士而予乃
不能亟薦公使竟其所欲爲予負公矣予負公矣公
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
不合必引繩按矩詰責之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
在中人咸疾其太剛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懽笑
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
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鍛大斧即俺

灘丘福不足平也故在賢者幸壯其志而亦頗訝其
太輕憂其太銳然自邇年來士務以柔媚全其身將
畏懦不敢一言戰政日以弛虜日以驕其狀如人之
病痿漸入於不能起予以爲得公出而矯士之習作
將之氣於時必有所補益而又念士大夫於公尚未
有定評使其所長不曉然著於天下萬一有妄議者
公必怒而引去不肯復出故委曲爲白其所以然竟
論定然後薦且計公年未六十用世之日長而不意
其遽卒蓋不獨予負公即公亦且自恨其不及俟予
說之行也嗚呼其殆有數然耶公幼與羣兒戲弄列

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
褎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所製作爭傳誦之
而公則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爲大戚及
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都城
世宗皇帝用予薦　召爲兵部職方主事遷山東按
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鴈
門諸關庶幾用當其才矣然公在職方坐議馬市非
策又以能兵爲逆鸞所忌幾得謗死在山西檄將士
禦虜代州身甲冑督兵繼進斬虜若干級而總兵李
淶乘勝入虜伏中敗沒　詔解公官聽調迄今十五

年予日思薦起焉乃竟不克遂虜固未嘗滅耶何公
之難於用也公讀書日能記萬餘言凡史氏所載天
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算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
名歷歷誦之不爽所爲文若詩豪宕閎肆姒司馬子
長李太白而卒澤於仁義道德初舉進士改庶吉士
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即疏請禁諛佞以正
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善惡闢異端等七事下詔獄
爲民暨改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疏請　正東宮朝會
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又罷爲民爲政於晉斥
貪墨表省征徭抑求請絕餽遺曰吾不敢竊府庫以自

潤亦不能借府庫以市恩宗藩貴宦相戒莫敢犯法
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聲振動天下乃公則皆曰此
儒者之末事其志專在攘夷狄復
祖宗之疆宇遺後世以長治永安而卒不獲試此予
所以深慨於負公也公諱時春字景仁浚谷其號祖
福以國子生爲平谷丞考玉霑化教諭贈編修母許
封太孺人共家世與其父母之賢詳見康太史及予
所爲誌配劉華亭人封孺人先卒子二長守嚴平涼
學生次守愚俱側室王出女四長嫁四川提學副使
周鑑次嫁邑庠生彭中亦王出其二未字側室張出

孫男一欒女一幼初公以歲饑出粟數千助賑　詔
授公兄子守正指揮僉事公卒之前一歲與虜戰丸
楂梁死之蓋有激於公之志云公卒時年五十九墓
在其處守嚴卜葬得　年　月　日奉學憲狀來
徵銘往予銘許孺人於公不懼不沮之節蓋嘗附見
一二茲直於公志致詳焉將使後世不以公所謂末
技者目公庶幾無負公於地下耳銘曰
龍興而雲弗從伯樂與驥幸相值兮而不克收以爲
功世方貴劍術而干將鏌鋣曾不獲與鉛刀並庸數
耶人耶吁嗟乎公

明故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修撰贈奉議
大夫光祿寺少卿謚文恭念菴羅公墓誌
銘

自陽明先生倡致良知之說學者始知舍聞見而求
知於心然其傳之訛也語心體而遺工夫則日入於
高虛而無益其又訛也槩舉夫不待學習者以爲良
知而不復究愛親敬長之本指則以欲爲理以任情
爲率性以戒慎恐懼爲戾於自然而去道日益以遠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修撰念菴羅公有憂之數
正色言曰近時傳良知之學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

知矣而不必能致往往聞用功語輒生詆訶其弊將
多於晚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
孟子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證然
以三者皆其一端之發見而未卽復乎全體故言怵
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
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孟子之
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公家居
弟子四遠而至其爲教恒主易所謂寂然不動周子
所謂無欲故靜者而申告之曰能靜寂然後見知體
之良能收攝保聚然後能主靜而歸寂又曰儒者之

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夫惟無欲然後用之經世
知精而力鉅階昔未冠卽幸受業雙江聶公之門及
舉進士與南野歐陽公爲同年益得相切磋於問學
二公先生高第弟子也又後六年始獲識公公于時
所交游盡一世名士而與予言獨相入未幾公請告
予亦以論孔子祀典謫不相見者十年已乃同召爲
官僚明年夏予遭先夫人憂歸其冬公及荊川唐公
浚谷趙公論　東宮朝儀罷爲民自是不復見以卒
旃憶與公對榻劇談宛然前日事未嘗不泫然而泣
也公爲學尤務力行居父母喪終三年不入室先世
所遺田宅盡以讓二弟其季卒哭之累月寢食爲失
常與人處言語恂恂乃其中毅然不可動以利所居
沒於水巡撫中丞馬公嚴公前後所却坊値謀改築
焉竟不受少師分宜公既推轂荊川起家爲兵部主
事遂以書致意於公公對以願畢志林壑荊川邀公
會齊雲巖將強與偕出公辭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
乙其所欲爲而未能者得兄爲之卽比自效可也罷
贊善歸足未嘗入城市繼闢蓮花洞作正學堂讀書
其間益與世削跡然聞民所疾苦輒蹙額思去之邑
故多虛糧言於有司盡丈邑中田計畝而稅弊頓絕

建同江水次倉去邑之虛丁二萬民以不困於賦役
歲饑移書郡縣得粟數千石率士友躬賑給之閩廣
寇流入吉安握兵者不能制公爲書策守嚴而戰力
寇遁去嘗遊衡嶽僧楚石欲授公外丹公謝曰吾道
自足寧須此友人有以仙學招者作長書拒之故公
之初士大夫或疑其學近禪久乃知公眞能主靜歸
寂本無欲以措之經世卓然得致良知之眞傳也公
當
世宗皇帝朝旣屢爲時宰所擯沮
今皇帝登極公論明矣乃公則已先卒僅贈奉議大

夫光祿寺少卿謚文恭而不及見諸用豈非斯世斯
文之厄歟公諱洪先字達夫念菴其號厥初豫章人
三徙而居吉水曾祖良廣海衛經歷祖玉以子貴贈
奉直大夫兵部員外郎考循舉進士仕至山東按察
副使嘗抗逆瑾佀佀著風節娶李氏以弘治甲子十
月十四日生公公年十五即下視舉子業得傳習錄
手抄而讀之晝夜不置嘉靖己丑舉進士第一
世宗批其文曰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
者授翰林院修撰壬辰以病痊起充經筵展書官已
亥 召拜贊善充經筵講官凡三立朝皆不踰歲而

歸甲子八月十五日卒于松原之新第年六十一配
曾氏生子世光吉水邑庠生能世其學孫履靜艮靜
公卒之明年三月側室劉氏生子曰奕光其年某月
某日世光葬公赤石潭山之原介其姻文選曾君同
亨暨公門人曾乾亨王遲劉教以公門人提學憲副
胡君狀來徵銘予與公友三十年既不能及公之存
薦起之則今誌其美傳諸無窮固予所不得辭也公
有文集若干卷吉水令王子蘇子已鋟梓邑齋而公
嘗手書一冊與今提學侍御麻城周君大要以言說
爲不濟事以落思想落存守爲不能隨用具足而以

不存而存爲學之至公絕筆也予且告周君刻而傳
之銘曰
昔在洙泗以聖爲師於道之傳猶或失之矧世之下
學以口耳違道日遐理固宜爾猗公奮起獨悟道真
非矯以言實率以身仙佛詞章一時盡詘斯道復明
厥惟公力公身雖隱公言則彰我銘揭之彌久弗亡

明故兵部武選員外郎贈太常少卿謚忠愍

楊公墓誌銘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謚也 國朝之
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

皇帝御極邇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
士大夫故奉 遺詔贈公太常少卿廕一子應尾爲
國子生而 特賜今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
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
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
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
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虜欲利啖之以緩兵
請與虜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若十辯
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衆心 詔錦衣
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

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
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
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
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
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
姦請召　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
中外
上即問必不肯言而
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　召問可盡得其實嵩
更借以爲讒　詔逮公訊所以引　二王者公具對

侃侃至斷指出壓不易詞　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
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
親王令旨紋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不受
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
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睨公公乃自破甆
碗剌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小股去其腐肉
旁觀者咸爲戰悚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
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
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
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

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
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
而不懾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
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若有
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
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猶若
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
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
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
部郎今蒞祭王君世貞爲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上

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評曰不
殺其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
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
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
之奏上地忽震
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
矣嵩業已讎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嵩黨者獨
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貽患也然公死七年
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
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

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
死時應尾尚幼藩臬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
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
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
罪而藩臬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　恩卹於
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　賜額曰旌忠諸
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
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
有諱伯源者奉　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南
京吏部主事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

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卽應尾次曰應箕皆張安人
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爲祭酒奇公
文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
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於衆
數諆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　恩卹之及
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已
巳　月　日應尾改葬公　村之原奉藩臬君狀來
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
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所爲年譜及藩臬
君狀銘曰

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什益自
奮　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
天乃定羣姦漸滅　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㕓　制
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爲世鏡

明故尚寶司丞寓菴吳公墓誌銘

常之宜興其俗於吳下爲最淳其士大夫率好古而
茂朴然其所推服必曰寓菴吳公公諱性字定甫其
始爲郡庠生授徒里中修行業文動以身訓畫程著
式按而行之始終相較不爽毫髮年三十七舉嘉靖
乙未進士于時仕者方喜躁競公獨謂可愧恥上疏

乞爲校官得河南南陽教授南陽人鄙野而尚奇袤
卽諸生亦然公歎曰玆教之廢爲之也雖然教人者
徒務責諸人已乎榜於門盡謝問遺壺漿束脯禁不
得入已乃察其有志行者禮之資可進者課督之婚
姻喪葬戒毋計資賄用浮屠以文教之冠射諸禮士
習變焉故事進士就教再期轉胄監三年遷部屬公
旣無胄援又不以資俸自言於人積五年始遷戶部
主事且南京也公意顧恒自得尚書任使其屬以推
稅爲便利筦庫爲叢劇公於次當推揚州關稅乃得
筦庫不以非序少有慭尤於心久之監滸口倉迎父

及伯兄養諸官舍父子兄弟飲醴茹蔬竟日相怡悅
歷員外郎郎中滿三載封父如其官贈母錢安人公
固以母不逮養爲憾至是焚黃墓前曰吾願足矣卽
引疾歸未幾遭父憂丁未服闋補戶部乞改南太宰
四明聞公曰是素恬於進宜有以厲士改南京禮部
王客主事踰年復請告作天眞園與朋舊詠遊其中
將遂終身焉既而曰吾本以疾告於出處未明也壬
子强起補南京車駕主事未上乞致仕吏部寢所奏
且促之行不得已至南都又疏以請吏部謂公賢不
宜聽其去然又重違公仍予告丙辰以期滿至京師

當軸者欲借公取名改尚寶司丞公不樂再上疏乞
休語人曰吾不得去不已吏部知其意覆請從之公
舉進士二十一年在官不滿三考其慕退處甚於人
之嗜進而其圖去視求進者加急雖古逹人隱君無
以過也爲人不尚迂談不採虛譽常曰聖學只一敬
字王業只一豫字無憂勤惕厲之心則放恣而不敬
無誠實淵深之心則怠弛而不豫未有能成者也故
其事親持身治家必以禮事伯兄如父對妻子未嘗
有惰容要束僕從盡斥去蕩佚華矜之習子壻有欲
藉公補博士弟子者峻拒之曰自古至公惟取才一

路吾豈敢以干有司居家不務生殖然恒有以及人
銖積寸累皆得之儉約蓋其敬且豫者如此是以能
薄利祿退無所求於世而進不辱其身也公生弘治
己未十二月十七日卒於嘉靖癸亥九月一日年六
十五曾祖觀祖昊祖妣儲以貞節稱於鄉父禮封南
京戶部主事有子三人其伯子其實能力耕以成公
之學公所爲父事之歿又以祔諸祠者也元配杜氏
蚤卒贈安人繼娶段氏封安人凡生四子可行翰林
院編修志行文學爲詞垣所重中行領嘉靖辛酉南
畿鄉薦尚行邑庠生同行業舉子一女嫁蔣秉惪孫

八其　　女二長嫁郡庠生黃世芳其
所著述有詩文若干卷讀禮備忘二卷宗約族譜家
訓年譜各一卷甲子閏二月十一日可行等葬公郡
城東之丁堰可行予癸丑所舉士也奉宗伯履菴萬
公狀來徵銘公嘗論銘墓以過其實爲不直故宗伯
之爲狀自謂不敢誣而予亦罔敢過稱焉其詞曰
古道旣喪世趨下誰其障之使返者公於世靡能獨
捨食毋無魚出無馬著書說禮處于野屹如長堤制
奔瀉吾茲失公與益寡刻銘識悲非諛也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東

塘毛公墓誌銘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東塘毛公旣卒
之二十三年
今皇帝用臺諫言錄故大臣之有勞於邊者　詔吏
部若曰尚書伯溫其復官階勳如故於是公子右軍
經歷棟奉　制命告于祠又告于墓已則泣曰兹
上之至恩吾父所朝夕冀而不敢必者也不有金石
之刻其何以昭
上恩於無窮乃以贊善念菴羅君故所爲狀來徵銘
按狀毛之先衢人宋初有諱休者以國子祭酒知吉

州迎其父尚書就養尚書卒因葬吉水而家焉其子
孫遂爲吉水人慶曆間有舉進士歷官鎭東節度推
官以孝旌於朝景炎之季昇從文信國公起兵勤王
著贊理軍事故毛氏自尚書以降號世有人入　國
朝敘倫以子廣西知府超貴贈兵部車駕員外郞超
子榮起鄉薦爲浙江布政司經歷公考也公生有異
質及長以文章爲提學虛齋蔡先生所知正德戊辰
舉進士授紹興推官紹故多訟有司惡其然務懲以
嚴刻而民乃益嚚以肆公獨爲平易諸所推鞫反覆
辯證使各服其辜郡人呼爲青天訟必求請公以決

由是公聲籍甚攝判常半越中辛未徵拜河南道監
察御史出按福建劾罷左布政之以賄遷者釐正賦
額歲省民財萬餘丙子按河南戒諸司不得與民爲
市籍凡賦役令各以丁若稅爲差吏相視不能有所
高下民某挾鎭守中官爲奸利公捕治之某走匿中
官所公使人謂曰不來吾且倂劾匿者某遽出就獄
戊寅按湖廣洞庭湖寇數剽掠郡邑而水陸之邏卒
以晝地相諉莫肯捕公請移守備駐岳州兼督之寇
乃漸戢己卯寧庶人反檄兵斷上游獲逆黨若干人
湖廣多親藩其軍校幸怙恃爲暴公一繩以法摘姦

鉤隱莫有遁情令婦人女子猶能道公事至或造飾
奇怪取稗官所紀述悉以歸公聽者亦莫疑其非也
辛巳
世宗皇帝入嗣大統公劾奏司禮太監蕭敬韋霦黨
前太監張銳張忠冀脫其死請倂戮以謝天下銳忠
竟抵法壬午遷大理寺右寺丞甲申轉左寺丞丁亥
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罷衙前兵三百人
歸其營修漢壩唐壩瀦河水溉民田若干頃大獄起
公以嘗佐大理當連坐夏人上疏留公者三千餘人
戊子例罷歸壬辰用薦者　召巡撫山西未行改撫

州未上　召還院明年遷右副都御史河南之宗室
有與巡按御史相訐奏者意公右御史語侵公時宰
素嗛公不遜已因又罷丙申議征安南公時居父憂
詔起復爲右都御史辭不允丁酉夏公亦且禫除乃
就道至則上方畧六曰正名用兵用人理財明賞罰
一事體會兵不果出奏寢改協理院事冬作
永陵遷工部尚書提督工役始爲八輪車致石柱他
所經書勞半而功倍者多類此戊戌復議征安南遷
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公條上五事曰均管轄處錢
糧具官屬破常格懸重賞兵復不果出公亦復協理

院事己亥　駕幸承天　勅總理山西宣大三關軍
務　賜大紅金彩飛魚衣錦袋銀瓢刀箸各一初大
同巡撫張文錦令參將賈鑑以兵萬人築五堡鑑不
能拊循其衆爲所殺後遂無敢言堡事者公歎曰昔
之生變由所任非人非建議謬也卽故鎮川堡之東
增築堡曰鎮邊又卽弘賜之西增堡曰鎮虜曰鎮河
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軍三千實其中斸廢田之租
使耕以自給設一參將領五指揮守之五堡錯峙聲
援易及虜遂不敢輕入以窺大同夏五月還院　莊
敬太子將出閣　詔選宮僚加太子賓客仍理院事

秋
世宗決策南征申命公督諸師得便宜行事當是時
議者率謂宜誅莫登庸擇立黎氏後又或謂宜取其
地郡縣之公皆不應比至廣州集上漢狼達水兵二
十餘萬令自兩廣及雲南各分三道以入九月交南
寧登庸懼來言黎氏死無後願歸欽州四峒地世世
奉朝貢正朔如黎氏使屢至益懇公進文武吏士告
之曰安南故陳氏地也登庸得之於黎視黎得之於
陳等耳而殘民之生爭昔
祖宗所棄地不可謂仁竭中國之力以爲外夷報讐

不可謂智
聖天子方全覆宇內惟恐一物不得其所吾體
上德意奉便宜而行之職也遂計以十一月納降鎮
夷關至期築壇設　黃屋登庸率其屬徒跣繫頸北
面蒲伏奉降表遺姪文明請　命闕下公爲具言其
狀　詔從之以登庸爲安南都統使而進公太子太
保加賜銀幣卽以其日班師還掌院事壬寅公至京
師舉時弊所當釐革者大畧以爲近世刑獄任情民
多寃死官司上下相蒙多承風旨伺喜怒剥民爲供
張釣取機利而御史不能辨奸僞日肆貴賤化習風

靡俗流漸不可返請一一覺察如制　詔報可會巡東巡按御史縱左右受賕劾去之臺中盡悚都城故無郭公疏請爲之不報後十年竟郭於郊之南如公指冬以掌兵部公疾邊帥盜官餉又時假科條沒入其卒衣糧賂貴要以規進取首檄五城詗其詐斯入都者置諸法邊帥相戒不敢復踵故所爲團營軍耗不及額時議召募補之公言京師募兵徒得賈豎遊民無益於用宜止召募而嚴簡閱又言兵不用命其弊在法令太寬請自今有逗遛者都指揮以下巡撫得斬首以徇總帥則具狀以請至今論邊事者以公

爲師公於用人虛己博訪務當其才遇有請兵疏至即發孤隍遠戍咸恃公無恐錦衣官校多勳戚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不可究詰公毅然請汰去之由是怨讟日起甲辰冬順天巡撫都御史朱方以劇保閭無虜警請罷戍兵未幾虜犯大同方得罪公亦罷爲民猶坐前持法云乙巳五月公病疽遂以六月一日卒于家距生成化壬寅七月十六日享年六十四公諱伯溫字汝厲東塘其號性專大明剛臨大事斷處不疑亦不動聲色見人之善與其疾苦稱揚救援汲汲若不及入仕三十七年始爲名御史老爲名卿

而安南之師爲功尤偉卒之日朝士大夫及鄉父老子弟無不嗟惋泣下者嗚呼其可謂大丈夫矣配謝氏以公征安南之歲先卒子三長朴鹽府引禮舍人謝出次即棟又次楠側室鄧出女一嫁國子生藍敎側室郭出孫男一懋宗舉江西癸卯鄉試孫女一曾孫男一公之爲兵書以建　儲恩及五堡功再廕子入國學爲宮保滿三載得　賜四代誥命故曾祖祖考贈皆如公官妣與配贈皆一品夫人謝之卒　賜祭葬如例而棟懋宗皆以廕起獨公卹典尚未行然以

今皇帝明聖慈仁後命固可跂而俟也公葬以丁未元日墓在廬陵縣城北眞君山之原銘曰

澗之水淸兮力不能以泛觴山之巔兮材不足以爲薪芻以爲棟梁惟江河及松栢兮輕萬斛之舟而可以搆淸廟與明堂嗟人才亦若是兮公固所謂萬夫之望蔚帶名而炳勳業兮猶韓在宋猶裴在唐倏九原而不作兮夫豈非吾黨之傷類抆淚以圖公不朽兮刻此銘章

封太宜人胡氏墓誌銘

太宜人胡姓以子肅卿貴封父鈇世居南昌之車塘

故祭酒季安公從子也其歸曰贈光祿少卿畏軒萬
公公治尚書屢詘於場屋改業詩又連試不得意將
授徒寧州憤謂太宜人曰若善事吾父毋撫吾兒吾
苟不能取一第將沒身四方矣太宜人泣送之奉舅
介軒翁姑姜孺人與所以撫肅卿者具如公指後二
十年公志竟不就而肅卿未冠能文章公歎曰茲天
所以償吾負也乃謝生徒歸與太宜人內外課肅卿
學嘉靖甲辰肅卿舉進士拜南京文選主事
太廟成封公如其官太宜人爲安人丁巳肅卿爲考
功郎中當品第諸司去留其賢不肖時公已卒獨太

宜人就養官邸數謂肅卿曰吾婦人於所謂惜才長
善之道不能知然吾知人情生男則喜能誦章句則
又喜能致身科第則又大喜爲京朝官則又益喜覩
於所喜而其悲且怨者可知矣兒慎毋輕有黜謫也
肅卿跪應曰諾故是歲所考論人咸以爲允戊午太
宜人年七十士大夫日持羔酒往壽太宜人悉辭謝
不見而獨見宗伯季泉孫公肅卿請其故答曰吾聞
孫中丞仗節死是其子也貌或類父欲一觀之耳庚
申肅卿以南京光祿少卿滿三載奉太宜人歸南昌
其冬　詔贈公光祿太宜人晉令封壬戌肅卿再遷

南京鴻臚卿取道歸覲留未行會用事者敗太宜人
亟撫床曰兒昔爲權貴人抑居南銓者十三年光祿
者五年今彼敗固兒仕時矣肅卿乃就道未幾改大
理少卿至官甫三月
世宗皇帝思屬異才與建安攘之業超拜兵部右侍
郎甲子轉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撫山西
盡罷將吏之不任職者拔其有才而不獲試者聚軍
實繕器械弔孤䘏死選鋒畫奇以與強虜角明年二
月遂敗之於老營又敗之於利民堡前後斬首百六
十餘級九月又却虜五萬騎於鴈門奏至上下動色

以慶初肅卿視事數月太宜人得胃疾毋晉使至太
宜人必出見令語肅卿曰邊事方棘其務殫力以報
朝廷吾病且愈勿以爲念也比疾革猶對使者強啜
粥示無恙肅卿由是得無內顧殫究其所欲爲却虜
踰旬而太宜人卒九月二十四日也丙寅　詔錄肅
卿功　賜太宜人祭葬並祭公如故事君子曰太宜
人始欲成公志毅然身任事育之責阨於命不果酬
晚以大義教肅卿至忍疾病強飲食必欲觀其成用
能使不亂心以克底厥績今讀其語凜然有英氣焉
其可謂女丈夫矣太宜人生於弘治己酉八月二十

日享年七十七子男二長恭肅卿其字次泰南京太
醫院吏目女一嫁其孫男十四安邦安仁安義安禮
安智安信安吉安祥肅卿出安正安升安少安任安
侍安論泰出其長二人者俱巳爲庠生孫女二嫁其
其曾孫男四允愼允信允祿允聰曾孫女二肅卿卜
以丙寅十二月十日啓公洞陽山之藏奉太宜人合
葬謂予相知深屬爲銘予蓋嘗聞君子之論者爰摭
而銘之曰

婦主內治自古則云孰施於國而克有聞猗太宜人
處順履正陋彼煦煦以義爲訓子身在官心則在親

曰愼勿然　君重我輕恐疾殃食俟捷之至捷書既
奏含笑而逝
天子論功䘏典乃頒　恩綸煒然賁於洞山母貴多
有母賢實稀曷永其傳刻石幽墟

世經堂集卷之十八